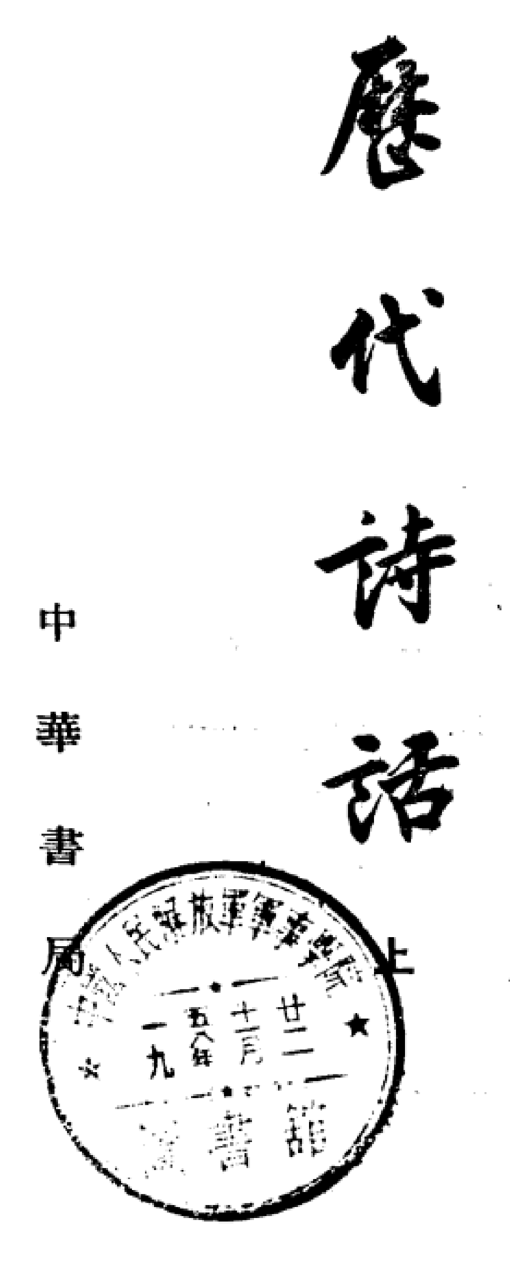
歷代詩話

[清]吳景旭著



〔清〕吳景旭著



歷代詩話

上

中華書局

〔清〕吳景旭著

歷代詩話



下

中華書局

歷　代　詩　話

〔清〕吳景旭著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紹興路7号）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7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華書店总經售

*

787×1092毫米 1/32・38 9/16印張・669,000字
1958年10月第1版
1958年10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2,700　定价：(7) 3.70元
統一书号：10018・98　58.10.沪型

出版說明

『歷代詩話』八十卷，清吳景旭著。景旭字旦生，一號仁山，浙江歸安人，歸安即今湖州市。湖州苕谿有前、後二谿，前谿名餘英谿，後谿名餘不谿，他是前谿人。關於他的身世，我們不大清楚，據卷末劉承幹跋，知道他是明諸生，當是由明入清的人物。又據他在本書癸集八『弄』字條解釋中的自敍：『杭州南屏山之深處，有名滿覺弄，迤延數里，皆植桂花。崇禎癸酉秋八月，嵇年祖凝宇公同先子往遊，旭率諸弟操壺觴以從，得窮其勝。』癸酉是明崇禎六年，崇禎至十六年始亡，他在崇禎六年時已有好幾個弟弟，並且能對他父親解釋弄字的意義來歷，則他的年齡當時至少已在二十歲左右，他的卒年也不會遲於康熙初，這只要看他書中所引證的事例絕無康熙間事就可知道。

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十集部詩文評類二的著錄，說：『是書前後無序跋，而中有塗乙之處，蓋猶初定之稿。……其體例仿陳耀文「學林就正」，每條各立標題，先引舊說於前，後雜採諸書以相考證，或辨其是非，或參其異同，或引伸其未竟，或補綴其所遺，皆下一格書之。有舊說所無而景旭自立論者，則惟列本詩於前，而以己意發揮之，雖皆採自詩話說部，不盡根柢於原

書，又嗜博貪多，往往借題曼衍，失於芟薙，然取材繁富，能以衆說互相鉤貫，以參考其得失，於雜家之言，亦可謂淹貫者矣。較以古人，固不失「苕溪漁隱叢話」之亞也。』看來吳景旭著這書時，也顯然有意識地在模仿『苕溪漁隱叢話』的，但他取材的豐富，却遠在胡苕溪之上。

不過本書也有相當的缺點，首先是著者由於時代的局限，具有不正確的封建正統觀念，如庚集一『爲僧』條的稱黃巢爲賊，就是個明顯的例子。其次是論斷間或不免錯誤，如庚集二『欒欄』條說庾肩吾是唐人，又己集一『金魚金龜』條說李白是在弱冠時候遇見賀知章的，尙在中宗朝，未改武后制云云，就都是明顯的錯誤。希望讀者自行辨正。

本書屬於吳興先哲遺書，是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流傳者僅此一本，其中錯字極多，我們雖已校正了不少，但仍不能全免，圈點斷句也恐不免有錯誤的地方，希海內學者不吝指敎。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一九五八年六月

歷代詩話總目

歷代詩話 甲集

三百篇 六卷

目次

歷代詩話卷一 甲集一

吳興先哲遺書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三百篇 卷上之上

關雎

小序。關雎。后妃之德也。先儒譏其詩雖若專美太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爲主。而不復知有文王。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皆以爲后妃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于婦人之手。而文王徒擁虛器以爲之君也。其失甚矣。南豐曾氏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敎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于反身。二南之業。本于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脩故國家天下治者也。此說庶幾得之。

吳旦生曰。大中年間。博士沈朗表稱。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爲三百篇之首。今別撰二篇爲堯舜詩。取虞人之箴爲禹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爲文王詩。請以此四詩置關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後后妃。尊卑之義也。其論雖甚狂悖。然亦據序后妃之德。而不推原文王躬化之所由始。遂欲新添四篇。妄自上書。而不自知其謬也。又見漢儒之稱詩者。漢書杜欽傳云。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李奇云。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云。此魯詩也。後漢紀。楊賜上書云。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注。此事見魯詩。今亡失矣。揚子云。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史記云。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列女傳云。康王晏出朝。關雎豫見。春秋說題辭云。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其他傅會無論。如魯、齊、韓。皆以關雎爲康王政衰之詩。朱子惡其遼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故辨之云。儀禮以關雎爲鄉樂。又爲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已有此詩矣。若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爲周公之書。儀禮不得爲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飮、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爲人子孫。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于天下。如此而尙可爲風化之首乎。關雎。畢公所作。補傳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亦誤。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吳旦生曰。爾雅謂之蒼耳。廣雅謂之枲耳。陸璣草木疏云。葉青白。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正如婦人耳中璫。今謂之耳璫草。鄭康成謂是白胡荽。幽州人呼爲爵耳。一名羊負來。俗呼爲道人頭。蘇東坡云。蒼耳。花、葉、根、實皆可食。食久使人骨髓滿。膚理如玉。長生藥也。雜療風痹癱瘓。癃瘧瘡痒。尤治金瘡。劉貢父詩。蒼耳傳愈風。及秋始堪采。惟昔沙塞陰。偶從羊負來。又云。澡身得此道人頭。使我有意煙霞上。

溫飛卿善屬對。藥名有白頭翁。飛卿以蒼耳子爲對。人歎其工。元人成原常寄周平叔求蒼耳詩。五月采來蒼耳子。幾時分送白頭人。善用其意。李詩。如何青草裏。亦有白頭翁。折取對明鏡。宛將衰鬢同。

隔句韻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吳旦生曰。古音略例云。罝與夫叶。丁與城叶。此隔句用韻叶音之變例也。與魚麗之詩。罶與酒叶。鯊與多叶。例同。朱晦翁云。韓退之作張徹墓銘用此法。因考其銘曰。嗚呼徹也。世顧慕以

行。子揭揭也。噎唔以爲生。予獨割也。爲彼不淸。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方崧卿云。此銘以徹揭割雪折奪咀爲韻。而行生淸兵名明貞自爲韻。晚唐章碣好新作一律云。東南路盡吳江畔。正是窮愁暮雨天。鷗鷺不嫌斜雲岸。波濤欺得送風船。偶逢島寺停帆看。深羨漁翁下釣眠。古今若論英達算。鴟夷高興固無邊。此亦上下句仄平各押韻。想亦戲效此法也。

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吳旦生曰。說文。芣苢。其實如李。令人宜子。周書所說。余因觀周書王會云。康人以桴苡。桴苡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此說文引之以爲卽此也。然按隋書。康國。康居之後也。漢西域傳。康居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山海經。芣苢。木也。故王基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遠國各齎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芣苢爲馬舃之草。非康居之木也。陸璣草木疏云。芣苢。一名馬舃。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迹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爾雅注云。江東呼爲蝦蟆衣。

詩傳云。文王之時。萬民和樂。童兒歌謠賦芣苢。詩說云。芣苢。童兒鬬草嬉戲歌謠之詞賦也。

勿拜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

吳旦生曰。唐語林載。劉禹錫與韓、柳詣施士匄聽說詩云。甘棠勿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勿拜則不止勿翦。按士匄通毛鄭詩。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讀詩記亦引此說。可補毛注之缺。

廣韻作勿翦勿扒。

委蛇

楊升庵曰。委蛇委蛇。陸農師云。魚屬連行。蛇屬紆行。委蛇義蓋取此。司馬彪莊子注。委蛇。泥鰌也。管子注。委蛇。澤鬼名。紫衣朱冠。楚辭。白蜺嬰茀。注。白雲委蛇若蛇。左傳。衡而委蛇必折。蘇秦傳。委蛇蒲伏。索隱曰。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按漢書郊祀歌。旗委蛇。西京賦。聲淸暢而蜲蛇。注。聲餘詰曲也。韓詩作逶迤。引石經作遲迆。又作禕陀。韓退之詩。委陀結糾。後漢書邳彤贊。委陀還旅。李斂字辨作倭袘。

吳旦生曰。升庵以韻會引而未盡。特爲廣之。然猶未盡。不若洪容齋詳考之云。此二字凡十二變。一曰委蛇。詩。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毛公注。行可從迹也。鄭箋。委曲自得之貌。委。於危

反。蛇音移。左傳引此句。杜注云。順貌。莊子載齊威公澤中所見。其名亦同。二曰委他。詩。君子偕老。委委佗佗。毛注。委委者。行可委曲蹤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三曰逶迱。韓詩釋上文云。公正貌。說文。逶迤。斜去貌。四曰倭遲。詩。四牡騑騑。周道倭遲。注。歷遠之貌。五曰倭夷。韓詩之文也。六曰威夷。潘岳詩。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孫綽天台山賦。旣克隮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李善注引韓詩。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七曰委移。離騷經。載雲旗之委蛇。一本作逶迤。一本作委移。注。雲旗委移。長也。八曰逶移。劉向九歎。遵江曲之逶移。九曰逶蛇。後漢費鳳碑。君有逶蛇之節。十曰蜲蛇。張衡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蜲蛇。李善注。蜲蛇。聲餘詰曲也。十一曰還迆。漢逢盛碑。當遂還迆。立號建基。十二曰威遲。劉夢得詩。柳動御溝清。威遲隄上行。余又觀王伯厚詩考作禕隋。衡方碑云。禕隋在公。又隸釋偕老篇。禕禕它它。爾雅音義同。又地理志。右扶風郁夷縣。注引四牡篇。周道郁夷。顏氏云。韓詩郁夷。言使臣乘馬于此道。則是容齋又未備矣。

裯

抱衾與裯。

吳旦生曰。楊升庵謂裯當音條。今關中亦呼寢褥爲條子。余按箋。裯。牀帳也。疏。漢世名帳爲

裯。蓋因於古。鄭志。今人名帳爲裯。然觀容齋三筆云。鄭箋。裯者。牀帳也。謂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待進御。蓋諸侯有一國。其宮中嬪妾。雖云至下。固非閭閻賤微之比。何至于抱衾而行。其說可謂陋矣。此詩本是詠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

汜

江有汜。說文引作洍。徐鉉曰。洍蓋汜之別體也。吳旦生曰。製字之義。可以見五行衰絕。蓋水土絕於巳。故汜字之訓爲窮瀆。圯字之訓爲岸圯及覆。逸雅云。水決復入爲汜。汜。巳也。如出有所爲。畢巳而還入也。此語最合製字微意。謝惠連詩。憩榭面曲汜。注亦引水決復入之訓。按河水決而復入者爲灘。河之有灘。猶江之有汜也。楚辭。遵江夏以流亡。江。大江也。夏。水也。或以爲自江而別。以通於漢。還復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卽詩所謂江有汜也。洪氏云。水經。夏水出江。流於江陵縣東南。注謂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

平王

楊升庵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王非周平王。齊侯非姜氏之後也。猶書稱寧王、格王。易稱康侯。禮曰寧侯之類也。汲冢周書云。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國語云。興王賞諫臣。逸

王法之。其稱謂皆類後世之諡耳。

吳旦生曰。毛氏注。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鄭氏不立說。其意以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若所謂武王載旆。成王之孚。非指武與成者。此升庵之說所自出也。按容齋五筆云。春秋魯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書曰。單伯送王姬。繼之以築王姬之館于外。又繼之以王姬歸于齊。杜預注云。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爲主。莊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故築舍于外。末書歸于齊者。終此一事也。十一年又書。王姬歸于齊。傳言。齊侯來逆共姬。乃威公也。莊王爲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卽襄公、威公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

鄭漁仲云。何彼襛矣之詩。平王以後之詩也。注以爲武王之詩。而謂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蓋毛、鄭以頌皆成王時作。不應得稱成王、康王。故昊天有成命云。成王不敢康。爲成此王功。不自安逸。執競之不顯成康。謂成大功而安之。噫嘻之成王。謂成是王事。惟以召南爲文武之詩。故不得不以平王爲平正之王。惟以周頌爲成王時作。故不得不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也。不知召南中甘棠、行露之美。召公旣歿之後。在康王世也。何彼襛矣作於平王以後。亦猶是也。不必謂武王詩。大雅中大明之維此文王。靈臺之王在靈沼。皆後世詩人追詠之辭。何嘗

作于文王之世。周頌之美成王。亦猶是也。不必謂成王時作。

騶虞

賈誼新書曰。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于是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戴埴云。天子田獵七。騶虞。虞人也。言文王田獵。雖騶從虞人之賤。皆有仁心。故歎美之。

吳旦生曰。歐陽詩義引賈誼以證毛、鄭之失。謂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爲獸。漢儒多言鳥獸之祥。然猶不以爲言。是初無此義。余觀魯詩傳曰。梁騶。天子之田。齊詩章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此與賈誼同義矣。然按王勉夫云。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又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師古注。騶虞也。則是騶虞之獸。果見於武帝之時矣。太公六韜、淮南子皆曰。文王拘于羑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張平子東都賦。圉林氏之騶虞。何平叔景福殿賦。騶虞承獻。素質仁形。晉安帝時。新野有騶虞見。以騶虞爲獸者。似此之類甚多。不可謂無是獸也。太公在毛、鄭之前。相如、淮南王與毛公同時。在鄭之前。其言亦爾。則是毛、鄭之釋。不爲無據。又按埤雅云。騶虞。尾參於身。白虎黑文。西方之獸也。王者有至信之德則應。山海經云。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吾。詩義疏亦

作騶吾。嚴氏作騶御。東方朔傳作騶牙。廣韻作騶𩦸。琴操作鄒虞。

墨子云。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

吳才老以虞字音牙。叶葭與豝。又音五紅反。叶蓬與豵。焦弱侯謂葭與豝爲一韻。蓬與豵爲一韻。吁嗟乎騶虞自爲餘音。不必叶也。如麟之趾。趾與子爲韻。麟之定。定與姓爲韻。于嗟麟兮。亦不必叶也。殷其靁、黍離、北門章。末語不入韻。皆此例。

柏舟

楊升庵曰。汎彼柏舟。其疏云。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喻仁人之不見用。韋蘇州詩。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本此。

吳旦生曰。焦弱侯謂古注汎汎然流水中。蓋言寡婦無夫可依。故汎汎然如河中不繫之舟。無所倚恃。誠嫠居之善自況者也。按列女傳以柏舟之堅自比。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亦自取堅之義。

嚏

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吳旦生曰。鄭氏箋。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洪容齋因謂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噀唾

祝云。有人說我。李濟翁云。注。願。猶思也。言。猶我也。蓋他人思我。我則嚏之也。箋稱每嚏云人道我。以爲他人說我我則嚏。此正得其願言者。非呪願之願。非語言之言。今則自祝。乃由誤解詩句爾。余按逸雅。嚏。踕也。聲作踕而出也。月令。季秋行夏令。則民多鼽嚏。音求地。鼽者。氣至於鼻。嚏者。聲發於口。皆肺疾。則嚏亦人身所自致者耳。然觀漢藝文志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內嚏耳鳴雜占十六卷注云。嚏。丁計反。漢世實有此法。宜漢儒以之入箋也。蘇東坡詩。白髮蒼顏誰肯記。曉來頻嚏爲何人。萬曆中王逐東詩。荷靜香催嚏。錢牧齋詩。曉來頻嚏緣何事。應爲衰遲綴此編。

鷕雌

匏有苦葉篇云。有鷕雉鳴。又云。雉鳴求其牡。

毛萇云。鷕。雌雉聲。又云。雉之朝雊。尙求其雌。鄭玄注月令云。雊。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鷕鷕以朝雊。是則混雜其雄雌矣。五臣注謂。有鷕雉鳴。則云求牡。及其朝雊。則云求雌。今曰鷕鷕朝雊者。互文以舉雄雌皆鳴也。余觀說文。雊。雄雉鳴也。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从隹从句。長箋亦云。雌雄相答。故从句。謝靈運詩。鷕鷕翬方雊。殆與安仁同此意耶。雉有十四種。鸕諸雉。鷮雉。鳪雉。鷩雉。秩秩海雉。翟山雉。翰雉。卓雉。伊洛而南曰翬。江淮而南曰搖。南方曰𠱥。東

方曰留。北方曰稀。西方曰蹲。

奠雁

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焦氏筆乘曰。親迎執雁。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竊恐未然。蓋古人重冠昏。皆以士而用大夫車服。不以爲僭。大夫相見執雁。昏禮旣以士而服大夫之公服。乘大夫之墨車。則見婦翁。不得不用大夫之贄禮矣。士宜執雉。奚執大夫之雁。取其攝盛也。若謂親迎之始。遂期其將來如孤雁失不再偶。可謂祥乎。冠禮三加。幞頭、服公服、革帶、納鞾、執笏。與此同意。

吳旦生曰。說文。徐鉉云。雁。知時鳥。大夫以爲贄。昏禮用之。故从人。五晏切。後漢昏禮。首元纁羊雁。解云。雁則隨陽。鄭玄云。取順陰陽來往也。白虎通云。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鹽鐵論云。嗈嗈鳴鴈。朝日始旦。登則前利。無蹈後害。此言婚姻以禮。則有利而無害也。據此。則古禮所取者。自有義在。而不再偶誠贅說矣。

按周官以禽作六贄。大夫執雁。以知保身。又欲有去就之義。而不失其序。故執雁也。春秋繁露云。大夫用雁。雁有類。長者在民上。必有先後。雁有行列。故以爲贄。劉明錫明贄論云。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者。雁也。故大夫執焉。則是奠雁同于執雁。或亦有謹身別序之意乎。當不止

取其攝盛。以若後世讚美之虛文也。

車若水曰。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荼。苦菜也。周禮。掌荼以供喪事。取其苦也。東坡詩。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乃以今之茶爲荼。荼。今人以清頭目。自唐以來。上下好之。細民亦日數椀。豈是荼也。

荼苦

吳旦生曰。本草。茗。苦荼。爾雅。檟。苦荼。注云。樹小似梔子。今呼早采者爲荼。晚采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說文。荼。苦荼也。徐鉉云。此卽今之茶字。趙凡夫云。木而從草。短同于草也。茗。茶芽也。古不食其芽。故九經無茶字。凡茶皆苦荼也。嚴氏詩緝云。詩有三荼。一曰苦荼。誰謂荼苦。堇荼如飴是也。二曰穢草。以薅荼蓼是也。三曰英荼。有女如荼是也。王勉夫則言荼有數種。非一端也。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者。乃苦菜之荼。如今苦苣之類。周禮掌荼。毛詩有女如荼者。乃苕荼之荼也。正萑葦之屬。惟荼檟之荼。乃今之茶也。據此。則荼之種類有異。而苦荼之爲荼。自古爲然矣。東坡謂周詩記。則不辨其種。而若水以爲荼不可言荼。只是不多讀書耳。

不瑕

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吳旦生曰。注言瑕何。古音相近。通用。故今之解者。以不瑕爲得無二字口氣。反費周折。不若作瑕瑜之瑕。言縱曰不瑕。亦有害矣。其義更順。乃知本文自有正解。何必支離。

彤管

貽我彤管。彤管有煒。

吳旦生曰。王介甫言。俟我于城隅。靜女之俟我以禮也。貽我彤管。靜女之貽我以樂也。徐安道注音辯云。彤。赤漆也。管。謂笙簫之屬。按古今注云。彤管。赤漆耳。史官載筆以志心事也。彤管有煒。注。煒。赤貌。箋云。彤管。赤管也。疏。必以赤者。欲使女史以赤心正人。謂赤心事夫人。正妃妾之次序也。鄭注。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後漢皇后妃序云。女史彤管。記過書過。左傳。定公九年。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預云。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以此考之。不聞謂之樂也。漢官儀注云。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搜神記云。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薦下。曰。簪之。出入辟惡。凡舉事皆無恙。則彤管又若祓不祥者。

相鼠

白虎通諫諍篇曰。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

吳旦生曰。陸璣詩義疏。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于頭上。跳舞善鳴。孫弈云。相。地名。按地志。相州與河東相鄰。則知相州有此鼠。詩人蓋取譬焉。若毛氏以相爲視。則視物之有體與皮者。皆可以喻禮。何必取鼠哉。錄異記云。拱鼠見人。卽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卽躍而去。文子云。聖人師拱鼠制禮。韓退之城南聯句云。禮鼠拱爲立。

五馬

珊瑚鉤詩話曰。五馬之事。不見于書。以詩言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周禮注云。州長建旟。太守視之。漢御五馬。或云。古乘駟馬車。至漢太守出。則加一馬。漢官儀注法。

吳旦生曰。潘子眞詩話。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左驂。漢制。九卿則二千石以右驂。太守駟馬而已。其有加秩中二千石者。乃右驂。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余喜此說最當。因考漢書。郡守秦官。掌理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二年。更名太守。東方朔傳。太守駟馬駕車。一馬行春。衛宏輿服志。諸侯駟馬。附以一馬。南史。柳元策兄弟亦五人。並爲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

庭。五馬逶迤。謝靈運爲永嘉太守。以五馬自隨。立五馬亭。

丹陽集云。昔人用五馬事。多因遊遨動出處方用之。如老杜賦王閬州餞蕭遂州云。二天開寵餞。五馬爛生花。其賓主出處分矣。又送李梓州。五馬何時到。贈嚴武。五馬舊曾諳小徑。送賈閣老出汝州。人生五馬貴。太白云。五馬莫留連。岑參云。門外不須催五馬。戎昱。五馬幾時朝魏闕。子厚。五馬助征騑。樂天。五馬無由入酒家。東坡。鼓吹未容迎五馬。介甫。倘得使君驅五馬。近人於太守安居閉閤。例稱五馬。此理恐未安也。學林新編云。按陌上桑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亦用五馬爲使君事者也。

綠竹

資暇錄曰。綠竹猗猗。陸璣草木疏稱郭璞云。綠竹。王芻也。今呼爲白脚蘋。或云。卽鹿蓐草。又云扁竹。似小藜。赤莖節高。韓詩作薄。音篤。亦云薄扁竹。則知非筍竹矣。今辭賦引猗猗入竹事。誤也。謝莊竹贊云。瞻彼中唐。綠竹猗猗。便襲其謬。所以昭明不豫文選。

吳旦生曰。毛注。菉。王芻也。竹。扁竹也。陸璣疏。菉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然觀陸疏廣要引竹譜云。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淮南子云。烏號之弓。貫淇衛之箭。傳云。淇衛箘簵。又云。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又云。伐淇園之竹以爲矢。蓋淇之產竹。土地所宜。詩曰。

綠竹猗猗。綠竹青青。竹之初生。其色綠。長則綠轉而青矣。卒章曰如簀。言盛也。則又明其爲竹矣。洪容齋向主此論。謂北人不見竹。故毛氏分綠竹爲二物。以綠爲王芻也。

猗重較兮。

重較

吳旦生曰。應劭漢官儀引里語云。仕宦不止。車生耳。馬縞。古今注云。文武車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曰重較。按周禮輿人云。較。兩輢上出軾者。輢是兩邊植木。較橫輢上若兩耳然。故謂較爲車耳。

濊濊

楊升庵曰。濊濊。呼活反。說文云。凝流也。水平則流凝。杜詩。江平不肯流。李端詩。水深難急流是也。李賀詩。空山凝雲頹不流。

吳旦生曰。升庵此等論。驟看之極有風趣。然按說文。濊。水多貌。呼會切。箋作涵薉。廣韻。薉穢同。余以史記相如傳。湛恩汪濊。此卽水多之義。漢書李尋傳。湓溢濁濊。此卽涵薉之義。而升庵所言說文㵿。凝流也。引詩施罛㵿㵿。呼括切。今行本作濊濊。不从艸。後見王伯厚詩考作㵿㵿。又作泧。

帷裳

漸車帷裳。

吳旦生曰。箋。帷裳。童容也。疏。巾車云。重翟猒翟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襜車。山東謂之裳帷。或曰童容。以幃障車之旁。如裳以爲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旁垂而下。謂之襜。故雜記曰。其輤有裧。注云。裧謂鼈甲邊緣是也。然則童容與襜別。司農云。謂襜車者。以有童容。上必有襜。故謂之爲襜車也。

佩觿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

吳旦生曰。說文。觿。佩角銳耑。可以解結。戶圭切。曲禮鄭注云。濆玉佩觿。皆臥蠶文。自首至尾。稍曲而銳。夢谿筆談云。觿。解結錐也。芄蘭生莢。支出于葉間。垂之正如解結錐。所謂佩韘者。疑古人爲韘之制。亦當與芄蘭之葉相似。但今不復見耳。

膏沐

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吳旦生曰。老杜新婚別云。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正祖此意。說到對君洗。爲更慘耳。按轂

耕錄云。婦人髮有時爲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膱。考工記弓人注。膱。亦黏也。音職。髮膱之膱。當用此字。閱耕餘錄云。今俗謂髮相糾不可理曰織。不知字當爲膱。然髮之膱。或以久病。或以嬾不時理。然則陶謂膏澤所黏。亦非也。膏澤潤髮。安得反黏。留靑日札云。古人俱用芳澤。以香潤其髮。魏璀擣衣賦。黃金釵兮碧雲髮。杜牧阿房宮賦。綠雲擾擾。梳曉鬟也。兩鈔摘腴云。膏所以膏面。沐蓋瀋也。米汁可以沐頭。魯遣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非專婦人用也。今之賜面脂是也。唐制。臘日。于內殿宣賜口臘脂。杜詩。口脂面藥隨恩澤。首如飛蓬。明明見於此詩。能改齋漫錄乃以左思賦爲始。誤矣。

忘憂

西谿叢語曰。毛詩伯兮篇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注云。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今人多用北堂、萱堂于鰥居之人。然伯之暫出。未嘗死也。但其花未嘗雙開。故有北堂之義。說文。藼萱蕿萲。皆一字也。令人忘憂。通作諼。據爾雅。諼。訓忘也。因其忘。故古用諼草字。嵇康養生論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本草云。利心志。令人歡喜忘憂。風土記云。婦人有妊。佩之生男子。謂之宜男。陸士衡詩云。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忘歸之義未詳。

吳旦生曰。古今注。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欲蠲人之忿。則贈之青裳。裳字古

作堂。本草作萻。青堂一名合歡。神農經云。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王朗與魏太子書云。皋蘇什勞。萱草忘憂。束皙發蒙記云。甘棗令人不惑。萱草可以忘憂。王融詩。思君如萱草。一見乃忘憂。江淹雜體詩。銷憂非萱草。永懷寄夢寐。此皆得其本義。烺烺可誦者也。獨士衡贈從兄士光詩。誤改憂作歸。而注乃云。不言忘憂。而曰忘歸。因思歸也。注書不能正訛。而反爲之說耶。代醉篇謂士衡加一歸字。正得詩人之意。俱作虛字看。而以歸別于憂耳。此余所不信也。

謝氏詩源云。堂北曰背。堂南曰襟。言前後皆樹。冀其忘也。

述異記。萱草一名紫萱。又呼爲忘憂草。吳中書生呼爲療愁花。續博物志名鹿葱花。風土記名宜男草。傅玄賦作令草。

木瓜

西谿叢語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傳曰。木瓜。楙木。可食之木也。按詩之意。乃以木爲瓜、爲桃、爲李。俗謂之假果者。蓋不可食。不適用之物也。投我以不可食不適用之物。而我報之以瓊玉可貴之物。則投我之物雖薄。而我報之實厚。衛國既敗。出處于漕。齊威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之。欲厚報之。則投我雖薄。而我思報之實欲其厚。此作詩者之意也。鄭箋以木瓜爲楙木。則是果實之木瓜也。誤矣。

吳旦生曰。風人借果玉以喻投報之厚薄。乃見愛慕之誠。非必實有此物耳。孔叢子載孔子曰。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已失其旨。至謂以木爲之。有如假果。此乃稚語。而猥議鄭氏邪。按草木考云。江左故老。視其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不木者。謂之木瓜。木桃圓而小于木瓜。食之酢而澀、而木者。謂之木桃。述異記。桃之大者。謂之木桃。非也。木李大于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其品又下。木桃亦或謂之木梨。梨蓋聲之誤也。鼻卽瓜之脫華處。里俗呼之爲咮。其著華處乃臍也。

魚龍河圖云。瓜有兩蔕兩鼻者殺人。則鼻與蔕異矣。

續博物志云。木瓜味酢。善療轉筋。陶隱居云。如轉筋時。但呼楙名及書上木瓜字。輒愈。埤雅云。梅望之而蠲渴。楙書之而緩筋。理有相感。不可得而詳也。諺云。梨百損一益。楙百益一損。投人之道。宜有以益之。而報人則欲其堅久。故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玖也。琚字乃作玖。唐詩紀事載王冷然上燕公書云。詩。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瑤字又作琚。

子嗟子國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丘中有麥。彼留子國。

吳旦生曰。何元朗引小序。爲思賢也。莊公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作是詩。留。大夫氏。子

嗟。字也。子嗟教民農桑。故人思之。施施。難進而易退。子嗟在朝則能助教行政。隱遁則使磽埆生物。第二章子國。毛云。子嗟之父。箋云。言子國。著其世賢也。夫漢世傳經有序。書籍尚多。必有所據。而朱子以爲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作。蓋夫子刪詩。以垂後世。其有不善。或存一二以備法鑒可也。豈有連篇累牘。盡淫蕩之語邪。余觀朱子以子嗟、子國皆爲男子之字。至謂復有與私而留之。則狹邪極矣。誤認留字。流極至此。

歷代詩話卷二 甲集二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三百篇 卷上之下

勺藥

堯山堂外記曰。熙寧始尙經術。說詩者競爲穿鑿。如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謂此爲淫泆之會。必求其爲士贈女乎。女贈士乎。劉貢父曰。勺藥能行血破胎氣。此蓋士贈女也。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則女之贈士也。本草。椒性溫。明目。暖水臟故耳。聞者絕倒。

吳旦生曰。陸農師亦有勺藥破血。欲其不成子姓之說。豈以溱洧之間。男女亟聚會。遂相謔至此乎。本草言其辟邪氣。韋昭云。食馬肝者。合勺藥煮之。馬肝至毒。或誤食至死。則制食之毒者。莫良于勺藥。故獨得藥之名耳。相如子虛賦。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注云。勺藥根。主和五臟。辟毒氣。故合之于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勺藥。張衡南都賦。歸雁鳴鵽。黃稻鱻魚。以爲勺藥。是乃以魚肉等物爲醢食物也。七發云。勺藥之醬。王維詩。勺藥和金鼎。韓愈詩。五鼎調勺藥。

埤雅。牛亨問曰。將離。相贈以勺藥何也。董子答曰。勺藥一名可離。將別故贈之。亦猶相招。贈之以文無。故文無一名當歸。江淹別賦下有勺藥之詩。正用此義。張景陽七命云。和兼勺藥。五臣注。勺音酌。藥音略。廣韻亦有二音。

晞

東方未晞。

吳旦生曰。說文。晞。乾也。乾。上出也。有光明意。故通天。然積陽爲天。故轉訓乾濕之乾耳。若詩之晞訓乾。正用上出本訓。今人誤讀乾。轉音干。遠矣。九歌。晞爾髮兮陽之阿。

豈弟

楊升庵曰。魯道有蕩。齊子豈弟。鄭玄箋曰。豈弟當作闓圛。闓。開也。圛。明也。蓋與旁章發夕爲對。發夕。侵夜而行。闓圛。將明而行也。圛字一作睪。三蒼解詁云。日明曰睪。字詁云。雲覆暫見日曰睪。古文尚書。雨霽雺圛克。許氏說文。圛圛升雲。半有半無。史記相如封禪文。昆蟲闓澤。文穎曰。闓澤皆樂也。闓音愷。據此。闓澤。卽闓圛也。字不同爾。今文作豈弟。恐非。焉有淫亂之人。而目之爲豈弟乎。

吳旦生曰。升庵經說此條殊可錄。余考困學紀聞云。周禮太卜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圛。曰

蟊。曰尅。詩齊子豈弟箋。古文尙書以弟爲圛。正義云。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鄭依賈氏所奏古文尙書曰澄。曰圛。與周禮注同。

名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

吳旦生曰。集韻作猗嗟顯兮。謂眉目之間也。西京賦。眳藐流眄。一顧傾城。注。眳。眉睫之間。皆言美人眉目流眄。使人冥迷。所謂一顧傾城也。名、顯、冥三字古通用。按爾雅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名。毛傳云。目上爲名。目下爲清。皆有妙義。丘光庭謂。清者。目中黑白分明。如水之清。亦非。

苓

采苓采苓。

吳旦生曰。觀傳者言大苦之草。想下章采苦因之耳。然當是蘦。誤作苓。說文。苓。卷耳艸也。郞丁切。蘦。大苦也。亦郞丁切。箋云。香艸曰苓蘦。楚辭解。蕙者。苓蘦香也。二字連用。別按。草曰零。木曰落。一作蘦。楚辭。悼芳草之先蘦。亦作苓。漢書。失時者苓。管子。奮盛苓落。

梅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梅。柟也。許氏說文。柟也。可食。陸璣疏云。梅樹皮葉似豫章。柟木理細于豫章。荊州人曰梅。江南及新城、上庸皆多樟柟。終南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柟也。爾雅。梅柟。郭璞云。似杏。實酢。埤雅云。梅至北方。多變而成杏。故人有不識梅者。地氣使然也。

吳旦生曰。爾雅翼。柟。大木。可以爲舟。陳文帝出柟材造戰艦。卽此。張華云。交讓木。宋子京云。讓木卽柟也。若爾雅之梅柟。乃陸云似豫章者。今之所謂梅。乃古和羹之梅。以梅實薦饋食之籩。所謂乾穢是也。蜀志云。蜀名梅爲穢。大如雁子。禮記疏云。穢爲乾梅。此則郭云似杏實酢者也。豈得以釋爾雅之梅柟邪。草木同名異種者甚多。不可合二梅爲一也。

句始

古今詩話曰。三字句。若鼓咽咽。醉言歸之類。四字句。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類。五字句。若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七字句。若交交黃鳥止于棘之類。其句法皆起於三百五篇也。

吳旦生曰。唐劉存以交交黃鳥止于棘。爲七言之始。宋王得臣議其合兩句以言。誤也。余觀諸家論七言。當以始於垓下。而柏梁祖之之說爲正。亦如四言之始韋孟。五言之始蘇李是。要其全體而言。其或推原經史。乃間出一二語耳。近文太靑云。三百篇往往有俳偶語。葛覃則是刈

是濩。爲絺爲綌。草蟲則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柏舟則覯閔既多。受侮不少。碩人則鱣鮪發發。葭菼揭揭。氓則言笑晏晏。信誓旦旦。黍離則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吉日則發彼小豝。殪此大兕。後世律詩之祖。余以風人何意。此乃後人意智所及。偶一拈示。要非有礙。若夫傅長虞之取而爲集句。王弇州之又取而爲摘句。難乎其爲風雅矣。

夏屋

楊升庵曰。夏屋渠渠。古注。屋。具也。字書。夏屋。大俎也。今以爲屋居。非矣。禮。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以夏屋爲居。以房俎爲房室。可乎。又禮。童子幘無屋。亦謂童子戴屋而行可乎。

吳旦生曰。鄭箋言。於我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升庵蓋本此意而爲言也。按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文選靈光殿賦注。引七依作蘧蘧。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注。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正義。殷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廡。據此。又與毛氏夏訓大之義異矣。

燕禮疏。四向流水曰東霤。考工記之四阿。上林賦之四注也。兩下屋曰東榮。檀弓之夏屋也。士冠禮注。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

月日

吳旦生曰。其所以變月而言日。毛氏未明指其故。張氏集傳云。七月言月皆夏時。而以周正爲一之日。可見兼存之法。則又穿鑿矣。後見王荆公詩說云。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四月。正陽也。秀葽言月。何也。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解最精當。大易。臨。至于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程氏云。陽極于九。而少陰生于八。陰之義配月。陰極于六。而少陽復于七。陽之義配日。與詩同意。

七月鳴鵙。

鵙

吳旦生曰。爾雅作博勞。易通卦驗作搏勞。左傳作伯趙。樂府作百勞。孟子。鴂舌之聲。離騷。鶗鴂先鳴。王逸注。一名買鵤。字書有鶪鴂。蘇林音殄絹。師古音弟桂。月令。仲夏曰鵙始鳴。王肅云。七月之七當爲五。古文五字似七。故誤。楊升庵謂合於月令。呂氏春秋注。博勞。夏至日磔蛇於樹然後食。王充論衡。博勞食蛇。物理論。鵙飛則蜮沈。鵙鳴則蛇結。信惡鳥也。以夏至來。冬至去。似鸜鵒。五更輒鳴。江南謂之烏舅。蜀中名駕犂。滇中名鐵鸚哥。又名榨油郎。好掠人冠巾。俟鷹飛

輒擊。百鳥亦畏之。俗又呼爲鳳皇皁隸。禽經云。伯勞飛不能翱翔。直刺而已。性好單棲。其飛也翪。其聲嗅嗅。易緯云。鷃必匹飛。鵙必單棲。故古樂府以東飛伯勞爲興。

蟋蟀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吳旦生曰。張文潛言。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下。皆不道破。至十月入我牀下。方言是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之乎。余觀阮嗣宗詠懷詩。開秋兆涼氣。蟋蟀出牀幃。是又以秋初開卽鳴牀幃。不待十月。蓋傷時變之急矣。

改歲

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吳旦生曰。十月而言改歲。一云。曆元始于冬至。卦氣起于中孚。周以十一月爲正。蓋本此。則是舉周正而豁說也。後見困學紀聞云。豳風于十月云曰爲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於三月云歲既單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此論極佳。

鬱薁

六月食鬱及薁。

吳旦生曰。注云。鬱。棣屬。卽白移也。以其似棣。故曰棣屬。又謂之車下李。又謂之唐棣。薁卽郁李也。郁薁同音。注謂之薁蘡。蓋其實似蘡。蘡卽含桃也。晉宮閣銘曰。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卽鬱也。白移也。唐棣也。卽論語所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也。埤雅云。其華反而後合。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華先開而後合也。薁李卽郁李也。薁也。常棣也。卽小雅所謂常棣之華。鄂不韡韡也。埤雅云。此華上承下覆。甚相親爾者。常而已矣。故曰常棣也。常棣字或作棠棣。亦誤。今小木中卻有棣棠。黃花綠莖而無實。其葉似棣。

剝棗

八月剝棗。毛氏本注。剝。擊也。陸德明音普卜反。

吳旦生曰。收棗擊而落之。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卽收。收法撼而落之爲上是也。字書。剝。擊也。與撲同。撲亦音普卜切。杜子美詩。堂前撲棗任西鄰。得豳風之遺意。王荊公新經不依注釋。乃作解云。剝者。剝其皮而進之。所以養老也。後從蔣山郊。步至民家。問其翁安在。曰。去撲棗。始悟前非。卽具奏乞除去十三字。故今本無之。然荊公從村野之口以證經解。獨不記有杜詩。何也。

八穀

隨隱漫錄曰。書稱后稷播時百穀。周禮農貢九穀。晉志有八穀。孟子云。樹藝五穀。百穀繁莫克知。九穀黍稷稻粱菰大小豆麥麻。八穀卽詩之黍稷稻粱禾麻菽麥。獨五穀鄭注云。黍稷菽麥麻。趙岐云。黍稷菽麥稻。日用所急莫如稻。岐說爲是。黃帝用黍制律。積六十四黍爲圭。準之黍類。苜蓿差小。宜釀酒。杜預謂菽爲豆。唐本草舊注云。稷卽穄也。

吳旦生曰。陳隨隱謂百穀繁莫克知。余觀楊泉物理論云。粱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

周禮又以稌一作稻。黍稷粱麥苽爲六穀。

列星圖有八穀八星之說。一主稻。二主黍。三主大麥。四主大豆。五主小豆。六主小麥。七主粟。八主麻子。一星亡。一穀不登。

陳隨隱引八穀稻粱詩乃作重穋字。注謂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按種稑。石經作重穋。說文長箋云。因俗讀種爲種。故去禾避之。能避而不能正。亦爲不善避矣。左傳。余疑如此種種。猶言比晚禾之短也。俗讀若穜。無義。因而二字交互通誤。如潘岳籍田賦。后妃獻種稑之穜。謬書穜稑之種。楊升庵亦引說文云。禾从重者。是種穋之種。禾从童者。是穜植之種。今人

混之久矣。

綢繆

綢繆牖戶。

吳旦生曰。綢繆。注云纏緜也。王仲宣詩。綢繆淸燕娛。五臣注曰。綢繆。親重貌。吳季重答東阿書。是何慰喻之綢繆乎。注云。綢繆。殷勤之意也。楊升庵謂。古婦人長帶結者。名曰綢繆。

垤

鸛鳴于垤。

吳旦生曰。毛注以垤爲螘冢。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之。丘光庭云。此垤不得爲蟻冢。蓋土之隆聳近水者。若坻沚之類也。鸛。水鳥。天將雨。則鳴于隆土之上。若以垤是蟻上于冢。則鸛鳴竟于何處。

歷代詩話卷三 甲集三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三百篇 卷中之上

鹿鳴

鄭漁仲曰。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東漢之末。禮樂蕭條。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矣。久不肄習。所得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笙。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

吳旦生曰。漢書。王襄爲益州刺史。命王褒作中和樂職。選好事者。依鹿鳴習而歌之。時氾鄉侯何武爲童子。選在歌中。觀此則漢世聲歌之道。尙能傳肄。使齊魯韓毛四家不尙訓義。而相習

以聲。則三百篇當至今可歌也。

盬

王事靡盬。

吳旦生曰。盬亦鹽也。出於河東之解池。引池水灌畦。自結成者。不經久而易壞。故訓不堅固。按周禮。鹽人共其苦鹽。讀爲盬。謂鹽不鍊治也。鴇羽注。鹽不攻緻曰盬。蓋海鹽鍊治後成。其鹽難壞。池鹽出水卽成而易壞。卽所謂不攻緻、不堅固也。漢書食貨志云。猗頓用盬鹽。注。盬。鹽池也。於盬造鹽。故盬音古。水經注云。本司鹽都尉治。領兵一千餘人守之。周穆王、漢章帝並幸安邑而觀鹽池。後罷尉司。分猗氏、安邑。置縣以守之。

鄂不

棠棣之華。鄂不韡韡。楊升庵曰。不。風無切。鄭玄云。承華者鄂。不當作柎。鄂。足也。不。古與柎同。又作跗。曹憲曰。鄂。花苞也。今作蕚。詩疏云。花下有蕚。蕚下有跗。華蕚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由花以覆蕚。蕚以承華。華蕚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唐明皇宴會兄弟之處曰花蕚樓。取此也。注云。鄂然而外見。豈不韡韡乎。非惟背詩義。亦且背字義矣。按束晳詩。白華朱蕚。被於幽薄。白華絳趺。在陵之陬。白華玄足。在陵之曲。其曰蕚、趺、足。皆可證詩疏意。其字

作柎、跗。趺又作足者。花之足猶人之足也。

吳旦生曰。周易。震爲旉。旉之爲言。布也。震於東方爲春。草木之萌始布也。古文作旉。今文作華。蓋花之蒂也。陸機文賦。彼瓊敷與玉藻。瓊敷卽瓊華。鄒潤甫游仙詩。紫芝列紅敷。敷。字書作跗。古詩。紅萼青跗定滿枝。字又作蕚。莊子。折揚皇蕚。通作華。易。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夫與華爲韻也。左傳華不注山讀作入聲。甚誤。古不字讀作缶音。或俯音。並無作逋骨切者。今讀如卜。乃俗音耳。惟伏琛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於水矣。李太白詩。昔我游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彩翠如芙蓉。卽我郡有餘英谿、餘不谿。蓋因梅谿、苕谿其流相通。故曰餘英、餘不。義可見矣。若作方鳩切。則本注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與谿水全不相涉。

嚶 嚶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吳旦生曰。古今注謂禽經稱鶯鳴嚶嚶。要是後人附會。非詩本意。東皋雜錄云。鄭箋嚶嚶兩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鳥。自白樂天作六帖。始類入鶯門中。又作詩如谷幽鶯暫遷之類。後人多祖述用之也。野客叢書云。觀張平子東京賦。睢鳩麗黃。關關嚶嚶。然則以嚶嚶爲黃麗用。自漢已然。不可謂自樂天始也。嘉話錄云。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毛詩伐木篇並無

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斯大誤也。緗素雜記云。宋景文詩。曉執谷鶯朋友動。杏園初日待鶯遷。王荆公詩。鶯猶尋舊友。又曲名喜遷鶯者。皆循習唐人之誤也。惟漢梁鴻思友人詩。鳥嚶嚶。友之期。念高子。僕懷思。南史劉孝標廣絕交論。嚶嚶相召。星流電激。是眞得毛詩之意。余觀袁海叟答江漸詩。谷鳥嚶其鳴。求友聲亦屢。況生蒸民間。豈不念朋助。此直是毛詩疏語。如鄭愔詠黃鶯詩。高風不借便。何處得遷喬。李昉詩。憶昔詞場共著鞭。當時鶯谷喜同遷。黃山谷詩。千秋風月鶯求友。萬里雲山雁斷行。楊仲弘詩。出谷鶯聲滑。摩空鶴勢張。姚仲純詩。煙暖鶯遷谷。雲低雁度關。洪武中。謝子蘭詩。樹繫浮江馬。枝遷出谷鶯。永樂中。李昌期至正妓人行云。嬌疑睍睆鶯求友。嫩訝呢喃燕哺兒。何古今承謬。而絕不爲考也。

笙詩

江鄰幾雜志曰。南陔、白華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也。有其義亡其辭。非失亡之亡。乃無也。

吳旦生曰。古文無字類作亡。鄭康成以爲及秦之世而亡之。束廣微爲作補亡。皆是誤讀亡字耳。儀禮疏云。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卽亡。蓋所謂歌者。有其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關

雎以下是也。無其辭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于由儀是也。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笙入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六詩。皆主于笙奏之。雖有其聲。舉無辭句。不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于歌奏之。歌。人聲也。故有辭爾。此則笙與歌之異也。字書云。漢律曆志亡射。列子亡所不爲。相如賦亡是公。並音無。秦時始以番橆之橆爲有无之无。說文。橆。文甫切。今借爲有無字。古經書皆篆文。秦變篆爲隸者改之。字形詩、書、周禮、春秋、禮記、論語本皆用无字。乃變篆爲隸者改之。惟周易首尾。盡用无字。蓋變隸時。不曾改易。不在焚之數。亦不得而改。至于亡字。亦有存而不改者。論語有若亡。亡而爲有。人皆有兄弟。我獨亡。不如諸夏之亡也。以上數亡字獨不改者。蓋變隸時。誤讀爲存亡之亡。故存而不改也。如晉侯享叔孫豹。金奏三夏。工歌六詩。三夏者。樂曲名。擊鐘而奏。亦以無辭。故金奏之。若文王六詩。則工歌之矣。故南陔以下。亦謂之奏。然則皮襲美之補肆夏。與束廣微之補六亡詩。同一註誤。不知肆夏乃金奏。六亡乃笙奏。有何辭之可補哉。

南　陔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釋曰。陔。隴也。言南者。南方養萬物也。

吳旦生曰。束廣微補亡云。循彼南陔。言采其蘭。又云。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其語意皆從隴字而生也。按困學紀聞云。陔當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鄭氏注。陔之言。戒也。以

陔爲節。明無失禮。又泊宅編云。陔何以有戒意。據周官裓夏。儀禮作陔字。則陔通于裓。且辰窮于亥。是戒之時也。漢制考云。鐘師裓夏。注。杜子春云。裓讀爲陔鼓之陔。疏。漢有陔鼓之法。據此。則陔字別自有義。廣微不契勘耳。

栲杻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

吳旦生曰。栲。去九切。說文作㭼。从尻爲聲。草木疏云。許愼讀栲爲糗。今人言栲。失其聲也。爾雅。栲。山樗。疏亦云許讀爲糗。徐鉉注說文作若浩切。不考之罪也。況栲與杻合韻。乃正讀。非叶也。舊叶音口。

杻。檍也。字書云。檍。梓屬。此木枝葉可愛。二月花白。子似杏。今官園種之。取萬億之義。改名萬歲樹。謝朓詩。風動萬年枝。正指此也。何晏景福殿賦。綴以萬年。注云。晉武帝華林園。有萬年樹二十四株。江左謂之冬青樹。唐詩。青松忽似萬年枝。三體詩注以爲冬青。韓子蒼冬青詩。無人識是萬年枝。凡此皆謬。

元老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吳旦生曰。鹽鐵論引此詩。而云商師若烏。周師若荼。蓋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

甫草

東有甫草。

吳旦生曰。呂氏春秋九藪。梁之圃田。爾雅十藪。鄭有圃田。穆天子傳。天子里甫田之路。東至於房。水經注云。渠水自河。與濟亂流。東逕滎澤北。東南分濟。歷中牟縣之圃田澤。北與陽武分水。澤多麻黃草。故述征記曰。踐縣境。便覩斯卉。窮。則知踰界。詩所謂東有圃草也。皇武子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按澤在中牟縣西。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十許里。中有沙岡。上下二十四浦。津流逕通。淵潭相接。各有名焉。水盛則北注。渠溢則南播。故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於甫田。又爲大溝而引甫水者也。鄭氏箋云。鄭有甫田。謂圃田鄭藪也。止齋周禮說云。詩不以圃田繫鄭。王伯厚謂宣王封弟友於鄭。在畿內咸林今華州鄭縣。圃田澤。左氏謂之原圃。今在開封之中牟。宣王時非鄭地。小雅安得繫於鄭乎。爾雅鄭有圃田。蓋指東遷後鄭言之。

動靜

隨隱漫錄曰。蕭蕭馬鳴。靜中有動也。悠悠旆旌。動中有靜也。

吳旦生曰。舒王以風定花猶落。對鳥鳴山更幽。謂上句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猶不失三百篇意。至於杜子美詩。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裛紅蕖冉冉香。上句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楊誠齋詩。綠光風動麥。白碎日翻池。上句風中有日。下句日中有風。方斯蔑矣。梁書。王籍入若邪谿詩。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顏之推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言。不諠譁也。每歎此解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耳。何氏語林。謝貞八歲。爲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云。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則荊公取二梁時句以作對。

諧聲

夢谿筆談曰。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字協用。如詩。或羣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終三十里。十千維耦。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陟降左右。令聞不已。膳夫左右。無不能止。魚麗。于罶鱨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如此極多。又如孝孫有慶。萬壽無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唯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則篤其慶。載錫之光。我田既臧。農夫之慶。萬舞洋洋。孝孫有慶。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班固東都賦。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如此亦多。今廣韻中。慶一音卿。然如詩之未見君子。憂心柄怲。既見君子。庶幾式臧。誰秉國成。卒勞百姓。我王不寧。覆怨其正。亦是怲正與寧平協用。不止慶而

已。野客叢書曰。古人諧聲。似此甚多。如野字音。多與羽字音協。家字音。多與居字音協。如詩曰。吉日庚午。旣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于渚。曰。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是野字與羽字音協之例也。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曰。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曰。婚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育。復我邦家。是家字與居字音叶之例也。

蔡寬夫詩話曰。秦漢以來。字書未備。旣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如慶雲、卿雲。皐陶、咎繇之類。大率如此。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皆以爲協聲。野客叢書曰。來字協思字者。非來字。是釐字耳。如匡衡詩曰。莫學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是亦以來字協詩字。今吳人呼來爲釐。猶有此音。南字協音字者。非南字。是吟字耳。如文選賈謐詩曰。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拊翼同枝條。翻然各異尋是也。因考毛詩以下字協苦字者。是戶字耳。家字協蒲字者。是孤字耳。慶字協陽字者。是羌字與卿字耳。如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曰。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曰。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萬壽無疆之類是也。洪景伯隸釋曰。周官注。莪儀二字皆音俄。詩以實維我儀。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協在彼中阿。太玄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左傳音蛾作蟻。

徐廣音檥船作俄。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而司隸魯峻碑又作蓼義。野客叢書曰。此猶商之阿衡。或爲倚衡、猗衡之例也。蓋古者率多以阿猗、莪義等字同爲一音。賈誼鵩賦。請問于服。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速之度兮。語予其期。岑彭傳輿人歌。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是以災字協時字音。則災字合讀爲緇。漢人書災爲菑。正此音也。觀菑災字協時字。則知古人不獨以來字協釐字。其二音亦本通用如此。

吳旦生曰。觀沈存中、蔡寬夫、洪景伯三人之言。而王勉夫諄諄皆有以推衍之。可見古人協字。當時必有其音。自別有理。況三百爲詩祖。卽爲韻祖乎。詩家直說云。古之詩韻。如三百篇協用者。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是也。如洪武韻互用者。灼灼園中葵。朝露待日晞是也。漢人用韻參差。沈韻始爲嚴整。早發定山。倘用山、先二韻。及唐取士。遂爲定式。楊誠齋云。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成文。不許出韻。因難以見工爾。至於吟詠性情。當以國風、離騷爲法。又奚禮部韻拘之哉。

未渠央

古音略曰。夜未央。注。未渠央也。渠本作詎。說文。詎。猶豈也。字林。未知詞也。言未便至夜分也。張儀傳云。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注音詎。古字少。假借用之也。又作巨。漢書。公巨能入乎。

吳旦生曰。升庵引渠作詎。則未詎二字連用何義。余按左思魏都賦。其夜未遽。庭燎晰晰。南史。高爽題鼓詩。面皮如許大。受打未遽央。野客叢書云。今渠字多作平聲用。然庭燎詩注。渠。其遽切。當呼遽。謂夜未遽盡也。古樂府。王融三婦豔詩曰。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長安狹斜行曰。丈夫且徐徐。調絃詎未央。淵明詩。壽考豈渠央。魯直詩。木穿石槃未渠透。並合呼遽。史記尉陀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遽不若漢。益可驗也。

聽

祈父亶不聽。

吳旦生曰。宋時。黃安中爲神宗講詩。至祈父之卒章。上問曰。獨言聽而不言明。何也。黃曰。臣未之思。上曰。豈非軍事尙謀。聽作謀故邪。此則從來說家所未及。一日。講詩至噫嘻。振鷺豐年。又問曰。有祈則有報。間之以振鷺何。黃對曰。得四海之驩心。以奉先王。是以獲豐年之應。其睿學英問類如此。

歷代詩話卷四 甲集四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三百篇 卷中之下

蜾蠃

楊升庵曰。說者謂蜾蠃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爲其子。雖揚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近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卵。細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又曰。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瓠之細腰者曰蒲蘆。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蘆。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鷊。青黑之荄、青黑之鴆。皆名以雛也。中庸曰。政也者。蒲蘆也。卽蜾蠃也。謂當以善養而成之。如蒲蘆然。乃與詩義合。

吳旦生曰。蜾蠃。說文作蠣蠃。一曰䗈蝓。陶隱居謂蜾蠃自生子。如粟粒。捕取螟蛉。以飼其子。非以螟蛉爲子也。彭乘亦謂其類有三。銜泥營巢於室壁間者。名蜾蠃。穴地爲巢者。名蠮螉。竄於書卷或筆管中者。名蒲蘆。名既不同。其質狀小大亦異。蜾蠃。蒲蘆。卽捕桑蠖及小蜘蛛之類。蠮螉惟捕蠨蛸與蟋蟀耳。捕得皆螫殺。去其足。置穴中。生子其上。以泥隔之。旬日子大能

飛。而諸蟲盡矣。此升庵之說所自出。而車若水亦有蜾蠃大。螟蛉枯。非變化之語。然而子非己出。呼爲螟蛉。其來尙矣。董仲舒斷甲無子。養非所生。卽引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之義。南史。宋明帝負螟之慶。言廢帝非所生也。北史。胡叟養子字螟蛉。

博物志云。大腰無雄。龜、鼉類也。與蛇通氣則孕。細腰無雌。蜂類也。取桑蟲呪而成子。按中庸。蒲蘆卽蒲葦耳。若以爲蜾蠃。如何說地道敏樹。升庵以爲卽蜾蠃。誤矣。然余觀埤雅云。中庸蒲蘆。亦或謂之蜾蠃。今蒲。其根著在土。而浮蔓常緣於木。故亦或謂之蜾蠃也。據此。特借其名稱之。而非卽蜾蠃之謂。唐敬括蒲蘆賦云。究政化之所歸。於蒲蘆而可見。全篇以爲蟲屬。恐非。大戴禮。雉入淮爲蜃。曰蜃。蒲蘆也。謂蚌也。亦借稱耳。

鸒斯

弁彼鸒斯。

吴旦生曰。鸒。說文。楚烏。秦謂之鵶。食物本草云。慈鵶又名孝烏。詩謂鸒也。野客叢書云。鸒。烏名也。斯者。衍辭。如曰螽斯、鷽斯之類。而劉孝標乃謂烏名鸒斯。失矣。古雋考略云。猶蕭斯、柳斯之類。後不察而又作鸒鷉。則以斯从鳥矣。若然。則螽斯之斯當从虫。鹿斯之斯當从鹿。有是理乎。余因觀釋烏云。鸒斯鵯鶋。法言云。頻頻之黨。甚于鸒斯。埤雅云。鸒斯。烏之不

能反哺者。阮嗣宗詩云。鸒斯蒿下飛。此皆沿襲之譌邪。而董氏以爲禽經有鸒斯。非爲語辭。則又何也。

桑梓

漫叟詩話曰。詩三百篇。各有其旨。傳注之學。每失其本意。而流俗狃習。不知變通尙多。若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則以桑梓人賴其用。故養而成之。莫肯陵踐。有恭敬之道。父子相與。豈特如人之視桑梓。今乃言父母之邦者必稱桑梓。非也。

吳旦生曰。李贊皇平泉記。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所植也。此本毛氏言桑梓父母所植。尙且必加恭敬。自添出父母所植。便不止爲蠶食器用之物。後人因以桑梓爲鄉里耳。王勉夫亦證其非。然自東漢以來。乃以桑梓爲鄉里用矣。

古雋考略云。桑者。母之所事。梓者。父之所植。

維夏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吳旦生曰。先儒謂周正建子。以十一月斗指於子。故周正取此也。今觀四月而稱夏。六月而稱暑往。則是周之建寅也。六月棲棲。謂當夏興師。非司馬法。亦足證也。如采薇諸什。乃遣役勞

遺之詩。今年春暮行。而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又曰。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此合建寅之春暮也。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故曰。有杕之杜。有皖其實。日月陽止。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故曰。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又曰。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此合建寅之秋春與十一月也。他如七月而流火。十月而震電。種種皆與建寅相合。則知周正非建子。而諸儒多承譌矣。禮經之月令。書經之洪範。春秋之春王正月。無一不與建寅相合也。

魏了翁正朔考云。商正建丑。周正建子者。改正朔不改月次也。正朔之改。示一代之興。各有所尙也。月次之不可改。四時之序。不可紊也。紊之則時命乖張。民聽疑惑。雖耕耘斂藏。亦失其候。堯典所謂敬授人時。萬世不可易也。夫正朔迭尙。不過新民視聽。如大朝會。大典禮。尊用此日。名曰歲首。太史公所謂朝以十月者。是其例也。世儒謂商周旣改正朔。倂其月次亦應遞改。此臆度之過也。易臨卦所謂八月者。指觀而言也。觀之爲卦。其晝四陰。其辰在酉。曉然夏之八月也。書伊訓。元祀十有二月。奉嗣王祇見厥祖。太甲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夫初見厥祖。重事也。故以改元之歲首。歸亳。亦重事也。故以三祀之歲首。然而仍稱十有二月。則殷人未嘗改十二月爲正月也。詩。正月繁霜。四月維夏。六月棲棲。此爲夏正無疑。

至十月之交。則十一月矣。是周人朔月也。正朔日食。古人所忌。故曰。亦孔之醜。則周人以十一月爲朔月。未嘗改爲正月也。又七月之五章。自五月數至十月。而繼之曰爲改歲。是以十一月爲歲首。未嘗改爲正月也。周官淩人。十有二月斬冰。與月令季冬之月命取冰相合。不惟時皆夏正。而月亦夏正矣。正月之吉始和。縣法觀象。夫以夏正言之。建寅之月也。三陽旣交。斯謂之和。又黨正。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法。夫言孟月。則夏正建寅之月。非周正建子之月明矣。左傳。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周之麥。秋。又取周之禾。其爲夏正明白如此。六經之外。先秦他古書。及秦漢以後正史。凡所書月。皆夏正也。呂氏月令所言時令。則夏時也。岐伯素問所言月候。則夏月也。竹書紀年言三代之正月。則皆建寅也。秦正建亥。漢仍秦舊。太史公作史記。書十月於每年之首。班固作漢紀。書秋九月於每年之終。所謂春正月者。自在年中。不改稱謂。至武帝太初元年。正曆法。以正月爲歲首。明年所書。始以春正月起之。而冬十二月終之。魏明帝以建丑爲正。幷改三月爲孟夏。餘皆遞改。而郊祀蒐狩。頒宣時命。則以寅爲正。二者交互。徒惑民聽。行之未幾。復用夏正。唐武氏以十一月爲正月。以十二月爲臘月。然復以正月爲春。一月自二月以後。不能易其次也。

鼓鍾淮上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吳旦生曰。朱子謂此詩之義未詳。而引王氏以釋之。按小序。刺幽王也。幽王鼓鍾淮上。失禮之甚。賢者爲之憂傷。鄭箋云。孔子云。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鼓鍾淮上。正是嘉樂野合。見其失禮處。故末章盛言瑟琴笙磬。可見金和玉節。調音協舞。此何等嘉樂。而陳之淮上邪。朱子言詩。有意變易序箋故耳。

田祖

以御田祖。吳旦生曰。毛傳謂田祖卽神農。按山海經。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爲田祖。注云。主田之官。卽引詩曰。田祖有神。據此。則叔均亦得稱田祖也。山海經又云。后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注。用牛犂也。則耕之用牛。亦自叔均始矣。賈思勰齊民要術云。趙過始爲牛耕。實勝耒耜之利。崔實政論云。漢武帝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敎民耕植。其法。三犂共一牛。一人將之。王伯厚漢制考云。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時。搜粟都尉趙

過。始敎民牛耕。周益公云。竊疑耕犂起於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犂牛之言。而弟子冉耕。亦字伯牛。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賈誼新書、劉向新序俱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何待趙過。過特敎人耦犂。費省而功倍爾。余初見此言。竊意伯厚亦未考及叔均邪。及觀困學紀聞。亦伯厚所著。則且首引之矣。

興雨

野客叢書曰。顏氏家訓引班固靈臺詩祈祈廿雨之句。以爲有渰萋萋。興雲祈祈。當是興雨。俗寫誤耳。趙明誠又據漢無極山碑興雲祈祈之雨。謂毛詩本作雲字。後來作雨。因顏而改。洪氏又引左雄傳興雨祈祈。以證此語非起於顏氏。僕觀雄之先。鹽鐵論亦有是語。然前漢食貨志作興雲祈祈。要之雨雲無定論。孔穎達正義。謂定本作興雨。或作興雲。誤也。

吳旦生曰。呂氏春秋作有晻淒淒。興雲祈祈。則其來更在數書前矣。王荊公詩。雲之祈祈。或雨于淵。雲之祈祈。或雨于野。亦本前人語耳。按毛傳云。渰。陰雲貌。張協雜詩。有渰興南岑。故文通擬黃門苦雨詩。有渰興春節。皆言雲興之意。五臣注以有渰爲雨師。大謬。余最愛埤雅云。渰。水氣之雲也。爲得雲族而雨景象。

雙聲疊韻

升庵外集載皮日休云。毛詩鴛鴦在梁。又螮蝀在東。卽後人疊韻之始。予謂此乃偶合之妙。詩人初無意也。若文選宋玉風賦。炫煥燦爛。張衡西京賦之睚眦蠆芥。上林賦之玢豳文鱗。左思吳都賦之檀欒嬋娟。則詞人好奇之始耳。南史有積日失適。亦疊韻。

吳旦生曰。皮日休雜體詩序。詩云。螮蝀在東。又曰。鴛鴦在梁。雙聲起於此也。潘子眞詩話亦載皮日休云。蝃蝀在東。鴛鴦在梁。雙聲與焉。而升庵引爲疊韻之始何也。雙聲與疊韻。蓋自有別。古人辨之詳矣。蔡寬夫詩話云。聲韻之興。自謝莊、沈約以來。其變日多。四聲中又別其淸濁以爲雙聲。一韻者以爲疊韻。蓋以輕重爲淸濁爾。所謂前有浮聲。則後有切響是也。珊瑚鉤詩話云。皮日休謂疏杉低通灘。冷鷺立亂浪。此雙聲也。陸龜蒙謂膚愉吳都姝。眷戀便殿宴。此疊韻也。韻語陽秋云。如王融所謂園蘅炫紅蘤。湖荇燡黃華。溫庭筠所謂棲息銷心象。檐楹溢豔陽。皆效雙聲而爲之也。陸龜蒙所謂瓊英輕明生。竹石滴瀝碧。皮日休所謂康莊傷荒涼。坐虜部伍苦。皆效疊韻而爲之也。學林新編云。南史謝莊傳。王玄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互護爲雙聲。磝碻爲疊韻。某按古人以四聲爲切韻紐。以雙聲疊韻。必以五音爲定。蓋謂東方喉聲爲木音。西方舌聲爲金音。南方齒聲爲火音。北方脣聲爲水音。中央牙聲爲土音也。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互護同爲脣音。而二字不同韻。故謂

之雙聲。礅碻同爲牙音。而二字又同韻。故謂之疊韻。若彷彿。熠燿。騏驥。慷慨。咿喔。霡霂。皆雙聲也。若侏儒。童蒙。崆峒。巃嵸。螳螂。滴瀝。皆疊韻也。廣韻曰。章灼良略是雙聲。灼略章良是疊韻。又曰。斤剔靈歷是雙聲。剔歷斤靈是疊韻。舉此例則諸音皆依此而紐之。可以定矣。沈存中論詩之用字曰。幾家邨草裏。吹笛隔江聞。幾家邨草。吹笛隔江。皆雙聲也。某按邨字是脣音。草字是齒音。吹字是脣音。笛字是齒音。此非同音字。不可謂之雙聲也。存中又曰。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淸。侵簪逼履。皆疊韻也。某按侵字是脣音。簪字是齒音。逼字是脣音。履字是舌音。既非同音字。而逼履二字。又不同韻。不可謂之疊韻也。某按李羣玉詩曰。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詰曲崎嶇。乃雙聲也。鉤輈格磔。乃疊韻也。

景行

西谿叢語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人有景行。當效而行之。如山之高當仰之。今人書簡有使景仰者疏矣。魏文帝書云。高山景行。深所慕仰爲是。任彥昇太宰碑云。瞻彼景山。肅然望慕。雖引詩陟彼景山。然不出景行高山之意也。

吳旦生曰。黃山谷謂俞淸老作景陶軒名爲未當。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自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王勉夫云。此謬自漢已然。非始於魏晉也。東漢劉

愷傳曰。今愷景仰前修。注。景。慕也。則知此謬其來尙矣。近東坡亦承此謬。孫巨源作景疏樓。坡有詩曰。不獨二疏爲可慕。他時當有景孫樓。

青　蠅

埤雅曰。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故詩以青蠅刺讒。而雞鳴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也。蒼蠅其大者。今俗謂之麻蠅。

吳旦生曰。說文。蠅。蟲之大腹者。趙凡夫箋云。奚卽鼃類訓大腹。同類也。从黽从虫。近於黽鼃黽也鼃之類。謂之田雞。亦曰水雞。猶秋蛩曰沙雞。酸蟲曰醯雞。俗因但以呼蛸𧍲、蛆蠅之蠅。或曰青蠅。或曰蒼蠅。於是說詩者誤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與小雅營營青蠅爲一物。謬甚。不然。不惟其鳴不類。亦非其時。是故鳥獸草木之名。未可以細而忽之也。蒼蠅之蠅。乃黽字加虫。轉注無疑。

墅談云。圖經。蠅似蝦蟆。背青綠色。俗謂之青蛙。亦有背作黃文者。謂之金綫蠅。陶隱居云。大腹而脊青者。俗名土鴨。其鳴甚壯。卽爾雅所謂在水曰黽是也。漢書。武帝欲除上林苑。東方朔諫曰。土宜薑芋。水多蠅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師古注。蠅卽蛙。人取食之。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蠅。師古注。羔菟蠅。所以供祭也。古時祭宗廟。給食貨。皆用蠅矣。本

草。蟈無毒。蝦蟆有毒。卽今所謂賴黑麻。陳晦伯云。蛙與蝦蟆二物。本草分條載之。是矣。御覽、孔帖、爾雅翼、通志略混而一之。俱誤。

臺笠

臺笠緇撮。

吳旦生曰。毛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鄭箋。臺。夫須也。以臺皮爲笠。王勉夫引謝玄暉詩。臺笠聚東菑。注。臺禦日。笠禦雨。是爲二事。本毛說。麴信陵詩。臺笠冒山雨。渚田耕荇花。以臺笠對渚田。是爲一事。本鄭說。考孔穎達正義。臺可爲笠。則一也。余按草木考云。臺。莎草也。一名夫須。蓋匹夫所須。可爲衣以禦雨。今人謂之蓑衣是也。嚴粲云。以莎草爲衣。則謂之蓑。莎爲草名。蓑爲衣名。山海經云。三危之山有獸。其豪如被蓑。郭氏亦謂。蓑。被雨草衣。則蓑又可爲衣。所稱臺笠。自謂臺與笠爾。不必合爲一物。

滮池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

吳旦生曰。毛注。滮。流貌。選詩。滮池溉稻粳。全用其意。左思魏都賦。時梗溉於滮池。注又訓。滮池。渟水處。言大概落于滮池也。水經注云。鄗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滮池合。水出鄗池西。而

北流入于鄗。世傳以爲水名。寰宇記云。渭水西自京兆鄠縣流入長安。漢建元三年。造便橋跨渭。斯滮池之別名。西北合渭水。按說文作滮池。音呼沱。漢書作虖沱。史記作嘑池。周禮作虖池。禮記作呼池。注作惡池。音烏沱。秦詛楚文作亞駝。亞與惡通。漢章有周惡夫印。乃周亞夫也。駝。徒何切。山海經作灌池。

歷代詩話卷五 甲集五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三百篇 卷下之上

藎臣

王之藎臣。

吳旦生曰。爾雅。藎。進也。揚子太玄云。雉之不祿。而雞藎穀。亦訓進。余按藎。草名。所以染朱者。則藎臣亦取其忠赤之義。元稹詩。顧我無衣搜藎篋。亦是一朱篋云耳。今本妄改作畫篋。可笑。

本草。唐注云。藎草生平澤谿澗之側。荆襄人簪以染黃。色極鮮好。

業

虡業維樅。

吳旦生曰。逸雅。簴上之版曰業。刻爲牙。捷業如鋸齒也。說文。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其說皆與毛氏同。趙凡夫云。詩有兢兢業業。借戒愼

貌。又四牡業業。漢傳解。高大也。業當是古承簡册之器。故藏書曰業架。韓氏謂鄴侯家多藏書。故得名。未必也。

辟廱

胡氏管見曰。靈臺詩所謂於樂辟廱。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鏞虡業。莫不均調。于此所論之事。惟鼓鏞而已。于此所樂之德。惟辟廱而已。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廱。義亦若此而已。且靈臺之詩。敍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奏公終之。何爲剿入學校之可樂。與鏞鼓諸韻而成文哉。文王有聲止于繼武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下章曰鎬京辟廱。則知辟之爲君無疑也。

吳旦生曰。說者皆言辟與璧通。廱。澤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璧廱。然古無辟廱之名。其說見於王制。云辟廱爲天子學名。泮宮爲諸侯學名。王制乃漢文帝時儒家所作。至今猶以辟作璧。爲圓水之形。皆漢儒爲之也。後之識者。起而駁之。謂與學校無預。其見最超。按莊子言歷代樂名曰。文王有辟雍。書大傳樂云。舟張辟雍。說文云。廦。牆也。廱。天子享宴廦廱也。鄭氏云。辟雍及三靈。謂靈臺、靈囿、靈沼。皆同處在郊。魯詩解云。辟雍。太王宮名也。各有可據。尤不若胡致堂以辟爲君。蓋人君有和德。則天地之和應之。而天下之心服之也。詞義正大。當令

漢儒語塞。

鼉鼓

鼉鼓逢逢。侯鯖錄曰。集韻。鱓音鮀魚也。皮可冒鼓。今多以鼉鼓使鼉字。非也。此水蟲耳。

吳旦生曰。說文長箋鱓訓。皮可冒鼓。而古今但言鼉鼓。不言鱓鼓。當是二字。本一而二蟲。大小强弱判別。古今異用矣。然余觀周禮王會。江鱓大龜。王會又云。會稽以鼉。乃作鼉字。夏小正。二月剝鱓。以之爲鼓。句踐歸國。求得古皇之騠。湘沅之鱓。李斯上始皇書。樹靈鱓之鼓。太史公敍傳。斷髮文身。黿鱓與處。王褒九懷。鯨鱓兮幽潛。蜀都賦。感鱓魚。動陽侯。則似二字通用。故鱓字直作鼉字也。埤雅。鼉鼓非特有取于皮。亦其鼓聲逢逢然。象鼉之鳴。故謂之鼉鼓也。晉安海物記曰。鼉宵鳴如桴鼓。今江淮之間。謂鼉鳴爲鼉鼓。亦或謂鼉更。更則以善夜鳴。其數應更故也。一名鱓。吳越謂之鱓更。蓋如初更輒一鳴而止。二即再鳴也。長箋又云。今鱠鰻之類稱鱓魚。其脩握尺。無可鼓之義。蓋借名也。方言改作鱔。或謂就烹時。母鱓架躬護子。其慈仁足感人爲善。故从善。會意兼聲。寓教也。抱朴子云。荇莖芩根土龍之屬。化而爲鱓。有黃白二種。白鱓出交趾。亦音善。山海經云。求如之山。滑水出焉。其中多滑魚。其狀如鱓。注。鱓魚似蛇。音善。

本草作鮀。陶隱居云。鮀即今鼉也。皮可以冒鼓。

抌舀

或舂或揄。或簸或蹂。

吳旦生曰。王伯厚謂。董氏引韓詩或舂或抌。說文作或簸或舀。姚令威謂。注云。揄。抒米以出臼也。箋云。舂而抒出之。周官舂人。女舂二人。鄭注云。抌。抒臼也。詩曰。或舂或抌。音由。又音揄。或羊笑反。揄。時女反。據許叔重說文。揄。引也。羊朱切。抒。把也。神與切。舀。抒臼也。从爪臼。引詩曰。或簸或舀。又作抌、㕪。音以沼切。又集韻。抌、舀、揄。並音由。又抗舀音以紹切。緣詩揄與舀並音由。義亦同。故後人改舀爲蹂也。音以沼者。乃今人以手舀物之舀也。

蘊隆

蘊隆蟲蟲。

吳旦生曰。荀子富國篇。夏不宛暍。冬不凍寒。注。宛讀曰蘊。暑氣也。家語。富有天下而無宛財。禮記。事大積焉而不宛。古蘊宛通。埤雅云。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也。說者以爲隆隆而雷。非雨而雷也。王伯厚詩考。鬱隆烔烔。徒東切。又作爞爞。

申甫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吳旦生曰。書呂刑。孔氏注。呂侯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朱氏曰。甫卽呂也。國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又富辰曰。齊許申呂由大姜。左傳。楚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於是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故平王以申近楚。遣畿內之民戍之。甫以申故。而並戍之。後竟爲楚所滅。而楚始强。據此。則申甫之地。爲形勢控扼之要。所以爲周室之屏翰也。按漢地理志。南陽郡宛縣。故申伯國。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呂氏春秋。呂在宛縣西。伯夷主四嶽之祀。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高帝與楚相持。常出武關。收兵宛、葉間。光武起南陽。以宛首事。其形勢可概見矣。李忠定曰。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鄧次之。郡國志。汝南新蔡有大呂亭。故呂侯國。與地廣記。蔡州新蔡縣古呂國。今以左傳考之。楚有申呂。時新蔡屬蔡。非楚邑。子重不當請爲賞田。宜以在宛縣爲正。

仲山甫

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吳旦生曰。國語所載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之。料民太原。則仲山甫諫之。所以稱補闕也。當時惟虢文公諫不籍千畝。而他無聞焉。此詩人有愛莫助之歎。按國語云。樊仲山父。是爲樊國

之君也。父與甫同。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于周。食采于樊。王伯厚云。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也。據此則仲是其行。山甫其字也。觀後漢志陽樊攢茅田服虔注云。仲山所居。楊脩答臨淄侯牋云。仲山、周旦之儔。張無盡和山字詩云。安得將相似仲山。蓋詩文亦有稱仲山者。

茲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

吳旦生曰。一云昔時之富。今年之疚。此倒字句。蓋古人以茲爲年也。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詳其語意。是謂今年熟。來年又熟。不與此詩適相反乎。左傳。今茲。注云此歲。古詩十九首有云。爲樂當及時。誰能待來茲。亦謂來年。

歷代詩話卷六 甲集六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三百篇 卷下之下

丕

不顯不承。

吳旦生曰。毛詩訓。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按不字當作丕字讀。卽書所謂丕顯丕承也。

來牟

貽我來牟。

吳旦生曰。歐陽詩論。來牟爲麥。始出于毛、鄭。而二家所據乃臆度之言。然按劉向封事引貽我釐麰。麥也。文選注引韓詩貽我嘉麰。薛君曰。麰。大麥也。毛、鄭之說。未可以爲非。王伯厚謂。毛傳。牟。麥也。鄭箋。赤烏以牟麥俱來。廣雅始以爲來小麥。牟大麥。以劉向說參考。當從古注。

趙凡夫云。石經貽我來牟。後人尚茂密。合二字而成麰。後復尚簡。改艸而爲䒞。趨煩趨簡。人

心之無常也。癸辛雜識云。今人呼麥麪爲來牟。或曰牟粉。皆非也。來牟自是兩物。周之所以受瑞麥。卽今之大麥。按小麥生於桃後二百四十日。秀之後六十日成。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之氣。兼有寒温熱冷。故小麥性微寒。以爲麯則温。麪則熱。麩則冷。

酺

王伯厚漢制考曰。以閈百室。箋。百室者。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疏。族師職云。春秋祭酺。注。酺者。爲人物災害之神也。因此祭酺。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是其事也。

吳旦生曰。說文。酺。王德廣布。大飮酒也。箋云。古今多酒禁。賜酺乃飮。甫。大也。故从甫。蓋四閭爲族。一族共計百家。故族師可以證百室也。按酺爲人物災害之神。田有蟓螟。廐有馬瘟。皆祭之。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杜子春云。步卽酺也。釋文。酺音蒲。又云步。王伯厚又言。漢時有蟓螟之酺神。又有人鬼之步神。未知其所祭何神。蓋亦爲壇位如雩禜云。

趙世家載。武靈王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聚飮。罰金四兩。故漢以賜酺爲惠澤。令得羣飮酒也。唐無酺禁。亦賜酺者。蓋聚作伎樂。高年賜酒。宋祥符元年正月三日。天書降。大赦改元。東都賜酺三日。

駉

魯頌駉之篇。駉駉牡馬。在坰之野。

吳旦生曰。說文。駉。牧馬苑也。从馬冋。詩曰。在駉之野。古熒切。箋云。傳者謂駉駉。肥澤也。坰。郊野也。說文不取篇名首句。而取次句。又以坰爲駉。初疑傳寫之誤。正不然也。因漢鄭氏解駉駉爲腹幹肥張。遂生異議。如用本訓牧苑爲解。則知所引不謬矣。不則坰野同作一句。何說乎。

郡縣志。坰澤俗名連泉澤。在兗州曲阜縣東九里。僖公牧馬之地。劉楨魯都賦。放戎馬于巨野之坰。寰宇記。大野在濟州鉅野縣東五里。一名鉅野澤。爾雅十藪。魯有大野。注。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

作

思無斁。思馬斯作。

吳旦生曰。斁音度。作音做。小雅。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蠹。貪利忘身。禍災乃作。漢書。金可作。世可度。樂府安東平云。微物雖輕。拙手可作。餘有三丈。爲郎別厝。梁元帝詩。芙蓉作船絲作索。齊武帝臨終。執鬱林王手曰。若憶翁。當好

作。此皆作讀爲做也。西淸詩話載韓退之詩。非閣亦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乃從其方言爲之者。漁隱叢話引杜詩。主人送客何所作。謂此語已先退之用矣。兩家曾不知自古已然邪。白樂天詩。作底歡娛過此夜。唐人習用之。洪武中。謝子蘭詩。傷哉脊令原。黃蒿走狐兔。別墅破垣在。郵亭乃新作。亦叶此音。祝枝山詩。祝郎三百歲。爲作挽春工。錢牧齋詩。小戶權爲衙酒客。大家挨作別花人。程孟陽詩。衙齋天與閒人作。好辦飢飡和困眠。皆自注作去聲。

野客叢書云。廣韻作字有三音。一則洛切。二臧路切。三則邏切。退之詩韻。正叶則邏切音佐耳。又後漢廉范傳云。廉叔度。來何莫。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此作字臧路切音措耳。據此。則楊升庵古音略所引廉傳作字音做誤。而諸書概作做讀。亦不無議矣。

泮宮

戴仲培鼠璞曰。魯泮宮。漢儒以爲學。予觀菁菁者莪。序謂樂育人才。而詩序敎養之盛。中阿中陵。孰不知爲育才之地。惟泮水序止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則征伐之事。言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則克敵之功。言攸服。言卒獲。則頌淮夷之服。借曰受成于學。獻馘獻囚可也。于此受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之畢集。何也。或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此在泮之士。

然不言教養之功。而纔以桓桓于征。狄彼東南。不過從邁之多賢。何也。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公之設教。然不言教化及于羣才。而先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燕享之和樂。何也。合序與詩。初無養才之說。其可疑一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莫大于復古。僖公登臺望氣。小事也。左氏猶詳書之。學校久廢而乍復。蓋關吾道之盛衰。何經傳略不一書。其可疑二也。駉序言史克作頌。以修伯禽之法。足用愛民。務農重穀數事。使果能興崇學校。克何不表而出之。以侈君之盛美。其可疑三也。上庠。虞制也。東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東膠虞庠。商周之制也。孟子言庠校序。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果名泮宮。何他國略無聞焉。其可疑四也。記禮多出于漢儒。其言頖宮。蓋因詩而訛。鄭氏解詩。泮言半。諸侯之學。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其解禮記。頖言班。以此班政教。使鄭氏確信爲學。何隨字致穿鑿之辭。其可疑五也。有此五疑。予意僖公不過作宮于泮地。落成之際。詩人善禱。欲我公戾止于此。永錫難老。而服遠人。于此昭假孝享。而致伊祜于此。獻囚獻馘。而受琛貢。此篇與宣王考室之詩相表裏。特宣爲居處之室。魯爲從游之宮。祝頌有不同。按通典言。魯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于上。詩言翩彼飛鴞。集于泮林。林者。林木所聚。以泮水爲半水。泮林亦爲半林乎。泮爲地名。與楚之渚宮。晉虒祁之宮無以異。

吳旦生曰。魯水名泮。僖公作離宮于其上。故此水之宮曰泮宮。此水之林曰泮林。皆因水得名也。左傳。晉侯濟自泮。正在此水。可爲魯水名泮之證。按傳。僖公五年。日南至。公旣視朔。遂登臺以望而書。故有書雲臺。亦曰泮宮臺。水經注云。靈光殿東南。卽泮宮也。有臺高八十尺。詩所謂思樂泮水是也。東遊記云。臺有水。自西南而來。深丈餘而無源。又可爲魯水證矣。漢儒附會。謂東西南皆有水。形如半壁。今作半月形。因有辟雝之辟。亦轉爲璧。解以圜水。何所本而云然哉。按周官。國子敎於大司樂。魯孝公之爲公子。嘗入京師爲國子。人稱其孝。宣王命之導訓諸侯。然其時不聞有太學之名。建于何所也。漢景帝時。文翁爲蜀守。首建學宮於成都市中。設博士弟子員。至孝武。詔郡縣皆立學。此特因蜀中而推廣之於他郡縣。其實自文翁剏始也。烏在其魯僖時已有學校哉。

鶴軒釋略云。胡氏謂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而鄭氏謂泮宮。郊之學也。有事于此。告后稷也。考諸禮記。頖宮是廟之類也。若非廟之類。欲祀上帝。而以始祖祭于學宮。何義也哉。以此可見頖宮之非學矣。

三　壽

三壽作朋。

吳旦生曰。鄭氏以爲三卿。或謂公壽與岡、陵等而爲三。以其下有如岡如陵句也。皆屬强解。按上壽百。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所謂三壽。蓋指此也。晉姜鼎銘云。保其孫子。三壽是利。王禹玉詩云。簪纓三壽客。筆削兩朝書。張衡東京賦。送迎拜乎三壽。注。三壽。三老也。蔡邕獨斷云。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班固辟雍詩。皤皤國老。乃父乃兄。三老者。謂久也。舊也。壽也。孫子荆詩。三命皆有極。劉履補注云。三命謂上壽、中壽、下壽也。鄭玄禮記注云。司命主督察三命。據此。則三壽、三老、三命。其義一也。

亂曰

閔馬父曰。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吳旦生曰。亂者。樂之卒章。自此而離騷。而賦。而樂府。其後有亂曰云云。蓋昉此也。洪興祖云。離騷有亂有重。亂者。終理一賦之終。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

九圍

帝命式于九圍。

吳旦生曰。王制注。殷湯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爲九州。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孔氏云。

九分天下。各爲九處規圍然。故謂之九圍。易氏云。殷人九州之制。不見於經傳。是以後世莫詳焉。爾雅云。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其九州之名。與夫疆域所至。與舜典異。又與禹貢異。孫炎故疑爲殷制耳。亦無明文言殷改夏。由今考之。有舜之幽、營、徐。而無舜之青、梁、幷。是青入于徐。梁入于雍。幷入于冀也。既分禹貢冀州之境。而復舜之幽州。又併青于徐。而復舜之營州。殷之九州。粲然可考。而其山川道里。亦以類舉。至周人則又分冀爲幷。而併營于幽。復禹之青州。而省徐以入于青。

畷郵

爲下國綴旒。

吳旦生曰。禮記注。爲下國畷郵。正義云。引齊、魯、韓詩也。王伯厚詩考。郵謂民之郵舍。言成湯施布仁政。爲下國諸侯。在畷民之處所。使不離散。

爲下國駿厖。荀子作駿蒙。大戴禮作恂蒙。



歷代詩話 乙集

楚辭

六卷

目次

歷代詩話卷七 乙集一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楚辭 卷上之上

評騷

劉勰曰。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詠。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

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蔽日。一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辭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游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敍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詞。吟諷者銜其山水。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洪興祖曰。藝文志云。屈原賦二十五篇。然則自騷經至漁父。皆賦也。後之作者。苟得其一體。可以名家矣。而梁蕭統作文選。自騷經、卜居、漁父之外。九歌去其五。九章去其八。然司馬相如大

人賦。率用遠遊之語。史記屈原傳。獨載懷沙之賦。揚雄作畔牢愁。亦仿惜誦至懷沙。統所去取。未必當也。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無復惻隱古詩之義。故子雲有曲終奏雅之譏。而統乃以屈子與後世詞人同日而論。其識如此。則其文可知矣。

高似孫曰。離騷不可學。可學者章句也。不可學者志也。楚山川奇。草木奇。原更奇。原人物高。志高。文又高。一發乎辭。與詩三百伍。文同。志同。後之人沿規襲武。摹倣制作。言卑氣嫚。志鬱弗舒。無復古人萬一。武帝詔漢文章士修楚辭。大山、小山。竟不一企。況騷乎。嗚呼。詩亡矣。春秋不作矣。騷亦不可再矣。獨不能忘情於騷者。非以原可悲也。獨恨夫騷不及一遇夫子耳。使騷在删詩時。聖人能遺之乎。

朱熹曰。楚辭寫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游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敍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冥昏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爲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要必辨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不察也。

祝堯曰。騷者。詩之變也。詩無楚風。楚乃有騷何邪。愚按屈原爲騷時。江漢皆楚地。蓋自文王之

化。行乎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已列於二南、十五國風之先。其民被先王之澤也深。風雅既變。而楚狂鳳兮之歌。滄浪孺子清兮濁兮之歌。莫不發乎情。止乎禮義。而猶有詩人之六義。故動吾夫子之聽。但其歌稍變於詩之本體。又以兮爲讀。楚聲萌櫱久矣。原最後出。本詩之義以爲騷。但世號楚辭。初不正名曰賦。然賦之義實居多焉。自漢以來。賦家體製。大抵皆祖原意。故能賦者。要當熟復於此。以求古詩所賦之本義。則情形於辭。而其意思高遠。辭合於理。而其旨趣深長。成周先王二南之遺風。可以復見於今矣。

王世貞曰。太史公悲屈子之忠而大其志。以爲可與日月爭光。至取其好色不淫。怨誹不亂。足以兼國風、小雅。而班固氏乃擬其論之過。而謂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强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自太史公與班固氏之論狎出。而後世中庸之士。垂裾拖紳。以談性命者。意不能盡滿於原。而志士仁人。發於性而束於事。其感慨不平之衷無所之。則益悲原之値而深乎其味。故其人而楚則楚之。或其人非楚而辭則楚。其辭非楚而旨則楚。如劉氏集而王氏故者。比比也。夫以班固之自異於太史公。大要欲求是其見所爲屈信龍蛇而已。卒不敢低昂其文。而美之曰。宏博麗雅。爲辭賦宗。然中庸之士。相率而疑其所謂經者。蓋其言曰。孔子删諸國風。比於雅頌。析兩曜之精而五之。此何以稱哉。是不然也。孔子嘗欲放鄭聲矣。又曰。桑間濮上之

音。亡國之音也。至删詩而不能盡黜鄭衛。今學士大夫。童習而頌。重不敢廢。以爲孔子獨廢楚。夫孔子而廢楚。欲斥其僭王則可。然何至脂轄方城之內哉。夫亦以筵篿妖淫之俗。蟬緩其文而侏鴂其音。爲不足被金石也。藉令屈原及孔子時。所謂離騷者。縱不敢方響清廟。亦何遽出齊秦二風下哉。孔子不云乎。詩可以興。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乎鳥獸草木之名。以此而等屈氏。何忝也。是故孔子而不遇屈氏則已。孔子而遇屈氏。則必采而列之楚風。夫庶幾屈氏者。宋玉也。蓋不佞之言曰。班固。得屈氏之顯者也。而迷於隱。故輕詆。中壘王逸。得屈氏之隱者也。而略於顯。故輕擬。夫輕擬之與輕詆。其失等也。然則爲屈氏宗者。太史公而已矣。

陳第曰。予觀注離騷者多矣。率搜索於句字。而忽略其大體。故但見其汪洋浩瀚。而不能究其託興寓言之指歸。則其惓惓故國之思。欲去而終不忍去。抑鬱無聊。不欲死而終不能以不死者。無以發洩於千載之下矣。善乎。太史公之傳之也。曰。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又曰。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此眞得離騷之意於文章蹊徑之外。而不徒以文詞視之也。予於是隱約離騷。分爲七節。自帝高陽之苗裔。至予不忍爲此態也。爲第一節。言己之不得於君也。自鷙鳥之不羣。至豈予心之可懲。爲第二節。言己之不遇。而不改其素也。自女嬃之嬋媛。至霑予襟之浪浪。爲第三節。蓋託敷詞於重華。言己於善敗之跡。嘗三復於王所也。

自跪敷衽以陳詞。至高丘之無女。爲第四節。言欲輕舉遠去。忽哀故國之無人也。自溘吾游此春宮。至焉能忍與此終古。爲第五節。言黨人衆多。賢人不可見。難與之久處也。自索藑茅以筳篿。至吾將遠逝以自疏。爲第六節。言卜筮皆勉其遠遯。將從之以遠適四方也。自邅吾道夫崑崙兮。至蜷局顧而不行。爲第七節。言逍遙娛樂。庶幾藉以自遣。然睠顧楚國。終不能忘而自離也。亂則總結前意。謂義無可往。惟以死自誓而已矣。蓋其悲思慷慨之懷。洄洑出之。若江河之流。原無間斷。乃其脈理之聯絡關鎖。亦自璀燦而不可亂。所謂一篇之中三致志者。是耶非耶。嗟夫。予讀哀高丘之無女。與忽臨睨夫舊邦。則悽然欲無涕下。不可得矣。○愚按離騷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予上征。又曰。飲予馬於咸池兮。總予轡於扶桑。又曰。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固皆遠遊之意。原猶以爲未盡也。乃作此篇。汪洋超脫。以布寫其無聊不得已之懷。彼其舍故都。離儕人。餐六氣。專精神。逍遙於丹丘。役使夫百靈。內欣欣而媮樂。直至出宇宙而與太初者鄰。可謂遊之至矣。乃其所神游者至遠。而其顧懷者至近。區區楚國。非淸都帝鄉也。汎汎汨羅。非南疑寒門也。憔悴澤畔。非軒轡鳥而駕八龍也。負石自沈。非召黔嬴而貫列缺也。何行背其言。而事反其見耶。蓋其懷舊眷故之念。迫切於眞誠。反側於夢寐。故寧死而不忍自疏。其天性爾也。猶之箕子因。比干死。豈必效微子之行遯耶。嗟夫。士各有志。所謂漠虛靜以恬愉。澹無爲而自得者。竟付

之空談而已。賈誼之弔曰。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揚雄之反曰。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噫。原之見此早矣。其如天性何哉。

吳旦生曰。比於乾卦禹貢。方之南董比興。猶云似也。中壘尊之爲經。而世直稱騷經。謂招字以錫號。或作志以程篇。猶云始也。荆谿言。昭明文選不併歸賦門。而別名爲騷。後人沿以騷稱。不知題義。以余論之。此正所謂揚之過實。抑之損眞者矣。經之後。賦之先。天地間忽出此一種文字。自是別具一體。以騷命之可也。而牽文之見。必起而問曰。史記。離騷者。猶離憂也。言憂愁幽思。冀幸君之一悟也。王逸序。離。別也。騷。愁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以諷諫君也。說文。騷。擾也。言憂煩擾也。解者紛更。奚以名篇。余以所釋雖殊。總覽斯文風格。鑿空不經人道。自應別名一體。以騷命之可也。經者。常也。賦者。鋪也。夫旣命之矣。卽後之擬騷。騷也。反騷。亦騷也。皆以騷命之可也。一體也。困學紀聞云。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注。騷。愁也。離。畔也。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語也。揚雄爲畔牢愁。與楚語注合。

庚　寅

離騷。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注。皇。美也。言我父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己。寅爲陽正。故男始生而立於寅。庚爲陰正。故女始

生而立於庚。言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之正中也。

吳旦生曰。癸辛雜識。皇祖皇考者。按詩思皇多士。詩記引顏注漢書云。美也。皇。急就章顏注云。正也。大也。泰誓。我皇多有之。孔傳訓皇爲前。趙南塘云。此訓爲是。皇不仕者。乃故不仕也。嬾眞子云。皇覽揆余。所謂皇者。三閭稱其父也。後人遂以皇覽爲進御之書。誤矣。

正月始春。厥日庚寅。蓋木德王於春兮。稟氣之正。因名正則。此所謂揆予而錫予也。

名字

離騷。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王逸注。言正平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名爲平以法天。字爲原以法地。

吳旦生曰。五臣注。正則。猶云原也。靈均。猶云平也。舊注以平爲名。原爲字。與前引自抵誤。然則王叔師謂名平法天。字原法地。誤矣。聽雨紀談云。古之人有小名。有小字。蓋屈原字平。而正則、靈均。則其小名、小字也。理差勝。

戈莊樂參疑云。名在庚韻。均在眞韻。舊本皆不注叶音。考之眞、庚韻。又無古叶。按道藏歌云。元廷白嘉會。金書東華名。賢安密所戒。相期陽洛汧。名。彌延切。汧。苦堅切。韓愈東野失子詩。問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天曰天地人。由來不相關。均。居員切。關。圭玄切。俱入先韻。

江離秋蘭

離騷。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

吳旦生曰。宋板作離。今作蘺。王逸注但謂江離、辟芷。香草名。困學紀聞云。江離。吳錄謂臨海水中生。正靑。似亂髮。廣志爲赤葉紅花。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花。又不同。藥對以爲蘪蕪一名江離。按芎藭藁本。江離、蘪蕪並相似。非是一物也。淮南子云。亂人者。若芎藭與藁本。顏師古云。江離似水薺。今無識之者。然非蘪蕪也。藥對誤耳。古今注謂芍藥、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然則芍藥。江離也。

傳曰。德芬芳者佩蘭。古之佩者。各象其德。故芬芳者佩蘭也。邵伯温云。細葉者春花。花少。闊葉者秋花。花多。周益公云。予問園丁。則曰春蘭夏芷。秋蕙冬蓀。葉莖花色。往往多寡不同。予以古書考之。屈原離騷。紉秋蘭以爲佩。張衡東京賦。秋蘭被涯。又思玄賦。幽蘭可喩。潘尼贈河陽詩。流馨秋蘭之類。言蘭以秋而花也。屈原九歌。春蘭秋菊。隋煬帝花錄用此句。陸機庭中奇樹詩。勸友蘭時往。注。春時也。梁元帝詩。春蘭本無絕。唐太宗詩。春暉開紫苑。淑氣娟蘭湯之類。此言蘭以春而花也。宋玉招魂。光風轉蕙汜崇蘭。抱朴子。春蕙秋蘭。陸機悲歌行。春芳傷客心。蕙草饒淑景。是蕙亦可言春矣。本草圖經。蕙七月中旬開。花至香。是蕙亦可

言秋矣。故離騷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說文。荃蓀同音。文選以蓀壁爲荃壁。蓋合四者而言之。湘君歌亦云。薜荔柏兮蕙綢。荃橈兮蘭旌。湘夫人則並言蓀壁蘭橑。蕙櫋芷葺。司馬相如長門賦。摶芬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茝香。乃知四時香草。同出異名。葉常青而花隨時。自屈宋至漢唐。皆於蘭蕙互言春秋。園丁未爲無據。

離騷有春蘭。秋蘭。石蘭。王逸注皆曰香草。不分別也。本草又有澤蘭。如薄荷。微香。荊、湘、嶺南家多種之。與蘭草大抵相類。師古以蘭爲澤蘭。非也。

劉次莊云。九歌。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然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馥也。楊升庵云。人家盆植如蒲萱者。乃蘭之別種。曰蓀與芷耳。惟綠葉紫莖。春華秋馥。則楚騷所稱紉佩之蘭也。

宿莽

離騷。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吳旦生曰。王叔師注。宿莽遇冬不枯。屈原以喻讒人雖欲困己。己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余按南越志云。寧鄉縣草名卷施。拔心不死。江淮間謂之宿莽。郭璞贊云。卷施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諷詠以比。取類雖邇。興有遠旨。李詩云。長短春草綠。緣階如有情。卷施心獨苦。抽卻

死還生。睹物知妾意。希君種後庭。

蘭蕙

離騷。余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

吳旦生曰。山谷謂蕙似士大夫。蘭似君子。蓋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觀楚辭。知不獨今爲然。楚人賤蕙而貴蘭亦久矣。蘭蕙叢生。初不殊也。至其發花。一榦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也。一榦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也。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樧則遠矣。

困學紀聞云。夾漈草木略。以蘭蕙爲一物。皆今之零陵香也。然離騷滋蘭樹蕙。招魂轉蕙汜蘭。是爲二草。不可合爲一。

北夢瑣言云。凡地十二畝曰畹。九畹。一百零八畝也。

蘭皋椒丘

離騷。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

吳旦生曰。朱子集注。澤曲曰皋。其中有蘭。故曰蘭皋。余觀蜀都賦。蘭皋。皋澤也。故知澤曲爲皋。所謂蘭者。特美言之也。曹植應詔詩。夕宿蘭渚。顏延之曲水詩。幬帷蘭甸。又蘭野茂荑英。其義同。

朱子集注。丘上有椒。故曰椒丘。余觀廣雅云。土高四墮曰椒。字學集要云。山顚曰椒。淮南注云。山頂曰冢。亦曰顚。亦曰椒。一作嶕。椒乃嶕字之假借。漢武帝李夫人賦。釋輿馬於山椒。謝靈運北固詩。稅鑾登山椒。謝惠連泛湖詩。悲猨響山椒。

海氓呼海中石亦曰椒。

先路

離騷。來吾道夫先路。

吳旦生曰。王逸注。路。道也。爲君導入聖王之道也。此屬强解。按先路。車名。郊特牲。先路三就。左傳。鄭賜子展先路。子產次路。

初服

離騷。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

吳旦生曰。昔人謂離騷搆法全亂。不可謂似亂非亂。王弇州亦謂騷辭所以總雜重複。興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惻怛深至。不暇致詮。亦故亂其敍。使同聲者自尋。修郤者難摘耳。余獨謂其搆法極整。如一服字。該下衣裳冠佩諸項。而佩繽紛其繁飾兮。一佩字又總上衣裳冠佩而言。此極有結搆文字。何曾亂也。

初服。未仕之時。李太白詩。久辭榮祿遂初衣。即初服也。

女嬃

離騷。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注云。女嬃。屈原之姊。吳旦生曰。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嬃。非也。彼以高陽之苗裔。伯庸之皇考。其家世何等也。名曰正則。字曰靈均。蓋其肇錫誠嘉。而女嬃之所詈者。乃以判獨離爲其病。豈賢姊哉。水經注。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來歸。諭令自寬。夫諭令自寬之人。而反申申詈之邪。則女嬃之決非原姊矣。按易經。歸妹以須。本義云。須。女之賤者。天官書。須女四星。陸震云。織女三星貴。須女賤。蓋須即嬃字。集解亦云。嬃者。賤妾之稱。比黨人也。彼薋菉葹。即其朋耳。今秭歸縣有女嬃廟。又荊州圖經云。南北岸者。屈原之鄉里。原忽然歸。因名南岸曰歸鄉岸。姊聞原還。亦來歸。又名北岸曰姊歸岸。皆曲說也。至於九歌。女嬋媛兮。爲余太息。王逸注亦云。女。謂女嬃。屈原姊。使其易行隨俗也。更誤。

相羊

離騷。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羊。

吳旦生曰。須臾一作逍遙。而相羊即徜徉之義。遠遊云。聊仿佯而逍遙。同此意也。選注謂相羊

猶徘徊。卽上下求索之意。非行樂也。恐非。

悼李夫人賦。惟幼眇之相羊。馮衍賦。乘翠雲而相羊。一作相佯。玉篇作穰徉。周禮作相翔。吳王濞傳作方洋。郊祀歌作常羊。老子指歸作常翔。張衡賦作儴佯。王勃賦作尙羊。

御

離騷。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

吳旦生曰。王逸注。御。迎也。當音迓。儀禮。媵御沃盥交。公羊傳。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列子。御而擊之。大雅。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閶闔

離騷。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

吳旦生曰。淮南子。排閶闔。淪天門。注云。閶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張淵觀象賦。儼閶闔以洞開。注云。宮牆兩藩正南開如門象者。名閶闔門。張衡賦。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於瓊宮。漢郊祀歌。天門開。詄蕩蕩。天馬歌。游閶闔。觀玉臺。注云。上帝所居。天中記云。楚人名門。皆曰閶闔。潘岳賦。夢良人兮來遊。若閶闔兮洞開。爾雅。闔謂之扉。左傳。以枚數闔。公羊傳。齒著於門闔。荀子。外闔不閉。月令。乃脩闔扇。注云。治門戶用木曰闔。

用竹葦曰扇。或謂雙曰闔。闔。門也。單曰扇。扇。戶也。又月令。仲春脩闔扇。孟冬脩鍵閉。服虔云。闔扇所以閉。鍵閉所以塞。

闒闔。一作閶闔。儀禮又作屋。

筳篿

離騷。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

吳旦生曰。王逸注。瓊茅。靈草。筳。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因考趙古則云。束草折竹。達厶於神曰叀。从屮厶。中象纏束之形。古作𠧪。但象束艸形。通用專作篿。非篿俗字也。叀音專。說文。小謹也。从幺省。从屮。屮、財見也。夢谿筆談云。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算家謂之叀術。叀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方技傳。梃專須臾孤虛之術。

蘭椒

朱子辯證曰。此辭之例。以香草比君子。王逸之言是矣。然屈子以世亂俗衰。人多變節。故自前章蘭芷不芳之後。乃更歎其化爲惡物。至於此章。遂深責椒蘭之不可恃。以爲誅首。而揭車江離。亦以次而書罪焉。蓋其所感益以深矣。初非以爲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爲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說。班氏古今人物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旣因此章之語而失之。使此詞首

尾橫斷。意思不活。王逸因之。又訛以爲司馬子蘭。大夫子椒。而不復記其香草臭物之論。流誤千載。遂無一人覺其非者。甚可歎也。使其果然。則又當有子車、子離、子椴。不知其幾人矣。吳旦生曰。蘭棄美以從俗。蓋指楚懷王之弟司馬子蘭也。椒專佞以干進。蓋指楚大夫子椒也。王逸注有此意。而朱子非之。何邪。按韓退之遊湘西寺詩。靜思屈原沈。遠憶賈誼貶。椒蘭爭妬忌。絳灌共讒諂。則蘭椒之指二人。明矣。近張伯起謂蘭椒指二人。則揭車江離誰指。此祖朱子之說也。余竊謂此其自況。故下云茲佩可貴。而前言委厥美。乃其自棄。後言委厥美。乃王棄之耳。

歷代詩話卷八 乙集二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楚辭 卷上之下

九歌

西谿叢語曰。九歌章句名曰九。而載十一篇何也。曰。九以數名之。如七啓、七發。非以其章名。

吳旦生曰。舊注。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原以其詞鄙陋。爲作九歌之曲。王逸謂屈子特修祭以宴天神。二說皆非。詳其旨趣。直是楚國祀典。如漢人樂府之類。而原更定之也。

其篇目。有東皇太乙、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共十一篇。梁昭明以大司命、東君、河伯、國殤、禮魂不入選。或云。國殤、禮魂不在數。故曰九歌。或云。大司命與少司命合爲一體。禮魂則諸篇之亂辭。故曰九歌。洪興祖云。九歌十一首。九章九首。皆以九爲名者。取簫韶九成。啓九辯、九歌之義。騷經曰。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卽其義也。宋玉九辯以下。皆出於此。張銳云。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爲歌名也。九

辯舊注云。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地有九州。以成萬邦。人有九竅。以通精明。諸說紛紛。余獨喜楊升庵之言云。九歌乃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强合九辯二章爲一章。以協九數。茲大可笑。如公羊傳云。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非實有九國也。猶漢紀云。叛者九起云爾。古人言數之多止於九。逸周書云。左儒九諫於王。孫武子。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蹉對

九歌。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吳旦生曰。當以蒸蕙肴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千古反。對。按史記封禪書。率邇淤聽。漢書嚴安書。馳車轂擊。韓退之羅池神碑。春與猨吟兮。秋鶴與飛。此皆楚辭吉日辰良句法。蓋欲錯綜成文。則語勢矯健耳。然觀論語迅雷風烈必變。已有此格。非始於楚辭也。藝苑雌黃云。冷齋夜話載王介甫詩。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疏。多字當作親。蓋欲以少對密。以疏對親。殊不曉古人詩格。蓋以密字對疏字。以多字對少字。正交股用之。所謂蹉對法也。

偃蹇

九歌。靈偃蹇兮姣服。

吳旦生曰。王逸注。偃蹇。舞貌。言巫之舉足奮袂而舞也。按離騷。望瑤臺之偃蹇兮。注。高貌。何瓊佩之偃蹇兮。注。衆盛貌。則一楚辭中。而二字異義如此。又觀左傳。哀公二年。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注。偃蹇。驕慢貌。則又一義矣。

猋

九歌。猋遠舉兮雲中。

吳旦生曰。朱子辯證。猋。說文從三犬。而釋爲羣犬走貌。然大人賦有猋風涌而雲浮者。其字從三大。蓋別一字也。此類皆當從三火。余觀世本皆作猋。諸注。猋。卑遙反。去疾貌。王逸注。言神之往來急疾。猋然遠舉。復還其處也。按猋。讀爲𤒹。火燄也。恐非。既音卑遙反。而訓去疾。當從猋字爲是。

爾雅。焚輪謂之穨。穨同。扶搖謂之猋。飈。注云。穨。暴風從上下也。猋。暴風從下上也。

杜若

九歌。采芳洲兮杜若。

吳旦生曰。謝玄暉詩。芳洲采杜若。蓋用此語。而勝韻不減本辭。乃古人筆妙也。本草經云。杜若一名杜蘅。范子計然云。杜若生南郡漢中。按唐貞觀中。尙藥求杜若。敕下度支省。郎判送坊

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讀謝朓詩誤。郎官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晉書天文志。郎位十五星。在帝座東北。依烏郎府是也。州曹徒知郎官上應列宿。而不知非二十八宿也。

朱子注。杜若葉似薑而有文理。味辛。按卽今之高良薑也。本草圖經云。杜若苗似山薑。花黃赤。子赤色。大如棘。子中似豆蔻。出峽山嶺南北。正是高良薑。其子乃紅蔻也。本草經。杜若一名杜衡。一名土鹵。按杜衡。爾雅所謂土鹵也。杜若。廣雅所謂楚蘅也。其類自別。

瑤華

九歌。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

吳旦生曰。韻語陽秋。瑤華。謂麻之華白也。詩載木桃木李。握椒芍藥之類。皆相贈問之物。所謂疏麻者。所以贈問離居也。謝靈運南樓遲客詩云。瑤華未堪折。蘭苕已屢摘。路阻莫贈問。何以慰離析。越嶺谿行云。握蘭徒勤摘。折麻心莫展。駱賓王思家詩云。旅行悲泛梗。離恨斷疏麻。錢起題輞川詩云。折麻定延佇。乘月期相尋。皆用楚辭意。用於離居。至錢起贈趙給事詩。乃云不惜瑤華報木桃。則是以瑤華爲玉。誤矣。楊升庵云。楚辭注以疏麻卽麻也。近見南越志。載疏麻大二圍。高數丈。四時結實。無衰落。則自有此一種木也。

幼艾

九歌。竦長劍兮擁幼艾。

吳旦生曰。王逸注。幼。少也。艾。長也。言執長劍以誅凶惡。擁護萬民。少長各得其命也。文選五臣注。亦主此解。又見昔人謂孟子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當讀多少之少。謂人既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艾。艾言息也。按此二說皆作耆艾之義。然余意擁少艾者。總是託巫者之口。以寓神靈悅忽之辭。當作少美二字看。戰國策。不以予工。乃與幼艾。注引孟子慕少艾之語。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說文。竦。敬也。从立从束。束。自申束也。箋云。九歌竦字。當用立部竦。義稍近之。通作慫。非是。

簫鍾

九歌。緪瑟兮交鼓。簫鍾兮瑤簴。

吳旦生曰。朱子集注。謂周禮有鍾笙之樂。注云。與鍾聲相應之笙。則簫鍾與簫聲相應之鍾歟。然昔洪慶善注楚辭至此篇。引儀禮鄉飲酒章。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爲比云。簫鍾者。取二樂聲之相應者互奏之。旣鏤版置於墳庵。一蜀客過而見之。曰。一本簫作𢷾。廣韻訓爲擊也。蓋是擊鍾。正與緪瑟爲對耳。慶善謝而亟改之。

南浦

九歌。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

吳旦生曰。江夏記。南浦在江夏縣南三里。其源出京首山。流入大江。春冬涸竭。秋夏泛漲。商旅往來。皆於浦停泊。以其在郭之南。故稱南浦。江淹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李賀詩。南浦芙蓉影。愁紅獨自垂。

洪興祖云。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恐美人之遲暮是也。有喻美人者。滿堂兮美人是也。有自喻者。送美人兮南浦是也。又云。屈原託江海之神送迎己者。言時人之不然也。杜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此意。

媵

九歌。魚鱗鱗兮媵予。楊升庵曰。江海間有魚。遊必三。如媵隨妻。先一後二。人號爲婢妾魚。唐詩。江魚羣從稱妻妾。塞雁聯行號弟兄。古者。一國嫁女。同姓二國媵之。儀禮有媵爵。謂先飲一爵。後二爵從之也。

吳旦生曰。詞人率多影略字。升庵鑿鑿引據便多事。如比目曰鰈。比翼曰鶼。比肩曰蟨。義形配偶。取其意可也。鱗鱗媵予。魚之取象於人也。貫魚以寵。人之取象於魚也。其義一也。惡得泥

迹以求之哉。按焦氏筆乘云。媵。說文。送也。史載湯娶有莘。以伊尹爲媵送女。故稱有莘媵臣。爾雅亦云。媵。將送也。卽不指爲妾。今考魯共姬嫁於宋。而衛、齊、晉三國來媵。傳云。媵。賤事也。諸侯有三婦。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遂以爲從嫁之女。夫共姬雖賢。其肯以姪娣爲妾乎。如傳之言。則伊尹爲媵。亦謂之妾可乎。江有汜詩注因以爲美媵。釋名又以姪娣曰媵。謂媵。承也。承事適也。今二品曰姬。五品曰媵。三國之於共姬。可若是擬乎。容齋三筆云。周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媵口說也。釋文云。媵。達也。九家皆作乘。而鄭康成、虞翻作媵。而亦訓爲送。鼠璞云。媵特送婚之名。猶喪之賵與賻。野客叢書云。詩。求爾新特。由不以禮嫁。故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媵之。獨自而來。故謂之新特。

元吳立夫詩。一雙赤鯉媵來多。正得其義。

述異記云。和州歷陽淪爲湖。中有奴魚、婢魚。綠珠傳云。大荒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爾雅。魚婢。小魚也。亦曰妾魚。古今注云。江東呼靑衣魚爲婢鰏。朱少章詩。穴邊酣戰君臣蟻。波上羣嬉婢妾魚。皆不可强據以證媵字。

薜荔

山鬼篇。被薜荔兮帶女蘿。

吳旦生曰。字學。薜荔。香草也。王逸注。薜荔無根。緣物而生。按思美人云。令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是屈子自下注脚矣。山海經。小華之山。其草多草荔。卽薜荔也。楊升庵謂。據本草。絡石也。在石曰石鱗。在地曰地錦。繞叢木曰長春藤。又曰龍鱗薜荔。又曰扶芳藤。今京師人家假山上種巴山虎是也。又曰。凡木蔓生。皆曰薜荔。齊書隱逸傳。該討芝桂。借訪薜蘿。

宜笑

山鬼篇。旣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吳旦生曰。莊子。西施捧心而嚬。鄰人效之。皆棄而走。宋玉神女賦。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按頩。音疋零反。斂容怒色也。則美人之容。不獨宜笑。而又宜嚬又宜怒邪。美人之容。與文人之筆。固無所不可。

葩

九歌。傳葩兮代舞。

吳旦生曰。王逸解香草而改作芭。讀作巴。音義全乖。葩。華也。从艸皅。普巴切。亦作苩。按草

華之白曰葩。鳥羽之白曰皠。詩。白鳥翯翯。景福殿賦。皠皠白鳥。音義同。日光之白曰皜。白光之白曰皎。霜雪之白曰皚。男子之白曰皙。女子之白曰玼。詩。玼兮玼兮。老人之白曰皤。

歷代詩話卷九　乙集三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楚辭　卷中之上

天問

朱子辨證曰。古今說天問者。皆本山海經、淮南子。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皆緣天問而作。吳旦生曰。離騷。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九辨、九歌。皆禹樂也。天問。啓棘賓商。九辨九歌。注。棘當作夢。商當作天。以篆文相似而誤。是也。據天問之意。但謂啓夢賓於天。得二樂。而山海經以爲上三嬪於天。得九辨、九歌。又以西南海之外。有人曰夏后開。珥蛇乘龍。胡元瑞謂此本離騷、天問二章之說而譌者。乃信朱子爲不誣矣。

史記云。禹乃興九招之樂。帝王世紀云。啓升后十年。舞九韶。竹書云。夏后開舞九招。艾軒謂勸之以九歌。卽九招之樂。按呂氏春秋。帝嚳作九招。而帝舜修九招也。

焦氏筆乘云。離騷。啓九辨與九歌兮。卽後之九歌、九辨。皆原自作無疑。王逸因夏康娛以自縱之句。遂解九歌爲禹。不知時事難於顯言。乃託之古人。此詩人依倣形似之語耳。不然。則上

所謂就重華而陳詞。豈眞有重華可就邪。

陳深云。天問發難。至千五百言。書契以來。未有此體。原創爲之。先儒謂其文義不次。乃原雜書其壁。而楚人輯之。今讀其文章。句之短長。聲勢之詰崛。皆有法度。似作也。非輯也。屈子以文自聖。且在無聊。何之焉而不爲作也。嘗愛曾子問五十餘難。亦至奇之文。說者乃曰。非曾不能問。非孔不能答。非也。禮家託於曾孔。以盡禮之變耳。抑獨出於曾氏之門乎。何文之辯而理也。

夜光

天問有云。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吳旦生曰。皇甫謐年曆云。月。羣陰之宗。光內日影。以宵曜。名曰夜光。廣雅云。夜光謂之月。王逸注。言月中有菟。何所貪利。居月之腹。而顧望乎。朱晦庵云。菟與兔同。世俗桂樹蟾菟之傳。其惑久矣。或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眞有是物也。按晦庵所引。乃沈存中之言也。存中又言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耳。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對照則正圓也。酉陽雜俎云。佛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

影也。王荆公云。月中彷彿有物。乃山河影也。東坡鑒空閣詩。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爲境。挂空如水鑑。寫此山河影。妄云桂菟蟇。俗說皆可屛。據此則晦庵之辨爲有理。楚辭作此說何邪。

按晉志云。羲和占日。常儀(音蛾)占月。區車占星。登眞隱訣云。上眞之道七。鬱儀奔日文爲最。結鄰奔月文爲次。鬱儀者。羲和也。結鄰者。常娥也。唐麟德殿東。有鬱儀結鄰樓。李肇、韋執誼所記。皆書鄰爲麟。程太之曰。當作鄰。上淸紫文黃庭經又作結璘。張平子云。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姮娥竊之以奔月。是謂蟾蜍。搜神記作蟾蠩。緯書云。嫦娥小字純狐。小說家又謂廣寒淸虛之府。皆可笑。

羿

天問云。帝降后羿。革孽夏民。

吳旦生曰。羿稱善射。弑夏后相。此書所謂有窮后羿是也。然按說文。羿。帝嚳時射官。又山海經。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射其九。合觀數代。若不一其人者。則知羿乃射官。故世有其稱也。朱晦翁云。按此十日。本是自甲至癸耳。而傳者誤爲十日並出之說。楊升庵云。古傳言。羿射日落九烏。烏最難射。一日落九烏。言射之捷也。而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爲射九日矣。

鑠金

惜誦云。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

吳旦生曰。王勉夫謂。補引鄒陽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之語在後。豈應引證。不知在楚人之前。嘗有此語矣。觀鄧析子曰。古人有言。衆口鑠金。三人成虎。鄧析。春秋魯定公時人。鄧謂古人有言。則此語又見於鄧之先矣。補引漢人語。是未見鄧析之書耳。且在鄒陽之前。張儀亦嘗有此語。其後李善注文選鄒陽語。引國語伶州鳩。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要未爲廣。論衡曰。衆口鑠金。口者。火也。在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鑠金。

風俗通云。俗說有美金在此。衆人咸共詆訿。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因取鍛燒以見眞。此謂衆口鑠金。

欸

九章涉江云。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低余車兮方林。

吳旦生曰。楊升庵謂欸卽唉。从欠从口。如歎與嘆。欬與咳。歗與嘯。實一字耳。尸子。禹有進善之鼓。備訊唉也。韋孟詩。勤唉厥生。史記。范增撞破玉斗曰。唉。方言。南楚謂然曰唉。余謂此朱晦庵之語。誤看說文而强合之也。按說文。唉。譍也。亞改切。又焉開切。欸。訾也。烏開切。又凶戒切。解作唉。非是。蓋說文業早辨之矣。安得謂說文二字音義並同。以誤後人哉。方言。欸。

謦然也。南楚凡言然者曰欸。或曰謦。則方言亦作欸字。楚辭注。欸。歎聲。

注。緒風。餘風也。顧迴瀾云。緒風。相續不斷風也。謝靈運詩。初景革緒風。用楚辭語。按風。孚金切。古每與心林淫音爲韻。如今之侵韻。毛詩。淒其以風。與實獲我心叶。鴥彼晨風。與鬱彼北林叶。其爲飄風。與祇攪我心叶。如彼遡風。與民有肅心叶。莊子。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枚乘七發。梧桐幷閭。極望成林。衆芳紛鬱。亂於五風。相如長門賦。天飄飄而疾風。與神怳怳而外淫叶。蔡邕詩。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矣。穆如淸風。據此。則古韻皆作孚金切。而無作方中切者。惟賈誼惜誓。右大夏之遺風。與天地之圜方叶。乃是孚光切。意至漢去古音漸遠。轉而爲孚光切之音。漸復轉而爲方中切之音。如今之讀邪。

舲

涉江篇。乘舲船余上沅兮。⿱亠⿱吅⿰?吳榜以擊汰。

吳旦生曰。舲音零。船有窗牖曰舲。字學集要云。⿰舟霝。舟有窗者。亦作舲、⿰舟靈、⿰舟需。當亦取窗櫺之義邪。王維詩。擊汰復揚舲。全用其語。

橘頌

橘頌云。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吳旦生曰。考工記。鸜鵒不踰濟。橘踰淮而北爲枳。地氣然也。晏子。橘生於淮北爲枳。水土異、也。說文。橘。果名。出江南。諸處在在有之。南中尤勝。長箋云。橘踰淮而化爲枳。故曰江南。因其不可移。故屈平有橘頌以自況。余按屈雖頌橘之根葉華實。而義兼比、賦。故篇內以不遷難徙爲言耳。朱子編楚辭後語。坡公他詞皆不取。惟錄服胡麻賦。以爲近於橘頌。

黃棘

悲回風云。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

吳旦生曰。解者謂以棘爲策。取其芒刺。則馬傷深而行愈遠。余以棘刺豈堪鞭騎。其說不通。薛符谿云。秦楚嘗盟於黃棘。後懷王再會武關。遂被執。是黃棘之盟。楚禍所始。朱子以黃塵荆棘解之。謬矣。

歷代詩話卷十 乙集四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楚辭 卷中之下

九陽

困學紀聞曰。呂氏春秋。禹南至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此屈子遠遊所謂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暘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

吳旦生曰。王伯厚引此以證不死之鄉則可。葢九陽謂日也。山海經。墨齒之北曰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仲長統詩云。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春秋元命苞云。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

營魄

遠遊篇。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霞。古遐字。借用。

吳旦生曰。按王莽傳。人民正營。正音征。漢書。鍾離意上疏曰。不勝愚戇征營。辠當萬死。征營。不自安也。江淹倡婦自悲賦。傷營魄之已盡。陸機詩。營魄懷茲土。謝靈運詩。得以慰營魂。

此與屈子遠遊所云魂營營而至曙。同一義也。陸倕思田賦作魂煢煢以至曙。又按王粲大暑賦。起屏營而東西。欲避之而無方。陸機詩。營道無烈心。注云。營。營道路也。石崇詩。佇立以屏營。古儁考略云。屏營音平盈。作丙榮誤。注云。迴行貌。此與屈子九章所云魂識路之營營。同一義也。注云。精靈主行。往來數也。

焦弱侯云。老子。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如經營、屏營、怔營。皆不安之意。猶云魂魄不安也。意云以不安之魄。而欲抱守眞一。能保其不離乎。

朱晦翁云。屈子載營魄之言。本於老氏。而揚雄又因其語。以明月之盈闕。其所指之事雖殊。而立文之意則一。顧爲三書之解者。皆不能通其說。今合而論之。庶乎其足相明也。蓋以車承人謂之載。古今之通言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載。韓集云。婦人以孺子載。皆此意。而三子之言。其字義亦如此也。但老子、屈子以人之精神言之。則其所謂營者。字與熒同。而爲晶明光炯之意。其所謂魄。則若予所論於九歌者耳。揚子以日月之光明論之。則固以月之體質爲魄。而日之光耀爲魂也。以人之精神言者。蓋以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營魄抱一。能勿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常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以屈子

無滑而魄。虛以待之之語推之。則其意當出此矣。其以日月言者。謂日以其光加於月魄而爲之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也。故曰。月未望而載魄於西。旣望則終魄於東。其遡於日乎。言月之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於魄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圓。及旣望矣。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其晦而後盡。蓋月遡日以爲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旣望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化而承俗也。三子之言。雖爲兩事。而所言載魄。則其義同。故丹經曆術。皆有納甲之法。互相資取以發明。蓋其理不異也。

衛

遠遊云。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而爲衛。

吳旦生曰。衛音越。范氏靈帝贊。徽亡備兆。小雅盡缺。麋鹿霜露。遂栖宮衛。曹嘉贈石崇詩。入仕於皇闈。出則登九列。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皆音越。又按衛亦讀意。張華尙書令箴。法制不脩。不長厥裔。尙臣司臺。敢告侍衛。如此音讀。則上句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亦可如字叶。

卜居

朱文公曰。屈原哀憫當世之人。習安邪佞。違背正直。故陽爲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將假蓍龜

以決之。遂爲此辭。發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說者乃謂原實未能無疑於此。而始將問諸卜人。則亦誤矣。

吳旦生曰。陳第言。舊說原憫世之違正習邪。故假卜以警俗。非眞有疑而問也。按離騷。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又曰。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皆卜居之意。原猶以爲未盡也。故八設條目。以行之必不能勝。事之必致相反者。決去就。定從違。且以見己之廉貞。不以見棄而悔改也。余竊以原卜居之意。又不止於此。蓋原之所謂居。非宮室之構造也。亦非世塗之栖息也。直是其安身立命處。故離騷凡二千四百九十二言。而以一居字結之。吾從彭咸早已自卜。余知其居久在香蘺芳桂叢中矣。

宋玉宅

李君翁詩話曰。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詩人皆以爲宋玉事。豈卜居亦宋玉擬屈原作邪。庾信哀江南賦云。誅茅宋玉之宅。

吳旦生曰。晁無咎謂大招古奧。疑是原作。焦弱侯謂九辯皆自爲悲憤之言。絕無哀悼其師之意。卽原自作。余殊服此二言。因考班固漢志曰。屈原賦二十五篇。韓愈詩曰。離騷二十五。王逸序天問曰。屈原凡二十五篇。洪興祖之論遠遊曰。離騷二十五篇。今楚辭所載。止二十三篇。

是幷大招、九辯而爲二十五也。君翁反以卜居爲玉作何邪。

按范石湖吳船錄云。秭歸縣傳爲宋玉宅。杜子美詩。宋玉悲秋宅。謂此縣旁有酒爐。或爲題作宋玉東家。又唐余古渚宮故事云。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故其賦曰。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老杜送李功曹歸荆南云。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是也。李義山亦云。卻將宋玉臨江宅。異代仍教庾信居。

漁父

韻語陽秋曰。予觀漁父告屈原之語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又云。衆人皆濁。何不掘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此與孔子和而不同之言何異。使屈原能聽其說。安時處順。置得喪於度外。安知不在聖賢之域。而仕不得志。狷急褊躁。甘葬江魚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故班固謂露才揚己。忿懟沉江。劉勰謂依彭咸之遺則者。狷狹之志也。揚雄謂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孟郊云。三黜有慍色。即非賢哲模。孫郃曰。道廢固命也。何事葬江魚。皆貶之也。而張文潛獨謂楚國茫茫盡醉人。獨醒惟有一靈均。哺糟更使同流俗。漁父由來亦不仁。此詩可謂得靈均之心矣。

吳旦生曰。古來三漁父。一出莊子。一出屈子。一出桃花源記。皆其洸洋迷幻。感憤膠葛。因託

爲其辭以寄意焉。豈必眞有其人哉。岳州屈子立廟。以漁父配享。余竊笑之。逌葛常之以不聽其說督責屈子。張文潛又轉而督責漁父。把一漁父黏作實實地。而太史公屈原傳。劉向新序。嵇康高士傳。各采屈子、莊子漁父之言。以爲實錄。又一漁父黏作實實地。王維、韓愈、劉夢得之詩。競以神仙有無。推勘桃源。而三洞羣仙錄。漁人乃黃道眞。廣川書跋。以爲卽黃聞道人。蓋李衛公所謂黃尊師者。又一漁父黏作實實地。

洪景盧云。自屈原辭賦假爲漁父日者問答之後。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西都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沖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

祝堯云。賦也。格轍與前篇同。篇中句末。用乎字疑辭。亦與前篇義同。其卽荀卿諸賦句末者邪、者歟等字之體也。古今賦中或爲歌曰。莫非以騷爲祖。他有誶曰、重曰之類卽是。亂辭中間作歌。如前赤壁之類。用倡曰少歌曰體。賦尾作歌。如齊梁以來諸人所作。用此篇體。

三閭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

吳旦生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漢興。徙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强幹弱支。則三姓至漢初猶盛也。莊子曰。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甲氏其卽屈氏歟。秦欲與楚懷王會武關。昭睢、屈平皆諫王無行。襄王自齊歸。齊求東地五百里。昭常請守之。景鯉請西索救於秦。東地復全。三閭之賢者。忠於宗國。所以長久。詳困學紀聞。

歷代詩話卷十一 乙集五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楚辭 卷下之上

送將

藝苑雌黃曰。九辨。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潘安仁秋興賦引此語。而曰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以悼近。彼四慼之疚心兮。遭一途其難忍。安仁以登山、臨水、遠行、送歸爲四慼。予見張扶云。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是七件事。謂遠也。行也。登山也。臨水也。送也。將也。歸也。前輩詩中。惟王介甫有一聯云。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下得將送二字。與楚辭合。嘗考詩之燕燕篇云。之子于歸。遠予將之。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一篇之中。亦用此將送歸三字。則楚辭之言。亦有所本也。安仁謂之四慼何也。蓋略而言之耳。

吳旦生曰。借遠行送歸。以摹寫憭慄之情。蓋若在二字。一氣趕下。何得分爲七件。支離牽扯。莫此爲甚。況毛詩將迎也。迎亦送之意。而九辨將字。乃屬虛下。何嘗本此。觀梁簡文秋興賦。

復有登山望別。臨水送歸。則知昔人於秋。率多此語。何必費而爲四哉。

唐高駢自渚宮移鎭揚州。別宴口占楚辭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使幕客續之。有一妓進曰。賤妾感相公之恩。續貂可乎。卽收淚吟曰。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似雪飛。合座賞歎。駢厚贈之。亦可證一氣爲句矣。

朅

宋玉九辨。車既駕兮朅而歸。不得見兮心悲。詩話謂車既駕矣。盍而歸乎。以不得見而心悲也。按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於鮪水。曰。西伯朅來。無欺我也。注。朅。何也。則朅之爲言。盍也。今文所用朅來者。亦謂盍來。非作發語之辭。劉向云。朅來歸耕永自疏。顏延年云。朅來空復辭。皆謂盍來。

吳旦生曰。文選注。朅。去也。初疑去字當是盍字。傳寫之譌脫耳。後見字學集要云。朅。去也。健也。卻也。朅來。猶聿來也。又朅來。言歸去來也。則朅訓去亦得。顏延年秋胡詩。朅來空復辭。補注云。朅。去也。陳子昂感遇詩。朅來豪遊子。朅來高堂觀。注亦云。朅。去也。

恢台

宋玉九辨云。收恢台之孟夏兮。

吳旦生曰。舊注。恢台。廣大貌。王逸章句本。台字作炱。徒來切。黃魯直云。恢大。台卽胎也。言夏氣大而育物也。徐季海詩。高閣無恢台。直言無暑氣耳。似不合古語。爾雅。夏爲長嬴。長嬴卽恢台也。若言高閣無長嬴。可乎。余觀魯直此論。因考其詩。遣悶悶不離眼前。避愁愁亦知人處。乃出庾子山愁賦云。深藏欲避愁。愁亦知人處。此雖直用其語。自饒蒼勁。若世之傳奇家。往往以昔人詩句寫入詞曲。見之徒欲嘔耳。

衙衙

宋玉九辨。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

吳旦生曰。升庵言。衙音魚。韓退之元和聖德詩。魚魚雅雅。魚魚亦衙衙也。按說文。衙。行貌。从行吾。魚舉切。箋云。本訓□。惟姚合詩。縱出多攜枕。因衙始裹頭。又。可會衙小吏。恐謂蹋靑苔。北人謂街巷爲衙衕。讀若互字。平聲。改作衕。

古雋考略云。衙衙。行貌。又疏遠貌。

些

夢谿筆談曰。招魂尾句皆曰些。蘇箇反。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稱娑。此乃楚人舊俗。卽梵語薩嚩訶也。薩。昔桑葛反。嚩。無可反。訶。從去聲。三字合言之。卽些字也。

吳旦生曰。古雋考略云。些音梭。去聲。誤作些小之些。嘯餘譜云。些些二字。形體不甚相遠。而音聲意義懸殊。上蘇箇切。下乃些小之些耳。余觀中州集載密公詩。始露雄文陵楚些。又登長陌佩吳鉤。元音補遺載宋道詩。今日悲秋哦楚些。他年著論辨吳亡。則其从去聲可證。李周卿詩。長谿霜練靜。修嶺蒼龍臥。魂夢吾已安。不勞歌楚些。高季迪詩。歸來又辱寄新詩。錦水湔腸珠落唾。豪吟自欲寄燕歌。悲調豈將同楚些。此眞得蘇箇切音韻也。

穱

宋玉招魂。稻粢穱麥。挐黃粱些。詞林海錯曰。穱。麥也。韓愈詩。納涼吸冷濆香穱。南都賦。夏穱冬稌。

吳旦生曰。王逸注。穱音捉。訓擇也。擇麥中先熟者。言飯則以秔稻糅穱。擇新麥糅以黃粱。和而柔糯。且香滑也。若竟訓作麥。則楚辭不當說麥復說穱矣。如南都賦所云夏穱。與左思吳都賦穱秀菰穗。當訓作麥。

臛蠵

宋玉招魂。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

吳旦生曰。臛。羹也。有菜曰羹。無菜曰臛。說文。臛。肉羹。釋名。臛者。蒿也。香氣蒿高也。蠵。

大龜也。李賀詩。臛蠵臑熊何足云。
王逸注。楚人名羹敗曰爽。言其淸烈不敗也。

歷代詩話卷十二 乙集六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楚辭 卷下之下

靃靡

淮南招隱士篇。青莎雜樹兮。薠草靃靡。

吳旦生曰。靃音髓。注。華敷貌。楊升庵謂草弱隨風貌。陸倕思田賦。雜青莎之靃靡。江總詩。銜花弄靃靡。李嶠詩。靃靡寒潭側。皇甫曾詩。靃靡汀草碧。胡文公賞花釣魚詩。春暖仙蓂初靃靡。日斜芝蓋尚徘徊。朱少章詩。藏蔬飽三冬。媚盤無靃靡。

天問。咸播秬黍。莆藿是營。舊本作靃。音髓。今本皆作藿。音霍。一本作雚。朱注同。萑音完。

眄眄

嚴忌哀時命云。魂眐眐以寄獨兮。汨徂往而不歸。

吳旦生曰。朱子集注。眐音征。从目正。獨視也。一作聇。从耳。獨行也。余按眐眐當作眄眄。左太沖詩。有左眄右盼之語。說文。眄。目偏合也。一曰。衺視也。莫甸切。盼。美目貌。匹莧切。趙

凡夫謂俗溷眄盼爲一字。何以讀左詩。

吾子行云。宋儒不識顧眄字。眄音沔。讀爲美目盼兮之盼。又不識盼字。而寫使民盻盻然之盻。音異。又不識此盻字。而讀爲盼。今詳之。目从丏者。音湎。从分者。音攀。去聲。从兮者。音異。

何燕泉云。按朱子語錄。張以道曰。盼庭柯以怡顏。盼讀如俛。讀作眄者非。

阡眠

楊升庵曰。九懷。遠望兮阡眠。陸機詩。林薄杳阡眠。呂延濟注。阡眠。原野之色。按說文。谸。山谷青谸谸也。則阡眠字當作谸眠。又列子云。鬱鬱芊芊。注。芊芊。茂盛之貌。李白賦。彩翠兮芊眠。谸眠作芊眠。亦通。文選別作盱眠。字皆从目。

吳旦生曰。按說文。谸。望山谷谸谸青也。趙凡夫箋云。陸機賦。青麗谸瞑。改作芊草盛眠非是。溷茜。茅蒐也。又溷覿。召也。並非是。本借千加谷加艸。並轉注也。則說文望字。正得王褒所云遠望之義。升庵引之。而遺此一字。便無意態。況升庵喜泛引。而少斷據之識。又不若箋之確見也。

駭雞犀

劉向九歎云。淹芳芷於腐井兮。棄雞駭於筐簏。

吳旦生曰。抱朴子。通天犀有白理如綫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卻。故南人名

爲駭雞也。得其角一尺以上。刻爲魚而銜以入水。水常爲開。傅咸犀鉤序云。犀之美者。有光。雞見影而驚。故曰駭雞。韓詩外傳。南宮适至義渠。得駭雞犀以獻紂。戰國策。張儀破從連橫。楚王獻駭雞之犀爲上瑞。黃香九宮賦。剝駭雞以爲釵。左思吳都賦。駭雞之珍。淮南子。犀角駭狐。蓋云犀角置狐穴中。狐不歸。

九䰢

劉向九歎云。訊九䰢與六神。吳旦生曰。今本作九魁。當從困學紀聞。作九䰢音祈爲是。王逸注。謂北斗九星也。按黃帝素問。有九星之言。王冰注云。上古世質人淳。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藏曜。故星之見者七焉。所謂九星者。天蓬。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蓋從標而爲始也。楚辭補注。謂北斗七星。輔一星在第六星旁。又招搖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經疏云。不止於七。而全於九。加輔弼二星故也。與素問注不同。曲禮。招搖在上。注。招搖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義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搖光則招搖也。淮南時則訓注。招搖。斗建也。補注以招搖在七星之外。恐誤。徐整長曆云。北斗七星間。相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

元門寶海經云。北斗九星。七見二隱。其第八第九。是帝皇太尊精神也。漢霍光家。有典衣奴子名還車。忽見二星在斗中。光明非常。乃拜而還。遂得增年六百。

淟涊

劉向九歎云。切淟涊之流俗。

吳旦生曰。淟。吐典反。涊。乃典反。博雅。淟涊。垢濁也。揚雄反離騷。紛纍以其淟涊。張衡思玄賦。澄淟涊而爲清。陸機文賦。故淟涊而不鮮。唐書贊。淟汩於隋。光明於唐。枚乘七發。涊然汗出。

蛓

王逸九思云。蛓緣兮我裳。

吳旦生曰。王叔師作此以悲屈子。言獨處山野。與衆蟲爲伍。所謂蛓者。喻讒人也。稗談云。蛓。螫人蟲也。常在林間花葉背。不知者輒爲所刺。故名林蛓。老則吐汁自裹。就其中作蛹。謂之呫嘶。說文。蛓。毛蟲也。千志切。

鼻䄐

揚雄反離騷云。有周氏之嬋嫣兮。或鼻䄐於汾隅。

吳旦生曰。汾隅。揚邑也。雄自言系出於周。而食采於揚。故揚雄之揚字。偏旁从才不从木。圖
書寶鑑云。宋高宗朝。揚補之字無咎。祖漢子雲。其書从才不从木。資暇集云。揚州者。以風俗輕揚。故
號其州。今作楊柳之楊。謬也。復齋漫錄云。注。鼻。始也。未盡其義。揚雄方言。獸之初生謂之鼻。人
之初生謂之首。梁益之間。謂鼻爲初。或謂之祖。故鼻祖之義如此。野客叢書云。考方言。則鼻
與祖。皆始之別名。以鼻祖爲始祖。未是。余按人受形於胎。必自鼻始。故寫照先畫鼻。此其義
也。說文。今俗以始生子爲鼻子。卽始祖爲鼻祖亦可。蘇東坡詩。千年鼻祖守關門。黃山谷詩。
鼻祖以來傳父兄。金人劉無黨詩。晚喜宗盟同鼻祖。閻子秀詩。衣冠鼻祖傳。嘉靖中。王元美錦
雞賦。有鳥於此。鼻祖鷟鸑。天啓中。尹子求詩。鬼實蠻鼻祖。說文。皇从自。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
也。自讀若鼻。又云。辠从辛。从自。言辠人蹙鼻若辛也。秦以辠字似皇字。故特改爲罪字。昔人以鼻祖對耳孫。按惠
帝紀。應劭注云。耳孫。元孫之子也。言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爾。然觀晉灼云。耳孫。元孫之曾
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云。耳音仍。爾雅。曾孫之子爲元孫。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
爲晜孫。晜孫之子爲仍孫。從己而數。是爲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又考
之釋名云。子。孶也。相生蕃孶也。孫。遜也。遜遁在後生也。曾孫義如曾祖也。前云曾祖。從下推上。
祖位轉增益也。元孫。元。懸也。上懸於高祖。最在下也。元孫之子曰來孫。此在無服之外。其意疏

遠。呼之乃來也。來孫之子曰昆孫。昆。貫也。恩情轉遠。以禮貫連之也。昆孫之子曰仍孫。以禮仍有之耳。恩意實遠也。仍孫之子曰雲孫。言去己遠。如浮雲也。

歷代詩話 丙集

賦 六卷



目次

歷代詩話卷十三 丙集一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賦 卷上之上

神女

西谿叢語曰。昔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上。見雲氣之異。問宋玉。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與神女遇。玉爲高唐之賦。先王謂懷王也。宋玉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王。王令玉言其狀。使爲神女賦。後人遂云襄王夢神女。非也。古樂府有之。本自巫山來。無人覩容色。惟有楚懷王。曾言夢相識。李義山亦云。襄王枕上元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今文選本。玉、王字差誤。

吳旦生曰。姚令威以玉、王兩字。誤在一點。余取神女賦本再四讀過。深服其言。後又得沈存中而暢明之。喜躍欲狂。筆談云。神女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憙。見一婦人。狀甚奇異。玉曰。狀何如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瓌姿瑋態。不可勝讚。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以文考之。所云茂矣至不可勝讚云云。

皆王之言也。宋玉稱歎之可也。不當卻云。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又曰。明日以白玉。人君與其臣語。不當稱白。又其賦曰。他人莫覩。玉覽其狀。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若宋玉代王賦之。若玉之自言者。則不當自云他人莫覩。玉覽其狀。既稱玉覽其狀。卽是宋玉之言也。又不知稱余者誰也。以此考之。則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與玉字。誤書之耳。前日夢神女者。懷王也。其夜夢神女者。宋玉也。襄王無與焉。從來枉受其名耳。據姚與沈之言。則唐人詩。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雲雨無情難管領。任他別嫁楚襄王。料得也應憐宋玉。只因無奈楚襄王。今來雲雨知何處。重上襄王玳瑁筵。皆是囈語矣。詞家能正其謬。盡如古樂府作楚懷王。而以爲不成佳話。我不信也。漫叟詩話云。濠州西有高唐館。俗以爲楚之高唐也。閻欽愛題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李和風亦題云。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蓋並其地而誤稱之。流俗眞可笑。

露葵

宋玉諷賦。烹露葵之羹。

吳旦生曰。爾雅翼云。古者。葵稱露葵。又終葵一名繁露。今摘葵必待露解。語曰。觸露不掐葵。

日中不翦韭。各有宜也。曹植七啓。霜蓄露葵。潘岳閒居賦。綠葵含露。皆指此。顏氏家訓云。梁世有蔡朗。父諱莼。遂呼蓴菜爲露葵。此眞不涉學之故也。如王維詩。松下淸齋折露葵。亦謂是帶露之葵。若指蓴菜。則豈輞川所有哉。
按魯頌。薄采其茆。注云。茆。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蓴菜者也。馬融傳云。鳧葵。葉圓似蓴。生水中。一名水葵。此別一種。不可引以證露葵。
唐詩。幾日相離別。門前生穭葵。注云。穭葵。草名。余按穭字有義。漢武帝紀。野穀旅生曰穭米。唐書。開元十九年。揚州奏穭生稻二百一十五頃。唐代宗。盩厔生穭麥。楊升庵云。野稻不種而生曰穭。刈稻明年復生曰秜。

空穴

宋玉風賦。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
吳旦生曰。莊子。空閱來風。桐乳致巢。司馬彪注云。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一作空門。又作空閣。謂風自空生。今之危閣類然也。余以此皆由於穴通爲閱。而閣又閱之譌。書當從空穴。謂門戶之穴也。枳木句曲。不若桐乳爲工。

土囊

宋玉風賦。夫風生於地。起於靑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

吳旦生曰。博物志。風山之首。方高三百里。風穴如電突。深三十里。春風從此而出。荆州記云。宜都佷山縣。山有風穴。口大數尺。名曰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暑月經之。凜然有衣裘想。則是土囊。大穴也。當類此。杜子美詩。會宮憑風迴。岌嶪土囊口。洪方生風賦。風母殪而復生。按劉欣期交州記云。風母出九德縣。似猨。見人若慙。屈頸打殺。得風還活。又十洲記云。炎洲在南海中。上有風生獸。似豹。靑色。狀如狸。以鐵椎鍛其頭。數十下乃死。張其口向風。須臾而起。豈亦其類邪。

胥靡

賈誼鵩鳥賦。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

吳旦生曰。張晏注。傅說被刑。築於傅巖。武丁以爲相。余考楚元王傳。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師古注云。胥。相也。靡。隨也。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也。猶今之役囚徒。以鎖聯綴耳。然則如傳云。傅說胥靡。又如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自昔相沿。皆以爲刑人矣。西齋詩話云。孫僅詩。刑人一旦起幽深。功業煌煌照古今。此乃謬用。蓋當時有胥靡脩築巖道。而說在困

約中。代之以假其賚。是爲胥靡傭賚也。楚辭。說操築於傅巖。朱晦翁云。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以供食也。孔安國亦同此說。合三家之言。謂賢者必不至罹罪耳。吳氏裨傳。蔡氏集傳又謂。說築傅巖之野。乃是以築爲居。猶今言卜築之意。按傅巖在陝州平陸縣北。宋元豐間。於陝建四公堂。謂傅公、召公、姚公、温公也。

按傅說事。綜稽古語。傳譌非一。如觀象賦。傅說登天而乘尾。注云。傅說一星在尾後。乘尾在龍馴之間。莊子云。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則是精之上託天文。因有此星。謬一。司馬彪莊子音義云。傅說生無父母。洪氏注楚辭云。說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爲成人。無少長之漸。則是精之下降。無端而有此人。謬二。古賦有云。傅說奉中閹之祠。注云。傅說一星。在尾北後河中。蓋後宮女巫也。則是以說之賢。乃爲後宮祈子而禱祠之。謬三。鄭樵通志云。謂之傅說者。古有傅母。有保母。傅而說者。謂傅母喜之也。偶商之傅說。與此同音。諸家不審其義。則曰傅騎箕尾。殊不知箕尾專主後宮之事。故有傅說之稱焉。則是辨說之非騎箕。反添出傅母支離之語。謬四。拾遺記云。傅說賃爲赭衣。舂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湯以玉帛。聘爲阿衡。則是以聘伊尹事而混二十世後之高宗。指以爲湯。謬五。

九淵

賈誼弔屈原賦。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

吳旦生曰。師古注。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按淮南子有九璇之淵。許叔重云。至深也。

列子黃帝篇云。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汎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

淹遲

野客叢書曰。孫仲益謂司馬相如上林賦。蓋令尙書給筆札。一日而就。非二京、三都。覃十年之思。其誇苑囿之大。固無荒怪不經之說。後世學者。往往讀之不通。尋繹師古音義。從老先生叩問。累數日而後曉焉。僕謂相如此賦。決非一日所能辦者。其運思緝工。亦已久矣。及是召見。因以發揮。不然。何以不俟上命。遽曰請爲天子游獵之賦。是知此賦已平時製下。而非一日倉卒所能爲者。

吳旦生曰。漢書。枚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漢武故事云。上自作賦。初不留思。相如造文遲。彌時而後成。嘗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觀此。則制作淹遲。首尾温麗。固有愈於疾行無善迹矣。聞其作賦時。把筆齧之。似魚

含毫。故曰。相如含筆而腐毫。未聞有一日而就之說也。西京雜記云。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躍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卽考之本傳。但云武帝令尙書給筆札。乃成賦奏之。又豈云一日而就哉。焦弱侯云。相如遊梁時。嘗著子虛賦。爲武帝所善。尋著天子遊獵賦。復借子虛三人之詞。以明天子之意。故亦名子虛賦。賦中敍上林。故一名上林賦。其實一也。文選截爲二篇。以前敍齊、楚者。爲子虛賦。亡是公听然而笑以下。爲上林賦。謬哉。

程泰之論上林賦三條。其上篇曰。亡是公者。明無是人也。旣無此人。則凡所賦之語。何往不爲烏有也。知其烏有。而以實錄之。故所向駮礙。上林本始皇阨隘先王之宮。而大加創治。開宮館二百七十。複甬相連。而又表南山以爲闕。立石朐山以爲東門。其意若曰。闕不足爲也。南山吾闕也。門不足立也。朐山吾門也。此固武帝之所師也。所師在是。諫無自而入。故相如始而置辭。包四海而入之苑內。夸張飛動。意若從諛。故揚雄指之爲勸也。夫旣勸之以中帝欲。帝將欣欣樂聽。而後徐徐諷諭。以爲苑囿之樂有極。而宇宙之大無窮。則諷或可入也。夫諷旣不爲正諫。凡其所勸。不容不出於寓言。此子虛、烏有、亡是所以立也。其中篇曰。左蒼梧。右西極。日出東沼。入乎西陂。此賦上林所抵也。數百里間。其能出沒日月於東西乎。又曰。其南則隆冬躍

波。其北則盛夏含凍。信斯言也。必縮地南北。而始有此。讀者不思。故主文譎諫之義。晦於不傳耳。其曰八水分流。則長安實有此水。不爲寓言。然而上林東境。極乎宜春。下苑卽曲江也。曲江僅得分滻爲派。而滻、灞合會之地。已在宜春之北。則其地出上林之外矣。然則雖實有之水。亦不能確。況紫淵丹水。欲傅會而强求乎。其下篇曰。古惟揚雄。能知此意。故校獵之賦曰。禦自汧渭。經營豐鎬。此則命其實矣。至於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則關中豈能辨此也。又曰。虎路三嵕。圍經百里。此則可得而有也。至謂正南極海。邪界虞淵。此又豈關境所能包絡哉。雄之意正倣相如。諷勸相參。不皆執實。兩賦一意也。說者不知出此。乃從地望、土毛。枚舉細較。是癡人說夢也。楊升庵云。觀莊子。魏罃將伐齊。華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右角。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東坡云。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幾於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自託於放蕩之言。而可止荒主長夜之飲。世未有識其趣者。長卿上林之賦。意實若此。能通莊氏之寓言。兼戰國之游說。而後可得其旨也。長卿去戰國未遠。其談鋒與策士相似。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是或一道也。故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旨。惟揚子校獵得之。

雲夢

司馬相如子虛賦。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

吳旦生曰。洪容齋謂雲也、夢也。各爲一處。禹貢。雲土夢作乂。注云。在江南。左傳。鄖夫人棄子文於夢中。注云。夢。澤名。在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楚子田江南之夢。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楚子濟江。入於雲中。注。入雲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然則雲在江之北。夢在其南也。楊升庵謂。有南夢、有北夢。五代孫光憲號北夢。本此。余觀書疏正義云。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定四年左傳稱。楚昭王寢於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也。郭璞、杜預、錢希言以岳陽巴丘湖爲楚之雲夢。誤矣。容齋引據爲確。雖光憲所著有北夢瑣言。未足證。

葴菥薛蘋

相如子虛賦。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蘋。

吳旦生曰。爾雅。葴。音針。馬藍染草也。卽今大葉冬藍爲澱者是。月令。仲夏令民無艾藍以染。鄭氏云。爲傷長氣。夏小正。五月蓄蘭。灌沐藍蓼。灌。澆灌也。沐。剝沐也。張揖注。菥。音斯。似燕麥。卽今所用作蓆者。太平御覽載古歌云。田中菟絲。何嘗可絡。道邊燕

麥。何嘗可稷。古樂府又作道旁兔絲。田中燕麥。北史邢卲傳云。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唐劉夢得再遊玄都觀詩序云。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爾雅。蕍。兔葵。蘥。雀麥。郭璞注云。頗似葵而葉小。狀如藜。雀麥即燕麥。有毛。海錄碎事云。兔葵。苗如龍芮。花白莖紫。燕麥草似麥。亦曰雀麥。

說文。薛。草也。私列切。六韜。莎薛簦笠。謂以莎草爲雨衣也。荀子王制篇。棲遲薛越之中野。薠音煩。九歌。登白薠兮騁望。注云。薠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似莎而大。鴈所食也。說文。青薠似莎者。

菴

司馬相如子虛賦。菴䕡軒于。

吳旦生曰。注。菴䕡。蒿也。余觀廣韻云。菴。菴䕡果。又菴羅果也。楞嚴經。阿那律見閻浮提。如觀掌中菴摩羅果。維摩經菴羅園關義云。菴羅是果樹之名。其果似桃。或云似柰。沈炯詩。鷲嶺三層塔。菴園一講堂。一統志云。真臘國出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交趾出菴羅果。俗名香蓋。乃果中極品。實似北梨。四五月熟。食物本草云。菴羅果即餘甘子也。則是菴䕡即菴羅。當是果類。非蒿也。

菴或作庵。一从艸。一从广。據黃山谷云。今俗書庵字。旣於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从广。三國志焦先傳。居蝸牛廬中。意是今菴也。後漢皇甫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中兵。會大疫。親入菴廬巡視。卽用此菴字。然按廣雅。庵。廎舍也。集韻。圜屋曰庵。釋名。草圓屋謂之庵。庵。奄也。所以自覆奄也。則菴之作庵。當無二義。漁隱叢話云。漢史從省文。借用爲字。故作菴字。楊升菴云。古篆有作葊者。又止借弇者。石鼓文作䆁有。元人止菴印章作盦。

萃蔡

司馬相如子虛賦。翕呷萃蔡。

吳旦生曰。注。萃蔡。衣聲也。漢書亦作萃蔡。萃音翠。嵇康琴賦。新衣翠粲。李周翰注。翠粲。鮮色。李善注引子虛賦。作翕呷翠粲。則知古以鮮明爲翠。蘇東坡牡丹詩。一朵妖紅翠欲流。陸放翁不曉翠欲流爲何語。及過成都。有大署市肆曰。郭家鮮翠紅紫鋪。問士人。乃知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一作綷縩。潘岳籍田賦。綃紈綷縩。一作綷縩。班婕妤自悼賦。紛綷縩兮紈素聲。陸士衡百年歌。羅衣綷粲金翠華。李長吉神絃曲。花裙綷縩步秋塵。蘇子瞻嶺下詩。牛馬汗淋漓。綺紈聲綷縩。倪雲林詩。貪看飛裙舞綷縩。遙憐風馭散繽紛。劉伯溫詩。瓊佩綷縩雲㶿㶿。又作䌨縩。

太湖

司馬相如上林賦。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逶迤。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又云。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

吳旦生曰。李善注。太湖。所謂震澤。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㴋。灌三江而漰沛。墨子云。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於震澤。後爲北江。而入於海。沈存中謂此皆未詳考地理也。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數千里。中間隔泰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江漢至五湖自隔山。其末乃遶出五湖之下流。徑入於海。何緣入於五湖。淮汝徑自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云。彭蠡旣豬。陽鳥攸居。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以對言。則彭蠡。水之所豬。三江。水之所入於震澤也。震澤上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爲三江者。蓋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爲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此水之理也。

張勃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三萬六千頃。故以五湖名。義興記。太湖。射湖。貴湖。陽湖。洮湖。爲五湖。酈道元水經注。長塘湖。射貴湖。上湖。滆湖。太湖。爲五湖。韋昭

謂胥湖。蠡湖。洮湖。陽湖。太湖。爲五湖。史記正義。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爲五湖。虞翻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谿。西通宜興荊谿。北通晉陵滆湖。西南連嘉興韭谿。凡五道。故謂之五湖。當以虞說爲正。

鮔　鰽

司馬相如上林賦。鮔鰽漸離。

吳旦生曰。鮔鰽一作鮔鱒。李奇云。周洛曰鮪。蜀曰鮔鰽。音亘孟。出鞏山穴中。三月遡河上。能度龍門之限。則得爲龍矣。爾雅。鮪。鱣屬。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鮛鮪。詩義疏云。鱣。江東呼爲黃魚。亦曰王魚。按此一類。皆得度龍門。

漸離注未詳。楊升菴云。說文有螹胡。螹字同。但此敘水族。彼言陸產。不同耳。或者水獸形似螹胡。名爲螹離也。余以此說未安。考漸離亦魚名。

禺　禺

司馬相如上林賦。禺禺魼鰨。

吳旦生曰。禺音隅。又音顒。郭璞云。禺禺魚。皮有毛。黃地黑文。說文。鰅。魚名。皮有文。出樂浪東。神爵四年。初捕收輸。考工記。周成王時。揚州獻鰅。

注。鰨。鯢魚也。按周書王會云。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爾雅注云。鯢魚似鮎。四脚。前似獼猴。後似狗。聲如小兒啼。大者長八九尺。水經注云。鯢魚聲如小兒。有四足。形如鱧。出伊水。史記謂之人魚。秦始皇葬驪山。以其膏爲燭。

別隝

司馬相如上林賦。阜陵別隝。

吳旦生曰。隝與島同。漢書。橫雖雄才。伏於海隝。張衡西京賦。長風激於別隝。古本作隝。文選俗本改作島字耳。

釋名。海中可居者曰島。島。到也。人所奔到也。亦言鳥也。物所赴如鳥之下也。

角端

司馬相如上林賦。其獸則麒麟角端。

吳旦生曰。說文。角端狀似豕。善爲弓。出胡休多國。郭璞云。角端。音端。似豬。角在鼻上。詩疏云。角端有肉。漢書音義云。角端似牛。可爲弓。李陵遺蘇武角端弓。晉書。角端掩月。宋書。角端。鹿形馬尾。綠色獨角。明君聖主在位。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元史。太祖提兵回回國。追至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高至數丈。鹿形馬尾。綠毛而角。能爲人言。謂之曰。此

非帝世界。宜早還。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端。乃旄星之精。日行萬八千里。是惡殺之象。上天遣以告陛下。且此獸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卽日班師。至正庚寅。江浙鄉試。出角端爲賦題。

盧橘

唐子西李氏山園記曰。枇杷盧橘。一物也。而上林賦。盧橘夏熟。黃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則以一物爲二物矣。

吳旦生曰。東坡同劉景文賞枇杷詩。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又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微黃尙帶酸。二詩與子西同失。故張嘉甫問盧橘是何種果類。坡曰。枇杷是矣。事見上林賦。嘉甫曰。若盧橘果是枇杷。則賦中不應四句重用。輟耕錄亦言盧橘與枇杷並列。則盧橘非枇杷明矣。

花木志云。給客橙出蜀土。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或如彈圓。或如拳。通歲食之。名盧橘。意橙橘惟熟於冬。而盧橘夏亦熟。故舉以爲重。唐三體詩裴庾注云。廣州記。盧橘皮厚。大如柑。酢多。至夏熟。土人呼爲壺橘。又曰盧橘。說文引伊尹書云。箕山之東。靑鳧之所有。盧橘常夏熟。然則稱之盧者。其義何居。按藝苑雌黃引山谷云。蘷湘間。有一種色黑而夏熟者。疑其爲盧橘。復齋漫錄引張勃吳錄云。建安郡中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

變靑黑。味尤絕美。據此則所謂盧者。黑色也。

余因考說文。齊謂黑爲黸。字學云。盧。龍都切。黑也。則凡盧爲黑之別名。又不止一端矣。如土黑曰盧。謂盧然解散也。又水黑曰盧。不流曰奴。蓋北方水多黑色。故有盧龍郡。北人謂水爲龍。盧龍卽黑水也。又古劍有沈音湛盧。謂湛湛然黑色也。

華

司馬相如上林賦。華楓枰櫨。

吳旦生曰。漢書師古注。華卽今之皮貼弓者也。大業拾遺記。汾州起汾陽宮。宮南多平林。率是大樺木。高百餘尺。從行文武。皆剝取皮覆菴舍。隋書。用樺皮蓋屋。本草言堪爲燭。蓋以樺木皮卷之爲燭也。國史補云。宋朝。京師每正旦曉漏以前。宰相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樺燭百炬擁馬。方布象城。謂之火城。白樂天詩。風燭樺煙香。元微之詩。樺燭燄高黃耳吠。蘇東坡詩。送客林間樺燭香。陸放翁詩。江月亭前樺燭香。崇禎中錢牧齋詩。樺燭燒殘覆舊棋。

芔

司馬相如上林賦。紛溶萷蔘。猗狔從風。瀏莅芔歙。

吳旦生曰。石鼓文作𦬸。今省寫作芔。方言。芔。莽草也。東越揚州之間曰芔。南楚曰莽。郭璞解

云。芔。凶位反。上林賦後又云。芔然興道而遷義。注。芔。許屈切。猶勃然也。文選五臣本。改芔歙作卉歙。則相如數語。皆言草木從風之狀。若云卉歙。復成何義。因見詩話云。相如長門賦。列丰茸之游樹。謝靈運詩。升長皆丰茸。則紛溶、丰茸一也。杜子美詩。巫山巫峽氣蕭森。則箾蔘、蕭森一也。毛詩。猗儺其枝。楚辭。紛旖旎乎都房。阮籍詩。猗靡情歡愛。則猗狔也。猗儺也。旖旎也。猗靡也。一也。陶弘景詩。悽切嘹唳傷夜情。趙彥昭詩。流麗鳴春鳥。則瀏莅與嘹唳及流麗一也。杜子美詩。秋風欻吸吹南國。則芔歙與欻吸一也。

飛蝠

司馬相如上林賦。蜼玃飛蠝。

吳旦生曰。注。蜼與玃似猴。蠝。鼺鼠也。西谿叢語云。史記作鸓。漢書作蠝。郭璞音誄。神農本草作鼺鼠。音纍。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飛。爾雅。鼺鼠一名夷由。郭璞云。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翅尾項脇毛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喙頷雜白。脚短。爪長。尾三尺許。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火煙。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陶隱居。鼺是鼺鼠。一名飛生。產婦持之易生。

埤雅云。鼺鼠或謂之飛生。一名飛蠝。音雷。荀子。鼺鼠五技而窮。卽此是也。野客叢書云。此蠝

蛄。非鼠也。按本草謂。荀子。䶄鼠爲螻蛄。一名碩鼠。易。晉如碩鼠。孔穎達正義引蔡邕勸學篇云。碩鼠五能。不成一技。注云。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藏身。能走不能先人。荀子。䶄鼠五技而窮。並爲螻蛄也。而魏詩碩鼠刺重斂傳注。皆謂大鼠。則爾雅所謂碩鼠。關中呼爲䶂鼠。陸機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木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然則螻蛄與此鼠同名碩鼠。皆有五技。但螻蛄技窮。而此鼠技不窮故耳。

倦谻

司馬相如上林賦。與其窮極倦谻。

吳旦生曰。釋云。倦谻。疲𤺺也。方言云。[illegible]。倦也。丁度謂字或作谻。集韻二十陌。有谻字。與劇同音。子虛賦。徼谻受詘。謂以力相蹻角。徼其極而受屈也。按說文。从谷从丮。作谻字。丮。已逆切。持也。象手也。集韻云。隸變爲丸。執孰等丸。恐筑之丮。皆从丮。俗書與丸無別。谻。渴極切。丮。極虐切。聲相近。

司馬相如傳。病稱疲谻。注。谻音極。晉人帖中。有新沐甚極。又體中小極。極一作谻。倦也。楬

升菴云。爾雅。谻音劇。說文作甄。春秋外傳作𤺋。又作像。音義並同。余按方言。𤺋、谻。倦也。郭璞解云。今江東呼極為𤺋。音劇。又𤺋。極也。璞解云。戶畏反。江東呼極為𤺋。倦聲之轉也。

卹削

司馬相如上林賦。曳獨繭之褕袣。眇閻易以卹削。

吳旦生曰。注。眇。閻行貌。易。迴轉貌。卹削。言伎人如刻畫作也。此指人而言。余謂卽上所云靚妝刻飾也。當指衣而言。蓋一繭之絲。製為襜褕。而閻易者。衣長大貌。漢書文選作卹削。史記作戍削。言其衣如刻畫作之也。觀揚雄云。裼衣戍削。注言衣之美也。其義益明。

歷代詩話卷十四 丙集二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賦 卷上之中

鳧藻

班彪冀州賦。感鳧藻以進樂。

吳旦生曰。光武時。上疏云。將帥和睦。士卒鳧藻。注。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桓帝時。上議云。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注。周武王之旅。鳧得水藻。言喜悅也。則知漢時自有此語耳。梁簡文玄圃頌序云。鳧輿藻抃。獨瑩心靈。顏延年秋胡詩云。捨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

奚斯

班固兩都賦序云。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

吳旦生曰。魯頌閟宮之詩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注謂。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鄭箋謂。奚斯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則知作姜嫄之廟者。奚斯矣。子夏序云。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則知作閟宮之頌者。史克矣。班氏誤以魯頌爲奚斯所作爾。如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其首云。恭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謂僖公使奚斯新姜嫄之廟於前。故恭王得因其基而立靈光殿。此語可通。至於下云。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則亦與班氏所言同誤。

按毛、鄭未行之前。揚子法言云。正考甫嘗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宋克注謂。奚斯慕考甫而作魯頌。司馬温公注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閟宮之詩。故云。又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脩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云。韓詩章句美襄公。樂記。温良而能斷者。宜歌商。鄭康成注謂。商。宋詩。蓋本韓詩之說也。然考之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此非在襄公之前乎。左傳。正考甫佐戴武宣。曹氏曰。自戴公至襄公。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甫既佐戴公。而能至襄公之時作頌乎。後漢曹褒云。奚斯頌魯。考甫詠商。注引薛君韓詩傳曰。是詩公子奚斯所作。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宋鮑昭河清頌云。藻彼歌頌。則奚斯之徒。蓋其承譌已久。

堿平

班固西都賦。於是左堿右平。

吳旦生曰。注。堿。階級也。右乘車上。故使平。左人上。故爲級。摯虞決疑要注云。凡大殿乃有

陛。堂則有階無陛也。左墄右平。平者。以文甎相亞次。墄者。爲階級也。九錫之禮。納陛以登。謂受此陛以上。然此僅釋其字。而不知左右之別。固有深義也。蓋古者以西爲尊。左、東也。右、西也。東則爲墄。若世所謂澀道。乃羣臣所由登降之階。西則爲平。羣臣不敢升自西階。故不爲墄。正所以尊西也。如王者之廟。太祖坐西。三昭坐北而面南。三穆坐南而面北。所以尊祖於西也。故謂正太祖東向之位也。又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所以尊賓於西也。故謂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位。乃客不敢自西階。欲隨主而東。主人辭。而客始西階升也。

觚稜金爵

班固西都賦。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

吳旦生曰。儀禮。媵觚於賓。又云。小臣請媵爵。蓋古者獻以爵。酬以觚也。博古圖。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說文。觴受二升者謂之觚。按腹之四稜。削之可以爲圜。故漢書曰。破觚爲圜也。足之四稜。漢宮鳳闕取其制。以爲角隅安獸處。然則觚、爵皆酒器。而其後借觚爲闕角之稱。蓋取其有四稜也。

王直方詩話載。宋秦少游嘗晚出右掖門。有詩云。金爵觚稜轉夕暉。飄飄宮葉墮秋衣。出門塵漲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識者以爲少游作一黃門校勘。而衒耀如此。必不遠到。余觀此後

入詠者不一。如蘇子瞻上元詩。璧月挂罘罳。珠星照觚稜。王子端詩。回首觚稜雲氣隔。六年侍從小臣心。李長源詩。長樂觚稜青似染。建章馳道直於絃。元遺山詩。但見觚稜上金爵。豈知荊棘臥銅駝。又過晉陽詩。東望蒼龍西白虎。金爵觚稜上雲雨。迺易之雪霽詩。風迴闕角瑤華亂。冰溜觚稜玉筯懸。馬虛中積雪詩。涷雲晴已散。濛密聚觚稜。又淸遊詩。觚稜轉影日過午。鶗鴂不鳴春滿山。貢仲章元眞宮詩。觚稜生曉煙。元風淩紫虛。杜瑛弔故宮詩。月上觚稜椒壁涇。飢烏啄碎琅玕石。劉彥禹早朝詩。紫禁觚稜曙色微。五更三點聽朝雞。揭孟同登琉璃塔詩。罘罳映落花。觚稜卻飛鳥。孫仲衍南京行云。卻日觚稜駕寥廓。行空複道倚箕尾。注。金爵。鳳也。余觀說文。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宋符瑞志。鳳皇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則愈知金爵之爲鳳矣。

白閒

班固西都賦。招白閒。下雙鵠。投文竿。出比目。吳旦生曰。太平御覽引風俗通云。白閒。古弓名也。白閒與文竿作對。當是弓弩之屬。文選作白鷴。劉良注。白鷴雙鵠。皆鳥也。甚誤。

潘岳射雉賦。捧黃閒以密彀。注。黃閒。弩名。劉劭賦曰。器用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閒。

予樂

班固東都賦。揚世廟。正予樂。

吳旦生曰。東漢明帝分樂爲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鄉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按是時依讖文。改樂爲大予。李善注。亦謂大予。自五臣解爲正樂。妄改予字作雅。今行本遂作正雅樂。誤。

太牢

班固東都賦。嘉珍御。太牢饗。

吳旦生曰。注。牛曰太牢。饗。享羣臣也。世多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故唐人戲以太牢呼牛僧孺。少牢呼楊虞卿。而不知其失攷也。按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特豕。又曰特羊。周禮疏曰。齋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謂牛羊豕具爲一牢。漢禮儀志。皇后以中牢羊豕祭蠶神苑窳。據此。則所謂太牢者。迺牛羊豕具也。所謂少牢者。迺去牛。惟用羊豕也。豈得以習俗傳譌之語。漫爲注脚哉。嘉祐雜志載。常禹錫判太僕。供祫祭太牢。祗供特牛。而不供羊豕。正徇俗之過。

班固幽通賦。鱻生民之晦在。

吳旦生曰。說文。鱻。新魚精也。从三魚。不變魚。徐鍇曰。三。衆也。衆而不變。是鱻也。相然切。元包。☲☲大有。㬆宀宀。音綿。彡音衫 鱻鱻。音鮮。䀠音懼 𤇾音瑩 于頁。音頡。晶灼于天。周禮𩻷人。辨魚物爲鱻薧以共王膳羞。注云。生肉曰鱻。乾肉曰薧。張衡南都賦。黃稻鱻魚。郭璞江賦。食惟蔬鱻。余按已上鱻字。音義皆作新鮮之鮮。叶平聲。孟堅賦鱻字。音義是作鮮少之鮮。叶上聲。今五臣本妄改鱻作鮮。則嚼蠟矣。當從古本鱻字爲正。

慶

班固幽通賦。恐魍魎之責景兮。慶未得其云已。

吳旦生曰。漢書音義云。慶音羌。班氏漢書有直作羌字者。故此賦文選本亦改慶作羌字矣。揚雄反離騷云。慶夭顇而喪榮。注。慶。辭也。屈原離騷云。羌中道而改路。注。羌。楚人發語辭。據此。則二字音義皆同。蓋慶字卽羌字也。小雅。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慶。虛羊反。與章叶。揚子太玄。凡用慶字。皆與陽韻叶。又甘泉賦。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彊度。李長吉樂府。天高慶。蓋用此。

黃震云。易經。必有餘慶。慶當作平聲。與下文殃字協韻。上文乃終有慶。亦與應地無疆平聲相

協。暌卦。志行也。往有慶也。亦協韻。益卦。其道大光。中正有慶。亦協韻。他如井困豐兌。凡易中慶字。無不與平聲協韻者。

夔魖獝狂

揚雄甘泉賦。梢夔魖而抶獝狂。

吳旦生曰。注夔。按漢書注及文選注。皆云木石之怪曰夔。如龍有角。人面。魖。耗鬼也。東京賦注亦分注。似是二物。詞林海錯疑衍魖字。魖。耗鬼也。獝狂。亦惡鬼也。按詞林海錯云。夔魖。木石之怪。埤蒼云。獝狂。無頭鬼。因觀張衡東京賦。捎魑魅。斮獝狂。斬蜲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爲之震慴。況鬾蜮與畢方。此一段離奇光怪。才氣橫溢。而陳氏謂漫及大儺。無關鉅典。亦拘虛之見也。魑魅。山澤之神。蜲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之神。耕父、女魃。皆旱鬼。罔象。亦木石之怪。野仲、游光。兄弟八人。恆在人間作怪害者。鬾蜮。小鬼。畢方。老鬼。

旄

揚雄甘泉賦。流星旄以電爥兮。咸翠蓋而鸞旗。

吳旦生曰。周禮王會。星施者珥旄。鄭玄云。可以爲旌旗也。補曰。旄以旄牛尾。山海經。潘侯山

有獸。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注云。背膝及胡尾。皆有長毛。爾雅。犣牛。旄牛也。顏師古云。今謂犏牛。一統志。臨洮出犛牛。尾爲旌旄。後漢書。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其毛可以爲旄。荀子。西海文旄。

新荑幷閭

揚雄甘泉賦。平原唐其壇漫兮。列新荑於林薄。攢幷閭與茇葀兮。紛被麗其亡鄂。吳旦生曰。注。新荑。香草也。按古本作新雉。五臣本改作新荑。然新雉卽新荑。一作辛夷。其爲樹甚大。非香草也。韓退之感春詩。辛夷花高最先開。洪慶善注云。辛夷。高數丈。江南地煖。三月開。北方地寒。四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江南人呼爲迎春。漁隱叢話謂是兩種。木筆色紫。迎春色白。木筆叢生。二月方開。迎春高樹。立春已開。然則所云辛夷者。乃此花耳。又名女郎花。陸放翁有辛夷花詩。粲粲女郎花。忽滿庭前枝。注。幷閭。其葉隨時改。政平則平。政不平則傾也。師古云。如所說。自是平慮耳。白虎通云。王者使賢不肖位不相喩。則平露生庭。狀如蓋。政平則正。不平則傾。一名平慮。按吳歸命侯天紀三年。有蕒菜生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按圖名蕒菜作平慮草。以吳平爲平慮郎。銀章靑綬。據此。則爲嘉瑞矣。然余觀晉安帝義

熙二年。有苦蕒菜生揚州營士陳蓋家。莖高四尺六寸。廣二尺二寸。是後歲多征伐。人民疾苦。故苦買者。買苦也。唐中宗景龍二年。岐州王上賓家有苦蕒菜。高三尺餘。上廣尺餘。厚二分。蓋蕒菜即苦蕒。今俗呼爲苦蕒者是也。然則此種豈是嘉生。而子雲以之頌禱甘泉邪。

玉樹

野客叢書曰。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葱。顏師古注。玉樹。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向注文選亦謂。武帝植玉樹於此宮。以碧玉爲葉。按三輔黃圖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記云。耆老相傳。咸謂此樹即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葱者也。又觀隋唐嘉話、國史纂異、長安記、聞見錄等雜書。皆言漢宮以槐爲玉樹。因知晉人所謂芝蘭玉樹者。指此物也。師古與向之注甚謬。

吳旦生曰。王褒雲陽宮記。甘泉宮北有槐樹。今爲玉槐樹。與三輔黃圖所載同。紀少瑜詩。玉樹起千層。曹植詩。綠蘿緣玉樹。余以爲皆拘說也。按漢武內傳云。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爲甲帳。其次爲乙帳。甲以居神。乙上自御之。前庭植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此武帝事也。至成帝。爲趙飛燕無子。往祀甘泉宮。雄待詔承明之庭。奏此賦。因引武帝之所居神者。以形容成帝之祀事。亦無不可。而師古與向之注未爲失也。況賦云。翠玉樹之青葱兮。璧

馬犀之璘瑀。注。翠。碧也。則以碧玉爲葉。與璧作馬犀爲飾者同。卽觀下句可見。而翠與璧正是以實字作虛字用法。

伽

揚雄蜀都賦。盛冬育筍。舊菜增伽。

吳旦生曰。章樵注。伽。古茄字。酉陽雜俎云。茄字革遐反。今呼伽。未知所自。因下食有茄子數蔕。問張周封故事。張云。一名落蘇。事具食療本草。湘煙錄載馮元成曰。小菰。卽茄名也。見晉先蠶儀注。余按晉先蠶儀注云。車駕住。吹小菰。發。吹大菰。菰卽笳也。蓋此之所謂笳者。乃鳴笳疊鼓之笳。羌人捲蘆葉吹之。以作樂也。詳於戊集謝詩中。故字首从竹。不从艸。豈謂茄子哉。酉陽不審茄之爲伽。湘煙誤載笳之爲茄。皆欲噴飯。

大業拾遺錄云。四年。改茄子爲崑崙紫瓜。酉陽雜俎云。錢王有子跛足。以聲相近。故止呼落蘇。

風簫

王褒洞簫賦。風洪洞而不絕兮。優嬈嬈以婆娑。

吳旦生曰。李周翰注。洪洞。相連貌。風吹其聲。相連不絕也。按范傳正省試風過竹賦。段柯古引荀子云。如風過簫。忽然已化。義同草上之風必偃。及讀淮南子云。若風之過簫也。忽然感

之。可以淸濁應矣。高誘注云。淸商濁宮也。乃知爲从竹之簫。非蕭艾之蕭也。援此證王賦。更佳。李君實云。洞簫卽今短簫。獨管所裁者。若蕭史弄玉吹以引鳳者。乃古編簫。形如鳳翼。按誠齋雜記云。宣王之末。史籍散亂。蕭仙能文。著本末以備史之不及。人以史稱之。實無名也。

首陽

杜篤首陽山賦。厥胤孤竹。作藩北湄。少名叔齊。長曰伯夷。

吳旦生曰。莊綽雞肋編謂。太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論語音注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諡也。吾衍閒居錄云。孤竹君姓墨。音眉。名台。音怡。初見孔叢子注。中子名伯遼。見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陶南村謂。若如吾說。則伯夷叔齊。似又是名非諡矣。按今之盧龍。故孤竹也。城西有伯夷叔齊祠。嘉靖中。王世貞奉使過此。爲作弔夷齊辭。然論語注。以蒲阪爲首陽。統志云。首陽在蒲州。卽禹貢雷首山也。石曼卿詩。恥生湯武干戈日。□死唐虞揖讓區。蓋蒲阪。舜都也。又阮瑀弔伯夷云。適彼洛師。瞻彼首陽。敬弔伯夷。則首陽乃在洛陽矣。河南志云。言首陽者五處。未知孰的。

偃蓋

上官遜松賦。莫不對偃蓋以瀟灑。仰仙雲而搖曳。

吳旦生曰。抱朴子。天陵偃蓋之松。大谷倒生之柏。凡此諸木。皆與天齊其長。與地齊其久。玉策云。千載松柏。樹枝葉上杪不長。望如偃蓋。其中有物。如青牛青羊。人服皆萬歲。廣博物志云。鶴千歲。棲於偃蓋松。據此。則偃蓋自是神異之品。杜詩所謂欲存老蓋千年意也。廣志云。松命根遇石則偃。所謂樓松也。恐非。

鐘虡

張衡西京賦。洪鐘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

吳旦生曰。梓人爲筍虡。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簴。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初學記云。鐘磬各有筍虡。寫鳥獸之形。大聲有力者。以爲鐘虡。淸聲無力者。以爲磬虡。漢郊祀志師古注云。虡。神獸名也。縣鐘之木。刻飾爲之。因名曰虡也。平子蓋言虡力猛怒。能勝筍業。而如欲飛馳耳。

班固東都賦。於是發鯨魚。鏗華鐘。薛注云。海中有大魚。曰鯨。海邊又有獸。名蒲牢。蒲牢素畏

鯨。鯨魚擊蒲牢。輒大鳴。凡鐘欲令聲大者。故作蒲牢於上。所以撞之者。爲鯨魚之狀。何晏景福殿賦。華鐘杌其高懸。悍獸仡以儷陳。

井幹

張衡西京賦。井幹疊而百層。吳旦生曰。班固西都賦。攀井幹而未半。按漢書。武帝立井幹樓。高五十丈。又覩鄴中記。魏武於鄴城西北立三臺。中名銅雀臺。南名金虎臺。北名冰井臺。水經注云。銅雀臺高十丈。有屋一百一間。金虎臺高八丈。有屋一百九間。冰井臺亦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五間。左思魏都賦曰。三臺列峙而崢嶸者也。謝朓詩。繐帷飄井幹。注云。銅雀臺一名井幹樓。余按銀牀謂之井幹。其形四角或八角。蓋井上木欄也。其樓若井幹之形。故名。

賦中又云。蔕倒茄於藻井。注。藻井。當棟中交木方爲之。如井幹也。按山節藻梲。蓋藻非特取其文。亦以禳火。今藻井取象於此。風俗通云。殿堂宮室。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草也。所以厭火。與此同義。左思魏都賦。綺井列疏以懸蔕。注。以板爲井形。飾以丹靑如綺也。夢谿筆談云。屋上覆橑。古人謂之綺井。亦曰藻井。又謂之覆海。今謂之鬬八。吳人謂之罳頂。楊升菴云。今俗謂天花板也。

四宮名

張衡西京賦。馺娑駘盪。燾奡桔桀。枍詣承光。睽罛庨豁。

吳旦生曰。注。馺娑、駘盪、枍詣、承光。並臺名。潘岳西征賦。縈馺娑而款駘盪。轥枍詣而轢承光。注。皆臺名。班固西都賦。經駘盪而出馺娑。洞枍詣以與天梁。注又云。馺娑、駘盪、枍詣、承光。四殿名。天梁。宮名。余以爲注家之皆妄。而未審四者皆宮名也。按三輔黃圖云。馺娑宮。馺娑。馬行疾貌。馬行迅疾。一日之間徧宮中。言宮之大也。說文。馺。馬行相及也。方言。馺。馬馳也。郭璞云。馺。索答反。娑字有兩音。一叶素可反。徐陵云。陪遊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是也。一叶先河反。揚雄羽獵賦。神明馺娑。漸臺太液。是也。

三輔黃圖云。駘盪宮。春時景物駘蕩。滿宮中也。江總詩。春心旣駘盪。謝朓詩。春物方駘盪。注云。駘盪。猶施散也。李君實云。駘蕩狀其緩行。以徇景物之華。鸑鷟狀其促轡。以遡道里之賒。悉倚馬命名。奇甚。

金壺字考云。駘音待。

三輔黃圖云。枍詣宮。枍詣。木名。宮中美木茂盛也。詞林海錯。一作枍栺。枍音翳。楊升菴云。枍詣殿。漢本楱楂殿。蓋二木所構。因以爲名。如長楊五柞之例。枍詣。文選假借字耳。爾雅注引齊諺。上山斫檀。楱楂先彈。二木與檀相似也。

漢宮闕名載。長安有承光宮。漢書本傳云。順帝擢种暠。監太子於承光宮。

邪嬴

張衡西京賦。何必昏於作勞。邪嬴優而足恃。

吳旦生曰。言市販之人。不必勉於作勞。其邪僞之利。自饒而足恃也。杜子美述古云。所務穀爲本。邪嬴無乃勞。蓋本此。一作嬴。一作羸。非是。殊不知嬴之爲言。利也。

九百

張衡西京賦。匪惟翫好。迺有祕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

吳旦生曰。五臣注。小說。醫巫厭祝之術。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舉大數也。蘇東坡作艾子有云。彭祖八百歲。其婦哭之。以九百者尚在也。李方叔謂。俗以憨癡駱駝爲九百。豈可筆之文字間。坡因舉西京賦及注語以告之。方叔後讀文選。見其注。始歎坡之精通。陳后山云。世人以癡爲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朱彧云。青州王大夫爲俚詞。獻其季父爲青椽者。他日。見其子謝之。其子曰。大人九百亂道。玷瀆高明。蓋精神不足爲九百。豈以一千即足數耶。汪司業云。九百。草書喬字也。虞初。洛陽人。明醫術。事漢武帝。時乘馬衣黃衣。號黃衣使者。其說亦號九百。以其能通小說家書也。方萬里輓王防禦云。温飽逍遙八十餘。稗官原是漢虞初。世間怪事皆能說。天下鴻儒

有不如。聳動九重三寸舌。貫穿千古五車書。哀江南賦箋成傳。從此章編鎖蠹魚。蓋防禦在宋。亦以說書供奉得官耳。

度曲

張衡西京賦。度曲末終。雲起雪飛。

吳旦生曰。李善注引漢書。元帝自度曲。臣瓚云。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此音義引以注西京賦。極確。而瓚以此注漢元帝贊。則失之矣。按度之音義有二。其一。度。徒故切。乃度次之度。謂歌曲也。如宋玉笛賦。度曲羊腸。杜甫泛江詩。翠眉縈度曲。與此度字同。故謂注西京賦極確。其一。度。大各切。乃隱度之度。非謂歌曲也。漢元帝紀贊云。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曲以爲歌詩聲也。師古以應說爲是。如唐書段安節善樂律。能自度曲。又與此度字同。故謂瓚之注漢元帝贊則失。

蟕

張衡東京賦。淵游黿蟕。

吳旦生曰。五臣注。蟕。黿類。郭璞謂靈蟕能鳴。則此黿屬鳴者也。說文。蟕以胸鳴。其音如鼓。

非是。按考工記。梓人刻畫祭器狀諸蟲。有以胸鳴者。有以胃鳴者。蠵是胃鳴之蟲。字林云。大龜。似蝟。則知似蝟。乃以胃二字寫誤。

謻門

張衡東京賦。謻門曲榭。

吳旦生曰。注。謻門。冰室門也。夢谿筆談云。按字訓。謻。別也。東京賦但言別門耳。故以對曲榭。非有定處也。余覩劉曜傳云。未央朝寂。謻門旦開。石林燕語云。眞宗時。內香藥庫。在謻門外。則是門名也。說文。周景王作洛陽謻（尺氏切）臺。帝王世紀云。洛陽南宮謻臺。周人名曰逃債臺。則又臺名也。陸士龍與兄書云。曹公所爲屋。折其謻堂。不可壞。直以斧折之。則又堂名也。劉孝綽詩。反景照謻塘。則又塘名也。（按謻臺。一作誃臺。又作簃臺。謻塘。一作謻唐。又作夷塘。）集韻。謻字或作簃。以爲宮室相連之稱。

朱子楚辭辯證云。無木謂之臺。有木謂之榭。一云。凡屋無室曰榭。說文乃云。臺。觀四方而高者。榭。臺有屋也。說文與二說不同。然以春秋宣榭火觀之。則榭有屋明矣。

龍䝟

張衡東京賦。日月會於龍䝟。恤民事之勞疚。

吳旦生曰。豨。丁遘反。賈逵云。豨。龍尾星也。國語。觀射父對楚昭王曰。日月會於龍豨。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國家於是乎蒸嘗。月令。孟冬日在尾。蓋十月時也。民勞於歲事。故天子當此時。憖卹勞來之。

汎

張衡南都賦。砏汎輣軋。

吳旦生曰。注謂。波相激之聲。余按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晦翁云。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地。然說文引爾雅曰。西至汎國。謂四極。汎。府巾切。西極之水也。又汎月之謬。汎讀爲怕。平聲。東方朔傳隱語云。令壺齟老柏塗。塗與汎。同文加切。解云。塗者。漸洳徑也。魏文帝愁霖賦。塗漸洳以沈濘。潦淫衍而橫湍。柳子厚詩。善幻迷冰火。齊諧笑柏塗。蓋用此。觀禹貢。厥土惟塗泥。小雅。雨雪載塗。乃雨溼泥濘之義。爾雅。十二月爲涂月。

折盤

張衡南都賦。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荆之折盤。

吳旦生曰。陸機日出東南隅行。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按九秋。曲名。七盤。楚舞。言歌舞兩絕也。衡賦二語。似與機同意。李善注亦謂西荆楚舞也。折盤。舞貌。余按衡賦所云折盤。乃取

盤旋之義。然盤字古作槃。其義有二。蓋又有槃舞也。張衡七槃舞賦云。歷七槃而縱躡。卞蘭許昌宮賦云。興七槃其迭奏。王粲七釋云。七槃陳於廣庭。鮑昭詩云。七槃起長袖。凡此皆謂用槃七枚而舞耳。梁魏有舞槃伎。宋書樂志曰。槃舞。漢曲也。漢世惟有柈舞。而晉加之以杯。言接杯槃於手上而反覆之。以不墮爲工也。非取盤旋之義。

仁里

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

吳旦生曰。論語。里仁爲美。擇不處仁。本以爲鄰里之里。簡擇之擇也。乃賦注引之。作里仁爲美。宅不處仁。謂里宅皆居也。葉石林云。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胡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

飛遯

張衡思玄賦。文君爲我端蓍兮。利飛遯以保名。

吳旦生曰。周易遯卦。肥遯無不利。子夏曰。肥。饒裕也。肥字古作𧗿。與古蜚字相似。卽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爲飛字。故本義作肥遯。而引用者。多作飛遯。九師道訓云。遯而能飛。吉孰大焉。

曹植七啓云。飛遯離俗。

平子善易解。故此段竟以蓄體作賦。亦奇。蓋內爲艮。外爲巽。故曰。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上九變爲咸。咸。感也。巽長女。兌少女。故曰。二女感於崇嶽兮。三至五爲乾。乾爲冰。故曰。或冰折而不營。四至乾變爲兌。故曰。天蓋高而爲澤兮。高者可下。故誰云路之不平。乾爲玉。故曰。勔自彊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

郎　潛

張衡思玄賦。尉龐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

吳旦生曰。顏駟老於郎署。歷漢文、景至武帝。擢會稽都尉。故謂三葉。今作馮唐用。由左太沖詩誤也。蓋郎潛字甚佳。宋周煇自郎遷卿。久阨。以啓投秦檜。有云。郎久潛於省闥。卿尙少於朝班。檜亟賞之。蘇東坡詩。莫歎郎潛生白髮。聖朝求舊鄙鳶肩。

咎　繇

張衡思玄賦。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於英六。

吳旦生曰。史記禹本紀云。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按文選注。英六至楚末始滅。然觀英布封九江王。復都於六。蓋以布自謂皋陶後也。漢高末年。布反始滅。亦見種德之餘慶矣。自左傳

臧文仲聞六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而後人誤以皋陶眞不祀。遂爲刑官無後之說。得平子賦語。可破其疑。抱朴子謂。伯益卽皋陶子。非是。按伯益卽伯翳。乃大業之子。其後爲秦。

咎繇卽古皋陶字。書經作皋陶。漢武帝本紀作咎繇。他或作皋繇。按周禮追師注。步摇作步繇。魏鍾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世說。庾翼謂鍾會曰。何以望君。遙遙不至。又司馬景王問鍾毓曰。皋繇何如人。皆舉其父諱戲之。可證。

蘤

張衡思玄賦。歌曰。天地絪縕。百卉含蘤。

吳旦生曰。蘤。古花字。五臣本妄改爲含葩。殊不知花者。草木之葩也。而非葩字卽花字。按蘤。呼瓜切。班固傳。摛藻如春蘤是也。葩。披巴切。張衡西京賦。披紅葩之狎獵是也。兩字自有別。五臣未辨。觀王勃采蓮賦。紅葩絳蘤。電爍千里。葢其一句並用。最有分別。

豐隆列缺雲師涷雨

張衡思玄賦。豐隆軯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雲師䨴以交集兮。涷雨沛其灑途。

吳旦生曰。豐隆。雷師。水經作封隆。穆天子傳。封豐隆之葬。以詔後世。郭璞云。豐隆筮師。御雲得大壯卦。遂爲雷師。淮南子云。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抱朴子云。故豐隆在乎形

器。則不信豐隆之與元象矣。
列缺。電也。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服虔云。天閃也。元命苞云。噬嗑。列缺擲。䃈磹灼。傳曰。列缺擲。電之動也。䃈磹灼。電之耀也。䃈音線。磹音店。太平廣記。月支獻猛獸。兩目如天䃈磹之炎光。
文選注云。諸家皆以豐隆爲雲師。此賦別言雲師。明豐隆爲雷也。余觀屈原九章云。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王逸注。雲師徑逝。不我聽也。世以豐隆爲雲師。當亦由此邪。
爾雅。暴雨謂之涷。郭璞注云。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爲涷雨。涷同東西之東。離騷云。使涷雨兮灑塵。杜子美枯柟詩。涷雨落流膠。

碌碌

馮衍顯志賦。馮子以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硌硌如石。
吳旦生曰。老子。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馮賦用此。王弼以爲琭琭然。唐韻以爲娽娽。王逸九思云。哀世兮睩睩。莊子漁父云。祿祿而受變於俗。史記毛遂云。公等錄錄。漢書蕭何贊。當時錄錄。未有奇節。顏師古注云。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馬援傳云。今更共陸陸。則是一字而八變其體。

丸

馬融長笛賦。丸梃彫琢。

吳旦生曰。注。丸。折也。按韓詩外傳。松柏丸丸。薛君注云。丸。取也。蓋取而伐斲之。使其圜且澤。故曰丸丸。則訓折者。與取同義。楊升菴謂。山海經鳳卵作鳳丸。又建木。其葉如羅。其實如欒。欒卽卵也。古字丸、卵、欒皆通。何也。彈丸之形。如雞之卵。故卵可借丸。梓人伐材。謂之欒削。其刻木爲鳥獸形者。曰雕欒匠。謂欒削其木丸如卵也。此升菴以訓詩松柏丸丸。謂毛氏解丸丸爲直恐非。然以訓賦之丸梃更切。蓋丸梃彫琢。刻鏤鑽笮。合言之。皆所以成器也。

篴

夢谿筆談曰。馬融長笛賦。裁以當篴便易持。李善注。篴。馬策也。裁笛以當馬篴便易持。此謬說也。笛安可爲馬策。篴。管也。古人謂樂之管爲篴。故潘岳笙賦云。脩篴內辟。餘簫外逶。裁以當篴者。餘器多裁衆篴以成音。此笛但裁一篴。五音皆具。當篴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西谿叢語曰。據說文。篴、檛並音張瓜反。箠也。不聞以篴爲樂管。潘岳笙賦。乃用檛字云。脩檛內辟。注云。脩長。檛大。辟開也。自與篴字不同。言羌人裁之。以當馬策。言易執持而復可吹也。牽强爲說。殊無義理。

吳旦生曰。馬策之說固非。蓋本文使易持。夢谿作便易持。恐誤。然余觀選注笛賦云。籧。管也。古人謂樂之管爲籧。又選注笙賦云。脩楇。長管也。餘簫。衆管也。兩注自甚明確。況長管。正所謂長笛也。字異而器同。又何支說之有。

按周禮。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鄭司農謂篪七孔。音池。杜子春謂讀篴爲蕩滌之滌。六孔。卽笛之古字也。馬融之所謂長笛者。本四孔。京房加一孔於下。爲商聲。沈約宋書所云。京房備其五音也。觀李善於賦題下注云。七孔。長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橫笛。在鼓吹曲。謂之橫吹。而以此注羌人截竹之笛。此眞謬說。蓋羌笛與雅笛不同器也。文獻通考云。唐之七星管。古之長笛也。其狀如篪而長。其數盈尋而七竅。顧況七星管歌曰。龍吟四澤欲興雨。鳳引九雛驚宿烏。余以爲亦誤認耳。

荷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荷天衢以元亨。

吳旦生曰。易經。何天之衢。程子云。天之衢亨。誤加何字。朱子云。何天之衢。何其通達之甚也。讚之也。王晦叔云。何當作荷。惟梁武帝以何作荷。負也。乃與延壽同。余深契其言。此與詩商頌何天之龍。作荷天之寵。同一旨趣。又班婕妤自悼賦。何性命之淑靈。注云。何。任也。負也。

歷代詩話卷十五 丙集三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賦 卷上之下

宓妃

曹植洛神賦。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

吳旦生曰。屈子天問。妻彼雒嬪。蓋言羿夢與洛神宓女交也。子建改賦而名洛神。儻亦有託於此乎。宓妃一作虙妃。離騷。求虙妃之所在。注云。虙妃。伏犧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爲水神。一作密妃。劉向九歎云。迎密妃於伊雒。按說文。虙。房六反。虎行貌。宓。美畢反。安也。集韻。虙與伏同。虙犧氏。蓋姓也。宓與密同。亦姓也。俗作密。非是。顏之推云。宓字本从虍。虙子賤卽伏犧之後。濟南伏生。又子賤之後。則知虙伏古通用。俗書作宓。或加山而轉爲密音耳。

祓除

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

吳旦生曰。野客叢書云。觀漢書。八月祓於灞上。劉楨賦。又用七月十四日。因知漢人祓除。亦

有在秋間者。不必春暮。自漢以前。上巳不必三月三日。必取巳日。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必巳也。然余觀漢禮儀志。三月上巳。士流祓禊飲酒於東流。則是漢仍於三月用巳日。但不拘三日。魏定於三日。不拘用巳爾。後見楊升菴云。禊有春禊、秋禊。王右軍蘭亭脩禊。此春禊也。馬融西第頌云。西北戌亥。乎石承輸。蝦蟇吐寫。庚辛之城。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原本作祓除。升菴改爲祓禳。想以除爲隅韻脚有妨也。然古韻正不拘此。齊都賦。青陽季月。上除之良。無小無大。祓於水陽。蓋取除不祥之義。謂上巳爲上除也。依原本作祓除爲是。國子水嬉。此七月十四日。指秋禊也。

登樓

王粲登樓賦。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皐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

吳旦生曰。王仲宣避難荊州。依劉表。作登樓賦。後人因稱爲仲宣樓。五臣注。謂登江陵城樓。而有此作。王弇州仲宣樓記云。江陵有仲宣樓。後襄陽有樓。亦曰仲宣。而周紹稷脩楚乘。斷以屬之襄陽。其旨以劉表始至宜城。討平諸賊。北據漢川。以臨中土。幾十五年。而其子琮。始降曹氏。蓋終始不離襄陽。而江陵特其支郡。仲宣之依表。爲幕下參佐。不應去襄陽而登江陵之

郡樓也。盛宏之荊州記。則直以爲當陽。其所稱陶牧昭丘云。江陵西有陶朱公冢。又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之。按張華志稱范蠡葬南郡之華容。又云。濟州平陰冢陶公山。山有陶朱公塚。則所謂陶牧者未必確。而楚昭王避吳去郢。北徙鄀。爲襄州之樂鄉。其所謂昭丘者。亦未必不在襄之近境也。賦云曲沮。注引地理志。漢水房陵東山。沮水所出。今房陵實爲襄壤邑。而沮水至郢入江。故不走江陵道。然酈道元謂沮水南逕麥城西。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麥城。而據此賦語爲證。則仲宣之所登者一。而後人之所擬者三。其在襄陽。去賦事辭稍遠。而於理爲近也。

元的

王粲神女賦。施元的兮結羽釵。

吳旦生曰。的。子藥切。藝文類聚作華的。按釋名。以丹注面曰的。的。灼也。此本天子諸侯有羣妾者。以次奉御。有月事者。止而不御。重以口說。故注此於面。灼然而識也。張景陽扇賦。皎質皦鮮。元的點絳。潘岳芙蓉賦。丹輝拂紅。飛須垂的。傅玄鏡賦。點雙的以發姿。繁欽弭愁賦。點圜的之熒熒。

黃帝內經云。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時下。史記云。濟北王侍者韓女病。月事不下。又五王

世家。程姬有所避。不願進。妝樓記云。紅潮。謂桃花癸水也。又名入月。王建詩。密奏君王知入月。堯山堂外紀云。陶穀奉使江南日。韓熙載遣家妓奉匜匜。及旦。以書謝曰。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辭。熙載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

羣碎錄云。姅變。婦人有汙也。姅變。月事也。漢律云。見姅變不得侍祠。田子藝云。幼女未通。老媼當絕。故其字從半女。

陽馬白間

何晏景福殿賦。承以陽馬。接以圓方。又云。皎皎白間。離離列錢。吳旦生曰。呂向注。陽馬。屋四角引出以承短椽者。相連接。或圓或方也。此言誠是。馬融西第頌。騰極受檐。陽馬承限。卞蘭許昌宮賦。覩陽馬之承阿。亦謂此。張銑注。白間。窗也。以白塗之。畫以錢文。猶綺疏、青瑣之類。此言有二失焉。按白間卽今菱花窗𥦗。音格。則其亮𥦗處。自生虛白。非以白塗其上也。杜子美詩。白間剝畫蟲。漫叟詩話。嘗以白間對黃裏。蔡邕獨斷云。黃屋者。蓋以黃爲裏也。雪浪齋日記云。退之鐙花詩所用黃裏事。見前漢黃屋注中。又按列錢。金釭音工。俗讀之音江。非。也。雋言云。趙后傳。壁帶往往爲黃金釭。服虔注。釭。壁中之橫帶也。晉灼注。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注。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壁帶之中。以金爲釭。

若車釭之形也。據此。則列錢乃與白間對舉言之者。豈謂白塗之爲錢文哉。如班孟堅西都賦。金釭銜璧。是爲列錢。此其義益明。呂延濟注。金釭。鐙盞也。鈿璧於中。故言銜。行列於室。有似列錢。蓋誤認金釭爲鐙。又譌璧字作壁。附會舛錯。此等注有誤後人不淺矣。

歷代詩話卷十五

歷代詩話卷十六 丙集四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賦 卷中之上

金馬碧雞

左思蜀都賦。金馬騁光而絕景。碧雞倏忽而曜儀。

吳旦生曰。金馬山。在雲南府城東。碧雞山。在雲南府城西。漢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可祭禱而致。乃遣王褒入蜀求之。滇略記云。古阿育王有龍馬。三子皆欲之。王意在季子。以轡私授之。縱馬逸。乃下令三子。捕得者。以馬與之。長子意馬渴必飲滇池。仲子意馬必過甸中。伺而邀之。俱不獲。季子往東松林。以轡引馬。遂獲之。二子恥之。長沒於碧雞山下爲神。仲沒於巖頭。曰上甸景帝。季亦沒於松林。卽金馬景帝也。

鉱摫

左思蜀都賦。藏鏹巨萬。鉱摫兼呈。

吳旦生曰。方言。梁益之間。裁木爲器曰鈲。劈歷反。裂帛爲衣曰㧗。音規。皆折破之名也。蓋言卓鄭之隆富也。謝靈運山居賦。銅陵之奧。卓氏充鈲㧗之端。

肹蠁

左思蜀都賦。景福肹蠁而興作。

吳旦生曰。肹蠁。蟲類。溼生蟲也。羣望之如氣之布寫。言景福之興。有如此蟲羣飛而多也。說文。蠁。知聲蟲也。爾雅。國貉蟲蠁。郭璞云。蛹蟲。廣雅。土蛹也。金壺字考云。肹。黑乙切。蠁音向。毛晃云。古響字作向。晉大夫羊舌肹。字叔向。左傳釋文。音香兩切。取肹向響布之義。漢書天文志作鄉。莊子作嚮。揚雄甘泉賦作薌。漢隸作響。又作蠁。又作嚮。吳都賦。芬馥肹蠁。上林賦。郁郁霏霏。衆香發越。肹蠁布寫。晻薆咇茀。司馬彪云。肹。過也。芬芳之過。若蠁之布寫也。杜篤祓禊賦。蘭蘇肹蠁。感動情魂。揚雄羽獵賦。蠁曶如神。

東風

左思吳都賦。東風扶留。

吳旦生曰。注。東風。草名。何燕泉云。郴之桂陽。產風葉。充茗飲。能愈頭風。亦可浸酒。性微熱。楊升菴云。玉篇作萰風。卽此也。郴桂在三國屬吳。則吳都賦東風爲此物無疑。蓋旣以爲草

也。後觀詞林海錯云。蕙風。菜名。通作東字。天中記云。東風菜。陸生。置肥肉作羹。味如酪。香氣似馬蘭。統志云。肇慶府出斷續藤。一名東風菜。食物本草云。東風菜。味甘寒無毒。此菜生平澤。莖高二三尺。葉似杏葉而長。先春而生。故有東風之號。則又列於菜矣。元遺山詩。流年又見東風菜。樂土空懷北斗城。

注。扶留。藤也。余按異物志云。古賁灰即牡蠣灰與扶留、檳榔三物合食。乃善也。俗曰。檳榔、扶留。可以忘憂。楊升菴云。檳榔蔞子。名扶留藤。本草注。以蒟醬爲檳榔蔞子。非也。一統志作浮留藤。出雷州海康。

長洲

左思吳都賦。佩長洲之茂苑。

吳旦生曰。元和郡縣志謂。苑在長洲縣西南七十里。此誤認吳都賦之長洲以爲蘇州之長洲縣矣。殊不知長洲以縣名。自唐武后時始。豈晉左思之所云邪。按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都廣陵。其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故漢書枚乘說吳王云。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注謂吳苑。韋昭注謂長洲。在吳東。蓋指廣陵之吳也。隋虞綽撰長洲玉鏡。乃煬帝在江都所作。梁元帝玄覽賦。已築長洲之苑。復實海陵之倉。唐虞世南詩。高臺臨茂苑。飛閣跨澄

江。亦可證。

升越

左思吳都賦。焦葛升越。弱於羅紈。

吳旦生曰。越。草名。蒲屬。可緝爲布。越絕書。白越。細布也。後漢馬后傳。白越三千端。潛夫論。葛子升越。筒中女布。盛宏之荊州記。秭歸縣室多幽閒。其女盡織布。至數十升。謂之升越。荀子。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月棲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幷聚之於倉廩。賈閏甫謂李密云。民以食爲天。而有司曾無愛惜。屑越如此。通鑑注。屑越。猶言狼籍而棄之也。薛越。注不解。今知皆草也。謂其棄於草間。

吳鉤

左思吳都賦。吳鉤越棘。

吳旦生曰。吳越春秋。闔閭作金鉤。有人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於王。王舉衆鉤示之。何者是也。鉤師呼二子之名曰。吳鴻。扈稽。我在於此。二鉤飛著父之胸。王大驚。此所謂吳鉤也。玉堂閒話云。吳鉤者。刀彎故名。今南蠻名之曰葛黨刀。此則以吳鉤爲刀矣。杜子美詩。含笑看吳鉤。注云。吳王劍名。鮑昭詩。錦帶佩吳鉤。注云。劍類。此又以吳鉤爲劍矣。然觀李益

詩。腰懸錦帶佩吳鉤。全用鮑照句。李涉詩。腰佩吳鉤位飛將。韓翃詩。結束佩吳鉤。李白詩。吳鉤雙雪明。按此皆言佩環之類。非刀劍也。吳越春秋。薛燭善相劍。越王取純鉤示之。燭曰。觀其文。如列星之行。此純鉤也。然則作劍用者。宜舉純鉤。不宜舉吳鉤爾。

猩猩嶲嶲

左思吳都賦。猩猩啼而就擒。嶲嶲笑而被格。

吳旦生曰。周禮王會。狌狌若黃狗。人面能言。一作生生。山海經。狌狌知人名。其爲獸。如豕而人面。禮記。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爾雅。猩猩小而好啼。廣志云。猩猩似狟。聲如小兒啼。不聞其言。出交趾封谿縣。水經注云。武平封谿縣。有獸曰猩猩。猨形人面。容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孫卿子云。猩猩能言笑。亦二足無尾。呂氏春秋云。肉之美者。猩猩之脣。淮南子云。歸終知來。猩猩知往。郭璞讚云。能言之獸。是謂猩猩。厥狀似猴。號音若嚶。

周禮王會。費費。其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翕其目。食人。注。費費曰梟羊。張衡玄圖云。梟羊喜獲。先笑後愁。漢書注云。嘄陽。費費也。揚雄羽獵賦。蹈飛豹。羂嘄陽。山海經。梟陽國在北朐之西。其爲人。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左手操管。注云。海內經謂之

贛音感巨人。今交州南康郡深山中。皆有此物也。南康有贛水。以有此人。因以名水。郭璞讚云。狒狒怪獸。被髮操竹。獲人則笑。脣蔽其目。終亦號咷。反爲我戮。物類相感志云。狒狒出西南蠻。本草云。宋建武中。安昌縣主簿韋文禮進狒狒。雌雄兩頭。帝曰。聞狒狒能負千鈞。何能致之。彼土人丁蠻進曰。狒狒見人喜笑。則上脣掩其目。人以釘釘著額上。任其奔馳。候死而取之。按廣韻作𥜿。說文作𥝩。周成王時。州靡國獻𥝩。爾雅作狒。玉篇音扶沸反。李賀詩作𪇒。許渾詩又作鸓。

巴蛇

左思吳都賦。屠巴蛇。出象骼。吳旦生曰。楚辭。一蛇吞象。厥大何如。山海經。巴蛇吞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潯江記。羿屠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則知古人下筆。卽一屠字。亦必有出也。

宿

左思吳都賦。思假道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籠烏兎於日月。窮飛走之棲宿。吳旦生曰。此宿字音秀。與狩叶。乃是借韻耳。搜采異聞錄云。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義。釋名云。宿。宿也。言星各止住其所也。說苑辨物篇云。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

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避暑錄話云。二十八星謂之舍。或謂之宿。宿者。止其所居也。論衡云。二十八宿爲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爲長吏廨矣。晉天文志云。四布於方各七。爲二十八舍。據此。則宿當音肅。按史記律書注。亦作秀、肅二音。陰符。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又古語。知星宿。衣不覆。觀宿與陸、覆叶。則其音肅明矣。

三江

左思吳都賦。觀魚乎三江。

吳旦生曰。韋昭云。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郭璞云。岷江。浙江。松江。王安石云。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毘陵。一江自吳縣。顏師古云。北江。中江。南江。蘇東坡云。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曾氏云。北江。中江。皆禹所導。南江乃其故道。故經不志。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幷松江爲三。史記正義云。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蓋衆說紛紛。要當以此爲正。

綠醽

左思吳都賦。飛輕軒而酌綠醽。

吳旦生曰。綠醽當作淥酃。湘中記云。衡陽縣東有酃湖。周二十里。深八尺。湛然綠色。土人取以釀酒。其味醇美。晉武平吳。始薦酃酒於太廟。荆州記。杜佑云。衡州衡陽縣。漢酃地。孟康云。酃音零。又云。淥水出豫章郡康樂縣。其間有井官。取水爲酒。與湘東酃湖。年常獻之。世稱酃淥酒。鄒陽酒賦云。其品類則沙洛淥酃。程鄉若下。

龍城錄云。魏徵能治酒。有名曰醽淥、翠濤。常以大金罌內貯盛十年。飲不敗其味。即世所未有。太宗有詩賜公云。醽淥勝蘭生。翠濤過玉薤。公釀此酒。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富人藏萬石蒲萄酒。數十歲不敗者乎。

洗兵

左思魏都賦。洗兵海島。刷馬江洲。

吳旦生曰。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與。王曰。非也。此天洗兵也。六韜。武王問太公。雨輜車至軫何也。對云。洗甲兵也。魏武兵要云。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梁簡文詩。洗兵逢驟雨。送陣出黃雲。杜子美洗兵馬行。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

長不用。皆本周武語也。裴行儉碑云。洗兵諸眞之水。刷馬草心之山。直是脫胎左賦矣。

二嬴

左思魏都賦。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嬴之所曾聆。

吳旦生曰。虞喜志林。秦穆公夢之天帝所。奏鈞天廣樂。賜以金策祚世之業。當時有諺曰。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張衡西京賦。昔者。大帝悅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自井至柳。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野。庾信哀江南賦。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李商隱詩。自是當時天帝醉。不關秦地有山河。此則秦事也。趙簡子亦曾夢天帝奏鈞天廣樂。而趙與秦同祖。故云二嬴。

餘糧

野客叢書曰。晉左思賦。餘糧棲畝而弗收。後晉干寶。宋劉裕。皆有是語。近時場屋中。用南史劉裕所言出處。出餘糧棲畝省題詩。而不及左思。是失所先後矣。又考此語。非始於思。在思之前。蓋嘗有是言矣。觀蔡邕集中胡公碑云。餘糧棲於畎畝。知左思此語祖邕也。

吳旦生曰。觀子思子云。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雁行而不拾遺。餘糧宿諸畝首。則知此語在漢以前有之。何止左思魏都賦也。

歐陽詹頌云。賸音盛蔬雲蟲音搠以委圃。餘糧岳峙而棲畝。注。言如鳥之棲宿也。

房子

左思魏都賦。緜纊房子。

吳旦生曰。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書。送房子官緜百斤。古文苑作宮錦。誤。晉陽秋。有司奏調房子睢陽緜。武帝不許。隋圖經云。常山高邑縣房子城出白土。細滑膏潤。可以塗飾。兼用之濯緜。可致鮮潔。一名赤石岡。水經注云。房子城西出白土。細滑如膏。可用濯緜。色奪霜雪。光彩鮮潔。異於常緜。俗以爲美談。言房子之纊也。抑亦蜀之濯錦江矣。歲貢其緜。以充御府。梁元帝玄覽賦。飛新梅於倡粉。拂輕絮於房緜。

夥䫜

左思魏都賦。繁富夥䫜。非可單究。

吳旦生曰。方言。齊宋之郊。楚魏之際。曰夥。音禍。陳涉世家云。涉故人嘗與庸耕者入宮。見宮殿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注。楚謂多曰夥頤。廣雅。䫜。多也。今人謂多曰䫜。少曰不䫜。是也。䫜音遘。與究叶。五臣注作平聲讀。誤。

潘岳籍田賦。雲罕晻藹。

吳旦生曰。注。雲罕。幡也。司馬相如上林賦。載雲罕。注云。罕。畢也。前有九流雲畢之車。按齊、陳、梁書。儀衛有旍頭雲罕。宋志。魏命晉王建天子旌旗。置旍頭雲罕。徐廣注。雲罕疑是畢罕。詩序云。齊侯田獵畢弋。徐爰云。天文畢昴之中。謂之天街。故車駕以畢罕前引。畢方昴員。因其象。星經。昴一名旍頭。故使執之者冠皮毛之冠也。沈約謂。畢網旍頭。周禮不載。此非古制。然則所謂畢網卽雲罕。唐李乂詩。麗日祥煙承罕畢。輕荑弱草藉衣簪。

脫臏

潘岳西征賦。筑聲厲而高奮。狙潛鉛以脫臏。

吳旦生曰。史稱荊軻之客高漸離。變姓名。以擊筑事始皇。乃置鉛筑中擊之。王充論衡云。漸離擧筑擊秦王。中臏。秦王病瘡死。此秦史所諱。故史記不及載。潘賦乃用論衡故實也。狙。伺候也。脫臏。言脫去王之膝蓋也。

野蒲

潘岳西征賦。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

吳旦生曰。銑注謂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爲脯。以鹿爲馬。獻於二世。羣臣

言蒲言鹿者。皆陰誅之。困學紀聞云。指鹿束蒲。高欲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嬰。古今注、風俗通皆載蒲、鹿二事。自史記但載指鹿爲馬。故今人知指鹿。而不復知變蒲也。鄭玄禮器注云。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後漢崔琦對梁冀曰。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形乎。此語亦世罕知。

野客叢書云。征有二義。有征行。有征伐。文字中有以東征西征爲名者。不可不審。如曹植東征賦。崔駰、徐幹西征賦。班固、傅毅北征頌。此皆述征伐之征。非征行之謂也。如袁宏、班昭東征賦。潘岳西征賦。張纘南征賦。班彪北征賦。此正述征行之征。非征伐之謂也。

彪

潘岳秋興賦。斑鬢彪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

吳旦生曰。五臣注。彪。髮下垂貌。李善注。彪作髟。音方料切。庾信竹杖賦。髮種種而愈短。眉髟髟而競長。說文。髟。白黑髮雜也。此卽岳序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邪。按蔡邕書。邕早喪二親。年踰三十。已見二毛。王獻之攬鏡曰。村野之人。二毛俱催。左思白髮賦。雖有二毛。河淸難俟。

按周易。巽爲寡髮。釋文云。本作宣髮。黑白雜爲宣。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顥落曰宣。孔氏云。風落樹之華葉。如人之少髮。

輟耕錄云。人之年壯而髮斑白者。俗曰算髮。以爲心多思慮所致。蓋髮乃血之餘。心主血。血爲心役。不能上蔭乎髮也。本草云。蕪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亦作蒜。

棗李

潘岳閒居賦。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吳旦生曰。李善注。周文、房陵未詳。五臣注。房陵縣有李甚美。仙人朱仲來竊食之。其說皆不佳。按西京雜記云。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有弱枝棗。拾遺記云。穆王東巡大騎之谷。西王母與王共玉帳高會。進陰岐黑棗。北極有岐峯之陰。多棗樹。百尋。枝莖皆空。實長二尺。核細而柔。百年一實。夫岐乃周文所居。當指此也。荊州記云。房陵有好李。廣志云。有房陵李。述異志云。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六所。李尤果賦。三十六園朱李是也。山中有縹李。大如拳者呼仙李。李尤果賦。如拳之李。陸機果賦。中山之縹李。又云。仙李縹而神李紅。傅玄李賦。房陵縹青。沈約詠李詩。色潤房陵縹。味奪寒水朱。按房陵。卽今湖廣鄖陽府房縣。

萬壽

潘岳閒居賦。昆弟斑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懽而一喜。

吳旦生曰。岳言家居之時。奉其母以行樂。而得稱萬壽者。古人懽慶之際。上下通稱萬歲。初無避諱。不知何時始專爲君之祝也。馮驩燒債劵。民稱萬歲。藺相如奉璧入秦。左右皆呼萬歲。韓非子。巫覡之祝人。曰。使君千秋萬歲之聲聒耳。陸賈奏新語。左右皆稱善。呼萬歲。趙臣將兵助馮異。軍中皆稱萬歲。馬援曰。蒙被大恩。紆被靑紫。吏士皆稱萬歲。耿恭於戰圍中。拜井得泉。衆皆稱萬歲。馮魴降羣盜。赦其罪。皆稱萬歲。吳良歲旦。王望請上雅壽。掾吏皆稱萬歲。甘寧斬魏將還。作鼓吹。稱萬歲。急就章。有名鄧萬歲。顏注云。猶千秋耳。

浪孟

詞林海錯曰。潘岳賦。罔浪孟以惆悵。若欲絕而復歸。注。浪孟。失志貌。又大聲也。

吳旦生曰。字學集要云。孟。莫更切。勉也。始也。班固幽通賦。盍孟晉以迨羣兮。辰倏忽其不再。注云。孟。勉也。蓋勉其進而及時爲用。則與失志之義反矣。集韻引向秀云。孟浪。無取舍之謂。則是浪孟卽孟浪意耶。然孟浪之孟。又音母朗切。因記容齋三筆云。孟字數義。如孟侯孟孫。孟春孟夏。是最長最先之稱。呂后本紀注引國語。主孟啗我。索隱云。孟者。且也。蜀王衍幸徐延瓊第。於壁上戲書孟字。蓋蜀中以孟爲不佳也。余將以此條補容齋所未備矣。禮緯云。嫡長曰伯。庶長曰孟。方言。娋。孟姊也。郭璞注亦引外傳曰。孟啖我是也。論衡。孟年。少年也。

防露

陸機文賦。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吳旦生曰。楊升菴謂。注引東方朔七諫。楚客放而防露。作此說。謬矣。楚客卽屈原。忠諫放逐。何得云不雅。余觀文選注云。防露、桑間皆淫曲。又謝莊月賦。徘徊房露。注云。房露。古曲也。房與防。古字通。則是二注未嘗謬也。防露者。卽畏行多露之義。

歷代詩話卷十七　丙集五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賦　卷中之中

鷦螟大鵬

張華鷦鷯賦。鷦螟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

吳旦生曰。列子。江浦之間生麽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䚄俞、師曠。方夜垂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惟黃帝與容成子。居崆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觀此。則知詩所謂𡀔𡀔其冥。賦所謂蟭螟飛而風生。蚑蟯逦而成響也。

按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鯤。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爲鯤。化而爲鳥。其名爲鵬。崔譔云。鵬音鳳。又按說文云。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宋莒公云。朋字象鳳羽之形。非兩月也。余觀古字朋作𦐋。鳳作𦑊。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張舜民不知此義。漫謂白氏六

帖錄禽遺大鵬。蓋白旣錄鳳。不復錄鵬爾。

西

楊升菴曰。嵇康琴賦。春蘭被其東。沙棠植其西。音先。叶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趙壹窮鳥賦。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東。今振我西。魏明帝。涼風夕起。悲彼秋蟬。變形易色。隨風東西。曹子建飛蓬篇。驚飆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又尙書大傳。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前漢志。少陰者。遷方。漢樂府象載瑜。白集西。食甘露。飲榮泉。文選注。西施作先施。史記。先俞山。卽西隃也。

吳旦生曰。賦中此四其字。指椅梧而言也。椅梧。桐也。下又云。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巓。淸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凡八其字。皆指桐。蓋經營其左右者。皆神麗之物。則桐之爲琴材。必善矣。按西字與前巓、間叶。則西音先。蓋古音也。升菴箋釋此等處。固自不可泯滅。禮記。日出於東。月出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西音先。巡音沿。和音桓。

孫枝

嵇康琴賦。乃斵孫枝。準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爲雅琴。

吳旦生曰。銑注。孫枝。側生枝也。按周禮注云。孫。竹枝根之末生者也。蓋桐孫亦然。風俗通

云。梧桐生於嶧山之陽。巖石之上。采東南孫枝爲琴。聲極淸麗。庾信詠樹詩。楓子留爲式。桐孫待作琴。陸龜蒙詩。桂父舊歌飛絳雪。桐孫新韻倚玄雲。東坡云。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反之。試取其小枝削之。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虛。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然則李長吉聽琴歌云。嶧陽老樹非桐孫。此非知琴者矣。

水物

郭璞江賦。玉珧海月。土肉石華。

吳旦生曰。海物異記云。江瑤柱。厥甲美。如瑤玉。玉音峪。三字一句。三句一韻。肉柱膚寸。名江瑤柱。侯鯖錄引此語。謂瑤當作珧。世人不用此珧字。是未知耳。今按此珧字。乃自江賦中來也。張樞言云。四明海物。江瑤柱第一。王荊公曰。瑤字當作珧。如蛤蜊之類。即韓文公所謂馬甲柱也。蘇東坡謂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珧柱。又言荔枝可比江珧柱。皆作此珧字。陸放翁云。明州有二種。大者江瑤。小者沙瑤。然沙瑤可種。逾年則成江瑤矣。王弇州云。奉化四月間。南風乍起。江瑤尙一。再上可得三四百枚。或連歲不上。如蚌而稍大。中肉腥而肥。不中口。僅四肉牙佳耳。長可寸許。圓半之。白如珂雪。以嫩雞汁熱過之。一沸卽起。稍久則味盡矣。甘鮮脆美。不可名狀。此所謂柱也。

謝康樂詩。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議者以二句終是合盤。而不知其用賦語也。異魚圖贊云。海物正圓。名曰海月。指如搔頭。有緣無骨。臨海志云。海月大如鏡。白色。石華。附石生。肉可啖。

土肉一作吐納。非是。臨海志云。純黑。如小兒臂大。長五寸。重五六斤。有腹無口。目有三寸。足大如釵。脯堪炙食。按此即江鄰幾所稱。盧州河次。得一小兒手。無指。懼而埋之。後以問人。人曰。白澤圖所謂封食之多力者也。

石蛣

郭璞江賦。石蛣應節而揚葩。

吳旦生曰。荀子。東海有紫紶魚鹽。紫紶即石蛣也。江淹石蛣賦。又名紫虀。或作薑。非。謝朓詩。紫虀曄春流。此蚌蛤類也。形如龜脚。得春雨則生花。故云應節揚葩。王維送元中丞江淮轉運詩。去問珠官俗。來經石蛣春。錢起集亦載此詩。改石蛣作右却。誤。

一角九頭三足六眸

郭璞江賦。若乃龍鯉一角。奇鶬九頭。有鼈三足。有龜六眸。

吳旦生曰。山海經。龍鯉陵居。其狀如鯉。異魚圖贊云。龍魚一角。似鯉居陵。候時而出。神聖攸

乘。飛鶩九域。騎龍上升。嘉靖中。屠隆滇海波恬賦。龍鯉一角而馴擾。天吳九首而婆娑。海錄碎事云。鶬音倉。九頭鳥也。白澤圖謂之蒼鸆。帝鵠書謂之逆鶬。韓詩外傳云。孔子見之曰。鶬也。嘗聞河上人歌云。鶬兮鴰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則不言九頭而言九尾何也。嶺表錄異云。鵋名鵂鶹。夜飛晝伏。又名夜遊女。又名鬼車。又名魚鳥。其頭有九。爲犬所噬。一首常下血。滴人家則凶。故聞其聲。則擊犬使吠以厭之。荊楚歲時記云。姑獲夜鳴。聞則捩狗。陸長源辨疑志云。名渠逸鳥。每脰各生兩翅。當飛時。十八翼霍霍競進。不相爲用。至有爭拗折傷者。

山海經。陽狂水西南流。注於伊水中。有三足鼈。爾雅。鼈三足曰能。張衡東京賦。能鼈三趾。按左傳。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羽淵。國語作黃能。屈氏天問注云。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爲膳。豈鯀化爲二物乎。東晢發蒙記。鼈。三足熊。史記正義。鯀之羽山。化爲黃熊。熊。乃來切。下三點爲三足也。楊升菴云。熊卽左傳黃能入寢之能字。不知何據有三點之說。余攷能有六音。蓋十灰韻中有能字。解云。鼈三足也。音囊來切。其下不必有點也。黃能音奴登切。說文熊屬。足似鹿。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稱能傑也。則其下亦不必點也。若熊羆之熊。在一東韻。據紹興中。永嘉有熊至城下。倅謂熊於字爲能火。宜愼火燭。則下乃火字。當从四點。非三點矣。易曰。離爲鼈。其亦昭象於火邪。

爾雅注云。君山上有池。池中有六眼龜。詞林海錯云。嶺南欽州。出六眼龜。潛確類書云。潮州府程鄉縣城西南。有六目龜池。按南宋明帝泰始間。六眼龜見於東陽。太守劉勰得之以獻。唐睿宗先天間。江州獻靈龜。六眼。足下有玄文。宋太宗時。萬州獻六眸龜。東坡謔呂微仲久睡云。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進六眼龜。庾闡揚都賦。其中則有靈鮫白黿之族。種繁六眸。類豐三足。劉禹錫楚望賦。雖三趾與六眸。時或加乎一目。

洞庭

郭璞江賦。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旁通。幽岫窈窕。

吳旦生曰。注言。洞庭。地穴也。在長沙巴陵。今吳縣南太湖中有包山。下有洞庭穴。潛行水底。無所不通。號爲地脈。又覩博物志云。君山有道。與吳包山潛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死。周洪道云。洞庭山在吳。而洞庭湖乃在荆襄之閒。地形雖分。而未嘗斷也。蘇東坡亦嘗有此說。張說洞庭詩。地穴穿東武。江流下西蜀。然余謂地脈之潛通有如此。而兩洞庭自是異地也。蓋在吳者。道書所謂林屋洞天是也。在楚者。山海經注所謂江、湘、沅三水。共會於巴陵之洞庭。故稱三湘是也。雲麓漫鈔云。洞庭有山水之分。吳中太湖內乃洞庭山。楚之洞庭乃大湖。連亙數州。洞庭名同。其判如此。塵史云。松江有洞庭山。韋蘇州、皮、陸唱和所言洞庭。及蘇子美詩

云。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橘熟客分金。皆在吳矣。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者。卽水經注云。洞庭之陂。乃湘水。非江水。蓋斥此湖耳。比見岳州集古今題詠。刻石龕於岳陽樓。如韋、蘇、皮、陸之屬皆在焉。乃知地志不可不攷也。

梢雲

郭璞江賦。梢雲冠其嘌。

吳旦生曰。孫氏瑞應圖云。梢雲。瑞雲也。人君德至則出。若樹木梢梢然也。宋史。祥符元年。封泰山。十月壬辰。天文院言紫雲如蓋。黃雲如龍鳳。靑雲如竹木。名梢雲。左思吳都賦。梢雲無以踰。注引漢書天文志曰。梢雲。見梢如樹也。

栫

郭璞江賦。栫澱爲涔。夾潨羅筌。

吳旦生曰。皆取魚之具。說文。栫。以柴木壅水也。徂悶切。蜀中有魚栫之名。詩經。潛有多魚。潛音涔。小爾雅。魚之所息謂之潛。潛。槮也。水中魚舍也。爾雅。槮謂之涔。李巡云。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云。積柴養魚曰槮。則栫卽涔也。潛、槮皆是物也。

奇相

郭璞江賦。奇相得道而宅神。

吳旦生曰。廣雅。江神謂之奇相。江記云。帝女也。卒爲江神。蜀檮杌云。古史。震蒙氏之女。竊黃帝玄珠。沉江而死。化爲此神。卽今江瀆廟是也。山海經云。江瀆神生於汶川。

漻㵳

木華海賦。漻㵳浩汗。

吳旦生曰。注。漻㵳。廣大貌。揚雄羽獵賦。虓虎之陳。從橫膠轕。司馬相如上林賦。張樂乎膠葛之寓。按漻㵳、膠轕、膠葛。其義同。而若作樛嶱。則誤矣。杜子美自京赴奉化縣詠懷詩。君臣留歡娛。樂動殷樛嶱。王荊公改刊爲膠葛字。亦意其用上林賦中語乎。八朝偶雋云。晉木玄虛。孫興公。齊張思光。並作海賦。嗡波則洪漣踧蹜。吹澇則百川倒流。此玄虛之雄也。舉翰則宇宙生風。抗鱗則四瀆起濤。此興公之雄也。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此思光之雄也。三賦措語。無大懸絶。融後以其賦示徐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思光卽求筆增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陰火

木華海賦。陰火潛然。

吳旦生曰。易。澤中有火。素問云。澤中有陽燄。注。陽燄如火。烟騰騰而起於水面。蓋澤有陽燄。乃山氣通澤。山有陰靄。乃澤氣通山也。拾遺記云。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水。其色如火。雖波濤灌蕩。其光不滅。是謂陰火。顧況詩。陰火瞑潛燒。戴叔倫詩。古戍陰傳火。蘇東坡遊金山詩。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自有炬火明。飛燄照山棲烏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仙竟何物。注引物類相感志云。山林藪澤。晦明之夜。則野火生焉。散布如人秉燭。其色青。異乎人火。

車渠

木華海賦。車渠瑪瑙。全積如山。

吳旦生曰。南海有車渠。蚌屬也。大者如箕。背有渠壟如蚶殼。故以爲器。緻如白玉。尙書大傳曰。文王囚羑里。散宜生輩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陳於紂庭。鄭康成解之爲渠車。程大昌引此謂。不知車渠何物。車者。車也。渠者。轍迹也。孟子城門之軌是也。則二公不識海物耳。余觀郭璞江賦。紫蚢如渠。乃謂大貝如車渠。正此物也。

鮑照白紵歌。象牀瑤席鎭犀渠。徐陵詩。雕鞍名鏤渠。蕭統將進酒云。宜城溢渠盌。中山浮羽卮。皆言車渠也。一作硨磲。

疏寮

潘尼桑樹賦。倚層城之飛觀。拂綺窗之疏寮。吳旦生曰。寮。小窗也。古詩。交疏結綺窗。劉履補注云。卽漢書所謂綺疏。蓋今之亮格窗。刻鏤疏通。而於交綴之處。以丹青飾爲綺文也。蒼頡云。寮。小室也。說文云。寮。穿也。天中記云。僧寺著所曰茶寮。寮亦作僚。同官爲僚。則同僚卽同窗之義。兩壻相謂曰僚壻。釋名又曰友壻。言相親友也。則亦朋僚之義。

琪樹

孫綽遊天台山賦。琪樹璀璨而垂珠。吳旦生曰。山海經。崑崙之墟。北有珠樹、文玉樹、玗琪樹。故詞人往往以此入詠。蕭防詩。琪樹風清鸞去遲。武伯奮詩。琪樹年年玉蘂新。蔡隱丘詠琪樹云。山上天將近。人間路漸遙。誰當雲裏見。知欲度仙橋。則皆以爲仙樹。非人世所有。然觀梅摯詩。影借金田潤。香隨壁月流。遠疑元帝植。近想誌公遊。乃寶林寺法堂前有琪樹。而摯詠之。則是世亦有此樹矣。

勸農

束晳勸農賦。惟百里之冥吏。各區別而異曹。考治民之賤職。美莫當乎勸農。

吳旦生曰。楊升菴謂。農音猫。與曹叶韻。余按韓詩內傳。東西耕曰從。南北耕曰由。管子。堯使后稷爲大由。錢譜。神農幣文農作由。蓋說文無由字。由與農古通用也。因攷揚雄著畔牢愁。愁音曹。憂也。與楚辭同。則知勸農字。或古作勸由。而愁轉爲曹。亦同由轉爲猫耳。

㲉

束晳近遊賦。賁雞㲉於歲首。

吳旦生曰。㲉音確。卵孚也。又㲉音段。說文。卵不孚也。廣韻注。卵壞也。揚子云。雌之不才。其卵㲉矣。南北朝柳楷謂蕭寶寅云。謠言。鸞生十子九子㲉。一子不㲉關中亂。亂。治也。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寶寅。鸞之子。遂舉兵。韓退之詩。鶺㲉攢壞橙。

牢丸

束晳餅賦。其可以通冬達夏。終歲常施。四時從用。無所不宜。惟牢丸乎。

吳旦生曰。注。㖾頭之類。藝文類聚謂。餅賦有牢丸之目。蓋食具名也。余觀盧諶祭法云。春祠用㖾頭餳餅牢丸。夏秋冬亦如之。則牢丸洵四時皆宜矣。酉陽雜俎引伊尹書。有籠上牢丸、湯

中牢丸。則是牢丸類曼頭。又類湯餅邪。東坡詩。以牢九具。對眞一酒。誤以丸字作九字。陸放翁詩。蟹供牢九美。亦誤。

賦中又云。春則曼頭宜設。夏則莫若薄夜。秋則起溲可施。冬則湯餅爲最。余按荀氏四時列饌傳云。春祠有曼頭餅。夏祠以薄夜代曼頭。徐暘祭記云。五月麥熟薦新。起潄白餅。世說云。何平叔噉熱湯餅。汗出自拭。色轉皎潔。據此。則晉時自有此食具也。

日及

成公綏日及賦。譬日及之在條。恆雖盡而弗悟。

吳旦生曰。說文。舜。木槿也。朝華暮落。一名蕣華。蓋取一瞬之義。一名日及。見廣記。一名亦槿。見羅浮記。一名玉蒸。見顏延之頌。江總南越木槿賦。日及多名。蕣賓肇生。東方記乎夕死。郭璞贊以朝榮。潘文體其夏盛。嵇賦憫其秋零。潘尼朝菌賦序。朝菌者。蓋朝華而暮落。世謂之木槿。或謂之日及。劉禹錫傷往賦。飄零日及之蕚。倏忽蜉蝣之衣。施肩吾詩。但看日及花。唯是朝可憐。

爾雅。椵。木槿。櫬。木槿。注云。別二名也。華朝生夕隕。或呼日及。唐著作局有雙槿樹。盧照鄰作賦。一時競寫。因名著作爲雙槿署。

歷代詩話卷十八 丙集六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賦 卷中之下

旦刷晝秣

顏延之赭白馬賦。旦刷幽燕。晝秣荆越。

吳旦生曰。旦北而晝南。形容馬之疾也。謝莊舞馬賦。朝送日於西阪。夕歸風於北都。尋瓊宮於倏瞬。望銀臺於須臾。亦同此意。杜甫驄馬行云。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與幷。李白天馬歌云。雞鳴刷燕晡秣越。則直用延年語矣。

出豕

顏延之赭白馬賦。戒出豕之敗御。惕飛鳥之跱衡。

吳旦生曰。王子期爲趙簡子御。彘突出溝中。馬驚敗駕。詩話以出字不如突字。一經道破。便覺出豕二字。眼乖口刺。蓋改本有勝於原本者。此等是也。

盈尺

謝惠連雪賦。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沴於陰德。吳旦生曰。呂向注。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爲豐年。桓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爲陽傷陰盛之徵。按左傳於隱公云。平地尺爲大雪。不言是歲大熟。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未聞其廣一丈也。唐朱灣雪詩。平地已霑盈尺潤。年豐須荷富人侯。亦用謝賦意耳。

瓊樹

詩話類編曰。瓊。赤玉也。謝惠連雪賦。林挺瓊樹。世豈有赤雪耶。李義山詩。已隨江令誇瓊樹。李長吉詩。白天碎碎墮瓊芳。相承誤用。皆不考之過。

吳旦生曰。廬史亦言。說文以瓊爲赤玉。比見人詠白物多用之。韓愈雪詩。若非燖鵠鷺。定是屑瓊瑰。又。馬虢蹋作瓊瑤跡。爲有詩從鳳沼來。將別有所稽邪。豈用之不審也。余觀楊升菴引詩。尙之以瓊華。尙之以瓊英。尙之以瓊黃。則瓊爲玉之光彩。非赤玉也。又觀天中記云。詩。報之以瓊琚。傳。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疏言。琚是玉名。則瓊非玉名。故云。瓊。玉之美者。言瓊是玉之美名。非玉之名也。陳張正見詩。睢陽生玉樹。雲夢起瓊田。隋王衡詩。璧臺如始搆。瓊樹似新栽。據此。則瓊訓赤者非是。而謝賦與諸詩。自有所出也。

碭突

梁簡文帝箏賦。奔雷碭突而彌固。

吳旦生曰。碭。徒郎切。以唐爲碭。馬融長笛賦。犇遯碭突。簡文蓋本此。按無鹽唐突西子。此晉人語也。孔融傳。唐突宮掖。魏志。豈宜唐突列侯。劉禹錫鏡詩。瓦礫來唐突。李白赤壁歌。鯨鯢唐突留餘迹。太平廣記載曹植牛鬬詩。行彼土山頭。欻起相搪突。王勉夫謂。碭、唐、搪三字不同。皆一意爾。

燭銀

江總貞女峽賦。含照曜之燭銀。

吳旦生曰。穆天子傳。天子之寶。璿珠燭銀。拾遺記。漢武帝元封元年。浮忻國貢蘭金之泥。此金百鑄。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卽燭銀是也。郭璞江賦。雲精爥銀。注云。銀有精光如爥也。爥卽燭字。梁簡文詩。燭銀踰漢女。盧思道詩。瑞銀光似燭。蓋指此。至如陳子昂春夜詩。銀燭吐清煙。金尊對綺筵。賈至早朝詩。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則以燭銀作銀燭用耳。

雌霓

沈約郊居賦。駕雌霓之連蜷。泛大江之悠永。

吳旦生曰。郭璞謂虹爲霓。俗呼爲美人蜺。注。雌虹也。劉敬叔謂。古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絳。故呼美人虹。唐樓穎詩。枝交帝女樹。橋映美人虹。本此。楊升菴謂。水虹。屈霓也。滇人呼爲水椿。虹蜺之短者。沈約所云雌蜺。漢書所謂屈虹也。按初學記云。凡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東方朔七諫。載雌霓而爲旌。張衡七辯。建雌霓以爲旗。約語本此。然天文率多以雌雄言者。宋玉風賦。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師曠占云。春雷初起。其音格格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不大霹靂者。所謂雌雷。水氣也。虞喜論漢太初曆云。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觜。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抵以十干爲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爲歲陰。故謂之雌。霓讀作入聲。南史沈約作郊居賦。以草示王筠。筠讀雌霓爲雌鶂。約撫掌曰。霓字嘗恐人呼爲平聲。范蜀公召試學士院。用彩霓作平聲。考試者判。郊居賦。霓。五結切。范爲失韻。司馬溫公曰。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然余考霓字有不讀平聲者。如張衡西京賦。直墆霓以高居。注。霓。五結切。南都賦。或岩嶙而纚聯。或豁爾而中絕。鞠巍巍其隱天。俯而觀乎雲霓。則霓與絕叶。皆入聲。又屈原九章云。處雌蜺之標顚。注。蜺。五訖反。遠遊云。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注。蜺。五結反。則約之不作平聲。亦有本也。

翠蓂

江淹去故鄉賦云。北風枕兮絳花落。流水散兮翠蓂疏。吳旦生曰。翠蓂一作茾。草名。蓂莢實也。田俅子云。堯爲天子。蓂莢生於庭。爲帝成曆。故曰蓂曆。亦謂之曆草。帝王世紀云。堯。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生一莢。月半則生十五莢。自十六日。一莢落。至月晦而盡。月小則餘一莢。厭而不落。以爲瑞草。名爲蓂莢。大戴明堂篇又謂。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唐律賦云。朱草合朔。螢雪叢說云。今人祝壽之詞。多用律呂。體狀其月。又用蓂莢。形容其日。然而誕辰若在月半以前。一日生長一葉。乃是增數。誠爲美事。儘好使也。若在月半以後。一日彫零一葉。乃是減數。實爲語忌。烏可使也。

孺人稚子

江淹恨賦。左對孺人。右顧稚子。吳旦生曰。儲光羲詩。孺人善逢迎。稚子解趨走。韓愈詩。已呼孺人戛鳴瑟。更遣稚子傳清杯。以此作對。皆自江賦中來。而杜甫詩云。老妻畫紙爲棊局。稚子敲鍼作釣鉤。便成韻事。

綸組

蕭子雲玄圃賦。漂靑綸之衰折。蕩碧組之鬖髿。

吳旦生曰。爾雅。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郭璞注云。綸。今有秩嗇夫所帶糾靑絲綸。組。綬也。海中草生彩理有象之者。因以名云。左思吳都賦。綸組紫絳。注云。四者皆海中草。揚子所謂五兩之綸。仲長統所謂半通之綬者也。

子雲賦。長卿晚翠。簡子秋紅。楊升菴謂。長卿。則草中徐長卿。藥名是也。簡子。取本草徧檢之無有。近觀齊民要術云。簡子。藤生。緣樹木。實如梨。赤如雞冠。核如魚鱗。取生食之。淡泊甘苦。乃知子雲引用。必此物也。余按南方草木狀云。簡子藤。正月二月華。四月五月熟。出交趾合浦。廣志云。侯騷蔓生。子如雞卵。既甘且冷。輕身消酒。又名簡子藤。所謂簡子秋紅也。

蔓支

庾信哀江南賦。章蔓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

吳旦生曰。呂氏春秋。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迎鐘。赤章蔓支諫不用。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其事與滅虞同。故與宮之奇並稱。

襲句

困學紀聞曰。庾信馬射賦。落霞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倣其語。江左卑弱之風也。

吳旦生曰。庾信所云。直是雲霞之霞矣。按吳獬事始云。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落霞者。飛蛾也。土人呼爲霞蛾。至若鶩者。野鴨也。野鴨飛逐蛾蟲而欲食之。所以齊飛。若雲霞之霞。則不能飛也。蓋其時閻公高會。皆有宿搆。見此二語。媿匿而不復出。古今因以爲工。

野客叢書云。觀駱賓王集。亦曰。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曰。金飆將玉露俱淸。柳黛與荷緗漸歇。曰。緇衣將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則知當時文人皆爲此等語。且勃此語不獨見於滕王閣序。如山亭記。亦曰。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歐公集古錄載長壽寺碑。與西淸詩話如此等語不一。因觀文選及晉、宋間集。如劉孝標、王仲寶、陸士衡、任彥升、沈休文、江文通之流。往往多有此語。信知唐人句格皆有自也。李商隱曰。靑天與白水環流。紅日共長安俱遠。陳子昂曰。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煙共色。曰。新交與舊識俱懽。林壑共煙霞對賞。

按隋長壽寺舍利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又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共春雲等潤。玉臺集序。金星將婺女爭華。麝月與常娥競爽。薛逢云。原花將晚照爭紅。怪石與寒流共碧。

古度平仲君遷

庾信枯樹賦。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遷。

吳旦生曰。左思吳都賦。平仲君遷。松梓古度。劉成注云。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遷之樹。子如瓠形。古度不花而實。子皆從皮中出。余按交州記云。古度樹不花而實。實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色赤可食。其實中如有蒲蘂者。取之爲糉。數日不煮。皆化成蟲。如蟻。有翼。穿皮飛出。著屋正黑。廣州記云。熙安縣有古度樹。俗人無子。於祠炙其乳。則生男。以金帛報之。庾信詩。合風搖古度。防露動林於。

平本作枰。司馬相如上林賦。華楓枰櫨。注云。枰。平仲木。蓋其木理平。可爲棊局。故棊局曰枰。沈佺期詩。芳春平仲綠。淸夜子規啼。

君遷本作桾櫏。出交趾。交州記云。有君遷樹。有朝臺。尉陀望漢所築也。陸龜蒙寄南海同年詩。庭中必有君遷樹。莫向空臺望漢朝。魏王花木志云。君遷樹細似甘蕉。子如馬乳。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妳。俗云牛妳柿是也。今之造扇。用此柿油。曲洧舊聞云。蘇東坡至儋耳。見野花如芍藥而小。鮮紅可愛。土人曰。倒黏子花也。結子如馬乳。海南無柿。人取其皮。剝浸爛杵之。得膠以代柿漆。蓋愈於柿也。此卽溫公所云邪。然觀焦弱侯云。今本草有君遷。又言卽梯

漆。非也。別有椑柹。閒居賦。梁侯烏椑之柹是也。

歷代詩話卷十八

歷代詩話卷十九 丙集七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賦 卷下之上

歌扇舞衣

王勃春思賦。斂態調歌扇。迴一作端身正舞衣。

吳旦生曰。洪武間。楊孟載早春詩。近水欲迷歌扇綠。隔花偏襯舞衣紅。詩話以爲舞衣歌扇。不脫元詩氣習。然見李義甫詩。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劉希夷詩。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儲光義詩。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老杜亦云。江淸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則唐人已用之。余觀子安賦。則唐初已作此語。且考子安之前。陳陰鏗詩。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衣前。李元操詩。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徐陵雜曲云。舞衫回袖勝春風。歌扇當窗似秋月。北齊蕭放詩。歌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周庾信詩。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則此語之起已久矣。若張懷慶竊義甫句。增二字云。生情鏤月爲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乃不免活剝生吞之誚。

鷁首

王勃采蓮賦。鷀羽喧兮鷁首移。

吳旦生曰。鷁。水鳥。能厭水神。故畫於舟首。方言。或謂之艗艏。郭璞解云。今江東貴人船前作青雀。是其像也。集韻云。鷁首。天子船也。淮南子云。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此遊於水也。陸機詩。龍舟浮鷁首。蓋用此語。司馬相如賦。浮文鷁。謝朓賦。弭蘭鷁兮江潯。又張協。乘鷁舟爲水嬉。

青琴絳樹

王勃七夕賦。掩青琴而獨進。凌絳樹而輕迴。

吳旦生曰。楊升菴以青琴對絳樹。謂皆美人。不知唐人早入賦中矣。司馬相如上林賦。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注云。青琴。古神女也。抱朴子。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

志奇云。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魏文帝答繁欽書云。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臈。徐陵雜曲云。碧玉宮妓自翩妍。絳樹新聲自可憐。

花笑

駱賓王蕩子從軍賦云。花有情而獨笑。鳥無事而恆啼。

吳旦生曰。韓子蒼謂丁晉公海外詩。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世以爲工。又讀東坡詩。花非識面常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便覺才力相去如天淵。余謂識面不識面。猶有人之見者存也。還不如獨笑爲幽。庾信小園賦。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說到花鳥忘機處更深。施宜生含笑花詩。百步淸香透玉肌。滿堂皓齒轉明眉。褰帷彼客相迎處。射雉春風得意時。

皇甫百泉云。賓王蕩子從軍賦。賦中之詩。淵明歸去來辭。辭中之賦。

浮漚

楊炯浮漚賦。細而察之。若美人臨鏡開寶匳。大而望也。若馮夷剖蚌列明珠。

吳旦生曰。馮夷剖蚌。唐賦多用之。而於浮漚較切。金陵志云。陳後主汎舟於河。忽遇雨。浮漚生。宮人指浮漚曰。滿河珍珠。因名其河爲珍珠河。唐闕史載任處士云。漚珠槿豔。不必多懷。亦用此也。賦中又云。其生兮若浮。其居兮若旅。雲銷雨霽。寂無處所。此金剛經所謂泡影也。左九嬪涪漚賦。亡不長消。存不久寄。其成不欲難。其敗亦以易也。蘇子瞻作太白像贊云。天人幾何

同一漚。金人趙周臣詩。況復秦宮與漢闕。飄然聚散風中漚。

彳亍

宋璟梅花賦。步前除以彳亍。倚藜杖於牆陰。吳旦生曰。說文。彳。小步也。象人脛三屬相連也。元包云。趾彳亍。上音赤。下音畜。潘安仁射雉賦。彳亍中輟。馥焉中鏑。銑注云。彳亍。行貌。爰注云。止貌。張平子舞賦。蹇兮欲往。彳亍中輟。楊廉夫懷延陵賦。遵閶門以彳亍。王元章詩。老鶴彳亍如人行。崇禎中錢牧齋詩。我衰困無徒。彳亍坎窞中。皮襲美謂。宋廣平鐵腸石心。而梅花賦得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然無刻本。世亦罕傳。宋史慶長以不得見爲惜。元鮮于伯機得國子監寫本。書之以贈莊恭甫。隆慶間。田子藝得此書。特爲刊出。

瓦松

崔融瓦松賦序云。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在屋上曰昔耶。在牆曰垣衣。在石上曰陟釐。梁簡文帝詠薔薇詩。依檐映昔耶。

吳旦生曰。古詩。金舖照昔耶。王僧孺詩。朝光照昔耶。皆指苔也。沈存中謂。昔耶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葉。則成式以昔耶爲瓦松誤矣。蓋瓦衣之與垣衣。自是二種。按本草。瓦衣謂之屋遊。本草注。垣衣。古牆靑苔衣也。其生石上者。名昔耶。一名烏韭。余觀融賦中有云。慚魏宮之烏韭。恧漢殿之紅蓮。是旣借烏韭爲映照語。遂不復及昔耶。本自不謬。而成式强欲難之爾。

酉陽雜俎云。生於久屋之瓦。魏明帝好之。命長安西載其瓦於洛陽以覆屋。或言構木上多松栽。土木氣洩。則瓦生松。大曆中。修含元殿。有一人投狀請瓦。且言瓦工唯我所能。祖父時。嘗瓦此殿矣。衆工不能服。因曰。若有能瓦畢。不生瓦松乎。衆方服焉。又有李阿黑者。亦能治屋。布瓦如齒。間不通綫。亦無瓦松。

紺閜戢孴

杜甫朝獻太淸宮賦云。仡神光而紺閜。羅詭異以戢孴。

吳旦生曰。閜。許下切。大開也。大裂也。司馬相如上林賦。谽呀豁閜。卽此義。今五臣本改閜作閉。則失之矣。孴音擬。盛貌。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芝栭攢羅以戢孴。注云。戢孴。聚貌。或作䂳。集韻。羊入切。木華海賦。濆淖潗𣸉。注云。潗𣸉。沸聲。

金雞

李華含元殿賦。揭金雞於太清。炫晨光一作陽於正色。慶抃之聲。不踰辰而靄四域。吳旦生曰。海中星占云。天雞星動爲有赦。蓋王者以天雞爲度。隋書刑法志云。北齊赦日。令武庫設金雞及鼓於閶門右。撾鼓千聲。宣赦。建金雞。唐百官志云。赦日。立金雞於仗。汝南有雞。黃金飾首。銜絳幡。承以綵盤。維以絳繩。五坊小兒得雞者。官以錢贖之。或取絳幡而已。按李庾西都賦。建金雞於仗內。聳脩竿而揭起。王建宮詞云。樓前立仗看宣赦。萬歲聲長再拜齊。日照綵盤高百尺。飛仙爭上取金雞。蓋道有唐之典制也。楊公談苑云。起於西京。蓋西主兌。兌爲澤。雞者巽之神。巽爲號令。合是二物製其形。揭爲長竿。使衆人覩之。

麗譙登入

劉禹錫楚望賦序曰。城之麗譙。實鄰所舍。四垂無蔽。萬景登入。吳旦生曰。莊子。魏武侯欲偃兵。徐無鬼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注。麗譙。戰樓名。一云。魏城門名。譙亦作嶕。謂華麗而嶕嶢也。前漢書陳勝傳。戰譙門中。師古注。門上爲高樓以望。故曰譙樓。劉貢甫云。譙。陳之旁邑。此適譙之門耳。猶宋門、鄭門之類。楊升菴云。城門名麗譙

者。麗如魚麗之麗。力支切。譙卽譙呵之譙。謂守門人成列而呼喝之也。余觀劉賦中有云。我卜我居。於城之隅。宛在潘落。麗譙渠渠。是時謫武陵。謂以身居其中也。而全文皆居高望遠之詞。李喬亦作楚望賦。傷劉也。序云。思必深而深必怨。望必遠而遠必傷。賦云。生遠情於地表。起遙恨於天末。則麗譙於譙望之義居多。

司馬相如哀二世賦。坌入曾宮之嵯峨。注云。坌。並也。普頓、步頓二反。劉賦坌入字出此。蘇子瞻書臨皋亭云。重門洞開。林巒坌入。亦用此也。按左思吳都賦。僨佻坌並。注云。疾走貌。李爲日賦。夏日之烘彤坌勃。唐儒學傳。坌集京師。孔融表。溢氣坌涌。陸龜蒙怪松圖讚。坌憤激訐。韓退之詩。坌藪畢原陋。金人邊德舉詩。窪尊塵坌寂無歡。雷希顏詩。塵坌恐驚黃鵠舉。

濾水

白行簡濾水羅賦。焦螟之生必全。有以小爲貴者。江漢之流雖大。蓋可一以貫之。

吳且生曰。欲全水蟲之命。凡取水必濾而後飲。蓋僧家戒律有此規也。僧靈一詩。濾泉侵月起。掃徑避蟲行。白樂天送僧文暢詩。山宿馴谿虎。江行濾水蟲。王建詩。藕絹紋縷裁來滑。鏡水波濤濾得清。楊廉夫樂府云。水晶簾空濾明月。三十六宮白於水。

桐華鳳

李德裕畫桐華鳳賦序云。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春暮。有靈禽五色。小於玄鳥。來集桐華。以飲朝露。及華落。則烟飛雨散。不知所往。有名工績於素扇。予因作小賦於上者也。歌曰。東風晚兮芳節闌。敷紫華兮蔭碧湍。美斯鳥兮類鵷鸞。具體微兮容色丹。彼飛翔於霄漢。此藻繪於冰紈。雖淸秋之已至。常愛翫而忘餐。

吳旦生曰。寰宇記。桐花色白。至春。有小鳥。色焦紅翠碧相間。生花中。惟飲其汁。不食他物。花落遂死。人以蜜水飲之。或得三四日。性多跳擲。抵觸便死。士人畫桐花鳳扇。卽此也。性馴。好集美人釵上。喬子曠寄女子黃觀詩。那能飛作桐花鳳。一集佳人白玉釵。唐僧隱巒詩。五色毛衣比鳳雛。深叢花裏只如無。美人買得偏憐惜。移向金釵重幾銖。統志云。廣西南寧出倒挂。毛綠。常倒挂於樹林。故名。日詢手鏡云。倒挂小巧可愛。形色如綠鸚鵡而小。略大於瓦雀。好香。故名收香倒挂。鮮于伯機退宮人引云。金蓮斜抱捧珠龍。玉釵倒挂收香鳥。

蘇東坡異鵲詩。家有五畝園。么鳳集桐花。又梅花詩。故山亦何有。桐花集么鳳。劉言史詩。腸斷錦城風日好。可憐桐鳥出花飛。王原吉詩。梨雲散盡千官影。獨見桐花小鳳棲。王元章詩。五更窗前博山冷。么鳳飛鳴酒初醒。袁海叟詩。綠毛么鳳無棲處。來往蘭房不厭頻。高季迪詠倒

挂詩。綠衣小鳳啼愁罷。瘦影翻懸桂枝下。天順間樊時登詩。梧桐音冷么鳳鳴。屏山晴結愁雲紫。

華山

楊敬之華山賦。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即環字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蠛蠓紛紜。一作紛紛。秦速亡矣。蜂巢一作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纍纍繭栗。祖龍藏矣。

吳旦生曰。王勉夫謂。杜牧阿房宮賦。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杜、楊二文。同一機杼。洪容齋謂敬之賦內數語。杜佑、李德裕常所誦念。牧之乃佑孫。則阿房賦實模倣楊作也。江行雜錄云。牧之阿房宮賦。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傪長城賦。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翟行在牧之前。則阿房又祖長城句法矣。余觀賦家不嫌相襲。如唐說齋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氣有强弱。思有淺深。要皆變化馳鶩。不失古人之法度。乃用班孟堅兩都賦序。道有夷隆。學有麤密之語。司馬相如大人賦。亦用屈原遠遊中語。自李尤有德陽殿賦。而王延壽之靈光殿。何晏、韋誕、夏侯玄之景福殿。宋武帝、劉義恭、何尙之之

華林、淸暑殿諸賦出矣。自揚雄有蜀都賦。而傅毅之洛都、班固之西都、東都。張衡之南都、東京、西京。左思之蜀都、吳都、魏都。徐幹之齊都。劉楨之魯都。劉邵之趙都。庾闡之揚都。周美成之汴都諸賦出矣。自馮衍有顯志賦。而劉楨之遂志。丁儀之厲志。韋誕之敘志。棗據之表志。曹攄之述志。陸機之遂志。梁元帝之言志諸賦出矣。自宋玉有好色賦。而司馬相如之美人。張衡之定情。蔡邕之協初。曹植之靜思。陳琳、阮瑀之止欲。王粲之閑邪。應瑒之正情。張華之永懷。江淹之麗色。沈約之麗人諸賦出矣。

雲龍

杜牧阿房宮賦。長橋臥波。未雩何龍。

吳旦生曰。隱居詩話。牧謂龍見而雩。故用龍以比橋。殊不知龍者。龍星也。余以隱居此辨甚確。齊源師謂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眞龍也。豈牧之文人。而亦有此失耶。後見洪駒父詩話載古本是未雲何龍。其義始安。乃知點畫之譌。相去懸絕至此。百川學海云。蓋長橋之臥波上。如龍之未得雲而飛去。若加以雩字。則龍乃星名。何有於長橋之勢哉。

潘子眞詩話云。曾南豐言阿房宮賦。鼎鐺玉石。珠瑰金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瑰

當作塊。蓋言秦人視珠玉如土塊瓦礫也。觀此益知雩雲之謬。有自來矣。

書帶草

陸龜蒙書帶草賦。彼碧者草。云書帶名。先儒旣沒。後代還生。
吳旦生曰。三齊略記。不夜城東有黌山。鄭玄删注詩書。棲於此山。上有古井。石碣旁生細草。葉如薤之葉。其長尺餘。堅韌異常。土人謂之康成書帶草。梁元帝玄覽賦。書帶新抽。屛風芽發。劉夢得詩。墨池半在頹垣下。書帶猶生蔓草中。蘇子瞻詩。庭下已生書帶草。使君疑是鄭康成。金人劉無黨詩。慚無書帶草。采采爲盈手。汪彥章詩。門外偏生書帶草。林間知是德星堂。吳文可詩。春暉早與萱花殞。書種誰傳帶草香。

黃人

康僚日中烏賦。俯黃人而更助金光。
吳旦生曰。符瑞圖。日。二黃人守者。異國人來降。翟公巽詩。靑女霜如失。黃人日故遲。宋景文詩。靑女回風還習習。黃人捧日故遲遲。滕邁二黃人守日賦。離立環乎兩耳。聯影繞於重輪。遂使慕有道之風。歸我一德。奉無私之照。惟予二人。昇扶桑孰云孑立。㕔羲和乍若朋來。

紙鳶

楊譽紙鳶賦。望有塵埃。謂翻形而載旆。聽無音響。疑避影以銜蘆。吳旦生曰。紙鳶。童子戲。郭恕先畫小童放風鳶。引綫數丈。以滿匹素者。此也。今人誤以風箏名紙鳶。殊不知風箏風琴。乃施之屋角。觸風而鳴。自諧宮商。故名。在梵宮塔院爲多。老杜謁玄元廟詩。風箏吹玉柱是也。高駢風箏詩。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此豈詠紙鳶語邪。王荆公風琴詩。風鐵相敲固可鳴。朔方行夜響行營。此乃檐前鐵馬也。

歷代詩話卷二十 丙集八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賦 卷下之中

試賦

孏眞子曰。王禹玉年二十許。就揚州秋解。試瑚璉賦。官韻端木賜爲宗廟之器。滿場中多於第二韻用木字。云。唯彼聖人。粤有端木。禹玉獨於第六韻用之。上睎顏氏。願爲可鑄之金。下笑宰予。恥作不雕之木。亦何奇巧。

吳旦生曰。限字爲韻。自唐以律賦取士。已有此體。如崔損北斗賦。以成象在天。維北有斗爲韻。皇甫湜履薄冰賦。以戒愼之心。如履冰上爲韻是也。然其韻數多寡。平側次敍。初無定格。至宋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禮部試進士律賦。並以平側次用韻。其後亦有不依次者。宋時試賦。最重破題警切。場屋間每於此定魁選。如天之律數在舜躬賦。暨陶破題云。神聖相授。天人會同。何謳歌不之堯子。蓋曆數在於舜躬。又君人成天地之化賦。熊節破題云。物產於地。形鍾自天。賴君人之有作。成化功之未全。又大椿八千歲爲春秋賦。滿場破題皆閣筆。時陳

元裕主文衡。遂自作云。物數有極。椿齡獨長。以歲歷八千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故有破題中一字未安。輒爲改易者。如文帝前席賈生賦。陳尹破題云。文帝好問。賈生力陳。忘其勢之前席。重所言之過人。吳郛改勢作分。陳大服。又皇極統三德五事賦。魁者破題云。極有所會。理無或遺。統三德與五事。貫一中於百爲。陳季陸考較。嫌第四句貫百爲於一中。似乎倒置。改貫作寓。較有意思。又圜丘象天賦。滕甫破題云。大禮必簡。圜丘自然。鄭獬云。禮大必簡。丘圜自然。滕曰。公在我先矣。鄭果第一。按唐時亦重破題。如李程試日五色賦。楊於陵詢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謂須作狀元。翌日無名。於陵攜此賦詣主文。於是擢爲狀元。後浩虛舟應宏詞。復試此題。程慮浩愈於己。馳介取至。覩浩破題曰。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

中有打花格。如前席賈生有云。金蓮燭煥煌煌。漢天子之儀。玉漏聲沈纚纚。洛陽人之語。試官喜此一聯。

陳季陸用高皇對小白。則知賦亦有假對法也。又有假人名以體狀題意者。如武爲救世砭劑賦云。唐制中興。賴藥師而克濟。漢家外患。藉去病以皆除。又蘇東坡贈趙德麟秋陽賦云。生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寓時字也。

秦少游云。凡小賦如人之元首。而破題二句乃其眉。惟貴氣貌有以動人。故先擇事之至精至當者先用之。使觀之便知妙用。然後第二韻探原題意之所從來。須便用議論。第三韻方立議論。明其旨趣。第四韻結斷其說。以明題意思全備。第五六韻或引事或反說。第七韻反說。或要終立義。第八韻卒章。尤要好意思爾。　賦中工夫。不厭仔細。先尋事以押官韻。及先作諸隔句。凡押官韻。須是穩熟瀏亮。使人讀之。不覺牽强。　賦中用事。唯要處置。才見題。便類聚事實。看緊慢。分布在八韻中。如事多者。須精擇其可用者用之。可不用者棄之。不必惑於多愛。留之徒爲累耳。如事少者。須於合用者先占下。別處要用。不可那輟。

賦中用事。如天然全具。對屬親確者。固爲上。如長短不等。對屬不的者。須別自用其語而裁翦之。不可全務古語。而有疵病也。　賦中用字。直須主客分明。當取一君二民之義。借如六字句中。兩字最緊。卽須用四字爲客。兩字爲主。其爲客者。必須協順賓從。成就其主。使於句中。煥然明白。不可使主客紛然也。　賦中作用。與雜文不同。雜文則事詞在人意氣變化。若作賦則惟貴鍊句之功。鬬難。鬬巧。鬬新。借如一事。他人用之。不過如此。吾之所用。則雖與衆同。其語之巧。迥與衆別。然後爲工也。　賦家句脈。自與雜文不同。雜文語句。或長或短。一在於人。至於賦。則一言一字。必要聲律。凡所言語。須當用意。屈折斲磨。須令協於調格。然後用之。不

協律。義理雖是無益也。凡賦句全藉牽合而成。其初兩事甚不相侔。以言貫穿之。便可爲吾所用。此鍊句之工也。今賦乃江左文章彫敝之餘風。非漢賦之比也。

赤壁

蘇軾前赤壁賦。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曹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

吳旦生曰。東坡所賦赤壁。乃黃州西下津江百步赤壁磯。土人譌爲赤鼻。非故地也。故東坡赤壁記云。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卽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蓋亦疑之矣。按江夏辨疑云。江漢之間。赤壁有三。一在漢水之側。竟陵之東。竟陵今復州。一在齊安郡之步下。齊安今黃州。一在江夏西南二百里許。今屬漢陽縣。蓋郡之西南者。正曹公所敗之地也。赤壁山考云。湖廣赤壁有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皆有之。惟武昌嘉魚縣西南八十里大江濱。北岸烏林。南岸赤壁是也。韻語陽秋云。曹操入荊州。孫權遣周瑜與劉備併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曹公軍馬燒溺。死者甚衆。蓋謂鄂州蒲圻縣赤壁也。詩話類編云。今岳陽之下。嘉魚之上。有烏林、赤壁。蓋周瑜自武昌列艦。風帆便順。泝流而上。遇戰於赤壁之間也。杜牧有寄岳州李使君詩。烏林芳草遠。赤壁健帆開。此眞敗魏軍之地也。昵古錄云。董元宰晚泊祭風臺。卽周郎赤壁。在嘉魚縣南七十里。雨過。有箭鏃於沙渚間出。里人拾鏃試之火。能傷人。是當時毒藥所造耳。

楊世昌

蘇軾前赤壁賦。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吳旦生曰。成化中吳原博詩。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注。數行石刻舊曾藏。按圖繪寶鑑云。道士楊世昌。字子京。武都山人。與東坡遊。善畫山水。則赤壁所謂吹簫之客。卽其人也。微原博詩。誰復知世昌者。

棲鶻馮夷

蘇軾後赤壁賦。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吳旦生曰。東坡謫黃州五年。每遊赤壁。見巨鶻棲喬木之上。故云。靖康初。韓子蒼守黃。因遊赤壁。而鶻巳亡。作詩示何次仲云。豈有危巢尙棲鶻。亦無陳迹但飛鷗。次仲和云。二賦人間眞吐鳳。五年江上不驚鷗。蟹當見水人猶怒。鶻有危巢孰敢留。蓋鶻一微族。因人見重。遂流連歌詠如此。

按山海經。從極之川。惟冰夷恆都焉。齊地記作水夷。穆天子傳作無夷。淮南子作馮遲。太公金匱作馮脩。李善注思玄賦云。河伯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抱朴子云。八月上庚日。溺河。龍魚河圖云。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有河侯新祠頌云。河伯姓馮。名夷。字

公子。淸泠傳云。馮夷。華陰潼鄉堤畔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酉陽雜俎云。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胡元瑞引竹書紀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鬬。遂以河伯爲諸侯。而馮夷非神鬼。恐誤。蓋洛伯亦洛水之神也。

楊升菴引洛神賦。屏翳收風。謂卽馮夷。余謂不然。觀植賦云。屏翳收風。又植詰咎文云。屏翳司風。似以爲風師邪。韋昭以爲雷師。呂覽以爲雲師。然按屈原天問。蓱號起雨。注云。蓱。蓱翳。雨師名。蓱一作荓。一作萍。卽屏翳也。廣雅。雨師謂之屏翳。山海經。屏翳在海東。人謂之雨師。虞喜志林。雨師屏翳。大象賦。太白降神於屏翳。注云。其精降爲雨師之神。據此。則爲雨師無疑。其與河伯有異矣。况洛神賦云。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淸歌。此之所謂馮夷者。余考漢郊祀歌。馮夷切和。注云。馮夷。水神命靈蠵也。說文。蠵鳴如鼓。則是鳴者蠵。而命之者馮夷。故曰馮夷鳴鼓也。杜子美詩。遂有馮夷來擊鼓。用此。然觀洛神賦中屏翳與馮夷並稱。卽不得一視之爾。

孤鶴

蘇軾後赤壁賦。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二道士。羽衣翩躚。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

予曰。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吳旦生曰。詞人下筆。最須照顧。雖才大如海。一指摘便覺礙眼。如東坡此賦。莽莽誦過。何異村究。獨漁隱叢話云。初言適有孤鶴。橫江東來。中言夢一道士。羽衣翩躚。末言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前後皆言孤鶴。則道士不應有二矣。余喜此言讀古細心。宜陸遠爲之閣筆矣。

吾僕

蘇軾濁醪有妙理賦。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飲吾友。吳旦生曰。杜子美晦日詩。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沈浮。東坡因以爲題。按昔人自稱曰僕。謂飲己以濁。而飲友以淸也。或作奴僕之僕。非。

無鄉

黃庭堅畫枯木道士賦。懼夫子之獨立。而矢來無鄉。乃作女蘿。施於木末。婆娑成陰。與世晏息。吳旦生曰。韓非子。矢來有鄉。鄉。方也。有從來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備一處。即甲之不全者。矢來無鄉。則爲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備之則體無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備於臣。皆所防疑。則姦絕也。按此山谷用事誠僻。而非張子賢之達識。亦安能破從來之疑乎。

靈棊

晁補之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凶兮。棊十二而星羅。

吳旦生曰。此謂靈棊經也。異苑云。十二棊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東方朔密以占衆事。此後祕而不傳。晉法味道人遇一老公授此書。遂復流傳。

瓜芋

洪邁老圃賦。織女耀而瓜薦。大昴中而芋食。

吳旦生曰。續漢書。牽牛星主關梁。織女主瓜果。因觀荊楚歲時記云。七夕。婦人結綵樓。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於瓜上。則以爲得。天寶遺事云。宮女以錦結成樓殿。高百尺。陳以瓜果酒炙。設坐具以祀牛女二星。蓋以其主瓜果。故所陳亦必是物也。孝經援神契云。仲冬昴星中。收莒芋。宋均云。莒亦芋。說文。齊謂芋爲莒。

豐城

陸游豐城劍賦。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室之南遷。

吳旦生曰。雷次宗豫章記云。吳未亡。恆有紫氣見牛斗之間。張華問之雷孔章。曰。是寶物也。精在豫章豐城。華遂以孔章爲豐城令。至縣。掘得玉匣。開之。得二劍。孔章留其一。以一進華。

後華遇害。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亡後。其子爲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間躍出。遂見二龍相隨焉。按孔章名煥。乃次宗之族。後來詞人。往往用合劍故實。相沿而不察。困學紀聞引劉知幾所云。莊子鮒魚之對。賈生鵩鳥之辭。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而唐史官之撰晉史者取之。後人因而言之。誤矣。顏師古注漢書。凡撰述方志。新異穿鑿者皆不錄。注史猶不取。況作史乎。

歷代詩話卷二十一 丙集九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賦 卷下之下

金粉

唐寅六朝金粉賦。一顧傾城兮再傾國。胡然而帝也胡然天。

吳旦生曰。子畏僑居南都。嘗宴一通侯家。時文士雲集。卽席同賦。子畏先成。讀至此二語。侯大稱賞。餘士俱閣筆。蓋子畏善作情語。如自詠云。四更中酒半牀病。三月傷春滿鏡愁。又觀鐙云。沈香連理三珠樹。綵結分行四照花。皆極雅麗。

金魚

王世貞金魚賦。何水族之微淼。承金儀之熠艴。形表瑞乎帝符。色徵緣於灼日。冠璧浪之瓊丙。抱含書之丹乙。鱗奕奕而垂錦。沫霏霏而布瑟。

吳旦生曰。屠緯眞金魚品云。嘗怪金魚之色相變幻。徧考魚部。卽山海經、異物志亦不載。讀子虛賦有曰。網玳瑁。鉤紫貝。及魚藻同置。五色文魚。因知其色相自來本異。而金魚特總名也。

余按述異記。關中有金魚神。云周平二年。十旬不雨。祭天神。金魚躍出而雨降。又屈原九歌。乘白黿兮逐文魚。王逸注。鯉魚也。或卽此種。則前此已有之。當不始於漢賦。抱朴子云。丹水有丹魚。夏至十夜。伺魚浮出水。有赤光如火。博物志云。金魚出功婆塞江。腦中有金。述異志云。晉桓沖游廬山。見湖中有赤鱗魚。洛神賦。騰文魚以警乘。戴叔倫詩。池塘養錦鱗。于念東詩。躍水朱光溜。嘉靖中王元美詩。猩紅數點媚清泠。吳明卿詩。水面文魚作隊行。

帝京景物略云。魚之種。深赤曰金。瑩白曰銀。其魚金。貴乎其銀周之。其魚銀。貴乎其金周之。而別以管若箍。管者。鬣下而尾上。周其身者也。箍者。不及鬣周其尾者也。魚病二。曰蝨。曰瘟。瘦而白點生蝨也。法以糞浸新甎投之。鱗張如脫者。瘟也。法以新藍布擦之。魚死三。吞肥皂水得一死。橄欖相得二死。核桃皮水得三死。天將雨。魚拍拍出水面。水底蒸如熱湯也。

韻語陽秋云。潮州精舍寺。池有金鯽魚。數年一現。故白樂天詩。唯有上强精舍寺。最堪游處未曾游。蓋爲此也。臨安六和寺。亦有金鯽池。蘇子美詩。沿橋待金鯽。竟日爲遲留。亦以其出有時。故竟日待之爾。自子美之後四十年。東坡始游玆寺。嘗投餅餌待之。乃略出不食。坡謂此魚難進易退而不安食。宜其壽若此。作詩云。我識南屏金鯽魚。今亦貴鯽不售鯉。余按元馬虛中訪西湖玉公詩。池中金鯽疑龍在。歸路殘雲帶雨回。正指此。至崇禎初譚服膺詩。士女相呼看

金鯽。歡壺趣竭餅餌擲。乃用東坡六和故實。以詠燕都之金魚池也。

桯史云。今中都有豢魚者。能變魚以金色。鯽爲上。鯉次之。貴游多鑿石爲池。置之檐牖間以供玩。或云。以閩市污渠之小紅蟲飼凡魚。百日皆然。初白如銀。次漸黃。久則金矣。

姓州

王世貞登釣臺賦。夫一介之賤微。靈誠感而燭天。遂姓其州而貌其山者。千五百年。

吳旦生曰。呂太史釣臺記云。姓是州曰嚴。丘瓊臺詩云。祚終四百已無漢。州歷千年尚姓嚴。王季重嚴灘詩云。誰何一男子。舉州冒其姓。自古及今。沿習之譌。不禁啞然欲笑。螢雪叢說有一絕云。誰知避諱更嚴氏。灘與州名總誤稱。余喜此絕爲有學識。因爲晰言之。按袁崧後漢書云。皇帝諱陽。一名莊。字子麗。於是顯宗諱莊。悉改莊爲嚴。故莊子陵爲嚴子陵。卞莊爲卞嚴。莊君平爲嚴君平。觀華陽國志。莊遵字君平。成都人也。然而稱君平者。每云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萬餘言。又敘傳云。貴老、嚴之術。老。老子也。嚴。莊周也。其他又以辨裝爲辨嚴、治嚴。或以爲稱人當曰辨嚴。自稱曰辨裝。不知辨嚴卽辨裝。而避莊字。幷同音之裝字亦避耳。據此。則嚴州合名莊州。嚴陵灘合名莊陵灘。今漫然曰姓其州。而不考之。可乎。況宜和間。方臘寇江浙。始改睦州爲嚴州。則計其歲月幾何。而謂之千五百年乎。李西涯寄莊孔暘

詩。淸時例有逃名客。見說嚴陵本姓莊。最可證。

楊升菴云。古人避諱改字。自有意義。明帝諱莊。改莊助爲嚴助。莊子陵爲嚴子陵。以莊與嚴古同音。殷武詩叶音。是其證也。

子陵碣略云。光本姓莊。字子陵。本新野人。避亂會稽。范史以爲會稽人。誤矣。其妻。梅福季女也。胡元瑞云。按徐道暉詩。梅福神仙者。新知是婦翁。最明可證。

老學菴筆記云。今人謂貝州爲甘陵。吉州爲廬陵。常州爲毗陵。峽州爲夷陵。皆自其地名也。惟嚴州有名嚴陵灘。嚴陵乃其姓字。灘是釣處。若謂之嚴灘尚可。今俗謂之陵。殊可笑也。

熠燿

王世貞二鳥賦。師名之曰丹鳥。而字以熠燿。

吳且生曰。大戴傳。螢謂之鳥者。重其養也。凡有翼者爲鳥。困學紀聞云。豳風。熠燿宵行。傳云。熠燿。燐也。朱子謂。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有光如螢。其說本董氏。而說文引詩。熠燿宵行。熠。盛光也。末章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其義一也。楊升菴云。熠燿之訓爲螢火久矣。今疑末章有倉庚于飛。熠燿其羽。遂以熠燿爲明貌。而以宵行爲螢火。固哉其爲詩也。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爲螢火。實也。熠燿爲倉庚之羽。虛也。謂倉庚之羽。如熠燿

之明。非謂熠燿卽倉庚也。今元美賦云。字以熠燿。其意與升菴同。古今注。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

水母屋瓦

屠隆溟海波恬賦。水母目蝦。屋瓦江珧。

吳旦生曰。郭璞江賦注。水母俗名海舌。食物本草云。水母卽海䖳。䖳音涉。今人以蜇字當之。譌也。類編云。水母名曰蛇。形如覆笠。以蝦爲目。蝦動蛇沈。蓋常有蝦依之。以衆爲目。蝦見人則驚。此物亦隨之而沒。故云目蝦。越絕書云。海鏡蟹爲腹。水母蝦爲目。蘇子由詩。去住由人眞水母。簞瓢羸足似山雌。

嶺表錄異云。南中舊呼爲蚶子。頃因盧鈞尙書作鎭。遂改爲瓦屋子。以其殼上有稜如瓦壠。故名焉。海物異名記云。天臠瓦壠。蚶子也。南州志贊云。海蛤魁陸。瓦壠鑛殼。外眉內渠。形摯渾朴。注云。眉高爲眉。渠疏爲渠。

歷代詩話 丁集

古樂府

六卷

目次

歷代詩話卷二十二 丁集一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古樂府 卷上之上

富媼

郊祀歌云。后土富媼。昭明三光。

吳旦生曰。張晏注。坤爲母。故稱媼。郊祀歌別章又云。惟泰元尊。媼神蕃釐。注。泰元。天也。媼神。地也。楊升庵謂。氣曰煦。體曰嫗。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后土富媼亦此義。凡此皆地作媼矣。余觀吳斗南謂。媼當作熅。按賈誼新書云。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徹。地富熅。物時熟。是知漢時之語意。

籋

天馬歌云。精權奇。籋浮雲。

吳旦生曰。籋。古躡字。言天馬上躡浮雲也。隴上歌云。隴上壯士有陳安。⿰馬聶驄文馬鉄鍜鞍。按⿰馬聶亦古躡字。蘇東坡次韻趙伯充畫馬云。十駕均一至。何事籋雲風。

象載

漢郊祀歌。象載瑜。白集西。

吳旦生曰。容齋三筆謂象載瑜章曰。象載瑜。白集西。顏師古云。象載。象輿也。山出象輿。瑞應車也。赤蛟章曰。象輿轙。卽此也。而景星章曰。象載昭庭。師古云。象。安世樂。困學紀聞云。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爲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淸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

秋

安世房中歌云。飛龍秋。游上天。

吳旦生曰。漢書蘇林注云。秋。飛貌。顏師古注云。莊子有秋駕之法者。亦言駕馬騰驤。秋秋然也。

歷代詩話卷二十三 丁集二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古樂府 卷上之下

聲辭

楊升庵曰。漢鐃歌十八曲。古今樂錄謂其聲辭相雜。不復可分是也。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爾。此說卓矣。近世有好奇者擬之。韻取不協。字用難訓。亦好古之弊。胡元瑞曰。鐃歌聲文相亂處誠有之。然如妃呼、狶收、中吾之類。亦不多見。其他句字𡁜屼。自是一時體格如此。觀繆襲、韋昭所擬。其時去漢不遠。其體格大率相同。卽漢人本詞可知。

吳旦生曰。漢時有鼓吹曲。而短簫鐃歌其一章耳。諸曲調皆有聲有辭。故聲辭合寫。此不易之論也。按鐃歌之妃呼、狶收、中吾。與他曲之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乃遲其聲以送之耳。夫被於歌聲。而又譜以辭者。殆所謂聲依永也。後人擬之。縱循厥本旨。酷肖體裁。而難協於律。終是永依聲矣。況復辭乖其旨。背離寖失邪。沈休文云。樂人以音聲相傳。詁詁不復可解。正謂聲辭相雜。而胡元瑞以𡁜屼爲體格。非深於樂府者。尤笑王弇州謂。鐃歌十八中。有難解及迫詰屈

曲者。如絲如魚乎悲矣。堯羊蜚從王孫行之類。或有缺文斷簡。其誤處旣不能曉。佳處又不能識。直以爲不足觀。曾解人而作是語也。

陸文裕公曰。鄭漁仲謂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又謂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世儒義理之說日勝。而聲歌之學日微。馬貴與則謂義理布在方策。聲則湮沒無聞。其言皆有見。而朱文公亦謂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聞者。此讀詩之所以難也。夫樂之義理。詩詞是也。聲歌猶後世之腔調也。兩者俱詣。乃爲大成。漁仲又謂樂之失。自漢武始。蓋言亡其聲耳。漢世樂府。如朱鷺、君馬黃、雉子斑等曲。其辭皆存而不可讀。想當時自有節拍短長高下。故可合於律呂。後來擬作者。但詠其名物。詞雖有倫。恐非樂府之全也。且唐世之樂章。卽今之律詩。而李太白立進淸平調。與王維之陽關曲。於今皆在。不知何以被之弦索。宋之小詞。今人亦不能歌矣。今人能歌元曲南北詞。皆有腔拍。如月兒高、黃鶯兒之類。亦有律呂可按。一入於耳。卽能辨之。恐後世一失其聲。亦但詠月、詠鶯而已。此樂之所以難也。

朱　鷺

樂府原題曰。鷺惟白色。漢有朱鷺之祥。因而爲詩。梁元帝放生碑云。元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尙張羅於漢后。謂此也。樂府解題曰。此蓋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

吳旦生曰。朱鷺者。據樂志。建鼓。殷所作。棲鷺於其上。取其聲揚。或云。鷺者。鼓之精。故吳王啓地門以厭越。越爲雷門。擊大鼓於下。而地門闢焉。後移鼓建康之端門。有雙鷺出鼓。而飛乎雲末。或云。詩。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古之君子。悲周之衰。頌聲息。飾鼓以存鷺。然此皆言鷺鳥也。至宋何承天作朱路篇云。朱路揚和鸞。翠蓋耀金華。直稱爲路車。與漢曲異矣。禽經云。朱鳶不攫肉。朱鷺不吞鯉。梁簡文與劉孝儀令云。鷁舟乍動。朱鷺徐鳴。詩義疏云。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

雅荷

朱鷺。魚以烏。鷺何食。食茄下。

吳旦生曰。烏字與雅同。言朱鷺之威儀。魚魚雅雅也。說文。茄。芙蕖莖。俗但借爲蔬蓏名。非本訓也。爾雅。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菂。菂中薏。郭璞云。蜀人以藕爲茄。張揖云。茄音荷。國風有蒲與荷。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揚雄反離騷云。衿芰茄之綠衣。注。茄。古荷字。張衡西京賦。蔕倒茄於藻井。注。茄。藕莖也。李白詩。胡爲啄我茄下之紫鱗。金人蕭貞卿采蓮曲云。田田青茄荷。豔豔紅芙蕖。

艾如張

樂府原題曰。温子昇辭云。誰在閑門外。羅家諸少年。張機蓬艾側。結網檻籬邊。若能飛自勉。豈爲繒所纏。黃雀儻爲戒。朱絲猶可延。此艾如張之事也。觀李賀詩有艾葉綠花誰翦刻。中藏禍機不可測。似翦艾葉爲蔽張之具也。

吳旦生曰。艾與刈同。說文。芟草也。如讀爲而。猶春秋星隕如雨也。故古辭艾而張羅。其意蓋謂刈而張羅也。按穀梁傳。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謂因蒐狩以習武。芟草以爲田之大防是也。若云張機蓬艾側。是以艾爲蓬艾。恐失本意。

上之回

樂府解題曰。漢武帝元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後數游幸焉。其歌稱帝遊石關望諸國。皆美當時之事也。

吳旦生曰。三輔黃圖云。回中宮。史記秦始皇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出笄頭。過回中。漢書。文帝十四年。十四萬騎入蕭關。殺都尉。燒回中宮。候騎至雍。武帝元封四年冬。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又有三良宮相近。

上邪

漢鐃歌上邪。其辭曰。上邪。我欲與君相知。

吳旦生曰。邪音移。故邪與知叶。何承天擬曲云。上邪下難正。誤作邪正之邪矣。按尙書考靈耀云。虛爲秋候。昴爲冬期。陰氣相佐。德乃不邪。又星名歸邪。

梅花落

復齋漫錄曰。古曲有梅花落。非謂吹笛則梅落。詩人用事。不悟其失耳。漁隱叢話曰。詩人因笛中有梅花落曲。故言吹笛則梅落者甚衆。若以爲失。則梅花落之曲。何爲笛中獨有之。決不虛設也。李白觀吹笛詩。何人吹玉笛。一半是秦聲。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戎昱聞笛詩。平明獨惆悵。飛盡一庭梅。崔魯梅詩。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黃庭堅侍兒詩。催盡落梅春已半。更吹三弄乞風光。泛觀古人用事。一律可見。復齋之妄辯也。

吳旦生曰。梅花落自是笛中曲。當以胡苕谿之說爲正。唐大角曲亦有大梅花、小梅花等曲是也。按鮑明遠梅花落曲中云。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實。蓋就二句中上句花字。與上之嗟字叶。下句實字。忽復折入與下之日質字叶。奇變不測。

裲襠

瑯琊王歌。陽春二三月。單衫繡裲襠。

吳旦生曰。釋名。衫。芟也。衫末無袖端也。裲襠。其一當胸。其一當背也。海篇作兩當。王筠詠裁衣云。裲襠雙心共一抹。正謂此。宋書。薛安都脫兜鍪。解所帶鎧。惟著絳納兩襠衫。馳入賊陣。所向無當其鋒者。齊書。文宣郊天。陽休之爲驍騎將軍。衣兩襠。用手持白棓。議者服其達曠。

企喻歌云。齊著鐵裲襠。乃馬上飾鞍之具。

木蘭

滄浪詩評曰。木蘭歌最古。然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之類。已似太白。必非漢魏人詩也。隱居詩話曰。木蘭詩有高致。世傳爲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大點兵。漢魏時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誰詞也。

吳旦生曰。王弇州謂不必用可汗爲疑。朔氣寒光致貶。要其本色。自是梁、陳及唐人手段。余觀其敍事布辭。蒼拙近古。決非唐手所及。況魏太武時。柔然已號可汗。非始於唐也。解者謂。木蘭。朱氏女。今黃州黃陂縣北七十里。卽隋木蘭縣。有木蘭山將軍冢忠烈廟。然據湧幢小品云。隋煬帝時。姓魏氏。亳之譙人也。從軍一紀。閱十八戰。除尙書不受。歸而改妝。以事聞。帝奇之。欲納諸宮中。對曰。臣無媲君之禮。以死誓拒。迫不已。遂自盡。追贈將軍。謚孝烈。立廟。歲以

四月八日致祭。蓋其生辰云。

明駝

酉陽雜俎曰。木蘭篇。明駝千里脚。多誤作鳴字。駝臥腹不貼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吳旦生曰。太眞外傳。上賜妃瑞龍腦十枚。妃私發明駝。使持三枚遺祿山。明駝者。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馳三百里。楊升庵謂唐置驛有明駝使。哥舒翰以白駝遞。而耕餘博覽乃以明駝使爲異人也。恐誤。

漢書。大月支出一封駝。注。脊上有一封。李義山詩。取酒一封駝。

歷代詩話卷二十四 丁集三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古樂府 卷中之上

箜篌引

唐子西曰。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人用樂府爲題者。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詞。太白輩或失之。

吳旦生曰。古今注。箜篌引。即公無渡河。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子高晨起刺船。有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止不及。遂溺死。於是援箜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曲。曲終。亦投河死。子高還。以聲語麗玉。麗玉以箜篌寫其聲。曰箜篌引。余觀曹植云。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似言及時行樂。又云。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似及交情。大非古辭之意。李白有二篇。一曰公無渡河。乃言渡河事。一曰箜篌引。亦言交情。此子西所謂失之也。吳正子謂。歷觀前作。大抵以箜篌引命題者。不言叟溺。以公無渡河命題者。則及之。皆不足語樂府矣。

漢書。禱祠太乙后土作坎侯。坎。聲也。使樂人侯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也。因其姓命曰坎侯。

古今韻會云。漢武令樂人侯暉依琴造𥫱。𥫱。空侯也。一名坎侯。𥫱卽古坎字。野客叢書云。坎國之侯名暉也。

楊升庵謂。當作空侯。今作箜篌。加竹贅矣。其器只絲木二物。與竹了不相干。大樂部。空侯二十三絃。在樂器中。最大且高。凡琴、瑟、箏、筝、琵琶、阮咸之屬。絲木相去。皆未寸許。惟空侯絲與木相去遠。聲自空出。空侯之名或因此。

釋名。箜篌。師延所作。靡靡之音。空國之侯所好也。容齋隨筆謂。考侯國無名空者。余以此言大是憒憒。按樂府雜錄云。箜篌。乃鄭衞之音權輿也。以其亡國之音。故號空國之侯。

陌上桑

樂府解題曰。古辭。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舊說。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采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按其歌辭稱。羅敷采桑陌上。爲使君所邀。羅敷盛誇其夫爲侍中郎以拒之。與舊說不同。若陸士衡扶桑昇朝暉等。但歌佳人好會。與古調始同而末異。

吳旦生曰。吳兢以侍中郎之詞。與家令不合。遂病之。樂府原題云。侍中郎。漢官也。恐仁爲趙王家令。後爲漢侍中郎也。余最喜樂府集有云。大抵詩人感詠。隨所命意。不必盡當其事。所謂

不以辭害意也。且發乎情。止乎禮義。古詩之風也。今次是詩。益將體原其蹟。而以辨麗是逞。約之以義。殆有所未合。而盧思道、傅縡、張正見復不究明。更爲祖述。使若其夫不有東方騎。不爲侍中郎。不作專城居。乃得從使君之載歟。如劉邈、王筠之作。蠶不飢。日未暮。亦安得徬徨爲使君留哉。蕭撝殷謀。曾不足道。而沈君攸所謂看金怯舉意。求心自可知。亦庶幾焉。故秋胡婦曰。婦人當采桑力作。以養舅姑。亦不願人之金。此眞烈婦之辭耳。

王子喬

王弇州曰。仙人有兩王喬。其一卽太子晉。其一柏人令。天降玉棺者也。楊升庵曰。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僑。犍爲武陽人。爲柏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僑爲王子喬。誤也久矣。胡元瑞曰。汲冢書。師曠稱晉爲王子。故樂府稱王子喬。非姓王氏也。喬當是晉別名。惟爲葉縣令而飛鳧。與爲柏人令而食芝者。則名姓俱同。又同爲令。最易相亂。非精加考核。未易得之。吳旦生曰。劉向列仙傳云。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浮丘公接以上升。三十餘年。見者。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翔山頭。舉手謝人而去。爲立祠於緱氏山下。據此。則緱氏仙人廟。乃太子晉事。封禪注誤引入王伯僑之下。而升庵反誤認爲非

王子喬也。元瑞指出晉爲王子。而葉縣、柏人又有兩人。極爲顯著。故弇州概稱兩王喬亦未妥。

按海錄碎事云。一王子晉王喬。二葉令王喬。三服肉芝王喬。皆神仙也。

長歌行

滄浪詩評曰。文選長歌行。只有一首靑靑園中葵者。郭茂倩樂府有兩篇。次一首乃仙人騎白鹿者。仙人騎白鹿之篇。予疑此詞岧岧山上亭以下。其義不同。當又別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

吳旦生曰。觀魏文帝所賦。似擬仙人騎白鹿一首。陸士衡所賦。似擬靑靑園中葵一首。其詞意各合古辭。而解題謂。曹魏改奏。晉陸士衡不與古文合。何也。岧岧山上亭以下。細閱絕不相蒙。嚴氏駁之有見。

當

藝苑巵言曰。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二語妙絕。老杜玉佩仍當歌。當字出此。用修引孟德對酒當歌。云子美一闕明之。不然。讀者以爲該當之當矣。大瞶瞶可笑。孟德正謂遇酒卽當歌也。下云。人生幾何。可見矣。若以對酒當歌作去聲。有何趣味。

吳旦生曰。焦弱侯謂。元美此言。誤會用修之意矣。用修正讀當爲平聲。如當時之當。言人生對酒。與當歌之時無幾耳。何嘗作去聲。如當泣、當歸之當哉。子美詩當亦作平聲。若如元美讀。

不成詩矣。

杜康

武帝短歌行。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吳旦生曰。選注。杜康。或云黃帝時宰人號。大謬。蓋古之造酒者。武帝用東方生銷憂唯酒之意。故不言酒。直言杜康耳。束皙勸農賦。蓋田熟吠紓其腹。而杜康咥其胃。白樂天詩。杜康能解悶。潘佑詩。直擬將心付杜康。亦如劉白墮工釀。東坡乃云。獨對紅蕖傾白墮也。眉公筆記。杜康泉在舜祠東廡下。世傳杜康用斯泉釀酒。或以揚子江水幷惠山泉稱之。一升重二十四銖。是泉重二十三銖。

莊馗

王粲從軍詩。館宇充鄽里。士女滿莊馗。自非聖賢國。誰能享茲休。

吳旦生曰。五臣作馗。音仇。協韻。李善注引肅肅兔罝。施於中馗。楊升庵謂作馗。音求。字从九从酋爲是。又說文。馗音逵。九逵道也。似龜背。故曰馗。从九首。一道爲一首。與馗同義而異音。今人不識馗字。皆从首。誤矣。升庵此說最當。而正楊謂韻會支、尤二韻通作馗。恐未足以折升庵也。

豫章行

樂府解題曰。古辭。今闕誤不傳。陸士衡泛舟淸川渚。傷離別。言壽短景馳。容華不久。若曹植擬豫章行爲窮達。傅休奕苦相篇云。苦相身爲女。言盡力於人。終以華落見棄。亦題曰豫章行。

吳旦生曰。樂府集謂。豫章。邑名。漢南昌縣。隋爲豫章。有豫章江。江連九江。有釣磯。陶侃少時嘗宿此。夜聞人唱聲如量米者。訪之。吳時有度支於此亡。今考傅玄、陸機輩所作。多叙別離怨恨思。卽知豫章昔爲華豔盛麗之區耳。至唐杜牧詩。尙過稱其侈靡焉。

董逃行

古辭。言神仙事。傅休奕九奕篇十六章。乃叙夫婦別離之思。非也。

吳旦生曰。樂府原題謂此辭作於漢武之時。蓋武帝有求仙之興。董逃者。古仙人也。後漢遊童競歌之。終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此則謠讖之言。因其所尙之歌。故有是事實。非起於後漢也。余觀別本。逃一作桃。梁簡文行幸甘泉宮歌云。董桃律金紫。賢妻侍禁中。似引董賢及子瑕殘桃事。終云。不羨神仙侶。排煙逐駕鴻。皆所未詳。詩話又引漢武內傳。王母觴帝。索桃七枚。以四啗帝。自食其三。因命董雙成吹雲和笙侑觴。作者取此。竊以樂府之題。亦如關雎、葛覃之類。只取篇中一二字以命詩。非有義也。若以董字、桃字泥其義。此與作鐃歌巫山高雜以陽臺神女之事。君馬黃但言馬者。其荒陋一也。蔡寬夫所云。烏生八九子但詠烏。雉朝飛但詠雉。雞

鳴高樹巔但詠雞。大抵類此。而甚有相府蓮訛爲想夫憐。楊婆兒訛爲楊叛兒者矣。

七十二

春渚紀聞曰。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郊薔薇歌。仙機軋軋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不知皆用七十二取義何也。吳旦生曰。田子藝言。是美人之數也。古人多言三三美人。夫三三則六。而六六則爲三十六矣。左右各三十六。合之則爲七十二矣。蓋六者陰數之極。而六六三十六者。又純陰之數。故用之婦人也。余以此語未免穿鑿。後見眞率筆記云。霍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十六對。望之爛若披錦。故相逢行云。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按玉臺詩。乃樂府相逢行古辭也。知古辭確有所祖。可以釋陶南村之疑矣。梁簡文箏賦。鴛鴦七十二。亂舞未成行。李太白詩。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皆取當時相對之義。雞鳴又云。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蓋言方池。正從園中大池入想也。此樂府亦用霍家事實。楊廉夫詩。別院三千紅芍藥。洞房七十紫鴛鴦。此亦影借句耳。若楊升庵詩。芳池七十二。寶帳三千重。則是池有七十二邪。楊廉夫金臺篇云。上有七十二鳳凰。金鼎玉食高頡頑。

丈人

顏氏家訓曰。古樂府歌辭。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俗猶呼其祖考爲先亡丈人。又疑丈當爲大。北間風俗。婦呼舅爲大人公。丈之與大。易爲誤耳。近代文士。頗作三婦詩。乃爲匹嫡並耦。己之羣妻之意。又加鄭衛之辭。何其謬乎。

吳旦生曰。顏之推疑大誤爲丈。不知古有丈人之稱。唐翊仁鮫人潛織詩。三日丈人嫌。武則天怒魏元同。賜死於家。監刑御史房濟曰。丈人何不告密。可以自直。史記索隱注。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人。尊父嫗爲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卽張博母也。

黃震云。易經丈人。程子謂尊嚴之稱。朱子謂長老之稱。丈者。黍龠尺引之積。說文云。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論衡云。人形以一丈爲正。故名男子爲丈夫。尊翁嫗爲丈人。淮南子云。老者杖於人。爲丈人。

野客叢書云。今人呼丈人爲泰山。或者謂泰山有丈人峯。故云。青城山記云。青城爲五嶽之長。名丈人山。俗呼人婦翁爲令嶽。妻之伯叔爲列嶽。因此。歐陽永叔云。呼妻父爲嶽翁。以泰山有丈人峯。呼妻母爲泰水。不知出何

書。據雜俎載。明皇東封。張說爲封禪使。三公以下。皆轉一品。說以壻鄭鎰官九品。用說遷五品。玄宗怪而問之。黃幡綽對曰。泰山之力也。與前說不同。陳后山送外舅詩。丈人東南英。注謂丈人爲婦翁之稱。三國志。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而裴松之注謂。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晉書。王忱任達。婦父常有慘。忱乘醉弔之。舊唐書。獨孤郁以婦公辭內職。憲宗曰。權德輿有此佳壻。按裴松之。宋元嘉時人。呼婦翁爲丈人。已見此時。余因樂府丈人之語。附入此條。竊以松之古無丈人之言。未曾深考。而勉夫謂南史時已見。亦失之也。觀史記漢天子我丈人行。則三國前早已有之。漢書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壻。豈以山嶽有壻。因謂婦翁爲嶽邪。

𣚍𣚍

甄后塘上行。邊地多悲風。樹木何𣚍𣚍。

吳旦生曰。𣚍音颼。古本楚辭。風颼颼兮木𣚍𣚍。今本作蕭。而音亦叶颼。故樂府亦作蕭蕭。又作脩脩。總不若𣚍𣚍字之古也。

按甄后。中山無極人。爲文帝后。其後爲郭貴嬪譖。賜死。臨終作此詩。而前志云。晉樂奏魏武帝蒲生我池中。至今題下刊魏武帝字。皆譌。

秋胡妻

劉子玄曰。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徇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强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爲伍。有乖其實焉。

吳旦生曰。按秋胡宦歸。路見美婦。願奉以金。婦曰。婦人當采桑力作。以養舅姑。不願人之金。只此數語。節孝昭彰。此傅玄所謂烈烈貞女忿。言辭厲秋霜也。卒惡其行。投河而死。謂非烈女不可。自子玄之論一出。楊升庵謂當祠於妬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胡元瑞謂當名秋胡妻所投水曰悍婦川。皆非允論。橫汚古烈。文人口業。一至於此。西京雜記云。杜陵秋胡。爲翟公所禮。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經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馳象曰。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豈得以昔之秋胡失禮。而絕婚今之秋胡哉。

枯桑海水

飲馬長城窟行。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

吳旦生曰。翰注謂枯桑無葉。則不知天風。海水不凍。則不知天寒。喻婦人在家。不知夫之消息也。善注謂枯桑無枝。尙知天風。海水廣大。尙知天寒。喻夫在遠。不知婦之憂戚也。余意合下二句總看。乃云枯桑自知天風。海水自知天寒。以喻婦之自苦自知。而他家入門自愛。誰相爲問訊乎。

戰國趙、燕皆築長城以備邊。自陰山上遼東。謂之古長城。至秦始皇。西起臨洮。東入高麗。連亙萬里。按酈道元水經注及樂府廣題謂。其南北皆有泉窟。漢時征戍之士。飲馬於此。乃作是曲。王僧虔伎錄。以爲相和歌辭之瑟調曲也。凡婦人思遠者。亦借此題以寄情焉。此則其辭也。

雙鯉魚

夷白齋詩話曰。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魚腹中安得有書。古人以喩隱密也。魚。沈潛之物。故云。

吳旦生曰。五臣注。相思感通。夢寐之間。若有使來遺者。又云。命家童殺而開之。中途得書。不知此乃想像之詞。借枯桑海水。以喩他鄉異縣。字字神境。若說殺魚。無乃癡騃。按漢時書札相遺。或以絹素結成雙鯉之形。卽緘也。非如今人用蠟。唐李氏季蘭結素魚貽人云。尺素如殘雪。結爲雙鯉魚。欲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蓋其遺制。

長城

陳琳飮馬長城窟行云。生男愼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吳旦生曰。秦築長城時。死者相屬。民歌云。生男愼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則孔璋乃用其時之謠語也。

竹竿

卓文君白頭吟云。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余吳旦生曰。漢鐃歌二十二曲。今所傳朱鷺等十八曲。而務成、玄雲、黃雀、釣竿四曲無傳焉。嘗擬朱鷺等。因爲補四曲是也。其所謂釣竿者。古今注云。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側。作釣竿之歌。後司馬長卿作釣竿詩。今傳爲古曲也。故文君言竹竿魚尾。正引伯常子事。以諷長卿耳。劉坦之補注云。嫋嫋簁簁。並搖動貌。以比相如之心不定。又將它圖也。

梁父

樂府解題曰。梁甫吟。蓋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吳旦生曰。西谿叢語謂。張衡四愁詩。欲往從之梁父難。注云。泰山。東嶽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致於有德。而爲小人讒邪之所阻。梁父。泰山下小山名。諸葛好爲梁父吟。恐取此意。按靑州圖經云。三士冢在臨淄縣南一里。三墳周圍一里。高二丈六尺。張朏齊記云。是烈士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三士冢。所謂二桃殺三士者。遙望蕩陰里。解題作追望陰陽里。嚴滄浪云。靑州有陰陽里。

歷代詩話卷二十五 丁集四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古樂府 卷中之下

匹

子夜歌。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

吳旦生曰。字書。匹。僻吉切。偶也。配也。合也。歌中隱匹配之義。此借字寓意也。周禮。媒氏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注云。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左傳。幣錦二兩。杜預注云。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是每匹長四丈。中分之向裏。卷其末爲二端。二端。兩也。其實只一匹。湘山野錄載。胡旦致仕。遇恩賜束帛當十端。夏竦鎭襄陽。選縑十匹贈之。旦笑曰。奉還五匹。請撿韓詩外傳。及韓康伯等所解束帛戔戔之義。自可見證。據此。則今之贈遺者。稱縑帛一匹爲壹端。誤矣。

棊

闌棋燒敗襖。著子故依然。蓋子夜四時歌之類。每以前句比興引喻。而後句實言以證之。若此甚

多。

吳旦生曰。西京雜記。漢元帝好蹴踘。以爲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爲彈棋之戲。棊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爲小壺。四角微隆起。李商隱詩。莫近彈棋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棋局上事。最妙是長斜。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敘棊。用二十四棊者。卽此戲也。藝經云。彈棊二人對局。白黑棊各八枚。先列棋相當。下呼上擊之。與子厚所記小異。如弈棋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黑白棊各百五十。亦與後世法不同矣。

世說。彈棊。魏宮中裝器戲也。魏文帝自負此技。以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著葛巾。低頭拂棊。妙踰於帝。

前谿

漁隱叢話曰。于競大唐傳。湖州德淸縣南前谿村。則南朝集樂之處。今尙有數百家習音樂。江南聲伎。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谿者也。復齋漫錄言。陳劉刪詩。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谿。唐崔顥詩。舞愛前谿妙。歌憐子夜長。按智匠古今樂錄。晉車騎將軍沈玩作前谿歌。而非舞也。蓋復齋不曾見于競大唐傳。故不知舞出前谿耳。

吳旦生曰。郗昂樂府解題亦言。前谿。舞曲也。寰宇記云。前谿。烏程縣南。東流入太湖。謂之風渚。後谿在市北餘不亭。晉沈充家於前谿。余嘗考前谿。一名餘英。谿水出銅峴山。東過武康縣前千秋橋。又東過縣學前。又自縣學前東過下渚湖。南與餘不谿水合。是則前谿屬武康縣。非屬德清縣也。況德淸在唐時名武源、臨谿、德淸。而武康自晉時已名之。漢則名餘不鄉。故于競遂誤認之邪。

破瓜

徐興公曰。古辭。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顚倒。芙蓉凌霜榮。秋容故尙好。夫破瓜時。春也。芙蓉凌霜。秋也。春時色美。故使郎顚倒矣。而秋時亦不見其不美也。

吳旦生曰。碧玉。晉汝南王妾名。孫綽爲作碧玉歌。一名千金意。按楊文公談苑云。呂仙翁有詩與張洎。言將作鼎鼐之句。其句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爲破瓜爲二八字。洎六十四而卒。乃悟。余因觀李羣玉贈馮姬詩。瓜字初分碧玉年。亦謂以瓜字分之。則爲二八字也。則是古辭破瓜者。乃指碧玉十六妙年邪。

石闕

讀曲歌云。石闕生口中。銜悲不得語。

吳旦生曰。石闕。古漢時碑名。故取悲字之義。子夜歌作石闕。又水經注。石的。石碑也。古名石桓、石闕。

屈戌

留靑日札曰。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一作屈膝。盧照鄰詩。娼婦盤龍金屈膝。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說者以爲卽鋪首。非也。蓋旣言屈膝。又言銅鋪。則非一物明矣。予謂卽今之蝴蝶扇鉸也。可以屈申摺疊。故可用之屛風也。

吳旦生曰。鄴中記。石虎作金鈕屈膝屏風。衣以白縑。畫義士、仙人、禽獸之象。高施則八尺。下施則四尺。或施六尺。隨意所欲也。故段成式詩。屏開屈膝見吳娃。正與簡文同用此。田子藝據長吉之句。遂以鋪首爲非。余觀輟耕錄云。今人家窗戶設鉸具。或鐵或銅。名曰環紐。卽古金鋪之遺意。北方謂之屈戌。又戲瑕云。曾見古金屈戌。長可尺餘。廣象楣棱小殺。鏤獸形若饕餮。狀絕細巧。銜雙環。意卽古之金鋪耶。據此則鋪首未爲非也。正德中薛蕙詩。雙環金屈膝。

中州集劉迎詩。寶箱拂塵金屈戌。

莫愁

莫愁樂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

吳旦生曰。唐書樂志。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蓋盧家女。一云爲妓。嘗召入楚宮。今郢州有莫愁邨是也。顧太初莫愁考云。莫愁村。今在承天府漢江西。石城在州西北。晉羊祜所建。鄭谷詩。石城昔爲莫愁鄉。莫愁魂散石城荒。王橫詩。村近莫愁連竹隖。人歌楚些下蘋洲。卽此也。

梁武帝樂府云。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采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此蓋洛陽人。沈佺期詩。盧家少婦鬱金堂。李商隱詩。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卽此也。則莫愁有兩人矣。

李本寧莫愁湖記云。還將盧女曲。夜夜奉君王。則魏時宮人。故將軍陰升之姊。明帝崩。出嫁爲尹更生妻者也。由此言之。古今有三莫愁。而盧氏多好女。令湖山爭借以爲重乎。

宋曾三異云。曾見莫愁象石本。衣冠甚古。乃古神仙者流。非女子。郢中倡女竊其名。

估客樂

楊升庵曰。估客樂。齊武帝所作。令釋寶月被之管絃。帝數乘龍舟遊江中。以紅越布爲帆。綠絲爲帆縴。鍮石爲篙足。篙榜者悉著鬱林布。作淡黃袴。舞此曲用十六人。按史稱武帝節儉。常自言朕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然其從流忘返之奢如此。貽厥孫謀。何怪乎金蓮步地也。

吳旦生曰。古今樂錄。帝布衣時。嘗遊樊鄧。登祚以後。追憶往事而作歌。敕歌者常重爲感憶之聲。故其辭曰。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渚。感憶追往事。意滿辭不叙。考其情事。亦是漢太上新豐之意也。區區布帆絲綷。便足云奢。其視隋煬之龍舟鳳舸。殿脚女千人。更爲何如。胡元瑞云。嘗使黃金與土同價。高帝語也。武帝繼高。亦有節儉之稱。南史、齊書。並可考見。釋寶月所上曲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古謂使者曰信。按越告糴於吳。使素忠爲信。晉武帝帖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虞永興帖云。事以信人口具。

雙行纏

墨莊漫錄曰。婦人之纏足。前世無傳。齊東昏侯爲潘妃。鑿金蓮帖地。曰。此步步生蓮華。然不言其弓小也。六朝詞人。無一言稱纏足者。唐詩亦無及之。惟韓偓詠屧子詩。六寸膚圍光緻緻。唐尺短。校之亦小也。而不言其弓。楊升庵曰。弓足始於五代李後主。非也。六朝樂府有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唐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五陵年少欺它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醉袂幾侵魚子纈。彯纓長戛鳳凰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花間集詞云。慢移弓底繡羅鞋。則此飾不始於五代也。

吳旦生曰。焦弱侯謂樂府有雙行纏。乃是行縢。卽足衣也。胡元瑞謂雙行纏。婦人以襯韈中者。

卽今俗談裹脚也。唐以前。婦人未知札足。勢必用此。與男子同。男子以帛。婦人則羅爲之。加文繡爲美觀。以蔽於韈中。故他人不言好。獨所歡知之。語意明甚。楊妃馬嵬所遺。足徵唐世婦人皆著韈。今婦人纏足。其上亦有半韈罩之。謂之膝袴。恐古羅韈或此類。又御覽云。昔製履。婦人圓頭。男子方頭。欲別男女也。太康婦人皆方頭履。男子無異。則六朝前。婦人之履。斷可識矣。車若水謂。後漢戴良嫁女。練裳布裙。竹笥木屐。據三氏之言。則札脚斷非古時之事。如古今事物考云。起于妲己。留青日札云。起于西施。皆非也。自李後主宮嬪窅孃。以帛繞脚。屈上如新月狀。由是人皆效之。可謂弓足非始於後主乎。

婐妮

梁武帝遊女曲云。珠佩婐妮戲金闕。

吳旦生曰。婐妮音果火。按說文。女待曰婐。讀若騧。或若委。孟子曰。舜爲天子。二女婐。烏果切。妮。弱也。五果切。字學集要云。婐。單作果。又身弱好貌。韻略云。妮。身弱貌。韓退之元和聖德詩。日君月妃。煥赫婐妮。

歷代詩話卷二十六 丁集五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古樂府 卷下之上

巴渝

樂府原題曰。巴渝。本舞名。卽鞞舞也。漢高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范因。率賨人以從。爲前鋒。號板楯蠻。勇而善鬭。及定三秦。封因爲閬中侯。復賨人七姓。其俗善舞。高帝使樂人習之。閬中有渝水。因以爲名。故曰巴渝舞。

吳旦生曰。華陽國志謂。巴師勇銳。歌舞以淩。殷人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又謂閬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陷陣。銳氣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按舞曲四篇。一曰矛渝。二曰弩渝。三曰安臺。四曰行辭。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讀。英雄記云。曹公破袁譚。馬上舞三巴。曹植鞞舞詩序云。故西園歌吹李堅者。能鞞舞。先帝下書召堅。堅年踰七十。中間廢而不爲。因考魏使王粲制其辭。粲問巴渝帥。而得歌之本意。改爲矛渝新福、弩渝新福、安臺新福、行辭新福四曲。以述

魏德。李贊皇云。巴渝末曲。猥蒙漢祖之知。西域傳作俞。蜀都賦云。奮之則賨旅。翫之則渝舞。梁簡文蜀道難云。若奏巴渝曲。時當君思中。

濁

獨漉獨漉。水深泥濁。

吳旦生曰。濁音獨。漉、濁爲韻自叶。按古音略引史記律書。濁者。觸也。白虎通。瀆者。濁也。孺子之歌。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漢書潁川歌。潁水濁。灌氏族。陳張君祖詩。風來詠愈淸。鱗萃淵不濁。斯乃元中子所以矯逸足。又俗謂不明曰醫濁。以酒爲喻也。或作鶻突。又作黏塗。並非。

白紵

韻語陽秋曰。樂府解題譽白紵曰。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王建云。新縫白紵舞衣成。來遲邀得吳王迎。元稹云。西施自舞王自管。白紵翻翻鶴翎散。則白紵。舞衣也。王建云。新換霓裳月色裙。豈霓裳羽衣舞亦用白耶。

吳旦生曰。宋書樂志曰。白紵舞。按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疑是吳舞也。晉俳歌云。皎皎白緒。節節爲雙。吳音呼緒爲紵。疑白緒卽白紵也。南齊書樂志曰。白紵歌。周處風土記。

吳黃龍中童謠云。行白者。君追汝。句驪馬。後孫權征公孫淵。浮海乘舶。舶。白也。今歌和聲。猶云行白紵焉。後見樂府原題云。白紵歌有白紵舞。白鳧歌有白鳧舞。並吳人之歌舞也。吳地出紵。又江鄉水國。自多鳧鶩。故興其所見以寓意焉。始則田野之作。後乃大樂氏用焉。此解最確。

歷代詩話卷二十七 丁集六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古樂府 卷下之下

路旁兒

張率走馬引云。斂轡且歸去。吾畏路旁兒。

吳旦生曰。樂府集載張敞爲京兆尹。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風俗通曰。殺君馬者。路旁兒也。言長吏馬肥。觀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馳驅不止。至於死。故曰。吾畏路旁兒。按崔豹古今注曰。走馬引。樗里牧恭所作也。爲父報怨殺人。而亡匿於山之下。有天馬夜降。圍其室而鳴。覺聞其聲。以爲追吏。奔而亡去。明旦視之。乃天馬跡也。因惕然大悟曰。豈吾所處之將危乎。遂荷糧而逃。入於沂澤中。援琴而鼓之。爲天馬之聲。曰走馬引。解題。一曰天馬引。

大風

庚谿詩話曰。漢高帝大風歌。不事華藻。而氣槩遠大。眞英主也。至武帝秋風辭。言固雄偉。而終有感慨之語。故其末年。幾至於變。魏武、魏文父子。橫槊賦詩。雖遒壯抑揚。而乏帝王之度。六朝

以後。人主言非不工。而纖麗不逞。無足言也。
吳旦生曰。大風歌。史記樂書謂之三侯章。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蓋欲使後之子孫知其祖創業之勤。不可怠於守成爾。索隱曰。侯。語辭也。兮。亦語辭也。歌有三兮。故曰三侯。按兮、侯古韻通。據此。則高帝過沛時。已有此歌。惠帝二年。命夏侯寬爲樂府令。而漢書云。武帝立樂府。後人遂謂樂府起於武帝。非也。
蘇潁濱云。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其中而不自知也。李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
香宇外集云。彈鋏歌一句。易水歌二句。大風歌三句。南風歌四句。夏人歌五句。扊扅歌六句。夫歌以永言。今只此數篇。略略數句。而聖賢王霸。俠士婦人。氣象自別。又何必連篇累牘。以辭相侈哉。

柏

瓠子之歌云。魚弗鬱兮柏冬日。
吳旦生曰。柏與迫同。按柏人城。在順德府唐山縣。漢高過此欲宿。心動。問縣何名。曰。柏人。高祖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瓠子注云。水長涌溢。穢濁不淸。故魚不樂。又迫冬日。

將甚困也。

李夫人歌

許彥周詩話作立而望之偏。云。此退之走馬來看立不正之所祖也。吳旦生曰。齊人少翁有神術。能令武帝遙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不得就視。帝益悲感而作歌。所以狀其髣髴也。據樂府古本作翩字。合下姍姍。仍得妙麗善舞之遺態。原非偏而不正之謂。況此歌乃之遲叶韻。翩字應屬下句。若屬上。則不成句。史記武帝本紀云。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術。夜致王夫人貌。又徐廣注封禪書謂。外戚傳曰。趙之王夫人。則與李夫人異矣。

香囊

繁欽定情篇。香囊繫肘後。焦仲卿妻古辭。四角垂香囊。吳旦生曰。晉謝玄佩紫羅香囊。謝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焚之。按婦人之幃謂之縭。即香囊也。楚辭。蘇糞壤以充幃。王逸注。幃謂之幐。幐。香囊也。椒又欲充其佩幃。注。幃。盛香之囊也。說文。幐本作幬。韻會。幐。囊可帶者。後漢儒林傳。制為幐囊。注。即幐也。南史廚幐注。今之香袋。

雙鍼

繁欽定情篇云。何以結中心。素縷連雙鍼。

吳旦生曰。昔有姜氏。與鄰人文胄通殷勤。文胄以百鍊水晶鍼一函。遺姜氏。姜氏啓履箱。取連理線貫雙鍼。結同心花以答之。見謝氏詩源。

長楸

曹植名都篇。鬭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

吳旦生曰。選注。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沈炯邊馬有歸心詩。彌憶長楸道。金鞍背落暉。老杜玉腕騮詩。頓驂飄赤汗。跼蹐顧長楸。東坡題牧馬圖詩。至今霜蹏踏長楸。山谷和詩。長楸落日試天步。皆原本陳思。

寒鼈

楊升庵曰。曹子建名都篇。寒鼈炙熊膰。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炰鼈。蓋炰鼈膾鯉。毛詩舊句。淺識者孰不以爲寒字誤。而從炰字邪。不思寒與炰字形相遠。音呼又別。何得誤至於此。文選李善注云。今之時餉謂之寒。蓋韓國饌用此法。鹽鐵論。羊淹雞寒。崔駰傳亦有雞寒。曹植文。寒鵠蒸麑。劉熙釋名。韓雞爲正。古字寒與韓通也。

吳旦生曰。改寒作䏎。五臣之陋。不足攻矣。第考文選宋板善本李善注。並無今之時餉謂之寒句。據曹子建七啓云。寒芳蓮之巢龜。注謂。今之胚寒也。資暇集李氏云。今之臘肉謂之寒。今胚肉也。廣韻云。煮肉熟食曰胚。或者時餉二字。乃臘肉之譌。而升庵好異。一時誤錄。不遑致詳耳。

何元朗云。升庵不當謂韓國饌法。蓋膾臇炙皆言烹飪。不容寒獨稱地。當是鼈與雞皆性寒易凍。如今人言凍鼈、雞凍是也。若云韓鼈猶可通。以雞寒爲雞韓可乎。余以元朗通士。乃作此謬語。按逸雅云。韓羊、韓兎、韓雞。本法出韓國所爲也。猶酒言宜城醪、蒼梧清之屬也。此證最確。以寒訓凍。可笑。

乘　蹻

曹子建升天行。乘蹻追術士。遠之蓬萊山。

吳旦生曰。抱朴子。乘蹻可以周流天下。蹻道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氣蹻。三曰鹿盧蹻。字學集要云。蹻有五音。音皎。舉足加高貌。彊直貌。武貌。又音喬。驕也。慢也。又音脚。舉足行高。又與屩同。履也。又音噱。驕甚。

井　公

王褒輕舉篇云。誰能攬六博。還當訪井公。

吳旦生曰。楊升庵謂古樂府。井公能六博。玉女善投壺。蓋因井星形如博局而附會之。亦詩人北斗挹酒漿之意也。胡元瑞引穆天子傳第五卷。紀王與隱士井公博。三日不決。一卷中凡兩見。井公必當時有道之士。致周穆以萬乘之尊。屢從博戲。亦奇矣。王褒二語。正用周穆訪隱士事。若天上井星。從何訪之。庾信詩。藏書凡幾代。看博已千年。圖經稱穆天子藏書於大酉山、小酉山。亦用周穆事也。余觀神異經亦載井公事。愈知元瑞之說。較升庵爲確。樂府登名山行有藏書凡幾代。看博已經年。爲隋李巨仁作。又升庵謂六博卽骰子。元瑞謂其時未有也。余觀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爲之。長六分。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博。以篦簵作箸。象牙爲棊。麗而且好也。說文。六箸。十二棋也。鮑弘博經云。六博用十二棊。分白黑各半擲之。據此。則曹植所云。仙人攬六箸。對博太山隅。與其旨義悉合。何得謂是骰子。

閶門樓

陸機吳趨行云。閶門何峩峩。飛閣跨通波。重欒承游極。迴軒啓曲阿。

吳旦生曰。吳地記。閶闔門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爲閶闔門。高樓閣道。後從此出伐楚。改曰破楚門。故士衡云爾。至宋淳熙間。其閶門之舊樓三間猶存。建炎兵火之後。不復有矣。蘇子美、

詩。年華冉冉催人老。雲物蕭蕭又變秋。家在鳳凰山下住。江山何事苦相留。子美猶及見此樓也。

香

王直方詩話曰。古辭云。博山鑪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又云。氍毹㲪毲五水香。迷迭艾蒳及都梁。按廣志。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有迷迭賦。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也。漁隱叢話曰。王直方何鹵莽如此。方論古辭香事。初不論杜詩。遽有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野客叢書曰。漁隱不深察耳。直方蓋謂大凡古詩中多有事蹟。但人讀書不多。見識不廣。所以不知。使不觀廣志等書。孰知都梁等香事。因悟所謂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爲信然。漁隱自鹵莽如此。反謂直方鹵莽。其可笑也。迷迭賦。如曹植、王粲、應瑒、陳琳之徒。皆有是作。不但文帝一人而已。故梁元帝志蕭琛曰。迷迭成章。江總表曰。迷迭之文云云。

吳旦生曰。此吳均行路難之語也。數香皆非僻產。何足聚訟。按史記。武帝元朔二年。封長沙定王子遂爲都梁侯。水經注云。都梁縣有小山。山有渟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芳風藻川。蘭馨遠馥。俗呼蘭爲都梁。山因以號。縣受名焉。荊州記云。蘭草名都梁香。形如藿香。廣志云。

都梁香出交廣。亦名煎澤草。

按魏略云。鬱金生大秦國。二三月花如紅藍。四五月采之。其香十二葉。爲百草之英。埤雅。鬱之爲草若蘭。說文。鬱。芳草也。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煑之爲鬱。漢制考云。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觀禮以鬯草生庭爲瑞。則鬱本遠方所貢。妝樓記云。染婦人衣最鮮明。然不耐日炙。染成衣。則微有鬱金之氣。

按南史云。大秦國出蘇合香。是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大秦人采蘇合。先笮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夢谿筆談云。今之蘇合香如堅木。赤色。又有蘇合油。如糯膠。今多用此爲蘇合香。考劉夢得傳信方云。皮薄。子如金色。按之即小。放之即起。良久不定如蟲動。烈者佳。據此。則酉陽雜俎謂獅子糞。固非。即陶隱居所稱色如紫檀。重如石燒之灰白者。亦未眞也。

黃姑

古辭。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

吳旦生曰。張平子天象賦。河鼓集軍。以嘈雜嘈。張茂先、李淳風等注云。河鼓三星。在牽牛星北。主軍鼓。蓋天子三軍之象。淮南子所謂烏鵲塡河成橋而渡織女。俗傳七夕牛女相過者。此也。海錄碎事云。楚人呼牽牛星爲檐鼓。爾雅云。何鼓謂之牽牛。何。荷也。亦擔義也。荊楚歲時

記云。河鼓、黃姑。牽牛也。皆語之轉。若李後主詩。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則誤認黃姑爲織女矣。李太白詩。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然以星曆考之。牽牛去織女。隔銀河七十二度。古詩所謂盈盈一水間。默默不得語。安得謂不盈尺耶。焦林大斗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謂之織女。春秋斗運樞云。牽牛神名略。石氏星經云。牽牛名天關。佐助期云。織女神名收陰。史記天官書云。織女是天帝外孫。漢書天文志云。天之貞女。至於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取天帝錢二萬備禮。久而不還。被驅在營室。劉子儀詩。天帝聘錢還得否。而盧仝有癡牛騃女之句。亦誣甚矣。容齋隨筆云。蒼梧王當七夕。令楊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蒼梧荒悖小兒不足笑。梁劉孝儀詩。欲待黃昏至。含嬌淺度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自是牽俗遺詞之過。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安有所謂渡河之理。故老杜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蒙朧。其識非他人比也。

廝養卒

楊升庵樂府序曰。觀樂府有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篇。特亡其辭。亦失其解。及考史記張耳傳洎楚漢春秋。並云。趙王武臣。爲燕軍所獲。囚於燕獄。先後使者往請。輒爲燕所殺。趙有廝養卒。謝

其舍中曰。吾將載趙王歸。舍中人笑之。乃走燕壁。以利害說燕將。燕以爲然。乃歸趙王。厮養卒御王以歸。武臣歸趙。以美人妻養卒以報之。是其事也。

吳旦生曰。李蓘謂張耳傳祇云厮養卒。並無才人嫁爲婦語。曷以知所嫁者卽此卒邪。陳耀文謂此事史漢並同。注中俱無楚漢春秋字。余按古辭已亡。謝朓所作。但言自宮閑而出。徒增悲羞。亦不及武臣陷燕意也。然據升庵引張耳傳洎楚漢春秋。明是兩種書。陳晦伯謂注中無楚漢春秋字。是不細看升庵一洎字也。升庵淹博。必見楚漢春秋有此語。因合張耳傳而並舉之。以立此說。

張耳傳。趙有厮養卒。蘇林注云。厮。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蓋厮主樵蘇。養主烹飪。此通鑑所謂竈下養。中郎將也。本皆賤者之事。田子蓺謂厮養卒當爲厮扈卒。按左傳厮役扈養注。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則扈別是一役矣。

愛妾換馬

樂府解題曰。舊說淮南王所作。淮南王卽漢劉安也。古辭。今不傳。

吳旦生曰。中唐張祜。作此題二律。亦引樂府解題。自注其下。然觀魏任城王曹彰。性倜儻。見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予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白鶻。

後因獵。獻於文帝。竊以任城之說。較淮南爲可據。宋人詩話乃以鮑生出四絃。換韋生紫叱撥爲證。余按唐李玖異聞實錄云。鮑以女妓善四絃者。換韋紫叱撥。會飲未終。有二人造席。適聞以妾換馬。可作題共聯賦否。一曰。香暖深閨。未厭夭桃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一曰。香散綠驄。意已忘於鬢髮。汗流紅頷。愛無異於凝脂。客自稱江淹、謝莊也。則是開成以後事。引此較淮南。更誤。

流蘇

徐陵雜曲云。流蘇錦帳挂香囊。織成羅幌隱鐙光。吳旦生曰。流蘇者。乃盤綫繡繪之毬。五色錯爲之。同心而下垂。所謂雜綵爲同心。垂垂若流蘇也。前漢禮樂志。薛瓚注作流遡。周禮。金錞節鼓。鄭玄注云。後世合宮懸用之。而有流蘇之飾。蓋古者樂器之飾。而後世用爲幃帳之懸。自晉以後始也。又析羽曰流蘇。摯虞云。緝鳥尾。垂之若流然。以其蕊下垂。故曰蘇。今之旌竿上綴旒也。又晉書。製流蘇爲馬𩥇。南都賦。駙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注。蒲梢。汗血馬也。言取華廐蒲梢之馬。而以流蘇五采爲馬飾也。騷殺。飄揚貌。又石頭百姓歌云。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焦仲卿妻云。躑躅青驄馬。流蘇金鏤鞍。則不止幃帳間所懸。而且飾旌又飾馬矣。

昔昔鹽

昔耳集曰。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詩名昔昔鹽。十韻。樂苑以爲羽調曲。玄怪錄載蘧篨三娘唱阿鵲鹽。又有突厥鹽、黃帝鹽、白鴿鹽、神雀鹽、疏勒鹽、滿座鹽、歸國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更奏新聲刮骨鹽。謂之鹽者。吟行曲引之類。樂府解題。謂之杖鼓曲也。

吳旦生曰。楊升庵謂梁樂府夜夜曲。或名昔昔鹽。昔卽夜也。引列子昔昔夢爲國君證之。余觀海錄碎事云。十四昔。十四夕也。信其說爲最確。升庵別本乃引戴記示之禽而鹽諸利。注。與豔同。使歆豔也。鹽者。豔之轉聲也。此語殊誤。余且以他曲例之。如禰衡鼓歌云。邊城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吳淑改摻字爲操。徐鍇曰。摻音七鑒反。鼓曲也。以其三撾。故因謂之摻。又如韓皋鼓廣陵散。其說謂毋丘儉、諸葛誕刺揚州。舉兵討晉不成。而散於廣陵耳。劉道原謂漢、魏時。揚州治壽春。儉、誕皆死壽春。至隋、唐。廣陵始爲揚州。而散平聲。是琴曲名。如操、弄、摻、淡、序、引之類。然則鹽與摻、散。皆是曲之別名也。唐詩紀事云。施肩吾詩。顚狂楚客歌成雪。媚賴吳孃笑是鹽。蓋關中人謂好爲鹽也。皇甫百泉云。昔昔鹽亦此意也。樂府有魏俞。吳俞。劍俞。矛俞。弩俞。俞。善也。元遺山詩。鹽紅忘後顧。絮黑見前驅。按此鹽字作去聲。

蕊女

樂府解題曰。桓帝初。京都童謠云。車班班。入河間者。言桓帝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河間姹女工數錢者。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錢也。

吳旦生曰。以姹女指太后。此說大謬。及觀善本。乃作蕊女。按關尹子。嬰兒蕊女。謂未破瓜時也。本草荳蔻含胎之語出此。留青日札云。月運紅潮。取以入藥。則名紅鉛。女子十四而天癸發。取其初發之中。有一粒如小荳者。色微黃。卽所謂黃花也。蓋黃花之義。亦從蕊字生。

雞鳴歌

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雞登壇喚。

吳旦生曰。徐陵烏棲曲。惟憎無賴汝南雞。天河未落猶爭啼。野客叢書引李賀詩。雄雞一聲天下白。溫飛卿詩。碧樹一聲天下曉。謂出於古之雞鳴歌。汝南晨雞登壇喚。月沒星稀天下旦。據此則直謂是雞鳴矣。漢舊儀云。汝南出長鳴雞。余竊以爲皆謬也。按漢時於汝南取能雞鳴歌之人耳。樂府廣題云。漢有雞鳴衛士。主雞唱宮外。漢書云。高祖圍項羽垓下。羽是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注。楚歌者。雞鳴歌也。

窮袴守宮

樂辭云。愛惜加窮袴。防閒託守宮。

吳旦生曰。僧惠洪於客邸破篋中見詩編。皆晉簡文時名公卿。而樂府有此二語。按說文。袴。脛衣也。釋名。袴。跨也。兩股各跨別也。方言。齊魯之間謂之䙝。或謂之襱。關西謂之袴。大袴謂之倒頓。小袴謂之袎衧。楚通語也。又袴謂留幕。冀州所名。又新羅國謂袴曰柯半。而窮袴之義何居。西漢上官后傳。宮人使令。皆為窮袴。多其帶。服虔注云。窮袴有前後襠。不得交通也。師古注。即今之緄襠袴也。則知古人袴皆無襠。女人用襠者。其制起自上官后。為霍光外孫。欲擅寵。而使宮人為之。今則男女皆服之矣。

楊升庵云。裩。三代不見所述。周文王所製。裩長至膝。謂之弊衣。賤人不下服。曰良衣。蓋良人之服也。至魏文帝。賜宮人緋交襠。即今之裩。

方言。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蠦𧒂。或謂之蜇易。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蜴。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東齊海岱謂之螔蜥。北燕謂之祝蜓。桂林之中。守宮大者而能鳴。謂之蛤解。博物志云。蜥蜴或名蝘蜓。以器養之。食以朱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擣萬杵。點女人支體。終身不滅。惟房室事則滅。故號守宮。傳云。東方朔奏漢武試之。有驗。誠齋雜記云。秦始皇時。有人進守宮。謂能與鑰。人不敢竊發。又謂置於宮中。宮人之有異志者。即吐血汙其衣。此二說與博物志異。

景泰中湯公讓守宮詩。誰解秦宮一粒丹。記時容易守時難。鴛鴦夢冷腸堪斷。蜥蜴魂銷血未乾。榴子色分金釧曉。菱花光映玉鞲寒。何時試拭香羅袖。笑語東君仔細看。劉欽謨曰。此何減李商隱。

灩澦歌

蜀中詩話曰。梁簡文灩澦歌。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金沙浮轉多。桂浦忌經過。鄭樵云。天下水之險者。惟蜀之瞿塘。百粤之桂浦。此歌言行瞿塘者準灩澦。行桂浦者準金沙也。楊用修以爲商估刺水行舟歌。非簡文之作。俗本改桂浦作桂楫。尤非。按灩澦一作淫預。一作猶豫。載各不同。

吳旦生曰。鄭樵樂府原題載其辭云。淫預大如服。瞿唐不可觸。金沙浮轉多。桂浦忌經過。此舟人商客刺水行舟之歌。亦非簡文所作也。蜀江有瞿唐之患。桂江有江浦之難。故過瞿唐者則準灩預。涉桂浦者則準金沙。又有灩澦如馬。瞿唐莫下。灩澦如象。瞿唐莫上之語。是單言瞿唐也。據此。則曹能始所載之歌馬下叶者。與樂府本辭異。是誤以如馬如象之語。入灩澦金沙之歌矣。況行舟之歌。非簡文作。此卽鄭樵語也。乃於引據鄭樵之後。另標用修云云。是但見用修詩話。謂屬其語。不知用修往往采古人之言。而述其善者。能始實未考鄭樵全本也。三峽歌云。巴東

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復齋以爲峽州行者歌。而漁隱據爲簡文作。亦誤也。水經注謂是漁者歌。

樂府解題云。瞿。盛也。唐。陂池也。言盛水其中。可以行舟也。又云。夏則爲瞿。冬則爲唐。水經注。灩澦堆在夔州府城西。有孤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即沒。益州記又曰。猶預。言舟子取途。不決水脈。故猶預也。

類要云。滟預大如幞。瞿塘行舟絕。滟預大如龜。瞿塘不可窺。南史。灩澦如牛一作樸本不通。瞿唐水退爲庾公。李太白詩。五月不可觸。猿鳴天上哀。杜子美詩。沈牛答雲雨。如馬戒舟航。

歷代詩話 戊集

漢魏六朝詩

六卷

目次

歷代詩話卷二十八 戊集一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漢魏六朝 卷上之上

豕韋

容齋四筆曰。韋孟諷諫云。肅肅我祖。國自豕韋。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至於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實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衞。五服崩離。宗周以墜。觀孟之自敍乃祖。而乖疏如是。周至赧王。僅存七邑。救亡不暇。豈能絕侯邦乎。周之積微久矣。非因豕韋一國。然後五服崩離也。左傳范宣子之言曰。匄之祖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杜預曰。豕韋國於東郡白馬縣。殷末國於唐。周成王滅之。此最可證。

吳旦生曰。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以事孔甲。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爲豕韋氏。此匄所謂在商爲豕韋氏也。周成王滅唐。遷封杜伯。爲宣王所滅。杜洩奔魯。因以爲氏。此匄所謂在周爲唐杜氏。而預所謂周成王滅之也。則非王赧所絕明矣。

蔡墨云。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後漢有侍御史擾龍宗。豈其苗裔與。

江漢

蘇武詩。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宋人謂在長安而言江漢。疑非本作。楊升庵曰。不然。班固藝文志有蘇武集、李陵集之目。摯虞。晉初人也。其文章流別志云。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殆是假託。非盡陵志。至其善篇。有足悲者。以此考之。其來古矣。卽使假託。亦是東漢及魏人。張衡、曹植之流始能之。

吳旦生曰。蔡寬夫言。注者直指爲使絕域時作。故人多疑之。安知武未嘗至江漢耶。據五臣注。江漢流。浮雲翔。皆喻客游不止。李善注。江漢流不息。浮雲去靡依。以喻良友各在一方。播遷而無所託。此注甚妙。按蘇、李在武帝時。同爲侍中。金蘭素洽。到此各方。遂託風人比興之旨。故用俯仰二字。隨所及而託意。原非實境語。何煩訾議之紛紛爲。卽寬夫亦未核也。

諱盈

容齋隨筆曰。李陵詩。獨有盈尊酒。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敢用此語。其三筆又曰。高祖諱邦。荀悅云。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蓋之字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而爲否也。

吳旦生曰。癸辛雜識。惠帝諱盈。史記以萬盈數。改作滿數。故容齋亦因盈字致疑。而東坡遂謂

蘇、李詩齊梁間文士擬作。余按漢高祖諱邦。而韋孟詩。總齊羣邦。文帝諱恆。而仲長統詩。恆星豔珠。景帝諱啓。而傅毅詩。啓我童昧。蓋臨文不諱。其義如是。而又何疑於犯惠諱也。野客叢書云。枚乘柳賦。盈玉縹之淸酒。枚乘詩。盈盈一水間。知惠帝之諱。在當時蓋有不諱者。觀勉夫之引枚生如此。因思常侍言。行行重行行十四首。併去者日以疏五首爲十九首。爲枚乘作。其說不誣。何必因上東宛洛。辭兼東都。謂雜有張衡、蔡邕作也。

衣帶

古詩。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

吳旦生曰。樂府。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王弇州謂已字雅。趨字峭。按焦氏易林云。憂思約帶。卽此意。而以四字盡之。又云。簪短帶長。蓋簪短。卽詩經首如飛蓬也。帶長。卽衣帶日已緩也。以四字盡兩詩。意尤妙。

阿閣

古詩。阿閣三重階。

吳旦生曰。周書云。明堂咸有四阿。注。四阿若今四注屋。故五臣之注阿閣。亦謂閣有四阿也。劉坦之補注云。阿。隅也。閣。說文云。以杙承板。所以止扉者。以其四隅皆有欄楯。可以通行。

謂之阿閣。

孟冬

古詩。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

吳旦生曰。銑注謂。旣云孟冬。又云秋蟬。九月已入十月節氣也。余按漢至孝武。始改秦朔用夏正。此詩上云促織。下云秋蟬。蓋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是漢猶襲秦制也。則漢之孟冬。夏之七月耳。李善注爲是。

脈脈

古詩。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吳旦生曰。劉坦之補注。脈脈當作眽。相視貌。謂分明眽視。而不得通其語。此眞膚解。觀海錄碎事引陸韓卿詩。誰云相去遠。脈脈阻光儀。音陌。不見貌。余以二語正從古詩脫出。蓋河漢幾許。而相隔不相見。無從告語也。脈脈兩字。含情無限。又觀劉夢得視刀環歌云。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見。脈脈百種心。直爲古詩傳神。

札䋈

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吳旦生曰。札。音截。漢書。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陸韓卿詩。書記旣翩翩。賦歌能妙絕。相如沤温麗。子雲慚筆札。察。敕列切。老子。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漢志樂歌。景星顯見。信星彪列。象載昭庭。日親以察。

被緣

古詩。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注云。著。昌慮切。充之以絮也。緣。以絹飾邊也。長相思。謂以絲縷絡緜交互網之使不斷。長相思之義也。結不解。謂以針縷交鎖連結。混合其縫。取結不解之義也。旣取其義。以著愛而結好。又美其名曰相思、曰不解云。

吳旦生曰。四邊緣飾而被之心。有象水池。海錄碎事所謂因其形如池沼四周。以名之也。故左太沖詩。衣被皆重池。卽今被頭別施帛爲緣。呼爲被池。宋子京云。春寒到被池是也。按禮記。魚躍拂池。注。以銅爲魚。縣於池下。疏。參漢之制度而知也。正俗云。以臥氈著裏施緣者。呼爲池氈。李太白詩。綠池障泥錦。裴漬家以卷縫罅處爲玉池。

輟耕錄云。孟蜀主一錦被。其闊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作二穴。若雲板樣。蓋以叩於

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擁覆於肩。此之謂鴛衾也。余謂此卽所云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也。唐莊宗命蜀匠旋織十幅無縫錦爲被材。被成。賜名六合被。

長跪

玉壺清話曰。宋太祖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不能對。王貽孫曰。古詩。長跪問故夫。卽婦人亦跪也。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曰。唐張建章勃海國記備言之。吳旦生曰。吳越春秋。女子知伍胥非常人。長跪以餐與之。戰國策。蘇秦過洛。其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謝。漢書。周昌諫高帝。呂后見昌爲跪。隋志。皇帝册后。后先拜後起。亦可證唐以前婦人皆跪矣。蓋古者男跪尙左手。女跪尙右手。以此爲別。然所謂尙右手者。言斂手向右。如孔子拱而尙右之尙。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子之尙左亦然。古之婦人以肅拜爲正。鄭司農注。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撎。於至反。卽今之揖。儀禮鄉飮酒。賓客有撎入門之法。推手曰揖。引手曰撎。字林云。撎。舉首下手也。項氏云。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爲禮。以其不可折腰也。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則婦人之拜。不過如此。乃謂自唐武后始尊婦人。不令拜伏。亦誤矣。南、北史有樂府說婦人云。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北史。周宣帝始詔內外

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俯伏。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則知前此婦人。本不作男子拜矣。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宿紅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蓋宮掖中女子作男兒之跪拜。所以志異也。

野客叢書云。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爲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注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爲拜耶。

方言。東齊海俗之間。長跪謂之䠒䠆。晉務。

金錯刀

藝苑雌黃曰。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金錯刀。王莽所鑄錢名。莽變漢制。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五十。又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直五百。又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

吳旦生曰。繼古叢編。金錯刀。名一而義二。錢一也。刀一也。漢食貨志。王莽造錯刀。以金錯其文。此錢也。續漢書輿服志。佩刀乘輿。黃金通身雕錯。諸侯。黃金錯環。東觀漢記。賜鄧遵金錯

刀。此刀也。韓退之詩。問道松醪賤。何須恡錯刀。梅聖俞詩。爾持金錯刀。不入鵝眼貫。則指爲錢矣。孟浩然詩。美人聘金錯。纖手膾紅鱗。錢昭度詩。荷揮萬朵玉如意。蟬弄一聲金錯刀。則指爲刀矣。余按古人之於器物。以黃金錯之。皆謂之金錯。詞人引用。不可以名同。而不究其實。卽杜詩觀之。椶拂子詩。熒熒金錯刀。乃刀也。對雪詩。金錯囊徒罄。乃錢也。虎牙行金錯。旌竿滿雲直。則又以黃金而錯鏤於旌竿上矣。席上腐談云。古之錯。卽今之磋也。磋。千箇反。北人讀錯。作去聲。南人讀錯。作入聲。其實一也。

青玉案

張衡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

吳旦生曰。劉坦之補注謂。玉案。器之貴重者。楚漢春秋。淮陰侯曰。漢王賜臣玉案之食。觀此。則案指器而言。蓋案字。卽古盌字。說文。盌。小盂也。烏管切。徐鉉曰。今俗別作椀。非是。然則平子亦謂青玉盌耳。俗謂傳椀曰案酒。亦此義。如漢高帝至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甚恭。又許后五日一朝太后。親奉案上食。又孟光爲梁鴻具食。舉案齊眉。凡此皆盌也。不則。何能持舉邪。困學紀聞云。陸務觀謂其云者兩黃鵠。何以報之雙玉盤。本於朱新仲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罍。

歷代詩話卷二十九 戊集二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漢魏六朝 卷上之下

西北有浮雲

皎然曰。魏文帝有呑東南之意。軍至揚子江口。見洪濤洶湧。歎曰。此天地之所以限南北也。遂賦詩而還。檢魏文集。且無此詩。不知史臣憑何編錄。且魏文雄才智略。本非庸主。如何有此一篇。示弱於孫權。取笑於劉備。夫詩者。志之所之也。魏文志氣若此。何以纘定洪業。顯致太平耶。足明此詩非魏所作。陳壽史筆訛謬矣。

吳旦生曰。鍾仲偉言。西北有浮雲十餘首。美贍可翫。始見其工。不然。何以銓衡羣彥。對揚厥弟。王弇州亦稱子桓西北有浮雲。非鄴中諸子可及。仲宣、公幹。遠在下風。余考當時伐吳。實至廣陵。未至吳會。安知詩中行行吳會之語。非別有爲而作耶。然則詩非魏文不能作。而遽引爲軍至江口。賦詩而還者。史氏之妄也。

困學紀聞云。吳會。謂吳、會稽二郡也。莊子釋文云。浙江爲吳會分界。

三良

曹植三良詩。秦穆先下世。三臣空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

吳旦生曰。子車氏之三子。曰奄息、仲行、鍼虎。皆秦之良也。穆公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從死。國人哀之。賦黃鳥焉。選注。植被文帝責黜。悔不隨武帝死。而託是詩。皎然云。秦穆先下世。三臣空自殘。蓋以陳王徙國。任城被責以後。常有憂生之慮。故其詞婉婉存幾諫也。

王仲宣詩。結髮事明主。受恩良不貲。臨沒要之死。安得不相隨。陶淵明詩。厚恩顧難忘。君命安可違。此卽子建所謂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也。東坡過穆公墓詩。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子由和詩。當年不幸見迫脅。詩人尙記臨穴惴。豈如田橫海中客。中原皆漢無報所。坡謂三子自欲從死。似非惴惴臨穴之旨。故子由爲此以矯正之耳。坡後和陶詩。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眞孝愛。三良安足希。蓋責康公不能如魏顆不用亂命。以陷父不義也。此晚年識定之語。

曹植贈丁儀、王粲詩。員闕出浮雲。承露槩泰清。

吳旦生曰。劉坦之補注。槩。平斗斛器。言露盤高擊。其狀似之。選詩句圖云。槩與扢同。古字通、廣雅云。扢。摩也。李善注。槩。音屹。蓋古音有此讀。不可不知也。

都蔗

曹子建都蔗詩云。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

吳旦生曰。馮衍杖銘云。都蔗雖甘。猶不可杖。佞人悅己。猶不可相。與子建同義。張景陽都蔗賦云。挫斯蔗而療渴。若漱醴而含蜜。宋玉招魂。有柘漿些。王逸注。取藷蔗之汁爲漿飲也。相如賦。諸柘巴苴。注。言甘柘也。則甘蔗謂之都蔗。又謂之諸蔗。一作藷。集韻。南方有杆樜林。本草。甘蔗有三種。赤色者曰崑崙蔗。白色者竹蔗。亦名蠟蔗。小而燥者曰荻蔗。宋神宗問呂惠卿曰。蔗字从庶何也。曰。凡草木種之俱正生。蔗獨橫生。蓋庶出也。故从庶。

如雨

王仲宣贈蔡子篤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

吳旦生曰。一居濟岱。一客江行。而此一別。如雨既下。不復還雲中也。顏延之和謝監詩。朋好雨雲乖。正用此意。謂雨離雲不復合耳。劉孝標廣絕交論云。煙霏雨散。蔡邕表志云。灰滅雨

絕。曹子建文帝誄云。雲往雨絕。張載詩。雲乖雨散。江文通雜體詩。雨絕無還雲。傅玄辭。忽如雨絕雲。郭璞詩。一乖雨絕天。老杜詩。別離同雨散。

灞陵

皎然曰。仲宣詩。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此事在耳目。故傷見乎詞。及至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思慕則已極。覽詞則不傷。一篇之功。併在於此。使古今作者。味之無厭。末句因悟彼泉下人。蓋以逝者不返。吾將何親。故有傷心肝之歎。沈約云。不傍經史。直率胸臆。吾許其知詩也。

吳旦生曰。灞陵。文帝所葬處。故接以泉下人。其云悟彼泉下人。喟然傷心肝。陶淵明詩。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爲歡。正同意也。今本作下泉人。遂謂下泉。曹風詩篇。其詩有念彼周京之句。正是望長安而有感。其說反覺支離。

楊升庵云。劉文房詩。已是洞庭人。猶看灞陵月。孟東野詩。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語意相似。皆寓戀闕之意。總不若仲宣灞陵二句。涵蓄蘊藉。自然不可及也。余觀宋武帝將北伐。登城屬詠。謝晦誦灞陵四句流涕。因之輟駕。苟非感諷良深。又安能移人至此哉。

百一詩

石林詩話曰。鍾嶸論淵明。乃出于應璩。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愼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法度。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爲適。顧區區在位者。何足累其心哉。

吳旦生曰。郭茂倩雜體詩。載百一詩凡五篇。韻語陽秋云。郭所載五篇。首篇言馬子侯解音律。而以陌上桑爲鳳將雛。二篇傷醫桑二老。無以葬妻子而已。無宣孟之德。可以賙其急。三篇言老人自知桑榆之景。斗酒自勞。不肯爲子孫積財。末篇卽文選所載是也。第四篇似有風諫。所謂苟欲娛耳目。快心樂腹腸。我躬不悅懽。安能慮死亡。此豈非所謂應棄之詩乎。唐藝文志。璩有百一詩八卷。李充翰林論。璩作五言詩百數十篇。孫盛晉陽秋。璩作詩百三十篇。蓋鍾常侍在梁時。或見其全詩。而格調旨趣。陶若近之。故有此語。而石林去古愈遠。僅據文選之一篇。遂可輕議古人邪。按樂府廣題云。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者。以士行而言也。七志云。以百言爲一篇者。以字數而言也。何遜有擬百一體。其詩一百十字。今郭所載五篇。刊在古詩紀中。不過四十字。何嘗論字數乎。

歷代詩話卷三十 戊集三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漢魏六朝 卷中之上

襏襫

程曉嘲熱客詩。今世襏襫子。觸熱到人家。

吳旦生曰。玉篇、廣韻。不載二字。藝文類聚作襆襫。集韻。襏。音桲。襫。音戴。炙轂子云。襏襫。笠子也。馮元成云。涼笠也。以竹爲胎。蒙以帛。暑時戴之以遮日。今暑中謁客稱襏襫。其不曉事者。亦稱襏襫。名義考云。二字从衣。何以云不曉事。蓋炎暑戴笠見人。必不曉事者也。黃山谷次韻松扇詩。可憐遠度幘溝漊。適堪今時襏襫子。陸放翁夏日詩。孤舟正作笭箵夢。九陌難隨襏襫忙。金人王子端夏日詩。且喜過門無襏襫。卻憐浣壁有寧馨。史舜元詩。壯歲羞爲襏襫子。卽今卻羨囁嚅翁。

幽憤

嵇康幽憤詩。昔慙柳下。今媿孫登。

吳旦生曰。石林詩話以此二句。蓋志鍾會之事。野客叢書云。鍾會所以害康者。因呂安兄訟弟之故。觀其集有與呂長悌絕交一書。其間曰。阿都開悟。每喜足下有此弟。足下許吾不擊都。以子父六人爲誓。吾乃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何意足下包藏禍心。密表擊都。今都獲罪。吾爲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蓋康嘗爲安致解於其兄。兄紿其和。密致其罪。康悔。因爲是書與其兄絕交。遂牽連入獄。幽憤之詩。正志其事。所以繼有內負宿心。外恧良朋之語。魏氏春秋謂。呂巽誣其弟安不孝。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而晉史亦曰。康與呂安友善。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詞相證引。遂復收康。康謹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蓋孫登嘗謂康曰。子才多識寡。難免於今之世。此所以有媿孫之語。樂天雜感詩云。呂安兄不道。都市殺嵇康。

石林詩話又言。嘗讀世說。知康乃魏宗室壻。審如此。雖不忤鍾會。亦安能免死邪。

秀才入軍

韻語陽秋曰。文選載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李善注謂。兄秀才公穆入軍。而張銑謂。康之從弟。不知其名。考五詩。或曰。攜我好仇。或曰。思我良朋。或曰。佳人不在。皆非兄弟之稱。善、銑所注。恐未必然爾。

吳旦生曰。劉義慶集林。嵇熹。字公穆。舉秀才。晉百官名云。嵇熹。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蓋名氏鑿鑿。非不知名之謂。至於詩中稱謂。古人多不可拘。如五詩中思我所欽。則以所欽爲弟。陸機贈從兄詩。願言思所欽。則以所欽爲兄。又贈馮友詩。願言懷所欽。則以所欽爲友。此亦何常之有。況楚辭樂府。往往以佳人比君王。何獨不可入兄弟用邪。又如康幽憤詩。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按姐音租。嫚姐。女態也。字本作嫭。省作姐。說文。嫭。嬌也。選注。姐。嬌也。設使不通其義。將以肆姐爲姊妹之姊。非對母兄而言邪。

趙李

阮嗣宗詠懷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楊升庵曰。顏延年以爲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按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成帝嘗與微行者。籍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說。趙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此人乎。

吳旦生曰。據陳云谷永傳。成帝久無繼嗣。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風永等因天變切諫。胡元瑞云。按永傳謂許班之貴。傾動前朝。今之後起。天所不享。十倍於前。蓋絕無小臣二語。則小臣從上爲句。而趙、李以下。正指

趙飛燕、李平矣。王弇州云。趙飛燕、李平。皆成帝所幸婕妤。然不應與婕妤游從。余意趙、李亦如太沖詠史所引金張、許史之謂。觀相字自是兩人氏姓。駱賓王詩。趙李經過密。蕭朱交結親。則兩人明矣。咸陽游俠。或有其人。安知非朱家、郭解者流。有以動嗣宗興歎耶。

吹臺

阮嗣宗詠懷詩。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餘音。梁王安在哉。吳旦生曰。楊升庵謂。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班史稱平臺。唐稱吹臺。又因謝惠連嘗爲雪賦。又名雪臺。余按水經注。陳留縣有師曠城。上有列仙之吹臺。梁王增築。卽嗣宗所謂吹臺。文昌雜錄云。東京天淸寺繁臺。梁孝王按歌吹之臺。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呼爲繁臺。青箱雜記云。梁高祖常閱武於此。改爲講武臺。此則吹臺之始末也。至於平臺者。按漢書晉灼注云。兎園在平臺側。如淳注云。睢陽城東二十里有臺。寬廣而不甚高。俗謂之平臺。宋書謝靈運傳所云。綴平臺之遺響也。今觀統志云。惠連於此賦雪。又名雪臺。蓋謝居江左。安得云於此賦雪。升庵以平臺卽吹臺。未必然也。漢梁孝王傳云。王以功親爲大國。大治宮室園苑。則所築亦非一處耳。

妖女

阮嗣宗詩。昔余遊大梁。登於黃華顚。應龍沈冀州。妖女不得眠。

吳旦生曰。魏明帝寵毛氏而黜虞妃。其後郭夫人有寵。毛后賜死。元人傳奇有跳槽之語。爲此也。故嗣宗以妖女刺之。按趙武靈王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夢處女鼓琴歌詩。因納吳廣女娃嬴孟姚。其先七世兆於簡子之夢。及入宮而奪嫡亂國。豈非妖女乎。張衡應閒曰。女魃北而應龍翔。

懸輿

張茂先答何敬祖詩。衰疾近辱殆。庶幾並懸輿。

吳旦生曰。茂先爲太子少傅。敬祖爲太子太師。本自同寮。故有並歸之想。按薛廣德傳。乞骸骨。賜安車駟馬。廣德懸其車。以傳子孫。師古注云。懸其所賜安車。示榮幸也。致政懸車。此亦古法。漢王符自敍贊云。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蔡伯喈碑云。遂隱丘山。懸車告老。李文饒一品集云。所冀中衢擊壤。獲比於堯翁。舊里懸車。不慙於漢相。

玄景

升庵均藻曰。文選傅玄詩。玄景隨形運。庾闡詩。玄景如映璧。繁星如散錦。又淸響呼不至。玄景招不來。皆以月爲玄景。

吳旦生曰。傅玄詩。不可泛指爲月也。文選傅詩李善注。玄雁故云玄影。五臣注。景。雁影也。映

於月光而色玄也。余考古之影字用景字。如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淺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項羽贊。贏糧景從。董仲舒傳。景響之應形聲。屈原九章。入景響之無應。自葛洪撰字苑。始加彡爲影字。說文。按影者。光景之類也。合通用。景非毛髮藻飾之事。不當从彡。

二離

傅長虞贈何劭、王濟詩。雙鸞游蘭渚。二離揚淸暉。吳旦生曰。或以二離指日月而言。余按孔演圖云。鳳。火精也。漢書。長離前掞光曜。張衡賦。前長離使拂羽。司馬相如賦。前長離而後矞皇。文心雕龍。光若長離之振翼。諸注皆云長離。鳳也。潘岳贈陸機詩。婉婉長離。淩江而翔。此指鳳以比陸也。何劭、王濟皆侍中。故稱二人爲二離。況以二離對雙鸞。則指鳥族爲是。

夢谿筆談云。四方取象。蒼龍、白虎、朱雀、龜蛇。惟朱雀莫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皆火之象也。或謂之長離。蓋云離方之長耳。或云鳥卽鳳也。故謂之鳳鳥。少昊以鳳鳥至。乃以鳥紀官。則所謂丹鳥氏。卽鳳也。天文取象於鶉。故南方朱鳥七宿曰鶉首、鶉火、鶉尾是也。鶉有兩種。有丹鶉。有白鶉。此丹鶉也。色赤黃而文。銳上禿下。夏出秋藏。飛必

附草。皆火類也。王奕云。朱鳥以其羽蟲之長稱乎。而曰鶉首、鶉尾何也。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鶉。白鳳謂之鷫。紫鳳謂之鷟。蓋鳳生於丹穴。鶉又鳳之赤者。故南方取象焉。據此。則鶉直是鳳。而四方取象四獸。皆蟲之長也。丹鶉微族。何足比象。而愈知離之爲鳳稱矣。

金虎

陸士衡詩。火辰匿暉。金虎曜質。焦氏筆乘曰。火辰。心星也。明則天下和平。闇則天下喪亂。金。太白也。虎。西方白虎昴也。太白入昴。是金虎相薄。則有兵亂。

吳旦生曰。弱侯箋。金虎本於甘石星經。故自鑿鑿。老君所謂太白入昴。兵其亂也。何敬祖詩。望舒離金虎。五臣注。西方金也。西方七宿。畢、昴之屬。俱白虎也。其說正同。若張平子東京賦。始於宮鄰。卒於金虎。五臣注云。幽、厲用小人。與君子爲鄰。堅若金。惡若虎。卒以此亡。宜升庵譏其不知引此。而謬自爲說也。按河圖云。亡金虎。喻秦居也。

褰

陸士衡擬古詩。驚飆褰反信。歸雲難寄音。

吳旦生曰。注。褰。引也。欲隨風寄音信。乃爲褰引。而反與雲俱歸。故難寄也。一云。褰。絕也。謂驚風之來。絕其反信。歸雲之去。難以寄音也。余意臨風溯想。便有褰裳濡足之意。若欲憑之

以通往來。而不意歸雲飄忽。難以寄音也。下句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義理俱從裹字會出。

舒翮遵渚

陸士衡別士龍詩。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

吳旦生曰。選注。舒翮。謂鵠也。遵渚。謂鴻也。蘇武詩。黃鵠一遠別。毛詩。飛鴻遵渚。一自謂。一謂士龍也。余以上文南歸北邁。永安承明。俱已分指。而此復分到底。便少味。二句皆應士衡自謂。其意以感斯別處。比鵠之舒翮。而更慘思到歸時。比鴻之遵渚而更樂也。從別豫想其歸。忽慘忽樂。益見情深。

石龜

陸機詩。石龜尙懷海。我寧忘故鄉。

吳旦生曰。述異記。東北巖海畔。有大石龜。俗云。魯般所作。夏則入海。冬復止於山上。

末垂

潘岳懷縣詩。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垂。

吳旦生曰。五臣注。末垂。謂六月將盡時也。按崔駰臨洛觀賦云。迎夏之首。末春之垂。言末垂。是謂春盡也。

詠史

左太沖詠史詩。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

吳旦生曰。注謂。澗松喻英俊。山苗喻世胄。松本高。以在澗而卑。苗本卑。以在山而高。此徑寸之莖。反蔭百尺之條。地勢使然也。白樂天續古篇云。雨露長纖草。山苗高入雲。風雪折勁木。澗松摧爲薪。風摧此何意。雨長彼何因。百尺澗底死。寸莖山上春。語意全用左詩。去之遠矣。

王弇州云。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是涉世語。貴者雖自貴。棄之若埃塵。是輕世語。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是出世語。每諷太沖詩。便飄飄欲仙。

繞指柔

劉司空贈盧中郎詩。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野客叢書曰。文選載贈答詩二首。重贈盧一首。而劉文集中載往返四首。有盧答詩。百鍊或致屈。繞指所以伸。皆答其意也。

吳旦生曰。五臣注但言百鍊之鐵堅剛。而今可繞指。自喻經破敗而至柔弱。然未知其爲何物。余觀古今注。吳大帝有三寶刀。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影。又按平望湖屬輿化。嘗於湖中得一劍。屈之。首尾相就。識者曰。卽繞指柔也。

韻語陽秋云。晉盧諶先爲劉琨從事。中郎將段匹磾領幽州。求諶爲別駕。故琨答諶詩。情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言諶棄己而就匹磾也。厥後琨命箕澹攻石勒。一軍皆沒。由是窮蹙。不能自守。乃率衆赴匹磾。繼爲匹磾所拘。知其必死。再贈諶云。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欲以激諶而救其急。而諶殊不領也。琨旣被害。諶始上表以雪其冤。亦何補耶。

三　孽

劉越石答盧諶詩。二族偕覆。三孽並根。長慙舊孤。永負寃魂。吳旦生曰。琨父母並爲令狐泥所害。諶父母悉爲劉粲所害。故云偕覆。三孽。謂劉聰、劉曜、劉粲也。一云。漢書。孺子爲孽。是指琨之兄子。余按琨遣兄子演領兗州不守。兄少子及演妻皆爲所執。所云長慙舊孤。乃指此也。三孽。自謂三劉。

名字互用

西清詩話曰。有一人名而分用之者。如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謝惠連。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等語。若非前後相應映帶。殆不可讀。然要非全美也。吳旦生曰。文心雕龍。宣尼二語。即對句之駢枝也。韻語陽秋。選詩駢句甚多。如宣尼二語。恐

不足爲後人法也。余以此非通人之見。惟升庵爲善論。其謂史記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句。長卿故倦游。以人姓與字。分爲二句。其文法自可傳。人之姓氏名字多互文焉。劉越石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沈休文宋書恩倖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卿。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

田子藝云。庾信詩。荷香薰水殿。閣影入池蓮。荷卽蓮也。殿卽閣也。此上下互句法。

牝牡

殷仲文詩。爽籟警幽律。哀壑叩虛牝。

吳旦生曰。家語。子夏引山書云。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宛委餘編云。虛牝。壑中之竅穴也。仲文用此。韓愈贈崔立之詩。可憐無補費精神。有此黃金擲虛牝。洪慶善云。牝。谿谷也。又本仲文用之。按說文長箋云。牝。畜母也。易曰。畜牝牛。吉。書。牝雞毋晨之類是也。牡。畜父也。當从牛从士。與壯揩同義。此本訓也。然古人借二字稱謂。達達中雋。如老子。玄牝。玄。天也。牝。地也。玄在人爲鼻。牝在人爲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故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養也。海錄碎事云。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注。歲。陽也。太白。陰也。故曰牝牡。酉陽雜俎云。鍊銅時有

凸起者。牡銅也。凹陷者。牝銅也。說文。牡曰棠。牝曰杜。杜棠牝牡。與楊柳同義。猶言陰陽也。一品集云。平泉莊有東陽之牡桂。刑法志注云。牡荊。荊之無子者。齊民要術云。牡麻。有花無實。字學集要云。蔚。牡蒿。周禮。蟈氏掌去鼃黽。焚牡鞠以殺之。說文。箱大車。牝服也。此牝字韻譜作牡。通借篋笥之稱。夢谿筆談云。牙璋以起軍旅。如今之合契。牙璋。牡契也。以起軍旅。則其牝宜在軍中。卽虎符之法也。大駕鹵簿中有勘箭。其牡謂之雄牡箭。牝謂之闘伩箭。熙寧中罷之。西方梵篆。一用牝書。一用牡書。詢蒭錄云。結屋枋湊。合處必有牡牝笋穴。俗呼為公牡笋。漢書。成帝時。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京房曰。闘動牡飛。臣下為非。師古曰。牡。所以下閉者。字學集要云。楗卽戶牡。兩端入牝孔。所以止門者。牝只是木孔承籢。能受底物事。如今門檂（開門閉門機也）謂之牡。鐶則謂之牝。鎖管便是牝。鎖鬚（鎖鑰也）便是牡。唐武后之世。為牝朝。

流黃素

張載擬四愁詩云。美人遺我筩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

吳且生曰。揚雄蜀都賦。筩中黃潤。一端數金。左思蜀都賦。黃潤比筩。籝金所過。注云。黃潤。細布也。盛於筩中。其價過一籝之金。潛夫論。筩中女布。韓翃詩。客衣筩布潤。梁書。蕭恢為郢州刺史。有進筩中布者。以奇貨。命焚之。東觀記云。廉范至蜀太守。張穆持筩中布數篋與范。

不受。留青日札云。筩布、卽今細布、飛花布之類。環濟要略云。間色有五。紺、紅、紫、縹、流黃也。楊升庵云。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碧、紫、紅、綠、流黃。五方之間色也。余觀相逢行云。中婦織流黃。流黃謂絹也。蓋機中所織黃黑之間色也。顧野王陽春歌云。䆫門寒未啟。爲斷流黃機。沈佺期古意云。總爲含愁獨不見。忍教明月照流黃。洪武初張來儀寄衣曲云。家機織得流黃素。首尾量來寬尺度。

回文

東觀餘論曰。蘇氏蕙織錦回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公復傳其畫。繇是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回旋書之。讀者唯曉外繞七言。至其中方則漫弗可考矣。若沈公之博古。亦謂辭句脫略。讀不成文。殊不知此詩織成。本五色相宣。因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非辭句之脫略也。政和初。予在洛陽。於王晉玉許。得唐釋士南效此詩。並申誠所釋。而後曉然。是詩初不舛脫。蓋沈公未嘗見此本耳。然申誠所釋。但依士南之設色。其七言數火。其色反黃。四言數金。其色反綠。於五行爲弗類。意蘇氏詩圖之色爲不爾。今因冠詩於畫。遂別而正之。三、四、五、七言之詩。各隨其行而爲之色。觀者見其色。則詩之言數可知已。至於士南之文。旣有釋者。則賦采自從其舊。而並錄於卷首云。

吳旦生曰。文心雕龍謂。回文所興。則道原爲始。又傅咸有回文反覆詩。温嶠有回文詩。故皮襲美云。傅咸反覆興焉。温嶠回文興焉。則知蘇氏之前。回文已出矣。按蘇氏織錦。縱廣八寸許。計八百餘言。形如璇璣。唐有璇璣圖記。起宗道人分爲七圖。得三、四、五、六、七言者。總計三千七百三十四首。黃山谷詩云。千詩織就回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亦有英靈蘇蕙子。只無悔過竇連波。竇滔。字連波。武后記云。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

歷代詩話卷三十一 戊集四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漢魏六朝 卷中之下

泉明

詩話類編曰。靖節先生以義熙元年秋爲彭澤令。冬遂解綬去。後十六年晉禪宋。又七年卒。晉史謂名潛。字元亮。南史謂名潛。字淵明。今按先生義熙中作孟嘉傳及祭程氏妹文。俱稱淵明。元嘉中對檀道濟乃稱云潛。是與年譜所載在晉名淵明。在宋改名潛。其字元亮則未嘗易者爲相合矣。所作詩曰。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是可以想見也。

吳旦生曰。隋志作陶潛集。唐志作陶泉明集。海錄碎事云。齷齪東籬下。泉明不足羣。淵明。一字泉明。野客叢書謂。非一字泉明也。不知稱淵明爲泉明者。蓋避唐高祖諱耳。猶楊淵之稱楊泉也。顏氏家訓云。高祖諱淵。淵字盡改爲泉字。龍淵爲龍泉。晉書劉淵爲元海。戴淵爲戴若思。北齊趙文淵爲趙文深。余觀耿湋詩。何事學泉明。李白詩。酣歌一夜送泉明。韓翃詩。聞道泉明居止近。籃輿相訪會淹留。皆爲此也。宋玉釣賦。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元淵。王伯厚云。唐

人改淵爲泉。古文苑又誤爲洲。屈子天問。洪泉極深。何以置之。朱晦翁云。泉當作淵。唐本避諱而改之。

按南史。陶潛。或云字深明。

榮木

陶詩。采采榮木。結根於茲。

吳旦生曰。爾雅。榮。桐木。埤雅云。桐木。華而不實。故曰榮。桐木也。今亦謂之華桐。說文。桐。榮也。長箋云。桐榮互訓。後人溷榮作檠華之檠。而本訓晦矣。方書。桐有多種。故从同。靑桐、白桐、梧桐。又有束桐。華名。而滇南之桐。又非前諸類。實大而臲。其仁幾與松子相奪。余按靑桐。卽梧桐也。櫜鄂皆五。今人以其皮靑。號曰靑桐。賈思勰云。實而皮靑者。曰梧桐。華而不實者。曰白桐。葢白桐無子。材中琴瑟。

命子

命子詩。於穆仁考。澹焉虛止。

吳旦生曰。長沙公侃。楙功晉室。迺其曾祖。按侃女適孟嘉。嘉之第四女適潛之父。是生潛。其父亦有隱操。故詩云。爾惜軼名。

命子又云。天集有漢。眷於愍侯。按漢功臣表。開封愍侯舍。以左司馬從漢破代封侯。昔高祖功臣百有二十八。舍其一也。又云。亹亹丞相。允迪前從。按功臣表。開封愍侯舍。封十一年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自青後未有顯者。故詩又云。時有語默。運同隆窊也。

狗吠雞鳴

冷齋夜話曰。東坡嘗言。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視有奇趣。如曰。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

吳旦生曰。捫蝨新話稱。淵明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當與豳風七月相表裏。按樂府古辭已云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陸士衡詩。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巔。皇甫百泉云。犬吠不如雞鳴。詩云。無使尨也吠。後之作者。如犬吠松間月。又犬吠水聲中。仙家犬吠白雲間。犬吠奚足寄興。而松月雲水。遂成雅致。此詩人善於形容也。

五日

老學庵筆記曰。淵明游斜川詩。自叙辛丑歲。年五十。蘇叔黨宣和辛丑亦年五十。蓋與淵明同甲子也。是歲得園於許昌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

吳旦生曰。游斜川詩。開歲倏五日。今行本作五十。蓋叔黨爲行本所誤。而不深考。放翁又從而記之。益誤矣。然觀放翁正月五日出遊詩云。未爲遼海千年別。且繼斜川五日遊。則又不誤者。考作詩時。行年八十。蓋老而更覈邪。嬾眞子云。按淵明乙丑生。至乙巳歲賦歸去來。是時四十一矣。今游斜川詩。或云辛丑歲。則方三十七。或云辛酉歲。則已五十七。而詩云。開歲倏五十。皆非也。若云開歲倏五日。則正敍所謂正月五日。言開歲倏忽五日耳。近得廬山東林舊本作五日。宜以爲正。邵康節手寫靖節詩。直作五日。余考遊斜川記首云。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閒美。又王質作年譜云。隆安五年辛丑。君年三十七。正月有游斜川詩。據此。作五日是。

馬隊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云。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

吳旦生曰。漁隱叢話引靖節本傳云。江州刺史檀韶。苦請廬山周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在城北講禮。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云耳。輟耕錄載王質所著栗里譜云。君年五十六。同隱周續之召至都。爲顏延之連挫。義熙間。檀韶爲江州。邀續之在城北講禮讎書。故示以詩。余按靖節、續之與劉遺民。號潯陽三隱。觀所示詩。大都皆招隱之辭。知其契分深矣。末引箕潁之事。未嘗有意譏其通隱也。

失妾

怨詩楚調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

吳旦生曰。靖節年二十失妾。此詩所由作也。然所謂夫耕於前。妻耘於後。乃翟氏妾。當是翟湯家。湯、莊、矯、法賜。四世以隱行知名。靖節生於潯陽柴桑。而翟亦家柴桑。梁昭明作靖節傳云。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

少長

與殷晉安別云。游好非久長。一遇盡殷勤。

吳旦生曰。舊本作游好非少長。一遇定因勤。蓋其意云。吾與子非少時、長時游從也。但今一相與。故定交耳。此語最妙。今本改少作久。改定作盡。則長字作平音。便無意味。

柴桑令

紹陶錄曰。劉遺民亦同隱。有和劉柴桑詩云。挈杖還西廬。有酬劉柴桑云。嘉穗養南疇。自西廬移南村。有移居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朝夕。遷居殆爲遺民之徒。尋還西廬。度相距亦不遠。與遺民更相酬酢。不改賞文析義之時。或恐劉柴桑似縣令。劉或嘗爲此縣。存此呼。或有命不爲。皆不可知。

吳旦生曰。白樂天詩。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卽便回。注。柴桑令。指劉遺民也。碧湖雜記云。劉名程之。字仲思。遺民其號也。曾作柴桑令。侯鯖錄云。近見士子多使柴桑翁爲陶淵明。不知劉遺民曾作柴桑令也。據此。則遺民實宰此縣無疑。

按柴桑山。在九江郡城西南九十里。寰宇記云。柴桑近栗里。陶潛此中人。

皛皛

夜行塗中詩。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

吳旦生曰。翰注謂。月光照水上平淨貌。善注。通白曰皛。說文。皛。顯也。从三白。讀若皎。烏皎切。長箋云。杜甫詩。皛皛行雲浮日光。全句可訓皛字矣。洪武初高季迪詩。日光皛皛濃熏草。又出於杜。

榮公

詩眼曰。貧士詩云。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近一名士作詩云。九十行帶索。榮公老無依。予謂之曰。榮啓期事。近出列子。不言榮公可知。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依可知。五字皆贅也。若淵明意謂至於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則自少壯至於長老。其飢寒艱苦。若常如此。窮士之所以可深悲也。古人文章。必不虛設耳。

吳旦生曰。列子載。孔子游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旣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此章誨人以貧富死生之理。故如此寓言。能自寬者。能推物理以自寬也。杜詩。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冢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便是此章之意。余喜范元實之論陶。可謂善以言詩。但深悲二字。恐失榮公本意。特錄列子以著其深樂。非深悲也。

列子林注云。以鹿皮爲裘。以索爲帶。文選劉履補注謂。裘敝而以繩索連結也。又淮南子。榮啓期衣若懸衰。

知道

韻語陽秋曰。東坡拈出淵明談理之詩。有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一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爲知道之言。蓋絺章繪句。嘲風弄月。雖工何補。若觀道者。出語自然超詣。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吳旦生曰。按坡語云。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采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

故可喜也。作望南山。便覺神氣索然。又云。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事自適。爲得此生。則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又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余服膺斯語。大書屏石。以爲非淵明不能爲知道語。非東坡不能知知道語。涪翁所云。彭澤千載。子瞻百世。蓋不虛也。後見南濠詩話。謂其妙語。亦不止是。如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如云望雲慚高鳥。臨水媿遊魚。眞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如云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如云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如云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分陰。念此使人懼。觀是數詩。淵明眞有得於道者。深雪偶談云。范石湖絕句中。有可憐世上金和寶。借爾閒看七十年。可謂砭流俗之膏肓矣。以軀爲寶。殆與斯言對壘。人謂石湖未知道。亦不之信也。

田子春

擬古云。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吳旦生曰。舊注。田疇。字子春。北平無終人。時董卓遷漢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遣疇奔問行在。得報還。虞已爲公孫瓚所滅。疇謁虞墓。哭而去。遂入徐無山中。然觀漢書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幸謁者張

卿。諷高后立澤爲瑯琊王。晉灼曰。楚漢春秋。田生字子春。

黄子廉

詠貧士云。昔在黄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

吳旦生曰。風俗通。潁川黄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故淵明以清貧許之。按吳志。黄蓋。乃南陽太守黄子廉之後。

山海經

讀山海經詩。形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曾紘曰。山海經有云。刑天。獸名。口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猛志相應。二老堂詩話曰。此題十三篇。大槩篇指一事。此篇專說精衞銜木塡海。無千歲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周益公跋邵康節手寫靖節詩曰。當專詠精衞。不應旁及他獸。今觀康節只從舊本。則曾紘言未可憑矣。

吳旦生曰。按山海經。奇肱之國。刑天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又考酉陽雜俎云。天山有神名刑天。黄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曰。吾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不止。此與山海經所載同。則五字特點晝之譌耳。其餘十三首中紕謬類多如此。獨姚介威箋釋爲確。悉錄於後。

西谿叢語曰。第一篇泛覽周王傳。乃周穆天子傳。荀勖校定本是也。流觀山海圖。乃山海經十八卷。郭璞注本是也。第二篇云。玉堂淩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酬發新謠。寧效俗中言。西山經云。西玉山是王母所居。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頭戴勝。是司天之屬。主五殘。大荒南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尾。火處。名曰西王母。又云。大荒之中。有山名豐沮。玉門西有王母之山。又云。以崑崙爲宮。亦有離宮別窟。郭璞云。不專住一山也。穆天子傳云。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執玄珪白璧。以見西王母於瑤池之上。又天子升於奄山。卽西王母之山也。弇山。卽弇磁山也。第三篇云。迢遞槐江嶺。是謂玄圃丘。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遊。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采黃金銀。惟帝之平圃。郭璞注云。卽縣圃也。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其上多藏琅玕。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淫音遙。穆天子傳。天子銘跡于玄圃之上。第四篇云。丹木生何許。迺在峚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重我軒皇。西山經云。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音密山。其上多丹木。圓葉而赤莖。黃花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飢。丹水出焉。西流注於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

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水。五色乃淸。第五篇云。翩翩三靑鳥。毛色奇可憐。朝爲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且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三危之山。三靑鳥居。是山廣圓百里。靑鳥主爲西王母取食。竹書云。穆王西征。至靑鳥所解。又拒巫之山。一曰龜山。西王母梯航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靑鳥爲西王母取食。又言。三足烏。主給使也。第六篇云。逍遙蕪皋上。杳然望扶木。洪柯百萬尋。森散覆暘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爲日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黑齒國人。黑手。食稻使蛇。其一蛇赤。下有暘谷。上有扶木。卽扶桑木。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第七篇云。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榦共成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母心。讙朱國。在赤水之陰。有三珠樹。如柏葉。皆爲珠。其樹若彗。海內南經。桂林八樹。在賁隅東。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乃鳳也。自歌自舞。女牀之山有鳥。其狀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鸞。自歌。見則天下康寧。第八篇云。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赤泉給我飲。員丘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豈渠央。列子云。北海之北。其國名曰終北。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甑甀。頂有口。狀若圓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椒蘭。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

偏。土氣和。亡扎厲。不夭不病。人倦則飲神瀵。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今赤泉。山海經無之。知古文缺失也。第九篇云。夸父誕弘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後。海外北經云。夸父與日逐走。渴。欲飲於河渭。不足。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又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暘谷。郭璞云。隅淵也。今作虞淵。第十篇云。精衞銜微石。將以塡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發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而文首白喙。名曰精衞。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游於東海。溺而不反。故爲精衞。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奇肱之國。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第十一篇云。巨猾肆威暴。欽䲹違帝旨。窫窳强能變。祖江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爲惡不可履。長枯固已劇。鵕鶚豈足恃。鍾山神。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耳。是爲欽䲹。殺葆江於崑崙之陽。葆江卽祖江也。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瑤岸。䲹。音下邳之邳。瑤。音遙。曰巨猾。肆威暴者。謂欽䲹殺祖江。二負臣殺窫窳也。猾作危字。非是。欽䲹化爲大鶚。亦爲鵕鳥。鶚。音諤。鵕。音俊。或云鵕䴊字。非也。窫窳者。蛇身人面。爲二負臣所殺。開明東有巫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拒之。窫窳變爲龍首。居弱水中食人。音軋俞。第十二篇云。鴟鴸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

彼懷王世。當時數來止。青丘有奇鳥。自言獨見爾。本爲迷者生。不以喩君子。拒山西臨黃。北望諸毗。東望長右。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鴸。其鳴自號。見則其國有放士放逐也。懷王之世。謂屈原也。青丘國有奇鳥。不詳其狀。鴟鴸或爲鵂鶹。或爲鳴鵲。皆非也。

第十三篇云。巖巖顯朝市。帝者愼用才。何以廢共鯀。重華爲之來。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告飢渴。當復何及哉。竹書紀年。堯欲禪舜。共工、鯀諫。以爲不可。舜卽位。殛鯀于羽山。流共工于幽州。海內經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神異經云。西北荒有人。人面朱髮蛇身。人手四足。食五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東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土。志加通塞。爲人自用。欲爲欲息。名曰鯀。下云。仲父、姜公未詳。

餘冬序錄曰。按仲父卽管仲。姜公。齊桓公也。呂氏春秋云。管仲有疾。桓公曰。仲父何以敎寡人。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衞公子啓方。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居三年。復召而反之。公病。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飢欲食。我渴欲飮。而無所得。何故。對曰。易牙輩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食不可得矣。公歎曰。我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靖節易桓曰姜者。殆避長沙公謚之嫌耳。

挽歌

漁隱叢話曰。淵明擬挽歌辭三章。秦太虛效之。予謂淵明之辭了達。太虛之辭哀怨。有不同耳。吳旦生曰。祁寬謂挽歌出於屬纊之際。古聖賢惟孔子、曾子能之。見於曳杖之歌。易簀之言。趙泉山謂挽辭云。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與自祭文律中無射之月相符。知爲將逝之夕作。余觀挽辭云。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可見此形之非我也。故神釋形影詩。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蓋寶其神爲我有。則天地可並。此豈枯形之爲我哉。東坡和陶影答形云。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象。鏡出我不滅。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所謂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也。

困學紀聞云。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紼謳挽歌。非始於田橫之客。

歷代詩話卷三十二 戊集五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漢魏六朝 卷下之上

一麾

顏延之詠阮始平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吳旦生曰。山濤啓事曰。咸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舉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能用。潘子眞詩話。亦謂山濤三薦咸爲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勖一麾之。則左遷始平太守。野客叢書云。延年賦此。蓋有爲也。徐羨之不悅延年。出爲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勖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爲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復爲劉湛出爲永嘉太守。怨憤之甚。故有是作。舊注但云。延年疏曠。劉湛出爲永嘉太守。而不及其他。是未深知其意。夢谿筆談曰。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自杜牧之有擬把一麾江海去。始誤用一麾。自此遂爲故事。緗素雜記曰。自謂一麾。於理無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宋景文詩。使麾頒得印垂腰。又。一封通奏領州麾。是眞得延年之意

也。野客叢書曰。唐人皆用一麾事。獨牧之把一麾爲露圭角。似失本意。張說詩。湘濱擁出麾。此亦何害。筆談謂守郡爲建麾。自牧之始。按三國志。擁麾守郡。文選。建麾作牧。此語在牧之前久矣。謂把一麾之誤則可。謂建麾之誤則不可。若雜記徒妄說耳。牧之正誤。以爲旌麾之麾。景文之誤亦然。乃謂牧之不當言擬把。而景文自用爲宜。然則牧之擬把一麾江海去。豈不自用。景文使麾請得印垂腰。獨非旌麾耶。所謂貶辭者。麾去云爾。旣是旌麾。何貶之有。

埋照

顏延之詠阮步兵云。沈醉似埋照。吳旦生曰。杜詩。遂令阮籍輩。熟醉爲身謀。許彥周稱其善看史書。鍾伯敬謂晉文王目步兵爲愼。已是看得深一步矣。然實被阮公瞞過。其作用在此五字。余考宋書言延之領步兵。好酒疏誕。不能斟酌。出爲永嘉守。甚怨憤。故於沈醉處形容入微。其謂阮埋照。正爲顏寫照。洵五君詠多自寓也。王弇州云。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以比己之骯髒也。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晏。以解己之任誕也。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以感己之濡滯也。

千翼

顏延之詩。千翼泛飛浮。注云。翼。舟也。兵法有大翼、中翼、小翼之名。吳旦生曰。越絕書。闔閭見子胥。問船運之備。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大翼者。當陵軍之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又水戰兵法內經云。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三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五丈六尺。蓋戰船也。而詩家泛以舟用之。如張景陽七命云。爾乃浮三翼。戲中沚。梁元帝云。日華三翼舸。張正見云。三翼木蘭船。元微之云。光陰三翼過。

詩禍

吟窗雜錄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謝靈運坐是詩得罪。遂託以阿連夢中授此語。有客以請舒王曰。不知此詩何以得名於後世。何以得罪於當時。王曰。權德輿已嘗評之。其略云。池塘者。泉水瀦溉之地。今曰生春草。是王澤竭也。豳詩所紀一蟲鳴。則一候變。今曰變鳴禽。是候將變也。吳旦生曰。謝氏家錄言。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卽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以此韻事。譜此韻語。可令千載遙溯。權文公謂其託諷深重。爲廣州禍張本。此等附會惡劣。勝致頓削。余所恨恨。而荊公天資巉刻。

取爲美談。乃東坡詩案禍所由階。王百祿所謂此安石鵂鶹獄也。謂相牽引以入。

碧谿詩話以園柳變鳴禽。不若前句。以此知全寶不易得。余竊以上句生字。嫌其未亮。下句變字。筆底有造化遷移。最爲神活。石林詩話作變夏禽。失其旨矣。皎然詩式云。客有問予。謝公二句。優劣奚若。予謂如池塘生春草。情在言外。明月照積雪。旨冥句中。風力雖並。取興各別。古今詩中。或一句見意。或多句顯情。王昌齡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謂一句見意爲上。此殊不爾。夫詩人作用。勢有通塞。意有盤礴。勢有通塞者。謂一篇之中後勢突起。前勢似斷。如驚鴻背飛。卻顧儔侶。卽曹植詩云。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因西南風。長逝入君懷是也。意有盤礴者。謂一篇之中。雖詞歸一旨。而興乃多端。用識與才。蹂踐理窟。如卞子采玉徘徊。荊岑恐有遺璞。其有二義。一情一事。事者。如劉越石詩曰。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用五賢。小白相射鉤。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讎是也。情者。如康樂公池塘生春草是也。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辭如澹而無味。常手覽之。何異文侯聽古樂哉。

捫蝨新語云。詩有格有韻。淵明悠然見南山之句。格高也。康樂池塘生春草之句。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菊花。

牽絲

謝康樂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五臣注云。牽絲。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李善云。牽絲。謂牽朱絲初仕也。解龜。謂解去所佩龜印去官也。

吳旦生曰。按應休璉詩。不悟牽朱絲。三署來相尋。則朱善之言可信。文苑英華。康子元判云。萬里牽絲。俄畢子荊之任。觀此。則五臣所釋王言如絲。復成何語。

鳴葭蘭巵

謝靈運送孔令詩。鳴葭戾朱宮。蘭巵獻時哲。

吳旦生曰。劉履補注云。葭。蘆也。以蘆爲首。竹爲管。似觱篥。但無竅耳。晉先蠶儀注云。凡車駕所止。吹小箛。發。吹大箛。箛卽葭也。余觀陸士衡詩。鳴葭泛蘭汜。海錄碎事云。葭。謂笛也。恐非。國秀集沈宇詩。羌笛胡葭淚滿衣。若葭卽是笛。則沈不當並舉。此其謬立見矣。漢郊祀歌云。百末旨酒布蘭生。顏師古謂。百末。百草華之末也。旨。美也。以百草花末雜酒。故香且美也。晉灼謂。芬香布外。若蘭之生也。枚乘七發云。蘭英之酒。酌以滌口。良注謂。酒中漬蘭葉。取其香也。龍城錄云。魏徵能治酒。有名曰醽淥、翠濤。常以大金罌內貯盛十年。其味不敗。太宗賜詩稱。醽淥勝蘭生。翠濤過玉薤。蘭生。卽漢武百味旨酒也。玉薤。煬帝酒名。

送孔令

琅琊漫鈔曰。謝靈運送孔令詩。季秋邊朔苦。旅雁違霜雪。淒淒陽卉腓。皎皎寒潭潔。上二句見孔令避地之意。三句喻時。四句美孔。賦而比也。在宥天下理。吹萬羣方悅。詩意微婉。喻宋公尤妙。吳旦生曰。臨川詩。良辰感聖心。豫章詩。聖心眷嘉節。時宋公將踐祚。故多尊稱之。而孔令且辭事東歸焉。臨川詩末之傷薄劣。豫章詩末之歎飛蓬。亦自微婉。孫光庭云。豫章送孔令詩。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延濟注。霜降膠漆堅。可以爲器。故美百工之功也。按月令。季秋霜始降。則百工休。注謂膠漆之作停也。宣遠亦用此義。言歲將晏。授寒衣。停百工。人民安。可以讌飲。餞賓客也。而延濟訓休爲美。言霜降膠漆堅。可爲器物。則與工勞苦。何歡讌之有。且時方寒凜。非用膠漆之日。

延州楚老

謝康樂廬陵王墓下詩。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慣徒自傷。吳旦生曰。焦氏筆乘謂。以後二句足前二句也。李太白亦有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至老杜往往有之。喜弟觀到詩。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寄張山人詩。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臥病

詩。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杯罌。晴詩。啼烏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

術

謝康樂詩。天路非術阡。

吳旦生曰。選注。術阡。道路也。言若登天無道路可測度也。余按廣雅云。畛涂陳阡陌。術亦道路別名也。呂氏春秋云。孟春審端徑術。注。端正其徑路。不得邪行也。謝康樂羅浮山賦。洞穴之寶衢。海靈之雲術。王子安七夕賦。躍麟軒於霧術。搴旆羽於星橋。左太沖詠史詩。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劉義恭詩。飛流界桂道。深林冒蘭術。說文。術。邑中道也。从行、朮。則知術字中。當作朮字。今俗文作木字。非是。示兒編云。莊子謂。人相忘於道術。當讀如經術之術。廣雅曰。術亦道路別名。呂氏春秋曰。子產相鄭。桃李垂於術。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云。來人迷新術。去子惑故蹊。注曰。術、蹊。皆山路也。陳晉之解學記。術。有序曰。鄉飲酒。莊周皆有道、術之說。是途之大者。謂之道。小者。謂之術。信乎。莊周以湖、江對道、術而言。則直指爲道路無疑矣。杜甫寄韋尹丈人云。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以道術對乾坤。皆明此意。

遲客

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云。登樓爲誰思。臨江遲來客。

吳旦生曰。古音云。遲音滯。待也。欲速而以彼爲緩曰遲。使彼徐行以待。亦曰遲。易曰。遲歸有時。荀子。遲彼止而待我。漢高紀。遲明圍宛城三匝。又遲旦注。旦遲於事。故曰遲旦。公孫弘傳。臣竊遲之。光武詔曰。思遲直士。側席異聞。趙壹報皇甫規書曰。實望仁兄。昭其懸遲。謝安與支遁書。思君日積。計辰傾遲。庾杲之與劉虬書。勝概冥通。諒有風期之遲。今俗亦有遲滯之言。而字別作滯云。

雲錦

韻語陽秋曰。文選海賦。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故謝靈運詩有赤玉隱瑤谿。雲錦被沙汭之句。觀其語意。正言沙石五色。如雲錦被於岸爾。世見韓退之作曲江荷花行云。撐舟昆明度雲錦。遂謂退之以雲錦二字狀荷花。其實非也。謂之度雲錦。言舟行於五色沙石之際。豈謂荷花哉。

吳旦生曰。酈道元所謂湘川淸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摴蒲。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正與此同意。然此詩乃江文通所擬。非康樂作也。汭。音爇。說文。水相入也。廣韻。水曲。詩話。水內曰汭。字學。水北曰汭。

奔崩

謝康樂七里瀨詩。徒旅苦奔峭。

吳旦生曰。古奔與崩通用。故奔峭注謂崩落。按鮑昭詩。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崩波。卽奔波也。杜甫詩。楓栝隱奔峭。注。奔謂奔流。峭謂峭峯。

尙子

謝康樂初去郡詩。畢娶類尙子。

吳旦生曰。嵇康高士傳。尙長。字子平。爲子嫁娶畢。敕家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范曄後漢書。尙作向。余觀從來稱引。或作尙平。或作向平。豈各據所出。迄無定屬邪。張伯起云。古人姓名。且不免有誤。況其遺事哉。

三殤

謝瞻遙和張子房詩。苛慝暴三殤。

吳旦生曰。禮有上中下三殤。謂秦政凶暴。戮及孥稚也。五臣注及劉履補注。皆以泰山婦人所云。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吾子又死焉。是謂三殤。絕不思舅與夫可謂殤乎。

舊知明牧

謝瞻詩。方舟析舊知。對筵曠明牧。

吳旦生曰。文選詩題下注云。王弘爲撫軍將軍。庾登之以西陽太守入爲太子庶子。撫軍送至溢口。瞻賦是詩。蓋詩專爲別庾西陽也。舊知、明牧。俱當指庾而言。李善注。以舊知爲庾。明牧爲王。五臣注。以明牧爲王、庾。俱非。

誕

謝瞻答靈運詩。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允。

吳旦生曰。生民之詩。多用誕字。後人遂以生辰爲誕辰。此謝宣遠詩所自來也。然生民篇。上文明言載生載育。故下文云。誕彌厥月。誕寘之隘巷。連下數誕字。未嘗訓爲生育也。呂氏讀詩記云。誕字疑但。發語辭。似與誕先登於岸一例。

如云。誕。生也。按左思贈妹詩。峨峨令妹。應期誕生。陸機詩。誕育洪曹。纂成於魯。左九嬪誄。篤生公士。誕膺休禎。則言誕。復言生。不幾重邪。

如云。誕。大也。玉篇。天子生曰降誕。謂天子所生之大也。按書多方。乃大降罰崇亂。有夏亦可云誕降邪。大誥云。有大艱於西土。殷小腆誕。敢紀其序。康誥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多方云。有夏誕厥逸。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則大與誕每連用之。豈必以誕訓大邪。

如云。誕。乃也。按大禹謨。帝乃誕敷文德。則乃誕並言何邪。

如云。誕。欺也。按荀子云。匿行曰詐。易言曰誕。淮南說林云。管子以小辱成大榮。蘇秦以百誕成一誠。劉琨答盧諶書云。然後知聃、周之爲虛誕。嗣宗之爲妄作。晉中興書。孫承公少任誕不羈。晉陽秋。羅友誕肆。非治民才。宋符瑞志。武帝少時。誕節嗜酒。據此解豈是美事。而今之祝壽曰誕。是直以放誕相詬厲邪。

寒螿

謝惠連擣衣詩。烈烈寒螿啼。

吳旦生曰。劉坦之補注引高誘淮南子注云。寒螿。水鳥也。此解誤。按風土記。蟪蛄鳴於朝。寒螿鳴於夕。楊升庵謂。此蟬也而分二。蟪蛄朝蟬。寒螿夜蟬也。方言。蟬。楚謂之蜩。音調。宋衞之間。謂之螗蜩。似蟬而小。鳴聲清亮。江南呼螗蛦。陳鄭之間。謂之蜋蜩。蜋。音良。秦晉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謂之蟜。齊人呼爲巨。蟜。音技。其大者謂之蟧。或謂之蝒馬。按爾雅云。蝒馬者蜩。非別名蝒馬也。此方言誤耳。其小者謂之麥蚻。如蟬而小。青色。今關西呼麥蠽。音癰癥之癥。有文者。謂之蜻蜻。即蚻也。爾雅云耳。其雌蜻謂之疋。祖一反。大而黑者謂之蛥。音棧。黑而赤者謂之蜺。雲霓。蜩蟧謂之蠚蜩。江東呼爲蟗蠽。蟪謂之寒蜩。寒蜩。瘖蜩也。按爾雅以蜺爲寒蜩。月令亦曰。寒蜩鳴知寒。蜩非瘖者也。此諸蟬名。通

出爾雅。而多駁雜。未可詳據也。寒蜩。螿也。似小蟬而色青。螿。音漿。余觀郭璞解云。寒蜩。螿也。亦可證。然謂寒蜩非瘖。考之陸佃埤雅云。寒蜩卽今啞蟬。啞蟬初瘖。及得寒露冷風乃鳴。故芻蕘論曰。秋風至而寒蟬吟。正謂此也。然則方言原其始。故謂之瘖蜩。

串

謝惠連秋懷詩。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

吳旦生曰。串。讀爲慣。爾雅。串。習也。向注。串。狎也。言因歌詠。遂賦此詩。聊用布與親狎之人。桓子野對孝武請一吹笛人云。臣有一奴。善相便串。梁簡文妾薄命云。長嚬串翠眉。徐與公謂。美女蹙眉。額痕成串也。裴諴南歌子詞云。不是廚中串。爭知炙裏心。

嘉月

惠連獻康樂詩。漾舟陶嘉月。

吳旦生曰。注。陶。喜也。按王褒九懷云。陶嘉月兮總駕。王逸注。及吉時也。梁昭明答湘東書云。陶嘉月而嬉游。藉芳草而眺矚。蕭子範家園三日賦。懽茲嘉月。悅此時良。

宗衮

謝玄暉和王著作詩。阽危賴宗衮。微管寄明牧。

吳旦生曰。玄暉又詩。英袞暢人謀。泛言宰相耳。此言宗袞。謝安也。明牧。謝玄也。李善注甚當。而五臣荒陋極矣。容齋隨筆云。謝安於玄暉爲遠祖。以其爲相。故曰宗袞。而李周翰注。宗袞謂王導。導與融同宗。言晉國臨危。賴王導而破苻堅。牧謂謝玄。亦同破堅者。夫以宗袞爲王導。固可笑。猶以和王融之故。微爲有說。至以導爲與玄同破苻堅。全不知有史策。而狂妄注書。所謂小兒解事。

賈誼曰。安有天下阽危若是。注。臨危曰阽。音鹽。

野客叢書云。取論語微管仲之義。歇後語也。潘安仁詩。豈敢陋微管。宋氏詔曰。謝玄勳參微管。劉義康傳。臣以頑昧。獨獻微管。傅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又陳蕭沈表曰。功深微禹。亦取微禹吾其魚之義。余觀傅季友修張良廟教云。微管之歎。黃山谷跋仁宗賜王太尉書云。當時士大夫亦有微管之歎者。陸放翁詩。垂死功名亦未晚。安知無人歎微管。洪武初趙子常詩。向無微管歎。孰憶到於今。萬曆中張德馨過三歸臺詩。微管勳名貢草萊。齊原東望起高臺。

平楚

唐子西語錄曰。謝玄暉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平楚。猶平野也。呂延濟乃用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謂楚爲木叢。便覺意象殊窘。凡五臣之陋類若此。

吳旦生曰。木之子然特出者爲楚。從城而眺。一概如平。所謂望平地樹如薺也。楊升庵云。楚。叢木也。平楚。猶詩所謂平林也。陸機詩。安轡遵平莽。謝語本此。唐詩。燕掠平蕪去。又遊絲蕩平綠。又因謝詩而衍之也。余謂此語殊妙。若作平野。有何意象。張協詩。青苕日夜黃。芳蕤成宿楚。注亦云。叢木也。

澄江

謝玄暉詩。澄江淨如練。王弇州曰。後人以澄淨複義。欲改秋江。予不敢以爲然。蓋江澄乃淨耳。吳旦生曰。回首長安。飛甍參差。皆從澄字中看來。一篇著力此一字。卽題中還望京邑。具有包蘊在。改作秋江。奚啻萬里。郭彥深云。澄字調足而氣充。秋字調輕而氣薄。平氣吟之。澄字如權衡之不欹。秋字如衡之上指。權之跳躍。若改作春字。如衡低而權下墜矣。明道雜志云。宣城去江近百里。州治左右無江。但有兩谿耳。或當時謂谿爲江。亦未可知也。藝苑雌黃云。按玄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作詩有澄江之語。三山在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地名。則此詩非在宣城州治所作也。

高臥

謝玄暉詩。淮陽股肱守。高臥猶在玆。

吳旦生曰。李周翰注。漢淮陽太守汲黯。上書言病。上曰。淮陽吾股肱郡。卿爲我臥理之。野客叢書云。按漢書。文帝謂季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而武帝謂汲黯。則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初無淮陽吾股肱郡之說。又按汲黯傳。言淮陽臥治。初無高臥之說。劉禹錫詩。肯放淮陽高臥人。蓋祖玄暉詩也。

龍山

鮑明遠詩。寒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

吳旦生曰。大招云。北有寒山。逴龍赩只。王叔師注。逴龍。山名。言北方有常寒之山。陰不見日。名曰逴龍。陸昭仲謂逴龍當作燭龍。誤。明遠稱爲龍山本此。晚唐李義山對雪詩。龍山萬里無多遠。則明遠又爲唐人借資矣。

歷代詩話卷三十三 戊集六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漢魏六朝 卷下之下

無絕

困學紀聞曰。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草詩。古詩爲題。見於此。

吳旦生曰。劉越石。胡姬年十五。沈休文。江籬生幽渚。出自晉、宋。在梁前矣。文苑英華辨證云。蘭澤多芳草詩。春蘭本無豔。初學記作無絕。按楚辭。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終古。則無絕字亦是。

自君之出矣

徐幹室思詩。其末句云。自君之出矣。明鏡闇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宋武帝擬之曰。自君之出矣。金翠晤無精。思君如日月。迴環晝夜生。其時諸賢共賦。遂以自君之出矣爲題。

三味八甕

梁簡文詩。糧持三味麥。衣進八甕蘇。

吳旦生曰。元晏春秋。稱衛倫過元晏。取糗糧以進。元晏嘗之曰。麥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

熟也不同。子焉得兼之。倫笑而不言。退而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子陽哉。吾家園樹實多。杏時發。糅以杏汁。李、柰發。又糅以李、柰汁。故兼此三味耳。

吳都賦。鄉貢八蠶之緜。注引劉欣期交州記云。一歲八蠶。繭出日南也。雲南志云。風土多煖。至有八蠶。言蠶養至第八次。不中為絲。只可作緜。故曰八蠶之緜。吳錄云。南陽郡。一歲蠶八績。永嘉記云。永嘉有八輩蠶。一曰蚖珍蠶。三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蚖蠶。四月績。四曰愛珍蠶。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末績。六曰寒珍蠶。七月末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凡蠶再熟者。皆謂之珍。此八蠶之實也。海物異名記云。八蠶共作一繭。

懸炭

梁簡文詩。月暈蘆灰缺。秋還懸炭枯。

吳旦生曰。懸炭。古候氣法也。按史記孟康云。先冬至三日。懸土炭于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日。陽氣至。則炭重。夏至日。陰氣至。則土重。蔡邕律曆紀。候鐘律。權土炭。冬至陽氣應黃鐘。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淮南子云。陰氣為水。水勝。故夏至溼。陽氣為火。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

吹綸

梁簡文帝詩。枝間通粉色。葉底映吹綸。

吳旦生曰。注。吹綸。疑婦人所執暖扇之類。一說。吹綸。美人衣飾。按漢書。齊國有吹綸絮。顏師古注。綸似絮而細。名吹者。言可吹噓也。費昶詩。金輝起遙步。紅彩發吹綸。

刺閨

梁戴暠從軍行云。長安夜刺閨。

吳旦生曰。注。夜有急報投刺於宮門。余觀唐鄭錫出塞曲云。不使軍書夜刺閨。則與此注同意。然楊升庵引南史陳文帝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又是穴門以入。非投刺之謂。

鄉里

沈休文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

吳旦生曰。鄉里。謂妻也。西谿叢語引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云。我不忍鄉里落它處。家世舊聞引楚公登科時。第四人張中在殿廷。喜甚。挈楚公手云。如何得鄉里知去。楊升庵謂俗語云。鄉里夫妻。步步相隨。言鄉不離里。如夫不離妻也。

雜體詩

竹林詩評曰。江淹。淸婉秀麗。才思有餘。雜擬之作。如季札聘魯。四代之樂。並歌於庭。非天下之

至聰。其孰能喻。

吳旦生曰。曾蒼山謂。擬詩如學畫。當識家數。要先得其筆意。運規製於胸中。然後下筆乃可。若展畫臨貌。雖似亦下矣。又錢希白作擬唐詩百篇。備諸家之體。自序云。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於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有事疏。斯亦見之本傳。余嘗愛此二條。爲擬古之家。懸一標的。若文通雜體。稱風人之極軌。比情洽吻。幾至亂眞。審乃要歸。實臻斯旨。鍾伯敬以擬古面目嗤而不爲。只是怕它。余不敏。著有擬古樂府十卷。廣雜體詩百首。未知有當否也。故於漫興有云。新翻杜老千家注。廣擬江郎雜體詩。聊以自志。

江郎擬陶。遂刊本集。東坡率爾和之。非工妙不至此。其擬班婕妤云。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皎然稱其假使佳人翫之在手。乘鸞之意。飄然莫偕。雖蕩如夏姬。自忘情改節。其擬休上人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王勉夫稱其大意。卽毛詩君子于役之意。又不止石林所引康樂圖景。玄暉春草之句矣。遯齋閒覽云。江淹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吳曾漫錄引樂天與唐上人對答二詩爲證。野客叢書云。此誤自唐已然。不但今也。如韋莊詩曰。千斛明珠量不盡。惠休虛作碧雲詞。許渾送僧南歸詩曰。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秋思長。曰。湯師不可問。江上碧雲深。權德輿贈惠上人詩曰。支郎有佳思。新句凌碧雲。孟郊送淸遠上人詩曰。詩誇碧雲句。道證靑蓮心。張祜贈高閑上人詩曰。道心黃蘗老。詩思碧雲秋。雪

賓詩曰。碧雲流水是詩家。湯惠休詞。豈易聞暮風。吹斷碧溪雲。此等語皆以爲湯詩用。惟韋蘇州贈皎上人詩曰。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詞。似不失本意。

印黃沙

太平廣記。吳均爲詩云。秋風瀧白水。雁足印黃沙。沈約語之曰。印黃沙語太險。均曰。亦見公詩云。山櫻發欲然。約曰。我姑欲然。卿已印訖。

吳旦生曰。吳均。字叔庠。有雋才。天監初。柳惲剌我郡。辟爲主簿。日與賦詩。南史稱其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效之。號爲吳均體。今郡志載其青山偶書一首云。家住青山下。時向青山上。青山不可上。一上一惆悵。又與施從事書云。故鄣縣東有青山。絕壁干天。孤峯入漢。綠嶂百重。青川萬轉。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爲霜。春蘿被逕。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信足蕩累頤物。悟衷散賞。余寓故鄣。訪青山舊阯。每誦叔庠之詩與書。以相盤礴。嘗題寓廬云。更聞詞客吳均體。可要青山弔一杯。蓋企之也。而隱侯偶一戲之。豈相訕邪。

詩話補遺云。唐人以此類爲險諢句。傳奇詩多有之。沈靑箱。夜月琉璃水。春風卵色天是也。韓退之。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篸。杜牧之詩。錢唐鸚鵡綠。吳岫鷓鴣斑。東坡詩。山爲翠浪涌。水作玉虹流。大家亦時有之也。

擁劍

西谿叢語曰。何遜詩。躍魚如擁劍。孟浩然詩。游魚擁劍來。按擁劍如彭蜞之類。蟹屬。一螯偏大。故謂擁劍。非魚也。

吳旦生曰。何遜擁劍之誤。顏之推已辨之矣。酉陽雜俎云。擁劍。一螯極小。以大者鬬。小者食。古今注云。蟹有一螯偏大者。名擁劍。其螯赤。一名執火。本草。又名桀步。異物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螯偏大爾。俗謂之越王鈐。大業拾遺記云。吳郡獻蜜擁劍四甕。吳都賦所謂烏賊、擁劍是也。異魚圖贊云。蟹有擁劍。一螯偏大。隨潮退殼。隨退復褁。力能鬬虎。利甚戟矟。呂亢作蟹圖十二種。一曰蝤蛑。二曰撥棹。三曰擁劍。四曰彭螖。五曰竭朴。六曰沙狗。七曰招潮。八曰倚望。九曰石蜠。十曰蚽江。十一曰蘆虎。十二曰彭蜞。

雪花

詩話補遺曰。何遜與范雲聯句詩。洛陽城東西。卻作經年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如雪。李商隱送王校書分司詩。多少分曹掌祕文。洛陽花雪夢隨君。定知何遜緣聯句。每到城東憶范雲。又漫成一絕云。不妨何范盡名家。未解當年重物華。遠把龍山千里雪。將來擬並洛陽花。二詩皆用此事。若不究其源。不知爲何說之。

吳旦生曰。觀張說幽州新歲詩。去歲荆南梅似雪。今年薊北雪如梅。則在初唐早用其語矣。然何、范之句。又源於小雅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卻有點化之功。遂成佳唱。如曹植詩。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飛。則規倣拙甚。所以詩貴點化爾。

錦纜

張正見朔雪映夜舟詩。檣風吹影落。錦纜雜花浮。

吳旦生曰。世言錦纜始於煬帝。非也。按吳志。甘寧住止。嘗以繒錦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侈。合之張詩。則吳、陳之間已見矣。續錦帶集迎候賓啓云。水候錦纜。陸遲華鑾。老杜泛舟詩。春風自信牙檣動。遲日徐看錦纜牽。

石炭

張正見詩。奇香分細霧。石炭擣輕紈。

吳旦生曰。楊升庵謂。石炭。發香煤也。蓋擣石炭爲末。而以輕紈篩之。欲其細也。今制。宮中擣炭爲末。以梨、棗汁合之爲餅。置於鑪中。以爲香籍。卽此物也。但古用石炭。今用木炭。不同耳。

張正見又詩云。名香散綺幕。石墨彫金罏。蓋石炭卽是墨也。石墨。一名石涅。一名墨石脂。按

廬山有石墨可書。宜陽縣有石墨山。汧陽縣有石墨洞。贛州興國縣上洛山。皆產石墨。廣東始興縣小溪中。亦產石墨。婦人取以畫眉。名畫眉石。古者。漆書之後。皆用石墨以書。大戴禮所謂石墨相著則黑是也。漢以後。松煙、桐煤既盛。故石墨遂湮廢。並其名人亦罕知之。東京賦。黑丹石緇。注引孝經援神契云。德至於山陵。則出黑丹。魏都賦。黑井鹽池。玄液素滋。注。鄴西高陵西伯楊城西有黑井。今在彰德府南郭村。井產石墨。可以書。水經注云。鄴都銅雀臺北。曰冰井臺。高八尺。屋百餘間。上有冰室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與石墨焉。陸士龍與兄機云。上三臺。曹公藏墨數十萬斤。然不知兄曾見否。今送二螺。石燭。一名水肥。一名石脂。一名石液。今之延安石油也。可熏煙爲墨。唐人延州詩。有石煙多於洛陽塵之句。

八米

啓顏錄曰。魏高祖山陵既就。詔令魏收、祖孝徵、劉逖、盧思道等。各作挽歌詞十首。尚書令楊遵彥詮之。魏收四首。祖、劉各一首。而思道獨取八首。故時人號八詠盧郎。吳旦生曰。北史本傳云。齊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不過一二首。惟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爲八美盧郎。西谿叢語云。思道挽詩獨八首。比時人最盛。時謂之八米

盧郎。八米。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爲八米。取數之多也。王伯厚謂。米當爲粊。徐鍇云。八米。以稻喻之。若言十稻之中得八粒米也。

刻管

續本事詩曰。唐德州刺史王倚。有筆一管。麤於常筆。刻從軍行。人馬毛髮。亭臺山水。無不精絕。刊兩句云。亭前琪樹已堪攀。塞北征人尚未還。

吳旦生曰。松窗雜錄。有筆管上鏤盧思道燕行歌。卽此也。歷代吟譜云。明皇自蜀回。登勤政樓。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北征人竟未還。此思道歌詞也。盧氏雜說。王使君有筆管。每一事刻從軍行兩句。殆非人功。其畫蹟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雕刻。崔鋋郎中文集。有王氏筆管記。體類韓退之畫記。

種羊

北齊高昂喜爲詩。嘗從征行。有曰。隴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

吳旦生曰。異物志。大秦國北有羊子。生於土中。秦人候其欲萌。爲垣以繞之。其臍連地。不可以刀截。擊鼓驚之而絕。因跳鳴食草。以一二百口爲羣。樂郊私語云。楚石大師漠北懷古詩。有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之句。人以問師。師曰。大漠迤西。俗能種羊。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

骨。以初冬未日埋著地中。至春陽季月上未日。爲吹笳咒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數隻。此蓋四生、胎外之化也。吳立夫詩。青草叢抽臍未斷。馬蹏踏鐵繞垣行。宋景濂連珠云。西秦羊角土。種之而成形。

桑落

世說新語曰。桑落多美酒。庾信從蒲州刺史乞酒詩。蒲城桑落酒。

吳旦生曰。注謂。廬山有桑落洲。多美酒。後史補云。蒲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故號桑落酒。舊京人呼爲桑郎。蓋語訛耳。齊民要術云。釀桑落酒亦以九月。眞率筆記云。試鶯家多美釀。不善飲。時爲宋還索取。試鶯曰。此豈爲某設哉。祇當索與郎耳。因名酒曰索郎。總不若水經注之載蒲阪云。民有姓劉名墮者。宿擅工釀。采挹河流。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然香醑之食。清白若滫漿焉。別調氛氳。不與它同。蘭薰麝越。自成馨逸。方士之貢選最佳酌矣。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爲桑落也。更爲謝徵之雋句。中書之英談。伽藍記云。河東劉白墮。能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赫曦。以罌貯酒。曝於日中。經旬。其酒不動。飲之至醉。經月不醒。京師朝貴。遠相餉饋。逾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鴻賓。齎白墮所釀酒之藩。路逢盜賊。飲之即醉。皆被擒獲。游俠語

曰。不畏張弓拔刀。唯畏白鹽春醪。

狸膏芥粉

庾子山詩。狸膏燻鬭敵。芥粉壒春場。吳旦生曰。莊子。羊溝之雞。三歲爲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耳。注云。羊溝。鬭雞處。株。魁帥也。雞畏狸也。曹子建鬭雞篇云。願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場。左傳。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杜預注云。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鄴都故事云。魏明帝泰和中。築鬭雞臺。趙王石虎。亦以芥羽漆砂。鬭雞於此。褚玠詩。錦毛侵距散。芥羽雜塵生。劉孝威詩。翅中含芥粉。距外曜金芒。王褒詩。妬敵金芒起。猜羣芥粉生。

歷代詩話

己集

杜詩 九卷

杜陵譜系 三卷



杜詩目次

杜陵譜系目次

歷代詩話卷三十四 己集一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杜詩 卷上之上

天闕

遊龍門奉先寺詩。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王荊公曰。天閱。蔡興宗曰。天闚。楊升庵曰。古字窺作闚。王弇州曰。當如舊字。作閱、闚。咸失之穿鑿。

吳旦生曰。詩題下魯訔注云。龍門在東都河南縣。地志云。闕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東都記云。龍門號雙闕。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然。水經注云。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焉。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闕塞是也。陸機云。洛有四闕。斯其一焉。傅毅賦。因龍門以暢化。開伊闕以達聰。故山谷校本所謂此游龍門詩。用闕字何疑。多識錄云。妄改爲闚。又改爲閱。皆非。後見文太青云。天官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爲關梁。蓋北河、南河。皆星名。各三星。而正義又曰。闕丘二星在河南。天子之雙闕。諸侯之兩觀。亦象魏縣書之府。愚謂黃河應天漢。而京洛之南爲伊闕。伊闕古所謂闕塞。蓋雙闕

也。老杜謂伊闕。應天闕云爾。雲臥者。伊陽之北止。卽鳴皋之派。長殆百里。如雲臥然。龍門南直臥雲。或云然。余觀本注亦謂臥字可虛可實。公殆據天官、地紀以命辭。得太青抉出。更勝。

懷贈

容齋四筆曰。杜集懷贈太白凡十四五篇。太白與子美詩略不見一句。或謂堯祠別杜補闕者是已。然杜爲左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省出爲華州司功。迤邐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飯顆山之嘲。亦好事者撰耳。

吳旦生曰。飯顆山句。胡苕谿亦言李集中無此。疑後人所作。余觀元遺山詩。山頭杜甫長年瘦。樓上元龍先日豪。張伯雨詩。直想瘦生如飯顆。竟從痒處得痲姑。元人往往用此。亦何不細考也。最可笑者。鶴林玉露謂。李贈杜云。只爲從前作詩苦。苦之一辭。譏其困瑚鐫也。杜寄李云。重與細論文。細之一辭。譏其欠縝密也。遯齋閑覽謂。二人名旣相逼。不能無相忌。荆公亦指陰鏗之比。爲彼此相軋。容齋獨闢之。良有識。但據藝苑雌黃引李集。有沙丘城下寄杜甫詩。魯郡東石門送杜甫詩。纍纍載名。則何云不見一句也。

學林新編云。或言甫贈白詩。往往似陰鏗。乃所以鄙白也。按子美寄鄭監、李賓客詩。鄭李先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尙淸省。沈宋欻連翩。蓋謂陰鏗、何遜、沈約、宋玉也。以陰居四人之首。

則贈太白詩非鄙之也。乃深美之也。

西谿叢語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如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乃陰鏗詩也。

盪胸決眥

望嶽詩。盪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

吳旦生曰。廣韻藻注謂。盪胸。蓋本山之胸也。借言雲之潤氣。盪滌人之胸也。三山老人語錄云。張平子南都賦。清水盪其胸。相如子虛賦。弓不虛發。中必決眥。老杜借用二賦中字也。胸與眥。當於山言之。或以人言之。非也。

幕燕

對雨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

吳旦生曰。王原叔注引左傳。季子曰。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按季子宿于戚。聞孫林父擊鍾。故云燕巢幕上。言甚危也。潘岳西征賦云。危素卵之累殼。甚玄燕之巢幕。丘希範與陳伯之書云。將軍魚游沸鼎之中。燕巢飛幕之上。不亦惑乎。皆用甚危之意。金劉鵬南詩。燕巢幕上終非計。乃合本意。如言燕概及巢幕。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詩。巢幕無留燕。遵渚有來鴻。則失實矣。

姚合詩。驚飆墜鄰果。暴雨落江魚。皮日休詩。高風翔砌鳥。暴雨失池魚。皆似杜句。

天棘

巳上人茅齋詩。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

吳旦生曰。鄭樵云。天棘。柳也。按茶瓜留客。巳是深夏。柳老葉濃。不可言絲。一誤。羅大經云。佛書。終南長老夢天帝賜青棘之香。言蓮香如棘香爾。按兩句開說。未是串釋。因此改蔓作夢。二誤。齊生云。凱風棘心。天天天棘。當是天棘之訛。按凱風注。棘心稚弱。未成夭夭。言其少難以言蔓。三誤。不若依舊注作天門冬爲是。本草經云。天門冬一名顛勒。本草索隱云。天門冬在東嶽名淫洋藿。在南嶽名百部。在西嶽名管松。在北嶽名顛棘。內篇云。天門冬或名地門冬。或名延門冬。或名顛棘。顛與天聲相近而互名也。山海經。小徑之山。有草名虋。赤莖白華。如顛冬也。顛冬。天門冬也。爾雅。髦顛棘。注。細葉有刺蔓生。學林新編云。天棘。其苗蔓生。好纏竹木上。葉細如青絲。據此則蔓字亦非浪下。

裋褐

冬日懷李白詩。裋褐風霜入。

吳旦生曰。俗本作短褐。升庵云。裋。音豎。二字出列子。按裋。俗讀若短。詞人有即用短服者。

升庵已證其非。說文。裋。豎使布長襦。趙凡夫箋云。詳襦訓。裋當从短。乃豎使衣服之所宜也。襦訓短衣而豎訓長襦。則說文長字疑爲短。誤耳。余按始皇紀贊。寒者利裋褐。貢禹傳。裋褐不完。注云。裋者。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則說文當亦據此邪。荀子作豎褐。方言。自關以西。謂之裋褕。亦曰裋褐。甯戚飯牛歌。裋袴襌衣直至骭。杜又有寄韋尹詩。江湖漂裋褐。霜雪滿飛蓬。橋陵詩。諸生舊裋褐。旅泛一浮萍。詠懷詩。賜浴皆長纓。與宴非裋褐。遣興詩。吾憐孟浩然。裋褐卽長夜。北征詩。天吳及紫鳳。顚倒在裋褐。賈島送胡道士詩。裋褐身披濆野苔。韓退之詩。牛被文繡兮士無裋褐。陸放翁詩。裋褐奇温等狐腋。寒蔬脆美敵熊蹯。

清新俊逸

西淸詩話曰。嘗於汴中逆旅與同行論杜詩。旁有一押糧運使臣。或顧之曰。爾亦觀杜詩乎。曰。生平好觀。然多不解。因舉白也詩無敵相問曰。旣言無敵。安得卻似鮑昭、庾信。座中不能遽對。漁隱叢話曰。庾淸新而不能俊逸。鮑俊逸而不能淸新。白能兼之。此其所以無敵也。武弁何足以知之。

吳旦生曰。芥隱筆記。王仲言有南唐澄心紙書此詩。白也詩無數。飄然意不羣。淸新庾開府。豪邁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尊酒。重與話斯文。洪容齋謂無敵。別本作無

數。殆好事者更之。蓋指此也。如寒山子詩。吾心似秋月。碧潭淸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人亦言旣似秋月、碧潭。乃以爲無物堪比何也。蓋其意謂若無一物比倫。當如何說耳。觀此可與杜詩相發。蓋武弁是天下聰穎人。方能出此辨析。以啓詞家神智。蜀中詩話云。庾信詩奉和趙王泛江、喜雨、送軍、賚酒等篇。不一而足。想趙王自是作者。惜不傳耳。杜少陵寓蜀久。每以自況。見諸篇什者。曰。淸新庾開府。曰。庾信哀雖好。曰。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詞賦動江關。按庾信哀雖好。子美在潼川作。是時同漢中王遊汎。故以趙王喻漢中也。江關係夔府。庾信奉和汎江云。春江下白帝。畫舸向黃牛。卽此地。

船

飮中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

吳旦生曰。山谷謂。蜀人以衫領爲船。而定功引范傳正作白墓碑云。玄宗泛白蓮池。召李白作序。時已被酒。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或以衣領爲船。妄也。余按代醉編云。襟紐爲衣船。此語爲長。雖見天子。而披襟自若。有以見太白之醉甚矣。

冷齋夜話云。句法欲老健有英氣。當間用方、俗言爲妙。如奇男子行八㔶中。自然有穎脫不可干之韻。老杜八仙詩序李白曰。天子呼來不上船。方、俗言也。所謂襟紐是也。

尸　鄉

寄河南韋尹詩。尸鄉餘土室。誰話祝雞翁。吳旦生曰。行本作難說。蔡興宗較作誰話二字。按韋濟爲河南尹。老杜有故廬在偃師。濟屢訪問之。故老杜寄此詩。蓋偃師有尸鄉也。搜神記云。祝雞翁者。洛陽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年餘。雞至千餘頭。皆有名字。欲取。呼之名。則種別而至。後之吳山。莫知所去矣。風俗通謂。俗傳雞本朱氏翁化爲之。故呼雞皆曰朱朱。說文解。喌喌。二口爲讙。州其聲也。讀若祝。祝者。誘致禽畜和順之意。喌與朱相似耳。野客叢書引施肩吾詩。遺卻白雞呼喌喌。喌。音祝。天寶中。濟授尙書左丞。嘗見放懷集云。杜每朋友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使其婦送夜飛蟬以助妝飾。豈卽其人邪。

沒

東坡志林曰。子美詩。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予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改此字覺一篇神氣索然。冷齋夜話曰。沒誤作波。非惟無氣味。亦分外閒置波字。吳旦生曰。漫錄謂鮑昭詩。翻浪揚白鷗。李頎詩。滄波雙白鷗。二公言白鷗。而繼以波浪。此又何耶。野客叢書云。善爲詩者。但形容渾涵氣象。初不露圭角。玩味白鷗波浩蕩之語。有以見滄浪不盡之意。且滄浪之中。見一白鷗。其浩蕩之意可想。又何待言其出沒耶。改此一字。反覺意

局。余按詩。鳧鷖在涇。鷖鳧屬蒼黑色。鳧好沒。鷖好浮。故鷖一名漚。今字从鳥。後人加之也。漁隱叢話云。禽經。鳧善浮。鷗善沒。以沒字易波字。東坡言益有理。冷齋以沒字易浩字。其理全不通。浩蕩謂煙波也。今云波沒蕩。亦不成語。余竊以苕谿一引而二誤矣。禽經既倒易。而冷齋謂沒誤作波。非誤作浩也。蓋鷗品最閒。沒非其性。公又詩。鷗行炯自如。鶴林玉露謂。召南。大夫節儉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歸于周。而從容有常。皆炯自如者也。觀此。則公必不以沒字輕待鷗矣。

赤羽

故武衛將軍挽詞云。赤羽千夫膳。黃河十月冰。

吳旦生曰。脩可注引家語。赤羽若日。白羽若月。千夫膳。言所膳者。千兵也。雲麓漫鈔云。此章言將軍善舞劍及鳴弓。則赤羽謂箭。言弦不虛發。發必得獸。可以供千軍之膳。苟如所注。則不與下句對。而意殊遠矣。

阿戎

藝苑雌黃曰。杜位宅守歲詩。破題云。守歲阿戎家。又有盍簪諠櫪馬。列炬散林鴉之句。潘惇詩話謂。舊本作守歲阿咸家。杜位。子美姪也。當以阿咸爲是。故東坡除夜詩。欲喚阿咸來守歲。林鴉櫪馬鬬諠譁。正用杜語。則知今本作阿戎者誤。

吳旦生曰。杜位。公弟也。公有送柏二別駕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詩云。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斑鬢總如銀。注引宋書。謝惠連善屬文。族兄靈運曰。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蓋以惠連況位也。阿戎卽如云惠連耳。按齊主將廢鬱林王時。王晏從弟思遠謂。兄荷世祖厚恩。及此引決。可保身家。晏不聽。及拜驃騎。謂子弟曰。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注云。晉、宋間人。多謂從弟爲阿戎。此出通鑑正史注。而陸魯望小名錄謂阿戎爲思遠小字。非是。觀此。則位宅宜作阿戎家矣。王原叔注引王戎事。此阮籍對王渾而呼阿戎。則是父子間事。引之未當。

盍簪

杜位宅守歲詩。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

吳旦生曰。大易。豫之九四。朋盍簪。王弼云。盍。合也。簪。集也。謂朋來之速。王應麟云。簪。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晁景迂云。古者禮冠未有簪名。詳杜詩意。似以爲冠簪之簪。失大易本訓。

困學紀聞云。按李林甫傳。杜位。林甫諸壻也。時林甫在相位。盍簪列炬之盛。其炙手之徒歟。又寄杜位詩。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懷歸尙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其流貶蓋以林甫故。

子規王母

玄都壇詩。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

吳旦生曰。上句。張邦基言其聲淸越如竹裂也。下句。張表臣引秋興西望瑤池降王母爲證。余竊以二者皆失。按峩山記云。漢竇誼。放浪不羈。月夜聞子規啼。曰。竹裂。吾可歸峩眉。是夕竹裂。天明遁去。武帝三徵之。不起。酉陽雜俎云。齊郡函山。有鳥名王母使者。昔漢武帝上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函化爲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常令鳥守之。墨莊漫錄云。中官陳彥和言。頃在宣和間掌禽苑。蜀中貢一種鳥。狀如燕。色紺翠。尾甚多而長。飛則尾開。褭褭如兩旗。名曰王母。則子美所言。乃此禽也。據此。則子規、王母。應並屬鳥。而竹裂、旗翻。亦工對矣。

若以王母爲降瑤池者。則風俗通呼虎爲李耳。亦將以李耳爲來函關者邪。一笑。方言。虎。陳衞、宋楚之間。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注云。虎食物值耳而止。以觸其諱故。

鸊鵜

贈張垍詩。健筆淩鸚鵡。銛鋒瑩鸊鵜。

吳旦生曰。鵜。一作鷉。爾雅鷉字注云。鷉。鷿鷉。似鳧而小。膏中瑩刀。埤雅云。金得伯勞之血

則昏。鐵得鸊鵜之膏則瑩。謂其膏可以塗刀劍。令不鏽。戴嵩度關山云。馬銜苜蓿葉。劍瑩鸊鵜膏。李長吉劍子歌云。鸊鵜淬花白鷴尾。衛象詩。鸊鵜新淬劍光寒。公又有大食刀歌云。鐫錯碧罌鸊鵜膏。鋩鍔已瑩虛秋濤。

軒墀

贈哥舒翰二十韻云。軒墀曾寵鶴。

吳旦生曰。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注云。軒。大夫車也。說文。軒。曲輈藩車。賈子云。衛侯喜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鮑明遠鶴賦。入衛國而乘軒。浮谿詩。人間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水經注引晉中州記。惠帝為太子。令曰。若官蝦蟇。可給廩。今公以為軒墀之軒。誠誤矣。然余思淹博如公。何誤至此。因計墀字或是犀字之訛。蓋犀軒。卿車也。公意以卿大夫之車而寵鶴。乃於傳意無失也。天啓中徐于贈鶴詩。未許軒墀分氣色。錢牧齋代鶴答云。軒墀曾是誤恩來。此皆用杜。而惜其未審也。

簿尉

墨客揮犀曰。杜甫贈高適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愈贈張工曹詩。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小侄阿宜詩。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鞭捶身滿瘡。以此明唐

之參軍、簿尉有過。則受笞杖之刑。猶今之胥吏也。

吳旦生曰。杜詩鮑注云。非謂簿尉受杖。杖有罪者爾。退之謂栖栖法曹掾。敲榜發姦偸。此豈受杖者邪。余以屬吏受杖。蓋不獨唐時有也。野客叢書所引。前漢王嘉爲宰相。裸躬受笞。司馬遷謂陵夷至於捶楚之間。此猶臣下受人君之杖耳。若後漢戴宏爲郡督郵。嘗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三國志。黃蓋爲守長。署兩掾。敎曰。若見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世說載。太守劉淮。杖主簿向雄。後同在政府。不交言。武帝敕雄。復脩君臣之好。北史。厙狄連爲鄭州刺史。開府參軍。皆加捶撻。魏收爲中外府主簿。頻被箠楚。唐書。邕州經略使陳曇。怒判官劉緩。杖之二十五而卒。浙西觀察使韓皐。封杖決安吉令孫解。臀杖十下而死。劉晏考所部官六品以上。杖訖而奏。杜牧之謂尹坐堂上。階下拜兩赤縣令屬官將百人。悉可笞辱。此正明驗古人屬吏受杖之說也。

金魚金龜

漁隱叢話曰。太白有句云。金龜換酒處。子美有句云。金魚換酒來。世言換酒必曰脫金貂。殊不知二公又有金龜、金魚之異名也。

吳旦生曰。讀二詩而唐制之因革存焉。佩魚始于唐永徽二年。以李爲鯉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

龜。以玄武爲龜也。李云龜。蓋白弱冠遇賀監。尙在中宗朝。未改武后制也。杜云魚。蓋開元中復佩魚也。按孔毅父談苑云。三代以韋爲算袋。盛算子及小刀、磨石等。魏易爲龜袋。唐書車服志。唐初文武職官。並給隨身魚。天授二年改佩魚爲龜。三品以上。龜袋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以銅。中宗初罷龜袋。復給以魚。郡王嗣王。亦佩金魚袋。景龍中。令特進佩魚。散官佩龜。衣紫者魚袋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

檐花

楊升庵曰。鐙前細雨檐花落。注謂。檐下之花。恐非。蓋謂檐前雨映鐙花爲花爾。後人不知。或改作檐前細雨鐙花落。則直致無味矣。

吳旦生曰。趙次公注引劉邈檐花初照日之語。漁隱叢話引周美成詞。浮萍破處。檐花簾影顚倒。以爲檐花二字用杜少陵。全與出處意不相合。野客叢書云。丘遲詩。共取落檐花。何遜詩。檐花落枕前。不知劉邈之先巳有檐花落三字矣。李白詩。檐花落酒中。李暇亦有檐花照月鶯對棲之語。不但老杜也。詳味周用檐花二字。於理無礙。漁隱謂與少陵出處不合。殆膠於所見乎。余想漁隱看杜。與升庵同意。故謂周詞不合。總之。興會所致。隨意落筆。何必泥於出處也。

逸句

陸三汀語升庵曰。麗人行古本。珠壓腰衱穩稱身。下有足下何所著。紅蕖羅韈穿鐙銀二句。今本無之。蔡衡仲擊節曰。非惟樂府鼓吹。兼是周昉美人畫譜也。海錄碎事云。衱。居業反。裙也。

吳旦生曰。錢牧齋謂。徧考宋版並無之。楊氏詩話往往改竄僞託。以欺後人。流俗多爲所誤。故辨之於此。余觀麗人行。本非老杜極筆。頭上何所有。背後何所見。亦是繁欽定情之遺。添入足下。何關有無。況所添句亦拙實少致。王弇州以爲泓渟有妙趣。吾不信也。

綠沈

重過何氏詩。雨抛金鎖甲。苔臥綠沈鎗。

吳旦生曰。周少隱言甲抛於雨。爲金所鎖。鎗臥於苔。爲綠所沈。有將軍不好武之意。薛蒼舒以綠沈爲精鐵。趙德麟以綠沈爲竹。楊升庵以綠沈色爲漆。飾鎗柄。王勉夫謂綠沈不可專指一物。如梁武帝食綠沈瓜。王逸少綠沈漆管筆。唐太宗詩。羽騎綠沈弓。韋朗作綠沈屏風。石季龍用綠沈扇。蓋有物色之深者爲綠沈也。胡元瑞又謂物色深。不若言綠色深者爲綠沈也。余觀武庫賦云。綠沈之鎗。殷文圭贈戰將詩。綠沈鎗利雪峯尖。犀甲軍裝稱紫髯。則鎗自屬鐵。其色乃綠沈耳。若杜牧之雌壓綠檀槍。檀與沈相近。而壓字不逮臥字多矣。總之二句神情。全在抛

字、臥字。言外見武備全弛。而漁陽一鼓。倉卒陸沈。有所以召之也。

長 雨

東皐雜錄曰。闌風伏雨秋紛紛。乃仗之誤。闌珊之風。冗仗之雨也。漁隱叢話曰。世說。王忱求簟于王恭。恭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則冗仗用此長字爲是。集韻。去聲。與仗字同音。杜詩舊本作長雨。東皐謂伏乃仗字之誤。非也。

吳旦生曰。荆公謂伏當作仗。山谷謂當作長。漁隱證之極確。劉會孟謂伏疑仗。仗又疑長。愈失本眞。此未曾深考耳。蔡邕霖賦。懸長雨之森森。此則老杜所自出也。按字學集要云。長。餘也。多也。冗也。賸也。論語。長一身有半。同作去聲。白樂天詩。司馬人間冗長官。陸機文賦。文固無取乎冗長。亦去聲。公故有冗長吾敢取之句。又哀王孫云。不敢長語臨交衢。舊注。長。音仗。乃賸言也。

不 喜

劉貢父詩話曰。歐公不甚喜杜詩。然於李白甚賞愛。將由李白超逸飛揚爲感動也。

吳旦生曰。邵伯溫聞見錄。歐公於詩主退之。不主子美。劉原父每不然之。後山詩話。歐公不好杜詩。予每與魯直怪爲異事。庚谿詩話云。世謂公不好杜詩。觀六一詩話載。陳從易舍人初得

杜集舊本。多脫誤。其送蔡都尉詩。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其後得善本。乃身輕一鳥過。陳歎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不能到也。又曰。唐之晚年。鮮復李杜豪放之格。但務以精意相高而已。又集古目錄曰。秦嶧山碑。非眞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杜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眞故也。六一於杜詩。旣稱其雖一字人不能到。又稱其格之豪放。又取以證碑刻之眞僞。詎可謂六一不好之乎。

花鬚

陪李金吾花下飲云。隨意數花鬚。

吳旦生曰。王逸少居山陰。或點數花鬚。摘撚咀嗅。怡然自若。公蓋用此。金人周德卿詩。曾數花鬚傍藥闌。元范德機詩。日長獨坐數花鬚。亦此事也。按劉淵林三都賦注云。蕊香。或謂之華。或謂之實。一曰花鬚頭點也。潘岳石榴賦。緋的點乎紅鬚。夏侯孝若石榴賦。冒紅芽於丹鬚。儲光羲薔薇詩。高處紅鬚欲就手。王荆公梅詩。鬚撚黃金危欲墮。張文潛梅詩。誰知檀萼香鬚裏。張吉甫詩。碎粘粉紫鬚齊吐。

蠨蟏

咏懷詩。御楊在嵽嵲。

吳旦生曰。集韻作蜺岊。按嵲。一作霓。文選。直嵽霓以高居。嵽。徒結切。霓。五結切。逸雅。霓。齧也。其體斷絕見於非時。此災氣也。傷害於物。如有所食齧也。一作蜺。音臬。屈虹也。天文志。抱珥𧈢蜺。韻會。凡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曰虹。差暗者爲雌。曰蜺。亦作蛪。天官書。其蛪者。類闕旗。一作𧈢。音臬。山海經。君子國𧈢𧈢在其北。又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爲水伯。在𧈢𧈢北。注。𧈢。蝃蝀也。逸雅云。蝃蝀。其見每于日在西而見于東。啜飲東方之水氣也。見于西方曰升。朝日始升而出見也。

天子馬

艇齋詩話曰。老杜詩。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當是天馬之子。

吳旦生曰。穆天子傳。天子之馬走千里。天子之狗走百里。黃山谷引以爲證。蔡傅卿亦引之。蓋公作天育驃騎歌。用此成語爲起句。渾然天成。當從諸本作天子之馬。

題下注云。天育。廏名。故歌云。遂令大奴守天育。漁隱叢話云。東坡題此歌于天育驃騎圖後。寫作大奴字天育。則天育爲大奴字也。矯矯龍性合變化。合字亦寫作含字。定武有此石刻。

歷代詩話卷三十五 己集二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杜詩 卷上之中

頭白烏

漁隱叢話曰。哀王孫云。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頭字當作頸字。蓋烏無頭白者。

吳旦生曰。楊升庵引三國典略云。侯景簒位。令飾朱雀門。其日有白頭烏萬許。集于門樓。童謠曰。白頭烏。拂朱雀。還與吳。杜工部詩蓋用其事。以侯景比祿山也。余喜其言。得老杜嗟異之意。漁隱以故常律之。失其旨矣。續博物志云。白頭羣飛爲驚。烏大而白頭。爲倉烏。安得謂烏無頭白也。

曲江

春明退朝錄曰。唐曲江。開元、天寶中。嘗有殿宇。安、史之亂。遂盡圮廢。文宗覽子美詩。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及兩岸建亭館焉。

吳旦生曰。蔡傅卿注。曲江爲京都勝賞之地。遭祿山焚刦之後荒涼。公故有感也。余按江以水

流屈曲。謂之曲江。水經。滻水南經曲江縣。昔隸曲紅。曲紅。山名。漢周府君碑。亦作曲紅。古字。紅、江通。司馬相如賦。臨曲江之隑洲。顏師古云。曲岸之洲。曲江也。漢武帝穿以爲宜春苑。程大昌云。漢爲宣帝樂游廟。廟至唐世基迹尙存。亦名樂游苑。亦名樂游原。基地最高。公有樂遊園詩。公子華筵地勢高。秦川對酒平如掌。秦川。卽樊川也。坐中得見秦川。可知其高。隋以其地高。不便爲居人坊巷。而鑿之爲池。以厭勝之。爲芙蓉池。且爲芙蓉園。韓退之詩。曲江千頃荷花淨。平鋪紅蕖蓋明鏡。劇談錄云。唐開元中。疏鑿爲勝境。南有紫雲樓、芙蓉苑。西有杏園、慈恩寺。都人遊翫。盛于中和、上巳之節。長安志云。文宗太和九年。發左右神策軍各一千五百人。淘曲江。修紫雲樓、綵霞亭。仍敕諸司。如有力欲創置亭館者。宜給與閒地。任其營造。

蓬窗續錄云。曲江宴。唐初設以慰下第舉人。其後弛廢。有司不復飭。而進士會同年於此。開元時。立爲令典。造紫雲樓於江邊。至期。上率宮嬪垂簾觀焉。命公卿士庶大酺。各攜妾伎以往。倡優緇黃。無不畢集。先期設幕江邊。居民高其地值。每丈地至數十金。或園亭有樓房者。直至百金。先期往宿。是日。商賈皆以奇貨麗物陳列。豪客園戶。爭以名花布道。進士乘馬。盛服鮮裝。子弟僕從隨後。率務華侈都雅。推同年俊少者爲探花使。有匿花於家者罰之。公卿勳戚。皆以是日揀選東牀。故唐人重進士。謂衣骨並香。蓋其始不過爲眊矂解悶之舉。而其後以優賢

倰。其末則以恣豪舉。崇游觀矣。白馬之禍。至使淸流爲濁流。盛極而衰。侈極而變。曲江爲之濫觴也。

忘

哀江頭云。欲往城南忘城北。注謂。公朝哀江頭。暮又聞史思明連結吐蕃入寇。欲往城南省家。倉皇之際。心曲錯亂。忘南而走北也。漁隱叢話曰。楚辭。中心瞀亂兮迷惑。王逸注云。思念煩惑。忘南北也。子美蓋用此語。

吳旦生曰。諸本皆作忘字。然觀王荆公送吳顯道云。欲往城南望城北。此心炯炯君應識。又作十八拍云。欲往城南望城北。三步回頭五步坐。此皆集杜句也。卻皆作望字。或以爲舛誤。或以爲改定。陸放翁云。北人謂向爲望。謂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皇惑避死。不能記南北之意。余按忘字可作仄聲讀。元馬虛中詩。一歲春光一半空。鶯聲强在雨聲中。老來言語渾都忘。病起篇章漸不工。

孔巢父

韻語陽秋曰。安祿山反。永王璘有窺江左之意。李白嘗受璘辟爲府僚。璘敗。白流夜郎。孔巢父亦爲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敗。潔身潛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計。則安得有夜郎之謫哉。老杜

送巢父歸江東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其序云兼呈李白。恐不能無微意也。吳旦生曰。巢父。字弱翁。孔子三十七世孫。與李白隱徂徠山。號竹谿六逸。按唐書。廣德中。李季卿宣撫江淮。薦巢父爲參軍。皇甫冉送以詩云。共許陳琳工奏記。知君名宦未蹉跎。然其以宣慰田悅而奏功。復以宣慰李懷光而被害。故楊廉夫樂府云。孔巢父。竹谿流。竹谿之水可飲牛。胡爲去干肉食謀。又云。孔巢父。不歸去。十年東海迷煙霧。釣竿空負珊瑚樹。蓋惜其不終爲竹谿之逸也。且不悟老杜掉頭入海之意。故即用杜送時語以惜之也。然則杜送歸一詩。不但於太白有微意。更於巢父有微意也。

盧德水云。孔巢父。振奇人也。送行作。復出子美手。詩卷長留天地間。贈人自贈。俱在其中。洋洋樂哉。又置酒者。蔡侯也。兼呈者。李白也。尋禹穴而訊謫仙。臨前除而對靜者。遠致淸光。彈琴月照。此與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同一妙境。夫子美已起身出城矣。於疾風暗塵中。開眼忽見雲卿。豈不喜出意外。於是拉雲卿復往劉宅會宿。雲卿亦不以生客自嫌。攜手徑造。當是時。劉侯歡甚。張鐙促饌。從殘局翻出新局。賓主友朋。相視而笑。此一段光景。至今令人迴環。則詩雖欲不佳。得乎。

禿節

竹坡詩話曰。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書杜詩一卷。如握節漢臣歸。乃是禿節。以道跋云。前輩見書自多。不如晚生少年。但以印本爲正也。不知宋氏家藏爲何本。使得盡見之。其所補亦多矣。

吳旦生曰。升庵言。後漢張衡傳。蘇武以禿節效貞。杜用此語。焦弱侯言。禿節。今本作握節。王右丞詩。節旄禿盡海西頭。今本作空盡。俗士無知。妄肆改竄。每如此。

中去聲

東皋雜錄曰。詩蒸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陸德明釋文。張仲反。故老杜詩云。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又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

吳旦生曰。中字或去聲用。或平聲用。如老杜此詩。又漢運初中興。李義山詩。言皆在中興。蘇子瞻詩。威聲又數中興年。呂居仁詩。早爲吾君了中興。袁海叟詩。最愛羣公交薦日。正逢天子中興年。此則去聲用中字也。如杜詩。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李義山詩。身閒不覩中興盛。此則平聲用中字也。

敖東谷云。中興之中字。漕運之漕字。韻書皆讀作去聲。近見學究多讀作平聲。訛矣。

黃羊蘆酒

送從弟亞赴河西詩。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

吳旦生曰。宋人解謂。黃羊出關右塞上。無角。類麞鹿。塞外所造酒。荻管吸瓶中。故曰蘆酒也。餘冬序錄云。按今陝西有黃羊。大如數歲羜。而角甚長。西地羊角皆拳曲。黃羊獨與江南同。其肉肥美。膏黃厚而不羶。川中人造酒。荻管吸瓶中。信然。陝以西人則高盆貯糟。飲時量多少。注水盆中竅。盆吸之。水盡酒乾。謂之𤨏力麻酒。又曰雜麻酒。卽蘆酒之遺制。墅談云。秦、蜀之人。醞酒於缶。飲以筒。名咂𪎭酒。亦曰𤨏里𪎭。石林燕語云。隴右人造噆酒。以荻管吸於瓶中。以是知秦、蜀去西徼爲近。故其法盛傳。

假對

石林詩話曰。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獨不相對。竊意今日字。當是令尹字傳寫之訛耳。

吳旦生曰。假雲以對日。謂之假對。兩句一意。乃詩家活法。杜牧之詩。當時物議朱雲小。後代聲名白日懸。亦用此意也。如老杜。枸杞因吾有。雞栖奈汝何。次弟尋書札。呼兒檢贈篇。又唐人詩。牀頭兩甕地黃酒。架上一封天子書。又三人鐺脚坐。一夜棹頭吟。又鬚欲雪靑女。官猶佐子男。皆此例。

黃閣

贈嚴八閣老詩。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

吳旦生曰。舊唐書嚴武傳。遷給事中。時年三十二。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元年。改門下省爲黃門省。故稱黃閣。時公爲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詩中云。官曹可接聯也。錢起送張員外出牧岳州詩。自憐黃閣知音在。不厭彤襜出守頻。亦此意也。國史補云。宰相相呼爲堂老。兩省相呼爲閣老。觀通鑑。王涯謂給事中鄭肅、韓佽曰。二閣老不用封敕。此亦一證。

緗素雜記。天子曰黃闥。三公曰黃閣。給事舍人曰黃扉。太守曰黃堂。余考野客叢書謂。朱門洞啓。當陽之正色。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漢舊儀謂。丞相聽事閣曰黃閣。然名爲黃閣。初非用黃。蓋是漢制。而非唐時稱謂也。黃扉者。卽黃門之義。黃堂者。春申君在郡。塗雌黃以厭火災。遂爲郡治之故事。

白首黑頭

復齋漫錄曰。江總自京南還尋故宅詩。紅顏辭鞏洛。白首入轘轅。杜子美晚行口號云。遠媿梁江總。還家尙黑頭。總詩白首。則非黑頭矣。錢牧齋小箋曰。總十八解褐。年少有名。侯景之亂。崎嶇累年。至會稽郡曰。梁江總。以總在梁遇亂。尙年少也。劉辰翁云。著一梁字。見其自梁入陳。又自

陳入隋。歸尙黑頭也。不知總入隋。年七十餘矣。劉之不學如此。
吳旦生曰。其遇亂時尙少。正於梁字見。黑頭。乃老杜筆妙。焦弱侯謂梁字春秋之筆。反隔一塵。而南還尋故宅。又別是後來事。故白首、黑頭。各不相礙。如元張思廉詩。君不見黑頭江令承恩早。王中立詩。歸來江令頭空白。一說承恩。一說歸來。則兩無害也。不然。老杜有復愁詩。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豈杜公自相剌謬邪。
楊升庵謂。總歷梁、陳、隋。至唐貞觀中。九十餘矣。長安九日詩。在唐時作。觀此。則牧翁之駁辰翁。爲益可信。永樂中瞿宗吉詩。孰能耐久如江令。垂老還家尙黑頭。亦誤取辰翁語耳。

更

冷齋夜話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言更相秉燭照之。恐尙是夢也。更字當作平聲讀。若作仄聲。則失其意矣。
吳旦生曰。冷齋說支離。宜訂作仄聲爲妥。老學庵筆記言。夜已深矣。宜睡而復秉燭。以見久客喜歸之意。妄云當平聲讀。烏有是哉。唐詩紀事云。盛文肅嘗夢朝上帝。見殿上題扇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初謂天上之作。已而知子美詩也。

北征

冷齋夜話曰。老杜北征詩。唯昔艱難（劉會孟本作憶昨狼狽）初。事與前世（劉會孟本作古先）別。不聞夏商（劉會孟本作殷）衰。終（劉會孟本作中）自誅褒妲。意者。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死也。而劉禹錫馬嵬詩。官軍誅佞幸。天子舍妖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白樂天長恨詞。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乃是官軍迫使殺妃子。歌詠祿山叛逆耳。孰謂劉、白能詩哉。其去老杜。何啻九牛毛耶。北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

吳旦生曰。車若水亦言子美北征。讀之感泣。有功名教。如樂天長恨。全是姍笑君父。以敗亡爲戲。更無惻怛憂愛之意。墨莊漫錄亦以爲元微之連昌宮詞。過於樂天長恨歌。白止於荒淫之語。終篇無所規正。元詞乃微而顯。其荒縱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諷爲優也。乃何元朗稱長恨爲古今長歌第一。而嫏嬛子謂明皇、太眞之事。本有新臺之惡。而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不識。故世人罕知其爲壽王瑁之妃。得春秋爲尊者諱義。此皆未審立言之要歸也。

夢谿筆談云。長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峨嵋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

活國

許彥周詩話曰。北征詩。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獨以活國許陳元禮。何也。蓋禍既作。惟賞罰

當則再振。否則不支持矣。元禮首議誅太眞、國忠輩。近乎一言興邦。倘無此舉。雖有李、郭。不能展用。

吳旦生曰。公所以稱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也。又有鹿頭山詩。冀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活。謂冀國公裴冕。亦與此活字同看。山谷賦苦筍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蓋用此。

歷代詩話卷三十六 己集三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杜詩 卷上之下

引坐

陳無功曰。晉以後有宮人參隨侍朝。故杜詩云。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至朱梁革易。遂沿後世肅觀。

吳旦生曰。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鄭谷入閤詩。亦云導引出宮鈿也。文昌雜錄云。天祐二年十二月敕曰。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黃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自此始罷。宮人引導。則是老杜出。天祐前。尙有此典制。然在唐昭宗天祐間已罷。非至朱梁始革易也。

開元禮疏云。晉康獻褚后。臨朝不坐。則宮人傳百寮。周、隋相沿。國家因之不改。

常參入閤

晚出左掖詩。春旗簇仗齊。又臘日詩。還家初散紫宸朝。

吳旦生曰。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蓋宣政前殿也。大明宮正殿曰含元。含元之北爲宣政。卽古之內朝也。謂之衙。衙有仗。唐朝會之仗。三衞番上。分爲五仗。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內廊閤外。號曰內仗。朝罷放仗。紫宸。便殿也。宣政之北爲紫宸。卽古之燕朝也。謂之閤。朔望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則知左掖詩。爲宣政之正衙。而臘日詩。爲紫宸之內衙矣。

唐文武職事官。九品以上朢朔朝。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監察御史、員外、太常博士。日朝爲常參。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爲九參。五品以上。及折衝當番。五日一朝爲六參。時多御宣政。正衙立仗。廊飧而退。開元以朔望上宗廟牙盤。避正殿移御紫宸。卽喚仗入閤。乾符以後。因亂禮缺。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廢仗。而入閤有仗。遂以入閤爲重。至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其後入閤亦廢。常參官赴正衙對立。宰臣押班傳。不坐卽退。後唐明宗詔。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李珏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朢入閤。然終不能正也。

雞棲

陳輔之詩話曰。明晨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此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之意。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

棲。所謂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吳旦生曰。趙子常注。結句見晚出之情。騎馬見出。欲雞棲見晚。而他注引國風。雞棲于塒。以見日夕意耳。余按魏文帝以劉放爲中書監。孫資爲中書令。魏晉世語云。劉、孫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復能幾。指劉與孫也。今公言簇仗。則自宣政殿而出。左有門下省。右有中書省。其于獻納焚草之餘。猶有懍懍懷忠。惟恐覆餗之懼。故引雞棲樹以自勵。此又朝乾夕惕若之旨也。韋承慶詩。淸切鳳凰池。扶疏雞樹枝。張文琮詩。影照鳳池水。香飄雞樹風。注云。雞棲樹卽皂莢樹。

紫邏

送賈閣老守汝州詩。雲山紫邏深。

吳旦生曰。舊注。邏。塞也。取巡邏之義。余謂不然。九域圖云。汝州有紫邏山。則是送賈至出守汝州。故舉其地之山而言也。元遺山寄王德新詩。紫邏留行客。黃流隔戍城。時德新在汝州也。按邏作去聲。楊煥然詩。紫邏堪高臥。玄經擬共傳。歐陽原功詩。道吳山頭龍目臥。壘嶂重岡深紫邏。靈湫瀑布千尺長。古寺神杉十圍大。

燕文

竹坡詩話曰。徐陵玉臺新詠序。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靨。古今注云。燕支出西方。土人以染。中國謂之紅藍。以染粉爲婦人色。而俗乃用胭脂或臙脂字。不知其何義也。杜少陵林花著雨臙脂溼。亦用此二字。白樂天三千宮女臙脂面。卻用此二字。殊不可曉。

吳旦生曰。古今原始載。紂以紅藍花汁凝作脂。以爲桃紅妝。則事物考謂秦宮中悉紅妝。其物自秦始。非也。余氏辨林云。蓋燕國所出。故名燕脂。今人寫燕字。復加月。甚有因旁加月者。失其本矣。余覩河西舊事云。失我祁連嶺。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蓋北方有焉支山。山多紅藍。北人采其花染緋。取其英鮮者作胭脂。婦人妝作頰色。鮮明可愛。然則。燕支、焉支、胭脂、臙脂字。皆可通用。

雲麓漫鈔云。舊謂赤白之間爲紅。即今所謂紅藍也。西域一名黃藍。博物志謂。黃藍。張騫所得。收其花。俟乾以染帛。色鮮于茜。謂之眞紅。亦曰乾紅。目其草曰紅花。以染帛之餘爲燕支。乾草初漬則色黃。故又爲黃藍也。史記貨殖傳。若千畮巵茜。徐廣注云。巵。音支。茜。音倩。一名紅藍。其花染繒。亦黃也。知今之紅花。乃古之茜。而今茜係蘇木、棗木染成。非古之茜矣。

有以杜此句題壁者。溼字爲蝸蜒所蝕。東坡云潤字。山谷云老字。少游云嫩字。佛印云落字。覓集驗之。乃溼字也。出於自然。而四人遂分生老病苦之說。詩言志。信矣。

左省

雍錄曰。宣政殿前有兩廡。兩廡各有門。其東曰日華。日華之東。則門下省也。居殿廡之左。故曰左省。西廊有門曰月華。月華之西。卽中書省也。凡兩省官繫銜以左右者。皆分屬焉。故杜答岑參詩云。窈窕淸禁闥。罷朝歸不同。言分東西班。各歸本省也。岑爲補闕。屬中書省。居右署。公爲拾遺。屬門下省。居左署。所以歸不同也。又云。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蓋丞相罷朝。由月華門出而入中書。凡西省官。亦隨丞相出西也。若左省官。仍自東出。故曰。我往日華東。

吳旦生曰。岑寄公詩。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正言其分左右以出入。故公答岑詩亦云然也。我往。諸本皆作住。舊注亦謂公拾遺在左闥。故云住日華東。然頷聯二句。俱承罷朝歸而說。自當作我往矣。卽看上句隨字可見。

復齋漫錄云。唐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子美以至德二載拜左拾遺。故寄賈司馬云。法駕還雙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霑奉引。佳氣拂周旋。奉酬嚴公題野亭云。拾遺曾奏數行書。嬾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眞釣錦江魚。此兩詩所以言供奉也。宿左省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晚出左掖云。避人焚諫草。此兩詩所以言小則上封。大則廷諍也。

請急

偪側行云。己令請急會通籍。

吳旦生曰。釋名。急。及也。言操切之使相逮及也。山谷箋云。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日爲限。晉書。車武子早急出詣子敬。盡急而還是也。余觀霍光傳。光時休沐出。上官桀代決事。張安世休沐未嘗出。如淳云。漢律。五日一賜休沐。則是晉仍漢制也。按休假、休澣、休急、取急、請急。此皆休沐之名。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爲上旬、中旬、下旬。蓋本月制。十日一休沐之義也。因話錄云。沐。無點者。沐浴也。沭。有點者。音述。古沭陽縣。

酒價

玉壺清話曰。宋眞宗宴羣臣於太淸樓。問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丁晉公奏曰。唐酒每斗三百。上曰。安知。丁曰。臣讀杜甫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知一斗三百。上大喜曰。甫詩可爲一時之史。

吳旦生曰。郭次象謂。杜詩可知當時酒價。然樂天與夢得沽酒閒飲詩。共把十千沽一斗。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哉。芥隱筆記云。曹植樂府。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十千恐未必酒價。言酒美而價貴耳。野客叢書云。唐人引曹語。如李白詩。金尊沽酒斗十千。王維詩。新豐美

酒斗十千。崔輔國詩。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許渾詩。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輿詩。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十千沽一斗。而一斗三百錢。獨見子美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唐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又觀楊松玠談藪。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杜引此。亦未可知。與論曰。漢孝靈帝末年。百司湎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漢酒價。

肝

義鶻行結句云。聊爲義鶻行。永激壯士肝。

吳旦生曰。老杜之義鶻行。卽太史公之游俠傳也。歷敍健鶻之急難。卽斗上捩孤影一句。已極振動。而脩鱗巨頽。紛紛欲墜。乃曰。此事樵夫傳。將鶻事小挽住。而轉句云。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其時之怒氣坌勃爲何如也。遂以肝字結之。正不浪下。說者謂肝主怒也。章法、字法俱絕。蘇東坡詩。一笑瀉肝胃。正得斯旨。

埤雅云。鶻有義性。杜所賦義鶻行是也。冬撮鳥之盈握者。夜以燠其爪掌。左右易之。旦卽縱之令去。其往東矣。則是日也。不東嚮搏物。南北亦然。蓋其義性。有捡有縱如此。李邕鶻賦所謂。嘗全鳩以自煖。乃詰朝而見釋是也。

車箱箭栝

望嶽詩。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栝通天有一門。

吳旦生曰。寰宇記。車箱谷。一名車水渦。在華陰縣西南。深不可測。水經注。自下廟歷列柏。南入十一里。東迴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從北南入谷七里。又屆一祠。出一里至天井。其路迂曲不可窮。述征記云。柏谷。谷名也。漢武帝微行。所至谷中。無回車地。夾以高原。柏林陰翳。窮日幽暗。殆弗覩陽景。

禹貢。治梁及岐。又曰。荆岐既旅。其山本以有兩岐。故呼爲岐路之岐。今俗呼爲箭筈嶺。胡三省通鑑辨誤云。箭筈。嶺名。有箭筈關。在鳳翔西南界上。宋高宗紹興元年。金自鳳翔攻箭筈關。吳玠遣將擊退之。蓋蜀口關隘處。華山記。箭栝峯上有穴。纔見天。攀援自穴中而上。如坐室窺窗。

三意

早秋苦熱詩。對食暫餐還不能。

吳旦生曰。趙注但引蔡琰詩。飢當食兮不能餐。不知此七字已見堆案相仍之苦。每至炎蒸之日。盤飧具列。聊一舉筯。爲煩暍所困。不復下咽。因念此句之妙。卽默坐猶難。况簿書邪。誠齋詩話云。詩有一句七言而三意者。老杜云。對食暫餐還不能。韓退之云。欲去未到先思回。

有一句五言而兩意者。陳后山云。更病可無醉。猶寒已自和。詩眼云。昔嘗問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山谷云。不如千巖無人萬壑靜。十步回頭五步坐。蓋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句法出黃庭經。上有黃庭下關元。已下多此體。五言詩亦有三字二字作兩節者。老杜云。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肯別邪。定留人邪。山谷愛之。蓋與上七言同。

蹋層冰

早秋苦熱結句云。安得赤脚蹋層冰。

吳旦生曰。蔡傅卿注引東方朔神異經云。北方有層冰萬里。陳無功謂。馬融值史館。蒸燠如坐甑中。曰。安得披襟赤脚。蹋陰山之層冰。洗塵熱也。老杜出此。蓋無功所證固確。然馬融亦用神異語意。而蔡注未可謂妄引非據也。陸放翁夏夜泛舟詩。夜半歸來步松影。眞成赤脚蹋層冰。

茱萸

九日藍田崔氏莊詩。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

吳旦生曰。注家但知引賈佩蘭說宮中九日佩茱萸事。西京雜記云。賈佩蘭乃戚夫人侍兒也。初學記謂漢武宮人。誤。不知其來已久矣。按禮記三牲用藙。鄭玄注云。藙。煎茱萸也。漢律。會稽獻焉。說文。

漢律。會稽獻藙一斗。音魚旣切。疏。賀氏云。今蜀郡作之。九月九日取茱萸。折其枝。連其實。廣長四五寸。一升實可和十升膏。名之藙也。則周時已用。而漢制特效之。如風土記之折茱萸房以插頭。齊諧記之帶茱萸囊以繫臂。猶其後事耳。

劉會孟云。舊曾手寫。誤作好把。便覺情性甚遠。因贊醉把之妙。然余按王仲言宣城本作再把茱萸仔細看。覺再字更於明年此會。呼吸有情。

劉禹錫云。詩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老杜醉把茱萸仔細看。王維插徧茱萸少一人。朱放學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公爲優。洪容齋云。唐人用此十餘家。王昌齡。茱萸插鬢花宜壽。戴叔倫。插鬢茱萸來未盡。盧綸。茱萸一朶映華簪。權德輿。酒泛茱萸晚易醺。白居易。舞鬟擺落茱萸房。茱萸色淺未經霜。楊衡。强插茱萸隨衆人。張諤。茱萸凡作幾年新。耿湋。髮稀那敢插茱萸。劉商。郵筒不解獻茱萸。崔櫓。茱萸冷吹谿口香。周賀。茱萸城裏一尊前。比之杜句。眞不侔矣。

風土記云。茱萸。榝也。九月九日熟。色赤可采時也。別名秋子。

蕭京兆

遣興云。赫赫蕭京兆。今爲時所憐。

吳旦生曰。東坡謂玄宗雖誅蕭至忠。然甚懷之。侯君集云。蹉跌至此。至忠亦蹉跌者耶。故子美亦哀之。余按至忠自蒲州刺史附太平公主。引爲刑部尙書。宋璟所謂非所望於蕭君也。然未嘗歷京兆尹。王原叔注謂。蕭望之嘗爲左馮翊。後被譏自殺。然亦非京兆也。錢牧翁云。天寶八年。京兆尹蕭炅。坐遷汝陰太守。史稱其爲林甫所厚。爲國忠誣奏譴逐。則所謂蕭京兆。蓋炅也。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用漢成帝童謠哀之。亦刺之也。

雪滿山

詩說雋永曰。王性之嘗見唐人寫本杜詩。愁對寒雲雪滿山。乃白滿山也。

吳旦生曰。吳本、鶴本作雪。董遐周以雪字爲正。言山寒雲縞。望如雪積。卽太白所云。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霜之與月。雪之與雲。了不相關。此中有賓主句。雪之一字。禪家句中眼也。按升庵、弇州。俱以白字爲善本。殊遜其元勝。

慳風

漫叟詩話曰。姜少府設鱠戲贈長歌首章云。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乃知慳風澀雨之句。自古有之。

吳旦生曰。借風雨以譏姜侯之慳。老杜雖戲。應不至此。三山老人言。嚴冬天寒。又連日有風。

黃河冰益厚矣。當此時而鑿冰取魚爲鱠。其意勤甚。故曰。黃河美魚不易得。鑿冰恐侵河伯宮。余因覩馬虛中詩。地瘦仍慳雨。桃羞未著花。豈亦有譏邪。

腹腴

姜少府設鱠戲贈云。偏勸腹腴媿年少。

吳旦生曰。庚集皮詩中。辛集梅詩中。河豚已互見矣。今按魚腹下肥肉謂之腴。禮記少儀云。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注。冬氣在上。腴腹下也。夏氣在下。鰭脊也。周禮疏。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引以證膴。膴亦腹腴。前漢書。九州膏腴。師古注云。腹下肥曰腴。蘇東坡詩。更洗河豚烹腹腴。黃山谷詩。飛雪堆盤膾腹腴。張伯雨詩。苕谿斫鱠腹偏腴。

藝苑雌黃云。河豚有毒。肝與卵食之必死。其子大纔一粟。浸之經宿如彈丸。人中其毒。以水調燭槐花末及龍腦皆可解。吳人珍之。以其腹腴爲西施乳。嘗戲作絕句云。蔞蒿短短荻芽肥。正是河豚欲上時。甘美遠勝西子乳。吳王當日未曾知。雖然。甚美必甚惡。河豚。味之美也。吳人嗜之。以喪其軀。西施。色之美也。吳王好之。以亡其國。可爲來者戒。

張鎬

洗兵馬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七尺鬚眉蒼。謂張鎬也。盧德水曰。子長爲救李陵而下腐刑。子

美為救房琯幾陷不測。賴張相鎬申救獲免。坐是流落劍外。可謂千古大俠。錢牧翁曰。史稱琯登相位。奪將權。聚浮薄之徒。敗軍旅之事。又言其高談虛論。招納賓客。因董庭蘭以納賄。蓋琯以宰相自請討賊。可謂之奪將權乎。劉秩固不足當曳落河、王思禮。嚴武亦可謂浮薄之徒乎。門客受賕。不宜見累。肅宗猶不能非張鎬之言。而史顧以此坐琯乎。賀蘭進明之譖琯。謂於聖皇為忠。於陛下則非忠。聖皇於陛下何人也。而敢以忠不忠為言。肅宗讎父之心。進明深知之矣。李輔國言。陳元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六軍將士。盡靈武功臣。皆反仄不安。琯與鎬在朝。何啻十元禮。百力士。肅宗豈嘗須臾忘之。故琯之求將兵。知不安其位。而以危事自效也。許之將。而又使中人監之。不欲其專兵也。兵敗不卽去。而以琴客之事罷。俾正衙彈劾以穢其名也。罷琯而相鎬。不得已而從人望也。五月相。八月卽出之河南。不欲其久於內也。六月貶琯。而五月先罷鎬。汲汲乎恐鋤之不盡也。琯敗師而罷。鎬有功而亦罷。意不在乎功罪也。自漢以來。鉤黨之事多矣。未有人主自鉤黨者。未有人主鉤其父之臣以為黨。而文致罪狀。榜之朝堂。以欺天下後世者。

吳旦生曰。鎬與琯臭味。而又力救公。宜公之拳拳於鎬矣。然觀獨孤及撰鎬神道碑云。一命左拾遺。二命右補闕。三命侍御史。四命諫議大夫。五命中書侍郎平章事。起家二年秉國鈞。自古未有。而鎬傳又云。天寶末。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為己重。聞鎬材。薦之。釋褐拜左拾遺。則

是還擢如此赫且疾。而其始由壬人以進。所謂七尺鬚眉安在。公反詠其風雲遇會。何也。蕭嵩亦薦云。用之爲帝王師。余竊有疑焉。

西淸詩話云。鎬雖史稱有王霸大略。然當爲相。收復兩京時。不聞別有奇功。但有策史思明欲以范陽歸順爲僞。知許叔冀臨難必變二事耳。然當時亦不果用也。豈史氏或有遺邪。

匡山

西谿叢語曰。杜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李太白。靑山人。多遊匡廬。故謂之匡山。容齋二筆曰。吳曾能改齋漫錄內正辨是事。引杜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言。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于大康山。有讀書堂尙存。其宅在淸廉鄉。後廢爲僧房。稱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象。吳君以是證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廬山也。予按當塗所刊太白集。其首載新墓碑。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范傳正撰。凡千五百餘字。但云。自國朝已來。編於屬籍。神龍初。自碎葉還廣漢。因僑爲郡人。初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好事者僞爲此書。以附會杜詩耶。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於此縣。蓋亦傳說之誤。當以范碑爲正。藝苑巵言曰。南部新書。白。山東人。父爲任城令。因家焉。少與魯人隱徂徠山。號竹谿六逸。天寶初。游會稽。因吳筠隱剡中。俗稱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廳。有

白之祠尙存。至唐范傳正誌其墓曰。白。涼武昭王九世孫。昭王。隴西人。隋末。子孫以罪徙碎葉。神龍時。白父客。自西域逃居緜之巴西。而白生焉。唐魏顥、李陽冰序其文。劉全白撰其墓碣。皆曰廣漢人。故論白者。或曰隴西。或曰山東。或曰蜀。李陽冰云。李翰林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山東。李白亦云。以張垍讒逐。游海岱間。子美所謂汝與山東李白好。蓋白自號也。然則白本隴西人。產於蜀。嘗流寓山東。子美從游時在山東。故稱山東也。此山東乃關東。非今之山東也。

吳旦生曰。舊唐書傳。南部新書。元稹杜詩序。晁氏讀書志。皆以白爲山東人。新唐書傳。范傳正碑。劉全白墓碣。魏顥、李陽冰、曾鞏太白集序。唐詩紀事。彰明逸事。緜州圖經。皆以白爲蜀人。楊升庵欲私爲鄉產。陳晦伯、胡元瑞剌剌不休。蓋洪容齋據刊集以攻其附會。王弇州又斷以爲蜀產。豈容齋所見之本。祕不傳世。不克盡見邪。今所行。皆弇州之言也。然觀鄭谷送人入蜀詩。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在當時已同補遺中語矣。似爲可據。要當以蜀產爲正。

按唐十道。有河北。無山東。唐都長安。自太行以東。皆山東也。故老杜兵車行云。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又洗兵馬云。中興諸將收山東。舊注。山東。河北也。

姑嫜

新婚別云。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吳旦生曰。前漢書。廣川王去疾幸姬陶望卿歌曰。背尊章。嫖以忽。蓋舅姑謂之尊章。趙德麟謂玉篇云。凡夫之父母曰嫜。老杜拜姑嫜何邪。正俗云。古謂舅姑。今姑嫜亦俗呼爲姑鍾。蓋自章音轉爲童也。余觀春秋傳云。秦晉二國。繼世通婚。所娶之女。非舅卽姑。故曰舅姑。則知姑者。尊之之辭也。又字學集要云。夫之兄曰兄嫜。杜詩。堂上拜姑嫜。或作偉。單作章。釋名云。俗間曰兄章。章。灼也。章灼。敬奉之也。則知嫜者。亦尊之之辭也。野客叢書云。吳人稱翁爲官。稱姑爲家。錢氏納土。蓋嘗奏過。謂其土俗方言也。觀范曄臨刑。其妻罵曰。君不爲百歲阿家。其母云云。妻曰。阿家莫憶。衰君正父疾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臥。答曰。官既未差。臥亦不安。二事正在南史。知吳人之語。爲不誣也。

合昏

詠佳人詩。合昏尙知時。鴛鴦不獨宿。

吳旦生曰。本草。合歡。或曰合昏。陳藏器云。葉至暮卽合。故曰合昏。今夜合花是也。古雋考略作合棔。音昏。庾信詩。建始移交讓。徽音種合昏。

陸公佐新漏刻銘云。合昏暮卷。蓂莢晨生。注。合昏。槿也。其葉夜合而明舒。周處風土記。亦以

合昏爲槿。黃山谷箋杜云。合昏。木名。朝舒夕斂。

東南雲

遺興云。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

吳旦生曰。梁瑄不歸。弟兄每見東南白雲。立望慘然久之。老杜用此意也。狄仁傑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北史。元樹奔南。每見嵩山雲。未嘗不引領歔欷。袁豹作檄云。延首東雲。謝靈運上書云。注心南雲。陸機思親賦。指南雲以寄欽。陸雲贈鄭曼季詩。嚮湓南雲。江總九日詩。心逐南雲逝。

魚龍鳥鼠

埤雅曰。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魚龍。水名。鳥鼠。山名。亦鳥鼠秋而魚龍夜。是詩兩句而含三事也。

吳旦生曰。水經注。一水發源天水縣。其水出五色魚。俗以爲龍。而莫敢捕。因謂之魚龍水。又隴西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得石。破其中。有魚痕鱗甲。纖悉畢具。燒之有魚氣。蓋魚蟄泥而變爲石。又龍秋分而降。則蟄寢於囦。音淵。古淵字。所謂魚龍以秋日爲夜也。

爾雅。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山海經注。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燕而小。黃色。穿地

入數尺。鼠在內。鳥在外而共處。河圖云。鳥鼠同穴。地之幹也。上爲掩畢星。又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孔氏大傳云。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蔡仲默以爲怪誕不足信。而謂同穴自爲山名。鳥鼠爲同穴之。枝山墅談駁之云。今鳥鼠同穴山。在渭源縣西七十六里。俗呼爲青雀山。實有鳥與鼠同處於穴。又甘肅志。涼州之地有兀兒鼠者。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兒者。形似雀。色灰白。常與兀兒鼠同穴而處。按涼州。唐屬隴右道。岑參詩。龍魚川北盤谿雨。鳥鼠山西洮水雲。

白　題

秦州雜詩。羌舞白題斜。

吳旦生曰。正文作白蹏。非是。蔡興宗正異云。白題。字義與雕題同。按南史宋武帝時。西北遠方有白題。遣使入貢。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潁陰侯斬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題者。額也。其俗以白塗堊其額也。後見墨莊漫錄云。蓋白題。其人下馬拾之。始悟白題乃氈笠也。其人多爲旋舞。笠之斜似乎謂此也。楊廉夫詩。大姬白題作羌舞。恐氈笠非大姬所用之物。亦是誤認白題也。

不夜城

秦州雜詩。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

吳旦生曰。王子韶謂無風。谷名。不夜。城名。地理志。不夜縣。古有日夜出於東萊。故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爲名。齊地記。不夜城在陽城東南。按班史云。有如日夜出此城。是時城方成耳。杜詩用此。東坡雪後詩。明月長來不夜城。亦用此。

郡國志。登州文登縣。有不夜城。有石橋。卽始皇造欲過海觀日所出處。三齊略記云。鄭玄常居不夜城南山中敎授。黃巾亂而散。

鳳林

秦州雜詩。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

吳旦生曰。水經。河水又東歷鳳林北。注。鳳林。山名。五巒俱峙。耆諺云。昔有鳳鳥。飛游五峯。故山有斯目矣。秦州記。枹罕原北名鳳林川。一統志。鳳林關在臨洮府蘭縣黃河側。唐書地理志。河州安昌郡有鳳林縣。縣北有鳳林關。唐時陷於吐蕃。大曆二年。吐蕃入奏云。贊普請以鳳林關爲界。張籍涼州詞。鳳林關裏水東流。白草黃榆六十秋。

魚海。縣名。天寶元年。河西節度使王倕奏。破吐蕃魚海及遊奕等軍。又郭子儀取魚海五縣是

也。岑參詩。洗兵魚海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

瘧疾

西清詩話曰。有病瘧者。子美曰。吾詩可以療之。病者曰。云何。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瘧猶故也。子美曰。更誦吾詩云。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持擲還崔大夫。其人誦之果愈。漁隱叢話曰。世傳杜子美詩可以愈瘧。此未必然。蓋其辭意典雅。讀之者脫然不覺沈痾之去體也。好事者乃爲此論。殊可笑。借使瘧誠有鬼。若知杜詩之佳。是賢鬼也。豈復屑屑求食於嘔泄之間哉。觀子美有詩云。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則是疾也。杜陵正自不免耳。

吳旦生曰。杜詩截瘧。亦如檄草陳琳。頭風可愈。文成孟召。狂發能差之意。而來病君子。正自不免。此兩截事。亦兩不相妨也。胡苕谿往往認眞煞講耳。葛常之亦舉此。案謂。靈於人而不靈於己。皆高頭巾認眞之過也。觀賓退錄云。世人瘧疾將作。謂可避之他所。閭巷不經之說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謫制。力士方逃瘧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靦屢鮮妝。則不特避之。而復塗抹其面矣。余笑趙與時又來認眞也。

左傳。齊侯疥遂痁。唐姚崇病痁移告。按瘧疾爲病。痎。小瘧也。痁。大瘧也。疥。當爲痎。漢舊儀云。顓頊氏有三子。死而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故退之遣瘧詩云。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如何不肖子。尙奮瘧鬼威。又云。沓汝之胄出。門戶何巍巍。祖軒而父頊。未昧于前徽。而其後又有湛湛江水淸。歸居安汝妃之語。蓋本於漢舊儀也。

筆

寄賈司馬、嚴使君詩。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

吳旦生曰。南朝詞人謂文爲筆。晁氏槪以詩爲詩筆非也。按劉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郎第三弟孝儀。六郎第六弟孝威。沈約傳。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章之弊曰。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時人謂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爲病。因話錄云。韓愈能古文。孟郊長于五言。時號孟詩韓筆。杜牧之詩。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王荊公詩。閒時用意歸詩筆。靜外安生比泰山。蘇東坡詩。水洗禪心都眼靜。山供詩筆總肩愁。

嫖姚

漁隱叢話曰。後出塞詩。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陪柏中丞觀宴將士詩。漢朝頻遣將。應拜霍嫖

姚。按漢書霍去病爲嫖姚校尉。服虔云。音飄搖。師古云。嫖。頻妙反。姚。羊召反。並去聲呼。而子美作平聲用。蓋取服虔音耳。王荆公詩。莫教空說霍嫖姚。亦以平聲。蓋承襲子美而用也。

吳旦生曰。古音略謂。漢書霍去病傳。票姚。荀悅漢紀作票鷂。票音飄。飄、鷂。皆鳥名。言如飄之疾。鷂之擊也。惟服虔音作飄搖。野客叢書云。嫖姚。作平聲用。如梁蕭子顯詩。夫壻仕嫖姚。庾信詩。將寄霍嫖姚。王褒詩。樓蘭校尉稱嫖姚。唐人前詩已多如此。而唐人如李嘉祐詩。身逐嫖姚幾日歸。高適詩。每逐嫖姚破骨都。李白詩。將軍兼領霍嫖姚。張祜詩。二十逐嫖姚。羅隱詩。尊罍合伴霍嫖姚。李益詩。君逐嫖姚將。韋應物詩。嫖姚恩顧下。中有霍嫖姚。張籍詩。曾將順策佐嫖姚。爲佐嫖姚未得還。杜牧之詩。屢兵不羨霍嫖姚。李商隱詩。五年從事霍嫖姚。郎士元詩。壯心竟未嫖姚知。宋人如王元之詩。繡服霍嫖姚。劉貢父詩。嫖姚不復顧家爲。陳后山詩。故家文物尙嫖姚。如此甚多。未見有作去聲呼。蓋承襲而然。

荀子。美麗姚冶。漢武傷李夫人賦。縹飄姚乎愈莊。漢郊祀歌。雅聲遠姚。皆用姚字。

海運

後出塞云。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

吳旦生曰。公又有昔游詩。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淩蓬萊。則唐時已海運

糧儲矣。草木子云。元海運自朱淸、張瑄始。歲運江淮米三百餘萬石。以給元京。四五月南風至起運。得便風十數日卽抵直沽交卸。似謂二人之功。創所未有。而不知已前此也。輟耕錄云。宋季亡賴子。抄掠海上。朱淸、張瑄爲雄長。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至沙門島。往来若風。迹不可得。稍怠則復來。後請招懷。奏可。淸、瑄授金符千戶。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至元十九年也。

歷代詩話卷三十七 己集四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杜詩 卷中之上

鐵堂

鐵堂峽詩。硤形藏堂隍。壁色立積鐵。

吳旦生曰。硤藏於兩山之間。有如堂隍。蓋用秦風終南何有。有紀有堂之語。呂居仁詩。弱水不勝舟。有此積立鐵。又云。何知若人胸。中有積立鐵。則又用老杜積鐵語矣。

狨

石龕詩。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狨又啼。

吳旦生曰。蔡傅卿注。狨。音戎。猨狖之屬。詩話以爲狨類鼠而大。余考埤雅。狨大小類猨。長尾。尾作金色。俗謂之金綫狨是也。生川陝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皮爲臥褥鞍被坐毯之用。狨甚愛其尾。中矢毒。卽自齧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爲身患也。狨一名猱。詩曰。無教猱升木。顏氏以爲其尾柔長可藉。然則制字从柔。以此故也。

黃山谷箋云。招隱篇。熊羆咆兮虎豹號。

黃獨

後山詩話曰。黃獨無苗山雪盛。儒者不解黃獨義。改爲黃精。以予考之。蓋黃獨是也。本草赭魁注。黃獨肉白皮黃。巴漢人烝食之。江東謂之土芋。江西謂之土卵。煮食之類芋魁云。

吳旦生曰。詩話皆以爲芋魁。非也。觀其雪盛而無苗。可知非芋魁矣。乃其類芋魁而小者。張文潛謂其根惟一顆而色黃。故名黃獨。饑歲。土人掘食以充糧。故老杜云爾。沈存中證赭魁最詳。謂今南中極多。膚黑肌赤。似何首烏。切破其中。赤白理如檳榔。有汁赤如赭。南人以染皮制韡。閩嶺人謂之餘糧。本草禹餘糧注中所引乃此物。述異記云。藥中有禹餘糧者。昔禹治水。棄其所餘糧于江中。生爲藥。洪武初。僧宗泐有斸黃獨詩。向來垂涕人。遙遙千載慕。蓋指老杜也。戴叔倫詩。地瘦無黃獨。春來草更深。

裛

狂夫詩。雨裛紅蕖冉冉香。

吳旦生曰。古音所載裛者。說文以爲書囊也。字林以爲香襲衣也。三蒼以爲露坌花也。西都賦。裛以藻繡。乃書囊義。古詩。胡香裛還爐。乃香襲衣義。杜詩此句。乃露坌花義。古今字義相承

之異也。

石筍

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立石爲表今仍存。

石筍行云。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苔蘚蝕盡波濤痕。雨多往往

呉旦生曰。酉陽雜俎云。蜀石筍街。夏中大雨。往往得雜色小珠。俗謂之地當海眼。莫知其故。故蜀僧惠嶷曰。前史說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溫怒其太侈。焚之。今在此地。或拾得小珠。時有孔者。得非是乎。又華陽記云。開明氏造七寶樓。以珍珠結成簾。漢武帝時。蜀郡火燒數千家。樓亦以燼。今人往往於砂土上獲眞珠。又蜀郡故事云。石筍在衙西門外。二株雙蹲。云眞珠樓基也。昔有胡人於此立寺。爲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眞珠翠碧貫之爲簾。後摧毀墜地。至今基脚在。每有大雨。其前後人多拾得珍珠、瑟瑟、金翠異物。今謂石筍。非爲樓設。而樓之建。適當石筍附近耳。蓋大秦國多璆琳、琅玕、明珠、金碧。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則寺疑此國人所建也。又後漢書。方術。任文公傳。公孫述時。武擔山折。文公曰。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三月果卒。唐章懷太子賢注云。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成都擔土。葬於成都郭中。號

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成都擔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今俗名爲石筍。梁益記云。石筍二。在子城西門外。按圖經。在少城中夏門外一百五十步。曾折。再立之。各高丈餘。圍六七尺。云其下是海眼。則非也。又益州名畫錄云。孟蜀時。畫工李文才。寫義興門雙石筍。告道士范德昭。昔云眞珠樓基。或云是海眼。未審孰是。德昭曰。吾聞諸至人。斯乃蠶叢啓國。鎭蜀之碑。中以鐵柱貫之。以橫石相理。埋于地際。上有文字。言歲時豐儉、兵革、水火之事。諸葛曾掘驗之。眞珠樓基、海眼皆非也。云出方圓記。據此則或云城。或云樓。或云寺。或云碑。則非墓矣。章懷太子云是妃墓。則豈是昔時卿相邪。歷稽諸言。與老杜不合。爲詳載之。

稚子

冷齋夜話曰。筍根稚子無人見。世不解稚子爲何等語。唐人有食筍詩。稚子脫錦棚。駢頭玉香滑。則稚子爲筍明矣。桐江詩話曰。唐詩蓋謂筍之脫籜。如小兒之解棚。冷齋以稚子便作筍。則非也。吳旦生曰。或引交州記。以爲竹鼠。或引爾雅。以爲野雉。舊注以爲宗文。字稚子。種種可笑。余觀杜牧之詩。小蓮娃欲語。幽筍稚相攜。此言筍如稚子。卽以小杜作大杜注脚可也。蘇東坡送筍詩。駢頭玉嬰兒。一一脫錦棚。雖本唐句。然嬰兒卽稚子也。張廣神異經。竹子、筍子亦此意。

如謝宗可同根竹詩。競秀亭亭一種奇。駢頭曾脫錦棚兒。張伯雨竹石詩。龍孫乍脫棚兒錦。石面都皴彈子窩。岑靜能食新筍詩。脫棚錦紋散。切玉霜刀弄。李西涯謝惠筍詩。轆材有派分洋谷。棚錦無心鬬馬嵬。又以此作錦棚注脚。

梅雨

庚谿詩話曰。江南五月梅熟時。霖雨連旬。謂之黃梅雨。然少陵曰。南京西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蓋唐人以成都爲南京。則蜀中梅雨乃在四月也。及讀柳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蒼茫値晚春。此子厚在嶺外詩。則南粤梅雨又在春末。是知梅雨時候所至。早晚不同。吳旦生曰。范石湖吳船錄謂。蜀無梅雨。子美梅熟時。經行偶値雨耳。恐後人便指爲梅雨。故辨之。據此。則庚谿誤認爲梅雨而謬爲其說也。老學庵筆記云。子美雨詩。蓋成都所賦也。今成都乃未嘗有梅雨。惟秋半積陰氣令蒸溽。與吳中梅雨時相類耳。豈古今地氣有不同邪。埤雅云。今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礎壁皆汗。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黦。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轉淮而北則否。亦梅至北方變而成杏。地氣使然也。

月令廣義云。黴。音梅。黰。音軫。溽溼之氣也。一作霉、黕。廣韻。黰。又作黲。

東絹

雙松圖歌。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

吳旦生曰。舊注。鵞谿。地名。在梓州鹽亭縣。出絹甚良。謂之鵞谿絹。卽東絹也。文與可詩。待將一段鵞谿絹。東坡答與可詩。爲愛鵞谿白繭光。元何太虛詩。千黃金。雙白璧。鵞谿白繭纔數尺。韻語陽秋云。祕省古今名畫。如所用絹素。凡涉名筆。必密緻緊厚。蓋慮其易敗也。米元章畫史云。古畫唐初皆生絹。後來皆以熟湯湯熱入粉。槌如銀版。故作人物精彩。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麤便謂不是。非也。余謂用粉槌絹固善。然視他絹丹青。恐易渝也。

閭丘

贈蜀僧閭丘師兄詩題下。公自注曰。太常博士均之孫。

吳旦生曰。成都文類。均。銅梁人。與杜審言同年。均善書。卽所云世傳閭丘筆。峻極逾崑崙者。雪嶺多其碑碣。甫時尚存。僧在成都。與甫通家來往。唐詩紀事云。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謂審言以詩。均以字。同侍武后也。困學紀聞云。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渾。蓋稱均之文也。舊史。景龍中。均爲安樂公主所薦。拜太常博士。公主誅。貶循州司倉。進不以道。其文不足觀已。

芧栗

詩話類編曰。芧栗。大果也。莊子所謂狙公賦芧是也。杜詩。園收芧栗未全貧。正指此物。今以芧栗解作蹲鴟之芋。一何遠哉。

吳旦生曰。爾雅。櫟。其實梂。櫟。橡實也。梂。盛實之房也。唐風。集于苞栩。陸璣云。今柞櫟也。徐州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皂。或言皂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皂。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斗。或云橡斗。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也。則柞櫟也。杼也。栩也。皆橡櫟之通名。風土記云。吳越之間。名柞爲櫪。古今注云。杼實爲橡。據此。則芧栗卽橡栗。爲其形如栗也。卽老杜同谷歌所謂。歲拾橡栗隨狙公也。按韻書。芧。羊諸切。櫟。狼狄切。由栩而杼。由杼而芧。由櫟而栗。字變而聲不變也。若以爲蹲鴟之芋。芋。羊茹切。字與聲皆變。誠去之遠矣。顏氏家訓云。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蹲鴟。芋也。而爲羊字。後有人餉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青箱集云。張九齡送芋與蕭炅書。稱蹲鴟。炅不學。答曰。損惠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亦不願見此惡鳥也。譚賓錄云。馮光震注。蹲鴟爲今之芋子。卽是著毛蘿蔔。種種可資笑柄。

漁隱叢話曰。舊本栗字今作粟。子美以其園猶有芋栗收。所以爲不全貧。若園更以收粟。是豈得爲貧也。

野航

漁隱叢話曰。野航恰受兩三人。航當作艇。航是大舟。野客叢書謂。漁隱蓋見左思賦。長鯨吞航。子美詩。已具浮天航。樂天詩。野艇容三人。故有是說。不知航亦有小者。詩所謂一葦杭之。豈大舟也。

吳旦生曰。釋名。方舟謂之杭。即詩一葦杭之。俱作虛用。昔秦王捨舟於餘杭。因名杭州。不從舟而從木。亦此義。勉夫引杭以證航。看得最活。後人必於此字論量大小。拙甚矣。黃山谷云。艇改作航。殊無理。此特吳體。不必盡律。楊升庵云。艇字有平音。古樂府。沿江有百丈。一濡多一艇。上水郎擔篙。何時至江陵。艇。音廷。杜詩用此音也。余以航字本當。必欲抑而爲艇字。因一作仄。一作平。何紛紛也。廣雅。舼、艇。皆舟也。淮南子。越舼蜀艇。不能無水而行。皮襲美答魯望惠魚詩。何事貺君偏得所。只緣同是越舼郎。海錄碎事云。舼。渠恭切。小舟也。公用野航。亦有所出。按晉郭翻乘小舟歸武昌。安西將軍庾亮造之。以其船狹小。就引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猥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船也。

揚州

韻語陽秋曰。杜詩。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傳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

詩。但有早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露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卻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故用何遜事。又意卻月、淩風。皆揚州臺觀名爾。近有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謂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遜吟詠其下。豈不誤學者。

吳旦生曰。墨莊漫錄。時南平王爲揚州刺史。愛客開東閤。遜以詞藝早聞。故引爲水部、行參軍事。仍掌文記室。然東晉、宋、齊、梁、陳。皆以建業爲揚州。則遜之所在揚州。乃建業耳。非今之廣陵也。野客叢書云。西漢揚州。治無定所。後漢治歷陽。後治壽春。後又徙曲阿。至隋、唐方治今之廣陵。則廣陵之爲揚州。亦未甚久也。煬帝行幸時。避諱。故改言江都。據此。則遜在建業無疑。馮惟訥乃云。維揚新志載遜此詩。題曰揚州法曹。梅花盛開。或有據也。不知近來志記等書。漫無確據可信。如廣輿記亦引廨舍詠梅。入廣陵南北朝名宦中。可笑。惟一統志不混入。然攷之梁書。且已載此。又何論其他。

舍南舍北

客至詩。舍南舍北皆春水。

吳旦生曰。韋述開元譜。倡優之人。取媚酒食。居社南者。呼社南氏。社北者。呼社北氏。楊升庵

據此。謂子美正用其事。不知者改爲舍耳。胡元瑞謂。此在蜀草堂詩也。花谿僻地。何得有倡優居之。且既曰倡優所居。必酒食豐渥之地。而杜詩下有盤餐市遠之句何耶。又既曰倡優取媚酒食。而杜之遺杯殘瀝。不以及之。迺與鄰翁對酌何耶。余以只看皆春水三字。便與花逕蓬門。景物映帶。宜从舍字。若作社。則下截反搭不上矣。錢牧齋謂。舍南舍北。公之所居也。若云社南社北。則倡優之所居。安得取以自況乎。顧脩遠謂。公之南鄰。則朱山人。北鄰。則王明府也。肯與共飲。竟可呼取而來。見平日忘形之至。

也音夜

老學庵筆記曰。先夫人幼多在外家晁氏。言諸晁讀杜詩。稚子也能賒。又。晚來幽獨恐傷神。也字。恐字。皆作去聲讀。

吳旦生曰。劉須谿謂放翁以也字作夜音。最得杜意。余觀老杜有野人送朱櫻詩。西蜀櫻桃也自紅。又遣悶詩。靑袍也自公。元微之寄樂天詩。也向慈恩寺裏遊。凡此數也字。本皆音夜。詩家往往用此。劉貢父所謂不可如字讀。

竹根

少年行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

吳旦生曰。段氏蜀記。巴州以竹根爲酒注子。爲時珍貴也。陳晦伯天中記云。庾信謝趙王賜酒詩。山杯捧竹根。杜詩。共醉終同臥竹根。酒譜。蓋以竹根爲飲器也。董逌周駁之云。臥之與捧。豈可强合。晦伯未繹詩情耳。余以瓦盆貯酒。竹根爲注。巴俗皆然。此卽盧酒之意。同醉而臥。不必泥其地也。李長吉詩。山杯鎖竹根。蓋捧與鎖與臥一也。

鶴林玉露云。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杯者。同一醉也。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牀筦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

賣文

閒斛斯六官未歸云。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

吳旦生曰。賣文爲活。段湛事。而揚子雲亦賣文。論衡。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齎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圈中之鹿。闌中之羊也。安得妄載。潛居錄云。子雲以賣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卒。其怨家取法言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于阿衡云云。田藝衡云。子雲家無擔石之儲。卻蜀賈錢。若韓退之譽墓中人得金。視圈鹿闌羊何如也。故子美二語。有深意矣。顧脩遠云。唐史拾遺。斛斯融。字子明。尤工碑銘。四方以金帛求其文者。歲不減十萬。隨得隨費。室人至貧窶不給。故曰賣文、倒懸。此道其實也。結語云。老罷休無賴。謂其所得十萬隨

得隨盡。此少年無賴之事。今老且罷矣。無如少年之無賴可也。此論一出。覺從前以爲矜高之意。公取自況者。俱是隔膜。

花卿

楊升庵曰。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絕句。王少伯、李太白爲多。杜子美七言絕近百。當時妓女獨唱其贈花卿一首。所謂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也。蓋花卿在蜀。頗僭用天子禮樂。子美作此諷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詩人之旨。當時妓女獨以此詩入歌。亦有見哉。胡元瑞曰。花卿。蜀小將耳。雖恃功驕橫。然非有韋皐、嚴武之權。王建、孟昶之力。卽欲僭用天子禮樂。惡得而僭之。用修以子美贈詩爲諷。眞兒童之見也。凡詞人贊歎聲色。不曰傾城。則曰絕代。子美蓋贈歌者。偶姓字相合。亦云花卿。實何戡、薛濤輩。用修便以破段子璋者當之。然求其說不得也。故有僭用禮樂之解。

吳旦生曰。升庵此解甚得。元瑞强欲折之。然宋人已發其旨。不自升庵始也。杜有戲作花卿歌。漁隱叢話云。花卿雖有平賊之功。驕恣不法。子美不欲顯言。但云。人道我卿絕世無。旣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語句含蓄。鶴林玉露云。全篇形容其勇銳有餘。而忠義不足。故雖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信用之。語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觀此則花卿豈何戡、

薛濤輩乎。花卿名敬定。舊史崔光遠傳、高適傳皆載其名字。黃山谷云。花卿冢在丹稜之東鎮館。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天中記云。花敬定。長安人。至德中從崔光遠入蜀。討段子璋有功。封嘉祥縣公。後又平寇。單騎鏖戰。已喪其元。猶騎馬荷戈至鎭。下馬沃盥。適浣紗女語云。無頭何以盥爲。遂僵仆。居民葬之谿上。廟祀之。杜詩。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

元瑞又云。工部諸絕。非漫興則拗體。以入歌曲自不宜。獨此首風致翩翩。音節調美。故諸妓女習之。其爲贈歌者益明。如楊說。則一老頭巾詠史語耳。風致音節何在。竊以風致音節之美。妓女唱習。便謂是贈歌者。則唐世名公絕句。取爲樂府以唱習之者。豈皆歌樓贈答詩邪。其諸詩類多從軍、離別之辭。豈盡作頭巾語邪。按杜公此詩。在樂府爲入破第二疊。王維秦川一半夕陽開爲相府蓮。訛爲想夫憐。秋風明月獨離居爲伊州歌。岑參西去輪臺萬里餘爲簇拍六州。伊州、渭州、梁州、氐州、甘州、涼州。謂之六州。盛小叢雁門山上雁初飛爲突厥三臺。三臺。曲名。自漢有之。韋應物集有上皇三臺。元曲有鬼三臺。訛爲三台。王昌齡秦時明月漢時關爲蓋羅縱。張仲素亭亭孤月照行舟爲胡渭州。王之渙黃河原上白雲間爲梁州歌。張祜十指纖纖似筍紅爲氐州第一。苻載月裏嫦娥不畫眉爲甘州歌。無名氏千年一遇聖神朝爲水調歌。雕弓白羽獵初回爲水鼓子。後轉爲漁家傲。

功曹

劉貢父詩話曰。杜詩。功曹無復漢蕭何。按光武紀。帝謂鄧禹曰。何以不掾功曹。又。曹參嘗爲功曹。云酇侯。非也。焦氏筆乘曰。虞翻爲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廣德元年。子美在梓州。補京兆府功曹。故以自況。

吳旦生曰。攷之鄧禹是空說。未實爲功曹。曹參亦未爲功曹。公乃用史記中事。非誤也。蕭相國世家云。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曹相國世家云。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高祖本紀云。呂公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注云。主吏。功曹也。元遺山送馬郎中詩。功曹此日漢蕭何。家世當年老伏波。

三奇

吳旦生曰。行本作三城戍。王原叔注謂。西山三城列戍。高適疏論不納。一本作三年。皆非。困學紀聞云。按唐地理志。彭州導江縣有三奇戍。韋皋傳。遣大將陳洎等出三奇西南。備邊錄所謂三奇營也。當從古本三奇爲是。

野望云。西山白雪三奇戍。

公有西山詩。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按唐志注。唐興。有羊灌、田朋、笮繩橋三城也。又對雨

詩。雪嶺防秋急。繩橋戰勝遲。此乃三城之一耳。

蕩船

送段功曹歸廣州詩。湖日落船明。

吳旦生曰。蔡興宗改落作蕩。謂非久在江湖間者。不知蕩字之爲工也。而竹坡老人反疑之。以爲不若落字爲佳耳。王勉夫謂。蕩之一字。勝落字遠甚。使其日晚泛湖。此景便見。他如謝混詩。惠風蕩繁圃。姚合詩。春風蕩城郭。陸龜蒙詩。微雨蕩春醉。用此一字。景象迥別。余見行本皆作落。今從蔡、王之論。決宜定爲蕩字。雨蕩、風蕩。較之日蕩猶遜。

錦竹

楊升庵曰。子美有從韋明府續處覓錦竹三數叢詩。黃鶴注云。考竹譜、竹紀。無錦竹。意以其文如錦名之。竹紀有蒸竹、菡墮竹。其皮類繡。豈卽此乎。近閱梅宛陵集錦竹詩。雖作湘竹紋。還非楚筠質。化龍徒有期。待鳳曾無實。本與凡草俱。偶親君子室。又注其下云。此草也。似竹而斑。始知黃鶴有金注之昏耳。

吳旦生曰。行本作緜竹。蔡傅卿注引唐志。漢州有緜竹縣。縣有紫巖山。緜竹蓋產於此山也。其說恐非。按綬草一名錦竹。爾雅釋草。綬。似綬。組。似組。陳風。卭有旨鷊。注云。鷊。小草。雜色

如綬。說文。虉。綬也。从艸。鷊。詩曰。卬有旨虉。是五狄切。述異記。吐綬烏。若天晴淑景。則吐綬。長一尺。一名錦帶功曹。卽詩所謂旨鷊也。鷊。本草名。而紋似綬。故字从鷊、从艸。

皁帽

癸辛雜識曰。管寧白帽之說尙矣。雖杜詩亦云。白帽應須似管寧。然幼安本傳止云。嘗著皁帽。又云。著絮帽布衣而已。初無白帽之事。獨杜佑通典帽門載。管寧在家。嘗著帛帽。豈以帛爲白乎。然宋、齊之間。天子燕私。多著白高帽。或以白紗。今所畫梁武帝象亦然。當時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著白接䍦。謝萬著白綸巾。南齊桓崇祖白紗帽。南史。和帝時。百姓皆著下檐白紗帽。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他如白帢、白幍之類。通爲慶弔之服。白紵歌。質如輕雲色似銀。製以爲袍餘作巾。杜詩。光明白氎巾。常念著白帽。白樂天詩。靑筇竹杖白紗巾。古所以不忌白者。蓋喪服皆用麻。重而斬、齊。輕而功、緦。皆麻也。惟以升數多寡。精麤爲異耳。自麻之外。縉縞固不待言。苧葛雖布屬。亦皆吉服。縞帶苧衣。昔人爲贈。則亦何忌之有。漢高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行師權制。固不備禮。後世多忌諱。喪服求殺。今有以縞素爲緦、功者。宜巾帽之不以白也。

吳旦生曰。弁陽老人。言殊博辨。然以證世俗巾帽之色則佳。若謂管寧爲白帽。恐誤也。余按杜詩。劉會孟本、王洙本、及宅善本皆曰。皁帽應兼似管寧。魏志云。管寧在家。恆著皁帽布襦。隨

時單複。白氏六帖亦云。幼安恆著皁帽。布襦袴。若杜氏通典所載帛帽。當是皁字傳寫之差錯耳。安得以帛爲白也。蓋皁。染草也。釋名云。皁。早也。日未出時。早起視物皆黑。此色如之也。不可援幼安以硬證白帽明矣。孔氏六帖載地理志。湖州土貢折皁巾。

乳酒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缾云。山城乳酒下秋雲。

吳旦生曰。運斗樞。酒。乳也。所以柔身扶老也。乳。忍九切。春秋緯。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以哺人。梁張率對酒詩。如花良可貴。似乳更堪珍。言酒之香如花。色似乳也。行本作山瓶乳酒下青雲。按此酒必青城山道士所造。當依古本作山城爲是。作山瓶不成語。

檻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云。新添水檻供垂釣。

吳旦生曰。說文。檻。櫳龍可豢。故从龍。也。一曰圈養畜之閑也　也。趙凡夫以爲溷㯲。㯲。戶也。子美亦如其誤。小雅。觱沸濫泉。石經通本並誤作檻泉。非是。

釋名。水正出。曰濫泉。濫。銜也。如人口有所銜。口闓則見也。爾雅。濫。水出正。卽檻泉也。沃。泉下出。氿。泉穴出。瀸者反入。汧者出不流。又水決之澤。爲汧。肥者。出同而歸異。皆禹所名

也。銷夏集云。泉出于山。正出。曰檻泉。縣出。曰沃泉。穴出。曰氿泉。同出異歸。曰肥泉。異出同歸曰瀵泉。

生成

屏跡二首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

吳旦生曰。或以生成對雨露。嫌其虛實不類。然生爲造。成爲化。正與雨露字相敵。如陳后山詩。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吹爲陰。噓爲陽。其銖兩足配日月也。王伯厚云。生成、吹噓。字若輕而實重。

萬里

絕句云。門泊東吳萬里船。

吳旦生曰。老杜有草堂在萬里橋之西。而東吳船泊。乃其門頭卽景也。范石湖吳船錄云。合江亭者。岷江別派。自永康離堆入成都及彭蜀諸郡。合於此。以下新津。綠野平林。煙水淸遠。極似江南。亭之上曰芳華樓。前後植梅甚多。故事。臘月賞梅於此。管界巡檢在亭旁。每花開及三分。巡檢司具申。一兩日開燕。鹽司預焉。蜀人入吳者。皆自此登舟。其西則萬里橋。諸葛孔明送費禕使吳曰。萬里之行始於此。後因以名橋。子美詩。門泊東吳萬里船。此橋正爲吳人設。揚雄蜀記云。星橋。上應七星。李膺益州記云。一。長星橋。今名萬里。二。員星橋。今名安樂。三。機星橋。今名建昌。四。夷

星橋。今名雀橋。五。尾星橋。今名禪尼。六。沖星橋。今名永平。七。曲星橋。今名升仙。華陽國志云。李冰造七橋。應七星。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置在七星間。

玉帳

送嚴公入朝詩。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吳旦生曰。王洙注。玉帳術。兵書也。增釋又引唐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雲谷雜記云。公又送盧侍御詩。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旗。注則云。見玉帳術注中。然句中無術字。則不當引前注。按顏之推觀我生賦。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袁卓遁甲專征賦。或倚直使之游宮。或居貴神之玉帳。蓋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謂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猶玉帳然。其法出於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爲玉帳。主將宜居。李太白司馬將軍歌。身居玉帳臨河魁。戌爲河魁。謂主將之帳在戌也。

一點

翫月詩。關山同一點。楊升庵曰。東坡洞仙歌。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赤壁賦。山高月小。用其意也。坊本改點作照。語意索然。胡元瑞詩藪中辨其非點字。而筆叢又引坡詞乃繡簾開一點。點字句絕者。以證楊之誤。

吳旦生曰。點字較勝。工詩者自知。楊何必引坡詞。卽據嘯餘譜所載。洞仙歌凡四體。而前段皆同。後段小變。坡詞乃第一體也。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九字爲一句。元瑞謂點字句絕。是未按本調。妄自爲說也。九字連讀。則一點非月而何。

東坡洞仙歌云。冰肌玉骨。四字句。自清涼無汗。韻。五字句。水殿風來暗香滿。叶。七字句。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九字句。人未寢。三字句。攲枕釵橫鬢亂。叶。六字句。起來攜素手。五字句。庭戶無聲。四字句。時見疏星渡河漢。叶。七字句。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九字句。金波淡玉繩低轉。叶。七字句。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八字句。又不道流年暗中偸換。叶。九字句。

西谿叢語曰。孟蜀王水殿詩。東坡續爲長短句。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月解窺人。攲枕釵橫雲鬢亂。夜深瓊戶寂無聲。時見飛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一云昶與花蕊夫人避暑摩訶池上。所詠玉樓春詞也。一云東坡少年遇美人喜洞仙歌。又邂逅處景色暗相似。故櫽括稍協律以贈之也。然攷東坡洞仙歌序云。眉州宋尼。年九十餘。自言入蜀宮中。一日大熱。蜀主與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宋具能記之。今四十年來。已死矣。獨記其首兩句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豈洞仙歌令乎。乃爲足之云。

田子藝云。岑嘉州嚴灘一點舟中月。又赤驃馬歌。草頭一點疾如飛。又西看一點是關樓。朱灣

白鳥翔翠微詩。淨中雲一點。宋張安國詞。洞庭靑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夫月、雲。風也、馬也、樓也。皆謂之一點。甚奇。

蔚藍

老學庵筆記曰。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子美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猶未有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乃直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詩而失之。吳旦生曰。蔚藍字。度人經作鬱𧹞。今陸放翁謂隱語不可理解之物。反增一障。此明是天之色。故老杜言垂光也。范德機詩。隔水照見蔚藍天。則又借水寫出。正得垂光之意。余卽觀放翁詩。微風蹙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卵色天。此亦言天之色耳。豈隱語邪。東坡詩。共把鴟夷一尊酒。相逢卵色五湖天。則先放翁用之。天啓中沈景倩詩。襯日魚鱗水。烘人卵色天。又全用放翁語矣。花間詞云。一方卵色楚南天。注以卵爲㳟。而注坡詩者。改卵色爲柳色。皆說者之過。

蓴羹鹽豉

泛房公西池詩。豉化蓴絲熟。藝苑雌黃曰。世說。陸機詣王武子。指羊酪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曰。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蓴羹得鹽豉尤美。故梅聖俞詩。鹽豉煮蓴香味全。黃山谷詩。鹽

豉欲催蓴菜熟。蓋千里。湖名也。千里湖之蓴菜。以之爲羹。可敵羊酪。然未可猝致。故云未下鹽豉耳。

吳旦生曰。一日與韓人穀舉此云。羊酪不受五味調劑。所謂蓴羹可敵者。謂蓴羹可敵羊酪。但羹以受和而更美耳。若云未可猝致。又添語障。余以人穀之言。即劉須谿所云。言外謂下鹽豉後。尙未止此也。陸放翁詩。湘湖蓴菜豉偏宜。自注云。蓴菜最宜鹽豉。所謂未下鹽豉者。言下鹽豉則非羊酪可敵。蓋盛言蓴羹之美爾。據此。則其義益明。按逸雅。豉。嗜也。五味調和。須之而成。乃可甘嗜也。說文解豉字云。配鹽幽菽也。蓋豉。本豆也。以鹽配之。幽閉于甕盎中。故曰幽菽。皇甫庸云。吳人善治豆豉。遂以呼之。宋京師謂豉曰鹽豉。或因此云。史記。蘗、麴、鹽、豉。蓋四物也。後漢書。羊續爲南陽太守。鹽豉共器。

千里湖。在溧陽。至今產美蓴。俗呼千里渰。按晉書載。陸機答武子云。千里蓴羹。末下鹽豉。張鉅山詩。一出脩門道。重嘗末下蓴。又以末下爲地名。沈明遠引齊高帝設蓴事。亦曰。千里、末下。皆地名也。陳眉公云。或說千當作芊。末當作秣。千、末皆省文也。秣下即秣陵。據此。則全異世說矣。

說文。羹。五味之和也。羹。一名湆。音泣。一名臛。左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

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草堂

老學庵筆記曰。杜少陵在成都有兩草堂。一在萬里橋之西。一在浣花。皆見於詩中。萬里橋故迹湮沒不可見。或云房季可園是也。

吳且生曰。萬里橋之西草堂。卽裴中丞所營也。結廬枕江。竹木觴詠之地。房氏因以爲園耳。按公草堂有四。其一在西枝村。未成。其一在瀼西。則所謂乾坤一草亭者是也。其一在東屯。則所謂兼茅屋者是也。其一在浣花。則所謂斷手寶應年者是也。浣花草堂三年後成。成數月。爲秋風所破。其流落亦甚矣。韻語陽秋云。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間關秦隴。於是入蜀。始有草堂之居。觀其乞樹木於何少府。乞果栽於徐少卿。以至詰王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蓋其流離貧窶。不能自給。皆因人而成也。然避成都之亂。入梓居閬。其心未嘗一日不在草堂。遣弟檢校草堂云。鵝鴨宜長數。柴荊莫浪開。寄題草堂云。尙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送韋郎歸成都云。爲問南谿竹。抽梢合過牆。每致意如此。成都亂定。再依嚴武復歸草堂云。不忍竟捨此。復來理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屧萬竹疏。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復捨之而去。以史及公詩考之。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年秋。公已在雲安。此草堂終始祇得四載。而

其閒居梓、閬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僅閱歲而已。其起居寢興之適。不足償其經營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人也。

漏天

朱文公語錄曰。杜詩最多誤字。如蜀有漏天。以其西北陰盛常雨。如天之漏也。故詩云。鼓角漏天東。後人不曉其義。遂改漏字爲滿。似此類極多。

吳旦生曰。梁益記。大、小漏天在雅州西北。山谷高深。沈晦多雨。黎縣常多風。故謂黎風雅雨。寰宇記。邛都縣漏天。秋夏常雨。故曰漏天殞道。有大黎山、小黎山。四時霖霪不絕。俗呼爲大漏天、小漏天。古詩。地近漏天終歲雨。其著名已久。人自不曉。妄加改易耳。

元二

送元二適江左。劉會孟本公自注。元結也。錢牧翁曰。按次山退居樊上。未嘗至蜀。廣德元年授道州刺史。未嘗適江左。碑傳及次山集可考。宋刻善本。亦無此六字。

吳旦生曰。觀詩中晉室、丹陽。公孫、白帝。絕不類次山。末云。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尤非對次山語。按本傳。結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因之流亡盡歸。卽其舂陵行序云。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

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故老杜謂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國史補云。天寶之亂。乃擧義師宛、葉之間。有嬰城扞寇之功。曾此人而區區戒以莫論兵邪。

卻

小箋曰。劉辰翁謂。衣冠卻扈從。爲還京之喜。與先時不及扈從。而今扈從。道旁觀者之歎。班行回首之悲。盡在一卻字中。辰翁評杜。多於虛字著眼。亦小小間架耳。於杜詩實無所解。

吳旦生曰。此辰翁爲陳宏叟詩序中語也。王生學詩又云。徒一卻字。而昔之宜扈從而不扈從。與後之欣喜復辟。舍其枯而集其菀者。具是有焉。辰翁神悅一卻字。而諄復如是。余以虛字見意。老杜所長。辰翁拈出。不爲無識。殆未可以小覷之也。

左擔

焦弱侯曰。杜詩。左擔。解者不知其說。按華陽國志。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陽官水。至險難行。步道度三津。亦艱阻。行人爲語曰。楢谿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櫳。氣與天通。庲降賈子。左擔七里。左擔纔見此耳。

吳旦生曰。左擔。地名。注謂當作武擔。或改作立擔。皆非。太平御覽引蜀記云。蜀山自緜谷、葭

萌。卽杜此詩上句。葭萌氏種迥也。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任豫益州記云。左擔道在陰平縣北。於成都爲西。其道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右肩也。鄧艾束馬懸車之處。楊升庵云。據三書。是左擔有三。緜谷。一也。陰平。二也。朱提。三也。義則一而已。朱提。今之烏撒。雲、貴往來之西路也。

反舌

後山詩話曰。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乃解老杜百舌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吳旦生曰。蔡君謨以反舌爲蝦蟆。陳藏器謂。今之鶯一名反舌。余展卷及此。輒爲大噱。按易通卦驗云。百舌者。反舌鳥也。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劉孝綽詩。復値懷春鳥。枝頭弄好音。徐悱妻劉氏詩。風吹桃李氣。過傳春鳥聲。韋鼎詩。萬里風煙異。一鳥忽相驚。此皆梁、陳之句在老杜前者。至唐張籍試反舌無聲詩。破題云。夏木多好鳥。偏知反舌名。此其爲百舌無論矣。然於春則有聲。於夏則無聲。可悟老杜過時之義。故劉夢得百舌吟云。天生羽族爾何微。舌端萬變隨春輝。南方朱鳥一朝見。索寞無言蒿下飛。

許愼注淮南子云。五月陽氣盛於上。陰氣起于下。百舌無音。故無聲也。朝野僉載云。百舌春囀

夏止。惟食蚯蚓。正月後凍開蚓出而來。十月後蚓藏而往。蓋物之相感也。古今辭章中。多取此以況人之巧言者。故老杜詩云爾。余觀春秋保乾曜云。江充之害其萌。反舌鳥入殿。則氣類實有以相召。又不止辭章之取況而已。讀君側讒人之語。可不爲寒心哉。

醉如泥

寄嚴鄭公詩。先判一飮醉如泥。

吳旦生曰。墨莊漫錄。南海有蟲無骨。名泥。在水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五國故事云。僞閩王延慶爲長夜之飮。以銀葉作杯。柔弱如冬瓜片。酒旣盈。不可寘杯。惟盡乃已。名曰醉如泥。後漢周澤爲太常。淸潔循行。盡敬宗廟。嘗臥疾齋宮。其妻闚問所苦。澤怒。以妻干齋禁。遂收詔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叶奚。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叶。一日不齋醉如泥。旣作事。復詆迷。

惆悵

墨莊漫錄曰。丹青引。贈曹霸詩也。有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說者謂帝喜霸之能寫眞畫馬也。故催金賜之。而圉人、太僕自歎其無技以蒙恩賚耳。如此說則意短。殊不知深譏肅宗也。始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帝旣見先帝

之馬。當軫羹牆之念。反含笑而賜金。曾不若圉僕見馬惆悵而懷先帝。
吳旦生曰。此贈曹將軍詩。張彥遠畫記乃云贈韓幹。非是。因想其拂絹之時。意匠慘澹。曹將軍滿肚感慨矣。肅宗無父之心。老杜託之興諷。不一而足。乃其睠懷先帝。尤所不忘。故韋宅觀曹畫馬又云。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蓋明皇幸驪山溫泉宮。在長安東新豐縣。王毛仲以廄馬數萬從幸。每色爲一隊。相間若錦繡。老杜有盛衰存沒之思。故往往及之。

歷代詩話卷三十八 己集五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杜詩 卷中之中

浣花谿

絕句云。移船先主廟。洗藥浣花谿。

・吳旦生曰。方輿勝覽。浣花谿在成都府城西。一名百花潭。按吳中復作冀國夫人任氏碑記云。夫人微時。以四月十九日見一僧墮汚渠。爲濯其衣。頃刻百花滿潭。因名百花潭。蜀志補遺。浣花谿有石刻浣花夫人象。夫人姓任氏。崔寧之妾也。通鑑載。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乘虛突入成都。旰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尚書。賜名寧。任氏封夫人。公建草堂於谿上。故有寄題江外草堂詩。乃自梓州所寄也。永泰元年正月三日歸谿上有詩。乃自嚴幕歸此谿也。費著歲華紀麗。以四月十九日浣花夫人誕辰。太守出笮橋門。至梵安寺。謁夫人祠。就宴於寺之設廳。旣宴登舟。觀諸軍騎射。倡樂導前。泝流至百花潭。觀水嬉競渡。官舫民船。乘流上下。或幕帟水濱。以供遊賞。謂之大遊江。浣花遨頭。詳於辛集東坡詩。

雲根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云。忠州三峽內。井邑聚雲根。

吳旦生曰。趙注。雲根。言石也。詩人多以雲根爲石。以雲觸石而生也。蜀中詩話。今其驛名曰雲根驛。有筆亦名雲根筆。然按沈約賦。戶接雲根。庭流松響。裴粲傳。栖素雲根。餌芝清壑。古詩。默默布雲根。宋孝武詩。積水溺雲根。則早已引用之。

雨脚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雨脚如麻未斷絕。

吳旦生曰。語云。種胡麻截斷雨脚。公用此語也。冷齋夜話以老杜雨脚泥滑滑。世俗爲兩脚泥滑滑。又有寄岑參詩。出門復入門。雨脚但仍舊。然觀張協雜詩。雨足灑四溟。又云。森森散雨足。則前人早用其意矣。唐僧子蘭詩。疏鐘搖雨脚。孟浩然詩。夕陽連雨足。公有羌村詩。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因按李白詩。日足森海嶠。虞騫詩。落暉散長足。劉禹錫詩。雲銜日脚成山雨。石延年卒後留詩云。花影長隨日脚流。陳輔詩。白下風輕日脚斜。余有西湖晚眺詩。山腰漸滅荒煙起。日脚初沈遠水開。白樂天詩。水面初平雲脚低。

明光

石硯詩。公含起草奓。不遠明光殿。

吳旦生曰。原叔注。明光殿。霍去病借以避暑。脩可注。漢殿名。元后傳。成都侯借以避暑是已。野客叢書云。漢有兩明光宮。一明光殿。按三輔黃圖。一明光宮屬北宮。一明光宮屬甘泉宮。屬北宮者。正成都侯商避暑之所。屬甘泉宮者。乃武帝所造以求仙者。所謂明光殿自在桂宮。三者元不相干。諸家之注。認爲一處。顚倒錯亂。莫知其非。至以避暑事爲去病。極可笑。考漢紀。太初四年起明光宮。師古注。成都侯避暑借明光宮。蓋謂此。師古之注。已有此謬。

諱閑

明道雜志曰。杜甫之父名閑。而詩不諱閑。試問王仲至討論之。果得其由。大抵本誤也。寒食詩。田父邀皆去。鄰家閑不違。仲至家有古寫本作問不違。作問實勝閑。又諸將詩。曾閃朱旗北斗閑。寫本作殷字亦有理。語更雄健。又有娟娟戲蝶過閑幔。寫本作開幔。開幔語更工。因開幔見蝶過也。

吳旦生曰。唐重家諱。以性篤忠孝如公。而不避忌。諒無此理。況所易字皆義勝而辭工也。即如北斗閑一句。虞伯生注云。此責諸將。汝當樹旗於北斗城中。以享安閑之富貴。今日始勞。何

用愁乎。此解甚牽合。不若薛樞密家得五代時故本。乃是殷字。音黳。𪒠。赤黑色。左傳。左輪朱殷。注謂。赤黑爲殷色。岑參詩。柳嚲鶯嬌花復殷。錢牧翁謂。英華辨證曰。漢書有朱旗絳天。老杜此句。則因朱旗絳天。閃見北斗亦赤也。是殷字何疑。杜詩七律。舊稱虞注。楊文貞公序云。必伯生能爲此也。天啓中。張濟美始辨其爲元進士張性伯成氏所著。且有曾昂夫所撰本傳可據。又徐興公家有張刻古本。名杜律演義。元吳慶伯挽伯成。有箋疏空令傳杜律之句。

王禹偁詩話云。子美避地蜀中。未嘗有一詩說著海棠。以其生母名海棠也。余觀吳中復詩。子美詩才猶閣筆。至今寂寞錦城中。石曼卿詩。杜甫句何略。薛能詩未工。鄭谷詩。浣花谿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錢希白詩。子美無情甚。郎官著意頻。然自來詩人不過言公之閣筆與無情。而未嘗云爲母名而避也。後人遂附會其說以入詩話。不知公詩偶不及海棠耳。如三百篇多識草木之名。而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原其初。亦偶焉而已。按許元寄歐陽公詩。芍藥瓊花應有恨。維揚新什獨無名。公答云。偶不題詩便怨人。故周必大有芍藥小詩云。六一先生舊帥揚。分寧太史尹西昌。只緣未識紅都勝。如杜詩中缺海棠。蓋紅都勝。芍藥名。公偶不題芍藥。與杜之偶缺海棠。一也。

投

懷錦水居止云。遠投錦江波。

吳旦生曰。古音載。投。音豆。其義有三。皆假借也。一借爲逗留之逗。唐盧潘辯合肥文。西投於江淮。杜詩。遠投錦江波。一借爲句讀之讀。馬融長笛賦。察度於句投。注。猶章句也。亦作句讀。一借爲酘酒之酘。梁元帝樂府。宜城投酒今行熟。酘酒。重釀酒也。北堂書鈔云。宜城九醞酒曰酘酒。

杜鵑

東坡外篇曰。王誼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奇異。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游錦城爲首句。誼伯誤矣。蓋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率合程度偘偘者然也。其篇句落處。凡五杜鵑。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蓋譏當時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嚴武在蜀。雖橫歛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受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爲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尊君者爲有。懷二者爲無。不在杜鵑之眞有無也。

吳旦生曰。子美劈頭連下四句。是其縱筆。亦其拙筆。變換無端。難爲拘律。若云非體。則樂府江南曲。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連下四句。蓋前此矣。元末劉德元作蕨萁行云。東山有蕨萁。南山有蕨萁。西山有蕨萁。北山有蕨萁。亦其縱筆處也。古今文人

筆底。孰敢以體程尺之邪。若東坡謂譏刺史。則又穿鑿。學林新編云。此非子美自注。蓋皆詩也。自四句而下。繼曰。我昔游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蓋鵑字繼之以邊字、天字可見矣。又子美絕句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此詩正與杜鵑詩相類。乃自是一格也。

哺子

咏杜鵑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反爲哺其子。禮若奉至尊。吳旦生曰。杜鵑不自哺子。寄哺於百鳥巢內。亦或有之。然老杜忠愛性成。託興至此。骨性筆力。一時迸露。不禁其言之津津耳。其別一杜鵑行云。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爲愚蒙。王氏談錄謂。此正破前篇之非。余以篇中毛衣慘悴。上訴蒼穹之語。而結以深宮嬪嬙。明是憤鬱寓言。此卽前篇奉至尊之意也。最可笑者。江萬岳云。此鳥不自營巢。當生卵時。竊睹他鳥離巢。輒呑其卵。而自遺卵。它鳥歸。誤以爲己卵。哺而出之。車若水云。杜鵑。鴞屬。梟之徒也。飛入鳥巢。鳥見而去。因生子於其巢。鳥歸。不知是別子也。遂爲育之。旣長。乃欲噉母。蓋其瑣鄙至此。而反議杜詩體物未眞邪。

汝陽

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眞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吳旦生曰。羯鼓錄。汝陽王璡。姿容妍美。秀出藩邸。嘗戴砑絹帽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朶。置于帽上笪處。因誇曰。花奴汝陽小名非人間人。必神仙謫墜也。寧王謙謝。隨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不在過慮。夫帝王之相。且須英特越逸之氣。不然。有深沈包育之厚。若花奴。但秀邁人。悉無此狀。固無猜也。而又舉止淹雅。當更得公卿間令譽耳。據此。則汝陽眉宇。自是不凡。老杜稱爲天人。亦因玄宗有神仙謫墜之語而云邪。

潑刺

野客叢書曰。杜詩。船尾跳魚潑刺鳴。不曉者讀爲撥攴。按張衡思玄賦。彎威弧之撥刺。注。刺。力達反。太白詩。雙鰓呀呷鬐鬣張。跋刺銀盤欲飛去。李以撥爲跋。所謂撥刺者。劃烈震激之聲。箭鳴亦然。又勢有不便順。謂之乖剌。乖剌者。乖戾也。如東方朔謂。吾强乖剌而無當。杜欽謂。陛下無乖剌之心是也。今人言作事不順。猶有此語。剌呼爲賴。聲之轉也。古音略曰。毛詩。鱣鮪發發。說文作鱍。籀文作發。韓詩作鱍。鱍。象魚撥剌之狀。劉向傳。膠戾乖剌。太史公書。無乃與僕私心剌謬。南都賦。天地之睢剌。睢剌。喻禍亂。謚法。暴戾無親曰剌。漢有燕剌王。唐有巢剌王。今俗稱暴橫者。亦曰剌虎云。

吳旦生曰。王勉夫、楊升庵之言。皆證剌爲盧達切。許愼云。剌。戾也。从束。从刀。刀者。剌之也。徐鍇云。剌。乖違也。束而乖違者。莫若刀也。亦作盧達切。趙凡夫箋云。劉向封事。膠戾乖剌。詛楚文。刑剌不辜。按詩序。下以風刺上。石經作剌。通讀作刺。七賜切。劉勰書記論曰。刺者。達也。許以戾訓犬出戶下爲解。戾、盭二字。古今通借也。又按詩。是以爲刺。韻協辟轉避擗。都計切。則非剌矣。謚法。愎佷遂過。不思忘愛。並曰。剌。俗讀盧達切。非是。字學集要云。周官。司刺掌三刺。注。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又刺史。官名。又書姓名於奏白曰刺。後漢書。漫刺。模黏也。又芒刺。本作朿。俗从約束之束。誤。

四十圍

夢谿筆談曰。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麈史曰。凡木始曰拱把。纔數寸耳。大曰圍。則尺也。旣曰合抱。則五尺也。莊子。櫟社木。其大蔽牛。挈之百圍。疏云。以繩束之。圍度百尺是也。今人以兩手指合而環之。適周一尺。杜詩四十圍。是大四丈。沈存中謂徑七尺。不知何法以準之。若徑七尺。則圍當二丈一尺。孔子身大十圍。以其大也。如沈言。纔今之三尺七寸有奇耳。何足爲異。周之尺。當今之七寸三分。緗素雜記曰。古制。以圍三徑一。四十圍。卽百二十尺。圍有百二十尺。卽徑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人兩手大指相合爲

一圍。則是一小尺。卽徑一丈三尺三寸。又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廟柏。當從古制爲定。則徑四十尺。其長二千尺宜矣。豈得以太細長譏之乎。

吳旦生曰。沈存中一經丈量。便來兩家之駁。蓋運思所及。脫腕抽毫。握之不盈掬。放之彌乎六合。何處著一算博士。挈短衡長。積銖絫於其間哉。徐興公引段文昌作武侯廟古柏文云。合抱在於旁枝。騈梢葉之青青。百尋及於半身。蓄風雷之冥冥。觀旁枝、合抱。則見幹之四十圍。百尋、半身。則見高之二千尺。二公詩文暗合。余謂必舉段文以實之。猶拘虛之見也。王勉夫謂。杜新松詩。何當一百丈。攲蓋擁高檐。縱有百丈松。豈有百丈之檐。此如晉人峩峩如千丈松之意。言其極高耳。余意亦如東坡與文同論竹云。葉落空庭影許長。方是解人。

詩眼云。詩有形似之語。若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有激昂之語。若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古柏詩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此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古柏之高大也。文章警策處。端在此兩體耳。

逸雅。黛。代也。滅眉毛去之。以此畫代其處也。說文。黱。畫眉也。箋云。漢宮中妝。有遠山眉。文章家遠山青碧。遂借凡青黝色通稱。杜詩。黱色參天。改作黛。草書訛黱首如代也。六書言唐

本說文作黛。當是臆說。未必也。

最能

最能行云。瞿塘漫天虎鬚怒。歸州長年與最能。

吳旦生曰。劉辰翁謂。最能者。負船水手之稱。觀長年與最能可見。余按杜又詩云。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陸放翁聞蜀人云。攤錢。博也。梁冀好意錢之戲。注云。即攤錢也。容齋五筆云。意錢賭博。皆以四數之。謂之攤。廣韻。攤字下云。攤蒱。四數也。賓暇集云。意錢。當曰攤鋪。疾道之訛。其音爲蒱。此說不然。張仲素詩。林間踢育去。席上意錢來。一作億。吳幼淸云。億。賭錢也。以意猜度。如漢人射覆之類。故曰億。古今詩話謂。川峽以篙手爲三老。乃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耳。輟耕錄謂。吾鄉稱舟人之老者曰長老。長。上聲。海舶中以司柁曰大翁。是亦長老。三老之意。

述異記云。鄧通以濯船爲黃頭郎。曰。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郎皆著黃帽。

七修類藁云。古有楫濯丞郎。楫濯。舟官名。

海錄碎事云。三門篙工。謂之門匠。陝人云。自古無門匠墓。言行舟皆溺死。亦過語也。

西谿叢語云。今人不善乘船。謂之苦船。北人謂之苦車。苦。音庫。

律細

皇甫百泉曰。杜甫晚於律細。故林逋謂詩應細評。然又須玩理於趣中。逆志於言外。若謂諫草非獻君之物。嗚鐘豈夜半之時。則是明月不獨照乎巴川。而周民誠無遺種於雲漢矣。

吳旦生曰。晚節漸於詩律細。蓋公自謂也。百泉之說。以之律人則可。蓋律己貴嚴。而律人尙通也。盧德水謂。子美一生詩。只受用一細字。不止晚節爲然。詩不細。不淸。詩不細。不遠。詩不細。不能變化。詩不細。不敢縱橫也。余觀公又云。詩律羣公問。按海錄碎事云。王仲宣流落荊南。多有名士日問詩律。故公詩云爾。河嶽英靈集論曰。昔伶倫造律。蓋爲文章之本也。是以氣因律而生。節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淸焉。東坡云。敢將詩律鬭深嚴。蓋未有不細而可言深嚴者也。

酒壚

遣懷詩。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

吳旦生曰。新唐書。甫從李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殆謂此時也。按黃公酒壚。文君當壚。壚字不從土。蓋賣酒區也。顏師古云。賣酒之處。纍土爲壚。以居酒甕。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鑪。故名。非溫酒壚也。漢書食貨志。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壚以賣。而臣瓚注。謂壚爲酒甕。則誤矣。楊升庵謂。當壚。蓋治酒也。今燒酒法。云起自文君。唐詩卓女

燒春醴是也。此語殊誣。

岑參詩。一曲狂歌爐上眠。觀一眠字可見。

阿段

老杜詩有題云。示獠奴阿段。

吳旦生曰。趙注但云。陶侃之子。其於阿段似無相干。而未釋阿段之義。按北史。獠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丈夫稱阿謩、阿段。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

按蜀土先無獠。至李勢僭稱漢主時。獠從山出。自巴西至犍爲、梓潼。布滿山谷。大爲民患。邵二泉云。按韻。獠。音豥。註云。宵獵爲獠。又音老。

滄江樹

燕閒錄曰。風吹滄江樹。雨洗石壁來。以實字作虛字用。樹。樹立之樹。晦翁以爲誤字。欲更爲去。對來字。恐未然。東坡詩。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祖此。但不若杜之簡雅遠矣。

吳旦生曰。吹景集言。樹當作澍。蓋峽中波浪險絕。長風吹江。濤驚沫濺。勢如暴雨之澍也。洞簫賦。聲磕磕而澍淵。李善云。澍。古注通。風吹滄江注一語。嵯峨蕭瑟不可言。余曰否否。樹作樹立。殊有神解。卽東坡詩。天外黑風吹海立。何元章云。立。水湧起貌。出老杜三大禮賦。四

海之水皆立。胡苕谿亦云。先君有幾日北風江海立之句。楊仲弘詩。洶若北風吹海立。袁海叟詩。海水蕩潏如山立。然則江樹與海立。皆千古奇語矣。

存歿

存歿口號二首。席謙不見近彈棊。畢曜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驊騮。

吳旦生曰。洪容齋謂。每篇一存一歿。蓋席謙、曹霸存。畢曜、鄭虔歿也。黃魯直荊江亭卽事云。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味。西風吹淚古藤州。乃用此體。時少游歿而無己存也。余觀鶴林玉露引此句謂。少游特流連光景之詞。而無己意高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自不可同年語。漁隱叢話亦引此句謂。魯直以今時人形入詩句。取法少陵。然不知其法少陵存歿之感。而非但法其時人入句也。二公皆失考。歸田詩話云。山谷此詩。喩二人才思遲速之異也。無己詩。如壞牆得雨蝸成字。古屋無人燕作家。寥落之狀可想。少游詩。如翡翠側身窺綠酒。蜻蜓偷眼避紅妝。豔冶之情可見。二人他作。亦多類此。無己宿齋宮驟寒。或送縣半臂。卻之不服。竟感疾而終。少游謫藤州。以玉盂汲水。笑視而卒。二人於臨終屯泰不同又如此。

北斗

歷歷詩。秦城北斗邊。

吳旦生曰。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爲南斗形。城北爲北斗形。故號斗城。然觀公秦城近斗杓。北斗故臨秦之句。當是長安上直北斗也。而秦中詩。春城依北斗。郢樹發南枝。春字無義。亦不可對郢。當是秦城字耳。劉禹錫望賦。城依斗分闌干。與公同義。

荔枝

解悶詩。側生野岸及江蒲。趙注。自戎僰而下。例以畝爲蒲。今官私契約皆然。因以押韻。不熟丹宮與玉壺。雲壑布衣台背老。勞人害馬俗本作勞生。重寫誤。今從歐本。翠眉須。一作疏。誤。或作鬚。益誤。

楊升庵曰。左思蜀都賦。旁植龍目。側生荔枝。故張九齡賦云。雖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老杜諱荔枝爲側生。蓋以時事不欲直道也。

末二句言。布衣抱道。有老死雲壑而不徵者。乃勞人害馬。以給翠眉之須。何爲者耶。山谷謂。雲壑布衣。指後漢唐羌諫止荔枝貢者。此俗所謂厚皮饅頭夾紙鐙籠矣。

吳旦生曰。王勉夫言。漢和帝時。南海獻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羌上書曰。交州獻荔枝。生鮮致之。驛馬晝夜傳送。至有遭虎狼之害。頓仆死亡。不絕道路。詩之

勞人害馬。正引此故實爲言耳。子美自傷以有用之才。見棄丘壑。終老不用。果物奪於愛姬之嗜欲。及時致之。雖勞人害馬。有所不卹。杜又有詩云。憶昔南州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舉此以驗勞人害馬之說爲不誣矣。觀此。則引唐羌。止以證勞人害馬四字。而餘文俱以老杜己意足成之。其說極確。惜升庵不攷及此。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粤。起扶荔宮。荔枝自交趾移植於庭。數歲後。一株稍茂。終無花實。一日萎死。因不復蒔。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斃於道。極爲民患。至後漢安帝時。交趾郡守。極陳其弊。乃始罷貢。

社日

西谿叢語曰。尙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社日用伏日事。蘇、黃皆以爲誤。史記。秦德公二年。始作伏祠。社乃同日。至漢方有春秋二社。與伏分也。

吳旦生曰。邵氏聞見後錄。以割肉爲社日。皆引用之誤。按十二諸侯年表。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則祠社用伏日。此詩用伏日事何礙。

野客叢書云。漢書載揚雄解嘲曰。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師古注謂。以肉歸遺細君。是割損其名。而文選載此文。則曰。東方朔割炙於細君。良注謂。朔拔劍割肉以歸。炙亦肉也。二說雖不同。皆通於理。

含蓄

顧脩遠曰。勳業頻看鏡。公意猶未忘勳業也。頻頻取鏡而看。胸中稷契。眼底長安。只看我此際作何面目。猶未老否。尙可自振否。都在明鏡中了了看出。又行藏獨倚樓。其行其藏。倚樓之際。獨自躊躇。藏既不甘。行又難。必無限心事。他人不能知。故獨自徘徊倚樓。而不能自已。

吳旦生曰。陳後山言。裕陵嘗稱此二句。子美之詩。皆不迨此。正以其含蓄無際。裕陵雖未指出。而早已看出也。冷齋夜話云。詩有句含蓄者。如杜曰。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鄭雲叟曰。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是也。有意含蓄者。如宮詞曰。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於水。臥看牽牛織女星。又班姬詩曰。怪來妝閤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笑語聲是也。有句意俱含蓄者。如九日詩曰。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宮苑詩曰。玉容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是也。此等引論。最足啓發詩思。凡詩惡淺露而貴含蓄。淺露則陋。含蓄則旨。令人再三吟咀而有餘味。久之而其句與意之微。乃可得而晰也。

孤帷步檐

郭彥深詩筏曰。杜甫夜詩第二句。空山獨夜旅魂驚。第三句忽說孤帆。與空山不屬。當是疏鐙自照孤帷宿。古人擣衣。兩女子各執一杵。後易作雙杵。一人執之。故曰新月猶懸雙杵鳴。末句步檐

倚杖看牛斗。楊用修云。檐與櫚同。並是古簷字。後人妄作步蟾。與上新月複而且俗。又梁陸倕鍾山寺詩。步簷時中宿。沈氏滿願詩。步檐隨新月。上林賦。步櫚周流。注。步廊也。杜詩實本此。吳旦生曰。田子藝謂。俗本作步蟾。夫以月而爲步蟾。則又易之蹋兎走蜍可乎。蓋步檐以混成而言。如今之飛檐步廊也。屋之半間亦曰一步。非言行步于檐下也。古者六尺爲步。今之廊檐大率廣六尺。卽步檐之明證也。余以升庵證蟾爲檐。彥深證帆爲帷。皆出卓識。直令子美此詩重開生面。爲錄子藝語以廣之。

秋蓴

秋日題鄭監湖上亭云。羮煮秋蓴弱。杯迎露菊新。

吳旦生曰。此秋深景物。故蓴與菊同稱。則蓴羮宜於九月矣。墨莊漫錄云。子美祭房相國。九月用茶蓴。藕蓴。鯽蓴之羮。蓴生於春。至秋則不可食。不知何謂。而張翰以秋風動思。鱸固秋物。蓴不可曉也。余以此語大謬。方言。春夏爲絲蓴。入秋爲油蓴。故秋蓴肥如冰筋。陳眉公謂春蓴如亂髮不足異。秋蓴長丈許。凝脂甚滑。季鷹秋風正饞此也。按書。至冬爲猪蓴。又云龜蓴。又云七八月以前曰絲蓴。秋末冬初曰塊蓴。四月曰雉尾蓴。據此則九月蓴正美也。安得謂秋不可食哉。

張翰。吳人。辟齊王東曹掾。不樂於官。在京師見秋風起。作歌棄官歸。宋王贄過吳江有詩云。因想季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爲蓴鱸。謂翰度時不可爲。故決去。非實爲蓴鱸也。至東坡詠三賢則云。不須更說知幾早。只爲蓴鱸也自賢。其意又高一著矣。碧谿詩話云。臨川慷慨秋風起。悲歌不爲鱸。眉山不須更說知幾早。只爲蓴鱸也自賢。反覆曲折。同歸一意。余以東坡拓開一步。正得晉人曠達風味。而臨川詩卽贄意耳。何謂同歸一意哉。蟫精雋載一詩云。黃犬東門事巳非。華亭鶴唳漫思歸。直須死後方回首。誰肯生前便拂衣。此日區區求適志。他年往往見知幾。不須更說蓴鱸美。但在淞江水亦肥。雖其姓氏不詳。觀其落句。似又從東坡推入一層。令人尋繹之下。如剝蕉心。卷曲脫換。益歎詩思之無窮也。

點朝班

秋興詩。幾回靑瑣點朝班。

吳旦生曰。點字。張禺山作音玷。東晳詩。莫之點辱。陸厥詩。復點銅駝門。楊升庵引漢書。祇足以發笑而自點耳。與此同。顧愔遠引公詩。凡才汚省郎。卽此意也。焦弱侯云。若作玷。不得用幾回字。王建詩。殿前傳點各依班。唐人屢用之可證。余攷公於肅宗至德二載五月拜左拾遺。八月卽放還。則列朝班。僅僅三月。此點字不過謂曾備員來。合之一臥滄江。撫今追往。怨而不

怒。何必去聲讀。一作照朝班。

倒句

秋興詩。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吳旦生曰。此爲倒裝句法。乃以反言之也。若正言之。當云。鸚鵡啄殘紅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公慣有此句法。如它詩。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爲白鳧似老翁。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黃鵠。化爲老翁似白鳧也。後見顧脩遠云。詩意本謂香稻乃鸚鵡啄餘之粒。碧梧則鳳凰棲老之枝。蓋舉鸚鵡、鳳凰以形容二物之美。非實事也。重在稻與梧。不重鸚鵡、鳳凰。若云鸚鵡啄殘香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則實有鸚鵡、鳳凰矣。又謝世脩云。其意謂黃鵠高於五尺之童。本有雲霄之志。今化爲白鳧。則似老翁。由大而小。不得志也可知。余喜二說更有思致。

伊呂蕭曹

讀杜二箋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張輔葛、樂優劣論曰。孔明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後魏崔浩著論。亮不能爲蕭、曹亞匹。謂陳壽貶亮。非爲失實。公此詩以伊呂、蕭曹相提而論。所以伸張輔之論。而抑崔浩之黨陳壽也。

吳旦生曰。見字、失字。下得神妙。見字從伯仲之間生來。失字從指揮若定生來。鶴林玉露載。

孔明曰。吾心如秤。不爲人作輕重。信能此。則吾心卽造化也。乃知長嘯草廬時。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或謂旣比之伊、呂。又比蕭、曹何也。予曰。下句蓋惜其指揮未定而死耳。指揮若定。雖蕭、曹且不能當。況司馬仲達乎。指揮。蓋措置經畫也。如兵民雜耕。留屯久駐之類。失猶無也。故末句有志決身殲之歎。

焦弱侯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人以三分割據爲孔明功業。不知此其所輕爲。正如雲霄一羽毛耳。必也偶伊、呂而失蕭、曹。乃盡公之才。惜乎運移身殲。僅以三分之業自見。此天也。非人也。此詩八句一意。讀者逐句解之。失其旨矣。

悶

西淸詩話曰。子美作悶詩。乃云卷簾惟白水。隱几亦靑山。若使予居此。當卒以樂死。豈復有悶乎。墨莊漫錄曰。子美居西川。憂在王室。而又生理不具。與死爲鄰。故對靑山。靑山悶。對白水。白水悶。平時可愛樂之物。皆寓之爲悶也。蔡約之處富貴所欠二物耳。其後竄逐。經歷崎嶇。必悟此詩之工。

吳旦生曰。蔡絛看出憂中有樂。張邦基說得樂中有憂。總之作詩者與看詩者。隨其興會。卽各具一造物。不妨異轍而同塗也。張云經歷崎嶇。必悟其工。此非善於論蔡。乃善於論杜。按李伯

純之序亦云。蓋其開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於至德、大曆干戈亂離之際。凡四千四百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亡聊。一寓於詩。平時讀之。未見其工。迫親更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詩如出乎其時。犂然有當於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

按唐僧栖白詩。卷簾當白晝。移坐向青山。元范德機詩。青山入坐席。白水抱門流。其語意皆出於杜。卻皆說向樂邊。

添綫

海錄碎事曰。杜詩。刺繡五紋添弱綫。魯直詩。宮綫添尺餘。歲時記謂。魏晉間宮中以紅綫量日影。冬至後日影添長一綫。未知孰是。

吳旦生曰。公有至日遣興詩。愁日愁隨一綫長。魯直云。釋此句者引歲時記紅綫量影之說。而唐雜錄謂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綫之工。此說爲是。則知魯直已有確據。故其所云宮綫添尺餘者。亦指刺繡言耳。陶南村掖庭記云。元時有刺繡亭。多至。則候日於此亭邊。有一綫竿。竿下爲緝袞堂。至日。命宮人把刺。以驗一綫之功。

書雲

小至詩云。雲物不殊鄉國異。

吳旦生曰。詩話舊謂冬至用書雲事。宋人小說以爲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獨以爲冬至事。非也。按春秋感精符云。冬至有雲迎送日者。來歲美。宋忠注曰。雲迎日出。雲送日入也。冬至獨用書雲事指此。未爲偏失也。然余觀左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杜預注云。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雲物者。氣色災變也。漢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畢。登靈臺。觀雲物。據此。則四時八節皆可用書雲。昔人偶於冬至用之亦可。而後人遂援爲故實。則非矣。

文苑英華載令狐楚冬至進鞍馬狀云。迎日良辰。書雲令節。

落句

范公稱過庭錄曰。小宋舊有一帖論杜詩。至於實下、虛成。亦何可少也。先子未達。後問晁以道云。昔聞於先人。蓋爲縛雞行之類。如小奴縛雞向市賣。是實下也。末云。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是虛成也。蓋堯民親聞於小宋焉。謹退而記之。

吳旦生曰。落句之妙。忽入它意。靈變莫測。非後人之所可擬。󠄀眞西山引黃山谷書酺池寺云。小黠大癡螗捕蟬。有餘不足夔憐蚿。退食歸來北窗夢。一江風月趁漁船。步里客談又引山谷水仙

花詩。坐對眞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師民瞻引蘇子瞻二蟲詩。二蟲愚智俱莫測。江邊一笑無人識。洪容齋引李德遠東西船行云。東西相笑無已時。我但行藏任天理。數詩語意互相祖述。然與老杜自懸殊也。

動搖

竹坡詩話曰。凡詩人作語。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讀太史公天官書。天一。鎗、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杜詩。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蓋暗用遷語。而語中乃有用兵之意。詩至此可以爲工。

吳旦生曰。西淸詩話引漢武故事。星辰搖動。東方朔以爲民勞之應。剡溪漫筆又引天官書注。左旗九星在河鼓左。右旗九星在河鼓右。是天之旗鼓動搖主兵。天爵堂筆餘云。杜公雖破萬卷。恐未必拘拘證古。若此暑月夜半露坐時。觀晴空星河影。隱映錯落。儼然動搖。處處若此。況三峽乎。余觀此詩起句云。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雖不可例以暑夜目之。然必以星垣配合。亦殊損其寥曠也。

按三峽有二。自夷陵州西上南津關。始入西陵峽。再爲明月峽。北峰上有石穴如規。故名。再上卽黃牛峽。南有黃陵廟。宜都記云。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一百里許。山水紆曲。林木高茂。哀猨

三聲。巖谷響應者卽此。此楚西之三峽。峽之南門。蜀江之委尻也。上溯歸州。由巴東過東西瀼谿。始入巫峽。再經巫山入鬼門關爲歸峽。再上卽瞿塘峽。在白帝城西。舊亦名西陵峽。灩澦堆當其口。水經云。杜宇所鑿。連亙七百里。重巖疊嶂。隱蔽天日。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者卽此。此川東之三峽。峽之北戶。蜀江之咽喉也。

澶漫

聞河北諸道節度使入朝歡喜口號云。澶漫山東一百州。吳旦生曰。澶。音憚。遠也。莊子。聖人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南都賦。其竹則緣衍抵阪。澶漫陸離。柳子厚鐃歌云。澶漫萬里宣唐風。楊仲弘詩。澶漫渠河方涉夏。蕭條竹樹已迎秋。又云。南山多白雲。澶漫塞巖谷。司馬相如子虛賦。案衍壇曼。向注云。平寬貌。揚雄甘泉賦。平原唐其壇漫。翰注云。廣大貌。

老子

麈史曰。子美李潮八分歌云。苦縣光和尙骨立。筆法瘦硬方通神。按神仙傳。老子。苦縣瀨鄕人。漢書稱桓帝夢見老子。命中常侍左悺於瀨鄕致祭。詔邊韶立祠兼刻石。卽蔡邕書也。今考桓帝紀年乃建和。而光和爲靈帝年號。豈傳寫之誤耶。或以亳有太淸殘缺碑。猶有光和二字。又不知太

淸之名始於何代。兼譙去苦縣尙兩舍。卽非邊韶所刻石也。吳旦生曰。綱鑑。桓帝延熹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音怙縣祠老子。注云。苦縣故城在開封府鹿邑縣東。老子祠在鳳陽府亳縣。按建和至延熹凡四改元。則非是建和明矣。生於苦而祠於亳。判然兩地。靈帝光和時。蔡邕輩尙在。安知非另有碑刻。況太淸又明是老子稱號也。老杜或指亳碑。而苦縣乃以老子生地連屬言之。不爲乖謬。潘子眞詩話云。北岳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廟亦漢碑。俱蔡邕書。杜詩。苦縣、光和。謂二碑也。

屠蘇

楊升庵曰。蕭子雲雪賦。韜學罡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杜子美冷淘詩。願憑金騕褭。走置錦屠蘇。屠蘇。庵也。廣雅云。屠蘇。平屋也。通俗文云。屋平曰屠蘇。魏略云。李勝爲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壞。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庵名以名酒。後人遂以屠蘇爲酒名矣。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體憩一蘇。又大冠亦曰屠蘇。禮曰。童子幘無屋。凡冠有屋者曰屠蘇。晉志。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障。諺曰。屠蘇障日覆兩耳。會見暍兒作天子。

吳旦生曰。廣韻。廜廯。草庵詩話補遺云。周王褒詩。飛甍彫翡翠。繡桷畫屠蘇。屠蘇。本草名。畫于屋上。因草名以名屋。此又一解。

時鏡新書云。晉董勛曰。正旦飲酒。先從小者何也。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四民月令云。正旦進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小者起先。裴夷直詩。自知年紀偏應小。先把屠蘇不讓春。顧況詩。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讓少年。

古雋考略云。廜廯。酒名。元日飲之。可除瘟氣。本作酴酥。四時纂要作屠蘇。屠者。屠絕鬼氣。蘇者。蘇醒人魂。

雲麓漫鈔云。按荆楚歲時記。正月旦日進椒柏酒。飲桃湯。服卻鬼丸。敷于散。次第從小起。注云。以過臘日故。崔寔月令。過臘一日。謂之小歲。又曰。小歲則用之漢朝。元正則行之晉世。蓋漢嘗以十月爲歲首也。又云。敷于散。卽胡洽方云。許山赤散。並有斤兩。則知敷于音訛轉而爲屠蘇。小歲訛而爲自小起云。

石　榞

上後園山脚詩。石榞徧天下。水陸兼浮沈。

吳旦生曰。榞音原。木名。按石榞子如芎藭。其皮可以禦飢。時天下荒亂。小民轉溝壑。水陸並載石榞以充糧。

白　烏

寄劉伯華使君詩。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

吳旦生曰。鮑注。與白鷗波浩蕩意同。言自適也。是直解作飛鳥。蔡寬夫謂。或以爲鷺。大謬。按月令。仲秋之月。羣鳥養羞。注引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蓋有翼謂之鳥。謂螢與蚊蚋也。羞。進也。舊注又以白鳥爲蚊蚋。非是。豈有兩句皆說讒。成甚律度。余以詩人青蠅刺讒固矣。注家不識白鳥爲戒貪而猥測之也。金樓子載。齊威公臥于柏寢。白鳥營饑而求飽。公開翠紗之廚而進焉。有知禮者。不食而退。有知足者。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長噓短吸而食。及其飽者。腹爲之潰。蓋戒夫貪也。然則公詩蓋言天下多貪讒之人耳。

荊州高齋。夏月無白鳥。昭明太子於此齋造文選。

崑崙月窟

魏將軍歌。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巉巖。

吳旦生曰。注家昧其義。此卽北斗歸南之意。林下偶談云。崑崙月窟在西而謂之東。蓋謂魏將軍略地至西方之極。而回顧崑崙月窟。卻在東也。揚雄長楊賦。西壓月窟。東震日域。注云。月窟。月所生處。在西。日域。日初出處。在東。

水明樓

稗編載蘇尙書符嘗與人論詩曰。祖父謂。老杜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以爲古今絕唱。乃祖父於此有妙悟處。它人未易曉也。

吳旦生曰。檮杌云。僞蜀嘉王宗壽。每諫諍衍。不樂燕會。衍命宮人李玉簫歌其所撰宮詞送宗壽酒。宗壽懼禍乃飲。佞臣潘在迎曰。嘉王聞玉簫歌即飲。請以玉簫賜之。衍曰。王必不納。其歌詞云。暉暉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春。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眞癡人。觀此。即詞曲月明如水浸樓臺所自出也。水浸二字。便涉纖麗。其去王建天街夜色涼如水遠矣。況與杜句。何啻天壤。

歷代詩話卷三十九 己集六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杜詩 卷中之下

紅鮮

茅堂檢校收稻詩。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

吳旦生曰。此卽桃花米也。宋武帝張妃桃花米飯。任昉卒於新安。惟有桃花米二十斛。公又詩云。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

烏鬼

戲作俳諧體遣悶云。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

吳旦生曰。烏鬼。馬永卿、漫叟以爲豬。謂川人嗜豬頭肉。家家養豬。每呼豬則作烏鬼聲。故號豬爲烏鬼。劉克、陸佃、胡苕谿、黃朝英、陸農師、焦澹園以爲鸕鷀。謂夔州圖經稱峽中人以鸕鷀爲烏鬼。繩縶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而人得食魚也。僧惠洪、王勉夫以爲烏蠻鬼。謂唐書南蠻傳。俗尙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白蠻。五姓烏蠻。所謂

烏蠻。則婦人衣黑繒。白蠻。則婦人衣白繒也。沈存中、邵博以爲歲正月。十百爲曹。設牲酒於田間。已而操兵大噪。謂地近烏蠻。戰場多厲。用以禳之。蔡寬夫、黃山谷、羅泌以爲鴉。謂峽中養鴉雛。帶以銅錫環。獻之神祠中。謂之烏鬼。余以此說爲可信。按元微之詩。鄉味尤珍蛤。家神悉事烏。又云。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南人染病。競賽烏鬼。則爲烏鴉之烏。非烏黑之烏矣。

復齋漫錄云。食可以言頓。世說。羅友曰。欲乞一頓食。續釋常談亦引世說以證一頓二字出處。野客叢書云。頓字豈惟食可用。如前漢書。一頓而成。是言事也。唐書。打汝一頓。是言杖也。晉書。一時頓有兩玉人。是言人也。宋明帝、王忱嗜酒。時以大飲爲上頓。是言飲也。豈獨食哉。

呂太一

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葉少蘊曰。此詩似爲哥舒晃作。太一以廣德二年反。晃大曆八年以循州刺史反。相去蓋十年。自此而上五篇。疑皆失題。但以首語名之。讀者多不能遽了。韓宗武曰。代宗紀。廣州市舶使呂太一反。或疑宮中二字恐誤。韋倫傳言。宦者呂太一。則中人爲宮市於嶺南者爾。故稱市舶使。蘇東坡曰。讀玄宗實錄。有宮人呂太一叛於廣南。故下文有收珠南海之句。

吳旦生曰。唐書有兩呂太一。中宗朝一。爲文士。以才稱。代宗朝一。爲宦者。以反戮。唐世說載。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卽眞。因詠竹以寓意曰。濯濯當軒竹。靑靑重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芥隱筆記。開元中。中書舍人呂太一。與張嘉貞號四俊者。卽此人。蓋與老杜所詠。明明別是一人也。老杜所詠。斷是宦者。觀諸將詩。南海明珠久寂寥。則此詩爲廣州市舶使明矣。

戮之以建平定之功。故曰平。惟屬宦者。故曰宮中。詩話迺謂唐時有自平宮。謬甚。

舞劍器

盧德水曰。觀公孫大孃弟子舞劍器序與詩。俱登神品。蓋因臨潁美人而遡及其師。又追想聖文神武皇帝。撫時感事。悽惋傷心。念彼風塵澒洞以來。女樂梨園。俱付之寒煙老木。況自身業已白首。而美人亦非盛顏。則五十年間眞如反掌。以此思悲。悲可知矣。一篇中具全副造化波瀾。莫有關於此者。

吳旦生曰。序言。開元三載。予尙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按睿宗太極元年公始生。至玄宗開元三年纔四歲耳。便能觀公孫氏渾脫舞。且知其瀏灕頓挫。獨出冠時邪。而白首猶記及邪。異人早慧乃爾。李太白詩。公孫大孃渾脫舞。卽此時事。呂元濟上書。比見方邑相率爲渾脫

隊。駿馬戎服。名曰蘇幕遮。今之曲名取此。

太甲

出瞿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擴搏扶。墨莊漫錄曰。鮑欽正、鄧睿思、范元實及世行王原叔注。皆不詳五雲太甲之義。予讀王勃孔子廟堂銘序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然則爲玄象而言矣。燕公讀此碑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巳下。卒不可悉。則五雲太甲。一公、燕公不知之。況餘人乎。

吳旦生曰。嚴羽卿謂。太甲不可曉。得非高太乙耶。乙與甲蓋相近。以星對風。亦從其類也。此說殊陋。困學紀聞引晉天文志云。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留青日札引五車證五雲云。五車以五寅日候之有雲。各具其色者。賢人隱其下也。甲寅爲五候之首。故曰太甲。吹景集云。隋書載。天子欲有所遊往。其地先發天子氣。或如華蓋在霧氣中。或有五色。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黑雲扶日。孔子衰周而素王。故以天子氣喻之。華蓋、五雲之說。確本於此。京氏易。納甲以甲屬乾宮。甲爲歲陽首。故曰太甲。太甲者。借爾雅太歲在甲字面也。

錢牧齋謁先聖廟詩。東瞻日觀近。南指帝車移。此據一公之說而言也。按斗爲帝車。運乎中央。

蓋斗君象。故謂之帝。運動不居。故謂之車。古者造車之初。有取于斗柄。下鑴龍角之象。則所謂帝車。亦因其象而名之。

遮莫

鶴林玉露曰。遮莫、今俗語所謂儘教也。杜詩。已判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言鬢如野鶴已判老矣。儘教鄰雞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有用爲禁止之辭。誤矣。

吳旦生曰。禁止既失。而儘教亦太無賴。蓋遮莫卽莫是之意。言鶴髮已老。而約略曉籌。又爲雞報。那得不催人老也。嗟遲怨暮。一段亡聊情況。從兩語唱歎而出。下字卽漏下幾點之下。

遮莫。唐人俚語也。當時有遮莫爾古時五帝。何如我今日三郎之說。李太白詩。遮莫墓枝長百丈。不如當代幾人還。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元微之詩。從茲罷馳騖。遮莫寸陰斜。羅鄴詩。南山遮莫倚樓臺。

龜年

野客叢書曰。子美逢李龜年詩。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退之井詩。賈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山下昔曾窺。韓詩亦自杜詩中來。

吳旦生曰。明皇雜錄。崔九卽滌中令湜之弟也。江季共說。龜年詩非甫所作。蓋岐王死時與崔

滁死時年尙幼。又甫天寶亂後。未嘗至江南也。范攄言。明皇幸岷山。伶官奔走。李龜年奔迫江潭。甫以詩贈龜年云云。又言。龜年曾於湘中采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云云。歌闋。莫不望行在而慘然。龜年唱罷。忽悶絕仆地。以左耳微暖。妻子未忍殯殮。經四日乃蘇。曰。我遇二妃。令教侍女蘭亭唱祓禊畢。放還。且言。主人卽復長安也。時甫正在湘潭。或有此詩。

老馬

江漢詩。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

吳旦生曰。韓子載。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東坡代滕達道疏云。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麤識道路。范德機畫馬詩。不待老能知失道。固應求是涉流沙。

顧八分

送顧八分文學云。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

吳旦生曰。舊注。卒不知顧何名。又醉歌行云。君不見東吳顧文學。黃鶴注云。卽顧八分文學。乃公自注顧汜。或云況。誤刊汜。吳人。蓋公既自注。則不可謂顧何名矣。及觀困學紀聞云。趙氏金

石以爲太子文學翰林院待詔顧誡奢。醉歌行所云卽誡奢也。注謂顧況。誤。東觀餘論亦云。此詩蓋謂顧誡奢也。觀其遺蹟。乃知子美弗虛稱之。據此。則所謂公自注者。猶有後人所託。未可全信邪。

砅

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題下注云。砅。理罽切。水深至心曰砅。今作厲。吳旦生曰。說文。砅。力制切。履石渡水也。集韻類篇亦言。履石渡水。則鄭注以爲水深至心。何以成渡乎。詩。深則砅。直是古厲字。又豈特今作乎。字書有云。砅。水擊石聲。亦作砅砯。作平聲者。觀李太白詩。砅厓轉石萬壑雷。則此語亦未誣矣。郭璞江賦。砅巖鼓作。字加點。音平聲。

王珪母妻

西清詩話曰。唐書列女傳。王珪微時。母盧氏嘗云。子必貴。但未知汝與游者。珪一日引房玄齡、杜如晦過之。母曰。汝貴無疑。及質之少陵送重表姪王砅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尙書婦。則珪母杜氏。非盧氏。又云。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自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剪髻鬟。鬻

市充沽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眞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初。尙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其上下詳締如此。而史謬誤之甚。

吳旦生曰。桐江詩話。今觀其詩。不特不姓盧。乃王珪之妻。非母也。容齋隨筆。按唐列女傳元無此事。珪傳末只云。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二人過其家。母李窺之。知其必貴。蔡說妄云有傳。又誤以李爲盧矣。余觀層層駁擊。使有可據。詩之所以貴有話也。第攷傳文與詩辭合。前人故致疑於母妻間耳。因觀野客叢書云。傳言母李。而詩言妻杜。有以知婦姑皆賢。其高識遠見。非常人所能及者。母見房、杜。則謂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妻見太宗。則謂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其事甚異。詩傳互相發明。皆可爲據也。庚谿詩話云。少陵所稱杜氏者。實珪之妻。而史所稱。乃珪之母。兩事自不同。想以其詩中有剪髻鬟充杯酒事。與陶侃母同。故亦以爲珪母。然以珪之賢。上稟訓於賢母。下得助於賢妻。宜其爲一代宗臣也。

龍鳳姿

許彥周詩話曰。老杜詩不可議論。亦不必稱讚。苟有所得。亦不可不記也。如唐太宗。相工見之。

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而杜詩云。眞氣驚戶牖。可謂工而盡。

吳旦生曰。杜又詩。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按史記。秦。虎狼之國也。唐史。太宗龍鳳之姿。詩話謂其各易一字。最爲妙處。然總不若眞氣二字。不落皮相套子。此後漢所謂知帝王自有眞也。

蘇渙

容齋三筆曰。子美贈蘇渙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也。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詩有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之語。又寄裴道州幷呈蘇侍御云。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褒重之如此。唐藝文志有渙詩一卷。云渙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稱白跖。以比莊蹻。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瓘辟從事。繼走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然則非所謂靜隱者也。渙在廣州。作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府帥。可以知其人矣。杜贈渙詩。名爲記異。語意不與他等。厥有旨哉。

吳旦生曰。間氣集。渙本不平者。稱其文意長於諷刺。有陳拾遺一鱗片甲。至比之蒯通詞說、祖君彥檄書。觀其廣州變律之作。此所謂不平者也。觀其不交州府。人事都絕。此所謂靜者也。以

爲不平者。則人比之蒯通、祖君彥。詩比之陳拾遺。以爲靜者。則人比之龐公。詩比之黃初。蓋老杜傾倒之下。序與詩未免稱過其實。然用記異二字。亦是其自出脫處。盧德水云。蘇之爲人。起手結局。幾於龍蛇起陸。然其不交州府。忽訪江浦。則其人固卓詭而具心眼者。可念也。子美所以記異也。

王季友

潘子眞詩話曰。可歎詩。丈夫正色動引經。酆城客子王季友。羣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貧窮老瘦家賣履。好事就之爲攜酒。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爲賓客敬頗久。蓋高帝孫者。李勉也。鄭惠王元懿生安德郡公琳。琳生擇言。擇言生勉。勉自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吳旦生曰。篋中集姓氏載。季友。河南人。一云酆城人。家貧賣履。博極羣書。李勉引爲賓客。河嶽英靈集稱其詩愛奇務險。遠出常情之外。然而白首短褐。良可悲夫。錢起有贈季友赴洪州幕下詩云。列郡皆用武。南征所從誰。諸侯重才略。見子如瓊枝。此卽豫章賓客之事也。然觀季友雜詩云。采山仍采隱。在山不在深。又寄韋子春河嶽英靈集作山中贈十四祕書兄。詩云。雀鼠晝夜無。知我廚廩貧。此亦足標其高致也已。

行藥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云。行藥病涔涔。

吳旦生曰。車允讀書鼓樓山。一日行藥次。得金於眢井中。鮑昭行藥至城東橋詩。五臣注云。昭因疾服藥。行而宣導之。常建詩。行藥至石壁。東風變萌芽。陸龜蒙詩。更擬結茅臨水次。偶因行藥到村前。白樂天詩。已遣平治行藥逕。更教掃拂釣魚船。陸放翁詩。筍生遮道妨行藥。果熟垂枝礙整冠。放翁又有舍北行飯書觸目二首。錢牧翁詩。忙爲市南行藥去。閒從城北討春還。

奪胎

詩眼曰。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楊惲一書。迥出流輩。則司馬遷外生故也。杜審言巳工詩。沈佺期、宋之問等同在儒館爲交游。故老杜律詩。布置法度。全學沈佺期。更推廣集大成耳。沈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老杜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不免蹈襲前輩。然前後傑句。亦未易優劣。

吳旦生曰。僧慧標詠水詩。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沈佺期釣竿篇。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老杜奪胎於二詩。自成警句。山谷云。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佺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砦谿詩話又云。春水船如天上坐。不若老年花似霧中看。尤爲具眼。識者參之。

野客叢書云。佺期此語。又有所自。觀陳釋慧標詩。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王逸少詩。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游。得非祖此乎。杜子美詩曰。春水船如天上坐。李白曰。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盧懷慎曰。樓臺影就波中出。日月光疑鏡裏懸。是皆體貼此意。

齧膝

清明詩。爭道朱蹄驕齧膝。

吳旦生曰。王叔原注。朱建平善相馬。魏文帝將出。取馬入。建平曰。此馬今日死矣。及將乘。馬惡香。齧帝膝。帝怒。遂使殺之。胡苕谿謂。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駕齧膝。注。良馬低頭口至膝。故曰齧膝。子美意出於此。余觀謝世脩注。亦引王褒傳。洵魏文非佳事。不足證也。

折

風雨看舟前落花云。亦憎輕薄遮人懷。珍重分明不來折。

吳旦生曰。玉字別集。劉公幹居鄴下。一日桃花爛熳。值諸公子遊賞。久之遂去。公幹謂其僕曰。損花乎。僕曰無。但愛賞而已。公幹曰。珍重輕薄子不來損折。使老夫酒興不空。老杜用此。王原叔謂。本作不來接。一作折。然接字何義。劉須谿云。折字是。蓋亦有據而批此邪。

周顒

避暑錄話曰。久爲野客詩幽慣。細學何顒免興孤。何顒。後漢人。見黨錮傳。與詩不類。當作周顒。周、何字相近而訛。周顒奉佛有隱操。詩意當在周顒。

吳旦生曰。公又有兜率寺詩。庾信哀雖久。何顒好不忘。注云。何允侈於食味。周顒勸之食菜。應作周顒。豈誤記何允邪。余觀韻語陽秋載。周顒有云。性命之在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賒。今人以活臠而資口腹者。誠何心哉。於此知周之勸人食菜。誠有然者。而久爲野客二語。公於岳麓、道林二寺而作。則必爲奉佛之周顒矣。金陵舊事云。釋慧約。姓婁。少達妙理。周顒於所居鍾山舊館作草堂寺以處。荆公詩。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窣堵波。阿蘭若。猶言遠離處。窣堵波。猶言廟。皆梵語也。南齊書。周顒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蓋其所謂隱操如此。何至山陰一出。孔稚圭作北山移文以絕之曰。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此又何說邪。

高氏小史云。周顒。字彥倫。始置四聲切韻行於時。何氏語林云。吳興沈休文。陳郡謝玄暉。琅邪王元長。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彥倫。善識聲。爲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謂之永明體。據此。則公慕其奉佛。或又慕其聲韻之學邪。詩末卽云延清題壁。亦從此入想。

李杜

長沙逵李衡詩。李杜齊名眞忝竊。吳旦生曰。范母謂滂。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蓋指李膺、杜密也。按太尉李固、杜喬爲梁冀所殺。故掾楊生上書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又白馬令李雲。弘農五官掾杜衆。同死獄中。其役襄楷上言。稱爲李、杜。又韓退之稱太白、子美云。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今公自稱衡爲李、杜。抑何李、杜之多也。

歷代詩話卷四十 己集七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纂

杜詩 卷下之上

律詩法

門人　吳成　鄒遂　王恭編次

楊仲弘序曰。予少年從叔父楊文圭遊西蜀。抵成都。過浣花谿。求工部先生之祠而觀焉。有主祠者。工部九世孫杜舉也。居於祠之後。予造而問之曰。先生所藏詩律重寶。不猶有存者乎。舉曰。吾鼻祖審言。以詩鳴於當世。厥後言生閑。閑生甫。甫又以詩鳴。至於今。源流益遠矣。然甫不傳諸子。而獨於門人吳成、鄒遂、王恭傳其法。故予傳之三子者。雖復先生之重寶。而得之不易也。今子自遠方而來。敢不以三子所授者與子言之。子其謹之哉。予遂讀之。朝夕不置。久之。恍然有得。益信杜舉所言非妄也。京城陳氏子有志於詩。故書舉之傳予、戒予者貽之。時至治壬戌四月望書。

收東京三首

曲而直。婉而成章。言不迫切。意已獨至。

仙仗離丹極。凶星照玉除。此十字說一場世亂。天時人事之駭異。有過此者乎。字既停當。語尤涵粹。比漁陽鼙鼓動地來之句。霄壤懸隔。須爲下殿走。不可好樓居。語帶前詠。下殿走。好樓居。使事停當。須爲、不可。四字緊嚴。又包得興兵當割愛之意。暫屈汾陽駕。聊飛燕將書。汾陽帝駕。可久屈乎。故下一暫字。燕將之書。未能必於感動。聊復爾爾。此二字下得有味。依然七廟略。更與萬方初。祖宗之廟謨已壞。然不敢言。稱依然焉。其更也。人皆仰之。則日月已食。更與萬方初。當時宇宙再造之懷可知。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衰白之時。生意自少。故下一甘字。他字便不可代。忽聞哀痛詔。又下聖神朝。聖神之朝。豈有哀痛之詔。縱使有之。一已甚。可又下乎。忽聞、又下四字。多少驚且疑意。蓋自玄宗播遷。已有詔罪己矣。肅宗卽位。又一詔焉。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此十字渾涵多少意思。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促取大物爲。山谷用十四字太露。如何有此十字之高。叨逢罪己日。霑灑望青霄。

汗馬收宮闕。春城鏟賊壕。第三篇方說戰功。只十字見用力之不易如此。先宮闕。後城壕。有次序。賞應歌杕杜。歸及薦櫻桃。雜寇橫戈數。以數字貫。功臣甲第高。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今日收復一處。明日收復一處。奏凱之音日報。

喜達行在所三首

西憶岐陽路。無人遂却回。言昔道梗也。下五字好。眼穿當落日。愁望之極也。心死著寒灰。幾不可生也。霧

樹行相引。蓮峰望或開。言喜達意。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愁思胡笳夕。淒涼漢苑春。雖達行在。而風景如此。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司隸章初覩。南陽氣已新。初字、已字。不是容易下。喜心翻倒極。嗚咽淚霑巾。甚是可喜可悲。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十字妙。至今使人憐其意也。猶瞻太白雪。時未和也。喜遇武功天。漸近日也。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昔日陪千官之榮。今也弔一影之靜。蓋是朝無人焉。然猶幸能熊羆之士。爲國討賊。每至其前。心少蘇焉。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猶司隸南陽之意。

歸夢

逕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偸生惟一老。伐叛已三朝。已字好。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遙。天地昏濛時也。夢歸歸未得。不用楚辭招。

過斛斯校書莊二首

纏緜悽愴。句句字字可法。

此老已云沒。鄰人嗟未休。或以爲杜老自稱。豈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傷其臨老方得一官。句字皆停當。文帝召賈誼於宣室。武帝求相如遺文。妻子寄它食。園林非昔遊。意涵粹。比寡妻無子息。破屋帶林泉者不同。空餘繐帷在。淅淅野風秋。繐帷猶在。而妻子寄食於它所。可哀也。

燕入非旁舍。旁無歸人。怕此空宅耳。鷗歸祇故池。景在人目。斷橋無復板。臥柳自生枝。十字好。遂有山陽作。遂有二字好。向秀傷嵇康。過山陽作思舊賦。多慚鮑叔知。素交零落盡。白首淚雙垂。讀之可以敦伐木之意。

詠懷古跡五首

句字皆雅實。意度極高遠。

其一　三峽五谿結上生下格

支離東北風塵際。飄泊西南天地間。吳氏曰。支離其神於東北風塵之際。飄泊其身於西南天地之間。則其所懷爲何如也。故其身在於西南。而神則遊於東北。此二句詠懷。以起第三聯也。三峽樓臺淹日月。五谿衣服共雲山。三峽指東北而言。五谿指西南而言。淹日月。共雲山。非懷而何。此言又指古跡。蠻方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王氏曰。五谿。即蠻方也。詞客。指庾信也。此聯言蠻方事主以結上四句之意。詞客哀時以生結句之意。所謂古跡也。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其二　宋玉宅拗句格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吳氏曰。宋玉賦云。凡草木搖落而變衰。故甫誦此而知宋玉之悲。此專詠宋玉所懷之實。悵望千載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王氏曰。悵望宋玉。已經千載。不復得見。而空灑淚矣。蕭條異代。

不得與之同時也。吳氏曰。悵望者。以其風流儒雅也。蕭條者。以其搖落之悲也。此二句承上聯而言。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鄒氏曰。宋玉有宅在荆州。故宅空文藻。以其儒雅也。宋玉有神女賦。曰雲雨荒臺。以其風流也。曰空曰豈。不復見其風流儒雅者也。最是楚宮俱泯沒。舟人指點至今疑。王氏曰。楚宮卽故宅荒臺之地。此句承上二句。而終首聯之意也。

其三　昭君墓牙鎖格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尙有村。王氏曰。荆門舊有明妃村。吳氏曰。此專言明妃事也。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上句起第三聯上句。下句起三聯下句。紫臺。漢宮名。言明妃入漢宮。而後嫁於遠。而卒死於遠也。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夜月魂。上句承二聯上句而言。明妃去矣。惟見畫圖。下句承二聯下句而言。明妃死矣。惟於月下想其魂之歸也。惟其去紫臺。所以有畫圖可省。惟其有冢。所以歸夜月之魂。交互曲折。各盡其妙耳。千載琵琶如解語。分明哀怨曲中論。此結起句。以終其意。

其四　蜀主廟節節生意格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王氏曰。此詠劉備也。永安宮在三峽之地。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上句言英靈猶在。下句言寺猶在也。王氏曰。山有臥龍寺。先主之祠廟在焉。野廟松杉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上句承上聯下句言之。野廟卽先主之祠也。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其五　孔明廟抑揚格

諸葛大名垂宇宙。功臣遺像肅清高。鄒氏曰。此事指諸葛也。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諸葛之才。本可以兼天下。今三分割據。不得展其才。雖紆籌策。而名之垂宇宙自若也。萬古雲霄。即宇宙也。羽毛之在雲霄。即肅清高也。上句少抑。下句即揚。以應起句。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言諸葛在伊、呂之間。指揮若定。雖蕭、曹之智謀亦失之矣。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吳氏曰。此五首以詠懷古蹟爲題。大槩皆叙古蹟而詠懷。亦是傷感之意。

愁

句法皆峻峭。山谷機局多如此。

江草日日喚愁生。草之生。喻愁之多。喚字妙。巫峽泠泠非世情。巫峽阻險。水之泠泠。豈世之情哉。盤渦鷺浴底心性。潔身於險阻。何自苦。獨樹花發自分明。章美於榮枯。欲何傷。十年軍馬暗南國。暗字好。異域賓客老孤城。渭水秦川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橫。

已上十五首。按詩宗云。且如看杜詩。自有正法眼藏。毋爲旁門邪論所惑。今於集中取其鋪叙正。波瀾闊。用意深。琢句雅。使事當。下字切。五七言律十五首。學者不可草草看過。如此去看古人詩。胸中所閱義理既多。則知近世詩格卑氣弱。莫能逃矣。

秋　興七首

王氏曰。秋興一題。分作前三章。後五章。以夔州、長安自是二事。此其綱目也。八章之分。則有各命一題以起興。觀諸興聯可見矣。

其一　接項格

玉露彫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吳氏曰。此第一句以起第三聯興。第二句以起第二聯興也。玉露。言秋露白也。楓樹彫傷。言秋之深也。巫山。以山言。巫峽。以水言。蕭森。以山水之氣言。皆秋深之景物也。**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江間。卽巫峽。兼天湧、接地陰。山水之氣蕭森也。此景物接第二句也。**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甫居夔州二年。見菊之開者二次。皆爲他日傷感之淚也。凡遇秋景慘淡。人情孰不思歸。然甫在夔州巫峽時。雖値秋深。而世之阻隔於兵戈。故心常念故園。而反爲孤舟所繫也。非孤舟能繫。奈阻隔於兵戈。無由到故園矣。**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催刀尺。急暮砧。皆秋深之景。以結第三聯幷起句之意。白帝城在巫峽之上。以結第二句之意也。鄭氏曰。因言寒衣而有刀尺、暮砧之事。

其二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第二句交股起後二聯。長安有北斗城。又指北斗言依者不遠也。又言依北斗爲標準而望京華也。**聽猨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上句應第一句。聽猨、夔府事也。下句應第二句。奉使、京

華事也。思長安之深。故聽猨而實下淚。思君之深。故乘槎而今虛隨。聽猨三聲必下淚。奉使八月而乘槎。此對其意之虛實。非對其字者也。**畫省香鑪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上句言夔府、長安之相違也。下句指夔府孤城之女牆也。悲笳之聲。隱於女牆。此城中落日之時也。**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結第一句之意也。首言落日斜。此言月映洲前。日月相催。起結相應。此時之興何如哉。

其三 織腰格　又名開闔格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鄒氏曰。此詩前四句一意。後四句一意。亦有相續起句之意。隱而不覺耳。翠微非可坐。蓋坐江樓而對翠微也。**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此皆應起聯二句之意。而亦託興於無聊。再宿爲信。以舊爲故。只此二字。可見其每日坐江樓也。漁人泛泛。燕子飛飛。皆江樓所見。託物以喻己也。**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甫意自謂非不欲如匡衡抗疏。奈我之功名薄何。非不欲如劉向傳經。奈我之心事違何。此二句雖以興轉。然亦因前四句而發矣。**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甫之同學雖貴。又不如甫之卒致高位。比之劉向輩而反每日坐江樓。然彼之富貴自若。而此之窮困自如。又何以係累予哉。此二句實結第二聯之意。要知前四句既言無聊。後四句復言無聊也。

吳氏曰。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而申其意。公在夔府。因秋之景物時事以起興。而歌八章。此三章皆言夔府。以寓其傷已云爾。

其四 雙蹴格

聞道長安似弈棊。百年世事不勝悲。王氏曰。此統詠長安起句。乃一篇之大意。後六句無非發明悲字之意。二句雖各異事而意實相承。鄒氏曰。第一句起第二聯意。第二句起第三聯意也。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王氏曰。此應前二句悲字之意。鄒氏曰。此二句應第一句之意也。又王侯第宅。文武衣冠。公言長安之事。而曰皆新主。異昔時。則見第宅衣冠之似弈棊矣。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馳。鄒氏曰。此二句應起聯二句之意。直北金鼓。征西羽書。應百年世事不勝悲者也。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此結前六句之意。以魚龍寂寞譬君臣亂離。平居有所思者。亦思此而已。上句雖譬詞。而實所謂歸題。下句雖思此。而實聞道之言。其首尾相貫如此。

其五 續腰格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王氏曰。此詩正作起句三字比而興也。承露盤、蓬萊宮有之。天子在長安而有此事。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王氏曰。直敘蓬萊之事。比之天子、皇后也。昔者關令尹見紫氣滿函關。曰。必有聖人過。後見老子騎青牛度關。周穆王宴瑤池。在西故耳。上句言君見臣。下句言臣見天子。皆蓬萊宮之事。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王氏曰。上言君見臣。下言臣見天子。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對結。此二句始言長安。前六句特言蓬萊之事。以喻長安之事。鄒氏曰。雖在蓬萊。今則滄江矣。

其六首尾互換格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吳氏曰。瞿唐在峽口。曲江在長安。此之去彼。萬里之遙。此言夔府之接長安。因第一句帶第二句之意。正所謂變中之不變也。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此言曲江之地勢宮苑如此。花萼、芙蓉。曲江之苑名也。通御氣。入邊愁。言素秋之景致也。珠簾繡柱圍黃鶴。錦纜牙檣起白鷗。此言曲江之景繁華如此。昔時有之。而今則無矣。應在下句。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回首。總上六句。歌舞地。指中四句。見其興替如此。秋興之不淺也。鄒氏曰。上句應起聯。下句應二聯。蓋歌舞地指曲江也。惟有風煙而無繁華。故云可憐也。

其七載壬集木天禁語中

其八單蹶格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渼陂。吳氏曰。此言二苑。而後及於紫閣峰與渼陂之華。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錯綜句法。上句昆吾之物。下句長安之物也。佳人拾翠春相問。僊侶同舟晚更移。上句言玄宗御宿昆吾之時。而佳人采拾翠草相問多少也。下句言玄宗與貴妃諸臣放舟於渼陂。而晚又移也。觀此二句。其爲淫樂可知矣。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昆吾、御宿、紫閣、渼陂。昔遊之地。白頭吟望。甫之思遊也。

吳氏曰。四章總言長安。五章言蓬萊。六章言曲江。七章言昆明。八章言昆吾御宿等景。雖體制不同。而末聯悉歸己意。蓋不如此則無以見其自夔州而思長安。因秋之日。託物起興也。讀之使人自健羨。

吹笛應句格　正中之變

吹笛秋山風月淸。誰家巧作斷腸聲。王氏曰。此二句一篇之主。明出風月二字以貫二聯。誰家二字以貫三聯。正此局也。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此應起聯第一句也。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此應起聯第二句也。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卻盡生。此總結上六句。曲名折楊柳。

送韓十四歸江東省親開闔格　變中之變

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王氏曰。兵戈阻隔。父子相離。人間萬事非矣。尙安得舞斑衣以娛親也。吳氏曰。此因韓之省親而有感也。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此承上二句而言兵戈之阻隔也。吳氏曰。言何處二字以問之。第三聯正答此問也。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此訪庭闈處也。吳氏曰。此應上問云耳。此別相期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燕子來舟中開闔格　變中之不變

湖南爲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王氏曰。此詩以燕子之飄泊比己之飄泊。上句以人言。下句以物言。舊入故園還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居室。無異飄飄老此身。比興兼有。老。一作託。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渡水益霑巾。此始見舟中所作。甫因爲客於外。因見燕子而思昔在故園。燕子亦在故園。人物之情。初非相遂。此合而結之。

十二月一日作

卽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此作第三聯意。短短桃花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此作第七句意。亦黏起聯。所以入山扉者。以其有桃花。所以歷翠微者。以其有柳絮。然臘月豈有是哉。前有卽看。後有春來、他日等語。則非指今日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此上句應前四句。他日一杯難强進。重嗟筋力故山違。王氏曰。上句結準擬開懷之意。而實二聯。他日與春來也。下句結老去見面稀之意。此四句總結前四句。

登高 句應句格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淸沙白鳥飛迴。此上句起二聯上句。言山中所見景物。下句起二聯下句。言江中所見景物。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應起聯登高而言此者。蓋俯覩之也。前四句以景物言。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上句起後聯上句。下句起後聯下句。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結此二句。應上二句。後四句以人事言。

奉使蜀州桓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尙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敘事格正中之變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彩鷁新。上句言中丞。下句言別駕將丞命也。漢官制曰。丞相車以畫熊爲飾。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上句言中丞赴江陵也。下句起居衛尙書太夫人也。此四句將物言人事也。楚宮臘送

荊門水。白帝雲偸碧海春。上句言江陵之景。楚宮在江陵。下句言此處景。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斑髮總如銀。寄從弟位。以惠連比弟也。

諸將五首

其一 結上生下格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諸邊拔漢旌。吳氏曰。韓公築三城以絕諸羌。以拔漢旌。其本意如此也。本字起下豈字。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吳氏曰。豈謂羌人卻爲本國救患難也。此皆諸將之過也。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王氏曰。上句總結上四句。而生下三句。吳氏曰。此二句言是胡人入關。不覺潼關之隘矣。而吾君崛起。晉水之淸也。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王氏曰。承上意言之。所以深責之也。吳氏曰。此前四句一意。皆諸將之不能輔君也。鄒氏曰。一句生一句意。

其二 歸題格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尙入關。王氏曰。言漢家有此陵墓。而胡虜入關皆掘地也。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椀出人間。此言因胡虜入關而漢朝陵墓遭發掘之患如此。玉魚、金椀。皆當時殉葬之物。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閒。此言胡人入關之害。城上旗幟。本以防寇。今胡騎入關。則北城之朱旗亦閒而不用。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言胡騎發處。擾民之甚。故必須材官守涇渭。將軍未可樂也。公憂國憂民如此。

其三 續意格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此言責諸將。戒其不可恃險也。上歇下續。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覓堯封。曰禹、曰堯。比當朝也。此二句應起句略開意。言非特關中。而遐陬之處。亦皆賊地矣。朝廷袞職誰能補。天下軍儲不自供。上句責諸將之無補。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此歸美一相國。有興天下之志。

其四 前多後少格

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吳氏曰。此言嶺海皆為人所陷。而兵氛未息。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此言職貢之不通。以深責諸將不能掃除祲氛。殊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此言朝廷待諸將非不厚。而諸將何以報效乎。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聖朝。如云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舉南北而言也。言天王之地。只在忠臣輔相之耳。上句結前四句。下句結第三聯也。

其五 前開後闔格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上句言甫到夔州見春之來也。下句言又見秋之來也。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此上四句言昔時之事。開也。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上句言嚴武前後三為節度使。今昔對言。合也。下句言武之如此。說今日之事。開也。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西蜀。總言錦江、巫峽。出羣才。指嚴武。此詩專謂嚴武。諸將皆用。而止有嚴武出諸將之右。故知前開說。後合說也。

峽中覽物興兼比格

曾爲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此言在華州時。而此詩在夔州作。故有曾爲、憶在四字。巫峽忽如瞻華岳。蜀江猶似見黃河。此言在夔州猶在華岳也。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薜蘿。此言見夔州景。如在華州時也。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形勝有餘。結第二聯。比也。風土惡。結第三聯。比也。下句結起聯。興也。

客至興兼賦格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先言無客至。而有如此物。興也。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上句興。下句賦也。二句方見題意。盤餐市遠無兼味。尊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四句一意。終一篇也。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正而變格。特結異耳。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王氏曰。上句起三聯之意。下句起二聯之意。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此應上第二句。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此應起句。傷歲暮、亂鄉愁。因梅之動興也。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逢梅得詩。彼此相憶。交情可見。

返照比興格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鄒氏曰。此不特詠物。而前四句託物引興。返照入江飜石壁。歸雲擁樹

失山村。此聯分應上二句。以見題也。衰年肺病惟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病時見返照。則高枕而已。愁時見返照。則閉門而已。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上句結傷時之意。下句結自病之意。後四句雖自爲一意。又句句照前後。則末句生開題意。尤爲妙也。

送章二少府

逍遙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別筵。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及萬人傳。後二句見少府之賢。四句一意。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此言別時之意。髮一作鳥。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煙。總結上。見別之意也。

秋夜 連珠格

露下天高秋氣清。空山獨夜旅魂驚。吳氏曰。此詩前後四句各意。然細看之。則空山秋氣獨宿。實行乎其中。疏鐙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上句見獨宿。下句見秋氣。南菊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雁無情。上句甫自歎之意。猶見獨宿。下句結憶舊之意。猶見秋天。步檐倚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上句接自歎。下句結憶舊。

狂夫 歸題格　前後相似而變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卽滄浪。鄒氏曰。此詩前四句一意。後四句一意。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裛紅蕖冉冉香。上言橋西草堂之景。下言百花潭水之景。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飢稚子色淒涼。上句憶舊。下句思家。欲

塡溝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上句終憶舊之意。下句結思家之意。

吳氏曰。此詩以狂夫爲題。前四句言疏狂之意。後四句言思家憶舊之意。狂中之窮愁也。身且欲塡溝壑而反疏狂。蓋其自歎也。

恨別一意格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王氏曰。上句起三聯別之之實。下句起二聯別之之由。草木變衰行劍外。兵戈阻絕老江邊。王氏曰。所以如此阻絕者。皆胡騎長驅之故也。因此相別耳。思家步月淸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倒意句。此一別四千里之實。而其恨之深也。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爲破幽燕。幽燕。州名。河陽。地名。司徒。官名。言別恨而□也。蓋幽燕胡騎之所也。爲破胡騎未得歸故鄉。則見別意也。

暮登西安寺鐘樓寄裴十迪兩重格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鐘。王氏曰。前四句言暮登樓也。後四句言寄裴迪也。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煙翠且重。言登樓也。多病獨愁常閴寂。故人相見未從容。故人。指裴迪也。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游萬事慵。結上二句意也。

野望變字格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吳氏曰。明出山水二字。以起二聯之句。言仲冬以實三聯之景。山連越巂蟠

三蜀。水散巴渝下五谿。此應起句。白鶴不知何事舞。飢烏似欲向人啼。此應第二句。射洪春酒寒仍綠。極目傷神誰爲攜。極目。結山水。傷神。結淒淒。誰爲攜。結春酒也。

閣夜前實後虛格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此言實景。以起第二聯也。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雪霽則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應寒宵。此四句言景。野哭千家聞戰伐。胡歌幾處起漁樵。此以歲暮人事言之。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久寂寥。因歲暮而感臥龍躍馬。富貴皆空。歎己之不遇。證末聯謂人事音書久寂寥者也。

宣政院退朝晚出左掖藏頭格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熏赤羽旗。此言宣政院之儀衛也。宮草微微承委佩。鑪煙細細駐遊絲。此言宣政院之景物也。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晴鳷鵲亦多時。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前六句言侍朝之事。此二句方言退朝晚出也。

題張氏隱居先體後用格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此前四句一意。言隱居之景物也。後四句一意。言隱居之興味也。言相求。故取伐木義。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言春山之景物。而獨相求。山更幽之意亦可見。此四句言體也。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此隱居之由也。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虛舟。言外意也。此四

句言用事者也。

對酒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此二句一篇之綱領。林花著雨臙脂溼。水荇牽風翠帶長。林花乃苑牆所見。水荇乃江亭所見。應起聯也。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上貼苑牆一句。下貼江亭一句。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旁。

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此總結後句。刺繡五紋添弱綫。吹葭六琯動飛灰。上句人事。下句天時。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此應第二句。雲物不殊鄉國異。敎兒且覆掌中杯。此結小至。故以雲物結天時。以鄉國結人事也。

贈田九判官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上句言田九入京。一句指定。宛馬總肥春苜蓿。將軍只數漢嫖姚。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招。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此上句總就田生結之。下句甫欲田生薦己也。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起二聯也。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宿府感也。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棲息一枝安。總結宿府。

冬至雙字起結格

年年至日長爲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此以雙字起句。而結則數目字也。律詩多如此格。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自相親。至日爲客之窮愁。末言心折無一寸者。蓋爲此也。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此甫自歎爲客。尙思向時。是至日朝覲也。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見三秦。或起雙字。中間以數目字承之。

歷代詩話卷四十

歷代詩話卷四十一 己集八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纂

杜詩 卷下之中

錄品

范元實曰。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予槪考古人法度。如贈韋見素詩。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耳。自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風俗淳。皆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備。故已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於是有厚媿眞知之句。所以眞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踆踆。又將入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尙憐終南山。回首淸渭濱。則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夫如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見素亦不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訓。終焉。此詩前賢錄爲壓卷。蓋布置最得正體。如宮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

他皆謂之變體可也。蓋變體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出於精微。奪乎天造。不可以形器求矣。然要之以正體爲本。自然法度行乎其中。譬如用兵。奇正相生。初若不知正。而徑出於奇。則紛然無復出於綱紀。終於敗亂而已矣。原道以仁義立意。而道德從之。故老子捨仁義。則非所謂道德。繼敍異端之汨正。繼敍古之聖人不得不用仁義也如此。繼敍佛老之捨仁義。則不足以治天下也如彼。反覆皆數疊。而復結之以先王之敎。終之以滅其人、火其書。必以是禁止。而後可以行仁義。於是乎成篇。若堯典。自若稽古帝堯。至格於上下。則堯之大略也。自克明峻德。至於變時雍。言堯脩身以及天下也。於是乃命羲和言天事。若予采。若時登庸。言人事。洪水方割。言地事。三才之道旣備。□之以遜位終焉。然則自古有文章。便有布置。講學之士。不可不知也。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上韋見素詩。布置如此。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遲遲不忍去之意。則曰尙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其道欲與見素別。則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此句中命意也。蓋如此。然後頓挫高雅。

古人律詩。亦是一片文章。語或似無倫次。而意若貫珠。十二月一日詩。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此詩立意。念歲月之遷易。感異鄉之飄泊。其曰一聲何處送書雁。百丈誰家上水船。則羈愁、旅思皆在目前。未將梅蕊驚愁眼。要取楸花媚遠天。梅望春而花。楸將夏而乃繁。言滯留之勢。當自冬過春。始終見梅、楸。則百花之開落。皆在其中矣。以此益念故國、思朝廷。故曰明光

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聞官軍收河北詩。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夫人感極則悲。悲定而後喜。忽聞大盜之平。喜唐室復見太平。顧視妻子。知免流離。故曰卻看妻子愁何在。其喜之至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曰漫展詩書喜欲狂。從此有樂生之心。故曰白日放歌須縱酒。於是率中原流寓之人同歸。以青春和暖之時卽路。故曰青春作伴好還鄉。言其道途。則曰欲從巴峽穿巫峽。言其所歸。則曰便下襄陽到洛陽。此蓋曲盡一時之意。愜當衆人之情。通暢而有條理。如辯士之語言也。游子詩。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巴蜀旣無可與語。故欲遠之吳會。九江春色外。則想像將來吳門之景物。三峽暮帆前。則去路先涉三峽之風波。厭就成都卜。休爲吏部眠。君平之卜。所以養生。畢卓之酒。所以忘憂。今皆不能如意。則犯三峽之險。適九江之遠。豈得已也哉。夫奔走萬里。無所稅駕。傷人世險隘。不能容己。故曰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終焉。題桃詩。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此詩意在第一句。舊堂小徑。從來不斜。又五桃遮掩之。意若圖畫矣。中間四句。皆舊日事。方天下太平。家給人足。有桃實則餽貧人。故曰高秋總餽貧人實。和氣應期而至。人意閒而樂之。故曰來歲還舒滿樹花。家家有忠厚之風。處處有魯恭之化。故曰窗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及題此詩時。所向皆寡妻羣盜。何暇如此。故曰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時也。今人不求意趣關紐。但以相似語言爲貫穿。豈不失

之淺近也哉。

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固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世學者。當先學其工。精神氣骨。皆在於此。如望嶽詩。齊魯青未了。洞庭詩。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語旣高妙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來文士極力道之。終有限量。益知其不可及。望嶽第二句如此。故先云岱宗夫何如。洞庭詩先如此。故後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使洞庭詩無前兩句。而皆如後兩句。語雖健。終不工。望嶽詩無第二句。而云岱宗夫何如。雖曰亂道可也。今人學詩。多得老杜平慢處。乃鄰女效顰者。

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卽厭之。然文章論當理與不當耳。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同入於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爲常語。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溫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理不勝而詞有餘也。老杜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綺麗。其模寫景物。意自親切。所以妙絕古今。言春容閒適。則有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言秋景悲壯。則有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其富貴之詞。則有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不動鑪煙轉。孔雀徐開扇影還。其弔古。則有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竹逕青谿月。苔移玉座春。皆出於風花。然窮理盡性。移奪造化。又云。絕壁過雲開錦繡。疏松夾水奏笙簧。自古詩人。壯即不巧。巧即不壯。巧而能壯。有如是乎。

有一士人攜詩相示。首篇第一句云十月寒者。予曰。君亦讀老杜詩觀其用月字乎。其曰。二月已風濤。則記風濤之早也。曰。因驚四月雨聲寒。五月江深草閣寒。蓋不當寒而寒也。五月風寒冷佛骨。六月風日冷。蓋不當冷而冷也。今朝臘月春意動。蓋未當有春意也。雖不盡如此。如三月桃花浪。八月秋高風怒號。閏八月初吉。十月江平穩之類。皆不係月則不足以實一時之事。若十月之寒。既無所發明。又不足紀錄。當以爲戒也。已上同。

葉石林曰。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雨細著水面爲漚。魚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使晚唐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波抛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

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衆流句。謂超出

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爲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爲序。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以波漂菰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爲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郭彥深云。波漂一聯。雖蒼涼悲壯。出語纖細。何以函蓋乾坤。當易以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學人細參始得。

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其遠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而吞吐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雍容閒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倣用之。偃蹇狹陋。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出言中節。凡字皆可用也。已上同。

蘇子由曰。大雅、緜九章。誦大王遷豳。建都邑。營宮室而已。至其八章乃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尙可也。至其九章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脈理之爲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枘。此最爲文之高致耳。老杜哀江頭詩。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

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汚游魂歸不得。淸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霑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馳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予愛其辭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辭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李耆卿云。淸渭二句。明皇在蜀。肅宗在秦。一去一住。兩無消息。父子之際。人所難言。子美獨能言之。非但細柳新蒲之感而已。

黃山谷曰。由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耶。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予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學林新編曰。田舍詩。櫸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或說。櫸柳者。柳之一種。其名爲櫸柳。非雙聲字也。枇杷乃雙聲字。櫸柳不可以對枇杷。按此詩題曰田舍。則當在田舍時偶見二物。蓋所謂景物

如此。乃以爲對爾。覓松苗子詩。落落出羣非櫸柳。青青不朽豈楊梅。以櫸柳對楊梅。乃正對也。然則以櫸柳對枇杷。非誤也。

寄高詹事詩。天上多鴻雁。池中足鯉魚。鴻、雁。二物也。鯉者。魚之一種。其名爲鯉。疑不可以對鴻、雁。然懷李太白詩。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則以鴻、雁對江、湖。爲正對矣。得舍弟消息詩。浪傳烏鵲喜。深負鶺鴒詩。烏、鵲。二物。疑不可以對鶺鴒。然偶題詩。音書恨烏鵲。怒號怪熊羆。則以烏、鵲對熊、羆。爲正對矣。寄李白詩。幾年遭鵩鳥。獨泣向麒麟。鵩鳥乃鳥之名。鵩鳥疑不可以對麒麟。然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詩。貔虎開金甲。麒麟受玉鞭。則以貔、虎對麒、麟。爲正對矣。哭韋晉之詩。鵩鳥長沙賦。犀牛蜀郡憐。以鵩鳥對犀牛。爲正對矣。子美豈不知對屬之偏正耶。蓋其縱横出入無不合也。

魏泰曰。劉攽載子美詩。蕭條六合內。人少虎狼多。人少慎勿投。虎多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言亂世人惡甚於虎狼也。予觀潭州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與前篇同意。喪亂之際。人無樂善喜士之心。至於一將一迎。曾不若岸花、檣燕也。詩在優柔感諷。不在逞豪放而致詬怒也。

許彥周曰。詩有力量。如弓之鬬力。其未挽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處。分寸不可强。若

出塞曲。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又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眞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

楊誠齋曰。九日詩。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不特八句便字字屬對。又第一句頃刻變化。纔說悲秋。忽又自寬。以自對君。自者我也。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將一事翻騰作一聯。又孟嘉以落帽爲風流。少陵以不落爲風流。翻盡古人公案。最爲妙法。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詩人至此。筆力多衰。今方且雄傑挺拔。喚起一篇精神。自非筆力拔山。不至於此。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末聯意味。尤爲深長。

羅大經曰。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迴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

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此自歎之詞。蓋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漂泛於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淒涼之意。乃翻作壯麗之語。同上。

張表臣曰。陳無己語予曰。今人愛杜詩。一句之內。竊取數字以髣像之。非善學者。學詩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予曰。如何等是。曰。冬日謁玄元皇帝廟詩。敍述功德。反覆本意。事核

而理長。閬中歌。辭致峭麗。語脈新奇。句淸而體好。玆非立格之妙乎。江漢詩。言乾坤之大。腐儒無所寄其身。縛雞行。言雞蟲得失。不如兩忘而寓於道。玆非命意之深乎。贈蔡希魯詩。身輕一鳥過。力在一過字。徐步詩。花蕊上蜂鬚。力在一上字。玆非用字之精乎。學者體其格。高其意。鍊其字。則自然有合矣。何必規規然髣像之乎。

馬永卿曰。古人命題。各有深意。獨酌詩。步屧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黏落絮。行蟻上枯梨。范公偁云。見別本乃作倒蟻上枯梨。倒之意與行迥異。徐步詩。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晡。芹泥隨燕嘴。花蕊上蜂鬚。王仲言有澄心堂紙。書作蕊粉上蜂鬚。按埤雅。蜂蝶皆以鬚嗅。鬚蓋其鼻也。今絡緯、蟷蠰之類。亦以其鬚當鼻爾。且獨酌、則無獻酬也。徐步、則非奔走也。故蜂、蟻微細。皆能見之。若對客與急趨。則何暇詳視哉。

王震澤曰。杜詩諸體悉備。言其大則有若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地平江動蜀。天遠樹浮秦。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之類。言其小則有若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仰蜂黏落絮。倒蟻上枯梨。脩竹不受暑。輕燕受風斜之類。而尤可喜者。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人與物偕。有吾與點也之趣。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又若與物偕化。謂此翁不知道。殆未可也。

胡元瑞曰。山隨平野闊。江入大荒流。太白壯語也。杜、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骨力過之。九衢寒霧斂。萬井曙鐘多。右丞壯語也。杜、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精彩過之。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浩然壯語也。杜、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氣象過之。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嘉州壯語也。杜、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風神過之。讀唐諸家至杜。輒令人自失。

屠赤水曰。詩有虛有實。有虛虛。有實實。有虛而實。有實而虛。並行錯出。何可端倪。乃右實而左虛。而謂李、杜優劣。在虛實之辨。何與。且杜若秋興諸篇。託意深遠。畫馬行諸作。神情橫逸。直將播弄三才。鼓鑄羣品。安在其萬景皆實。而李如古風數十首。感時託物。慷慨沈著。安在其萬景皆虛。夫品格旣高。風韻自遠。淩空駕語。何害大雅。屈大夫傷時眷主。見諸篇什。誠然實景。至其遠游等篇。淩虛徑度。豈不高哉。大人、淩雲。疇非佳境。游仙、招隱。亦是美談。今夫登閬風。坐天姥。傍日月。挾飛仙。卽不能至。言以快心。思之神王。豈必據寸壤。處蓬茨。盤跚蹴躃食飲而已。然後爲實景可貴哉。

老杜語多質樸。不知老杜之所以高妙特立。正不在此矣。如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如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如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如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如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如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如五更鼓角聲悲

壯。三峽星河影動搖。如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如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如斯須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大悲壯乎。如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如公主歌黃鵠。君王指白日。如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如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如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如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如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如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如樓雪融城溼。宮雲去殿低。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如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如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如江光隱見黿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不大瑰麗乎。如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如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如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如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如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如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如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如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如青絲絡頭爲君老。何由卻出橫門道。如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如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如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如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如江淸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如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如疏鐙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如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夜月魂。不大宛轉流利乎。老杜之美。其大者灼灼若是。乃一切置不論。而獨取其麤樸。以爲擅場。老杜有靈。不胡盧地下乎。同上。

黃維章曰。早朝詩合賈至、王維、岑參五看。方知老杜作法之高。開口同拈早意。賈則銀燭朝天紫陌長。王則絳幘雞人報曉籌。岑則雞鳴紫陌曙光寒。俱實說早字。杜曰五夜漏聲催曉箭。從夜言早。先一步說。催字尤寫出臣子夜坐待旦心事。次句同拈春色。賈則禁城春色曉蒼蒼。岑則鶯囀皇州春色闌。俱板塡色字。杜曰九重春色醉仙桃。謂日將升而東方紅氣現也。描寫色中之況。深一層說。聯內同拈大明宮意。王則九天閶闔開宮殿。岑則金闕曉鐘開萬戶。俱實說宮中。杜曰宮殿風微燕雀高。以宮外之景物攛一步說。賈之百囀流鶯繞建章。亦屬宮外景物。然語直而味有盡。不如微、高二字之曲折。聯內同拈朝意。賈則劍佩聲隨玉墀步。王則萬國衣冠拜冕旒。岑則玉階仙仗擁千官。俱實寫朝字。杜但以朝罷二字點綴。入詳我略。至於同用鑪煙香氣。賈則衣冠身惹御鑪香。王則香煙欲傍袞龍浮。俱正說殿內煙況。杜曰朝罷香煙攜滿袖。從出殿退一步說。衣冠袞龍不如滿袖之奇。爲惹爲浮。不如攜歸之奇也。同用鳳池故事。賈則共沐恩波鳳池裏。王則佩聲歸到鳳池頭。岑則獨有鳳皇池上客。俱係實用、全用。杜曰。池上於今有鳳毛。以鳳池入超宗之鳳毛。析用、翻用。無復用事之跡。同用日動。同用旌旗。而王之日色纔臨仙掌動。岑之柳拂旌旗露未乾。視杜旌旗日暖龍蛇動句。奇平淺深。判然相隔矣。

顧脩遠曰。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爲破幽燕。按破幽燕之策。當時見及者。不過數人。淸河李萼

告顏眞卿。請分兵開𨺗口。出千里之師。因討鄴、汲以北至於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平原、淸河帥諸同盟。會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公但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內潰。哥舒翰守潼關。郭子儀、李光弼上言。請引兵直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大潰。潼關大兵惟應固守。不應輕出。此潼關未破前事也。李泌請令光弼自太原出井陘。子儀自馮翊入河東。上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來春、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無所歸。留不獲安。然後大軍四面攻之。必成擒矣。此祿山未死時事也。及祿山死。河東平。泌言直取兩京。雖可必得。然賊必再强。我必再困。上問其故。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蕃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收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不如先用之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此長安未復時事也。蓴與李、郭之策不行。是以有靈武之奔。泌之策不行。是以有九節度之潰。至上元元年。光弼乘河陽之勝。遂平懷州。此時長安已復。慶緖已死。直擣幽燕。萬萬不容更緩。故下一急字。蓋深惜前三策之不早用耳。惟公策又不行。故河陽方捷。邙山繼敗。直至思明天殛。朝義勢窮。幽燕之地。始歸版籍。然究竟以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因田承嗣、薛嵩之來降而受之。於是

河朔三鎭。叛服不常。其禍與唐祚相終始。公詩不徒曰乘勝取幽燕。而必曰破幽燕。若謂須滅此而後朝食者。蓋深見盧龍、范陽。染暴逆已深。非廓淸掃蕩。與之更始。不可招降納叛。雖暫弭目前之兵。必至養虎貽患。元末之於國珍、士誠。劉誠意不惜以死爭之。亦猶公意也。然則破之一字。尤萬世之金鑑哉。

歷代詩話卷四十二 己集九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纂

杜詩 卷下之下

錄箋

黃山谷曰。新鬼煩寃舊鬼哭。夏父弗忌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禾頭生耳黍穗黑。齊民要術。秋雨甲子。禾頭生耳。
春光澹沲度千門。富嘉謨明冰篇。春光澹沲度千門。明冰時出御至尊。
始出枝撐幽。慈恩塔下數級。皆枝撐洞黑。出上級乃明。
業白。出石壁寶積經。若純黑業、得純黑報。純白業、得純白報。
山鬼獨一脚。山魈。出江州。獨足鬼。
射人先射馬。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
是身如浮雲。維摩經。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
向子識損益。向子平讀易至損益。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也。

徒旅慘不悅。一本云。徒懷松柏悅。

歲拾橡栗隨狙公。後漢李栒。居新安關下。拾橡栗以自資。

我生託子以爲命。嵩記。牛山多杏。自中國喪亂。百姓資此爲命。

不唾青城地。古樂府。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

眼中之人吾老矣。魏文帝詩。回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陸雲詩。感念桑梓城。髣髴眼中人。

牛馬毛寒縮如蝟。西漢元封中。雪。大寒。牛馬皆踡縮如蝟。

仙李盤根大。唐太宗探得李詩云。盤根植瀛渚。交榦倚天舒。

封題鳥獸形。宋王徽伏苓贊。中狀雞鳧。具容龜蔡。

舉家聞若駭。當作咳。禺屬。惟猨喜怒飲食常作咳。

籠竹和煙滴露梢。籠音夢。籠竹。蜀人名大竹云。

澥口虹如練。蒲懵反。在彭州。

蠶崖雪似銀。蠶崖。在茂州帶雪山。

更歷少城闉。少城。今成都府治。張儀所築。

軍吏回官燭。巴祗爲揚州刺史。與客坐暗中。不然官燭。

久游巴子國。左氏。桓九年。巴子請與鄧爲好。巴。姬姓。國在巴郡江州縣。

南遊北戶開林邑。日南諸國皆開北戶向日。

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此引前漢永平詔。權門請託。殘吏放手之放手。復齋云。古詩。采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杜取此。

昨夜邀歡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注引嵇康傳。淺陋。乃魏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藉者潦倒。出此也。

南朝何子季。居若耶谿雲門寺。與二兄求、點並棲遁世。號三高。敕給白衣尚書祿。不受。故山水障圖末云。若耶谿。雲門寺。吾獨何爲在泥滓。靑鞋布韈從茲始。蓋有隱遁之興也。

菱葉荷花靜如拭。拭。訓淨。雜記。饔人拭羊。拭。淨也。

峽束蒼江起。巖排石樹圓。石樹。石楠也。

時時乞酒錢。乞。與也。丘既切。

看題減藥囊。一作檢。檢字乃合詩意。

臣子憂四番。當作憂思番。

九鑽巴噀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矣。胡苕谿云。又有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

砧之句。詩譜謂。公以乾元已亥冬至蜀。不以暑計。起明年庚子。至是爲十暑。時已在湖南。獨言岷山、永泰乙巳秋至雲安。雲安、荆湖皆楚地。至是合爲五霜。而云三者。獨以峽中言之。

鬬雞詩。觀風樓南。起鬬雞殿。

人間有賜金。漢書高后紀。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

織女機絲虛夜月。池中有戈船。各四百艘。四角各垂旛旄旌葆。又作二石。東西相對。以象牽牛織女。

畫省香爐違伏枕。尚書郎入直。女侍史執香爐燒薰護衣服。見漢官儀。

賜被隔南宮。給青縑、白綾被或錦被。已上同。

蔡興宗曰。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濟南實海右諸郡。舊集一作海右。今從之。正文作海內。非也。

拂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拂字從一作兼。畫馬詩有云。翠華拂天來向東。正文作沸。非也。

君臣留歡娛。樂動殷嶱嵑。殷從上聲。嶱嵑出文選。音渴曷。集韻。山貌。舊集作殷湯嶱。音字皆誤。蓋緣湯字之誤。二字從而倒之。他詩二字誤倒之者非一。

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別本禾字一作未。今從之。按此詩十一月作。禾字明矣。昌黎謂年登而

妻啼飢。實此意也。

陰風西北來。慘淡隨回紇。紇字從一作鶻。唐史。德宗朝始改名回鶻。正文非也。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淸晝同。夜字從王介甫謂捷書晝夜至也。舊作日。今不取。

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撇烈。撇烈。疾貌。大食刀歌云。鬼物撇烈辭坑壕。字意皆同。舊集作撇烈。非也。

嬋娟碧蘚靜。蕭摵寒籜聚。蘚字從別本。舊集作鮮。蓋字晝小缺。而釋者云。嬋娟、碧鮮。皆謂竹也。尤謬。

長夜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此成都詩。舊集作長安。非也。其夜字之訛。故誤作安耳。況卒章之意明甚。

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色字從別本。他詩亦云。朝野色枯槁。正文作邑。今不取。

樹枝有鳥亂棲時。暝色無人獨歸客。棲字從一作。正文作鳴。今不取。言亂棲則鳴可知矣。

高皇亦明王。魂魄猶正直。皇字舊集諸本皆作堂。近見別本作皇。今從之。乃與上下數聯詩意相貫也。詢之閬人。其漢高祠廟。今尙存焉。

別離重相逢。偶然豈足期。足字舊集作定。蓋由字晝小訛。況上句已云。泄雲無定姿。

主守問家臣。分朋見谿畔。耘者必分朋曹而進。故東坡遠景樓記謂。耘者畢出。數百人爲曹者是也。舊作明。乃字小訛耳。

風吹巨焰作。河漢騰煙柱。諸本下句作何掉騰煙柱。蜀本何作河。近見別本。今從之。蓋於詞意通也。

大火運金氣。荆揚不知秋。火字從一作。謂大火西流。七月詩也。正文作暑。今不取。

終然契眞如。得匪金仙術。二句並從一作。正文作終契如往還。得匪合仙術。今不取。

幾度寄書白鹽北。故人贈我青絲裘。絲字從一作縑。別本正文止作絲字。此詩寄裴施州者。或謂裴冕。非也。按唐史。冕以寶應元年貶施州刺史。不數月。移澧州。距此已六年矣。

配極玄都閟。憑高禁籞長。籞字舊集諸本皆作藥。按西漢宣帝紀云。池籞者。其字從竹。今從之。

茂樹行相引。連山望忽開。茂字、連山字。皆從一作。時歸鳳翔行在。正文連山作連峯。非也。霧樹亦然。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霤常陰陰。霤字從別本。文選云。二堂作霤。此春深詩也。諸本作雪。誤。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冢臥麒麟。苑字從一作。正文作花。蓋字畫小訛。而說者云。一詩連用三花字。不害爲工。誤矣。

雲斷岳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大路。陝、華間地名也。晉書。檀道濟從劉裕伐姚泓。至潼關。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而蜀本正作大道。誤矣。

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詩字從別本。考詩題與上下句意。當從之。舊作時。非也。

合觀卻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題云。觀造竹橋即日成。句中合觀字。謂聚觀橋成之速。而笑驅石之誕。舊集諸本皆訛作歡。非也。已上同。

胡苕谿曰。冬狩行。自從獻寶朝河宗。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山河伯、馮夷之所居。是爲河宗。天子沈璧禮焉。河伯與天子披圖示典。以觀天下寶器。

秋日夔府詠懷詩。穰多栗過拳。西京雜記。上林苑嶧陽。栗大如拳。

又云。門求七祖禪。傳燈錄。北宗神秀門人普寂。立其師爲第六祖。而自稱七祖。

題鄭監湖上亭詩。高唐寒浪減。髣髴識昭丘。荊州圖記。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即見。所謂昭丘也。

八哀。張九齡詩。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張九齡家傳。九齡初生。母夢九鶴從天而下。

秋興。昆吾御宿自逶迤。事見揚雄傳。武帝開廣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三輔黃圖。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武帝離宮。禁禦人不得入游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

舊唐書。郭子儀上言。吐蕃、党項不可忽。宜早爲備。廣德元年。遣李之芳等使吐蕃。爲所留。二年乃得歸。故哭李之芳詩。奉使失張騫。蓋此事也。

代宗自楚王徙封成王。洗兵馬云。成王功大心轉小。代宗時爲元帥故也。

梅雨詩。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今本犀作西。非是。犀浦在成都府二十五里。太守李冰作五石犀沈江。以壓水怪。因以名縣。出成都記。

北征詩。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褒姒。周幽王后也。疑夏字爲誤。當云商周可也。

老翁須地坐。細細酌流霞。今本地坐改作地主。可謂狗尾續也。

棱拂子詩。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山谷言。事見新唐書。適從何處來者是也。注引營營青蠅。其義安在。予謂此說誤矣。此乃元稹事。在子美後。子美以對白羽。皆前代事。王勉夫謂。此雖不足以代白羽。亦可以驅蒼蠅。非謂代白羽以除蒼蠅也。杜詩二意。而山谷以一意認之。故有此誤。

憶昔行。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王屋山中日西落。而人影或在西。日東出。而人影或在東。不可致詰。

贈李八祕書詩。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然少陵罷拾遺時。是至德初。上元乃至德後。以年譜考之。信然。蓋其爲扈蹕上之初元耳。

前出塞五首爲戍兵作。後出塞五首爲赴募者作。

解悶詩。孟子論文更不疑。李陵蘇武是吾師。舊本李陵句在上。子美自注云。校書郎孟雲卿。卽所謂孟子也。此但論詩。俗謂孟軻。乃移孟子句在上。非也。

六月擿搏扶。按莊子。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疏云。搏鬭、扶搖。旋風也。今云搏扶。是歇後語。山鳥山花吾友于。陶彭澤詩。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然則子美承之也。

唐史。張垍尙寧新公主。明皇卽禁中置內宅。故贈詩云。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又長安志。拾翠殿在大明宮翰林門外。望雲亭在太極宮景福殿西。故次聯云。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皆禁中事也。已上同。

蔡寬夫曰。同谷縣七歌。嗚呼四歌兮歌四奏。竹林爲我啼清晝。有人自同州來。篭一禽。大如雀。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曰。此竹林鳥也。今本作林猨。非也。

與奴白飯馬青芻。雖不言主人。而待奴馬如此。則主人可知。詩所謂言刈其楚。言秣其馬。言刈其蔞。言秣其駒同意。蓋少陵遠繼周詩法度。山谷云。爲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芻。傅玄盤中詩。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

小城萬丈餘。大城鐵不如。則小城難爲高。大城難爲堅故也。

先生有才過屈宋。注云。先生所談或屈、宋。王荆公百家詩選。則捨正本而從注。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注云。如今從得歸休爲關西卒。荆公則刊而從正本。已上同。

復齋曰。送李功曹之荆州詩。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博物志。江陵有臺甚大。而惟有一柱。衆梁皆共此柱。後人呼爲木履觀。或呼爲一柱觀。

曲江對酒詩。水精宮殿轉霏微。述異記。吳王闔閭造水精宮。又魏略。大秦國以水精爲屋柱。

題元武禪師屋壁詩。何年顧虎頭。滿壁畫瀛洲。瀛字乃滄字。故王介甫云。畫史雖非顧虎頭。還能滿壁畫滄洲。殿有翼云。何年顧虎頭。注。虎頭、僧相也。虎頭金粟影。注。虎頭、維摩相也。考南史。師子國。晉義熙初。遣使獻玉像。高四尺二寸。此像歷晉、宋。瓦棺寺先有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號三絕。所謂虎頭。卽顧長康耳。注家或云僧相。或云維摩相。可笑。

山水障歌。聞君掃卻赤縣圖。史記。鄒衍。中國赤縣神州內有九州。晉書紀贊。赤縣成蛇豕之區。

紫宸游黿鼉之穴。唐亦有赤縣。謂畿縣尉也。

漁陽突騎猶精銳。後漢吳漢說太守彭寵曰。漁陽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

早時金盌出人間。鄧忠臣引茂陵玉盌爲證。殿有翼亦引南史沈炯所奏云。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

人間。胡若谿謂以盧充爲是。少陵豈以玉盌爲金盌哉。蓋指盧充幽婚之事而言。已上同。

漫叟曰。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芒刺在我眼。焉能待時秋。其憤邪嫉惡。欲芟夷蘊崇之。以肅清王室者。中懷可見。

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蹟。其初云。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

叫怒索飯啼門東。說者謂。庖廚之門在東。已上同。

嚴有翼曰。留花門詩。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唐地理志。甘州刪丹縣北渡張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壖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軍東北有居延海。又東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里至回鶻牙帳。故謂回鶻爲花門也。

夔府詠懷詩。卜羨君平杖。漢史。嚴君平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則閉肆下簾。未嘗言杖。注引阮宣子百錢挂杖頭。與君平無涉。豈少陵之誤歟。同上。

潘子眞曰。遊子久出門。外戶無人持。古樂府。健婦持門戶。勝一大丈夫。山谷云。縱有健婦把鋤犁。亦出此樂府語。

竊效貢公喜。劉孝標廣絕交論。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

人來坐馬韉。蘇秦激張儀相秦。以馬韉席坐之。

門闌多喜氣。女壻近乘龍。楚國先賢傳。孫儁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叔元女。時謂桓兩女乘龍。言得壻如龍也。宋景文詩。承家男得鳳。擇壻女乘龍。已上同。

蘇子瞻曰。嘗夢子美謂。八陣詩遺恨失呑吳。世人誤謂先主、武侯皆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有呑吳之意。此爲恨耳。

陳后山曰。懷薛璩詩。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璩之詩也。

洪駒父曰。佛經稱善巧方便。僧璨、惠可。二祖師名。故詩云。何階子方便。又云吾亦師璨可。注乃謂子方。田子方。璨、可。詩僧。甚疏略。

學林新編曰。中秋月詩。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注引古詩。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謂殘月也。按樂府所載。藁砧者。鈇也。藁砧今何在。問夫何在也。山上復有山。言夫出也。大刀頭者。環也。何當大刀頭者。何日當還也。破鏡者。月半也。破鏡飛上天者。言半月當還也。子美詩言雖有歸心。而大刀折。則未能還也。注乃訓爲殘月。誤矣。

黃伯思曰。得子美詩集。與今行槧本小異。如忍對江山麗。印本對乃作待。雅量涵高遠。印本涵乃作極。同上。

王伯厚曰。杜審言詩。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若子美云。林花著雨臙脂溼。水荇牽風翠帶長。審言詩。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子美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語脈蓋有家法。同上。

張邦基曰。鄭南伏毒守。瀟灑到天心。守當作寺。華州圖經有伏毒寺。劉禹錫集有舅氏牧華州。前後諸陪登伏毒巖。劉禹錫詩。嘗作關中客。頻經伏毒巖。

羅大經曰。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王方平事。食風香三字。佛書云。凡諸所齅。風與香等。

王仲言曰。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一聯。已見晉書載記矣。

邵博曰。杖黎妨躍馬。不是故離羣。離字如律。當讀平聲。檀弓。離羣索居。釋文。離字讀去聲。音利。

姚令威曰。送孔巢詩。幾歲寄我空中書。用史宗引小兒騰空。覺脚下有波濤。寄書事。乃蓬萊仙人也。洪慶善云。空中書。乃雁足書。非也。

弩影落杯中。風俗通。應彬飲杜宣酒。壁上懸赤弩。照杯中形如蛇。宣惡之。謂蛇入腹。遂病。後至其故處。知弩影。遂解。

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鉤。乃用沈佺期臺前疑挂鏡。簾外自懸鉤。皆月詩。

王防元規嘗云。杜詩古本。辭人解撰河淸頌。詩成珠玉在揮毫。蓋爲和舍人。故云。靑靑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蓋爲送扶侍。故云。邵博云。日日江魚入饌來。後得古本。日日作白白。不但於句甚偶。其思致亦不同。

贈韋十六詩。子雖軀幹小。晉書載。劉曜時。壯士陳安戰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健兒有陳安。軀幹雖小腹常寬。

秋興。聞道長安似弈棋。用甯子視君似弈棋事。

蔣防作霍小玉傳。書大曆中李益事。有一豪士。衣輕黃衫。挾朱筋彈。李至。霍遂死。乃三月牡丹時也。少年行云。巢燕引雛渾去盡。江花結子已無多。黃衫年少宜來數。不見堂前東逝波。考作詩時大曆間。杜政在蜀。想有好事者傳去。作此詩爾。

越王樓詩。緜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緜州圖經。越王臺在緜州城外西北。有臺高百尺。上有樓。下瞰州城。唐顯慶中。太宗子越王貞任緜州刺史日作。已上同。

王勉夫曰。上韋左丞詩。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此用鮑昭東武吟。

云。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前此應休璉詩。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古詩。四坐且莫喧。願聽歌一言。

速令相就飲一斗。人多引鮑昭且願得志數相就。以證相就二字有所自。不知相就飲三字。見庾信詩野人相就飲。

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場。阮籍詩。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

昔如水上鱗。今如罝中兎。鮑昭詩。昔如韝上鷹。今如檻中猨。

山青花欲然。沈約詩。山櫻花欲然。已上同。

宋子京手書杜詩。新炊閒黃粱。乃是閒黃粱。

葛常之曰。香飯兼苞蘆。苞蘆、蜀秫也。

放船詩。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回。於對聯中十字作一意。詩家謂之十字格。

客夜詩。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陪王使君泛江詩。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不肯二字。含蓄甚佳。與淵明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同意。

天寶十三載。獻太淸宮饗廟及郊三賦。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故有贈集賢崔、于二學士詩。舊注。陳希烈、韋見素爲宰相。而崔國輔、于休烈集賢院學士也。故末句云。謬稱三賦

在。難逃二公恩。按唐史。是歲陳希烈爲相。至八月。見素代之。而甫有上見素詩。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則甫之文爲見素所賞。非希烈也。

柏中允除官制詩。舊注以爲柏者。又以爲正節。按詩云。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柏氏功彌存。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當是有功於蜀者。時段子璋反于上元。徐知道反于寶應。而正節爲邛州刺史。數有功。則是正節無疑矣。

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東坡在潁州。夢至一堂。牓曰仇池。按唐書。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州接壤。故老杜秦州雜詩。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送韋十六赴同谷詩。受詞太白脚。走馬仇池頭。王仲至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而仇池詩乃謂。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邪。

銅缾詩。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其末云。蛟龍雖缺落。猶得折黃金。則以古物要厚賞。自古而然。已上同。

洪容齋曰。折檻行。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尙憶先皇容直臣。婁師德乃是武后朝人。宋璟爲相時。其亡久矣。詩言先皇。意爲明皇帝也。婁別無顯人有聲開元間。

秦州雨晴詩。天永秋雲薄。從西萬里風。謂秋天遼永。風從萬里而來。可謂廣大。而集中作天水。此乃秦州郡名。若用之入此篇。其致思淺矣。

野望因過常少仙一篇。所謂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者。蜀士注曰。少仙。應是言縣尉也。縣尉謂之少府。而梅福爲尉。有神仙之稱。少仙二字。尤爲淸雅。與今俗呼爲仙尉不侔矣。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第三聯與前語不相聯貫。或以爲疑。按杜之旨。本謂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盼。然使政化如水。皇恩若神爲治。大要既無所損。時時用此輩亦無害。已上同。

楊升庵曰。數回細寫愁仍破。寫。洗野切。禮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注謂。傳之器中。史記。始皇三十五年。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三十六年。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左傳注。寫器令空。東觀漢記。封車載貨。寫之權門。晉郄夫人語二弟云。傾筐倒寫。

湖月林風相與淸。湖上、林中。地已淸矣。湖有月。林有風。景益淸矣。故著相與淸字。俗本作湖上。或作湖水。皆淺。既有湖。不須著水字。若云湖上、林風。不得著相與淸字。

白首重聞止觀經。佛經云。止能捨樂。觀能離苦。又云。止能脩心。能斷貪愛。觀能脩慧。能斷無明。止如定而后能靜。觀則慮而后能得也。

西京雜記云。太液池中有雕菰、紫蘀、綠節、鳧雛、雁子。唼喋其間。三輔黃圖云。宮人泛舟采蓮。爲巴人櫂歌。便見人物游嬉。宮沼富貴。今一變云。波漂菰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讀之則菰

米不收而任其沈。蓮房不采而任其墜。兵戈亂離之狀具見矣。杜詩之妙。在翻古語。

滕王亭詩。春日鶯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脩竹用梁孝王事。犬吠雲中用淮南王事。人皆知之矣。予嘗怪脩竹本無鶯啼字也。後見孫綽蘭亭詩。啼鶯吟脩竹。游鱗戲瀾濤。乃知杜老用此。

更取楸花媚遠天。今本作椒花。非。椒花色綠。與葉無辨。不可言媚。已上同。

焦弱侯曰。諸將詩。天下軍儲不自供。唐制。府兵。有事則徵爲兵。無事則散爲農。是軍儲皆自供也。今兵不得休。故軍儲但取別孔而不自供。惟王縉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力興屯田。不失唐之舊制。故結云。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特歸美之。錢牧齋云。此責當時之大臣出將者。俱無匡濟大略。如王縉不過募耕勸農。爲承平有司之事而已。曰稍喜者。婉詞以致不滿之意。非褒予之也。

王弇州曰。善本勝者。把君詩過目。作把君詩過日。

皇甫百泉曰。杳杳東山攜漢妓。謝安所攜。豈是漢妓。謬矣。

陳無功曰。知章騎馬似乘船。阮咸醉騎馬攲傾。時人指而笑曰。個老子騎馬。如乘船行波浪中。

輕輕柳絮點人衣。後主與張麗華遊園。有柳絮點衣。張謂後主曰。何能點人衣。曰。輕薄物試卿意也。

江風借夕涼。段瑄泛舟。江風淸冷。瑄欣然曰。馮夷借我一夕之涼。已上同。

劉子威曰。天吳及紫鳳。紫鳳無出。必九鳳也。大荒經。有神九首。人面鳥身。名曰九鳳。

顧朗仲曰。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送遠之事盡矣。歸而思之。草木之歲月如彼。關河之霜雪如此。別離之況。倏已昨日。因以見古人之情。莫深於送別。良有以也。

盧德水曰。遷擢潤朝廷。潤字入微。見朝廷擢一大雅之士。如膏雨油雲。潛滋密沐。裨益不小。

自古江湖客。冥心若死灰。蓋讒柄禍胎。俱萃於朝市。一至江湖。而宇宙寬矣。然心不冥。卽江湖儘有風波。故必冥心若死灰。而後洗手濯足。脫然無礙。此嘉遁而肥者也。覺結舌探腸。猶是第二義。同上。

錢牧齋曰。晴天養片雲。吳季海本作養。他本皆作卷。晴天無雲。而養片雲於谷中。則崖谷之深峻可知矣。山澤多藏育。山川出雲。皆叶養字之義。

曲江值雨詩。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旁。此懷玄宗南內之詩也。玄宗用萬騎軍以平韋氏。改爲龍武軍。親近宿衛。今深居南內。不復如昔日遊幸矣。興慶宮南樓。下臨通衢。時置酒眺望。然欲由夾城以達曲江芙蓉苑。不可得矣。曰深駐輦。曰謾焚香。則其深宮寂寞。可想見矣。金錢之會。無復開元之盛。雖對酒感歎。意亦在上皇也。

諸將詩。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此責諸將之反借助於人也。自回紇助順。收復兩京

之後。雍王之討朝義。子儀之敗吐蕃。皆用回紇之力。故曰盡煩回紇。僕固懷恩曰。朔方將士。爲先帝中興主人。是陛下蒙塵故吏。故曰遠救朔方。龍起猶聞晉水清。追歎晉陽起義之時。所謂神堯以一旅取天下也。

諸將詩。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爲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此言朝廷不當使中官爲將也。楊思勗討安南五谿。殘酷好殺。而越裳不貢矣。呂太一收珠廣南。阻兵作亂。而南海不靖矣。以中官拜兵部尚書者。李輔國也。所謂殊錫也。以中官爲觀軍容使者。魚朝恩也。所謂總戎也。炎風朔雪。皆天王之地。不精求忠厚以翊聖朝。偏用一二中人。專將帥之重任。潰僨國事。豈不謬哉。已上同。

張綖曰。一雙白魚不受釣。峽有嘉魚。長身細鱗。肉白如玉。春社前出穴。秋社卽歸。時已九月。故不受釣。

徐與公曰。三寸黃柑猶自青。凡柑皆圓。獨成都產者。形如鴨卵。故云三寸。言其長也。

邵子藝曰。會須上番看成竹。竹之有上番、下番。卽今言大番、小番也。番、去聲。謂大年生筍多。小年生筍少也。

顧脩遠曰。青袍白馬有何意。庾子愼亂後經吳郵亭云。青袍異春草。白馬卽吳門。庾信哀江南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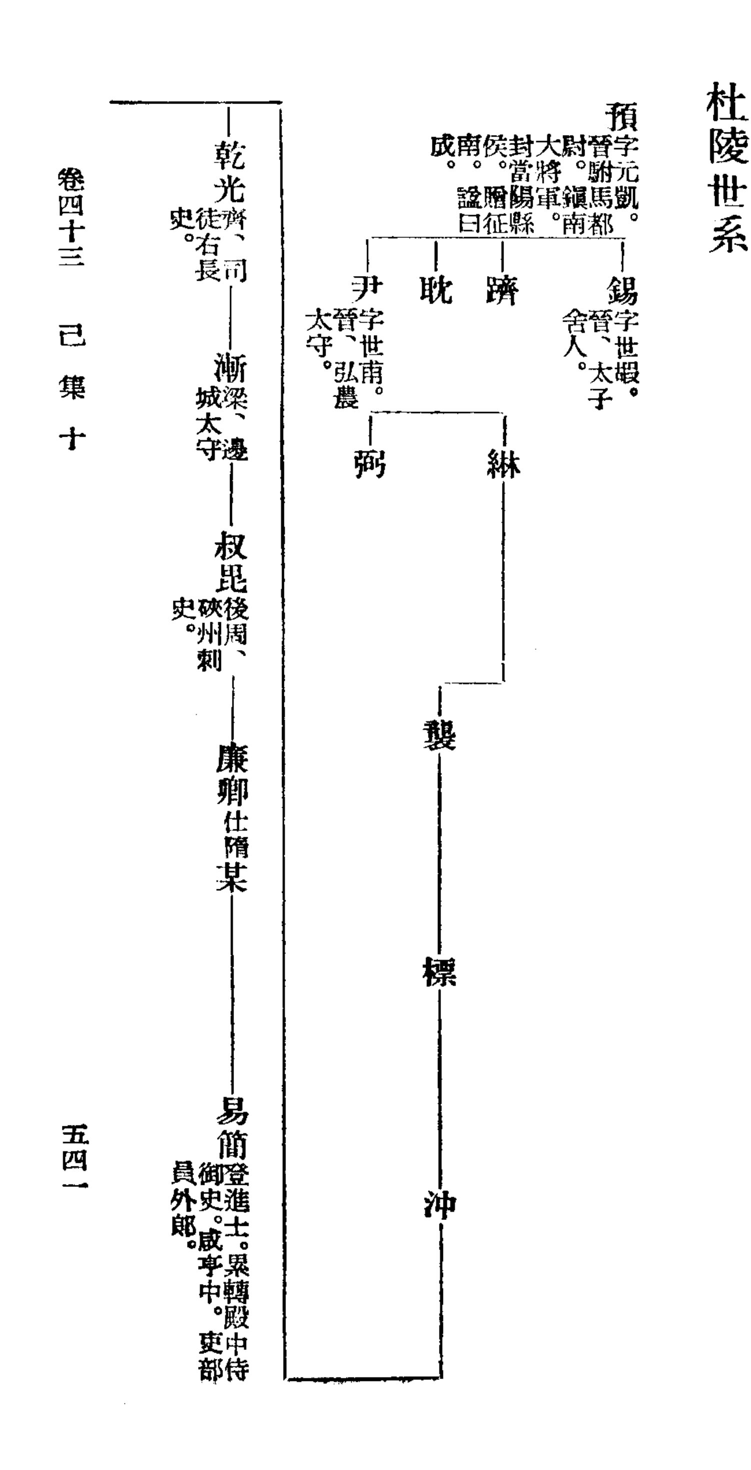
云。椞點拂扇。馮陵幾甸。青袍如草。白馬如練。正用此語。

金聖歎曰。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題中無枉字。又無陪字。然則先生不與宴集矣。如何又有此詩。及讀掾曹乘逸興。鞍馬到荒林。能吏逢聯璧。華筵直一金。而後知劉乃枉駕。鄭則夤緣。一段幽事。敗於俗物。故不書枉、書陪。葉有大云。末二句游山動用鼓吹。自是俗吏惡習。

歷代詩話卷四十三 己集十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杜陵世系



洪泰 襲洮陽侯。

祖悅

顒

景仲　景秀　景恭

某 隋、河內郡司功參軍。獲嘉縣令。

依藝 唐、監察御史。河南府鞏縣令。

審言 字必簡。修文館學士。尙書膳部員外郞。

閑 朝議大夫。兗州司馬。陞京兆府奉天令。

升　專　登

甫 字子美。拜左拾遺。廣德中。表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郞。賜緋魚袋。

穎　觀　豐　占

宗文　宗武

嗣業

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杜預四子。錫、躋、耽、尹。襄陽杜氏出自預少子尹。晉弘農太守。二子綝、弼。綝生襲。襲生標。標生沖。沖生洪泰。二子祖悅、顒。顒生景仲。又公作姑萬年縣君墓誌云。曾祖某。隋河內郡司功參軍。獲嘉縣令。王父某。皇朝監察御史。洛州鞏縣令。考某。修文館學士。尙

書膳部員外郎。又舊唐書、文苑、杜甫傳云。曾祖依藝。終鞏令。祖審言。終膳部員外郎。父閑。終奉天令。公自稱預十三葉孫。其世次可得而考也。因觀舊唐書杜易簡傳。易簡。襄州襄陽人。周硤州刺史叔毘曾孫。又周書杜叔毘傳。其先京兆杜陵人。徙居襄陽。祖乾光。齊司徒右長史。父漸。梁邊城太守。據此。則洪泰與乾光爲行。顒與漸爲行。景仲與叔毘爲行。此尤井井有序者。迺舊譜以叔毘爲顒子。景仲、叔毘並系顒下。其乖謬不待言。即論者以獲嘉爲叔毘子。易簡、審言同出叔毘下。亦未爲允當也。恐人之猶多疑誤。故併乾光一派附綴之。

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成王滅唐。以封弟叔虞。改封唐氏子孫於杜城。後爲宣王所滅。杜洩奔晉。因爲氏。公作萬年縣君杜氏墓誌云。其先系統於伊祁。分姓于唐杜。蓋謂此也。楊升庵言士會之士作土。爲古杜字。如詩言桑土。音杜。漢儒欲推漢爲陶唐之後。增爲劉氏。若作士。上與唐杜。下與劉氏何涉。余按隰叔奔晉。爲晉士師、爲士氏。曾孫士會爲晉卿。食采于范。爲范氏。此宣子所以稱祖也。士會適秦。復歸晉。有子留于秦。爲劉氏。其後秦滅魏。徙大梁。生請。徙沛。生仁、號豐公。生煓、字執嘉。史記稱大公名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諱邦、爲漢高祖。據此。則士何煩作土讀。而劉何得非唐後耶。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云。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又送劉十弟判官云。分源豕韋派。

別浦雁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卽此二詩併題可證。

預父恕。字務伯。太和中。散騎黃門侍郎。恕父畿。字伯侯。魏尙書僕射。封豐樂侯。預襲祖爵豐樂亭侯。以功進爵當陽縣侯。似不宜祧。蓋公于遠祖當陽君有祭。公且祧當陽君前耶。觀進鵰賦、表。稱先君恕、預以降。則公非忘當陽君前者。

畿、恕、預、錫。至錫子乂。字弘治。光祿大夫。美姿制。世說。弘治膚淸。各稱五世盛德。又預五世孫銓。字士衡。中書侍郎。有長者風。諸杜稱爲長老。雖其支屬多賢。不及載。

叔昆有兄君錫。爲參軍曹策所殺。叔昆手刃策。自詣闕。太祖赦之。蓋叔昆派。特附綴。不詳。

舊唐書。審言貶吉州司戶參軍。與州僚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搆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旣而季重等府中酣讌。審言子幷。年十三。懷刃以擊之。季重中傷死。而幷亦爲左右所殺。按公萬年縣君墓誌云。兄升。國史有傳。又盧太君墓誌云。次曰升。幼卒報復父仇。國史有傳。此誌代父作。公所稱。兩作升字。應从升。舊史作幷字。恐誤。

祖母薛氏。生三子。閑、升、專。三女。適鉅鹿魏上瑜。河東裴榮期。范陽盧正均。繼祖母盧氏。生一子登。二女。適京兆王佑。會稽賀撝。母崔氏。公祭外祖祖母文云。紀國則夫人之門。又云。名播于燕公之筆。按舊書。紀王愼。太宗第十子。越王貞敗。愼亦下獄。改姓虺氏。愼子義陽王琮等並遇害。中興初。追復官爵。張燕公義陽王碑曰。初。永昌之難。王下河南獄。妃

錄司農氏。惟有崔氏女。屝屨布衣。往來供饋。中外咨嗟。目爲勤孝。據此。則公之外祖母。紀王之孫。義陽之女也。母爲崔氏甚明。公于白水依崔十九舅于郴州。欲依崔二十三舅。尤爲可據。年譜謂先生之母微。故沒而不書。非也。范陽太君誌。稱冢婦盧氏。乃傳寫之誤。或載之世系曰。母盧氏。生母崔氏。又非。夫人楊氏。元稹墓誌云。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

宗文、小字熊兒。宗武、小字驥子。按潤州刺史樊晃、于公歿後。采其遺文爲小集。序曰。君有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黃鶴。年譜載。大曆四年夏。宗文夭。則是先公而喪。誤矣。公於宗武生日詩云。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又示宗武詩云。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牀。試吟靑玉案。莫羨紫羅囊。公之屬意如此。惜其書無傳。

蘇東坡送戴蒙赴成都詩。拾遺被酒行歌處。野橋官柳西郊路。聞道華陽版籍中。至今尙有城南杜。楊仲弘序秋興詩格云。甫於門人傳其法。予遊西蜀。問九世孫杜舉而言之。曹能始蜀中詩話云。戕著氏族譜。稱少陵之後者。係宗武所傳。眉州志。杜莘老。靑神人。甫十三世孫。蓋公之衍緒於蜀有如此。

族父鴻漸。劍南節度使。從弟位、考功郎中。湖州刺史。亞。陝西觀察使。姪佐。大理正。從姪勤。年十六七。射策落第。從孫濟。東川節度使兼京兆尹。崇簡。益州司馬參軍。皆見於詩中者。世系表。崇簡、佐。出襄陽房。至以濟

與位同出景秀下。並征南十四代孫。則公稱位從弟。稱濟從孫何謂。宋孫洙作傳云。牧之爲甫族孫。同出於預。余按張禮遊城南記云。東次杜曲。前瞻杜固。又雍錄云。杜固謂之南杜。杜曲謂之北杜。唐史。中書侍郎杜正倫與城南諸杜通譜。不許。銜之。建言鑿杜固。世傳杜固有王氣。故累代衣冠。既鑿。血流十日。蓋牧父從郁。從郁父佑。宰相。封邠國公。芙蓉園西有邠公家廟。瓜州村有邠公別業。是南杜也。公進封西嶽賦表云。臣本杜陵諸生。古杜伯國。秦爲杜縣。漢宣帝脩杜之東原爲陵。更名曰杜陵縣。詩每稱少陵野老。漢許后葬杜陵南園。謂之小陵。皆作少陵。雍錄云。杜曲在啓夏門外。西向卽少陵原。則公當是北杜。杜氏之先在杜陵。當陽之玄孫某。隨宋武帝南遷。遂爲襄陽人。後依藝爲鞏令。又徙居河南鞏縣。故公之田園在鞏洛。其族望本出杜陵。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杜陵年譜

紀年	事略	杜公
睿宗 先天元年壬子。即景雲三年。正月改元太極。五月改延和。八月改先天。	上初以宋王成器長。欲立爲太子。因平王誅韋氏有功。涕泣請遜儲位。更名憲。封寧王。開元二十九年薨。謚爲讓皇帝。號其墓爲惠陵。○長子璡。姿容妍美。秀出藩邸。封汝陽郡王。天寶初。加特進。與賀知章、褚廷誨爲詩酒之交。○第六子瑀。初爲隴西郡公。天寶末。從幸蜀。封漢中王。 七月。立皇太子隆基爲皇帝。以聽小事。自尊爲太上皇。 八月。玄宗即位。	公生。呂大防詩譜云。墓誌、本傳皆言。公年五十九歲。卒於大曆五年庚戌。則當生於是年。
玄宗 開元元年癸丑。即先天二年十二月改元。	竇懷貞等附太平公主謀廢立。上發羽林軍誅太平。睿宗御承天門樓。諸宰相走伏外省。獨郭元振侍衛。詔收逆黨斬之。睿宗聞東宮兵至。將欲投於門樓下。元振親扶聖躬。敦勸乃止。事定。宿中書省二十四日。以功封代國公。	

七月。誥歸政於皇帝。上皇之命曰誥。

九月。張說爲中書令。

宴王公百寮於承天門。令左右於樓下撒金錢。許中書五品以上官、及諸司三品以上官爭拾之。仍賜物有差。

十月。姚元之同中書門下三品。

十二月。改尙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天寶元年復舊。

開元二年甲寅

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更置左右教坊於蓬萊宮側。選宮女數百人。自教法曲。謂之皇帝梨園子弟。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曉音度。

作興慶宮。卽隆慶坊舊邸也。東有舊井。忽涌爲小池。有黃龍出其中。正位後。池愈大。遂爲龍池樂以志其祥。又置兩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時與諸王聚宴。

開元三年乙卯

十月。始用黃麻紙寫詔。中書以黃白二麻爲綸命重輕之辨。凡制用白麻紙。詔用白藤紙。書用黃麻紙。上元中。詔、制、敕並用黃麻。

公年四歲

觀舞劍器行敘云。開元

年	事	公
		三年。余尚童稚。記于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黃鶴曰。公七歲能詩。則四歲記事。非不能矣。呂大防詩譜。以爲年纔四歲。或有誤。非也。
開元四年丙辰	六月。睿宗崩。十月。葬於橋陵。改同州蒲城縣爲奉先縣。十二月。姚崇罷。元之避開元尊號。更名崇。宋璟兼黃門監。蘇頲同平章事。	
開元五年丁巳	九月。改紫微省依舊爲中書省。黃門省爲門下省。黃門監爲侍中。	
開元六年戊午		公年七歲。壯遊詩云。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皇。進鵰賦表云。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

開元七年己未	
開元八年庚申中書門下奏開元新格。冬至日祀圜丘。遂用小冬日視朝。小冬日即小至。謂至前一日。	正月。宋璟、蘇頲罷。中書令張嘉貞奏。致仕官及內外官五品以上。許終身佩魚。以爲榮寵。自後恩制賞緋紫。例兼魚袋。謂之章服。○魚袋著紫者金裝。緋者銀裝。
開元九年辛酉	七月。姚崇卒。九月。張說同中書門下三品。召王翰爲祕書正字。
開元十年壬戌	秋。安南亂。遣內侍楊思勖討平之。思勖有膂力。殘忍好殺。積屍爲京觀。所至立功。
開元十一年癸亥	四月。張說爲中書令。十月。幸温泉。作温泉宮。

年代	事蹟	年歲
開元十二年甲子		
開元十三年乙丑	十一月。封泰山。王毛仲爲內外閑廄使。馬增至四十三萬匹。帝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爲羣。望之如雲錦。	公年十四歲。
開元十四年丙寅	四月。張說罷。岐王範薨。十一月。幸寧王憲宅。與諸王宴。探韻賦詩。	公年十五歲。出遊選場。壯遊詩云。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崔鄭州尚。魏豫州啓心。
開元十五年丁卯	十二月。制以吐蕃爲邊害。令隴右道及諸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西道及諸軍團兵四萬人。又徵關中兵萬人集臨洮。朔方兵二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	
開元十六年戊辰	二月。張說兼集賢院學士。	

開元十七年己巳	八月初五。帝生日。丞相源乾曜、張說表請以是日爲千秋節。布于天下。咸令宴樂。移社就之。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曰酺。大合樂于宮中。〇教舞馬四百蹏。各分左右爲部。目爲某家寵。某家驕。其曲。歌傾杯樂。馬即口銜杯。臥而復起。上壽。或命壯士舉榻。馬舞榻上。抃轉如飛。是日舞于勤政樓下。〇供奉鬬雞。賈昌爲五百小兒長。是日導群雞立廣場。隨顧指低昂。不失昌度。上以乙酉生。而喜鬬雞。是兆亂之象。宋璟爲尙書右丞相。	公年十八歲。
開元十八年庚午	三月。始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每十日賜百官一休假。吐蕃贊普。上表請和。表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親。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同爲一家。深識尊卑。豈敢失禮。千歲萬歲。外甥終不敢先違盟誓。〇按貞觀十五年。文成公主下降吐蕃。景龍二年。金城公主復降吐蕃。十一月。張說卒。	公年十九歲。哭韋之晉詩云。悽愴郇瑕邑。差池弱冠年。又酬寇侍御詩云。往別郇瑕地。于今四十年。郇瑕。晉邑也。公十八九歲時。嘗至晉州。當是遊晉後。方爲吳越之遊。

年	時事	事蹟
開元十九年辛未		公年二十歲。進三大禮賦表云。浪跡于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則其遊吳越。乃在開元十九年。自是下姑蘇。渡浙江。遊剡谿。久之方歸。
開元二十年壬申	三月。信安王禕。大破奚契丹于幽州。 六月。遣范安及于長安。廣花萼樓。築夾城入芙蓉園。自大明宮夾東羅城複道。經通化門觀以達興慶宮。次經春明、延喜門至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之知也。	
開元二十一年癸酉	三月。韓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分天下爲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道。山南西道。劍南。淮南。江南東道。江南西道。黔中。嶺南。兩畿領以中丞。餘擇賢刺史領之。 十一月。宋璟致仕。	

	十二月。韓休罷。張九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開元二十二年甲戌	正月。帝幸東都。 五月。張九齡爲中書令。李林甫同平章事。 十二月。張守珪斬奚契丹王屈烈。及其大臣可突干。傳首東都。其先。東口宇文別種號庫莫奚。後爲契丹所併。以奚王牀帳所居建城。號中京。故名奚契丹。	公年二十三歲。遊吳越歸。赴鄉舉。壯遊詩云。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上韋左丞詩云。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
開元二十三年乙亥	帝在中都。 唐制。年年貢士。按選舉志。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而舉選不由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于州縣。既至省。由戶部集閱。而關于考功員外郎試之。	下第。按史。二十四年。移貢舉于禮部。則公以鄉貢下考功第。當在是年。壯遊詩云。忤下考功第。拜辭京尹堂。
開元二十四年丙子	三月。敕禮部侍郎掌貢舉。武德初。考功郎監試貢舉。貞觀以來。考功員外郎專掌之。是年考功郎李昂爲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始移禮部。以侍郎主之。 四月。張九齡論安祿山貌有反相。不殺必遺後患。上不從。赦之。後幸蜀。思九齡之先見。下詔褒贈。遣使至曲江祭之。有	

史窣干與祿山同里。上與語。說之。賜名思明。
十月。駕還西京。按長安于開、寶間曰西京。至德二年曰中京。上元二年復曰西京。寶應元年曰上都。
十二月。張九齡罷。上欲相李林甫。九齡以姦狀對。上不從。林甫日夜短之。乃罷。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中書門下三品。

開元二十五年丁丑

正月。置玄學博士。其生徒令習道德經。及莊子、列子、文子等。每歲依明經例舉送。○二十一年。上親注道德經。令學者習之。二十三年。奉敕升老子、莊子爲列傳首。居伯夷之上。
四月。張九齡貶荊州大都督府長史。薦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坐引非其人。左遷荊州。○辟孟浩然爲從事。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爲庶人。尋賜死。是年、上以幾致刑措。推功元輔。天下斷死刑五十八人。獄院有鵲來巢。特歸功宰輔。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豳國公。
十一月。宋璟卒。

公遊齊趙。
壯遊詩云。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淸狂。按壯遊詩不言兗州。而集中頗多兗州所作。蓋兗州與齊州接境。公遊齊州。當在兗州趨庭之後。○公父閑時爲兗州司馬。公往省侍之。故登兗州城樓詩云。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

年	事
開元二十六年戊寅	三月。杜希望攻拔吐蕃新城。以其地爲威戎軍。 六月。張守珪破契丹林口。遣使獻捷。 置左右龍武軍。親近宿衛。太宗選百騎以爲翊衛之備。中宗加萬騎。分左右營。開元以來。與左右羽林軍名曰北門四軍。至是改爲左右龍武軍。肅宗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賜名天騎。
開元二十七年己卯	李適爲豳州節度使、河北海運使。海運糧儲。當始于隋大業中。按來護兒從江都進兵。則出成山大洋轉登、萊向遼海也。唐太宗討高麗。舟師皆出萊州。其餽運當從隋故道。蓋隋、唐時于揚州置倉。以備海運餽東北邊。 八月。蓋嘉運大破突厥施于碎葉城。擒其王吐火仙送京師。
開元二十八年庚辰	正月。令兩京道路。並種果樹。 二月。張九齡卒。 是時天下雄富。京師米價。斛不盈二百。絹亦如之。東由汴宋。西歷岐鳳。夾路列店。陳酒饌待客。行人萬里。不持寸刃。

開元二十九年辛巳七月。伊洛水溢。損廬舍禾稼無遺。壞天津橋及東西漕。河南河北二十四郡皆漂溺。

正月。兩京諸路。各置玄元皇帝廟。高仙芝爲安西副護。八月。以安祿山爲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

公年三十歲。在東都。祭遠祖當陽君。文曰。十三葉孫甫。謹以寒食之奠。敢昭告于先祖晉駙馬都尉鎮南大將軍當陽成侯之靈。又曰。小子築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按首陽山在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

天寶元年壬午。正月丁未。大赦改元。

正月。得靈寶于尹喜故宅。置玄元廟于大寧坊。東都于積善坊。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于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就函谷關尹喜臺西發得之。二月。侍中改爲左相。中書令改右相。八月。李適之代牛仙客爲左相。九月。兩京玄元廟改曰太上玄元皇帝宮。十二月。河西節度使王倕奏破吐蕃魚海及游奕等軍。

公在東都。姑萬年縣君卒于東京仁風里。公爲制服。六月。遷殯于河南縣。又爲墓誌。誌曰。甫昔臥病于我諸姑。意公之母早亡。而育于姑也。○姑適河東裴榮期。

年	時事	行蹟
天寶二年癸未	正月。安祿山入朝。 三月。改西京玄元宮爲太淸宮。東京爲太微宮。	
天寶三載甲申。正月丙申。改年爲載。	正月。遣左右相以下。祖別賀知章于長樂坡。知章爲禮部侍郎。取舍非允。門蔭子弟。喧訴盈庭。于是以梯登牆。首出決事。時人咸嗤之。晚年尤加縱誕。因病恍惚。乃上疏請度爲道士。求還鄉里。仍舍本鄉宅爲觀。上許之。 三月。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李白供奉翰林。不爲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八月。帝賜金放歸。十五載。白臥廬山。永王璘迫致之。軍敗。白坐繫潯陽獄。得釋。乾元初。詔長流夜郎。會赦。復還潯陽。寶應初。過金陵、當塗。以病卒。 壽王妃楊氏號太眞。召入宮。	公在東都。 五月。祖母范陽太君盧氏。卒于陳留郡之私第。 八月。歸葬偃師。公作墓誌。此誌代其父閑作。時父尙爲兗州司馬。 是時。李白自翰林放歸。客遊梁、宋、齊、魯。相從賦詩。正在天寶三四載間。舊譜謂。開元二十五年。公從高適、李白過汴州。登吹臺。恐謬。
天寶四載乙酉	八月。册立太眞爲貴妃。三姊皆賜第京師。兄銛、錡。從兄。釗。賜名國忠。建第於宮東門南。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或遊幸所至。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相映。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墜舄。珠翠燦於路岐可掬。曾有人俯身一窺其車。香氣數日不絕。	公在齊州。 李邕爲北海太守。陪宴歷下亭。李白、高適俱有贈邕詩。當是同時。白有魯郡石門

別杜二子美詩。或四載之秋也。

撰皇甫淑妃神道碑。妃生臨晉公主。下嫁鄭潛曜。乃廣文鄭虔之姪。公與虔善。故撰文云。甫忝鄭莊之賓客。游竇主之園林。按鄭莊即虔郊居。公嘗宴駙馬蓮花洞。

天寶五載丙戌

四月。左相李適之罷。陳希烈同平章事。

公歸長安。

壯游詩云。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歸京師當在天寶四五載。

天寶六載丁亥

敕今後賀正使。並取元日隨京官例序立。

正月。遣使就殺北海太守李邕。柳勣下獄。引邕議及休咎。敕刑部祁順之、御史羅希奭馳往。就郡決殺之。

李適之飲藥死。與李林甫不叶。爲其陰中。

詔天下通一藝者詣京師。李林甫命尙書省覆試。皆下之。元結喩友文云。詔徵天下士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相國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泄漏當時之機。議於朝廷曰。舉人多卑賤愚

公應詔退下。

在長安。

十月。至獸坊、作天狗賦。天狗院。列在諸獸院之上。

瀆。不識禮度。恐有俚言。汚濁聖聽。於是奏待制者。悉令長官考試。御史中丞監之。試如長吏。已而布衣之士。無有一第者。遂表賀人主。以爲野無遺賢。

九月。安祿山築雄武城。外示禦寇。內貯兵器。養同羅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餘爲己子。又畜戰馬數萬匹。牛羊約五萬餘頭。

十月。幸華清宮。驪山下有溫湯。秦築室其上。漢加葺之。貞觀建湯泉宮。開元作溫泉宮。至是改爲華清宮。○甃以文瑤密石。中央白玉蓮華捧湯。噴以成池。除供奉兩湯池外。更有長湯十六所。每賜諸嬪御。○蓋卽山建立。百官庶府皆行。各有寓止。自十月往。歲盡乃還。

十一月。哥舒翰充隴右節度使。翰初仗劍之河西。事節度王忠嗣。補爲衙將。是年忠嗣得罪。翰代爲節度。

十二月。安西都護高仙芝討小勃律。擒其王歸。天寶初。安西諸蕃進五色玉。常爲小勃律所劫。上怒。命王天運將四萬人統諸蕃兵伐之。勃律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許。屠其城而還。勃律中有術者言。天將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風吹小海水成冰柱。四萬人凍死。惟蕃漢各一人得還。具奏。上令中使驗之。冰猶崢嶸如山。隔冰見屍立者、坐者。中使將返。冰忽消。屍不復見。

天寶七載戊子

韋濟爲河南尹。遷尚書左丞。公故廬在偃師。濟頻有訪問。
十月。幸華清宮。
貴妃三姊並封國夫人之號。同日拜命。長曰大姨封秦國。三姨封韓國。八姨封虢國。適柳者爲秦。適崔者爲韓。適裴者爲虢。
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之上。又築城龍駒島。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吐谷渾有青海、周圍八九百里。爲吐蕃所併。開元中。王君㚟、張景順、張忠亮、崔希逸、皇甫惟明、王忠嗣先後破吐蕃。皆在青海。至是、吐蕃始不敢近。

公在長安。

天寶八載己丑

閏六月。上親謁太清宮。册聖祖玄元皇帝。尊號爲聖祖大道玄元皇帝。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皇帝。睿宗謚曰元貞大聖皇帝。
京兆尹蕭炅。坐贓左遷汝陰太守。炅爲李林甫親厚。楊國忠奏逐。林甫不能救。
哥舒翰攻拔吐蕃石堡城。開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吐蕃襲石堡城。蓋嘉運不能守。帝憤之。嘗詔問王忠嗣以攻取石堡城之略。忠嗣上言。石堡險固。非殺數萬人不能克。恐所得不如所亡。至是翰攻拔之。士卒死者數萬。果如其言。

在長安。間至東都。
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詩云。五聖聯龍袞。此詠太微宮也。作於加謚五聖之後。則公是年冬又在東都。○廟壁有吳道子畫五聖眞容。

天寶九載庚寅

正月庚戌。羣臣請封西嶽。從之。二月辛亥。西嶽廟災。時久旱。制停封。

鮮于仲通充劍南節度副大使。國忠薦之。

五月。安祿山進封東平郡王。

七月。以鄭虔爲廣文館博士。國子監增置廣文館。以領詞藻之士。就職自虔始。○後陷賊。貶台州司戶參軍。

上好神仙燒煉之術。黔陽秋貢丹砂等物。經巫峽覆舟。李林甫等請捨宅爲觀。祝聖壽。

十二月。關西游奕使王難得擊吐蕃。克五橋。拔樹敦城。

公自東都復歸於長安。

進鵰賦。

天寶十載辛卯。秋雨積旬。西京尤甚。

正月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饗太廟。甲午。有事於南郊。

三月。安祿山兼領三鎭。平盧、范陽、河東。

四月。鮮于仲通討南詔。大敗於西洱河。楊國忠掩其敗狀。反以捷聞。大募西京及河南北兵以擊之。人莫肯應。國忠遣御史分道

公年四十歲。

在長安。

進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賢院。

作秋述。

在從弟位宅守歲。位。李

捕人。通枷送軍前。
八月。安祿山大敗於契丹。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天寶四載。各殺所尙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至是爲其所敗。
十一月。楊國忠兼領劍南節度使。

林甫壻也。宅近曲江。次年以林甫故。諸壻皆貶官。

天寶十一載壬辰

十一月。李林甫死。楊國忠爲右相。
哥舒翰、安祿山、安思順皆入朝。翰素與二人不協。上命結爲兄弟。至來朝。使高力士迎於京城東崔駙馬山池宴會。賜熱洛河以和解之。按射生官供鮮鹿。取血煮其腸。謂之熱洛河。
封常淸爲安西副大都護。攝御史中丞。充安西四鎭節度。安西都護府治所。在龜玆國城內。統龜玆、于闐、焉耆、疏勒四國。謂之四鎭。

公在長安。
召試文章。送隸有司。參列選序。命宰相陳希烈、韋見素、集賢院學士崔國輔、于休烈同試公。爲希烈所忌。試後止送有司參選。
公詩云。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乃宰相之堂。又上韋左相詩云。持衡留藻鑒。贈崔、于二學士詩云。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注云。獻三大禮賦出身。二公常謬稱述。

天寶十二載癸巳

正月。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爲楊國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詞。

八月。隴右節度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睿宗時。以黃河九曲之地。爲金城公主湯沐。至是翰攻破吐蕃洪濟大漠門等城。悉收九曲故地。次年以其地置洮陽、澆河二郡及神策軍。九月。進封西平郡王。

公在長安。

天寶十三載甲午。八月。霖雨積六十餘日不止。

正月。安祿山入朝。加僕射。祿山求兼領閑廏羣牧。庚申、以祿山爲閑廏隴右羣牧等使。祿山又求總監。壬戌、兼知總監事。祿山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別飼之。〇祿山將歸。玄宗御望春亭脫御服賜之。祿山驚喜。自謂先兆。恐復留之。疾驅出關。至淇門。順流而下。所至郡縣。令船夫持牽板繩。立於岸上以待。至則牽之。日行三四百里。

二月。楊國忠守司空受册。臨軒册三公。自神龍以來。册禮久廢。至國忠復行。

三月。張垍貶盧谿郡司馬。兄均建安太守。張說在中書。子均、垍已掌綸翰之任。上命均求妙寶眞符於寶仙洞。往而遂獲。天寶九載。遷刑部尙書。自以才名。當爲宰輔。爲林甫、國忠所抑。垍尙寧新公主。許於禁中置內宅。開元二十六年始建學士院。垍首居之。嘗以賜珍

公在長安。

進封西嶽賦。爲前停封又奏賦以請。未幾兵戈四起。卒不果行。

玩詩於均。均曰。此婦翁與女壻。非天子賜學士也。至是。弟兄俱受貶逐。

吐谷渾蘇毗王款塞。哥舒翰至磨環川應接之。

關中大饑。出太倉米十萬石。減價糶與貧人。上憂雨傷稼。楊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

陳希烈罷。韋見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見素經事相王府。有舊恩。

天寶十四載乙未

羣牧都使奏就羣校中點馬。收馬監掌羣牧孳課之事。凡馬有左右監。細馬之監稱左。麤馬之監稱右。○同州馮翊縣南十二里。其處宜六畜。置沙苑監。掌牧養隴右諸牧牛羊。

十一月。安祿山反。陷河北諸郡。

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副大使。

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萬。號天武健兒。兵籍少。故爲召募。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

十二月。陷東京。

召哥舒翰拜兵馬副元帥。守潼關。以田良丘爲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良丘。

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太子左右衛率府。有錄事參軍二人。掌監印、發付、會稽。

十一月。往奉先縣。時公遣妻子先在奉先。詩史云。薊北反書未聞。公已逸身幾旬。○時家人貧寠。幼子至餓死。

肅宗

天寶十五載丙申。七月。肅宗即位。改至德元載。

正月。安祿山僭號於東京。

李光弼爲河北節度副大使。 上命郭子儀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定河北。子儀薦光弼。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六月。哥舒翰戰敗於靈寶西原。翰固守潼關。不輕出戰。賊將崔乾佑羸兵以誘。○翰奏。往戰恐墮計中。玄宗信國忠之言。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而出。次靈寶縣之西原。爲賊所乘。自相蹂踐。墜黃河死者數萬人。○翰至潼關驛。火拔歸仁叩馬請降賊。翰欲下馬。遂以繩於馬腹連縛其脚。翰握鞭自築其喉。又奪鞭。鞭擺馬就乾佑。送於洛陽。

祿山陷潼關。 唐鎮戍。每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六月十四日辛卯。潼關失守。是夕平安火不至。玄宗懼。十五日壬辰。聞於朝廷。

上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七月。 孫孝哲害霍國公主、永王妃侯莫陳氏。及駙馬楊朏等八十餘人。 又害皇孫郡縣主諸妃三十餘人。並刳其心。以祭安慶宗。王侯將相扈從入蜀者。子孫兄弟雖在嬰孩。不免刑戮。

次馬嵬驛。陳元禮殺國忠。 貴妃自縊。元禮以禍由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遮國忠馬訴以無食。 軍士呼曰。國忠與蕃謀反。殺之。以槍揭其首。 上出驛門。慰勞軍士。 令收

五月。 公自奉先挈家往同州白水縣。 依舅氏崔十九翁。奉先在白水之南。時崔爲白水縣尉。

六月。又自白水往鄜州。 自白水西北至華原。 又自華原北至坊州。復自坊北至鄜也。

聞肅宗立。 自鄜羸服奔行在。遂陷賊中。

隊。不應。使高力士問之。元禮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令力士引妃縊於佛堂之梨樹下。妃死。瘞於西郊之外一里許道北坎下。時年三十八歲。○十四載六月一日。妃生日。會南海進荔枝。因奏曲名荔枝香。今六月妃縊絕而進荔枝至。上使力士祭之。

祿山陷京師。

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將。保扶風。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賊兵力所及者。南不過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之蜀、之靈武者。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景仙之力。

七月。次普安郡。

房琯同平章事。丁卯。下詔制置天下。琯建分鎮討賊之議。祿山初見詔曰。令元子北略朔方。命諸王分守重鎮。詔下。遠近相慶。此詔。拊膺曰。我不得天下矣。其後賀蘭進明譖之曰。琯昨於南朝爲聖皇制置天下。於聖皇爲忠。於陛下則非忠。此語何以待上皇耶。○中書舍人賈至當制。坐琯黨。乾元初。出爲汝州刺史。

八月癸巳。太子卽位於靈武。上皇遣韋見素、房琯使靈武册命。賈至爲傳位册文。乃曾之子也。上皇歎曰。先帝遜位於朕。册文則卿父所爲。朕以大寶付儲卿。又當衍誥。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謂難矣。

李泌見上於靈武。

詔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赴行在。嗣業自安西統衆萬里。威令肅然。所過秋毫不犯。

回紇、吐蕃請助國討賊。

九月。上幸彭原郡。

十月辛丑。房琯及祿山戰於陳陶斜。癸卯。又以南軍戰。敗績。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畜大亂。死傷四萬餘人。○時分軍爲三。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悊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琯自將中軍。爲前鋒。按陳陶斜在咸陽。未戰時。琯已先至便橋據要。旣敗。猶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使邢延恩等促戰。倉皇失據。琯自以南軍戰。又敗。

第五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州。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

永王璘反。孔巢父辭永王辟署。

十二月。以高適爲揚州左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永王反。適陳江東利害。王必敗。上奇之。有是命。

至德二載丁酉。
三月癸亥。大雨。
至癸酉不止。
秋、苦雨。

正月。上在彭原。
安慶緒弑祿山而自立。賊將嚴莊爲慶緒謀。使帳下李猪兒以大刀砍祿山腹。腸潰於牀而死。嚴莊來降。
河南兵馬使蓋庭倫。與武威九姓商胡安門物等殺節度使周泌。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胡據其五。度支判官崔稱、以二城兵攻平之。
二月。幸鳳翔。
三月。吐蕃遣使和親。遣給事中南巨川報命。
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同。牛廷玠自范陽。引兵共十萬寇太原。李光弼大破之。
永王璘敗死。
五月。郭子儀敗於清渠。退保武功。時府庫空虛。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及清渠之役。復以官爵收散卒。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有大將軍告身一通。僅易一醉。
以武部侍郎杜鴻漸爲河西節度使。

公年四十六歲。
春在賊中。
五月。謁帝鳳翔。得脫賊。走達行在。拜左拾遺。授左拾遺誥。襄陽杜甫。爾之才德。朕深知之。今特命爲宣義郎。行在左拾遺。授職之後。宜勤是職。毋怠命。中書侍郎張鎬齎符告諭。至德二載五月十六日。行在敕用黃紙。高廣皆可四尺。字大二寸許。年月有御寶二方、五寸許。今藏湖廣岳州府平江縣裔孫杜富家。
上疏救房琯。上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得解。就令鎬宣口敕。仍放就列。有奉謝口敕放

房琯罷。張鎬同平章事。八月。鎬出兼河南節度等使。

郭英乂御史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

閏八月。御史大夫崔光遠破賊於駱谷。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將二千人攻中渭橋。殺賊守橋者千人。乘勝至苑門。賊有先屯武功者奔歸。遇於苑北。合戰。殺伯倫。擒椿送洛陽。然自是賊不復屯武功矣。

回紇遣兵五千。助討賊。遣其子葉護領兵助討。肅宗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爲兄弟。謂王爲兄。○葉護自將戰於澧上。賊詭伏將襲我。回紇翦除其伏。出賊背。賊敗。遂收西京。新店之役。賊出輕騎。子儀悉軍追擁。賊張兩翼包之。官軍亂而卻回。回紇從後擊賊。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大敗。遂收東京。蓋子儀提朔方孤軍。收復兩京。皆賴回紇助順之力。

九月。廣平王統朔方、安西、回紇兵收西京。是月丁亥。郭子儀同諸軍十五萬發鳳翔。壬寅至長安城西。與賊將安守忠等戰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賊大敗。斬首六萬級。癸卯。大軍入西京。甲辰。捷書至鳳翔。

十月。安慶緒奔河北。

廣平王收東京。子儀與賊戰於陝城之新店。敗之。慶緒自苑門夜

三司推問狀。唐書。韋陟除御史大夫。會甫論琯。帝令陟與崔光遠、顏眞卿按之。陟奏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帝由是疏之。則當時救者。不獨一張鎬矣。

六月。爲遺補薦岑參狀。參除右補闕。

八月。墨制。放還鄜州。省視妻子。

十月。扈從還京。

遁。廣平入東京。

上皇誥。定行期。

李泌求歸衡山。帝欲以張良娣爲后。泌曰。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又欲立廣平爲太子。泌曰。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靈武即位之意耶。李輔國附良娣。譖建寧賜死。泌爲張、李所惡。故力辭還山。乃聽之。

癸亥。帝自鳳翔還西京。

十一月壬申朔。帝御丹鳳樓下制。十二月戊午朔。又御丹鳳門。下制大赦。

十二月。上皇至自蜀。居興慶宮。宮南樓下臨通衢。時幸此樓。置酒眺望。令官作樂。李輔國陰伺其隙。間之。

上皇誥。改蜀郡爲成都府。長史爲尹。又分劍南、西川、東川。各置節度使。

置鳳翔府。號爲西京。成都爲南京。京兆爲中京。河南爲東京。太原爲北京。

大封蜀郡、靈武元從功臣。靈武諸臣爭誇擁立之功。至有蜀郡、靈武之目。

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史思明率高秀巖以所部十三州來降。思明斬慶緒將安守忠、李立節。李光弼聞其事。因招之。前此烏承恩已歸國。帝遣承恩諭思明。遂奉表。以所部十三州及兵八萬來降。幷率其河東節度使秀巖。以所部來降。詔封思明爲歸義郡王。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爲唐有矣。

乾元元年戊戌。二月改元。復以載爲年。七月。黃河三十里清如井水。

元日。朝大明宮。

二月丁未。大赦。免陷賊州三歲稅。天下非租庸無輒役使。凡授田者。丁歲納粟稻。謂之租。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

李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掌禁兵。

三月。廣平王俶自楚王徙封成王。五月。立爲皇太子。更名豫。

四月。辛亥。九廟成。備法駕、自長安迎九廟神主入新廟。甲寅。帝親享九廟。天寶末。九廟爲賊所焚。帝還京。素服哭於廟三日。

有事於圜丘。

冊張淑妃爲皇后。

公任左拾遺。

四月一日。賜櫻桃。內園進櫻桃。薦廟訖。頒賜近臣有差。

五月端午日。賜衣。

六月。出爲華州司功參軍。別親友出金光門。自此不復至長安。○華州爲扶風。所謂京兆、扶風、馮翊三輔也。

七月。爲華州郭使君進殲滅殘寇形勢圖狀。

五月。張鎬罷。一時舊臣。物望最重者。無如房琯、張鎬。去年罷琯。而暫相鎬。是年罷鎬。而即貶琯。

六月。貶房琯爲邠州刺史。下制數其罪。特借琴工董庭蘭交通門下。招納貨賄。以爲罪狀。劉秩、嚴武等俱貶。琯以軍務委秩。至德初。武詣行在。琯首薦之。並坐琯黨。

第五琦爲鹽鐵使。盡榷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爲錢一百一十。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是年。琦始變法。劉晏代之。法益密。豪賈射利。官收不能半。

回紇坐收長安有功。請婚。七月。幼女寧國公主下嫁。次年可汗死。欲以公主殉葬。公主拒之。猶依本國法。剺面大哭。竟以無子得歸。八月。詔百官迎於鳴鳳門外。

九月。命郭子儀統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鎮西北庭李嗣業等七節度使。將步騎二十萬。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二節度將所部兵助之。號爲九節度。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上以郭、李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朝恩節制之。

十一月。子儀等大破慶緒。圍於相州。慶緒以五萬衆列陣於愁思岡。大敗。遂至相州城下。四面穿濠圍之。慶緒以殘傷出戰。多至

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諸州每歲貢人。其進士帖一大經及老子。試雜文兩首。策時務五條。

冬晚離官。間至東都。

摧敗。卻入城守。○武德元年。以魏郡置相州。天寶元年。改爲鄴郡。乾元元年。復爲相州。次年改爲鄴城。

乾元二年己亥

三月旱。降死罪流以下。

四月久旱。徙市。○雩祭祈雨。

正月。史思明稱燕王於魏州。思明外雖歸順。內實通賊。李光弼欲陰圖之。事泄。又因陳希烈之誅。遂復反。○光弼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必不敢輕出。則鄴城可拔。魚朝恩不可而止。遂致引兵以援賊。

李嗣業卒於行營。

三月。九節度師潰於滏水。圍鄴城自冬涉春。慶緒食盡。一鼠直錢四千。淘牆麴及馬矢以食馬。克在旦夕。諸軍既無統帥。城久不下。上下解體。史思明自魏州引兵趨鄴。毎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鈔掠。官軍出。輒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采甚艱。乏食思潰。三月。戰於安陽河北。忽大風晝晦。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惟李光弼、王思禮軍獨完。尋破思明別將萬餘衆。諸節度歸鎮。郭子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士民驚竄。子儀謀城河陽。又驚。用都虞候張用濟策。從所部兵築南北兩城守之。

史思明殺安慶緒。

六月。以裴冕爲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使。

春。公自東都回華州。關輔大飢。

七月。棄官西去。度隴。客秦州。負薪采橡栗自給。○時害瘧。公瘧三秋。一在鄜。一在華。一在秦。卜西枝村。置草堂未成。姪佐、先築堂在東柯谷。公堂未成。寓佐之居。

十月。往同谷縣。日在房。公起秦亭。十一月。至西康。多春之交。發同谷。登劍門。公在同谷。茅茨蓋不盈月。

十二月一日。自隴右入蜀至成都。弟占、從公入蜀。

上從宰相王璵請。立太乙壇於南郊之東。禁中從禱祀。蘇源明上疏切諫。

七月。召子儀還京。以李光弼代之。魚朝恩惡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乃召還。○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

以兵部尚書霍國公王思禮爲太原尹。北京留守。充河東節度使。光弼徙河陽。以思禮代爲河東。

八月。李光弼爲幽州長史。河北節度使。敗賊將留希德。收淸夷曠野等軍。　加檢校司徒。

九月。史思明陷東京。李光弼守河陽。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於汴州。光弼移牒留守及河南尹幷留司官坊市居人。令悉出避寇。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乃引兵攻河陽及濟、汝、鄭、滑四州。光弼悉軍赴河陽。以短刀置韡中自警。颭旗大戰。遂破賊衆。思明遁去。

上元元年庚子。閏四月改元。

三月。以李若幽爲成都尹。李奐爲東川節度使。

四月。李光弼破賊於懷州河南。

王思禮進位司空。

公年四十九歲。

閒嘗至蜀州之靑城、新津。裴迪同登新津縣西安寺。

初至成都。寓浣花谿寺

閏四月。房琯爲晉州刺史。八月。改漢州刺史。

八月。田神功破史思明兵於鄭州。

七月。上皇移居西內。移仗之日。上皇驚。幾墮馬數四。高力士躍馬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輔國。汝舊臣。不宜無禮。又令輔國攏馬護侍。上皇呼力士曰。微將軍。阿瞞幾爲兵死鬼矣。自此不悅。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都城有三大內。太極宮在西。故名西內。大明宮在東。故名東內。別有興慶宮在南內。

高力士配流巫州。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置如仙媛于歸州。出玉眞公主居玉眞觀。

九月。以江陵爲南都。呂諲請荆州置南都。於是更號江陵。以諲爲尹。置永平軍萬人。以遏吳蜀之衝。蜀郡先爲南京。復爲蜀郡。

制。郭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陽。還定河北。爲魚朝恩所阻。事竟不行。當時用兵之失。在於專事河陽。與賊相持。而不爲直擣巢穴之舉。范陽。賊之巢穴也。制下旬日。而復阻之。次年光弼遂有邙山之敗。

十一月。李光弼收懷州。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送於闕

中。草堂寺自梁有之。梁簡文草堂傳曰。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所謂草堂之靈也。公卜居浣花里。近草堂寺。因名草堂。至是。營草堂居之。詩曰。經營上元始。堂成云。頻來語燕定新巢。則三月堂成。○本傳云。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卜居詩。浣花谿水水西頭。狂夫詩。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郎滄浪。堂成云。背郭堂成蔭白茅。西郊詩。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懷錦水居止詩。萬里橋南宅。百花潭北莊。然則草堂背成都郭。在西郭碧雞坊外。萬里橋南。百花潭北。浣花水西。歷歷可攷。

下。進爵臨淮郡王。十二月。以羽林大將軍李鼎爲鳳翔尹。興、鳳、隴等州節度使。次年。党項羌寇寶雞。入大震關。陷鳳州。鼎邀擊之。後死岐陽。

上元二年辛丑。七月。霖雨。至八月方止。彭州灌口鎮水災。損失戶口。九月。去上元年號。止稱元年。年號起於漢武帝。今法上古之制。故去之。以十一月爲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爲名。建子月。壬午朔。上受朝賀。如正

二月。崔光遠代李若幽爲成都尹。李光弼敗於北邙山。河陽、懷州皆陷。懷恩麾下多不法。子儀寬容之。光弼裁之以法。懷恩不悅。促其出師致敗。三月。史思明爲其子朝義所殺。四月。張鎬貶辰州司戶。梓州刺史段子璋反。襲東川節度使李奐於緜州。子璋稱梁王。改元黃龍。緜州爲黃龍府。置百官。奐奔成都。五月。崔光遠攻拔緜州。斬子璋。牙將花驚定。恃功大。掠士女。至斷腕取金。○及平。奐復得之鎮。五月。復以李光弼爲河南副元帥。統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荊南、江南西、浙江東西八道行營節度使。出鎮臨淮。王思禮卒。管崇嗣代爲太原尹。數月。召鄧景山代崇嗣。

公年五十歲。居成都草堂。秋爲王潛作唐興縣客館記。莫、台、道、遂四州。俱有唐興縣。此則遂州之唐興也。

旦儀。

八月。李輔國守兵部尚書。詔羣臣於尚書省送上楊炎靈武受命宮頌。廣平王俶。太尉光弼。司徒子儀。尚書僕射冕。尚書輔國。

建亥月。崔光遠卒。上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恚死。

建丑月。合劍南東西兩川爲一道。廢東川節度。以嚴武爲成都尹。按武三鎭蜀。此則其再鎭也。初以御史中丞出爲緜州刺史。遷東川節度使。再拜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三遷黃門侍郎。拜成都尹。充劍南東西川節度使。

寶應元年壬寅。建巳月。代宗卽位。改元。復以正月爲歲首。建巳月爲四月。

建卯月。復下詔建五都。京兆爲上都。河南爲東都。鳳翔爲西都。江陵爲南都。太原爲北都。〇去年九月。罷鳳翔西都及江陵南都之號。至是復建。河東將士殺節度使鄧景山。諸將摽掠不已。上召郭子儀入卧內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卽案殺景山者。由是河東諸鎭奉法。

封郭子儀爲汾陽王。

召來瑱赴京師。復令還鎭。密敕裴茙圖之。

六月。瑱擒茙于申口。

建辰月。元載同平章事。

公居成都草堂。詩曰。斷手寶應年。

建卯月。上中丞嚴公說旱。

五月。嚴公枉駕草堂。兼攜酒饌至。

七月。送嚴公還朝到緜州。未幾。蜀有徐知道之亂。因入梓州。

党項與吐谷渾奴刺連和。寇梁、洋等州。羌與胡異類。吐蕃本西羌屬。党項、漢西羌別種。此羌兵也。吐谷渾本鮮卑慕容氏東胡之支。曾時西徙枹罕。此胡騎也。黃鶴注。以吐蕃屬胡。党項、吐谷渾奴刺屬羌。欠考。

建巳月。初六日乙卯。上皇崩。十八日丁卯。帝崩。初。張后與李輔國表裏專權。晚更有隙。謀誅之。輔國勒兵遷后別殿。帝聞宮中兵亂。驚怖崩於長生殿。輔國殺后及越王係。戊辰始發喪。宣遺詔。引太子於九仙門與宰相相見。始行監國之令。二十日己巳。太子即位。上在東宮。心不平輔國。及嗣位。尊之為尚父。以其有殺張后功。不欲顯誅之。十月。夜遣盜入其第。竊輔國首及一臂而去。

五月。李光弼至徐州。諸將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闕。光弼未至。田神功逗遛於揚府。尚衡、殷仲卿相攻於兗、鄆。來瑱旅拒而還襄陽。朝廷患之。及光弼輕騎入徐州。田神功遽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瑱皆赴闕。

六月。程元振代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制禁兵。加鎮國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充寶應軍使。

七月。召嚴武還朝。劍南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以兵守劍閣。武以七月離成都。阻兵。九月尚未出巴嶺。後知道為其下李忠厚所殺。○

冬復歸成都。迎家至梓。

十一月。往射洪縣。南之通泉縣。皆梓屬邑。新唐書本傳云。遊東蜀依高適。當在此時。嚴公入朝之後。

武還。以高適代之。

郭子儀解副元帥節度使。留京師。爲程元振所譖而罷。

八月。台州袁晁反。陷浙東州郡。次年。李光弼擒晁。浙東悉平。

九月。裴冕貶施州刺史。至德二載。以右僕射封冀國公。尋鎮蜀。坐附李輔國。遂貶。永泰中。復徵爲左僕射。

十月。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僕固懷恩副之。討史朝義。雍王見回紇可汗於河北。魯王适改封雍王。卽德宗也。回紇助順之後。上册命爲可汗。○雍王見回紇時。責王不於帳前舞蹈。其將車鼻遂引藥子昂、李進、韋少華、魏琚各榜笞一百。少華、琚一宿而死。

十一月。官軍破賊於洛陽。進取東都。河南平。史朝義走河北。李懷仙斬其首以獻。河北平。

代宗

廣德元年癸卯

正月。來瑱入朝謝罪。程元振誣搆賜死。瑱自襄陽入朝。分諸將戍福昌、南陽。瑱誅。戍者遂潰。

閏月。史朝義下諸降將分帥河北。各爲節度使。懷恩爲河北副元帥。恐賊平寵衰。欲自立黨援。乃奏以李懷仙爲幽州、盧龍節

公在梓州。

春間。往漢州。時房琯牧此州。○琯於漢州城西北角鑿池。名西湖。後名房公湖。

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防禦使。薛嵩爲相、衞、邢、洺、貝、磁節度使。〇歸順之後。招集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結爲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復能制。

回紇登里可汗歸國。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

天興聖節。諸道節度使獻金飾、器用、珍玩、駿馬爲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請卻之。不聽。

三月辛酉。葬玄宗。泰陵。在蒲城東北金粟山。庚午。葬肅宗。

嚴武爲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黃門侍郎。

四月。御史大夫李之芳等自吐蕃歸。吐蕃數來請和。去年遣李之芳、崔倫往聘。被留。至是放還。

七月。吐蕃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唐自武德以來。開邊拓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等處節度使以統之。祿山反。邊兵精銳者。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竟召吐蕃之禍。

四月。房琯拜特進刑部尚書。赴行在。路遇疾。八月卒于閬州。

十月。吐蕃寇奉天武功。上出幸陝州。吐蕃入長安。立廣武郡王承宏爲帝。邊將告急。而程元振不以聞。及將至長安。

秋。自梓往閬州。

爲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上皇還京後。於緜益二州各置一節度。百姓勞疲。高適爲蜀州刺史。因西山三城置戍論之。請罷東川以一劍南。疏奏不納。公表亦請罷東川兵馬。悉付西川。與適議合。是時適在成都。與公往來。蓋諸議而行也。

九月二十二日壬戌。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於閬州。

冬晚。復回梓州。

是歲。召補京兆功曹。不赴。本傳。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別馬巴州詩注。時甫除京兆

功曹在東川。

上倉卒不知所爲。出幸陝○至華州。官吏奔散。無復供應。扈從將士。不免飢餒。乃幸魚朝恩營。○詔徵天下兵入援。諸鎭畏元振讒搆。莫有至者。朝廷所恃。惟郭子儀一人。**郭子儀收復京師。**吐蕃始寇。詔焚大散關。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子儀副之。子儀自相州罷歸。部曲離散。承詔日。麾下纔得二十騎而行。時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行收兵合四千人。勢稍振。吐蕃遁去。

衞伯玉拜江陵尹。充荆南節度、觀察等使。車駕幸陝。以伯玉有幹略。可當方面。乃拜。○杜位爲行軍司馬。

十一月。宦官廣南市舶使呂太一反。於嶺南矯詔募兵爲亂。逐節度使張休。縱兵焚掠。官軍討平之。

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爲吐蕃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闕。焚陵寢。其禍極矣。乞斬元振首。馳告天下。上以其有保護之功。止削爵。次年以私入京師。配溱州。

十二月。上還長安。初。元振勸都洛陽。以避蕃寇。代宗然之。郭子儀因張重光宣慰回。附章論奏。代宗省表垂涕。亟還京師。

元結授道州刺史。州爲西原賊所陷。人十無一。戶纔滿千。結在州二年。歸者萬餘家。賊亦懷畏。不敢來犯。

諸將侈於居第。下詔禁止之。大臣宿將。競崇棟宇。無有界限。

人謂之木妖。

魚朝恩改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初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及京師平。朝恩以軍歸禁中。自將之。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寖盛。分爲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

留後章彝。大閱東川。唐節度使若朝覲。則置留後。置其人以任之。是時已廢東川節度。故彝以梓州刺史領留後事。○彝初爲嚴武判官。次年嚴更入蜀。因小忿杖殺之。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乾元後數年。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營帳。至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及矣。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召還。適還。又以嚴武代之。

廣德二年甲辰

春。饗廟及郊。

正月。嚴武以黃門侍郎。復爲劍南東西川節度使。

三月。以劉晏爲河南江淮轉運使。唐江淮之粟。皆輸洛陽。轉運京師。喪亂以來。汴水湮廢。漕運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時晏主漕。乃疏汴渠。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

七月。李光弼卒於徐州。光弼畏魚朝恩之害。不敢入朝。諸將田

春。公自梓州挈家再往閬州。

別相國房公墓。房公卒於閬州紫極宮。權瘞之。次年啓殯歸葬。

嚴公復鎮蜀。春晚。遂歸

神功等不復禀畏。於是姚恨成疾卒。

八月。王縉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兼領東京留守。時縉同平章事。因光弼死。乃代之。歲餘。遷河南副元帥。請減軍資錢四十萬。修東都殿宇。○天寶末。兄維陷賊中。縉納官代罪。以凝碧池詩特宥之。下遷太子中允。轉尚書右丞。至晚年。得輞川別墅。

九月。尚書左丞楊綰知東京選。禮部侍郎賈至知東京舉。兩部分舉、選。自此始。

江南西道觀察使張鎬卒。李勉代之。

嚴武破吐蕃七萬餘衆。拔當狗城。十月。收吐蕃鹽川城。武以崔旰爲漢州刺史。使將兵擊吐蕃於西川。連拔其城。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合兵入寇。十一月。吐蕃軍潰。是年二月。懷恩謀取太原。其子瑒進圍楡次。十月。兩蕃進逼奉天。

關輔饑。自秋及冬。斗米千錢。定上下酤戶。以月收稅。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廩食方缺。禁京師酤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復禁酤。至是則榷酤。

成都草堂。

六月。在嚴公幕中。表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朝廷依允。中使銜命而來。公與嚴公共於望鄉臺迎之。

上嚴公東西兩川說。

永泰元年乙巳。
正月。改元。
三月。大風拔木。
春旱。四月始雨。
七月又旱。
春無雷。六月始雷。
十二月一日臘。唐運以土德行。衰於丑。故用丑日爲臘。〇以大寒後辰日爲臘。

正月。下詔罪己。
左散騎常侍高適卒。適召還爲刑部侍郎。轉常侍。卒。贈禮部尙書。
二月。內出宮女千人。品官六百人。守洛陽宮。肅宗收京時。放宮女三千。
党項羌寇京兆之富平縣。
三月。命左僕射裴冕、右僕射郭英乂等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院殿待制。以備詢問。
嚴武加檢校吏部尙書。四月。武卒。贈尙書左僕射。
五月。郭英乂爲成都尹。
九月。置百高座於資聖、西明兩寺。講仁王經。値吐蕃入寇。京城戒嚴。罷百高座講。十月。復講於資聖寺。
僕固懷恩復引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數十萬衆入寇。詔郭子儀屯涇陽。子儀曰。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遂免冑釋甲投鎗而進。回紇酋長下馬羅拜。子儀切責之。讓以負約。回紇請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執酒爲誓。藥葛羅率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

正月三日。公辭幕府。歸浣花谿草堂。
哭僕射嚴公歸櫬。
五月。離草堂南下。自戎州至渝州。
六月。至忠州。寓龍興寺。
秋。至雲安縣居之。
遠聞相國房公靈櫬歸葬東都有作。
自秋徂冬。俱在雲安縣。

光率精騎從之。大破吐蕃于靈臺關。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等入見。前後贈賚繒帛十萬匹。府庫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猶未肯歸國。又下詔稱其勳勞。許以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不能從。以致於死。○僕固名臣及党項帥皆來降。懷恩之家沒入後宮。大曆四年。以其女爲崇徽公主。嫁回紇可汗。

懷恩死於鳴沙。上遣裴遵慶諭之。懷恩抱其足而號泣。

十月。劍南西川兵馬使崔旰反。寇成都。旰本建功西山。英乂通其妾媵。激之生變。郭英乂奔於靈池。爲旰所殺。英乂以柏茂琳爲前軍。郭英幹爲左軍。郭嘉琳爲後軍。俱敗於成都西門。邛州牙將柏貞節。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南牙將李昌夔。共起兵討旰。

大曆元年丙午。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冬無雪。十一月改元。

二月。命楊繼修好吐蕃。吐蕃遣首領論泣陵來朝。以杜鴻漸爲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等道副元帥。鴻漸請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兼充東川節度使。柏茂琳爲邛州刺史。充邛南防禦使。崔旰爲茂州刺史。充西山防禦使。以兩解之。三月。張獻誠與旰戰。敗于梓州。八月。鴻漸至蜀。又請以節制讓旰。以旰爲劍南西川節

春晚。公自雲安縣至夔州居之。秋。寓夔之西閣。爲夔府柏都督謝上表。

是年。置邛南防禦使。治邛州。尋升爲節度使。未幾廢。置劍南

度。行軍司馬。茂琳爲卭南節度使。而柏貞節等爲本州刺史。各令解兵。鴻漸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受命鎭蜀。政事一委崔旰。日與判官杜亞、楊炎縱酒高會。○時岑參出爲嘉州。鴻漸表爲職方郎中兼侍御史。列於幕府。

八月。國子監釋奠。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朝恩率六軍諸將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爲諸生。

十一月。大赦。停什畝稅一法。三月。稅青苗地錢。命御史府差使徵之。又用第五琦什畝稅一法。編戶流亡。乃停。

西山防禦使。治茂州。未幾廢。二使之置廢。專爲柏茂琳與崔旰也。卭南節度既廢。茂琳即拜夔州都督。故表文云。察臣劍南區區。恐失臣節。如彼失臣節者。旰也。曰劍南區區。則由劍南而遷荆南也。

是年。終歲居夔州。肅宗至德之後。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湖。荆南井邑。十倍於初。乃置荆南節度使以領之。至公在夔時。蜀客避崔旰之亂。下荆南者尤多。

大曆二年丁未

正月。復分劍南、東西川爲二道。

淮南節度使李忠臣入朝。

三月。汴宋節度使田神功來朝。

六月。劍南節度使杜鴻漸還朝。

荆南衞伯玉加檢校工部尙書。封陽城郡王。其母加封鄧國

公在夔州西閣。

春。遷居赤甲。山高不生樹木。其石悉赤。望之如人袒胛。故名赤甲。

三月。賃居瀼西。夔人謂山澗之流通江者曰瀼。居人分其

太夫人。大曆五年。伯玉丁母憂。朝廷以王昂代其任。諷將士請留。遂起復再任。

江西觀察使李勉入朝。勉初爲梁州都督。寶應元年。羌渾寇梁。勉棄郡走。後徙觀察。至此來朝。拜京兆尹。

七月。崔旰爲西川節度使。杜濟爲東川節度使。

八月。鳳翔等道節度使李抱玉入朝。

九月。吐蕃寇靈州。進寇邠州。十月。朔方節度使路嗣恭破吐蕃於靈州城下。遂引去。

十月甲申。減京官職田三分之一充軍糧。

十一月己丑。率百官京城士庶出錢以助軍。

嶺南節度使徐浩奏。十一月二十五日。當管懷集縣雁來。乞編入史。從之。先是。五嶺之外。朔雁不到。浩以爲陽爲君德。雁隨陽者。臣歸君之象也。

十二月。和蕃使檢校工部尙書薛景仙自吐蕃使還。遣首領隨景仙入奏云。贊普請以鳳林關爲界。

左右、謂之瀼東、瀼西。

秋遷東屯。公孫述留屯之所。距白帝五里。田可百頃。稻米爲蜀中第一。○以瀼西草堂暫借吳司法居之。

未幾。復自東屯歸瀼西。

是年。終歲居夔州。公於夔三徙居。皆名高齋。白帝城、瀼西、東屯。各隨所寓而賦高齋。後入卽其處各肖像。以高齋名之。

大曆三年戊申。正月丙午朔。初三日

三月。商州兵馬使劉洽殺防禦使殷仲卿。尋討平之。

四月。崔寧入朝。旰賜名寧。加常侍。未幾。加檢校工部尙書。五

正月上旬。公去夔出峽。

三月。至江陵暫居。

申爲太歲日。
元日至人日皆陰

月。楊子琳襲據成都府。寧妾任氏募兵擊走之。後封冀國夫人。寧鎭蜀。以任氏本浣花人。重修草堂寺。故蜀人因百花潭之名。附會其事。遂有一僧濯衣百花滿潭之說。宋人任正一遊浣花記之。百花潭見於杜說。非由冀國而得名也。

六月。幽州兵馬使朱希彩與朱泚、朱滔共殺節度使李懷仙。自稱留後。

八月。吐蕃寇靈州、邠州。京師戒嚴。馬璘敗之。

九月。吐蕃復入寇。白元光敗之。

敕桂、廣、交、黔等州都督府所奏擬士人首領。任官簡擇。官準舊制。次年。度差强明清正五品以上官充選補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

用私鑄惡錢。天寶後。富商奸人收好錢。將往江淮之南。每錢貨得私鑄惡者五文。假託官錢。將入京私用。每貫重不過三四觔。至是則刻泥爲錢模。以鉛鐵和銅爲之。

秋發荊南。移居公安縣。屬江陵府。憩此縣者數月。

歲暮。發公安之岳州。時李晉肅自江陵入蜀。乃李賀之父。

大曆四年己酉

二月。楊子琳擊王守仙於忠州黃草峽。殺夔州別駕張忠。據其城。以爲峽州團練使。子琳自成都敗還瀘州。招聚亡命數千。沿江東下。聲言入朝。擊破守仙。遂殺忠。衞伯玉欲結爲援。以夔

正月。公自岳州之潭州。自岳之潭、之衡爲上水。自衡回潭爲下水。

州許之。爲請於朝。
以湖南都團練觀察使韋之晉、爲潭州刺史。徙湖南軍於潭州。辟張建封爲參謀。
三月。遣御史稅商錢。
七月。以崔瓘爲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
十二月。廣州人馮崇道、桂州人朱濟時反。容管經略使王翃敗之。
京兆尹李勉出爲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平馮崇道、朱濟時之亂。番禺賊帥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阻洞爲亂。遣將招討。悉斬之。五嶺平。李勉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之物。投之於江中。

秋。欲適漢陽。暮秋。欲歸秦。皆不果。卒留潭。自是率舟居。

大曆五年庚戌。
三月三日。

四月。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團練使崔瓘。據潭州爲亂。瓘恭守禮法。將吏久不奉法。多不便之。會月給糧儲。兵馬使臧玠、與判官達奚觀忿爭。遂作亂。以殺觀爲名。瓘遑遽走。遂遇害。〇瓘辟蘇渙爲從事。渙踰嶺扇動哥舒晃。跋扈交廣。作變伏誅。澧州刺史楊子琳。道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陽濟。各出兵討之。子琳取賂而還。

公年五十九歲。
春在潭州。
夏。避臧玠之亂入衡州。苦其炎暍。思回棹爲襄漢之遊。不果。欲往郴州依舅氏。二十三舅崔偉以錄事攝郴州。

〇郴與耒陽皆在衡州東南。郴水入衡。公初欲往郴。卒不逐。因其至方田。蓋泝郴水而上。因至耒陽。時屬江漲。泊于方田驛。耒陽聶令以公阻水。因致書饋以酒肉。有呈聶令詩。乃公之絕筆。

卒於耒陽。

殯於岳陽。

歸葬於偃師。

歷代詩話卷四十五 己集十二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杜陵正傳

甫。字子美。本出杜陵。徙爲襄陽人。曾祖依藝、令鞏。又徙河南鞏縣。祖膳部員外郎審言。以詩著神龍間。生奉天令閑。其嫡爲甫。七歲綴詩。少不羈。遊吳、越。客梁、宋。與李白、高適登吹臺。入酒家壚嘯詠。人皆異之。歸長安。應詔退下。表稱先君恕、預以降。逮亡祖審言。高視藏府。假臣執先祖故事。述作跂揚雄、枚皋流。會天寶十載。朝獻太清宮。饗太廟。有事南郊。奏三大禮賦。奇其才。命宰相試文章。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潼關之變。車駕幸蜀。避亂鄜州。聞靈武傳位。羸服趨赴。陷賊中。尋脫賊。達行在所。上謁。拜左拾遺。時房琯敗績於陳陶斜。罷相。甫上疏。言琯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問。得宰相張鎬救。帝乃解。甫進謝狀。復稱琯故相子。少自樹立。晚爲醇儒。時論許以公輔才。臣不自度。歎其氣志挫衄。望陛下棄細錄大。以允衆望。天下幸甚。跡其抗聲忤旨。引稱不少貶。要才爲國惜。非止以布衣驩也。冬收京。扈從而還。明年。出爲華州司功參軍。屬關輔饑。棄官。客秦州。遂入蜀。小居成都浣花里。嚴武鎭成都。往依之。

武還朝。往來左蜀諸郡。召補京兆功曹。不至。武復出鎮。亦歸成都。表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居幕府。性褊傲。倚醉上武牀。目偪曰。挺之乃有此兒。武以世舊。不之忤。過草堂。不巾見。亦不銜。時謂甫狂生。且多武之能屈意以成甫高也。武卒。崔旰亂蜀。乃下忠、渝。次雲安。大曆初。居夔州。往來轉徙者三閱歲。自此出峽。赴荆門。泛處于潭。又值臧玠之亂。泝郴水而上。至耒陽。時江水暴漲。阻飢方田驛。聶令通刺。以酒肉餉。一夕而卒。享年五十有九。

贊曰。以此之才。奮興當世。職任淸塗。日條上封事。爲天子近臣。詎不盛哉。乃遭譴黜。所在亂饑。自荷薪拾橡梠不給。三年營一草堂。曾不得寧止。鬱邑無可依而去。悲夫。要其憤發有作。念不忘君。世稱詩史。蓋賢於遇矣。按新、舊史本傳。各無倫次。謹爲攷訂。而作正傳。略舉二史於左。

新唐書。天寶十三載。朝獻太淸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按進三大禮表云。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天寶十載。公齒四十。則進三賦。乃十載事。而十三載所進者。爲請封西嶽賦也。卽請封西嶽賦序云。上旣封泰山之後。三十年間。自開元十三年乙丑封泰山。至天寶十三載甲午。計有三十年。則西嶽賦在十三載矣。

舊唐書。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按十三載進西嶽賦表。尙稱臣本杜陵諸生。蓋長安一匹夫耳。則獻三賦時何嘗授官。公自贈詩。不作河西尉。凄涼爲折腰。老

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原注云。時免河西尉。爲右衛率府兵曹。此天寶十四載事也。是年祿山反。故書懷詩。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可證。

新唐書。上疏言琯事。帝怒。張鎬救解。然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據公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詩云。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則孺弱餓死。當在天寶十四載赴奉先時。而非至德二載省視鄜州時也。

新唐書。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趨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謁上。拜左拾遺。此最可信也。舊唐書以爲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于彭原。集注因之。亦謂自京竄至鳳翔。皆誤。

舊唐書。甫嘗憑醉登武之牀。瞪眎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初無欲殺之說。新唐書以爲武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集吏于門。武將出。冠鉤于簾者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觀公先寄詩云。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又八哀詩云。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其生死交情。亦可概見。新史失之誣矣。

舊唐書。武卒。甫無所依。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按適於廣德元年十二月入朝。及拜左散騎常侍。永泰元年正月乃卒。公聞高常侍亡。詩云。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是適卒於歸

朝後。而非在蜀也。何言欲東依適。既至而適卒耶。其年正月。適卒。至四月。武卒。是適卒於武之前也。何言公無所依而依適耶。

舊唐書。甫以其家避亂荊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泝沿湘流。遊衡山。據公在江陵有暮春雨後、夏日執熱、秋日述懷等作。是三月至江陵。秋移居公安。又數月至歲暮方抵岳。何言未維舟而亂。卽去之也。況其時江陵無警也。

舊唐書。永泰二年。卒於耒陽。按公生於先天元年。卒於大曆五年庚戌。爲年五十有九。則非永泰年間矣。其言卒於耒陽。最爲可信。呂大防詩譜以爲是年夏還襄陽。卒於岳陽。魯訔、黃鶴譜謂卒於潭、岳之交。又牽引回棹、歸秦等句以爲證。皆不足憑也。

舊唐書。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元微之墓誌云。旅殯岳陽。其孫嗣業。去子美歿餘四十年。爲元和之癸巳。合窆於首陽之前山。因觀耒陽縣志載。工部墓。在縣治北郭外二里。胡茗谿謂。耒陽有子美墓。前賢多留題。司馬溫公謂。豈微之但爲誌而不克遷。或已遷而故冢尚存耒陽耶。此皆不明旅殯之義。遂致衆說紛紛。按說文。殯者。死在棺。將遷葬。賓遇之。此云旅殯。當是卒於耒陽。遷柩岳陽。後乃歸葬偃師也。公自稱當陽君後。故世葬偃師首陽山。山在官路。而當陽墓載圖經可攷。晉書。預先爲遺令曰。吾去春入朝。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兆

域。開隧道南向。天寶三載。公以祖母盧歸葬偃師。嗣業歸葬公於偃師。皆承當陽君之志也。

歷代詩話卷四十五

歷代詩話 庚集

唐詩 九卷

目次

歷代詩話卷四十六 庚集一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唐詩 卷上之上

烏鰂墨

宋遷寄試鶯詩。誓成烏鰂墨。人似楚山雲。

吳旦生曰。江東人取烏鰂之墨書契。以紿人物。踰年墨消。則一空紙。遷意以盟誓成虛。亦猶此也。南越記云。烏賊魚腹中血正黑。可以書也。世謂烏賊懷黑而知禮。古今注云。一名河伯度事小史。本草作白事小史。炙轂子云。此魚每遇漁舟。卽吐墨染水令黑。以混其身。食物本草云。其墨用以書僞券。踰年卽脫。此魚自浮水面。烏見以爲死。往啄之。乃卷入水。故謂烏賊。呂氏春秋注引古月令云。九月。寒烏入水。化爲烏則。異魚圖贊云。烏則之魚。鷃又作鶡。鴇鶋也。烏所變。海物異名記云。烏鰂八足。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鰂。吸波潠墨。迷射水匿。海錄碎事云。烏鰂有矴。遇風則虯前一須下矴。一名纜魚。風波稍急。卽以其須黏石爲纜。按賊字作則。鰂、鯽。一也。說文又作鰞鰂。

元散詩話云。試鶯以朝鮮厚繭紙作鯉魚函。兩面俱畫鱗甲。腹下令可以藏書。此古人尺素緘魚之遺制也。詳丁集雙鯉魚。試鶯每以此遺遷。嘗有詩云。花箋製葉寄郎邊。江上尋魚爲妾傳。郎處斜陽三五樹。路中莫近釣翁船。此貞觀中事也。

爲僧

劉氏雜志曰。徐敬業與駱賓王兵敗。賓王亡命爲僧。往來靈隱寺。宋之問至寺。夜吟、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久無下韻。賓王隔壁朗吟以終篇。之問大駭。質明求見。則遁矣。敬業亦脫去。爲僧于衡山。黃巢既敗。依張全義爲僧于洛陽。嘗繪己像。題詩云。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闌干看落暉。人見像。識其爲巢。蓋古今若此脫身者多矣。史豈盡得其實哉。

吳旦生曰。劉安上仙。而班、馬言以叛伏誅。姚泓綠毛覆體。而寄奴斬一貌類者以立威。史失其實。若此等事。何可具論。按敬業逃入山。天寶初。有九十餘老僧名住括。正其人也。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因至靈隱耳。葛常之云。駱集中有江南送之問詩。兗州餞之問詩。其相習如此。不應相遇靈隱。以爲不相識也。王弇州云。年事不甚遠。而駱爲老僧。稱宋少年。決無是理。則是唐詩紀事、本事詩等。亦如史家多失實邪。

徐、駱恥其聚麀。草檄興師。雖敗。人護脫之。巢。賊耳。可同日語哉。翦鐙新話亦引賓王桂子之句。黃巢鐵衣之句。謂二人者身爲首惡。終能脫禍。可見知術之深。蓋文士不察。並類而提。可勝歎哉。

陸放翁詩。他年不死君須記。會在天津看落暉。自注云。元微之贈老人詩。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闌干看落暉。如雜志、新話之言。則放翁不應援巢以自喻矣。殊不可解。

地角天涯

駱賓王詩。地角天涯渺難測。

吳旦生曰。俗言天涯海角。不知成都實有此二石也。賓王以使事入蜀。故及之。按游宦紀聞云。天涯石在中興寺。耆老傳言。人坐其上。則脚腫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履及坐其上。又有天牙石。在大東門。對昭覺寺。高六七尺。有廟。今石市入湯家園。地角石。舊有廟。在羅城內西北角。高三尺餘。王均之亂。爲守城者所壞。今不復存矣。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蓋南轅窮途也。

寶袜

楊升庵曰。袜。女人脅衣也。盧照鄰詩。倡家寶袜蛟龍被是也。崔豹古今注謂之腰綵。注引左傳衵

服。謂日日近身衣也。是春秋之世已有之。豈始于唐乎。吳旦生曰。制自文王。以絹爲之。曰腰巾。漢武帝增以四帶。名曰袜肚。靈帝賜宮人蹙金絲合勝袜肚。亦名齊襠。則周初已有之矣。但引袒服以證寶袜。恐未必然。留青日札云。今之袜胸。一名襴裙。隋煬帝詩。寶袜楚宮腰。謝偃詩。細風吹寶袜。蓋寶袜在外。以束裙腰者。視圖畫古美人妝可見。故曰楚宮腰。曰細風吹者。此也。若貼身之袒。則風不能吹矣。自後而圍向前。故又名合歡襴裙。沈約詩。領上蒲桃繡。腰中合歡綺是也。其繡帶亦名袜帶。今襴裙在內有袖者曰主腰。領襟之上繡蒲桃花。言其花朵朵如蒲桃也。又觀胡侍墅談云。建炎以來。臨安府浙漕司所進成恭后御衣之目。有粉紅紗袜胸。眞紅羅裹肚。乃知抹胸、裹肚之製。其來不近。世紀楊太眞爲祿山爪傷胸乳。爲訶子束胸者。或妄傳矣。

零雨

盧照鄰送孟學士南遊詩。零雨悲王粲。淸尊別孔融。吳旦生曰。蔣仲舒箋釋謂。本傳及鄴中詩集。並無零雨之句。豈偶誤用耶。余按王仲宣從軍詩有云。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又云。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蓋一詩中再言及此。皆用豳風零雨其濛事也。鸛鳴之爲雨徵。此豳風本意也。箋者失攷。

招魂

沈佺期三月三日獨坐驩州詩云。誰念招魂節。翻爲禦魅囚。

吳旦生曰。詩話總龜引荆楚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人傷之。以舟楫拯焉。故武陵競渡用五月五日。蓋本諸此。劉夢得云。今舉楫相和之音。皆曰何在。蓋所以招屈原也。詩曰。湘江五月平隄流。邑人相將浮彩舟。靈均何在歌已矣。哀謠振楫從此起。今江浙間競渡多用春月。疑非招屈之義。及考沈佺期三月三日詩。王績三月三日賦。亦云。新開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節。則以上巳爲招屈之時。其必有所據也。予觀琴操云。介子推五月五日焚林而死。故是日不得發火。而異苑又謂。寒食始禁煙。蓋當時五月五日。以周正言之爾。今用夏正。乃三月也。屈原以五月五日死。而佺期、王績以上巳爲招魂之節者。亦豈謬邪。

朱子楚辭辯證云。後世招魂之禮。有不專爲死人者。如杜子美彭衙行云。煖湯濯我足。翦紙招我魂。蓋當時關陝間風俗。道路勞苦之餘。則皆爲此禮以祓除而慰安之也。近世高抑崇作送終禮云。越俗有暴死者。則亟使人徧于衢路。以其姓名呼之。往往而甦。以此言之。又見古人于此誠有望其復生。非徒爲是文具而已也。

北枝

宋之問度大庾嶺詩。淚盡北枝花。

吳旦生曰。許渾詩。只應頻看北枝梅。與延淸同意。按漢梅鋗定百粵。因名梅嶺。後鋗將庾勝兄弟守之。又名大庾嶺。非專以嶺上有梅也。而梅亦有異。白孔六帖云。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開。寒暖之候異也。天中記。兩婦東壁詩。南枝向暖北枝寒。一樣春風有兩般。李嶠詠梅詩。大庾斂寒光。南枝獨早芳。天啓中錢牧齋詩。庾嶺梅花千萬樹。春風還在向南枝。

扈

宋之問詩。吾君不事瑤池樂。時雨來看農扈春。

吳旦生曰。延淸不侈般樂。而諄及農事。王摩詰雨中春望之作云。爲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游翫物華。皆得古詩規箴之義。按金天氏勤于民事。命春扈以耕稼。召夏扈以芸鋤。秋扈所以收斂。冬扈於焉蓋藏。

左傳。郯子曰。少皞氏以九扈爲九農正。杜預注。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敎人事也。張衡東京賦。勸致賚于九扈。薛綜注。九扈。農正。知田事。扈。正也。按郭璞注。

桑扈竊脂。謂好盜脂膏食之。因以爲名。陸璣詩疏。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稱竊脂。後觀丘光庭辨爾雅云。上文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豈諸扈皆善爲盜而偷竊玄、黃、丹、藍乎。蓋竊之言。淺也。竊玄者。淺黑色也。竊藍者。淺靑色也。竊黃者。淺黃色也。竊丹者。淺赤色也。竊脂者。淺白色也。今三四月間采桑之時。見有小鳥灰色。眼下正白。俗呼白鳩鳥是也。以其采桑時來。故謂桑扈。

東山

王丘東山詩。智哉謝安石。攜妓入東山。

吳旦生曰。王丘。初唐人。扈從明皇。南出鼠雀谷。張說作詩。和者甚衆。皆遜丘作。葛常之謂。唐推燕、許。而丘不以詩名。觀燕、許之作。慚於丘多矣。楊升庵謂。東山詩。太白之先鞭也。按太白有憶東山二絶云。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他日散。明月落誰家。我今攜謝妓。長嘯絶人羣。欲報山東客。開關掃白雲。

韻語陽秋云。會稽、臨安、金陵三郡。皆有東山。俱爲謝安攜妓之所。按本傳。初、安石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遊處。被召不至。遂棲遲東山。唐裴冕等鑑湖聯句有興發還尋戴。東山更問東。此會稽之東山也。本傳又云。安石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與伯夷

何遠。今餘杭縣有東山。東坡有游餘杭東西巖詩。注云。卽謝安東山。所謂獨攜縹緲人。來上東西山者是也。此臨安之東山也。本傳又謂。及登台輔。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游集。今土山在建康上元縣崇禮鄉。建康事迹云。安石於此擬會稽之東山。亦號東山。此金陵之東山也。

雙頭牡丹

許彥周詩話曰。唐高宗宴羣臣賞雙頭牡丹賦詩。上官昭容一聯云。勢如連璧友。心似臭蘭人。計之必一英奇女子也。

吳旦生曰。湘湖故事載徐仲雅合歡牡丹詩。平分造化雙包去。拆破春風兩面開。汴都平康記載晁無咎雙頭牡丹詩。二喬新獲吳宮怯。雙隗初臨晉帳羞。中州集載黨世傑雙頭牡丹詩。並肩翠袖初酣酒。對鏡紅妝欲鬭奇。較之昭容。遜其高雅。

按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母鄭方妊。夢巨人畀大秤曰。持此稱量天下。昭容生踰月。母戲曰。稱量者豈爾邪。啞然應。後中宗置脩文館學士。使昭容第其甲乙。蓋悉符前夢也。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羣臣應制賦詩。命昭容選一首爲新翻御製曲。從臣集綵樓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名懐之。唯沈、宋二詩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乃沈詩也。評曰。二詩工力

悉敵。沈落句詞氣已竭。宋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陡健舉。龍城錄云。昭容有文集一百卷行於世。

歷代詩話卷四十六

歷代詩話卷四十七 庚集二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唐詩 卷上之中

罷相

李適之罷相詩。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試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吳旦生曰。適之朝退。每邀賓戚談諧。曾賦詩云。朱門長不閉。親友恣相過。年今將半百。不樂復如何。後爲林甫所譖罷。故有門前客來之句。未免激而露矣。于濆對花詩。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稀。惟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雖當罷官。同一感慨。要有怨而不怒之意。老杜八仙歌。銜杯樂聖稱避賢。乃用適之語。按史記石慶上書曰。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蓋避賢二字出此。今杜本誤作世賢。則世字犯太宗諱。

絳河

王維秋宵寓直詩。雲消出絳河。楊升庵曰。道書。天有九霄。赤霄、碧霄、青霄、玄霄、絳霄、黅霄、紫霄、練霄、縉霄也。絳河卽絳霄。

吳旦生曰。如魏張淵觀象賦。望靈象於九霄。注云。九霄。九天也。因引道書以釋之。又漢武帝內傳。王母遣問武帝云。遠隔絳霄。此亦道書之說也。今升庵誤以雲消爲雲霄。遂引道書。則非。按初學記。天河亦名絳河。蠡海集云。銀河曰絳河。蓋觀天者以北極爲標準。所仰視而見者。皆在北極之南。故稱之曰絳。借南之色以爲喩也。余甚愛此語。唐彥謙七夕詩。絳河浪淺休相隔。滄海波深尙作塵。王初銀河詩。閶闔疏雲漏絳津。橋頭秋夜鵲飛頻。

驅雁

王維出塞作。頷聯云。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鵰。又結云。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嫖姚。

吳旦生曰。王弇州謂。此律佳甚。非兩馬字犯。當足壓卷。然兩字俱實難易。或稍可改者。暮雲句馬字耳。余因弇州之語。戲欲改之。屢思未屬。一日。觀謝廷讚云。右丞出塞重一馬字。按鮑照詩。秋霜曉驅雁。又。北風驅雁天雨霜。又。洛陽伽藍記。北風驅雁。千里飛雲。然則右丞句爲驅雁無疑矣。余思沙磧自應屬雁。而馬字髣髴雁字。以致傳訛耳。積疑之案。一旦冰釋。爲之狂叫欲絕。

天幸數奇

王摩詰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吳旦生曰。西淸詩話。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去病傳。其軍嘗先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意有大將軍字。誤指去病作衛青耳。齊東野語云。李廣傳。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注云。奇。不耦也。言廣命隻不耦也。數。所角切。奇。居宜切。宋景文以爲江南本漢書。數乃所具切。角字乃具字之誤耳。因攷藝文類聚馮敬通集。吾數奇命薄。徐敬業詩。數奇良可歎。杜詩。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潁。羅隱詩。數奇當自媿。時薄欲何干。東坡詩。數奇逢惡歲。計拙集枯梧。觀其偶對。則數爲命數。非疏數之數。音所具切。明矣。

漠漠陰陰

郭彥深曰。王維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此用疊字之法。不獨摹景入神。而音調抑揚。氣格整暇。悉在四字中。杜詩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淸。亦是上二字揚。下二字抑。情景氣格悉備。李嘉祐翦去漠漠、陰陰。便索然少味矣。宋人詩話乃謂摩詰用嘉祐句。不知王在盛唐。李在中唐。王安得預竊其句。

吳旦生曰。嘉祐字從一。上元中刺台州。大曆間刺袁州。則知與摩詰相懸矣。唐詩紀事云。李肇

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之句。本嘉祐詩。而集中不見。據此。豈出好事者造言耶。故王勉夫謂。以前人詩語而以己意損益之。在當時自有此體。蔦常之謂。嘉祐詩。摩詰衍之爲七言。而興益遠。葉石林謂。好處在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爲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不然。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三子之言。余猶鄙其失攷。迺李肇以爲好取人章句。王直方以爲是剽竊之雄。不幾爲摩詰詬厲哉。胡苕谿云。古之詩人。如摩詰竊嘉祐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僧惠崇爲其徒所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皆可軒渠一笑。蓋摩詰與惠崇並稱。而又厚誣之。不其慁與。

詩下雙字極難。須是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興致全見於兩字。方爲上妙。石林詩話謂。如老杜無端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江天漠漠鳥飛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荊公新霜浦溆緜緜白。薄晚林巒往往青。東坡浥浥鑪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雪浪齋謂。如老杜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青。退之月吐窗冏冏。此皆字不虛發也。

藥欄

賓暇集曰。今園庭中藥欄。藥。音義與籞同。欄卽藥。藥卽欄。猶言圍援。非花藥之欄也。有以藤架、蔬圃作對。是不知其由。乖之矣。按漢宣帝詔。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注云。以竹繩連

縣為禁藥。使人不得往來爾。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作藥蘭。尤分明也。

吳旦生曰。漢顧成廟設投光鉤欄。王逸注。縱曰欄。橫曰楯。楯間子曰櫺。欄、楯。殿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墮。今言鉤欄是也。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句欄甚嚴整。句欄之名始見此。王建宮詞。風簾水殿壓芙蓉。四面句欄在水中。李義山詩。簾輕幕重金句欄。李長吉詩。蟪蛄弔月句欄下。宋世以來。始名教坊曰句欄。蓋從上而下為墜墮。從外而內為闌入。其義則一。引此證欄字愈明。而藥之為籞。終未安耳。胡苕谿亦謂引池籞為誤。乃楊升庵引之。謂杜甫乘興還來看藥欄。王維藥欄花徑衡門裏。皆不通。何也。按唐人詩亦不止是。如庾肩吾詩。向嶺分花徑。隨階轉藥欄。李商隱詩。藥欄日高紅髲鬖。許渾詩。竹院晝看筍。藥欄春賣花。張籍詩。得錢祗擬還書鋪。借宅常時事藥欄。多作花藥之欄。

返　景

王維鹿柴詩。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吳旦生曰。山海經。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實惟員神磈氏之宮。是神也。主司反景。按日西入則景反東照。故曰反景。尚書。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周禮注引書云。度西曰柳谷。虞翻云。鄭玄所著尚書古篆。柳字反以為昧字。訓云。穀。日出之色。楨。日入之色。穀字見說文。

音殼。楨。音柳。注。柳之爲言。聚也。日將沒。兼有餘色。故云柳。鄭玄云。五色聚爲柳。總之。倒景反照。在秋爲多。故西山反景。司之白帝。堯典餞日。屬之仲秋。說文。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景。漢郊祀志。谷永云。仙人遺與輕舉。登遐倒景。注謂。在日月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沈休文詩。一舉凌倒景。無事適華嵩。魏瓘賦。凌倒景而將越。相如賦。貫列缺之倒景。此與返景異。

夕陽

楊升庵曰。王維和韋五郎溫泉寓目詩。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繞。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唐至天寶。宮室盛矣。秦川八百里。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之內皆離宮矣。此言可謂肆而隱。奢麗若此。而猶以漢文惜露臺之費比之。可謂反而諷。末句欲韋郎效子雲之賦。則其諷諫可知。

吳旦生曰。元郝天挺注。驪山上有夕陽樓在焉。金聖歎謂。一路依渭水迤邐而去。其半道有蠡起者。知此爲驪山夕陽樓也。余喜此說最確。正形容離宮之盛且高。而扈從之臣皆得寓目焉。如升庵所云。乃以夕陽爲殘陽所照。謂彼秦川之迴而夕陽半開。其半爲宮室所掩。故知四百里內皆離宮。是據世本之陋解而言之也。

巴字

王維詩。天際澄江巴字回。

吳旦生曰。王堉子超與一友舟行閱詩。友以水寒巴字急之句爲無解。同舟者互持之。子超歸爲道此。余謂此李羣玉雲安詩也。詩中八句皆使雲安實事。按三巴記云。閬水東南流。三折如巴字。故曰三巴。則羣玉詩用此也。如盧綸詩。浪依巴字息。風入蜀關淸。李遠詩。杜魄呼名叫。巴江學字流。白居易詩。江從巴峽初成字。猨過巫陽始斷腸。劉敬之詩。山近衡陽雖少雁。水連巴字豈無魚。劉睽詩。山簇劍鋒朝闕遠。水如巴字繞城流。唐人多用此。偶因摩詰詩載之。

水田衣

王摩詰詩。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

吳旦生曰。楊升庵謂。袈裟。內典作毠毿。蓋西域以毛爲之。又名逍遙服。又名無塵衣。又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陳眉公云。田衣。卽山谷所謂稻田衲。王少伯詩。手巾花氎淨。香帔稻畦成是也。雪霏錄謂袈裟者。恐非。余按范鐙有狀江南十二詠云。江南季夏天。身熱汗如泉。蚊蚋成雷澤。袈裟作水田。蓋天寶、大曆間固有此語。陳養吾云。迦羅沙曳。僧衣也。省羅曳字。止稱迦沙。葛洪撰字苑。添衣作袈裟。一名忍辱鎧。一名銷瘦衣。一名蓮花服。一名福田衣。一名去穢

衣。一名離染服。

酌

陳無功曰。王摩詰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上句用鮑明遠酌酒以自寬。下句全用陸士衡君子行語。

吳旦生曰。此摩詰酌酒與裴迪詩也。其義與明遠異。按說文。酌。盛酒行觴也。從酉勺。挹取也。則摩詰所詠酌酒與君。正得行觴之義。謂飲為酌。非也。徐鉉言。杓瀉酌。按杓。枓之庾切柄也。今俗讀作市若切。以為桮酌之酌。非是。枓柄當作斗柄。斗柄為杓。斗首為魁。遂加木。轉注作杓。並譌。楚辭圜鑿方枘。亦柄譌也。楊升庵云。枘字从木从內。考工記。調其鑿枘而合之。宋玉九辯。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夫枘鑿本相入之物。惟方枘圜鑿則不相入。今去方圜字而曰枘鑿不相入。謬矣。甚者寫枘字作柄字。尤可笑也。余按升庵此語始於周易坤為柄。俞氏云。柄當作枘。枘性圜轉而曲。坤性直大而方。故乾圜坤枘相反也。

閣

天廚禁臠曰。王維書事詩。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舒王詩。若耶谿上躡莓苔。興盡張帆載酒迴。汀草岸花渾不見。青山無數逐人來。兩詩皆含不盡之意。子由謂之不帶聲色。

吳旦生曰。摩詰此絕。集中不載。見於覺範禁臠中。舒王有一絕云。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文。暮上人衣來。極意規模之作。摩詰又有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亦集中所不載。見於董逌藏跋中。

蘇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脛瘦軀。而缺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稿。蓋閣字也。此字旣出。儼然如見病鶴。然東坡此字正善用摩詰輕雲閣小雨也。廣伯生鶴詩。鐵石閣身脩足脛。雪霜依骨淺翎毛。則又用東坡字耳。

三　秋

王摩詰詩。四海方無事。三秋大有年。

吳旦生曰。國風。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其語始此。按陰陽五行曆云。一時爲三月。一月爲一秋。三月爲三秋。又一月爲三秋。故三月有九秋之名也。梁元帝纂要。又有三冬、九冬之語。劉孝標答劉之遴書云。九冬有隙。三餘暇時。

、、

苑咸酬王摩詰詩。三點成伊猶有想。一觀如幻自忘筌。

吳旦生曰。西域以、八爲伊字。最尊之稱。此謂三點成伊也。佛經云。天華香莫若伊蒲、伊蘭。董

尊稱之。加以伊字。故蒲曰伊蒲。伊蒲色即優婆塞。中土譯爲近住。蘭曰伊蘭。伊蘭即中土賽蘭香也。以其香無比。故曰伊蘭。陸放翁詩。伊蒲塞饌分香積。優鉢羅花散道場。蓋謂此也。按苑舍人能書梵字。兼達梵音。故摩詰贈云。蓮花法藏心懸悟。貝葉經文手自書。舍人以摩詰精禪理。故酬以此詩。卽觀三點成伊之語。果精通於梵字矣。

棄

隱居詩話曰。孟浩然入翰苑訪王維。適明皇駕至。倉皇伏匿。維不敢隱而奏知。明皇召使進所業。浩然誦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明皇曰。卿自棄朕。朕未嘗棄卿也。因放歸襄陽。且浩然布衣攔入宮禁。又犯行在所。而止於放歸。明皇寬假之亦至矣。烏在以一棄字而議罪乎。

吳旦生曰。北夢瑣言。孟浩然與李太白交游。玄宗徵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與有彈冠之望。久無消息。乃入京謁之。一日。玄宗召李入對。因從容說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見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賜對。俾口進佳句。孟浩然誦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上意不悅。乃曰。未嘗見浩然進書。朝廷退黜。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緣是不降恩澤。終於布衣而已。唐詩注又云。明皇以張說之薦。召浩然。令誦所作云云。詩話總龜

又云。浩然謁華山李相不遇。有詩卷卻拋書袋內。譬如閒看華山來之句。明皇召李對。說及浩然云云。新唐書又云。采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友人至。劇飲懽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恤他。卒不赴。朝宗辭行。浩然不悔也。余觀所載不一。竊以闌入宮禁或屬未然。而急召私第爲可據信。似北夢之言爲長。乃唐書及詩話俱載王維事。

拜家慶

孟浩然詩。明朝拜家慶。須著老萊衣。吳旦生曰。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盧綸卿詩。上堂家慶畢。願與親恩邇。韓君平詩。青絲纜引木蘭船。名遂身歸拜慶年。然觀顏延年秋胡詩。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劉履補注云。嘉慶。謂母也。則其語不始於唐。而晉、宋人作嘉。較雅。

易字

詩話類編曰。高適官兩浙觀察使。過杭之清風嶺。卽詩家東山景也。題詩云。絕嶺秋風已自涼。鶴翻松露溼衣裳。前村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厥後高適閱稿。以月落時江水隨潮退。止半江矣。思改一字爲半字。巡至台州。事竣。復登僧房。索筆改之。僧云。月前有一官過。稱此詩佳矣。但一字不如半字。已改易而去。高適驚問何人。僧曰。義烏駱賓王也。古人一字斟酌不苟。其

識見之遲速不同耳。

吳旦生曰。詩之貴有話者。如此等類。皆苦心導引。以敎人安字之法。今後生率爾走穎。略不經營。自謂一夕瀟湘。而安否奚辨。只是未曾參究耳。略舉一二。以伸其說。如張乖崖詩。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尙書。蕭楚才改恨作幸。曰。天下一統。獨恨太平。何也。李頻四皓詩。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爲臣。方干改爲作稱。曰。率土王臣。何言不爲也。齊己早梅詩。前邨深雪裏。昨夜數枝開。鄭谷改數作一。曰。數枝、非早也。

香界

高適詩。香界泯羣有。

吳旦生曰。佛寺謂香界。亦謂香阜。江文通詩。息舟候香阜。悵別在寒林。嘗按寺曰仙陀。金山也。又曰仁祠。後漢楚王元英傳。遠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權載之詩。逸氣淩顥淸。仁祠訪金碧。又曰寶坊。又曰柰園。洛陽伽藍記云。白馬寺有柰林。王勃詩。柰園欣八正。風俗通云。寺、司也。官府所止。故曰寺。石林燕語云。東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與臺省並稱。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方賓客。故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負經至。舍於鴻臚。旣死。尸不壞。因留寺中。遂卽鴻臚舊地。以爲浮屠之居。名白馬寺。今僧居概稱寺。蓋本此也。

盡善

河嶽英靈集曰。高才無貴仕。誠哉是言。曩劉楨死於文學。左思終於記室。鮑昭卒於參軍。今常建亦淪於一尉。悲夫。建詩似初發通莊。卻尋野徑。百里之外。方歸大道。所以其旨遠。其興僻。佳句輒來。惟論意表。至如松際露微月。淸光猶爲君。又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此例十數句並稱警策。然一篇盡善者。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今與山鬼鄰。殘兵哭遼水。屬思旣苦。詞亦警絕。潘岳雖云能敍悲怨。未如此章。

吳旦生曰。常建淸晨入古寺一章。王維中歲頗好道一章。每不過四十字爾。一塵不到。萬慮消歸。直與無始者往來。若看做章句文字。便非聞道之器。此眞正一篇盡善者也。豈僅稱警策而已哉。歐陽永叔極愛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一聯。按又玄集、唐詩類選、唐文粹。皆作通字。熙寧元年。永叔守青州。題廨宇後山齋云。竹徑遇幽處。黃山谷極愛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一聯。余以摘句尋聲。終是後人影響。不意殷進士璠身躋有唐。已有此褊論也。如弔王將軍墓一詩。將一死字屬鼓聲上便妙。小雅。鼓聲淵淵。左傳。三鼓氣竭。合兩處觀來。則鼓聲死三字模寫欲絕。此眞所謂警策句。若云一篇盡美盡善。則未也。

劈頭劈腦喝出淸晨兩字。次句云。初日照高林。接得有力。竹與花木。皆從高林帶出。而映之以

初日。雖欲不幽且深。不可得矣。此際聲聞、色象。種種銷滅。惟有一寺。與入寺者同攝入光影中。佛性、人性、鳥性。無動不靜。無二不一。故結言萬籟此俱寂。昔人所以美旦氣快朝來也。自首至尾。總是淸晨兩字。安得不爲一篇盡善。

西來

岑參登慈恩寺浮圖詩。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

吳旦生曰。譚友夏評從西來。詩人慣將此等無指實處。說得確然。唐仲言評西爲秋。非無指實。岑又有出關見靑草。春色正東來。亦是一證。余觀三百篇。於華草雲物。變換隻字。便易春秋。要其所指。確有理說。又不止於遲遲狀春日之舒。凄凄見秋日之慘而已也。古詩。寒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亦有斯旨。唐評故自勝。

高廷禮云。唐人唱和。多是感激。各臻其妙。如登慈恩塔詩。杜甫云。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高適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淸曠。千里何蒼蒼。五陵鬱相望。岑參云。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靑濛濛。是皆雄渾悲壯。可以凌跨百代。

三車

岑參赴嘉州尋超禪師詩。門外不須催五馬。林中且聽演三車。

吳旦生曰。對意工穩。一聯而刺史與禪師之義俱攝盡矣。杜詩。雙樹容聽法。三車肯載書。宋之問廣界寺詩。莫愁歸路遠。門外有三車。僧廣宣隨駕幸興唐觀詩。萬乘遊仙宗有道。三車引路本無塵。按法華經。初、長者以羊車、鹿車、牛車立門外。引誘諸子出離火宅之難。然後但賜諸子大白牛車。注云。羊車喻聲聞乘。鹿車喻緣覺乘。牛車喻菩薩乘。大白牛車卽一佛乘也。玄門亦有三車。謂穴也。

對起

胡元瑞曰。七律對起。如杜之風急天高。實爲妙絕。而岑參雞鳴紫陌。柳嚲鶯嬌二起。工麗婉約。亦可諷詠。右丞多仄韻對起。無風味。不足多效。蓋仄起宜五言。不宜七言也。

吳旦生曰。此論可爲七律長城。但嘉州雞鳴紫陌。其音閎壯。柳嚲鶯嬌。其音急直。概評婉約。未爲允論。而嬌歌急管一起。是嘉州婉約處也。若老杜淸秋幕府一律。八句皆對。極高潔。又極流利。眞是僅事耳。室中語云。老杜作八句近體詩。卒章有時而對。然語意皆卒章之辭。今人效之。臨了卻作一景聯。一篇之意無所歸。大可笑也。

開士

王麟洲曰。李頎七言律最響亮整肅。忽於遠公遯迹詩第二句下一拗體。餘七句皆平正。一不合

也。開山二字最不古。二不合也。開山幽居。文理不接。三不合也。重上一山字。四不合也。謂必有誤。苦思得之。曰必開士也。易一字而對仗流轉。盡祛四失矣。後觀郎士元詩。高僧本姓竺。開士舊名林。乃知襲用頎詩。

吳旦生曰。元遺山選唐詩鼓吹。載頎此詩。其時中書左丞郝天挺受業於遺山。遂注鼓吹十卷。而頎詩首云。遠公遁迹廬山岑。開山幽居祇樹林。郝於此下注云。開山疑作開士。則在元初。已早有巨眼矣。麟洲苦思。乃與脗合邪。

楊升庵謂。太白詩。衡嶽有闡士。五峯秀眞骨。按闡士卽開士也。海錄碎事直作衡嶽有開士。因引楞嚴經云。十六開士悟圓通。余按白樂天作金字經碑云。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陳子良辨正論序云。釋法琳實開士之棟梁。法城之牆塹者也。葉和尙讚。海英岳靈。誕彼開士。注云。開衆生信心。

淺深愁

容齋一筆曰。李頎詩。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且作客涉遠。適當窮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不能寐。起坐淒惻。而聞檐外雨聲。其爲一時襟抱。不言可知。而此兩句。十字中盡其意態。海水喩愁。非過語也。

吳旦生曰。前十字意態旣盡。無復贅言。祇以取喻掉合。此蓋賦而比也。其淺深不從海水量出。而在前十字中看出。其意自婉。皇甫百泉嘗言。劉禹錫欲問江深淺。應知遠別情。李太白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江淹擬休上人怨別。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何必長短深淺邪。蓋禹錫、太白未免直致。而頎正以婉勝也。如退之宿龍宮灘詩。浩浩復湯湯。灘聲抑更揚。魯直云。退之裁聽水句尤見工。所謂浩浩湯湯、抑更揚者。非客裏夜臥。飽聞此聲。安能周旋妙處如此邪。出韓詩補注。庶幾與頎相上下。

鳳池

賈至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詩。共沐恩波鳳池裏。岑參和云。獨有鳳凰池上客。王維和云。佩聲歸到鳳池頭。杜甫和云。池上於今有鳳毛。

吳旦生曰。賈詩注。晉荀勖爲中書監。除尚書令。人賀之。勖曰。奪我鳳凰池。何賀耶。中書凝邃。以比天上鳳凰池。余按賈爲中書舍人。故得稱鳳池。而岑爲右補闕。杜爲左拾遺。王則降授中允。所謂兩省僚友也。故落句皆及鳳池者。唐中書省有鳳池。時稱中書舍人爲小鳳。翰林學士爲大鳳。丞相爲老鳳。宋人猶襲其稱。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又曾公亮在中書。李復圭譏云。老鳳池邊蹲不去。

詞林海錯云。唐謂禮部之長曰大儀。員外曰中儀。主事曰小儀。鄭谷寄同年趙禮部詩。仙步徐徐整羽衣。小儀澄濟轉中儀。泊宅編云。宋制。直龍圖閣謂之假龍。龍圖閣待制謂之小龍。龍圖閣直學士謂之大龍。龍圖閣學士謂之老龍。塵史云。或有得直閣。久之不遷而卒。因曰死龍。

歷代詩話卷四十八　庚集三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唐詩　卷上之下

飛燕

碧谿詩話曰。唐宗渠渠於白。豈眞樂道下賢。其意急得豔詞媟語以悅婦人耳。白之論撰。亦不過玉樓、金殿、鴛鴦、翡翠等語。社稷、蒼生何賴。

吳旦生曰。觀太白雪讒詩。雜引褒妲以及漢雉、秦毒。似欲發祿山之姦。故一則曰飛燕昭陽。再則曰飛燕新妝。蚤覰破楊家爲禍水。借花牋檀板送其聲。以冀君之一悟。未必非風人諷刺之義。而侈然倚曲。有辜諷諫。職維君咎。若概以豔詞抹煞。此朱元晦所謂何曾夢見太白脚板邪。

換鵝

紫桃軒雜綴曰。黃伯思東觀餘論辨黃庭經一節。實欠詳審。伯思曰。黃庭經帖爲逸少書。僕考之非也。按陶隱居眞誥翼眞檢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惟有黃庭經一篇得存。蓋此經也。逸少以穆帝升平五年卒。後二年爲興寧二年。此經始降。逸少安得預書之。又按梁虞和論

書表云。山陰鏝釀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已具。無人能書。府君能自屈書兩章。便合羣以奉。羲之爲停半日。寫畢。攜鵝去。晉書本傳亦著是說。然隱居與梁武啓又云。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黃庭、勸進、樂毅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啓在著眞誥前。故未之考耳。而李太白乃有黃庭換白鵝之句。相習之謬也。伯思自以爲至當矣。不知右軍寫道德經換鵝。又寫黃庭經換鵝。自是兩番事。而太白詩亦兩見。一云右軍本清眞。瀟灑在風塵。山陰遇羽客。要此好鵝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一云。鏡湖清水漾晴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實互用之也。考道藏。黃庭有數種。有內景黃庭。有外景黃庭。又有黃庭遁甲緣身經、黃庭玉軸經。魏夫人所出。乃內景一種。係楊眞人羲寫。其外景經。老君所作。先出行世。右軍所書。兩不相涸也。

吳旦生曰。獻之帖有云。劉道士鵝羣亦復歸也。陶穀因據此以跋黃庭經云。山陰劉道士以鵝羣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又仙傳拾遺云。山陰道士管霄霞求羲之寫道德經。舉紅鵝一雙相贈而去。觀此。則乞書有兩經。換鵝有兩事。且道士姓氏。鑿鑿兩人。又何疑哉。一云。右軍嘗寫黃庭經與王脩。則黃庭又不止一寫矣。羊欣筆陣圖云。右軍年三十七書黃庭。書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況人乎。吾是天台丈人。虞世南筆髓云。羲之山陰寫黃庭經。感天台神降。伯

思何意而辨黃庭非逸少書乎。

新豐酒

李太白詩。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

吳旦生曰。陸放翁入蜀記。十六日早發雲陽。過新豐小憩。讀太白此詩。又唐人詩。再入新豐市。猶聞舊酒香。皆謂此。非長安之新豐也。長安之新豐亦有名酒。見王摩詰詩。按雲陽卽丹陽。古所謂曲阿。謝康樂詩。朝日發雲陽。落日到朱方。蓋謂此。

接䍦

李太白詩。頭上白接䍦。

吳旦生曰。竇苹酒譜云。接䍦。巾也。韻釋云。白帽也。蓋用白紗作巾耳。晉人著白接䍦歌山簡者。所謂倒著白接䍦世說作籬。山簡傳作䍦。也。南朝雖帝王亦服白紗帽。沈攸之所謂大事若克。白紗帽共著也。

秕言云。爾雅。鷺舂鉏。注云。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攡。名之曰白鷺縗。睫與接。攡與䍦通。而世說獨云。接䍦。今之襴衫也。觀太白詩。則亦以接䍦爲白帽。而不以爲襴衫矣。蓺林伐山云。羽衣毿毿之類。霏雪錄云云。晉、宋用鷺䍦。

按又有白疊巾。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其中絲如細纑。名爲白疊子。國人織以爲布。甚輭白。漢書。公孫述爲馬援置都布單衣。東觀曰。都作荅。漢書音義曰。荅布。白疊布也。以爲巾。杜子美詩。光明白氎巾。又白綸巾。詳見皮詩。皮襲美詩。白綸巾下髮如絲。又白帢。晋帢。韻書。弁缺四隅謂之帢。魏志注。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皮弁裁縑帛爲帢。陳子昂詩。鄒家子弟謝家郎。烏巾白帢紫香囊。

耐可

李太白詩。耐可乘流直上天。

吳旦生曰。禮記。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注云。耐。古能字。疏云。說文。耐者。鬚也。鬚謂斷下之毛。象形字也。古者犯罪以髡其鬚。謂之耐罪。故字从寸。寸爲法也。不虧形體。猶堪其事。故謂之耐。古之能字爲此耐字。取堪能之義。此義最明。又觀漢書。揚、越之人耐暑。注與能同。漢書。漢馬不能冬。又能作耐音。蓋古者耐、能二字通用。田汝成謂。杭人言寧可曰耐可。音如能可。因載入委巷叢談中。是不知其出經史也。何燕泉云。漢碑柔遠而邇。而卽耐字。耐。古通能。是也。

雕梅

李太白詩。珍盤薦雕梅。

吳旦生曰。北戶錄。嶺南之梅。小於江左。有選大梅刻鏤瓶罐、結帶之類。取棹汁漬之。棹木葉汁。亦甚甘脃。瑯琊漫鈔云。永嘉閨婦以青梅雕剜脫核。鏤以花鳥。纖細可愛。以手擘之。玲瓏如小盒。闔之復爲梅。謂之梅籃。田子藝云。以銅青蜂蜜養之。愈久愈實。而青色如生。亦珍品之最巧者。

八十一萬歲

李白詩。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歲歲長傾萬壽杯。

吳旦生曰。雲笈七籤云。混元一始萬劫至於百成。百成亦八十一萬年而有太初。太初之時。老君從虛空而下。爲太初之師。又自太上生後復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乃生一㲺。太白詩出此。

黃鶴樓

後村詩話曰。古人服善。太白過黃鶴樓。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句。至金陵。遂爲鳳凰臺詩以擬之。今觀二詩。眞敵手棋也。若他人必次顥韻。或於詩板之旁別著語矣。

吳旦生曰。徐柏山謂。李白之擬黃鶴樓。正在鸚鵡洲一詩。而非止於鳳凰之作。蔡蒙齋因謂。鸚鵡洲詩。聯聯與崔顥詩格調同而語意亦相類。柏山善於讀詩者。余以黃鶴樓氣格蒼渾。莫可端

倪。然起聯對而頷聯不對。此是偸春體。王弇州譏其大乖近體。而不知其本入體也。嚴滄浪取以壓卷。乃所謂絕唱不可和。而鸚鵡洲風力猶遜。鳳凰樓全弱。何云敵手棋邪。舊傳。費禕飛升於此。忽乘黃鶴來歸。蜀志。禕爲郭循所害。不得其死。安有駕鶴。述異記。荀瓌。字叔偉。憇黃鶴樓上。跨鶴騰空。其說亦誕。才調集。黃鶴。人名也。益非。按鄂州城東十里爲黃鶴山。方輿記云。有仙人王子安乘黃鶴過此。因得名。西有石如磯。爲黃鶴磯。後人建樓俯磯上。故名黃鶴樓。

金聖歎云。沈佺期詩。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先天天不違。池開天漢分黃道。龍向天門入紫微。看他四句中凡下五龍字。又下四天字。豈不奇絕。後來祇說鳳凰臺乃出黃鶴樓。我烏知黃鶴樓之不先出此耶。其落筆先寫龍池二字。三四承之。便寫一句池一句龍。已是出色精嚴矣。乃因一、二詳寫玄宗起兵定難。入纘大統。前是躍龍。後是飛龍。躍龍是先天。飛龍是天不違。龍外又連用二天字者。於是索性亦於三、四中再加天漢、天門二天字。以多添氣色。如此縱橫跳躍。彼鳳凰臺不足道。正恐黃鶴樓殊未抵其一半氣力也。李商隱詩。杜牧司勳字牧之。淸秋一首杜秋詩。前身應是梁江總。名總還曾字總持。二牧字。二杜字。二秋字。三總字。二字字。此亦龍池、黃鶴所濫觴。而今愈益出奇無窮也。又見韓冬郎詩。岸上花根總倒垂。水中花影幾千株。一株一影寒山裏。野水野花淸露時。便是一對好手也。鄭谷詩。石城昔爲莫愁鄉。莫愁魂散石城荒。江人依舊棹舴艋。江岸

還是飛鴛鴦。人只知李欲學黃鶴樓。何曾知鄭曾學黃鶴樓耶。看其一、二照樣脫胎出來。分明鬼偸神卸。吾更賞其三、四江入、江岸之句。自翻機杼。另出新裁。不甚規摹黃鶴。而凡黃鶴所有未盡之極筆。反似與他補寫極盡。此眞采神妙手。

水碧金膏

李太白過彭蠡湖詩。水碧或可采。金膏祕莫言。

吳旦生曰。江淹擬王徵君詩。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詎緇。注云。水碧、水玉也。金膏、仙藥也。謝靈運入彭蠡湖口作。金膏滅明光。水碧輟流溫。注云。水碧、水玉也。此江中有之。然皆滅其明光。止其溫潤。穆天子傳。河伯示汝黃金之膏。東晳云。金膏可以續骨。山海經。堂庭山出水玉。水精也。墨子。大藥有水脂碧。李賀詩。晴佩淸臣敲水玉。

圯

李白經下邳圯橋懷子房云。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

吳旦生曰。圯音怡。說文。東楚謂橋爲圯。故史記留侯世家但云。嘗於圯上遇一老父。則言圯不必復言橋矣。太白題與詩皆以圯橋二字連用。非是。統志云。圯橋在邳州城東南隅。崔塗讀留侯傳云。偶成漢室千年業。只讀圯橋一卷書。楊維禎覽古云。諸葛拜牀下。可是圯橋師。此皆未

之敓耳。惟虞集詩。長跪獻圯下。會期後三年。乃得本解。

鏡湖

李太白送友人尋越中山水詩云。湖淸霜鏡曉。濤白雪山來。吳旦生曰。小說家謂軒轅鑄鏡於此。因名鏡湖。非是。按此湖會稽太守馬臻所開。輿地志云。山陰南湖。縈帶郊郭。白水翠巖。互相映發。若鏡若圖。王右軍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游。則鏡湖之名。亦取此義。天寶三載正月五日。詔賜賀知章鏡湖一曲歸老。其後避廟諱。改稱鑑湖。黃山谷所謂淸鑑風流歸賀八也。

陸放翁詩。一竿風月老南湖。自注云。鏡湖。一名南湖。

識度

王性之嘗爲王彥輔言曰。王荊公集四家詩。蔡天啓嘗問何爲下太白。荊公曰。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蓋什八九。

吳旦生曰。陸放翁以爲此非荊公之言。白樂府外及婦人者實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淵明輩亦未爲過。四家詩不喜白。當自有故。蓋白識度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杯。明朝歸揖二千石。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金瑣賢。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一別蹉跎朝市間。

靑雲之交不可攀。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荊州之類。淺陋語至多。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爲交親。宜其終身坎壈也。放翁拈出識度二字。不獨太白心折。且爲後來作詩文之鑒。凡人下筆先立自家身分。始不爲識者所嗤。

鍊字

鶴林玉露曰。作詩要健字撐拄。要活字斡旋。如紅入桃花嫩。靑歸柳葉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與老字。乃撐拄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斡旋也。撐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車之有輪。

吳旦生曰。得撐拄之說而通之。卽實字可作虛用。如璇階電綺閣。碧題霜羅幙之類是也。得斡旋之說而通之。卽虛字可作實用。如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之類是也。

潘邠老云。七言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余觀七言以第五字爲眼。五言以第三字爲眼。乃一句所著力在此一字。字不響則句不健。呂氏蒙訓以爲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也。曾致堯語李公受。子詩雖工。而音韻猶啞。公受初未悟。後得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有

切響。遂精於格律。杜詩顏嘗言。少陵麗人行。坐中八姨眞貴人。數目中八字最響。覓句下字。當以此類求之。

賡和

劉貢父詩話曰。唐詩賡和有次韻。先後無易。有依韻。同在一韻。有用韻。用彼韻不必次。今人多不曉。吳旦生曰。昔人言和之義有三。蓋依韻和之。謂之次韻。或用其題而韻字同出一韻。謂之和韻。如張文潛離黃州詩而和杜老玉華宮詩是也。用彼之韻。不拘先後。謂之用韻。如退之和皇甫湜陸渾山火是也。然晉、宋間何劭、張華、二陸、三謝。答其來意而已。非若後人爲次韻所局也。唐不勝載。姑論老杜。如高適寄杜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求。杜則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杜寄嚴武云。何路出巴山。重巖細菊班。嚴則云。臥向巴山落月時。籬外黃花菊對誰。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忘。迢則云。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杜又云。雖無南去雁。看取北來魚。其往來反覆不過如是也。惟元、白矜尚次韻。至皮、陸而盛。若宋蘇、黃輩。唱一賡十。工拙見矣。

洛陽伽藍記。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贈之詩云。本爲箔上蠶。今爲機上絲。得路遂騰去。莫憶纏緜時。繼室代答。亦用絲、時兩韻。則次韻謂始於元、白。誤也。陳

後主集有宣猷堂燕集五言曰。披鉤賦韻。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後主韻得迮、格、白、赫、易、夕、擲、斥、折、啃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是先書韻爲鉤。坐客均探。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類也。但韻以鉤探。非酬和先倡者耳。

薺菜

侯鯖錄曰。高力士謫在驩州。詠薺菜詩。爲魯直所稱。云兩京作斤賣。五谿無人采。貴賤雖不同。氣味故常在。

吳旦生曰。李輔國矯制遷明皇西宮。力士竄嶺表。見山多薺。人不解食。故賦詩謂可拾作羹耳。魯直作食筍詩。尙想高將軍。五谿無人采。是誤以筍爲薺矣。但言詩爲魯直所稱。亦未詳攷。張文潛作薺羹詩。論斤上國無曾飽。旅食江城日至前。嘗慕藜羹最淸好。固應加糝啘吾緣。乃得力士本意。

說文。薺草。可食也。春秋繁露云。薺以美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水氣故美者。甘勝寒也。薺之言濟。所以濟大水也。

魚米

田澄蜀城詩。地富魚爲米。山芳桂是樵。

吳旦生曰。澄。天寶、上元間人。杜子美贈田舍人云。揚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蓋澄以舍人奉使入蜀也。俗名沃土爲魚米之地。皮襲美詩。一斗霜鱗換濁醪。吳中魚市以斗計。一斗爲二斤半。蓋一以米喻。一以斗計。其義可互通也。

北戶錄載。劉孝威謝官賜交州米䴵四百屈。詳其言屈。豈今之數乎。且前朝短書雜說。有呼食爲頭。晉元帝謝賜功德淨饌一頭。又謝齋功德食一頭。又劉孝威謝賜果食一頭。以魚爲斗。梁科律、生魚若干斗。茗爲薄、爲夾。溫賈茗二百尺薄。又梁科律薄茗千夾云云。筆爲雙、爲牀、爲枝。搜神記。益州西神祠祈禱者。持一雙筆。南朝呼筆四管爲一牀。梁簡文帝答書云。乍置筆牀。又云。寫書筆一枝一萬字。墨爲螺、爲丸、爲枚。陸雲以兄送墨二螺。梁科律御墨一量十二丸。蔡質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紙爲番。錦爲兩。王佐云。錦二兩。衣爲裁。陸倕謝安城王楚越衣二裁。沈約有謝葛衫裁也。袈裟爲緣。簡文帝、蒙惠袈裟一緣。奴爲頭。簡文帝書言。安城王餉奴子一頭。麝爲子。蠟爲䴵。麝香如千子。蠟如千䴵。齊建武四年事。檳榔爲口。胡桃爲子。陸倕謝安城王賜檳榔一千口。幷胡桃一千子。

余因魚爲斗。喜段公路之言錄之。然於紙爲番。獨無引據。因按魏張揖云。古之素帛。依書長短。隨事裁繙。枚數重沓。卽名番紙。故从系。蓋取繒帛之義。則謂紙爲番以此也。北戶錄云。張載紙銘。並稱紙爲番。拾遺記云。張華著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詔芟爲十卷。迺賜側理紙萬

番。是南越所獻海苔爲之。又武帝賜杜預蜜香紙萬番。寫春秋釋例。紙微褐色。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韌。乃蜜蒙花所成也。藝苑巵言云。王右軍會稽庫中有紙九萬番。悉以乞謝安。孔氏六帖云。杜暹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贐之。暹爲受百番。文筆襟喉云。蕭穎士夢有人授紙百番。開之背是繡花。文思乃大進。珍珠船云。簡文帝奉紅箋二千番。大唐龍髓記云。玄宗創集賢院。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遂昌雜錄云。宋制。內夫人每日輪流六人侍帝左右。以紙一番。書帝起居。封付史館。牋紙譜云。蜀牋體重。一夫之力。僅能荷五百番。唐詩紀事云。段成式與温庭筠雲藍紙詩。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裹相思。東坡澄心堂紙詩云。詩老囊空一不留。百番曾作百金收。又誠齋所引警句云。人情似紙番番薄。世事如棊局局新。景泰中陳用端寄剡牋詩。九萬未充王內史。百番聊贈杜參軍。

漁父詞

張志和漁父詞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

吳旦生曰。按有兩西塞。一在武昌。一在霅川。故讀此詩者往往誤認之。經鉏堂志云。西塞。郡城南一帶遠山是也。謂之西塞者。下菰城爲屯兵之處。坐西向東故也。唐書。志和謁顏眞卿於湖州。眞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其時顏公與門客會飲。乃唱

和爲漁父詞。志和首唱得五首。其第四首有霅谿灣裏釣魚翁之句。此屬霅川之西塞無疑。皮日休詩。西塞山前終日客。建文初。韓公望湖州道中詩。南潯賈客舟中市。西塞人家水上耕。復齋漫錄以志和所詠西塞在武昌。陸放翁入蜀記亦言道士磯一名西塞山。即志和所謂西塞山前者。不知其皆誤也。如李太白詩。西塞當中路。南風欲進船。其在荆楚作。故曰中路。薛能詩。西塞長雲盡。南湖片月斜。昔臧質敗走南湖。以荷自蔽。即此地。張文潛詩。已逢娬媚散花峽。不泊艱危道士磯。蓋西塞最湍險難上。故泊散花洲。洲與西塞相直。按此乃武昌之西塞耳。

說文長箋云。鱖。居衛切。海中小白魚。長三四寸許若蟲類者。曰鱖殘。其形潔白。方言謂之麪魚。士人傳言。吳王食鱠吐水中所化。因改作鱠。又一種湖中出者。夏小寸許。秋長盈尺。亦曰殘魚。小者加之美名曰銀魚。皆鱖屬。楊升庵引唐韻。巨口細鱗有斑文。爾雅翼云。凡牛羊之屬有肚。故能嚼魚。無肚不嚼。鱖獨有肚。能嚼。音譙。字一作鱥。又引水經注云。巴鄉村有魚。其頭似羊。豐肉少骨。今名水底羊。亦不知其皆誤也。

歷代詩話卷四十九　庚集四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唐詩　卷中之上

琥珀

冷齋夜話曰。韋應物作琥珀詩云。曾爲老茯苓。元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覩。舊說松液入地千年所化。今燒之尙作松氣。嘗見琥珀中有物如蜂然。此物自外國來。地有茯苓處皆無琥珀。不知韋公何以知之。

吳旦生曰。通志云。虎魄西域傳作虎魄。蜀都賦作虎珀。中有一蜂。形色如生者。可以拾芥。名靈魄。又老君玉策云。松脂入地千年作茯苓。茯苓千年作琥珀。琥珀千年作石膽。石膽千年作威喜。神仙傳云。琥珀一名江珠。今泰山出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淸異錄云。琥珀孫松脂也。本草。松脂一名松膏。一名松肪。鄭嵎津陽門詩。孔雀松殘赤琥珀。注云。世傳孔雀松下有赤茯苓。入土千年則成琥珀。

廣雅云。琥珀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琥珀。如斗大。初時如

桃膠。堅凝乃成也。李長吉詩。桃膠迎夏香琥珀。一云桃脂入地所化。又虎目光入地化物如琥珀。又龍血入地所化。

金樓子云。楓脂入地千歲爲琥珀。爾雅翼云。楓脂一名白膠香。李長吉詩。楓香晚花靜。

博物志引神農本草云。雞卵可作琥珀。其法取伏卵鰕黃白渾雜者煮。及尙輭。隨意刻作物件。以苦酒漬數宿。旣堅。內著粉中。佳者乃亂眞矣。通志云。有煮靑魚枕僞爲之者。南蠻記云。寧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則蜂出。土人燒治以爲琥珀。兎絲。琥珀苗也。

晝公

嬾眞子曰。吳興老釋子。野雪蓋精廬。此蘇州招晝公詩。卽皎然也。居於湖。舊說、皎然欲見韋蘇州。恐詩體不合。遂作古詩投之。蘇州一見。大不滿意。繼而皎然復獻舊詩。蘇州大稱賞曰。幾誤失大名。何不止以所長見示。而輒希老夫之意。

吳旦生曰。顧況、劉長卿、丘丹、秦系、皎然之儔。俱與蘇州相倡和。故作詩招之也。皎然姓謝氏。靈運十世孫。字淸晝。招之稱晝公。字之也。常論僧不當以字行。按古者生子三日。父名之。二十而冠。父字之。所以表德也。禮所謂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今僧棄父母。屛妻子。已絕子父之道。頭童而不櫛。不可冠。何字之有。魏鶴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

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羅大經謂。魯哀公誄孔子。亦曰尼父。周益公謂。壽皇每稱東坡。唯曰子瞻而不名。蓋重之也。觀古今士大夫贈僧詩文。每稱其字者。非是。

陳眉公云。稽山徹上人與道標、皎然齊名。吳人爲之語曰。餘杭標。摩雲霄。霅谿晝。能淸秀。稽山徹。洞冰雪。

字訛

韋應物滁州西澗詩。獨憐幽草澗邊行。尙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吳旦生曰。此太淸樓帖所刻手書也。係蔡元長校鑒。自屬眞本。何元朗言。憐草而行於澗邊。當春深之時。而黃鸝尙鳴。始於性情有關。今本行作生。尙作上。則於我了無干涉矣。楊升庵亦云。生本作行。上作尙。見古法帖。

歐陽永叔云。滁州城西乃是豐山。無所謂西澗者。獨城北有一澗。極淺不勝舟。又江潮不至。胡元瑞謂。宋人不知詩人遇興立言。大則須彌。小則芥子。寧此拘拘也。

綵幟

韋應物酒肆行云。銀題綵幟邀上客。

吳旦生曰。韓非子云。宋人有酤酒者。懸幟甚高。斗概甚平。而酒不售。遂至於酸。唐韻帘字注云。酒家望子。容齋二筆云。今都城與郡縣酒務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於外。以靑白布數幅爲之。微者隨其高卑大小。村店或挂缾、瓢、標、帚、秆。唐人多詠於詩。

鳧舄豬肝

獨孤及酬常鄮縣詩謂。乘鳧舄。朝天子。卻媿豬肝累主人。

吳旦生曰。風俗通、後漢書皆言。葉令王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之。言其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隻舄焉。乃詔上方諦視。則四年中所賜尙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喬卒。百姓爲立廟。號葉君祠。祈禱無不應。若有犯。亦能爲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無復聲焉。風俗通又云。按左傳。葉公子高忠於社稷。萬民欣戴。白公勝作亂。子西等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祀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讜告。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寺。令丞躬親黌𡈼。懼有得失。所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鳧。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豈一事哉。陳晦伯云。此皆應劭說也。范書愛奇。遺其通義。後人據以爲縣令事。矯誣抑又甚矣。余觀李君實云。人知葉令王喬之舄爲雙鳧。不知晉南海太守鮑靚之履爲雙燕。靚爲南海

時。葛稚川隱羅浮。靚每密過之。談論達旦始去。而門無車馬之跡。獨雙燕往還。人怪而問之。則其雙履也。以凫屬令。以燕屬守。特爲拈出。以句脩詞者。據此。則仙靈幻迹。世所常有。一守一令。徵爲故實。亦韻事也。而執葉公以證葉令之非。殊不必爾。

東觀漢記云。閔仲叔居安邑。家貧不能得錢買肉。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豬肝。屠者或不肯與之。令出敕市。後嘗輒得。仲叔怪問。其子道如此。乃歎曰。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

輕煙

本事詩曰。韓翃閒居將十年。李相勉鎭夷門。又署爲幕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新進後生。不能知韓。舉目爲惡詩。韓邑邑殊不得意。多辭疾在家。唯末職韋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善。一日。夜將半。韋叩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愕然曰。必無此事。定誤矣。韋就座曰。留邸狀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且求聖旨所與。德宗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臘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翃。韋又賀曰。此非員外詩耶。韓曰。是也。是知不誤矣。

莫且生曰。汝南先賢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世謂禁火起於此。然按左傳。但云。與母偕隱而死。史記但云。亡入緜上山中。並無焚骸之說。巽苑謂。子推抱樹燒死。晉文伐以製屐。有悲乎足下之語。則誣甚矣。丹陽記云。龍星。木之位也。春屬東方。心爲大火。懼火盛。故禁之。是以寒食龍忌之禁。所謂禁煙。未必爲子推設也。

按周書。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循火禁於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準節氣。寒食是仲春之末。清明是季春之初。則禁火乃周制矣。但周制四時變火。春取楡、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今觀春明退朝錄。唐惟取楡、柳火以賜近臣戚里之家。君平詩煙散侯家。蓋紀實云。

按後漢禮儀志。清明騎士傳火。故君平云。日暮漢宮也。然觀子美清明詩。朝來新火起新烟。又家人鑽火用青楓。皆在寒食三日之後。而君平寒食卽事乃云傳燭、散煙。則不待清明而已傳新火。何邪。

按後漢書周舉傳云。太原郡舊俗。以介子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擧火。莫敢煙爨。歲多死者。周舉爲刺史。作書置子推之廟。言盛寒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意。今則三日而已。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桓譚新論云。太原民隆冬不火食。爲子推也。則是寒食乃在冬

中。非今二三月間也。琴操又謂。子推燒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其說皆殊。

按淮南要略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土以鬼神之亡日忌。北幽、南越皆謂之請龍。

人參

韓翃詩。應是人參五葉齊。

吳旦生曰。續博物志高麗人參贊云。三椏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椵樹相尋。椵音賈。木葉似桐甚大。陰廣。參多生其陰。段成式求人參詩。九莖仙草眞難得。五葉靈根許惠無。皮襲美謝惠人參詩。神草延年出道家。是誰披露記三椏。蘇東坡次韻正輔詩。細斸黃土栽三椏。皆用贊語也。

說文作人蓡。字書作薓。或作蔘、參。李君實雜綴云。人參。名人蓡。蓡者。漸漬之義。以其得地氣浸漸成長如人形故也。又名人微。亦微漸之意。一名黃參。以其得土膏。土色屬黃。又名人御。以其生有階級。又名鬼蓋。以其生背陽向陰。又有神草、地精、海腴之目。大約標其滋益於人耳。海錄碎事云。天狗。人參也。春秋斗運樞云。搖光星散爲人參。廢江淮川瀆之利。則搖光不明。人參不生。按三月生葉。小花。核黑。莖有毛。九月采根。有頭足手面目如人。亦可收子。於十月下種。如種菜法。生上黨山谷者最良。遼東次之。高麗、百濟又次之。潞州紫團山與太行相

連。出參名紫團參。卽上黨也。周繇以人參遺成式詩。人形上品傳方志。我得眞英自紫團。

擅場

國史補曰。郭曖尙昇平公主。盛集文士。卽席賦詩。公主帷而觀之。李端中宴詩成。有薰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郞不解愁之句。衆稱絕妙。或謂宿搆。端曰。願賦一韻。錢起曰。請以起姓爲韻。復有新開金埒看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之句。曖大喜。出名馬、金帛爲贈。是會也。端擅場。送丞相王縉之鎭幽朔。韓翃擅場。送丞相劉晏之巡江淮。錢起擅場。

吳旦生曰。唐人讌集。每賦詩必推一人擅場。此其例也。寶曆中。楊於陵僕射入覲。其子嗣復率兩榜門生迎於潼關。宴新昌里第。諸生翼兩序。元、白在席。楊汝士詩云。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元、白覽之失色。汝士歸謂子弟曰。今日壓倒元、白。又裴令公居守東洛。宴酣索句。公爲破題。次至汝士云。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冷澹生活。元顧曰。樂天能全其名。此二則亦不得不推擅場。皇甫百泉舉高氏晦日林亭會。崔、劉二詩。何足與此。

西齋話紀。端之賦錢。乃比鄧通。既非令人。又非美事。余謂此端之所以謔起也。夫何礙。

柳塘花隖

聖俞曰。若夫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如嚴維柳塘春水慢。花隖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在目前乎。

吳旦生曰。陳隨隱亦云。春物融冶。人心和暢。言不能盡。余謂此詩第五字法也。以慢字狀春水。遲字狀夕陽。滿前化工矣。卻從柳花帶出。見全是三春景象。則摹神在慢與遲。設色在柳與花。字字雅貼。無可復議。劉貢父詩話云。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慢不須柳。漁隱叢話云。春水慢不須柳。此眞確論。但夕陽遲則繫花。此論非是。蓋夕陽遲乃繫於隖。初不繫花。以此言之。則春水漫不必柳塘。夕陽遲豈獨花隖哉。余以論詩拘泥至此。直令千古奇致一齊抹煞。惡極惡極。

獨眠

顧況詩。服藥不如獨自眠。

吳旦生曰。列仙傳。彭祖姓苑云。姓籛名鏗。籛音翦。云。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睡。古今諺云。服藥千裹。不如一宵獨臥。服藥千朝。不如獨臥一宵。顧退翁詩用此也。陸放翁詩。九十老翁緣底健。一生强半是單棲。亦此意。古今說海云。包宏齋恢年八十有八。陪祀登拜郊臺。賈秋壑問其必有衛養之術。答曰。有一服丸子藥。乃不傳之祕。秋壑欲授其方。徐徐笑曰。

恢喫五十年獨睡丸。

按退翁改字逋翁。志尙疏逸。近於方外。時宰招以好官。翁答詩云。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瀛洲叫一聲。遂隱於茅山菖蒲潭石墨池上。年九十卒。吳中皆言翁得道尸解音假去。則獨眠之句。自是神仙種子也。然觀彭鏗進雉羹於堯。後隱雲母山。餐雲母。又爲商大夫。路史稱其壽七百六十七歲。胡爲乎更歷四十九妻、五十四子。而究敗道於妖淫晚娶之鄭氏。抑又何說邪。北史邢子才傳云。邢率情簡素。內行脩謹。與婦甚疏。未嘗內宿。嘗云。晝入內閣。爲狗所吠。言畢撫掌大笑。然於崔㥄傳。㥄寵妾馮氏。長且妓。朝士邢子才輩多姦之。則所云內閣狗吠者何在。殆與老彭之言獨睡。同一疑案矣。

郎罷

顧況有詩云。郎罷別囝。囝別郎罷。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吳旦生曰。閩中風俗。呼父爲郎罷。音擺。呼子爲囝。音蹇。退翁作補亡訓傳十三章。因唐世多取閩童爲閹奴。故爲哀囝之詞。取此方言以諷焉。山谷送陳少章往餘杭從蘇公詩云。班衣兒啼眞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卽如常在郎罷前。唐子西詩。兒餒嗔郎罷。宋子虛詩。郎罷滕陰老淚潸。皆用退翁語。

北史謂父爲鮮甲。吳人呼父曰爸。音罷。訛而爲拜平聲。唐小說爹字作箸。或又爲爸。音播。通鑑。回紇呼父曰阿多。

北史謂母爲鐵弗。淮南子注。江淮謂母爲社。說文。江淮之間。謂母曰媞。方言。南楚瀑洭之間。母謂之媓。集韻。淮南呼母曰媣。吳俗呼母曰媄。音眯。訛如理。齊人呼曰阿㜷。音迷。字又作㜷。又曰嬭。音膩。字又作妳。客座贅語。留都呼母曰嬷嬷。字或作嬤。又作麽。俱音麼。羌人呼母曰毑。音姐。字又作她。閩人曰郎奶。

困學紀聞云。集韻。吳人謂赤子曰孲㸌。音鴉牙。雜記注。嬰。猶鷖彌也。孟子音義。倪、謂緊倪。小兒也。

萎蕤宛轉

顧況詩。春樓不閉萎蕤鎖。綠水迴通宛轉橋。

吳旦生曰。錄異記。萎蕤鎖。金鏤相連。屈伸在人。詩話類編云。唐詩。望見葳蕤擧翠華。葳蕤。旗名。鹵簿中有之。孫氏瑞應圖云。葳蕤。瑞草。王者禮備至則生。今之字書例解爲草木之狀。未得其原也。

輿地志云。齊文惠太子治玄圃。有明月觀、宛轉橋、徘徊廊。

麴塵

西谿叢語曰。劉禹錫龍墀遙望麴塵絲。禮記月令。薦鞠衣於上帝。告桑事。注云。如鞠塵色。周禮。內司服鞠衣。鄭司農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漁隱叢話曰。鞠者。草名。花色黃。遂以麴塵爲鞠塵。其說非是。

吳旦生曰。埤雅云。周官。后蠶服鞠衣。鞠衣。色黃。象鞠。鞠蓋華於陰中。其華則又中之色也。后帥內外命婦而蠶。則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則鞠之花色黃。固自無論。如金人劉無黨詩。麴塵半著鴛鴦繡。乃專言服色也。今按禹錫句。乃其所作楊柳枝辭也。楊巨源亦有江邊楊柳麴塵絲之句。乃是借色字。與太白之黃金嫩。荊公之鵝黃嫋嫋同意。卽作鞠塵亦通。況白樂天詩。晴沙金屑色。春水鞠塵波。汪彥章詩。細細鞠塵波。毛文錫詩。垂楊低拂麴塵波。亦可以水言之。吳文可云。麴塵絲拂晴波暖。是又柳與水映帶言矣。

餳

劉賓客嘉話錄曰。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嘗疑此字。因讀毛詩鄭箋說吹簫處。云卽今賣餳人家物。六經惟此注中有餳字。後輩業詩。卽須有據。不可學常人率爾而道。

吳旦生曰。周禮。小師掌敎簫。注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者所吹也。詩、簫管備舉。鄭箋與周禮注同。按釋文。餳。夕精反。又音唐。方言。餳謂之餹。凡飴謂之餳。自關而東。陳、楚、宋、衛之通語也。釋名。餳。洋也。煮米消爛。洋洋然也。樊儵傳。三歲獻甘醪膏餳。鄴中記云。幷州之俗。冬至一百五日爲冷節。作乾粥。卽今麥餻也。世俗每至清明。以麥成秫。以杏酪煮爲薑粥。俟凝冷。裁作薄葉。沃以餳若蜜而食之。謂之麥糕。李義山詩。粥香餳白杏花天。宋子京詩。簫聲吹暖賣餳天。又客甌餳粥對離中。歐陽永叔詩。杯盤餳粥春風冷。又多病止愁餳粥冷。蘇長公詩。溫風散粥餳。蓋清明、寒食多用之矣。

韻語陽秋云。禹錫歷陽書事詩。湖魚香勝肉。官酒重於餳。則何嘗按六經所出邪。

糕

聞見後錄曰。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糕字。以六經中無之。輒不復爲。宋子京以爲不然。特於九日詩中用糕字。爲古今絕唱。詩云。飆館輕霜拂曙袍。糗餈花飲鬭分曹。劉郎不敢題糕字。空負詩中一世豪。

吳旦生曰。周禮。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鄭箋云。二物皆粉稻黍米所爲。合蒸曰餌。餅之曰餈。蓋餌卽餻也。賈佩蘭說。宮中九月九日食蓬餌。令人長壽。方言。餌謂之餻。或謂之粢。或謂

之餘。或謂之餹。或謂之餦。歲時記。民間九日餻上置小鹿數枚。號食祿高。字學集要云。餻亦作糕、餹、粿。鶴林玉露云。白樂天詩。移坐就菊叢。餻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矣。劉、白唱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余因攷樂天詩。宜城酒似錫。黏臺酒似錫。綠錫黏盞杓。如錫氣味綠黏臺。則禹錫之疑錫字。豈唱和時亦未談及邪。

江進之云。夫詩人者有詩才。亦有詩膽。膽有大有小。每於詩中見之。劉禹錫謂六經無餻字。遂不敢用。此其詩膽小也。六經原無椀字。而盧玉川茶歌連用七個椀字。此其詩膽大也。膽之大小不可強爲。世有見猛虎而不動。見蜂蠆而卻走者。蓋所稟固然。矯而效之。終喪本色。

山圍潮打

劉禹錫金陵五題自序云。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迴。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樂天掉頭苦吟。歎賞良久曰。石頭詩。潮打空城寂寞迴。吾知後之詩人不復措辭矣。吳旦生曰。張表臣述其自矜云。餘雖不及。然亦不辜樂天之賞。則禹錫亦不復許後人措辭矣。觀東坡詩。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薩天錫登鳳凰臺詩。千古江山圍故國。幾番風雨入空城。皆落牙後。正爲浪措辭也。而天錫招隱首山。又云。千古江山圍故國。五更風雨入空城。奈何復自拾其瀋邪。

唐詩紀事云。長慶中。元微之、韋楚客與禹錫會於白樂天之居。各賦金陵懷古。劉無遲意。滿引一揮而成。詩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沈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人世幾回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白公曰。四子探驪龍。吾子先得其珠。其餘鱗爪何用耶。於是罷唱。

亥

夢得送人赴絳州詩。午橋羣吏散。亥字老人迎。吳旦生曰。左傳。師曠釋絳縣老人年數云。亥有二首六身。蓋離拆亥字點畫而上下之。如算籌縱橫。然則二首爲二萬。六身各一縱一横。爲六千六百六十。正合其甲子之日數。適是七十三年也。楊巨源送絳州盧使君詩。絳老問年須算字。庾公逢月要題詩。李義山贈絳臺老驛吏詩。過客不勞詢甲子。惟書亥字與時人。張伯雨元日詩。問年書亥字。獻歲出辛盤。西谿叢語載。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季者。末也。今。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五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日乃癸未。纔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文公之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通七十四年。以年表考之。文公之十一年歲在己巳。襄公之三十年歲在戊午。今乃云七十三年者。蓋謂襄公之三十年上距文公之

十一年得七十三年也。所謂亥二首六身者。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算之六。蓋古之亥字如此。二多寫。故曰二首六身。其下六畫如算子。三箇六數也。所謂下二如身。是其日數則六千六百六旬也。故曰是日數也。且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千七百日。乃差四十日。則前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謂其末一甲子纔得二十日。故少四十也。且不謂之日而謂之旬者。蓋古以甲子數日。故謂之旬。如今陰陽家所謂甲子旬中、甲午旬中之類是也。與書朞三百有六旬同。

平淮西

全唐詩話載。劉禹錫曰。柳八駁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飧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韓碑兼有帽子。使我爲之。便說用兵伐叛矣。自爲詩云。城中晨雞喔喔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美愬之入蔡城也。須臾之間。賊無覺者。又落句云。始知元和十二載。重見天寶昇平時。以見平淮之年。吳旦生曰。隱居詩話。禹錫稱城中二句爲盡李愬之美。始知二句爲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句爲何等語。野客叢書云。禹錫城中二句。見李愬不動風塵。曉入蔡州。擒捕渠魁如此。始知二句見憲宗當德宗姑息藩鎮之後。能毅然削平禍亂。使人復見太平官府如此。此兩聯正得當時之意。余詳禹錫詩中歸美李愬。其沾沾自喜。或有微意。觀唐史云。退之淮西碑多歸裴度功。李愬妻

唐安公主不平。訴之於帝。謂愈文不實。遂斲其碑。更命段文昌爲之。則禹錫之自許有以也。丁用晦芝田錄云。有老卒推倒淮西碑。羅隱石烈士說云。石烈士。名孝忠。嘗爲李愬前驅。一日。熟視裴碑。作力推去。韻語陽秋云。愬之子訟於朝。憲宗使文昌別作。李義山詩云。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沙大石相磨治。則是天子自使人拽倒。

詩話。東坡謫官過舊驛。壁間見有人題一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古斷碑人膾炙。世間誰數段文昌。坡喜而誦之。余按此東坡自作。蓋避忌而託之人題耳。坡在翰林。被旨作上淸儲祥宮碑。哲宗親書其額。紹聖黨禍起。磨去坡文。命蔡元長別撰。則此詩直是坡自況也。

霓裳羽衣曲

太眞外傳曰。霓裳羽衣曲者。是玄宗登三鄉驛。望女几山所作也。故劉禹錫有詩云。伏覩玄宗皇帝望女几山時。小臣斐然有感。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驛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淸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

吳旦生曰。此曲攸始。載者異辭。如六一詩話載王建霓裳詞。弟子部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不知聽風、聽水爲何事也。白樂天有霓裳歌。亦無風水之說。余觀西域記云。龜茲國王與臣

庶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水之聲。均節成音。後繇入中國。如伊州、涼州、甘州。皆龜茲至也。

鄭嵎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引上入月宮。時秋已深。上苦淒冷。不爲久留。歸。於天半聞尙聞仙樂。及上歸。記憶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之散序。用敬述所進曲作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法曲。逸史云。羅公遠八月十五夜。取一枝桂向空擲之。化爲橋。請上同登。至大城闕。曰月宮。仙女數百。素練寬衣。舞於廣庭。上問此何曲。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記其聲調。諭伶官作霓裳羽衣曲。

西淸詩話云。唐有兩霓裳曲。開成初。尉遲璋嘗倣古作霓裳羽衣曲以獻。詔以曲名賜貢院爲題。此自一曲也。是歲榜首李肱所試詩。卽此題。其詩始言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未言蓬壺事已空。仙樂功無替。詎肯聽遺音。聖功知善繼。則亦是祖述開元遺聲耳。此曲世無譜。好事者每惜之。江表志載。周后獨能按譜求之。徐常侍鉉有聽霓裳迭以詩云。此是開元太平曲。莫教編作別離聲。則江南時猶在也。

韻語陽秋云。白樂天答元微之歌。蘇州七縣十萬戶。無人知是霓裳舞。惟寄長歌與我來。題作霓裳羽衣譜。想其千姿萬狀。綴兆音聲。具載於長歌。惜元集不載。賴有白詩可見一二爾。虹裳霞帔步搖冠。細瓔纍纍佩珊珊。言所飾之服也。又曰。散序六奏未動衣。中序擘騞初入拍。繁音

急節十二徧。唳鶴曲中長引聲。言所奏之曲也。而唐會要謂。破陣樂、赤白桃李花、望瀛、霓裳羽衣。總名法曲。今世所傳望瀛。亦十二徧。散序無拍。曲終亦長引聲。亦可髣髴其遺意也。又曰。由來此舞難得人。須是傾城可憐女。言所用之人也。若曰。玉鉤欄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顏如玉。則疑用一人。若曰。張態李娟君莫嫌。亦疑隨宜且教取。又疑用二人。然明皇每用楊太眞舞。故長恨詞云。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當以一人爲正。夢谿筆談云。國史補言。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維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此好奇者爲之。蓋霓裳曲凡十三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徧。自此始有拍而舞作。故白樂天詩。中序擘騞初入拍。中序卽第七疊也。第三疊安得有拍。但言第三疊第一拍。卽妄也。

烏衣

靑瑣摭遺曰。王榭。金陵人。一日。海中失船。泛一木登岸。見一翁一嫗皆衣皂。乃烏衣國也。以女妻之。榭思歸。復乘雲軒泛海。至其家。有二燕棲梁上。榭招止臂上。書小紙繫其尾曰。誤到華胥國裏來。主人終日苦憐才。雲軒飄去無消息。灑淚臨風幾百回。來春。燕又飛榭身上。有詩云。昔日相逢眞數合。如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雁飛。因目榭所居爲烏衣巷。劉禹

錫有詩云。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吳旦生曰。丹陽記。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初立。琅琊諸王所居。輿地志。晉時王導自立烏衣宅。世說。王公謂吾角巾徑還烏衣。金陵舊事。謝鯤與族子靈運、瞻、曜、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居在烏衣巷。謂之烏衣游。鯤詩云。昔爲烏衣游。戚戚皆子姪。據此。則禹錫所詠。蓋指江左王氏、謝氏二族之盛。第宅丘墟。故有舊時王謝之感。若指泛海烏衣事。何以言尋常百姓邪。元張思廉子夜歌云。朱雀街頭雨。烏衣巷口風。飛來雙燕子。不入景陽宮。按朱雀橋卽在烏衣巷口也。故詠金陵者每連舉之。此是禹錫一證。

野客叢書云。王謝與王榭相類。而又有烏衣之名。或者往往誤焉。張仲均家有陳唯室親染此詩。謝字從言。蓋此也。吳曾漫錄、藝苑雌黃所說正合。

輕車

劉夢得送渾大夫赴豐州詩。精兵願逐李輕車。

吳旦生曰。漢武帝元朔五年。以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有功。封樂安侯。乃李廣之從弟。故稱李輕車。鮑昭樂府云。後逐李輕車。許渾詩。昔事李輕車。張光弼詩。將軍須用李輕車。後漢輿服志云。輕車。古之戰車也。不巾不蓋。孔叢子。巾車命駕。注云。以衣飾車也。按韻會。輕。牽正切。疾也。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注。左師展欲與公俱輕歸。輕。遣政反。漢書。發輕騎夜追之。亦音罄。今唐、元人詩皆作平聲用。似失本旨。

漢壽

劉夢得漢壽城春望詩。漢壽城邊野草春。荒祠古墓對荊榛。吳旦生曰。郝天挺注。城在四川保寧府。今廣元縣。程篁墩謂。漢壽。縣名。在犍爲。即今之敘州府禹貢潛水注。水出岷山之西。東流過漢壽。南流有高山。上合下開。水經其中曰沬水。又複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縣。三國史云。費褘遇害於漢壽。又建安五年。曹操表關某爲漢壽亭侯。則是漢壽爲封地。而亭侯爲封爵之通稱也。會典稱之爲壽亭侯。是誤以漢爲國號。而以壽亭爲封地矣。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留會宿之處也。凡封侯初封亭侯。卽秦亭長之遺。

生

宋景文筆記曰。晏元獻常問曾明仲云。劉禹錫詩。瀼西春水縠紋生。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育之生。丞相曰。非也。作生熟之生。語乃健。莊子曰。生熟不盡於前。王建詩。自別城中禮教生。吳旦生曰。邵氏聞見後錄。汪彥章詩。野田無雨出龜兆。湖水得風生縠紋。此以生對出。則作生長之生矣。豈不聞元獻之說耶。升庵亦以元獻之說爲信是。謝朓詩。遠樹曖芊芊。生煙紛漠漠。

亦然。小謝之句。實本靈運。靈運撰征賦云。披宿莽以迷徑。覩生煙而知墟。余觀白樂天詩。絃生管澀未堪聽。熊孺登詩。水生風熟布帆新。楊廉夫續奩集有詠習舞云。十六天魔敎已成。背反蓮掌苦嫌生。夜深不管排場歇。尙向鐙前踢影行。皆用此生字。又蔡敬夫詩。花心猶怯怯。鶯語乍生生。其於疊字更峭。

賓鴻

砦谿詩話曰。東坡云。賓鴻社燕巧相違。月令來賓事。嘗疑人未曾用。及覩劉夢得秋江晚泊云。暮霞千萬狀。賓鴻次第飛。顧況云。安得淩風翰。肅肅賓天京。又別浦雁賓秋。更佳。

吳旦生曰。月令。八月鴻雁來。九月鴻雁來賓。周書白露之日鴻雁來。寒露之日又來。旣是一種。何得前後不齊如此。許叔重注。二雁。則以仲秋之雁從北地中來。過周雒南去。至彭蠡。季秋之雁亦從北地中來。南之彭蠡。以爲八月來者。其父母也。是月來者。其子也。羽翼稚弱。故在後耳。禮云。仲秋來者爲主。季秋來者爲賓也。

困學紀聞云。時訓。月令。七十二候。雁凡四見。孟春鴻雁來。夏小正曰。雁北鄉。呂氏春秋、淮南時則訓曰。候雁北。月令注。今月令鴻皆爲候。而不言北。蓋來字本北字。康成時猶未誤。故曰雁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其後傳寫者因仲秋鴻雁來。誤以北爲來。仲秋鴻雁來。呂氏、淮南曰。候雁來。季秋鴻雁來賓。爵

入大海爲蛤。小正曰。九月遰鴻雁。呂氏、淮南曰。候雁來。高誘、許叔重注。以候雁來爲句。賓爵。老爵也。栖宿人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曰賓爵。季冬雁北鄉。小正在正月。易說在二月。正義謂。節氣有早晚。

可中

劉禹錫生公講堂詩。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吳旦生曰。舊言宋文帝大會沙門。食至良久。衆疑日過中。僧律不當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曰。白日麗天。天言可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禹錫卽以生公事詠生公堂也。余又按僧規。以六時經行。曰幽谷時、寅也。高山時、卯也。日照高山平地時、辰也。可中時、巳也。正中時、午也。鹿苑時、未也。張喬詩。猶向山中禮六時。劉長卿詩。六時行徑空秋草是也。則可中本出釋語。洪駒父詩話云。山谷至廬山一寺。因舉此詩云。一方明月可中庭。一僧率爾云。何不曰一方明月滿中庭。山谷笑去。

畬田

劉夢得竹枝辭云。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吳旦生曰。談苑。江南人多畬田。先熂爐。熂音餼。熂。縱火燒草也。爐。火燒山界也。俟經雨乃下種。歷三歲。土脈竭。不可復種藝。但生草木。復熂旁山。詞林海錯云。燒田而種曰畷。故野燒曰

瞜火。瞜音留。宋西陽王子尙所部鄞縣有瞜田。子尙言。山湖之俗。熂山封水澤。山須熂、爐後種。又夢得適連州作畬田詩。何處好畬田。團團縵山腹。下種煖灰中。乘陽拆芽櫱。蒼蒼一雨後。苕穎如雲發。李文饒嶺南道中詩。五月畬田收火米。則不獨江南爲然矣。

・爾雅。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畬。羊諸反。易曰。不菑畬。說文。菑。不耕田也。從艸甾。徐鍇曰。當言从艸。从巛。从田。田不耕則艸塞之。故从巛。巛音災。則凡三歲而不可復種。蓋取畬之義也。

重用字

夢得贈樂天中兩聯云。雪裏高山頭早白。海中仙果子生遲。于公必有高門慶。謝守何煩曉鏡悲。吳旦生曰。夢得自注。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二字爲義不同。三山老人語錄云。樂天寄劉詩有歎早白無兒之語。劉以此詩贈之。自注二高字。唐人忌重疊用字。今人則疊用字甚多。楊升庵謂。此類爲旁犯之例。謝茂秦謂。兩聯最忌重字。或犯首尾可矣。子美、江閣邀賓許馬迎。醉於馬上往來輕。摩詰、尙衣方進翠雲裘。萬國衣冠拜冕旒。二公重字。不害爲大家。

東坡送江公著詩云。忽憶釣臺歸洗耳。又云。亦念人生行樂耳。自注。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因按古人一字二義。往往重押。如古詩。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又云。音響一何悲。絃悲知

杜促。曹子建美女篇。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又云。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謝靈運初去郡詩。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又云。畢娶類尙子。薄遊似邴生。陸士衡豫章行。泛舟淸川渚。遙望江山陰。又云。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江淹雜體詩。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又云。太平多歡款。飛蓋東都門。王仲宣從軍詩。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又云。我有素餐責。誠媿伐檀人。至唐時效此重押者不一。而老杜之詩尤多。

細　腰

劉禹錫踏歌行云。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吳旦生曰。南楚謂細腰曰𡢃。音惟。野客叢書據傳曰。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荀子乃曰。楚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淮南子亦曰。靈王好細腰。民有殺食而自飢也。人君好細腰。不過宮人。豈欲朝臣與國人皆細腰乎。余觀墨子載。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脅息然後帶。緣牆然後起。韓非子載。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飢色。當時子書不言宮中而言朝與野。率有此謬。今禹錫詩作襄王。亦謬。

𡤿

文苑瀟湘曰。夢得用字極謹嚴。然其答樂天而有筆底心猶毒。杯前膽不𡤿。𡤿。呼關反。此何謂

也。

吳旦生曰。漢皋詩話。趙嘏有呑船酒膽魏之句。禮部韻不收。唐韻亦無。西谿叢語云。集韻在山字韻。音呼關切。頑也。

元和脚

楊升庵曰。柳宗元詩。柳家新樣元和脚。言字變新樣而脚則元和也。脚蓋懸鍼垂露之體耳。

吳旦生曰。此劉賓客答柳儀曹詩。而升庵直以爲柳詩。誤矣。復齋漫錄云。子厚寄劉夢得詩。書成欲寄庾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蓋其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庾翼題云。王會稽六紙。其詩謂此也。故夢得有酬家雞之贈。乃答前詩也。其中有柳家新樣元和脚。人覺不曉。高子勉舉以問山谷。山谷云。取其字製之新者。昔元豐中晁無咎作詩文極有聲。陳無己戲之曰。聞道新詞能入樣。相州紅纈鄂州花。蓋相纈織鄂州花也。則柳家新樣元和脚者。其亦此類歟。頃見徐仙者效山谷書。而無己以詩紀之曰。肯學黃家元祐脚。則知山谷之言無可疑。最後見東坡柳氏求筆迹詩。君家自有元和手。莫厭家雞更問人。其義相同。但手字爲異耳。

蔡寬夫詩話云。柳子厚書迹。江湘間多有其碑刻。而體不一。或疑有假託其名者。惟南岳彌陀

和尙碑最善。大抵規摹虞、永興矣。然不知柳家新樣元和脚者何如也。
天中記作柳公權在元和間。書有名。故劉禹錫有此詩。恐誤。

石鼓

韻語陽秋曰。左傳。周成王蒐於岐陽。而韓退之石鼓歌則曰宣王。所謂宣王憤起揮天戈。蒐於岐陽騁雄俊是也。韋應物石鼓歌則曰文王。所謂周文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何煒煌是也。歐陽永叔云。前世所傳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韓、韋二君何據而有此說也。

吳旦生曰。帝京景物略云。廟門內之石鼓也。其質石。其形鼓。其高二尺。廣徑一尺有奇。其數十。其文籀。其辭頌天子之田。初潛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取置鳳翔之夫子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得之民間。十數乃合。宋大觀二年。自京兆移汴梁。初置辟雍後保和殿。嵌金。其字陰。錯錯然。靖康二年。金人輦至燕。剔取其金。置鼓王宣撫家。復移大興府學。元大德十一年。虞集爲大都教授。得之泥草中。始移國學大成門內。左右列矣。揭曼碩詩。孔廟頹檐下。周宣石鼓眠。揭與虞同時。此正大德間詩也。謂周宣王之鼓。韓愈、張懷瓘、竇臮也。謂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焉。韋應物也。謂秦氏之文。宋鄭樵也。謂宣王而疑之。歐陽修也。謂宣王而信之。趙明誠也。謂成王之鼓。程琳、董逌也。謂宇

文周作者。馬子卿也。
據今搨本。則甲鼓字六十一。乙鼓字四十七。丙鼓字六十五。丁鼓字四十七。戊鼓字一十二。己鼓字四十一。庚鼓字八。壬鼓字三十八。癸鼓字六。共三百二十五字存。惟辛鼓字無存者。金石錄云。石鼓文。世傳周宣王刻石。史籀書。集古錄云。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東觀餘論云。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贋作。

聽琴

西清詩話曰。三吳僧義海以琴名世。六一居士嘗問東坡。琴詩孰優。東坡答以退之聽穎師琴。公曰。此祇是聽琵琶耳。或以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然斯言誤矣。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言輕柔細屑。眞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言精神餘溢。竦觀聽也。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闊遠隨飛揚。言縱橫變態。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又見脫穎孤絕。不同流俗下里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言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爲然。琵琶格上聲。烏能爾邪。

吳旦生曰。許彥周謂。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闊遠隨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啾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順下

聲也。合參二氏得琴之理。得詩之神。然彥周更沈著矣。

義海又論東坡聽維賢琴詩云。春溫廉折亮以清。絲聲皆然。何獨琴也。又特言大小絃聲。不及指下之韻。牛鳴盎中雉登木。概言宮商耳。八音皆然。豈獨絲也。以爲坡未知琴。然余觀坡之論中散琴賦云。間遼故音痺。絃長故徽鳴。所謂痺者。猶今俗云敝音鮮聲也。兩絃之間。遠則有敝。故曰間遼。絃鳴云者。今之所謂泛聲也。絃虛而不按乃可按。故云絃長而徽鳴也。此豈未知琴者。

潛蛬

韓退之詩。幽響泄潛蛬。

吳旦生曰。蛬音拱。又居用切。一作蛩。爾雅云。蟋蟀也。埤雅云。陰陽率萬物以出入。至於悉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詩義問云。蟋蟀食蠅而化。一名趣織。語曰。趣織鳴。嬾婦驚。一名蜻蛚。里語云。蜻蛚鳴。衣裘成。方言。南楚之間謂之蚟蟀。雜見諸書者曰吟蛬。曰秋蛩。曰投機。曰紡緯。曰絡緯。袁瓘秋日詩。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人都不解。施蔭曰。王孫。蟋蟀也。帝京景物略云。秋七八月。游閒人提竹筒、過籠、銅絲罩。詣叢草處。缺牆頹屋處。甎甓土石堆磊處。側聽徐行。若有遺亡。跡聲所縷發而穴斯得。乃掭以尖草。不出。灌以筒水。躍出矣。視其

躍狀而佳。逐且捕之。捕得。色辨形辨之。辨審。養之。養得其性若氣。試之。試而才。然後以鬬。促織經曰。蟲生於草土者、身軟。磚石者、體剛。淺草瘠土者、性和。磚石深阬及地陽向者、性劣。若是者穴辨。凡促織。靑爲上。黃次之。赤次之。黑又次之。白爲下。號紅麻頭。白麻頭。靑項金翅。金絲額。銀絲額。上也。黃麻頭。次也。紫金黑色。又次也。若是者色辨。首項肥。腿脛長。背身闊。上也。不及斯次。反斯下也。其號之油利撻。蟹殼靑。蠔核形。土蜂形。金琵琶。紅沙。靑沙。紺色爲一等。長翼。梅花翅。土狗形。蟷螂形。飛鈴爲一等。皁雞。蝴蝶形。香獅子爲一等。若是者形辨。養有飼焉。有浴焉。有病用醫焉。鰻魚。稻撮蟲。水蜘蛛。區擔蟲。薄紅蟲。蟹白。栗黃。米飯。食養也。榨小靑蟲汁而糖調之以浴。隨淨甜水以滌。水養也。蟲病而治之。水畔紅蟲主積食。蚊帶血者主冷。蛆蜆廁上曰棒槌蟲。主熱。粉背小靑蝦主鬬後。自然銅浸水點者主鬬損。茶薑點者主牙損。童便調蚯蚓糞點者主咬傷。竹蝶主氣弱。蜂主身瘦。醫養也。如是。促織性良氣全矣。中則有材焉者。間試而亟蓄其銳以待鬬。初鬬。蟲主者各內蟲乎比籠。身等、色等。合而內乎鬬盆。蟲勝主勝。蟲負主負。勝者翹然長鳴以報其主。然必無負而僞鳴、與未鬬而已負走者。其收辨。其養案。其試審也。蟲鬬口者。勇也。鬬間者。智也。鬬間者俄而鬬口。敵蟲弱也。鬬口者俄而鬬間。敵蟲強也。閔景賢觀鬬蟋蟀歌云。戰勝長鳴鳴以股。主人奪采盆安堵。保抱小蟲歌大武。指盆笑謂將軍府。

用韻

六一居士詩話曰。退之工於用韻。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旁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旁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嘗與聖俞論此。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

吳旦生曰。西清詩話。秦漢已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概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儷聲病爲工。文氣安得不卑弱。惟陶淵明、韓退之擺脫拘忌。皆取其旁韻用。蓋筆力自足以勝之。學林新編又引此謂。字有通作他聲押韻者。於古詩則可。若於律詩。則謂之落韻耳。餘冬序錄乃云。秦漢已前。韻有平仄皆通用者。古韻應爾。豈爲字書未備。淵明、退之集多用古韻。淵明渼下田舍。與退之元和聖德、此日足可惜之類。於古俱是一韻。何旁之有。六一所謂旁韻。就今讀而言。非謂其兼取於彼此也。

湘素雜記云。世俗相傳。古詩不必拘於用韻。予謂不然。如杜少陵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及字韻詩。皆用緝字一韻。未嘗及外韻也。及觀東坡與陳季常汁字韻。一篇詩而用六韻。殊與老杜異。其他側韻詩多如此。以其名重。當世無敢疵議。至荊公則無是弊矣。其得子固書因寄以及字韻

詩。其一篇中押數韻。亦止用緝字一韻。他皆類此。正與老杜合。漁隱叢話云。黄朝英之言非也。老杜側韻詩何嘗不用外韻。如戲呈元二十一曹長未字韻。一篇詩而用五韻。南池谷字韻。一篇詩而用四韻。客堂蜀字韻。一篇詩而用三韻。其他如此者甚衆。今若以一篇詩偶不用外韻。遂爲定格。則老杜何以謂之能兼衆體也。黄既不細考老杜諸詩。又且輕議東坡。尤爲可笑。六一謂。韓退之得韻寬則泛入旁韻。得韻窄則不復旁出。退之用韻猶能如此。孰謂老杜反不能之。是又非黄所能知也。

訓　子

冷齋夜話曰。予嘗熟味退之詩。眞出自然。其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之上。如符讀書城南詩。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又膨脂蓋眼臥壯士。大弨挂壁何由彎。皆自然也。

吳旦生曰。符讀書城南一章。洪景盧謂。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犂鋤。此等語乃是覬覦富貴。爲可議也。王荆公集四家詩。亦不取此章。王彥輔云。是詩教子以取富貴。宜荆公之不取也。惠洪不識作詩頭腦。稱其高出老杜之上。非知詩矣。胡不觀東坡之論云。退之有示兒詩。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又云。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所示者皆利祿事耳。老杜則不然。示宗武云。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所示者聖賢事。

也。余故特標數子。以折惠洪之妄。

按退之子昶爲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秦因殷得瑞山車曰金根車。故用金爲飾。謂之金根車。而爲帝軫立旗竿旌以從水德。漢制副車黄屋左纛。如金根之制。昶以爲誤。悉改根爲銀。士林嗤之。豈亦貽謀之過耶。然昶子綰、袞皆擢第。袞爲狀元。此則愜公意矣。

松竹影

松江詩話曰。有松棚詩。采來猶帶煙霞氣。月明滿地金釵細。可爲佳句。野客叢書曰。月照松影。但見參差黑影耳。安知其爲金釵。松葉比之金釵者。謂架上月照映則可。不可謂地上之影也。不如曰、月明滿架金釵細。前輩謂韓退之竹影金瑣碎之語。非直謂竹影。謂竹間之日影耳。以此驗之益信。韓偓詩。長松夜落釵千股。此語無病。李涉詩。疏林透明月。散亂金光滴。此正退之竹影金瑣碎。

吳旦生曰。沈存中言。退之城南聯句所謂金瑣碎者。乃日光。非竹影也。若題中有日字則可。余以聯句詩佳在碎字。涉詩佳在滴字。二字皆善言影也。然言滴。則須點出月來。言碎。則不待點而日光自在。可與解者言之。卽松棚詩所云滿地金釵。亦言影也。蓋以金釵況松。已帶迹象。復云滿架。則俚。若論不可謂地上之影。詳察上句。猶是新綠蓊鬱。恐架上亦是一片黑影。

韓致堯詩。長松夜落釵千股。小港春添水半腰。自是晚唐手筆。如劉宗起殘菊詩。深夜雪霜金瑣碎。清晨風雨玉離披。亦自是元人手筆。

韻語陽秋云。沈存中以退之金瑣碎句。恨題中無日字。然杜子美詩。老身倦馬河隄永。蹋盡黃榆綠槐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詩正欲如此。余據蘇長公外紀云。劉貢父一日問子瞻。老身倦馬河隄永。蹋盡黃榆綠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甫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瑣碎。又何嘗說日月也。則葛常之謂子美詩。亦誤記矣。遯齋閒覽云。凡物因日有影。苟無日。影何從生。言竹影。卽日光在其中矣。如荊公詩。江月入松餘破碎。亦須藉松影方見月之破碎。卻怪題中無影字可乎。善論詩者。正不應爾。

鳥名

黃玉林曰。韓退之詩。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喚起、催歸。固是二鳥名。然題曰贈同遊者。實有微意。蓋窗已全曙。鳥方喚起。何其遲也。日猶未西。鳥已催歸。何其早也。豈二鳥無心。不知同遊者之意乎。更與我盡情而啼。早喚起而遲催歸可也。

吳旦生曰。黃魯直謂。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於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楊廉夫樂府云。喚起喚起東方明。隋煬帝詩。笑勸上林中。除卻司晨鳥。司晨鳥卽喚起也。

史記曆書。百草奮興。秭鳺先滜。索隱云。一名催歸。師曠禽經。甌越間曰怨鳥。夜啼達旦。血漬草木。華陽風俗名杜鵑。玉篇。布穀也。關西曰巧婦。關東曰鶗鴂。金壺集云。石誼未娶。聞子規聲。歎曰。此物催人使歸。故曰催歸。

葉天經謂。鳥名詩起此。王勉夫謂。其體自六朝。觀梁元帝嘗有是作。退之非祖此乎。黃魯直謂之禽言詩。梅聖俞亦有泥滑滑、婆餅焦、提葫蘆、不如歸去之類。是也。

前榮

韓退之示兒詩。前榮饌賓親。冠婚之所集。

與且生曰。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退之取此而爲言也。漢制攷云。榮。屋翼也。卽今之摶風。言榮者、與屋爲榮飾。言翼者、與屋爲翅翼。夢谿筆談云。見人爲文章。多言前榮。榮者。夏屋東、西序之外屋翼也。謂之東榮。西榮、四注屋則謂之東霤、西霤。未知前榮安在。藝苑雌黃云。如存中之言。則退之亦誤矣。考王元長曲水詩序云。負朝陽而撫殿。跨靈沼而浮榮。五臣注則以榮爲屋檐。檐一名樀。一名宇。卽屋之四垂也。又謂之梠。又謂之棍。集韻云。屋梠之兩頭起者爲榮。其謂之翼。則言櫚宇之張。如翬斯飛耳。故禮記。升自東榮。降自北西榮。上林賦。偓佺之倫。暴於南榮。則所謂榮者。東西南北皆有之。故李華含元殿賦有風交四榮之說。由是而言。則

沈存中筆談未爲確論。

噤痒

韓退之鬬雞詩。磔毛各噤痒。怒癭爭硍磊。吳旦生曰。韓致堯詩。禁痒餘寒酒半醒。蓋人之銜寒而肌粟卒起曰噤痒。是皆以俗語入詠耳。說文。痒。寒也。所臻切。集韻。寒病也。所錦切。費冠卿詩。入林寒痒痒。近瀑雨濛濛。張孟陽詩。瞥生生愈痒。愁來不可割。木華賦。澎濞灪𥗽。硍磊山壟。注云。硍磊。不平貌。

甜酒

三山老人曰。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云。人生幾何春與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云。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吳旦生曰。王勉夫謂。以酒比飴蜜。大率醇乎醇者耳。非謂好飲甜酒也。子美句與巴子歌同。巴子歌曰。香醪甜似蜜。峽魚美可鱠。樂天有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之句。正屬退之非好甜酒矣。然余觀魯望詩。酒滴灰香似去年。樂天詩。燒酒初開琥珀香。則似唐人好飲灰酒、赤酒。又何說邪。

香

漁隱叢話曰。退之詩云。香隨翠籠擎偏重。色照銀盤瀉未停。櫻桃初無香。退之以香言。亦是一語病。

吳旦生曰。竹初無香。杜甫有雨洗涓涓靜。風吹細細香之句。雪初無香。李白有瑶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之句。雨初無香。李賀有依微香雨青氛氳之句。雲初無香。盧象有雲氣香流水之句。妙在不香說香。使本色之外。筆補造化。而漁隱乃病之。我恐此老膏肓正甚。

戀嫪

韓退之詩。感物增戀嫪。

吳旦生曰。顏師古云。嫪。居蚪反。許愼云。郎到反。史炤釋文。盧道切。非。說文。嫪。婟也。按倡謂游壻曰婟嫪。秦始皇九年。文信侯詐以舍人嫪毒爲宦者。坐淫誅。故秦俗駡淫曰嫪毒。音澇藹。士人之無行者。郭璞疏云。澤虞一名鶩。卽婟嫪也。禽類云。婟嫪。戀惜也。以此鳥戀惜池澤。見人不去。因名婟澤鳥。

虱

韓退之瀧吏詩。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否。得無風其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巧姦敗羣倫。

吳旦生曰。古本風作虱字解者。誤引步兵裨蝨事。姚令威言。公孫鞅靳命篇云。國以功授官予爵。則治省言寡。以六蝨授官予爵。則治煩言生。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羣。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蝨勝其政也。杜牧之云。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爲强。曰彼仁義蝨官也。可以置之。余因觀劉勰云。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蝨。嚴於秦令。惟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退之詩定指此而言。

瀧

韓退之瀧吏詩。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

吳旦生曰。瀧音雙。奔湍也。韓子年譜載此詩。又云。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公以正月十四日去國。行逾六旬。三月幾望矣。遂以二十五日至潮。則是十許日行三千里。蓋瀧水湍急故也。歐陽文忠云。韶州圖經。樂昌縣西一百八十里武谿。驚湍急石。流數百里。按武水源出郴州武縣。其俗謂水湍峻爲瀧。劉仲章者。前爲樂昌令。予初以韓詩云昌樂。疑其誤。乃改從樂昌。仲章云不然。縣名樂昌而瀧名昌樂。其舊俗所傳如此。韓詩不誤也。陸放翁詩。四方行役男兒事。常笑韓公賦下瀧。

聯句

雪浪齋日記曰。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迺自退之開闢也。

吳旦生曰。詩話皆言聯句自柏梁始。則漢時有之。何得以石鼎聯句便云退之開闢也。然余攷泊宅編云。聯句起於柏梁。非也。式微詩曰。胡爲乎中露。蓋泥中、中露。衛之二邑名。劉向以爲此詩二人所作。則一在泥中。一在中露。其理或然。此則聯句所起也。

蠔山

韓退之詩。蠔相粘爲山。十百各自生。

吳旦生曰。本草衍義。牡蠣附石而生。磈礧相連如房。故名蠣房。讀如阿房之房。晉傍。見史記。一名蠔山。初生海畔。才如拳石。四面漸長。有一二丈者。一房內有蠔肉一塊。肉之大小。隨房所生。每潮至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則合之以充腹。宋翟忠惠焦山詩。僧居蠔山迷向背。佛宇蜃氣成吹噓。楊升庵載贊云。海曲礪房。或名蠔山。眉渠磊砢。牡牝異斑。

氍毹

韓退之詩。兩廂鋪氍毹。

吳旦生曰。說文。氍毹。氈緂之屬。海錄碎事云。氍毹。音瞿輸。亦作毾毹。杜陽編。新羅進五色

氍毹以藉地。高帝紀。賈人毋得衣罽。居例反。師古注云。罽。織毛。若今氍毹之類。毹。一作毾。四愁詩。美人贈我氈氍毾。古樂府。請客上北堂。坐氈及氍毾。按周官掌皮。供毳毛爲氈。氈之異名曰毛席。毯之異名曰毛褥。通俗文云。織毛褥謂氍毾。細者謂之毾㲪。出天竺、大秦等國。毾㲪者。施大牀之前。小蹋牀之上。蹋而登牀者。王子猷詣郗雍州。廳事上鋪毾㲪是也。楊廉夫詩。桫欏樹子風前落。吹傍恩公舊毾㲪。自注云。音榻登。西域毛席。大牀前小榻以上香者。一云氍毾。恐即是渠搜國名。音同而字不同耳。渠搜出書禹貢。

桃笙

復齋漫錄曰。東坡論子厚詩。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簟也。按段公路北戶錄云。瓊州出紅藤簟。方言謂之笙。或曰籧篨。又曰行唐。沈約奏彈歛令仲文秀恣橫云。令吏輸六尺笙四十領。東坡何亦忘此邪。吳旦生曰。方言。簟與符篖。原分二條。郭璞解符篖云。江東呼笪音靼。夢谿筆談云。趙韓王治第蓋屋。皆以板爲笪。上以方塼甃之。然後布瓦。一云覆舟簟。則符篖之非簟明矣。復齋何得混引。況東坡偶爾見遺。復齋乃欲以一二記憶與之折角邪。余且廣其說於左。

按說文。簟、竹席也。釋名。簟、簟也。布之簟然平正也。尚書顧命云。敷重篾席。孔安國謂。桃枝

竹。王伯厚漢制攷云。周禮繅席、次席注。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疏。漢有合歡席。故舉漢法況之。漢世以桃枝竹爲席。次第列成文章。東觀漢記云。馬稜爲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務堅强。車皆以桃枝細簟。山海經云。嶓冢之山。嚚水之上。多桃枝竹。魏志云。倭國有桃枝竹。廣州記云。廣州有桃枝竹。華陽國志云。竹本之璝者。有桃支、靈壽。荆州記云。安城郡今屬江州。出桃枝席。一統志云。四川保寧出桃笙。卽竹簟。庾翼與王公書云。今致桃枝簟十枚。簡文答湘東王獻簟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庾信竹枝賦。寡人有銅環靈壽。銀角桃枝。郭璞江賦。桃枝篔簹。實繁有叢。左思吳都賦。桃笙象簟。韜於筒中。劉禹錫詩。月露濡桃笙。曾文清詩。霧帳桃笙晝寢餘。梅聖俞詩。桃簟冷如冰。劉少宣詩。桃笙乘勢獻微涼。石邦彥詩。藤牀桃簟多敗績。成化中、洪唯卿詩。一簾秋水浸桃笙。天啓中、許令則詩。桃笙煙幌小宗香。

中州集朱師美詩。葵扇風未來。桃笙汗初浹。蓋用子厚語也。

竹譜云。桃枝竹皮赤。編之滑勁。可以爲席。東坡云。葉如椶。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古雋考略云。竹性中虛。桃竹獨實。類於木。韻語陽秋謂之慈竹。言生不離本也。恐非。按海錄碎事云。赤玉脂、桃竹也。紫雲蓋、慈竹也。

晉陽秋云。謝太傅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安問歸資。答曰。唯有五萬蒲葵扇。安取其中者執之。其價數倍。蒲葵、椶櫚也。李義山詩。何人書破蒲葵扇。

趁墟

柳子厚柳州峒氓詩。綠荷包飯趁虛人。

吳旦生曰。舊言聚落相近。期其旦集。交易閧然。其名爲虛。後觀青箱雜記云。嶺南謂村市爲虛。凡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謂之爲虛。不亦宜乎。據此。則古語曰市朝滿而夕虛。正此虛字也。子厚童區寄傳云。之虛所賣之。王荊公詩。花間人語趁朝虛。黃山谷詩。人集春蔬好趁虛。陸放翁詩。趁虛茶嬾鬭旗槍。馬虛中詩。避社燕歸楊柳合。趁虛人散鷺鷥來。嚴正卿詩。趁虛人去市橋靜。罷釣翁歸谿水清。至於楊孟載荷葉詩。谿友裁巾幘。虛人作飯包。乃用子厚語。

青箱雜記云。嶺南謂水津爲步。言步之所及也。述異記云。水際謂之步。吳楚間謂浦爲步。語之訛耳。按柳子厚鐵鑪步志云。江之滸。凡舟可涉而上下者曰步。韓退之孔戣墓志。蕃船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又羅池廟碑言。步有新船。或改步爲涉。謬矣。上虞縣有石駝步。吳中有魚步、龜步。湘中有靈妃步。揚州有瓜步。洪州有觀步。鸚鵡洲對岸有炭步。閩中謂水涯爲谿步。金陵有

邀笛步。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也。有罾步。卽漁人施罾處。有船步。卽人渡船處。温庭筠詩。妾住金陵步。門前朱雀航。臺城妓詩。那堪回首處。江步野棠飛。東坡詩。蕭然三家步。橫此萬斛舟。成原常詩。紫步於今無士馬。滄溟何處有神仙。然則虛卽所謂墟。步卽所謂埠也。

楊升庵云。唐詩。春雲生嶺上。積雪在囂間。山凹之地堪爲墟市者曰囂。說文。囂。聲也。氣出頭上。故从㗊从頁。頁。頭也。牛刀切。今讀作梟。非。左傳。晏子之居近市。湫溢囂塵。杜預注。囂。聲也。周禮司市之文曰。禁其鬭囂。注。鬭以力爭。囂以口爭。交市之地必多爭。故禁之。市之名囂。亦猶後世名市曰墟也。言有人則囂。無人則墟也。

乃欸

楊升庵曰。朱子辨證柳宗元詩欸乃一聲山水綠。注。欸乃。一本作襖靄。按欸音靄。乃音襖。近日倒讀之。誤矣。項氏家說云。劉蛻文集有湘中靄迺歌。劉言史瀟湘詩有閒歌曖迺深峽裏。靄迺也。欸乃也。皆一事。但用字異耳。此雖字音之微。而襖靄當作靄襖。自朱子始正世俗倒讀之誤。靄迺、欸乃。自項平菴始正前人混淆之失。

吳旦生曰。黃山谷謂。元次山欸乃曲。欸音靄。乃湘中節歌聲也。次山集音注亦云。掉舟之聲。嘯餘譜云。是漁歌。張邦基以爲嶺外之音。非也。冷齋夜話作⿱欸乃音襖靄。合二字書之。其說益紛。

升庵以爲欸音靄。乃音襖。是矣。據說文長箋云。乃欸。船艪搖曳聲。有乃欸歌。譌作乃款。又倒其詞作款乃。謬甚。然則字當從說文。而音卽當作襖靄。此柳集注云。一作襖靄。亦有據也。山谷之於元集亦如之。字作欸乃。蓋俗寫之譌。升庵屢證之而實未確考耳。

字彙云。篆作乃。象氣出之難也。籀又作𠄎。

國老

柳子厚詩。蒔藥閒庭延國老。開尊虛室値賢人。

吳旦生曰。埤雅。藘。大苦。今之甘草是也。杭州小說。甘草。市語國老。然此不可謂市語。確有至理。按本草云。甘草一名國老。解百藥毒。安和七十二種石。一千二百種草。故號國老之名。國老者。賓師之稱。蓋藥有一君、二臣、三佐、四使。甘草又其賓師也。故藥罕不用者。雖非其君。而君實宗焉。

魏志。尙書郎徐邈飲醉。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因白之太祖。太祖怒。鮮于輔進曰。平日酒客謂酒淸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醉鄕日月云。凡酒以色淸味重而甜者爲聖。色濁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爲賢。李太白詩。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元遺山詩。開尊便覺賢人近。汚足寧論力士羞。

高春

柳子厚詩。空齋不語坐高春。

吳旦生曰。淮南子。日經於泉隅。是謂高春。頓於連音爛石。是謂下春。注云。尙未冥。上蒙先春曰上春。將欲冥。下蒙悉春曰下春。姚令威引此注云。虞淵。地名。高春、時始戌、民碓舂時也。連石。西山名。言將瞑。下民悉春。故曰下春。李君實云。治粟者。落杵曰舂。日之經天。自日禺中至日晡。皆横過。再向晚。則日影旁射側落。如舂者直下其杵。故曰高春、曰下春。言日落之漸次也。梁元帝詩。斜景落高杵。李義山詩。紅燭近高春。薛能詩。隔谿遙見夕陽春。或云見舂米。非也。王僧孺致仕表云。高春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

煙樹

柳子厚別弟宗一詩云。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煙。

吳旦生曰。野談稱。此詩無一字不佳。竹坡老人乃謂。夢中焉能見郢樹煙。欲易煙以邊。又以犯第二句江邊。而改云。欲知此後相思處。望斷荊門郢樹煙。此眞癡人前說不得夢也。不知天下夢境極靈極幻。疑假疑眞。著一煙字綴之。使模糊離迷於其間。以夢爲體。以煙爲用。說出一種相思況味。詩人神行處也。如太白詩。相思若煙草。歷亂無冬春。蓋善說相思。無如煙樹、煙草矣。

歷代詩話卷五十 庚集五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唐詩 卷中之中

登第

唐宋遺史曰。孟東野有下第詩。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再下第詩。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其後登第。則志氣充溢。一日之間。花皆看盡。進取得失。蓋亦常事。而東野器宇不宏。至於如此。何其鄙耶。

吳旦生曰。東野調溧陽尉。地有投金瀨。林間水際。徘徊賦詠。曹務多廢。至遣假尉代之。而分其半俸。嘗作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借車莫彈指。貧窮何足嗟。此其蕭條高寄。類有道者之所爲。退之薦士詩云。有窮者孟郊。受材實桀驁。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蓋許之深矣。何一登第卽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致小蘇輩譏其工於爲詩。陋於聞道也。林下偶談載。東野墓誌云。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卽去。史云。年五十得進士第。樊汝霖云。時郊年五十四。三說不同。按唐登科記。郊登第在貞元十二年李

程榜。又按墓誌。郊死於元和九年。年六十四。自元和元年逆數而上。至貞元十二年。凡十九年矣。郊登第當是四十六。又退之薦士詩。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耄。蓋郊登第四年方調溧陽尉也。誌謂之幾五十。是矣。史與樊說失也。然郊集中有落第詩。再下第詩。又有下第東南行。及下第東歸留別長安知己等詩。則郊前此嘗累舉京師矣。今誌謂之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又何也。

白打

陶南村曰。予在蜀見東坡手書一幅曰。黄幡綽告明皇。求作白打。此亦快人意哉。味東坡語。似以白打爲搏擊之意。然王建宫詞云。寒食內人長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則白打似博戲耳。不知公意果何如。

吳旦生曰。此以白打爲戲。因戲分錢。卽觀韋莊詩。內官初賜淸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其義自明。按齊雲論云。白打。蹴鞠戲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劉向別錄云。蹴鞠。黄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徐堅云。鞠卽毬字。霍去病傳。穿域蹋鞠。顏師古注云。以皮爲之。實以毛。蹵蹋爲戲也。初學記作蹙�。焦弱侯云。以鞠從足作踘。皆一時趁筆之誤。唐書音訓云。古者以毛實皮。蹵而不擊。後世以杖擊丸。或於驢馬之上。當言毬。不當言鞠也。劉貢父

詩話。歸氏子弟嘲皮日休曰。八片尖皮砌作毬。火中燀了水中揉。一包閒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今柳三復能之。述曰。背裝花屈口勿反。膝。白打大廉斯。進前行兩步。蹺後立多時。柳欲見晉公無由。會公蹴毬後園。偶迸出。柳挾取之。因懷所業。戴毬以見。公出。再拜者三。每拜。毬起復於背脊、鞵頭間。公笑而奇之。遂延門下。

池錦

王建宮詞。如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吳旦生曰。西淸詩話引文宗論德宗奢靡云。聞得禁中老宮人。每飲流泉。先於池底鋪錦。王氏談錄言。此卽文宗對李石云云。問之舊宮人。無此事。余按鄭嵎詩世不傳。自曾子固言之。方知其津陽門詩。皆以韻語紀時事也。其敍賜浴云。暖山度獵東風微。宮娃賜浴長湯池。刻成玉蓮噴香液。漱回煙浪深逶迤。犀屛象薦雜羅列。錦鳧繡雁相追隨。自注云。與王建池底鋪錦事相合。蓋子固稱嵎詩與樂天長恨、微之連昌並列。其紀事自確。則李石承詔錄與王建宮詞。皆摭實也。

輕容

王建宮詞云。嫌羅不著愛輕容。

吳旦生曰。齊東野語。紗之至輕者曰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元豐九域志云。越州歲貢輕容紗五匹。元微之寄樂天白輕褣。樂天製以爲衣。有詠輕褣詩云。袴花白似秋雲薄。衫色青於春草濃。而褣字俗本改爲綪。又作庸、榕。皆誤。又方物考云。蘇州巴西縣紗子一匹重二兩。婦人以爲暑服。李長吉詩。蜀煙飛重錦。峽雨濺輕容。

玉蘂花

高齋詩話曰。王建唐昌觀玉蘂花詩。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階前碎月明。今瑒花卽玉蘂花也。王介甫以之比瑒。蓋瑒。玉名。取其白耳。黃魯直又更其名爲山礬。謂可以染也。廬陵段謙叔。多聞士也。其家所藏異書、古刻至多。有楊汝士與白二十二帖云。唐昌玉蘂。以少故貴。自來江南。山山有之。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惜也。則知瑒花之爲玉蘂無疑矣。傅子容見此帖。乃作絕句云。比瑒更礬總未佳。要須博物似張華。因觀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蘂花。

吳旦生曰。韻語陽秋云。江南野中有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土人呼爲瑒花。瑒。玉名。取其白也。魯直云。荊公欲作詩而陋其名。予請名曰山礬。野人取其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以名爾。常有絕句云。高節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是也。近見高齋詩話云。此花卽玉蘂

花。予恐未必然爾。玉蘂。佳名也。此花自唐流傳至今。當以玉蘂得名。不應捨玉蘂而呼瑒。魯直亦不應捨玉蘂而名山礬也。瓊花惟揚州后土祠中有之。其他皆聚八仙。近似而非也。鮮于子俊詩云。百蘤天下多。瓊花天上希。結根託靈祠。地著不可移。八蓓冠羣芳。一株攢萬枝。而春明退朝錄乃云。瓊花。一名玉蘂。按唐昌觀有玉蘂。王建所謂女冠夜覓香來處。惟有階前碎月明是也。長安觀亦有玉蘂。劉禹錫所謂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唐內苑亦有玉蘂。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之夕。屢同賞翫。故德裕詩云。玉蘂天中木。金閨昔共窺。而傳師和云。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是也。招隱山亦有玉蘂。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因予賞翫。乃得此名是也。由是論之。則玉蘂花豈一處有哉。其非瓊花明矣。東坡瑞香詞。有后土祠中玉蘂之句。非謂玉蘂花。止謂瓊花如玉蘂之白爾。

楊升庵據宋傳子容之詩。謂瓊花、玉蘂。魯直名以山礬。卽今之梔子花。佛經名薝蔔花。胡元瑞謂。四種迥異。升庵合而一之。大爲孟浪。因考合璧事類所辨四花形色。並錄於此。論瓊花云。瓊花天下無雙。惟揚州后土祠一株耳。世傳此花乃唐人所植。樹大而花繁。清馥異常。潔白可愛。獨殿春芳。冠絕羣品。唐賢多題詠之。咋因紹興辛巳之變。或謂今所存者非其舊。使非老道士唐大寧者力言其不然。鮮不以八仙名之矣。蓋此花雖遭狠籍。然其盤根非他所比。似有神物

爲之遮護。不然。靈苗不絕。生意復回。旣窮而終盛。孰使之然哉。論玉蘂云。玉蘂花所傳不一。以爲瑒花、瓊花、山礬。有以爲米囊者。其說皆非也。蓋此花條蔓而生。狀如荼蘼。柘葉紫莖。冬凋春茂。花鬚肖殆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筩。狀類膽瓶。其中別抽一英。出衆鬚上。散爲十餘蘂。猶刻玉然。名爲玉蘂。乃在於此。羣芳所未有也。論山礬云。山礬花俗名椗花。木高數尺。枝肥葉密。淩冬不凋。花白。未開時。木犀相似。及開差大。香絕濃。號七里香。尋常山林間多有之。又有千葉者。按椗卽瑒。音相近也。論薝蔔云。薝蔔花一名梔子花。樹高一二三尺。葉厚深綠。如兎耳。或似柳而短。凡草木花皆五出。惟此花六出。色白。中心黃。春末抽蕤。夏初結花。又一種。樹高五六尺許。花葉皆差大。謝靈運目爲林蘭。幷筆之。薝音膽

鏡聽

韻語陽秋曰。凡物皆可占。非特蓍龜也。市中亦有聽聲而知禍福者。莫知其所自。觀王建有鏡聽詞云。重重摩挲嫁時鏡。夫壻遠行憑鏡聽。豈今聽聲之類耶。大涅槃經云。不以瓜鏡芝草楊枝鉢孟髑髏而作卜筮。則鏡能占卜。信矣。

吳旦生曰。鏡聽之法。卽月令廣義所言響卜也。顧元慶謂。懷鏡於通衢間。聽往來之言以占休咎。近世人懷杓以聽。亦猶是也。又有無所懷。直以耳聽之者。謂之響卜。蓋以有心聽無心耳。

余觀李廓亦有鏡聽詞云。匣中取鏡祠竈王。蓋聽者必先竈前跪拜。按鬼谷子卜竈法云。元旦之夕。汎埽爨室。置香鐙於竈門。注水滿鐺。置杓於水。虔禮拜祝。撥杓使旋。隨柄所指之方。抱鏡出門。密聽人言。第一句卽是卜者之兆。如有同卜者。以鏡遞執。卽是彼兆。三人、五人。皆傳鏡爲主。宜夜靜卜之。

呂氏春秋云。正月元旦。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管子云。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淒以淸。注云。此言呼以聽土地之音。非謂他音皆然也。人之七聲。合乎五音。聽其首聲。協而詳之也。

紅絲硯

西谿叢語曰。王建宮辭。延英引對綠衣郎。紅硯宣毫各別牀。天子下簾親自問。宮人手裏過茶湯。恐是用紅絲硏。江南李氏時猶重之。歐公硏譜。以靑州紅絲石爲第一。此硏多滑。不受墨。若受墨。妙不可加。王建集中有作工硏。又作洪硏。皆非也。

吳旦生曰。說文。硯。石滑也。長箋云。訓滑何。滑訓利。利猶厲也。與硏摩同義。故曰石滑也。世但解堅澤爲滑。則不可通矣。通謂硏爲硯。墨盂也。高者曰臺。窪者曰瓦。靑州紅絲石一。洮河

石二。端谿石三。歙州石四。礞郵石五。皆石也。有玉、有金、有磁、有漆。其類不一。石其常也。故从石。古但作研。又蘇易簡作文房四譜。硯爲首。以青州紅絲石爲一。斧柯山第二。龍尾石第三。餘皆在中、下。雖銅雀臺古瓦硯。列於下品。特存古物耳。東觀錄云。紅絲石出於青州黑山。其理紅黃相參。二色皆不甚深。理黃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其紋上下通徹勻布。漬之以水。則有滋液出於其間。以手磨拭之。久而粘著如膏。若覆之以匣。至開時。數日墨色不乾。經夜卽其氣上下蒸濡。著於匣中。有如雨露。自得茲石。而端、歙之石皆置之中行。不復視矣。研譜云。紅絲石研者。須飮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甚。唐彥猷云。此研發墨不減於端石也。東坡云。彥猷以青州紅絲石爲甲。或謂惟堪作骰盆。蓋亦不見佳者。今觀雲菴所藏。乃知前人不妄許爾。

一百六

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自注云。唐時京城寒食火禁極嚴。以雞羽入灰有焦者。皆罪之。念奴覓得又連催。特敕宮中許然燭。吳旦生曰。容齋四筆謂。寒食爲一百五者。自冬至之後至淸明。歷節氣六。凡爲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爲寒食。故云。他節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對月一篇。江西宗派詩云。一百五日

足風雨、一百五日寒食雨之類是也。文獻通考云。京師以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大寒食。鄴中記云。冬至一百五日爲介子推冷食。作乾粥食之。卽今麥糕也。趙嘏寒食詩。一百五日家未歸。崔魯春日卽事詩。一百五日又欲來。據此。則詩人例以百五日爲寒食矣。今徵之詞意。謂在淸明前、寒食後。店舍已無煙。而宮中然燭。乃一時之權宜耳。然獨云一百六者何。按荊楚歲時記云。去冬至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王君玉詩。疾風甚雨靑春老。又云。據曆合在淸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者。余因攷之。自後漢周擧定爲三日之禁。至唐時盛興之。遂於寒食斷火三日。謂去冬至一百四日、五日、六日也。故或云一百五、或云一百六。其義一也。丹陽記謂。自冬至至淸明。凡七氣。至寒食止一百三日。蓋曆家以餘分演之爾。

雲騅叱撥

元微之詩。登山縱似望雲騅。平地須饒紅叱撥。

吳旦生曰。長慶集此歌自序云。德宗皇帝以八馬幸蜀。七馬道斃。唯望雲騅來往不頓。貞元中。老死天廄。臣稹作歌以記之。余按八馬幸蜀。玄宗事也。其七斃於棧道。雲騅獨存。而德宗幸梁。亦充御焉。國史補云。德宗幸梁馬。號望雲騅。駕還。飼以一品料。暇日牽而視之。至必長鳴四顧。若感恩狀。後老死飛龍廄中。貴戚畫爲圖。則謂德宗以八馬幸蜀。過矣。

李方舟博物志云。天寶中。大宛進汗血馬六匹。一曰紅叱撥。二曰紫叱撥。三曰靑叱撥。四曰黃叱撥。五曰丁香叱撥。六曰桃花叱撥。上乃製名曰紅玉輦。曰紫玉輦。曰平山輦。曰凌雲輦。曰飛香輦。曰百花輦。後幸蜀。遂以平山、凌雲爲讖。宋羣牧判官王明上羣牧故事云。叱撥之別有八。曰紅耳叱撥。曰鴛鴦叱撥。曰桃花叱撥。曰丁香叱撥。曰靑叱撥。曰騮叱撥。曰紫騮叱撥。曰榆叱撥。又云。北方馬以叱撥爲上。

白樸

元微之詩。白樸流傳用轉新。

吳旦生曰。注言。樂天於翰林中專取書詔批答詞。撰爲矜式。禁中號爲白樸。每新入學。求訪寶重。過於六典。王勉夫嘗檢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無聞。訪此書不獲。適有以一編求售。號曰制樸。開帙覽之。卽微之所謂白樸者是也。爲卷上、中、下三。上卷文武階勳等。中卷制頭、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將、相、刺史、節度之類。此蓋樂天取當時制文。編類以規後學者。

菖蒲花

元微之寄贈薛濤詩。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吳旦生曰。微之出使西蜀。知營妓薛濤有辭辨。嚴綬遣濤往侍。後登翰林。濤獻松花紙百幅。微之就於所獻紙寄贈一篇。濤嘗好種菖蒲。故有是句。按本草。菖蒲無花實。有爲瑞。故古詩。菖

蒲花可憐。聞名未相識。張籍詩。深恩已去若再返。菖蒲花開月長滿。南史。張后方孕。見庭中菖蒲花開。光采非常。后曰。嘗聞見蒲花者必貴。因取呑之。遂生梁武帝。故李長吉詩。風采出蕭家。本是菖蒲花。

繼古叢編云。周益公校正文苑英華序。以堯韭對舜華。非本草注。安知其爲菖蒲。按梁元帝玄覽賦。金鹽玉豉。堯韭舜華。梁太子賚河南菜啓。堯韭未儔。姬歜非喩。典術曰。堯之仁。天星降精於庭。感百陰爲菖蒲焉。

紫薇

白樂天入直西省詩。絲綸閣下文章靜。鐘鼓樓中刻漏長。坐到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吳旦生曰。天文志。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與花何涉。唐中書省植紫薇花。後世舍人院紫微閣前輒植此花。雖循唐故事。要亦何義。後余見海錄碎事云。開元元年。改中書省爲紫微省。改中書令爲紫微令。則樂天入直西省。所稱紫薇郎。指此耳。薇當作微。蓋樂天性愛此花。有紫薇花詩云。除卻微之見應愛。世間少有別花人。又宋時府治廬白堂前有紫薇花兩株。相傳樂天所植。子瞻守郡時。神宗書樂天紫薇花詩以賜之。或植或詠。其性然也。舍人院亦重其人、植其花。謂卽此是故實可也。堯山堂外紀云。范屏麓爲國子時。赴京鄉試。臥舟中。夢入廣寒宮。嫦娥千百輩。

齊聲歌樂天此詩。是科果成殿元。續娶吳夫人。小字紫薇。叢屏旋居曹山。距余前谿十餘里。特構紫薇樓。規制宏麗。亦取此兆耳。余猶及見之。

韻語陽秋云。樂天又詩。紫薇花對紫薇翁。則此花之珍豔可知矣。爪其本則枝葉俱動。俗謂之不耐癢花。自五月開。至九月尚爛熳。俗又謂之百日紅。梅聖俞贈韓子華詩。薄膚癢不勝輕爪。嫩幹生宜近禁廬。又贈王景彝詩。薄薄嫩膚搔鳥爪。離離碎葉剪城霞。皆著不耐癢事。胡文恭詩。雅當翻藥地。繁近曝衣天。注云。花至七夕猶繁。似有百日紅之意。

瑟瑟

白樂天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楊升庵曰。楓葉紅。荻花白。映秋色碧也。瑟瑟。珍寶名。其色碧。故以瑟瑟影指碧字。讀者作蕭瑟解。非是。樂天又有暮江曲云。一道殘陽照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此瑟瑟豈蕭瑟哉。正言殘陽照江。半紅、半碧耳。

吳旦生曰。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陽雜編。有瑟瑟幕。其色輕明虛薄。無與爲比。唐語林。盧昂有瑟瑟枕。憲宗估其値。曰。至寶無價。水經注。水木明瑟。韋莊詩。留得谿頭瑟瑟波。潑成紙上猩猩色。丁謂詩。翠影疏疏渡。波光瑟瑟凝。王周詩。嘉陵江水色。一帶柔藍碧。天女瑟瑟衣。風梭晚來織。林逋詠茶詩。石碾輕飛瑟瑟塵。魯交野果詩。碧如瑟瑟紅靺鞨。靺鞨。國名。古肅愼地也。

產寶石。大如巨栗。中國謂之靺鞨、據此。則升庵之說益信。迺陳晦伯以劉楨瑟瑟谷中風正之。蓋樂天，詩言色。公幹詩言聲。用意各別。安得強證爲蕭瑟之瑟也。若盧照鄰秋霖賦。風橫天而瑟瑟。雲覆海而沈沈。乃與公幹同意。

夭邪

楊升庵曰。唐詩。錢唐蘇小小。人道最夭邪。又長安女兒雙髻雅。隨風趁蜨學夭邪。夭音歪。田子藝曰。夭作歪。非也。夭。少好貌。卽妖也。邪。卽歪也。葛魯卿詞。人間花月見新妖。不數江南蘇小。正謂此也。

吳旦生曰。錢唐二句乃白樂天詩。夭音歪。樂天自注也。升庵詞品引張仲宗詞。薄劣東風。夭斜柳絮。又升庵詩。桃根桃葉最夭斜。皆據樂天所注以爲言也。余見芥隱筆記云。樂天詩。揚州蘇小小。人道是夭斜。音伊邪反。豈子藝有取於芥隱耶。然芥隱作揚州。恐誤。按樂天杭州春望詩。濤聲夜入伍胥廟。柳色春藏蘇小家。又餘杭形勝詩。夢兒亭古傳名謝。敎妓樓新道姓蘇。則樂天稔知其爲錢唐妓也。應從錢唐爲是。郭茂倩樂府解題云。小小。錢唐名倡。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唐江之西。故曰西陵松柏下。按小小墓一云江干。一云湖曲。張祜詩。不知誰共穴。徒願結同心。然不言何地也。吳地記云。嘉興縣前有晉妓錢唐蘇小小墓。徐凝詩。嘉興郭裏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掃回。只有縣前蘇小小。無人送與紙

錢灰。元張光弼詩。香骨沈甕縣治前。

藍尾

碧谿詩話曰。樂天詩。三杯藍尾酒。一楪膠牙餳。觀長慶集。此詩題云。七年元日對酒。非鑽火時事也。東坡詩。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注引及白詩。非是。宋景文守歲云。且盡鐙前藍尾杯。

吳旦生曰。荆楚歲時記。膠牙者。蓋使其牢固不動。此爲正旦故實。而藍尾詳攷之可不拘時用也。按藍。一作啉。蘇鶚衍義云。今人以酒巡帀爲啉尾。卽再命其爵也。南朝有異國進貢藍牛。其尾三丈。或云藍潁水其深三丈。時人取之以爲酒。今兩盞從其簡也。此皆非正。行酒巡帀卽重其盞。蓋慰勞其得酒在後也。又啉者。云貪也。謂處於坐末。得酒最晚。腹癢於酒。旣得酒巡帀。更貪婪之。故曰啉尾。啉字從口。此卽侯白酒律所謂酒巡帀。末坐者連飲三杯以慰之之說也。按藍又作婪。說文。婪。貪也。杜林說。卜者黨相詐驗爲婪。盧含切。箋云。又作惏。音訓皆同。河東記云。申屠澄與路旁茅舍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翁自外挈酒至曰。以君冒寒。且進一杯。澄因揖遜曰。始自主人。翁卽巡。澄當婪尾。蓋謂最後之杯也。宋景文詩。稍倦持螯手。猶殘婪尾杯。古雋攷略云。廣韻。飲酒半去半在曰闌。當作闌尾。石林燕語云。或謂啉爲爈。如鐵

入火。貴出其色。此尤無稽矣。

侍姬

本事詩曰。白尙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爲詩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旣高邁。而小蠻方豐豔。因爲楊柳之詞以託意云。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輭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

吳旦生曰。樂天嘗稱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善唱楊柳枝。人多以曲名名之。一日。將放去。因作詩。自題曰不能忘情吟。且謂楊柳枝。再拜長跪而致辭。辭曰。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巾櫛之間。無違無失。此東坡所謂不似楊枝別樂天也。洪景盧言。白集中有詩云。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曰。菱谷、紫紅。皆小臧獲名。王勉夫又言。妓不止此。觀劉夢得贈小樊詩云。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終須買取名春草。處處將行步步隨。又同州與樂天詩。注云。春草。白君之舞妓也。白詩云。小奴搥我足。小婢搥我背。又不知小奴、小婢者。是何名也。白別有詩云。小花蠻榼二三升。日。還擕小蠻去。試覓老劉看。此小蠻乃酒榼名耳。

三花

白樂天詩。舞衣裁四葉。馬鬣翦三花。

吳旦生曰。唐六典。外牧歲進良馬。印以三花飛鳳之字。東坡筆記言。李將軍思訓作明皇摘瓜圖。嘉陵山川。帝乘赤驃。起三鬷。與諸王嬪御十數騎出飛仙嶺下。初見平陸。馬皆驚。而帝馬見小橋不進。不知三鬷謂何。今見岑參有赤驃馬歌云。赤髯胡雛金翦刀。平時翦出三鬷高。乃知唐御馬多翦治。而三鬷其飾也。復齋漫錄乃引楊巨源觀打毬詩。玉勒回時露赤汗。花鬷分處拂紅纓。嚴維作敕賜寧王馬詩。鏡點黃金眼。花開白雪鬷。又見名畫錄言。開元、天寶。世尙輕肥。多愛三花飾馬。郭若虛藏韓幹畫貴戚閱馬圖中有三花馬。蘇大參家有韓幹畫三花御馬。晏元獻家有虢國出行圖。亦畫三花馬。蓋三花者。翦鬷爲三辮耳。楊升庵云。唐詩。朝騎五花馬。又。五花馬。千金裘。杜詩。蕭蕭千里馬。箇箇五花文。隋丹元子步天歌。五箇花文。以馬鬣翦爲五花或三花。皆象天文也。

格是

白樂天詩。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

吳旦生曰。格、隔二字同義。委巷叢談云。言已是如此曰隔是。元微之詩。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

鑿落琵琶

白樂天詩。銀含鑿落盞。金屑琵琶槽。

吳旦生曰。韓退之詩。酡顏傾鑿落。按海錄碎事云。蒼梧令金佐堯從賊。被黥面。嘗自稱金鑿絡。湘、楚人以盞斝中鐫鏤金渡者爲金鑿絡。又樂天送春詞。銀不洛。從君勸。不洛。酒器也。意落、絡、洛。古字通用。

張祜琵琶詩。金屑檀槽玉腕明。按說文長箋。琵琶本作擘博厄切。搊也。爬。博下切。攙擊也。唐人多以琵作必音讀。如云四絃不似琵琶聲。斷腸猶繫琵琶絃。忽聞水上琵琶聲之類是也。楊廉夫詩。東山宴上琵琶骨。自注。琵音弼。樂天句當如此讀。

古今樂錄云。琵琶出於絃鞉。杜摯以爲秦末苦長城之役。百姓絃鞉而鼓之。又、貞觀中裴洛兒彈琵琶。始廢撥用手。今所謂搊琵琶是也。席上腐談云。王昭君琵琶壞。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訛爲胡撥四。卽元史以爲火不思。亦訛。

天地

韻語陽秋曰。孟郊詩。食薺腸亦苦。强歌聲無歡。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許渾詩。萬里碧波魚戀釣。九重青漢鶴愁籠。皆是窮蹙之語。白樂天詩。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與二子殆霄壤矣。

吳旦生曰。同一天地也。樂天以不羈便道闊。東野以有礙便不道寬。可見詩人胸次。隨其所發。

卽有天地。陳無已詩。天地豈不寬。妾身自不容。更得風旨。

泊宅編云。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首哭位者三十首。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首飲酒者九百首。

檠

白樂天詩。鐵檠移鐙背。

吳旦生曰。樂天自注。檠。去聲。唐彥謙雨詩。鐙檠昏魚目。薰鑪咽麝臍。李義山詩。九枝鐙檠夜珠圓。韓退之詩。牖角君看短檠棄。皆去聲。按集韻。檠。渠映切。注云。有足似几物也。諸詩作去聲用。本此。

黃氏筆記云。檠者。定弓體之器。周禮弓人注。音景。漢書蘇武注。又音巨京反。東坡詩。大弨一弛何緣彀。已覺翻翻不受檠。陸放翁云。檠作平聲押。用漢注也。

暖温暾

白樂天詩。池水暖温暾。

吳旦生曰。輟耕錄。南人方言曰温暾者。乃懷暖也。致虛雜俎云。今人以人性不爽利者曰温暾湯。言不冷不熱也。樂天慣以俗語入詩。王建亦云。新晴草色暖温暾。

下馬陵

楊升庵曰。白樂天詩。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蝦蟆陵在長安。謝良輔詩。取酒蝦蟆陵下。家家守歲傳巵。齊己詩。翠樓春酒蝦蟆陵。長安少年皆共矜。

吳旦生曰。國史補謂。董仲舒墓。門人過必下馬。以故號下馬陵。而語訛爲蝦蟆陵。白公詩亦徇俗之過。奈何升庵又舉他詩以證之邪。東坡詩。隻雞敢忘喬公語。下馬聊尋董相墳。又謝徐朝奉啓云。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元遺山詩。千年荊棘龜趺在。會有人尋下馬陵。黃晉卿詩。時有北人來下馬。不知秦樹幾啼鵑。

服章

容齋隨筆曰。唐人重服章。故子美有銀章付老翁。朱紱負平生。扶病垂朱紱之句。樂天詩言銀緋處最多。七言如大抵著緋宜老大。一片緋衫何足道。闇淡緋衫稱我身。酒典緋花舊賜袍。假著緋袍君莫笑。腰間紅綬繫未穩。朱紱仙郎白雪歌。腰佩銀龜朱兩輪。便留朱紱還鈴閣。映我緋衫渾不見。白頭猶未著緋衫。緋袍著了好歸田。銀魚金帶繞腰光。銀章暫假爲專城。新授銅符未著緋。徒使花袍紅似火。似挂緋袍衣架上。五言如未換銀青綬。惟添雪白鬚。笑我青袍故。饒君茜綬新。老逼教垂白。官科遣著緋。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年。晚遇何足言。白髮映朱紱。至於形容衣魚之

句。如魚綴白金隨步躍。鵲銜紅綬繞身飛。

吳且生曰。二儀實錄。隋煬帝詔牛洪等造章服差等。三、四品紫。五品朱。六品以下綠。官吏青。庶人白。商皁。服色之分。疑自此始。唐馬周傳云。三品紫。四、五品朱。六、七品綠。八、九品青。余按秦時光祿勳有中大夫。漢武帝名光祿大夫。皆銀章青綬。魏晉以來。有左右光祿大夫。光祿三大夫。皆銀章青綬。謂之銀青光祿大夫。詔加金章紫綬。謂之金紫光祿大夫。則章服之別。漢、晉已然。非始於隋、唐。而唐人特重之。往往形於詩篇耳。

西清詩話曰。唐制。百官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其階官之品。與今制特異。樂天爲中書舍人知制誥。玄宗簡爲京兆少尹。官皆六品。故猶著綠。其詩所謂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著緋衫。南宮啓請無消息。朝散何時復入銜是也。後與元微之同制加朝散大夫。始登五品。其詩曰。命服雖同黃紙上。官班不共紫微前。青衫脫早差三日。白髮生遲校九年。中書舍人雖正五品。必待加朝散而後易緋。此知其不繫於職事官也。前輩記張嘉貞爲中書令。著緋。傳遊藝爲相。著綠。蓋以此也。唐借服色。皆併魚假之。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有謝裴常侍贈袍魚袋詩。魚綴白金隨步躍。鵲銜瑞草繞腰飛。其後除尚書郎後。有脫刺史緋詩。便留朱紱還鈴閣。卻著青袍待玉除。無奈嬌癡三歲女。繞腰啼哭覓銀魚。此與今制特異也。其特賜者。疑亦不相越。唐

書載。牛叢爲睦州刺史。賜金紫。辭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卽賜紫爲越等。乃賜銀緋。野客叢書又云。唐制。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階官之品。至朝散大夫。方換五品服色。衣銀緋。封贈蔭子。未至朝散。雖職事官高。未許易服色。封贈之制。雖宰相只許封一代。其封二代。非特恩不可。光祿大夫許門設棨戟。吏三十考轉銀靑。此其大略也。觀白樂天爲中書舍人知制誥。簡爲京兆尹。官皆六品。尙猶著綠。其詩所謂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脫靑衫。南宮啓請無多日。朝散何時復入銜。劉夢得賀給事加五品詩曰。入舍郎官換綠衣。元微之作武儒衡升朝散大夫制曰。今有是級。則服色驟加。誠足貴矣。樂天授朝散大夫制曰。蔭子封妻。豈惟腰白金而已。權德輿罷相。爲檢校尙書、興元節度使。改葬其父。因表納檢校尙書。請回贈祖官。不許納官。特贈祖倕禮部郎中。呂温代鄭相公謝戟十二枝表曰。吏考三十。始秩銀靑。戰勳十二。乃號柱國。

板輿

白樂天詩。朱旛四從板輿行。吳旦生曰。潘安仁閒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注云。板輿。一名步輿。方四尺。素木爲之。自樂天引用。世遂以板輿爲奉母故事。然按當時三公告老。許以板輿上殿。如傅祇者。又梁

韋叡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則非專以奉母。

池魚

清波雜志曰。張無盡作一表云。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池魚禍。上句出莊子。下句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池字韻注云。池。水沼也。古有姓池名仲魚者。城門失火燒死。白樂天詩。火發城頭魚水裏。救火竭池魚失水。初不主姓名之說。然廣韻當有所據。

吳旦生曰。古語有云。楚國亡猨。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通鑑、正史具載之。非委巷媟語也。如池魚爲姓名。豈又有姓林名木者邪。樂天詩正得語意。而張表下句謂卽出古語可。

牡丹

酉陽雜俎曰。牡丹。前史中無說處。惟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檢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記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也。開元末。裴士淹爲郎官。奉使幽冀迴。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興私第。天寶中。爲都下所賞。至德中。馬僕射鎭太原。又得紅、紫二色者。移於城中。元和初猶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

吳旦生曰。歐陽永叔、陸農師、李石皆言。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後始盛。自余觀之。康樂旣

言永嘉多牡丹。嘉話錄謂。北齊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又神農本草云。一名鹿韭。一名鼠姑。廣雅云。白茷。牡丹也。則何云不載文字。自唐始聞哉。按海記云。煬帝闢西苑。易州進二十相牡丹。有赬紅、韃紅、飛來紅、袁家紅、醉妃紅、雲紅、天外紅、一拂黃、軟條黃、延安黃、先春紅、顫風嬌等名。則何云隋朝花藥中所無哉。然一牡丹也。據白樂天詩。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白廷翰唐蒙求韓令牡丹注云。元和中。京師貴游尙牡丹。一本直數萬。而柳渾詩。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不校多。以貞元中牡丹多耳。是何貴賤之不同也。據蜀徐延瓊聞秦州董成村僧院紅牡丹一株。使人取掘。自秦州至成都。三千餘里。歷九折七盤。望雲九井。大小漫天。懸險之路。方至焉。而韓滉私第有白牡丹。遽命斸去。曰。豈效兒女邪。是何栽、覆之不同也。據徐凝題杭州開元寺牡丹詩。虛生芍藥徒勞妒。羞殺玫瑰不敢開。而炙轂子詩。牡丹妖豔亂人心。一國如狂不惜金。曷若東園桃與李。果成無語自成陰。是何譽、毁之不同也。據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上曰。妝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而劉夢得看牡丹詩。今日花前飲。甘心醉幾杯。但愁花有語。不爲老人開。蘇子由云。此詩感慨。是何樂、悲之不同也。通志云。牡丹初無名。依芍藥得名。故其初曰木芍藥。亦如木芙蓉之依芙蓉以爲名也。而後此種類既繁。標稱

各異。馬虛中詩。牙牌分榜牡丹名。是何質、文之不同也。

開八袠

白樂天詩。行開第八袠。可謂盡天年。

吳旦生曰。注。七十以上爲開第八袠。蓋以十年爲一袠。故樂天又云已開第七袠。屈指幾多人。此年六十三元日詩也。

芥隱筆記云。禮。年八十曰有秩。故以八十爲八袠。又道家流用此語。樂天屢用之。余按禮記。八十、月告存。鄭注云。每月致膳。九十、日有秩。鄭注云。秩。常也。日有常膳。則知筆記爲未審矣。如陸放翁詩。年開九秩尙不死。坐對一編殊未髮。此年八十三以後所作。其用古始確。

白敍

白樂天詩。自憐郡姓爲儒少。豈料詞塲中第頻。桂折一枝先許我。楊穿三箭盡驚人。

吳旦生曰。樂天自作墓誌。以白起爲祖。故言郡姓儒少也。與弟敏中、行簡三人相繼皆中第。故言三箭驚人也。

避暑錄話云。世以登科爲折桂。此謂郤詵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來用之。温庭筠詩。猶喜故人新折桂。其後以月中有桂。故又謂之月桂。而月中又言有蟾。故又改桂爲蟾。以登

科爲登蟾宮。用郤詵事固可笑。而展轉相訛復爾。

芰

白樂天詩。荷芰綠參差。新秋水滿池。吳旦生曰。芰。菱也。言荷與菱兩物也。杜牧之晚晴賦。忽引舟於深灣。覩八九之紅芰。是誤以芰爲荷。東坡詩。綠芰紅蓮畫舸浮。乃分別言之。按酉陽雜俎云。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應劭作蔆。司馬相如作蔆。

老學庵筆記云。今人謂卷荷爲伎荷。伎。立也。卷荷出水面。亭亭植立。故謂之伎荷。或作芰。非是。

楊升庵云。蔆乃今之菱角。芰乃今之雞頭。楚辭。緝芰荷以爲衣。若是菱葉。何可以爲衣乎。又屈到嗜芰。蓋決明之桒。非水中之芰也審矣。緣楚人名菱爲芰。所以致後世之紛紛也。余按雞頭曰芡。古雋考略云。雞頭、鴒頭、雁頭、鴻頭、雞壅。音邕。皆芡也。詞林海錯云。芡爲鴻頭。韓退之聯句。鴻頭排刺芡。山谷詩。剖蜂煮鴻頭。則升庵以芰爲雞頭。誤矣。管子。芡名卯菱。乃借以名之。豈升庵誤據此耶。檇李李君實云。吾地小青菱。被水而生。味甘美。熟之可代飱飯。其花鮮白幽香。與蘋、蓼同時。正所謂芰也。春秋時吾地入楚。屈到所嗜。其卽此耶。則升庵以爲決

明之菜。又非篤論。

田子藝云。周禮籩人。蔆。芰也。疏云。卽菱角。亦誤。籩實菜也。名薢茩。一名蕨攈。余觀學齋佔嗶云。爾雅。薢茩芵光。注。芵明也。卽今決明也。或曰蔆也。字從卩。非從氵。及至蔆蕨攈。然後從淩。注。水中芰也。則是陸生之蔆與水中之淩。其爲二物不同。

酒令

白樂天詩云。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

吳旦生曰。又樂天詩。醉翻襴衫拋小令。劉貢父謂。今人以絲管歌謳爲令者是也。大都欲以酒勸。故始言送。而繼承者辭之。搖首挼舞之屬。皆卻之也。至八徧而窮。斯可受矣。其或舉故事物色。則樂天所云閒徵雅令窮經史。退之所云令徵前事爲也。又元微之題黃明府詩序云。昔年飲酒。嘗爲觥錄事。謂爲酒糾也。又東臯雜錄云。孔常父言。唐人詩。城頭催鼓傳花枝。席上搏拳握松子。此藏鬮爲戲也。又皇甫松手勢酒令。五指皆有名。大指名蹲鴟。中指名玉柱。食指名鉤戟。無名指名潛虬。小指名虎膺。指節名私根。通呼五指名五峯。此今俗所謂豁拳也。可見酒席諸戲術。其來已久。

賓暇集云。飲酒之卷白波。義當何起。按東漢旣禽白波賊。戮之如卷席然。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也。薛瑩後漢書云。黃巾郭太等起於西河白波谷。時謂之白波賊。靑箱雜記以爲杯名。非也。陸放翁詩。快似麾兵卷白波。楊廉夫詩。觴令嚴行卷白波。王元美詩。相看只解呼紅友。半醉猶能卷白波。

十

白樂天詩。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劉禹錫詩。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宋文安公宮詞。三十六所春宮館。二月春風送管絃。晁以道詩。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詩。金蕭眞卿詩。兩崖偪側無十步。萬頃逡巡酒一杯。說家謂。里巷間人言利之小者曰八文十二。謂十爲諶。蓋語急故以平聲呼之。田子藝云。非也。十當音旬。古人以十日爲旬。故如此讀。又以司字作入聲讀。如樂天詩。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軍司馬。三見歲重陽。宋太素詩。鄜州軍司馬。也好畫爲屛。官爲軍司馬。身是謫仙人。〇又樂天詩。爲問長安月。誰敎不相離。相字上聲。杜詩。恰似春風相欺得。相字入聲。

浪濺

白樂天與盧侍御宴黃鶴樓詩云。白花浪濺頭陀寺。紅葉林籠鸚鵡洲。

吳旦生曰。鄽史云。頭陀寺在郡城之東絕頂處。西去大江最遠。風濤雖惡。何由及之。如孫魴金山寺詩。驚濤濺佛身。漁隱叢話云。金山寺何其低而小哉。蓋詩人形似太過。率多此疵。張仲達詠鷺鷥詩。滄海最深處。鱸魚銜得歸。張文寶云。佳則佳矣。爭奈鷺鷥嘴脚太長也。亦同坐此。

十二行

白樂天詩。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

吳旦生曰。十二行。或謂六鬟也。齊肩並立。爲釵十二。然此乃答牛思黯詩。自注云。思黯自誇前後服鍾乳三千兩。而歌舞之妓甚多。乃誰予衰老。故答。則所謂六鬟。良是也。又觀梁武帝所歌莫愁云。頭上金釵十二行。演繁露謂。排插十二釵也。南齊周盤龍父子俱有神勇。高帝嘉之。送盤龍妾杜氏金釵十二枚。唐制。命婦以花樹多少爲高下。曰花釵若干也。留青日札謂。古婦人髻高。故能插金釵十二行。乃六雙也。據此。則又是一人用十二釵矣。

富貴

後山詩話曰。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鐙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

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

吳旦生曰。唐人之言富貴者。晏元獻謂萊公詩。老覺腰金重。慵便玉枕涼。未是富貴語。不如樂天詩。笙歌歸院落。鐙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黃魯直又謂。樂天二句。不如子美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唐人之言窮者。東野詩。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不如閬仙詩。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蓋孟氏薪水自足。而賈家柴水俱無也。人知樂天善言富貴。而不知其又善言窮也。有詩曰。塵埃常滿甑。錢帛少盈囊。侍衣甚藍縷。妻愁不出房。抑何其窘迫無聊耶。野客叢書引東坡曰。淵明歸去來辭。缾無儲粟。使缾有儲粟。亦無幾。此翁只於缾中見粟。歐公曰。孟郊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能幾何。二公戲言之耳。非眞譏之也。才人志士。筆端造化。抑揚高下。不可以一律觀。譬之水泉。揚之可以滔天。抑之不過涓涓於溝洫間爾。文章亦猶是。

晏元獻常言富貴。不及金玉錦繡。惟說其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窮人家有此景否。

傳席

輟耕錄曰。今人家娶婦。輿轎迎至大門。則傳席以入。弗令履地。然唐人已爾。樂天娶婦詩。靑衣

轉去聲氈褥。錦繡一條斜。

吳旦生曰。按李夫人初至。武帝迎入帳中共坐。宮人遙撒五色同心花果。帝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多得子多也。又京房之女適翼奉子。房以其日不吉。三煞在門。青羊、烏雞、青牛之神。犯之損尊長及無子。奉謂不然。但以穀豆與草禳之。今人花燭之夕撒果子。及下車則撒穀豆。是始於漢者尚相沿也。更觀獨異志云。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爲夫妻。又自羞恥。乃結草爲扇。以障其面。今取婦執扇。象其事也。審爾。則其從來益遠矣。

依

白樂天詩。坐依桃葉妓。

吳旦生曰。樂天自注。依。馬皆切。又詩。醉依香枕坐。亦此音也。蘇子卿詩。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曹子建詩。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古韻相叶如此。依字當作挨音也。然觀漢律曆敍傳云。官失學微。六家分乖。一彼一此。庶研其幾。崔駰達旨云。淳朴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猛虎行云。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則二韻本通故耶。小雅采薇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蓋其音韻最古。史記天官書。五帝座後聚十五星蔚然。曰郎位。漢書蔚然作哀鳥。甘氏星經作依鳥。依亦音哀也。

交情

本事詩曰。元相公稹爲御史。鞫獄梓潼。時白尙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裏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

吳旦生曰。白傅、元相交旣深。又善詩。時號元、白。江、淮間新進小生。目爲元和詩體。北夢瑣言乃謂白集內哭元詩云。相看掩淚俱無語。別後傷心事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洎自撰墓誌云。與彭城劉夢得爲詩友。殊不言元者。人疑其隙終也。余謂不然。按元寫白詩於閬州西寺。白寫元詩百篇合爲屛風。又元守浙東。白守蘇臺。置驛遞詩往來。謂之詩筒。其詩有云。有月多同賞。無杯不共持。又元上令狐楚書云。某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詩。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又白序劉禹錫詩云。予與元微之唱和頗多。嘗戲言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爲文友、詩敵。幸也

亦不幸也。吟詠性情。播揚名聲。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間。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非重不幸耶。又白在洛。元過之。以二詩別云。白頭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歡。又云。自識君來三度別。這回白盡老髭鬚。未幾死於鄂。白哭之曰。始以詩交。終以詩訣。絃筆相絕。其今日乎。據此。則兩人交情。白頭如故。卽白之序劉。猶言與元爲文友、詩敵。且云垂老遇劉。未嘗獨厚於劉也。其自誌亦偶及耳。何言隙終。以誣前哲。賈氏談錄云。樂天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立於墓側。四方過者必奠酒。方丈之土。常成泥濘。

柘枝

楊升庵曰。白樂天詩。柘枝隨畫鼓。調笑從香毬。不知香毬何用。如今人詞中用金縷字。亦不知金縷於歌何關。

吳旦生曰。羯鼓錄。柘枝。本拓枝舞也。其後字訛爲柘枝。余觀瑣碎錄云。柘枝舞。本後魏拓拔之名。易拓爲柘。易拔爲枝。其說爲有理。樂府雜錄云。健舞曲有柘枝。軟舞曲有屈柘。樂苑云。柘枝曲。羽調也。屈柘枝。商調也。屈一作掘。音拙。韻語陽秋云。柘枝舞起於南蠻諸國。而盛於李唐。章孝標云。柘枝初出鼓聲招。花鈿羅裙聳細腰。言當招之以鼓。張承福云。白雪慢回抛舊態。黃鶯嬌轉唱新詞。言當雜之以歌。而鄭在德詩云。三敲畫鼓聲催急。一朵紅蓮出水遲。則所

用者一人而已。法振詩云。畫鼓催來錦臂攘。小娥雙起整霓裳。則所用者又二人。按樂苑用二女童。帽施金鈴。抃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花坼而後見。則當以二人爲正。夢谿筆談云。柘枝舊曲。徧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渾脫解之類。今無復此徧。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顚。今鳳翔有一老尼。猶是萊公時柘枝妓。云當時柘枝尙有數十徧。今日所謂柘枝。比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尙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傳之。

歷代詩話卷五十一　庚集六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唐詩　卷中之下

夜半鐘

張繼楓橋夜泊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歐公言。句則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石林詩話曰。公蓋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寺實夜半打鐘也。范元實詩眼曰。南史。齊武帝景陽樓有三更、五更鐘。丘仲孚讀書以中宵鐘爲限。阮景仲爲吳興守。禁半夜鐘。今佛宮一夜鳴鈴。俗謂之定夜鐘。不知唐人所謂夜半鐘者。景陽三更鐘耶。今之定夜鐘耶。然於義皆無害。文忠偶不考耳。吳旦生曰。直方詩話引于鵠之遙聽緱山半夜鐘。白樂天之半夜鐘聲後。野客叢書引王建之未臥嘗聞半夜鐘。許渾之月照千山半夜鐘。復齋漫錄引皇甫冉之夜半隔山鐘。溫庭筠之無復松窗半夜鐘。陳羽之隔水悠揚午夜鐘。以爲唐人多用此語也。余觀唐詩紀事云。此地有夜半鐘。謂之無常鐘。繼志其異耳。中吳紀聞云。詩話嘗辨姑蘇寺鐘多鳴於半夜。竊以其說爲未盡。姑蘇鐘惟承天寺至夜半則鳴。其他皆五更鐘也。此最核實可信。宋孫覿作楓橋修造記。引此詩爲

證。又留題寒山寺云。烏啼月落橋邊寺。欹枕遙聞半夜鐘。蓋信其非浪吟也。

𨞛侯

野客叢書曰。酇有二地名。屬南陽者音贊。屬沛郡者音嵯。按茂陵書曰。蕭何。國在南陽。則是蕭何封贊明矣。而沛有泗水亭。班固銘曰。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就封於酇。誤以爲沛地之嵯矣。楊巨源詩。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酇侯。姚合詩。酇侯宅過謙。賈島詩。往歲酇侯鎮。諸家皆承此謬。劉晏歲輸至。天子曰。卿。朕酇侯也。唐書釋文。酇。南陽縣名。則旰切。此正得之。

吳旦生曰。說文。𨞛。沛國縣。从邑虘。切同虎。昨何切。長箋云。當必以虎而名。寓戒也。蓋蕭何封𨞛侯。當從此𨞛字。人代紀要云。蕭何受封於𨞛。則史傳作酇。相似之譌。師古遂謂南陽之酇耳。觀鄧禹封酇侯。正取其在南陽。則何從帝起沛。封邑必近沛也。李白寄譙郡元參軍詩。𨞛才何切。臺之北又離群。唐書地理志。亳州譙郡有𨞛縣。則非南陽屬縣愈明矣。揚雄十八侯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𨞛。字從𨞛。與何叶。諸唐詩直寫作𨞛侯。音義自當矣。余所定唐律類裁中。載楊巨源一詩。直寫此𨞛字。

楊升庵曰。蕭何封於酇。其後因以爲姓。而酇訛爲沓。不意升庵誤至此。

魚橋

李紳江南暮春寄家詩。魚口橋逢雪送梅。

吳旦生曰。元郝天挺注。魚橋在蘇州子城西。琴高於此乘鯉魚上昇。余謂此非琴高事也。按蘇之子城西有乘魚橋者。北宋吳子英得赤鯉。謂子英曰。我迎汝。汝上我背。遂飛去。蘇人高啓詩。誰知有飛仙。赤脚蹋神鯉。波驚風蕭蕭。渡海秋萬里。蓋指子英也。紳詩亦當指此。因考列仙傳。琴高。趙人。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浮游冀州二百餘年。後辭入碭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曰。齋潔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出祠中。復入水去。又名勝志。琴高山在涇縣幕山之北。琴高。漢人也。有隱雨巖。是其控鯉上升之所。巖下有釣臺。臺下水卽琴谿也。據此。則琴高在幕山、碭水間。何與蘇州事。

界

徐凝廬山瀑布詩。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

吳旦生曰。樂天刺杭州時。徐凝與張祜各希首薦。試詩賦訖解送。凝爲元。祜次之。祜自舉金山詩。凝亦舉瀑布二語。遂擅場。後東坡遊廬山。見廬山記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因作一絕云。帝遺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爲徐凝洗惡詩。蓋非之也。然

觀天台山賦。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則是凝所云界破。其亦有所本矣。曹松詩。廬山瀑布三千仞。畫破靑霄始落斜。其意亦同。劉兼征婦怨云。玉筯闌干界粉腮。則又脫胎於瀑布耶。

張祜

太眞外傳曰。天寶九載。上舊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共處其間。妃子竊寧王紫玉笛吹。故張祜詩。梨花靜院無人見。閒把寧王玉笛吹。

吳旦生曰。淸河張祜。字承吉。詩藪云。刻本祜作祐。覽者莫辨。緣承吉字祜。祐俱通耳。偶閱雜說。張子小名多瓜。或以譏之。答云。多瓜合出瓠子。則張之名祜。審矣。雲谿友議云。朱沖嘲祜詩。多瓜堰下逢張祜。牛矢灘邊說我能。以祜時爲堰官也。二說皆未當。按堯山堂外紀云。張有二子詩。椿兒遶樹春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以詩上牢盆使。出其子授漕渠小職。得多瓜堰。或曰。賢郎不宜作等職。張曰。多瓜合出祜子。金華子雜說云。祜死。子求濟於裴宏慶。署之多瓜堰官。裴曰。祜子守多瓜。已過分矣。張爲作主客圖。以白樂天爲廣大敎化主。而以祜爲入室。卽白公款頭之譴。亦一時欽籍語。杜牧之詩。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蓋指白公也。要其宮體小詩。諫諷怨譎。與六義相左右。未可以雕蟲小巧目之爾。洪容齋稱其正月十五夜鐙云。千門開鎖萬鐙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著詞聲。上巳樂云。猩猩血染繫頭

標。天上齊聲舉畫橈。卻是內人爭意切。六宮紅袖一時招。春鶯囀云。興慶池南柳未開。太眞先把一枝梅。內人已唱春鶯囀。花下傞傞軟舞來。又有大酺樂、邠王小管、李謨笛、寧哥來邠孃羯鼓、退宮人耍孃歌、悖拏兒舞、阿𩦎湯、雨霖鈴、香囊子等詩。皆可補天寶遺事。紘之樂府也。

容齋二筆云。明皇兄弟五王。兄申王撝。以開元十二年。寧王憲、邠王守禮。以二十九年。弟岐王範。以十四年。薛王業。以二十二年。薨。至天寶時。已無存者。楊太眞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鬭風。李商隱詩云。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皆失之也。野客叢書云。楊妃以二十四年入宮。號太眞。是時申、岐、薛三王雖已死。而寧、邠二王尙存。是以張祜目擊其事。繫之樂章。有曰。日映宮城霧半開。太眞簾卷畏人猜。黃番綽指向西樹。不信寧王迴馬來。又曰。虢國潛行韓國隨。宜春小院映花枝。金輿遠幸無人見。偸把邠王小管吹。蓋紀其實也。容齋認楊妃爲天寶三載方入宮。所以有是失。不知天寶初太眞進册貴妃。非入宮時也。余據勉夫之言。可令容齋折角。但寧、邠以二十九年薨。既載之唐史。而外傳乃言天寶九載。以竊笛事譴放出宮。則何也。集中謂虢國竊邠王笛。而外傳謂楊妃竊寧王笛。又不同。若論薛王沈醉壽王醒之句。不特薛王確而壽王亦確。按唐明皇時。孫遜集中有壽王瑁妃楊氏廢爲道士制。可見太眞果壽王妃也。

亥市

張祜詩。野橋經亥市。山路至申州。

吳旦生曰。靑箱雜記。荆、吳俗有寅、申、巳、亥日集於市。故謂亥市。蜀有痎市。間日一集。如痎瘧之發。其俗又以冷熱發歇爲市喩。徐筠水志云。分寧縣。本常州亥市也。西蜀曰痎。如瘧疾間日復作也。江南人惡以疾稱。故止曰亥耳。豫章漫鈔云。南中每以丑、卯、酉日爲市。故曰兎場、牛場、雞場。豈用亥日爲市。故謂之亥。余按月令廣義云。亥音皆。釋名。亥。核也。收藏百物。核取其好惡眞僞也。市之以亥。或取此義。當從亥日爲正。張文昌詩。江村亥日長爲市。白樂天詩。亥日沙頭始賣魚。黃山谷詩。魚收亥日妻到市。

除目

鶴林玉露曰。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予謂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彼慕羶、覦餌之念。洗滌未淨。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迹履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苦籠檻桎梏。宜其看除目而心爲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飮水。樂在其中矣。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艮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己。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己。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

所也。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僧不爲動。久乃寂然。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卽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者也。心安如是。又豈除目所能損也。

吳旦生曰。此二語姚合詩也。合、宰相崇曾孫。登元和進士第。調武功主簿。世號姚武功。終祕書監。又稱姚監。嘗取王維等二十六人詩百篇爲涵元集。曰此詩中射鵰手也。觀其送張宗原詩。東門送客道。春色如死灰。自是冥心入道之言。又武功縣閒居詩。縣去京城遠。爲官與隱齊。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棲。尙何除目得入其胸次哉。

海錄碎事云。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夢谿筆談云。除拜官職。謂除其舊籍。不然也。除、猶易也。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以新易敝。所以備不虞也。階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義。

五粒

李長吉五粒小松歌云。新香幾粒洪崖飯。姚令威曰。五粒未詳。

吳旦生曰。本草圖經。五粒松。粒當讀爲鬣。音之訛也。言每五鬣爲一葉。或有三鬣七鬣者。名山記云。松有兩鬣、三鬣、五鬣者。言如馬鬣形。癸辛雜識云。凡松葉皆雙股。故世以爲松釵。獨

栝松每穗三鬣。而高麗所產每穗乃五鬣。今謂華山松是也。五代史。鄭遨聞華山有五粒松。松脂入地千年。化爲藥。去三尸。因徙居華山求之。韋應物詩。碧澗蒼松五粒稀。陸龜蒙詩。霜外空聞五粒風。李商隱詩。松暄翠粒新。劉夢得詩。翠粒照晴露。元好問詩。土中松粒龍爪脫。

銅人

緗素雜記曰。魏明帝青龍五年三月。改爲景初元年。是歲徙長安銅人。重不可致。而李賀謂青龍九年八月。蓋明帝改元景初。至三年而崩。則無青龍九年明矣。野客叢書曰。據今賀集云青龍元年。緗素誤認元年爲九年耳。

吳旦生曰。若書元年。宜系以景初。不當仍青龍矣。按魏略云。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鐘簴、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大發卒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徒門外。柳子厚所謂翁仲遺墟草樹平也。吾衍云。墓前石人。通謂之翁仲。按歷代小志。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漢景帝時爲蜀郡太守。卽此人也。陳眉公云。文翁字漢書不載。而吾衍亦未及檢證。蓋墓前石羊名神羊。石馬名駿馬。翁仲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少爲縣吏。爲都郵所笞。歎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秦人以爲瑞。翁仲死。遂鑄銅爲像。置之咸陽宮司馬門外。見之者猶以爲生。故古之墓間皆用之。至於秦金人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爲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六尺。以爲祥。鑄金人象之。其重二十四萬斤。

坐阿房宮前。當漢而徙之未央宮。王莽嘗鐫其臍。又其後。董卓以其九鑄錢。而石虎以其三置鄴宮。苻堅取之。後置長安。以其二爲泉。其一適至陜而堅亂。民以其勞苦患之。乃排陷河中。

吳正子箋云。按徙銅仙事。陳壽正史不載。特附注魏略云。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銅人。重不可致。留霸城。又引漢晉春秋云。帝徙銅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人或泣。因留霸城。其年月與長吉不合。故緗素雜記駮之曰。青龍五年改爲景初。是歲徙銅人。而長吉云青龍。誤矣。然予按三輔黃圖。則景初所徙者。始皇銷鋒鏑所鑄之金人。故黃圖歷載始皇所造之因。及董卓銷毀之事。而復曰。尙餘二人未毀。明帝欲徙之洛陽淸明門。至霸城。重不可致。其留霸城之說。與魏略及漢晉春秋所載皆合。特二書不以爲秦皇銅人耳。觀漢晉春秋金人之語。則知非銅仙矣。由是言之。長吉所序亦未可非。安知漢武銅仙不果徙於青龍元年邪。又按長安記云。仙掌大七圍。魏文帝徙銅盤。盤折。聲聞數十里。今魏略等書乃言明帝。是則可疑。漢書建章宮有神明臺。三輔黃圖云。神明臺上有承露盤。銅仙舒掌捧盤及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甘泉宮通天臺上亦有銅仙承露盤。

四　雨

漁隱叢話曰。桃花亂落如紅雨。梨花一枝春帶雨。小院深沈杏花雨。梅子黃時日日雨。皆古今詩

詞之警句也。予嘗欲作一草亭。四面各植花一色。榜曰四雨。豈不佳哉。

吳旦生曰。捫蝨新語。梨花一枝春帶雨。句雖佳。不免有脂粉氣。不似朱簾暮卷西山雨。多少豪傑。因謂樂天句似茉莉花。王勃句似含笑花。李長吉桃花亂落如紅雨似薝蔔花。而王荊公以爲總不如院落深沈杏花雨乃似闍提花。野客叢書云。前輩謂深院無人杏花雨之句極佳。此非四雨之數。當作去聲呼。僕觀此句正祖南唐潘佑之意。佑有詩曰。誰家舊宅春無主。深院簾垂杏花雨。然佑句作上聲。非去聲也。其下曰。香飛綠鎖人未歸。巢燕承塵燕無語。豈語字亦當作去聲邪。花間集亦曰。紅窗寂寂無人語。黯淡梨花雨。

休齋云。荊公以院落深沈杏花雨爲佳。予謂杏花雨固佳。然而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卻於風、月上寫出柳絮、梨花。尤有精神。嘗欲轉移兩句作溶溶院落梨花月。淡淡池塘柳絮風。此老杜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格也。

踼哮虎

李長吉詩。紫繡麻霞踼哮虎。

吳旦生曰。吳正子注。踼虎則麻霞必履舄屬。說文。鞋跟曰𩌏。又云。履跟後貼。音同鍛。今作此霞。恐或訛。踼哮虎。羽獵賦所謂履班首者是也。班首。虎頭也。言其勇耳。余觀古今注云。古履

絇、繶皆畫五色。至漢有伏虎頭。始以布鞔繶。上脫下加。以錦爲飾。因按草曰屝。麻曰屨。凡布皆可謂之麻。則所云紫繡。乃繡於麻上也。漢之伏虎頭。亦猶東晉之鳳頭履。西晉之伏鳩頭履子。蓋一時之制也。所云蹋哮虎。正指漢時鞋上之飾。以形容其服御驕侈耳。不以勇言。

魚須

李長吉詩。公主遣秉魚鬚笏。

吳旦生曰。禮記玉藻之載笏有云。大夫以魚須文竹。鄭注。謂文飾也。陸氏音義謂。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斑。據此。則笏以竹爲質。而刻畫爲魚斑之文以飾之也。今長吉誤以須作鬚。音訓全乖矣。按司馬相如賦。靡魚須之橈旃。此則以魚鬚爲旃。卻不音斑。高季迪樂府云。前揚豹尾竿。左靡魚須旃。蓋用此也。如徐師川詩。頗知鶴脛緣詩瘦。早棄魚須伴我閒。元楊奐草堂詩。魚須分浪細。虎跡印沙圓。王弇州詩。家有魚鬚丞相笏。囊餘雞舌侍臣香。亦作魚鬚用矣。惟楊廉夫樂府。其詠司空圖墜笏事云。重來手擲魚須竹。鴛隼班中脫麋鹿。獨不失禮經本意。

禮記。笏。天子以球玉爲之。挺然而方其首。示無所屈於天下。諸侯以象。前詘後直。圓其首。屈於天子也。大夫以魚須飾竹。士竹本。象前詘後詘。又示無所不屈也。釋名。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啓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車服雜事云。昔荆軻逐秦王。其後謁者持匕首以備不虞。從此

侍宦執刀劍。漢高祖偃武脩文。始制以手板代焉。

蟲

西谿叢語曰。李賀詩。攢蟲鍥古柳。劉禹錫詩。秋蟲鏤宮樹。此二句皆善。

吳旦生曰。二語工刻正同。不可謂注蟲魚非磊落矣。王氏談錄。舊嘗得句云。槐杪青蟲縋夕陽。因思昔人似未曾道。後閱杜詩有云。青蟲懸就日。尤歎其才思無所不周也。雪浪齋日記云。少游詩甚麗。如青蟲相對吐秋絲之句是也。

若木

李賀苦晝短詩云。天東有若木。下置銜燭龍。

吳旦生曰。離騷。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注云。若木在西極。謝莊月賦。擅扶光於東沼。嗣若木於西冥。五臣注云。扶光、日出處。若木、日沒處。淮南子云。若木在建木西。燭龍在雁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故以目照之。其神、人面龍身而赤色。山海經云。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其瞑乃晦。其視乃明。視燭九陰。是謂燭龍。詩含神霧云。天不足西北。無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者也。張說賦云。南窮火鼠之𤛓。北盡燭龍之會。據此。則若木在西。燭龍在北。長吉言天東。憒憒。

臺城

李長吉詩。臺城應教人。

吳旦生曰。吳正子注。晉成帝七年作新宮。輿地圖云。卽臺城也。在今上元縣東北五里。周八里。容齋隨筆云。晉、宋間謂朝廷禁省爲臺。故稱禁城爲臺城。官軍爲臺軍。卿士爲臺官。法令爲臺格。今人於他處指言建康爲臺城。非也。

秦法。諸王公稱教。言教示於人也。蔡邕獨斷云。諸侯之言曰教。任昉文章緣起云。漢王尊爲京兆尹。出教告屬縣。則教之文起此。魏、晉以來。人臣於文字間有屬和於天子曰應詔。於太子曰應令。於諸王曰應教。

賈島

帝京景物略曰。房山縣南十里。纍然而土埠者。詩人賈島墓也。榛蕪不可識。弘治中。御史盧某訪得於石樓村。讀仆斷碑有據。乃植碑闢地三畝。大學士西涯李公。別樹一碑記焉。按島字浪仙。范陽人。僧名無本。初祝髮法善寺。一曰雲蓋寺。在瀛州城南。今蕪沒無一椽。夜或聞鈴鐸、梵唄音焉。島之入東都。時吟落葉滿長安句。卒求一聯未得。因突京尹劉栖楚。被繫一夕釋。又一日苦吟驢上。指畫錯然。遇韓京兆愈。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具云。某方得句。僧推月下門。欲

易敲字未妥。引手作推、敲勢耳。尹立馬良久曰。作敲字。遂敎島爲文。舉進士。然舉輒不第。文宗時。得除長江簿。卒年五十六。島常以歲除。取一年詩。祭以酒脯。曰。勞吾精神。以是補之。島至老無子。李洞慕其詩。範銅事之。常誦賈島佛。今房山有石庵曰賈島庵。景州西南五十里有賈島村。一曰賈島峪。蓋詩人丘里名島爲多。身後名島爲久。

吳旦生曰。此麻城劉同人之紀房山縣賈島墓也。同人稱島至老無子。姚合哭島詩亦云。有名傳後世。無子過今生。及觀唐釋可止哭島云。官卑誤子孫。又曹松弔島云。稚子哭勝猨。則何說也。卽島之哭孟郊詩云。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乃唐史謂。鄭餘慶廩郊之妻子。意郊歿後。子鄭郢之子。而島亦有螟蛉耶。

鼠璞云。緗素雜記及禹錫嘉話載賈島事。一謂累舉不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一謂島爲僧。居法乾寺。宣宗微行。於案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去。帝慚恧。遂除島長江簿。唐宋遺史所載略同。程錡有奪卷忤宣宗之句。能改齋漫錄云。浪仙主長江簿。有題長江詩云。歸吏封宵鑰。行蛇入古桐。桐在縣廳前。大觀中。縣令胡同老惡其枯枿。砍去。

李洞過島舊地詩。境搜松雪仙人島。吟歇林泉主簿廳。又賈島墓詩。位卑終蜀士。詩絕占唐朝。蓋傷之矣。目島爲詩祖。至於範銅禮之。此亦金鑄少伯、絲繡平原意也。王維愛孟浩然吟哦風

度。繪爲圖以翫之。潘閬詠潮著名。好事者以輕綃寫其容。謂之潘閬詠潮圖。還道今人有此舉動不。

得句

臨漢詩話曰。賈島詩。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不知此二句有何難道。至於三年始成而一吟下淚也。

吳旦生曰。詩人得句。取其精力所結。獨地至到。自味自甜。未許旁人染鼎。若向此處推勘工拙。便減卻興會矣。江鄰幾雜志云。一僧賦中秋詩。此夜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句云。淸光何處無。喜躍。半夜起撞寺鐘。城人盡驚。李先主擒而訊之。具道其事得釋。蓋幸在南唐。嘉斯標舉。若遇高頭巾。且道何必一年方對。中州集。黃子端中秋詩。明月幾時有。淸光何處無。全用此僧下句。

獻當事

金陵語錄曰。聖俞嘗言賈島詩。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詩。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棲。雖是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淸馬骨高爲工。

吳旦生曰。翰府名談以雨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見令之敎化仁愛。民樂於耕耨。且無盜賊之警。士子投獻當事。此爲佳句。余謂終不若縣古一聯。寓情狀物。妙於不經人道處。字

字穩貼。至於方謂詩。琴彈永日得古意。印鏁經秋生蘚痕。則印上豈是生蘚處。以其守廣。乃云纚去谿潭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則珠還乃後漢孟嘗。豈可混稱孟嘗君。此皆失於詳審矣。

風涼

癸辛新集曰。唐文宗詩。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以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東坡惜其有美而無箴。故爲之續云。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淸陰分四方。蓋柳句正所以諷也。薰風之來。惟殿閣穆淸高爽之地。始知其涼。而征夫耕叟。方奔馳作勞。低垂喘汗於黃塵赤日之中。雖有此風。安知所爲涼哉。此與宋玉對楚王曰。此謂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者同意。

吳旦生曰。時五學士屬和。帝獨諷公權兩句。辭淸意足。不可多得。令公權題於壁上。字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矣。陳輔之詩話云。舊唐史。公權應制聯句。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然當廣殿高閣。南風之來。不止微涼而已。新史易曰。殿栒生餘涼。蓋屈栒叢椽。受風勁快。此兩字有功於修詞也。

藝苑雌黃云。東坡端午帖子皇帝閤云。微涼生殿閣。習習滿皇都。試問吾民慍。南風爲解無。原其意蓋欲聖君推南風之德。以及於黎庶也。謂公權有美而無箴。因續四句。其作端午帖子詩。

用此意也。陳輔之謂。有易殿柄生餘涼。予謂、此語無甚意義。今世所傳。只用公權舊語。故東坡詩。微涼生殿閣。又云。獨詠微涼殿閣風。不聞有殿柄餘涼之說。

六出

章孝標春雪詩。六出花飛處處飄。出晉綴。

吳旦生曰。太平廣記。六出花。謂雪也。宋書。正月朔。雨雪。太宰義恭。衣有六出。奏以爲瑞。朱晦翁謂。地六爲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爲花。故六出。立春後則五出矣。又史繩祖巖桂詩。四出花中異。自注云。土之生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出。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地。四乃西方金之生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云。又蘇東坡雪詩。薝蔔無香散六花。注云。薝蔔。梔子花也。與雪花皆六出。按冬至陰極陽生。梅、桃、李、杏花皆五出。夏至陽極陰生。威靈仙、鹿蔥、射干、淨瓶蕉、梔子花皆六出。

祥符間。海陵人王綸。有女年十四。自稱燕華君。一日作雪詩。何似月娥欺不在。亂飄瑞葉到人間。父問。瑞葉何出。女曰。天上有瑞木。花開六出。

砌臺

張仲素詩。騁望臨香閣。登高下砌臺。

吳旦生曰。砌臺。卽今擦擦臺也。王侯家作此。以爲臨觀之景。淸異錄所云。金陵士大夫家飯可打擦擦臺是也。王審琦都尉家。其子曰承裕。幼時其父戲補砌臺使。白樂天詩。何處風光最可憐。妓堂階下砌臺前。楊汝士詩。抛卻弓刀上砌臺。陸放翁詩。水殿西頭起砌臺。

半日閒

徐興公曰。李涉游鶴林寺云。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强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曾子固續云。昔人春盡强登山。只肯逢僧半日閒。何事一尊乘輿去。醉中騎馬月中還。吳旦生曰。談藪。東坡一日訪佛印於竹寺。印款之。坡因誦涉竹院二句。印曰。學士閒得半日。老僧忙了半日。相與發一大笑。竹坡老人詩話云。有數貴人遇休沐。攜歌舞。宴僧舍者。酒酣。誦涉此二句。僧聞而笑之。貴人問。師何笑。僧曰。尊官得半日閒。老僧卻忙了三日。謂一日供帳。一日燕集。一日掃除也。余以涉本愛竹。因登山而作此句。極韻事也。佛印猶是雅謔。至作三日勞碌。乃以僧舍爲郵亭。貴人俗甚。然亦僧自取耳。杜牧入文公寺。有僧擁褐獨坐。問杜姓字。旁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因題曰。家在城南杜曲旁。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若此僧目無貴人。何忙之有。

畫壁

李德裕詩。畫壁看飛鶴。

吳旦生曰。注謂。唐翰苑粉壁。畫海中曲龍山。憲宗臨幸。中使懼而塗之。是後皆畫松鶴。此李詩所云也。然按祕閣廊壁。薛稷畫鶴。故鄭谷詩。因看薛稷鶴。共起五湖心。集賢注記云。集賢院北壁。畫叢竹雙鶴。則是禁壁畫鶴。又不止李所云矣。至於省中。舊稱粉署者。粉畫省也。畫斷云。畢宏。大曆二年爲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黃山谷云。唐省中皆青壁畫雪。然此不始於唐也。按漢官典職云。省中皆粉壁。畫古列士、列女。東觀記云。靈帝詔蔡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沈約宋志云。郎官奏事明光殿。殿以胡粉畫古列賢、列士。則知省中畫壁有自矣。

白絹

雲麓漫鈔曰。古結繩而治。二帝以來。始有簡册。以竹爲之。而書以漆。或用版以鉛畫之。故有刀筆、鉛槧之說。秦、漢末用縑帛。如勝、廣書帛內魚腹。高祖書帛射城上。至中世漸用紙。趙后傳所謂赫蹏者。注云。薄小紙。然其實亦縑帛。蔡倫傳。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重不便於人。倫乃用木膚、麻皮等。則古之紙卽縑帛。字蓋从糸云。故今人呼書曰策子。取簡册之義。又曰第幾卷。言用縑素也。江南行簡。處州作槧版。而髣髴古制。盧仝詩。首云諫議送書至。白絹斜封三道印。豈唐人

又嘗用絹封者邪。

吳旦生曰。劉向校讐天祿閣。先書竹。其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揚雄謂天下上計者。吾嘗把三寸弱毫、四尺油素以問其異。蔡邕非流紈豐素不妄下筆。按逸雅。素。朴素也。已織則供用。不復加巧飾也。又物不加飾皆自謂之素。此色然也。則知盧仝白絹。猶言素也。飲馬長城窟行云。中有尺素書。注。尺素。絹也。怨歌行云。新裂齊紈素。劉履補注引荀悅漢紀云。齊國獻紈素絹。則是絹卽素也。

周禮注云。素沙者。今之白縳也。縳音絹。今作絹字。佛典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縳。蓋借爲卷字也。則古字之借用多矣。

象外

魏菊莊曰。比物以意。而不指言一物。謂之象外句。如無可詩。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以落葉比雨聲也。又云。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以微陽比遠燒也。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

吳旦生曰。唐人琢句。本自有法。一經識者拈出。或意言之外。別具靈鋒。或比偶之間。獨存音節。余不厭詳載之。以見古今人手眼也。魏鶴山謂。詩家有影對。如陳后山詩。輝輝垂重露。點

點綴流螢。是以上句對下句。郭彥深謂。借景顯題。如杜審言詩。日照虹霓似。天清風雨聞。是上句色。下句聲。瀑布水也。

金聖歎云。唐人三、四多作側卸。最是好手。而老杜爲尤得其法。如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老去詩篇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常怪偏裨終日待。不知旌節幾年回。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郡人入夜爭餘瀝。稚子尋源獨不聞。楚妃堂上色殊衆。海鶴階前鳴向人。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幃。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之類。其他如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蟠溪夢裏山。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越人自貢珊瑚樹。漢使何勞獬豸冠。葉縣已泥丹竈畢。瀛洲當伴赤松歸。寒雨送歸千里外。春風沈醉百花前。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不見山中人半載。依然松下屋三間。夜半聽雞梳白髮。天明走馬入紅塵。知愛魯連歸海上。可令王翦在頻陽。曹公尙不能容物。黃祖何因反愛才。聖主尙嫌蕃界近。將軍莫恨漢庭遙。爲客正當無雁處。故園誰道有書來是也。　或於一樣側卸中。又每每有作拘一句法者。如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不見山中人半載。依然松下屋三間。浮世本來多聚散。紅蕖何事亦離披。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雖愁野

岸花房凍。還得山家藥筍肥。振錫纔開三徑草。登船又挂一帆風。新斸松蘿還不住。愛尋雲水擬何之。皆是於題外故作一扨。以自攄其胸前離奇屈曲之氣。此又非側卸一例之所得同也。又見其於側卸之中。另有陪一句之法。如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門臨蒼莽經年閉。身逐嫖姚何日歸。漫有長書憂漢室。空傳哀些弔沅湘。眼穿常訝雙魚斷。耳熱何辭數爵頻。祇令文字傳靑簡。不使功名上景鐘。寺寺院中無竹樹。家家壁上有弓刀。碧落有情還悵望。瑤臺無路可追尋。金管曲長人盡醉。玉簪恩重獨生愁。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一缽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來。皆是明明走出題外。先陪一句。然後只以一句便完正題也。

納納眈眈

蜀中詩話曰。薛濤所作江月樓詩。秋風彷彿吳江冷。鷗鷺參差夕陽影。垂虹納納臥譙門。雉堞眈眈俯漁艇。陽安小兒拍手笑。使君幻出江南景。

吳旦生曰。曹能始謂。江南鈔本與蜀本之外。搜閱而得此詩。余觀垂虹二句。風物流利。即疊字亦不虛下。納納用裴迪之詩。納納江海深。杜子美詩。納納乾坤大。而眈眈從睥睨生來。左傳。守陴者皆哭。杜預注云。陴者。城上之睥睨。逸雅云。城上垣曰睥睨。言於其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字學集要云。蓋女牆開箭眼以窺望城下。

因名脾睨。正異作埤堄。史記魏其傳作辟倪。三蒼作𪏆䚷。說文作俾倪。韻會作壀堄。正韻作睥睨。

歷代詩話卷五十一

歷代詩話卷五十二 庚集七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唐詩 卷下之上

行馬

韻語陽秋曰。李商隱九日詩。曾共山翁把酒時。霜天白菊繞階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尊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苜蓿。空教楚客詠江蘺。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得再窺。蓋令狐楚與商隱厚。楚卒。子綯位致通顯。略不收顧。故商隱怨而有作。然實商隱自取之也。且商隱妻父王茂元與所依鄭亞。皆李德裕黨也。商隱與二人暱甚。故綯以爲忘家恩放利偸合者。是綯惡其異己也。後綯當國。商隱亦歸窮自解。綯雖與一太學博士。然商隱亦厚顏矣。

吳旦生曰。商隱依楚。以牋奏受知。其子綯疏之。九日。商隱造其廳事。題此詩。綯見之慚恨。扃鐍此廳。終身不處。東坡九日詩。聞道郎君閉東閣。且容老子上南樓。又云。南屏老宿閒相過。東閣郎君嬾重詩。皆用其語也。漁隱叢話云。綯父名楚。商隱又受知於楚。詩中有楚客之語。題於廳事。更不避其家諱。何邪。

名義考云。本以禁馬。曰行馬者。反言之也。演繁露云。晉、魏以後。官至貴品。其門得施行馬。行馬者。一木橫中。兩木互穿。以成四角。施之於門。以爲約禁。今官府前乂讀作乍音。子是也。墅談云。今制不論崇卑。衙門前皆施之。呼爲鹿角乂子。三餘贅筆云。鹿性警。羣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軍中槊柵。埋樹木外向。名鹿角。余按周禮掌舍。設梐枑音互再重。注。梐枑謂行馬。鄭玄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衞有外內列。漢官儀。光祿大夫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魏文帝拜楊彪光祿大夫。令門施行馬。晉孝武置檢校御史。知行馬外事。陳後主時。蕭摩訶以功授侍中。詔摩訶開閤門。施行馬。鮑防詩。柴門豈斷施行馬。

蒼　鶻

李義山嬌兒詩。忽復學參軍。按聲喚蒼鶻。吳旦生曰。吳史。徐知訓怙威嬌淫。調謔王。無敬長之心。嘗登樓狎戲。荷衣木簡。自號參軍。令王髽髻鶉衣爲蒼頭以從。五代史吳世家云。知訓爲參軍。隆演鶉衣髽髻爲蒼鶻。知訓嘗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媿恥涕泣。而知訓愈辱之。輟耕錄云。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諢詞說。金有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元朝院本、雜劇。始釐而二之。院本則五人。一曰副淨。古謂之參軍。一曰副末。古謂之蒼鶻。鶻能擊禽鳥。末可打副淨。故云。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孤裝。

又謂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見爨國人來朝。衣裝鞋履巾裹。傅粉墨。舉動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爲戲。然則義山詩。蓋指嬌兒之戲弄也。薛能吳姬詩。此日楊花初似雪。女兒絲管弄參軍。正同此意。古今說海云。肅宗宴於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參軍樁。此蕃將阿布思伏誅。其妻配掖庭。爲假官之長。所謂樁也。然余按樂府雜錄。戲弄參軍。始自漢館陶令石耽、有贓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爲參軍。則是漢時已然。非唐始之。如五代王宗侃授維州參軍。宋景德中。張景斥爲房州參軍。皆以職名乃俳優所弄。以是爲恨。蓋亦有由矣。

錦瑟

緗素雜記曰。山谷讀義山錦瑟詩。殊不曉其意。後以問東坡。東坡云。此出古今樂志。錦瑟之爲器也。其絃五十。其柱如之。其聲也適怨淸和。按李詩。莊生曉夢迷蝴蝶。適也。望帝春心託杜鵑。怨也。滄海月明珠有淚。淸也。藍田日暖玉生煙。和也。

吳旦生曰。許彥周詩話。錦瑟之聲。適怨淸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彈此四曲。詩中四句。狀此四曲也。聞見後錄。莊生、望帝。皆瑟中古曲名。劉貢父詩話。錦瑟。是令狐楚家靑衣名也。審爾。則義山眞浪子矣。東坡分釋四字。詩意分明。遂爲定論。王弇州云。不解則涉無謂。旣解則意味都

盡。余以此詩有不容不解者。故元遺山詩。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蓋謂此也。

按世本云。伏羲造瑟五十絃。正史又言。絙桑爲三十六絃琴瑟。中論云。朱襄氏使士達製五絃之瑟。呂氏春秋云。瞽瞍作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舜益之八絃。以爲二十三絃。漢書。泰帝命素女鼓瑟。帝悲不止。故破五十絃爲二十五絃。史記。漢武帝因公孫卿言。召歌兒作二十五絃。隋志。二十七絃。蓋五絃。十五絃。小瑟也。二十五絃。中瑟也。五十絃。大瑟也。因話錄云。秦人鼓瑟。兄弟爭之。破二十五絃而爲二。箏之名自此始。今之御十三絃。而古御亦有十二絃者。謂之鄈箏。世俗有樂器而小。用七絃。名軋箏。

三素雲

李義山送宮人入道詩。九枝鐙外朝金殿。三素雲中侍玉樓。

吳旦生曰。雲洞眞經。立春日淸早北望。有紫、綠、白雲。爲三元君三素飛雲。乘八輿之輪。上詣天帝。天子候見。再拜自陳。某乙願侍輪轂。三見元君之轝者。白日昇天。唐試進士。以立春日望三素雲爲題。出此。故蘇子容作皇太妃閤春貼子云。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玉晨。許沖元作皇帝閤春貼子云。三素雲飛依北極。九農星正見南方。倪雲林詩。敷腴三素雲。照耀青

蓮臺。

翻案

藝苑雌黃曰。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李義山詩。可憐半夜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雖說賈誼。然反其意而用之矣。林和靖詩。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雖說相如。亦反其意而用之矣。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事業高人。超越尋常拘攣之見。不規規然蹈襲前人陳迹者。何以臻此。

吳旦生曰。杜少陵詩。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蓋孟嘉以落帽爲勝。而杜反欲正冠也。王荆公詩。茅檐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蓋王文海有云鳥鳴山更幽。而王亦反之也。然此猶反前事與舊語耳。至於自家語有時異用者。如韋蘇州詩。心同野鶴與塵遠。詩似冰壺徹底清。又送人詩。冰壺見底未爲清。少年如玉有詩名。黃常明云。此可爲用事之法。蓋不拘故常也。

冰

李義山詩。碧玉冰寒漿。

吳旦生曰。水凝曰冰。作平聲。所以寒物曰冰。作去聲。包佶詩。春飛雪粉如毫潤。曉漱瓊膏冰

齒寒。又玳瑁明珠閣。琉璃冰酒缸。皆作去聲。容齋隨筆云。唐人謂詞部曰冰廳。冰音柄。因話錄云。言其清且冷也。歐陽詩。獨宿冰廳夢帝闕。

蜨粉蜂黃

李義山詩。何處拂胸資蜨粉。幾時塗額藉蠭黃。

吳旦生曰。野客叢書引滿江紅詞云。蜨粉蠭黃都褪卻。注。蜨粉、蠭黃。唐人宮妝。觀義山詩。知詞注爲不妄也。鶴林玉露載道藏經云。蜨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詞云。蜨粉蜂黃渾退了。正用此也。說者以爲宮妝。且以退爲褪。誤矣。田子藝云。蜂之未岐者。牝也。未銳者。牡也。蜨之翅文者。牝也。翅純者。牡也。

荳蔻

張好好年十三。杜牧以善歌置樂籍中。吟一絕云。娉婷嫋娜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劉孟熙引本草云。荳蔻花未大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年尚少而娠身也。楊升庵謂其所引本草是。言少而娠非也。牧之本詠娼女。言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如荳蔻花之未開耳。此爲風情言。非爲求嗣言也。若娼而娠。人方厭之。以爲綠葉成陰矣。何事入詠乎。

吳旦生曰。嵇含南方草木狀云。荳蔻花。其苗如蘆。其葉似薑。其花作穗。嫩葉卷之而生。花微

紅。穗頭深色。葉漸舒。花漸出。本草亦云。荳蔻花作穗。嫩葉卷之而生。初如芙蓉。穗頭深紅色。葉漸展。花漸出。而色微淡。亦有黃、白色似山薑花。花生葉間。南人取其未大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尚小如姙身也。然則本草亦狀其花之吐而尚含蘊於葉間。有如人之娠耳。孟熙正引此意。非直謂少女之娠也。升庵誤會少而娠之語。添出求嗣一案。可笑。又別引十三餘爲十三樓。更無謂。楊廉夫豔詞云。從今不帶宜男草。荳蔻含胎恐太拚。總是戲言耳。

黃山谷廣陵早春。用其意作詩云。春風十里珠簾卷。髣髴三生杜牧之。紅藥梢頭初繭栗。揚州風物鬢成絲。按禮記。祭天地之牛。角繭栗。漢書。天地牲、角繭栗。顏師古注。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山谷借用以言花苞之小。末句謂風物如此。惜其身之老也。則知荳蔻含胎。紅藥、繭栗。同出一意。高續古紅藥詞云。紅翻繭栗梢頭徧。姜堯章芍藥詞云。繭栗梢頭弄。張伯雨詩。微雨催開繭栗花。吳文可詩。藥欄繭栗怯春寒。猶是用山谷詩耳。如張思廉詩。胡姬年十五。芍藥正含葩。直脫換牧之、山谷閒矣。

二喬

許彥周詩話曰。杜牧之作赤壁詩。折戟沈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謂赤壁不能縱火。卽爲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

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

吳旦生曰。深雪偶談謂。牧之以滑稽弄辭。彥周譏黃之。豈非與癡人言不應及於夢也。禹錫題蜀主廟云。淒涼蜀故妓。歌舞魏宮前。亦是此意。惟增悽感。卻不主於滑稽耳。牧之詩如四皓廟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皓安劉是滅劉。如烏江亭云。勝敗兵家未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則東風、春深數字。較爲含蓄深窈矣。余以牧之數詩。俱用翻案法。跌入一層。正意益醒。謝疊山所謂死中求活也。漁隱叢話云。牧之題詠好異於人。如赤壁、四皓。皆反說其事。至題烏江。則好異而叛於理。項氏以八千渡江。無一還者。誰肯復附之。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嗚呼。此豈深於詩者哉。

承露囊

嬾眞子曰。杜牧之華萼樓詩。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漢以金盤承露。而唐以絲囊。絲囊可以承乎。此不可解。

吳旦生曰。述征記。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頭露洗眼。令眼明也。續齊諧記云。弘農鄧紹。嘗以八月旦入華山采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柏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用此何爲。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荊楚歲時至八月十四日以錦綵爲眼明囊。遞相餉

遺。余因考隋唐嘉話云。源乾曜、張說以八月初五日明皇生辰。請爲千秋節。百姓祭皆就此日。名爲賽白帝。羣臣上萬歲壽。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結絲承露囊。更相問遺。則牧之詩蓋紀實也。楊仲弘早朝詩。絲囊已進千秋錄。黼座還稱萬壽杯。用此。唐實錄云。天寶七載。百官蕭照等請改千秋節爲天長節。從之。

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云。月維仲秋。日在端午。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

西子

西谿叢語曰。吳越春秋。吳亡。西子被殺。杜牧之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東坡詞。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予問王性之。性之云。西子自下姑蘇。一舸自逐范蠡。遂爲兩義。不可云范蠡將西子去也。嘗疑之。別無所據。因觀景龍文館記。宋之問浣紗篇云。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宮娃。山藪半潛匿。苧蘿更蒙遮。一行霸句踐。再笑傾夫差。豔色奪常人。效顰亦相誇。一朝還舊都。靚妝尋若耶。鳥驚入松蘿。魚畏沈荷花。始覺冶容妄。方悟羣心邪。此詩云復還會稽。又與前不同。當更詳考。

吳旦生曰。楊升庵引墨子云。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又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

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謂子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於江。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陳晦伯引吳地記云。嘉興縣一百里有女兒亭。句踐令蠡獻西施。路與潛通。三年始達吳。遂生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女兒亭。越絕書云。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王弇州謂。亭在嘉興縣南一百里。爲吳地。蠡爲越成大事。豈肯作此無賴事。未有奉使進女三年。於數百里間而不露。露而越王不怒蠡。吳王不怒越者也。胡元瑞謂。太史傳蠡三遷皆致千金。又云。長子偕吾力田起家。則非在越服官日所產明甚。亡吳之後。成名畏禍。而載麗冶以適他邦。固其計所必出也。諸說紛紛。自余斷之。蠡沈鷙善決策。必不濳通於未獻之前。而或載泛於既亡之後。此與三致千金。總不可於聲色貨利中位之也。何必硬證沈江。東坡詩。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蓋用牧之語也。按寰宇記云。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施家。故山谷詩。取笑如東施。聖俞詩。曲眉不想西家樣。則是所居在西。故稱西施。非姓也。然既姓西。有何新舊。恐是舊住西。或傳寫之譌。以住字作姓字。

罷亞

杜牧之詩。罷亞百頃稻。西風吹半紅。

吳旦生曰。詞林海錯。罷亞。稻多貌。一作穲稏。又作䆉稏。字學集要謂。皆稻名。蘇軾寄吳德仁

詩。門前罷亞十頃田。清谿繞屋花連天。毛滂禱雨詩。百里飽看紅穲稏。一杯輕娩黑蜿蜒。袁世弼百尺山詩。瓊田收耙稏。玉溜注琅玕。

幸驪山

遯齋閒覽曰。杜牧華淸宮詩。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支來。據唐紀。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卽還宮。未嘗六月在驪山也。然荔支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

吳旦生曰。東城老父傳云。玄宗元會與淸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畢從。則其幸驪山不止十月也。長恨傳云。天寶十年。避暑驪山宮。太眞外傳云。妃子生於蜀。嗜荔支。南海荔支勝於蜀者。每歲馳驛以進。然方暑熱而熟。經宿則無味。後人不能知也。又云。天寶十四載六月一日。上幸華淸宮。乃貴妃生日。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則其幸驪山正在荔支熟時也。牧之詩正合此事實。遯齋未及攷耳。如王建華淸宮詩。二月中旬已進瓜。注云。唐置溫湯監。監丞種瓜蔬。隨時供奉。瓜、夏熟者。二月而進瓜。蓋譏明皇違時及物。求口體奇巧之奉。以悅婦人。觀此則臨事而嗟。先時而諷。皆詩人微旨。安可以故常論也。

息夫人

珊瑚鉤詩話曰。杜牧之息夫人詩。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至竟希通錄云。至竟。畢竟也。後漢樊英傳。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他異。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與所謂莫以今朝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語意遠矣。蓋學有淺深。識有高下。故形於言者不同也。

吳旦生曰。楚伐息。破之。執其君。將妻其夫人。楚王出遊。夫人道出。見息君。以死自誓。遂自殺。舊詩云。金鑪香絕玉樓空。寂寞桃花委地紅。按地志載。漢陽有桃花夫人廟。卽息夫人也。許彥周謂。牧之詩爲二十八字史論。張表臣拈出學識。更勝。

本事詩云。寧王宅左有賣餅者妻。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環歲。問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座客十餘人。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維詩先成。有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之句。按左傳。楚子以息嬀歸。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其又奚言。故國秀集載維詩作息嬀怨。河嶽英靈集作息夫人怨。

二十四橋

杜牧之詩。二十四橋風月夜。

吳旦生曰。揚州之盛。唐世豔稱。故張祜詩。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徐凝詩。天下

三分明月夜。二分明月在揚州。舊稱牧之詩好用數目。如二十四橋之類是也。按筆談記二十四橋云。最西濁河茶園橋。次東大明橋。今大明寺前。入西水門有九曲橋。今建隆寺前。次當正。當帥牙南門有下馬橋。又東作坊橋。橋東河轉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見在今州城北門外。又南阿師橋。周家橋。今此處爲城北門。小市橋。今存。廣濟橋。今存。新橋。開明橋。今存。顧家橋。通明橋。今存。太平橋。利國橋。出南水門有萬歲橋。今存。靑園橋。自驛橋北河流東出有參佐橋。今開元寺前。次東水門今有新橋。非古蹟也。東出有山光橋。見在今山光寺前。又自衙門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中三橋。南三橋。號九橋。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橋之數。皆在今州城西門外。

侯鯖錄云。歐公自揚州移汝州。作西湖詩曰。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後東坡自汝移揚。作詩曰。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用歐公詩也。

郵亭

杜牧之籌筆驛詩。郵亭自世換。白日事長垂。

吳旦生曰。籌筆驛在利州。諸葛孔明籌畫於此。故名。殷潛之詩。圜觚當入畫。前箸此操持。李義山詩。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羅隱詩。拋擲南陽爲主憂。北征東討盡良籌。

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从邑、垂。垂、邊也。徐云。郵之言過。使所過也。廣雅。郵、驛也。置、亦驛

也。廣韻。馬傳曰置。步傳曰郵。風俗通云。漢改郵爲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漢文帝詔。餘皆給傳置。師古注。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田橫至尸鄉廏置。臣瓚注。廏置。謂置馬以傳驛者。李陵因騎置以聞。師古注。騎置。謂驛騎也。

三尸

許渾詩。夜寒初共守庚申。

吳旦生曰。中山玉櫃經云。人身並有三尸、九蟲。常以庚申日夜上告天帝。記人罪過。絕人生籍。欲令速死。魂昇於蒼天。魄入於黃泉。唯有蟲、尸獨在地上遊走。曰鬼。或四時八節。三牲祭祀不精。輒與人作禍害。伐人性命。上尸名彭倨。好寶物。中尸名彭質。好五味。下名彭矯。好色慾。此三尸狀如小兒。或似馬形狀。皆有鬚髮。毛長三四寸。人既死。遂出作鬼耳。如人生時形象。衣服長短。親人見之。謂是亡人還家。實非亡人靈也。上淸無始錄云。每至庚申日。夕不眠以守之。令不得訴天帝。罪滿五百條。其人必死。三守庚申。三尸振扶。七守庚申。三尸長絕。太元鑊湯。煮而死矣。爾乃精神安定。五臟恬和。不復騷擾。

柳子厚有罵尸蟲文。吳淵穎有三彭傳。李頎王母歌云。若能鍊魄去三尸。後當見我天皇所。溫庭筠詩。風卷蓬根屯戊己。月移松影守庚申。陸放翁詩。積雨恐侵春甲子。昏鐙嬾守夜庚申。近

董思白詩。谷名子午㝵盈一。坐守庚申不但三。芝田錄云。朝士夜集終南太乙觀。拉醫師同守庚申。醫云。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良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汝三彭說是非。

楸

說文。楸。梓屬也。箋云。松楸。墓木也。時至秋多悲傷。故从秋。謂楸爲梓屬可。謂卽梓不可。唐詩。松楸遠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宮。

吳旦生曰。此許渾金陵懷古之頷聯也。若如箋云。則楸幾與白楊同蕭蕭愁殺矣。然觀韻語陽秋云。楸花色香俱佳。又風韻絕俗。而名不編於花譜。何哉。老杜云。要把楸花媚遠天。言其色也。又曰。楸樹馨香倚釣磯。言其香也。梅聖俞楸花詩云。圖出帝宮樹。聳向白玉墀。高豔不近俗。直許天人窺。言其韻也。埤雅云。楸。美木也。故曰。山居千章之楸。其人與千戶侯等。述異記云。越人多橘柚園。歲出橘稅。謂之橙橘戶。中山又有楸戶。此蓋名高楸籍矣。豈特墓木堪悲而已哉。

董子曰。木名三時。草命一歲。若椿从春。楸从秋。榎从夏。所謂木名三時。茡从子。萸从寅。茆从卯。莤从酉。荄从亥。艼从丁。茂从戊。芑从己。莘从辛。葵从癸。命以一歲支干。故曰草命一歲也。

罨畫

許渾詠紫藤詩。家住江南罨畫谿。楊升庵謂。當用醘字。若罨。乃魚網。非其訓也。張泌詩。罨岸春濤打船尾。謂魚尾遮岸也。此最得其義。然左思蜀都賦。罨翡翠。釣䲛魦。其來古已。

吳旦生曰。說文。罨。罕也。於業切。箋云。奄取禽獸。故从奄。奄、掩省也。升庵又謂。吳興有罨畫谿。皆借罨字。此字多爲借義所專。余寓此谿久。喜其古藤老樹。夾岸交羅。非借一罨字。不能盡此谿之勝。鄭谷詩。顧渚山邊郡。谿將罨畫通。劉濤詩。欲識人間眞罨畫。朱藤倒影入青谿。張西農詩。風吹未歸去。罨畫小谿平。張伯雨客義興王氏詩。路入秋陰罨畫間。迺易之送吳月舟之湖州詩。烏程美酒臨池酌。罨畫青山拄笏看。

按罨畫。今之生色也。張祜詩。紅罨畫衫纏腕出。楊汝士詩。罨畫羅裙任嫂裁。此其義也。若作醘字。反索然矣。曾見楊廉夫茗山水歌云。旣到車山口。還過醘水濆。又漫興云。醘畫谿頭翠水家。升庵或據此爲說邪。漫興七首有云。環洗谿頭買酒去。高堂寺裏看碑來。長城女兒雙結丫。陳皋宅前第一家。乃廉夫至雉城時作。 然蜀都賦。八方罨藹。王充論衡。桃李梅杏。罨丘蔽野。正同罨畫之義。金人劉致君詩。罨畫谿山半是梅。乃用論衡語意。

陵陽

許渾雪谿詩。誰堪從此去。雲樹滿陵陽。

吳旦生曰。烏程北二十一里爲西陵山。吳太子孫和葬此。子皓繼統。追尊文皇帝陵曰明。以其在西。故名西陵。而吳興郡城在其南。故以陵陽名之。許詩指此。又李涉在維揚。見吳興劉全白之愛姬宋態作詩云。陵陽夜宴使君筵。解語花枝在眼前。牟巘寓居城南。因名其詩爲陵陽集。皆謂此也。

玉條脫

温庭筠傷李處士詩。辜負南華第一篇。唐詩鼓吹作第二篇。

吳旦生曰。此條所載不同。南部新書云。大中好文。嘗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温岐卿孫光憲云。温庭雲。字飛卿。或作筠字。舊名岐。沈徽云。温曾于江淮爲親表檟楚。由是改名。以玉條脫應之。宣宗令以甲科處之。爲令狐綯所沮。除方城尉。綯曾問其事於岐。岐曰。出南華眞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怒甚。後岐有詩曰。悔讀南華第二篇。北夢瑣言云。曾以故事訪於温岐。對以事出南華。綯怒。乃奏岐有才無行。不宜與第。所以岐詩曰。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野客叢書云。眞誥、玉條脫事。正在第一篇中。謂華陽第一篇可也。豈南華第二篇邪。考温集有題李羽詩曰。終知此恨銷難盡。孤負華陽第一篇。無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盧氏雜記云。

唐文宗博覽羣書。一日問宰臣。古詩云。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卽今之腕釧也。眞誥言。安妃有斲粟金跳脫。是臂飾。余竊有疑焉。一云曾問其事。一云曾以故事訪。或者別事。非明指條脫邪。屬對是宣宗。問古詩是文宗。豈判然兩朝事邪。南華則無。華陽則有。洵矣。而載南華者云、因知此恨。載華陽者亦云、終知此恨。詩辭髣髴。非鈔紀之譌邪。

宛委餘編云。眞誥。萼綠華贈羊權金、玉條脫各一枚。周處風土記作條達。仲夏造百索繫臂。又有條達等組織雜物相贈遺。繁欽定情篇又作跳脫。云。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蓋一物而三名。傳寫之誤也。秕言云。條脫卽跳脫。韻書。跳。田聊切。與條同音。

李義山詩。羊權雖得金條脫。温嶠終虛玉鏡臺。余于元音補遺見宋本大都雜詩有云。朱門細婢金條脫。紫禁材官玉鹿盧。其工麗不減温、李。

額黃

温庭筠詩。額黃無限夕陽山。

吳旦生曰。言額上妝黃。如殘陽斜抹於山西也。極善形容。昔稱文君眉色。如望遠山。亦此意。近陳臥子蘭陵晚眺詩。童山不待夕陽黃。又於說黃處具有脫換之法。

按漢宮妝有額上塗黃。謂之鴉黃。王荊公所謂漢宮嬌額半塗黃也。楊升庵引陳去非臘梅詩。智

瓊額黃且勿誇。眼明見此風前葩。智瓊。晉代魚山神女也。黃妝實自智瓊始。則升庵未審其漢宮已有之邪。然觀庾信詩。眉心濃黛直點。額角輕黃細安。而後周天元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妝。盧照鄰詩。纖纖初月上鴉黃。則黃妝或塗額角。或施眉上也。又觀漢日給宮人螺子黛。故云眉黛。曹子建七啓。玄眉弛兮鉛華落。而後周墨妝卽黛。今婦人以杉木炭研末抹額。卽其制也。則墨妝或以飾眉。或以點額也。

二十雙

温庭筠詩。招客先開二十雙。

吳旦生曰。唐書南詔傳。官給田四十雙。謂是二百畝。則以五畝爲一雙也。然觀輟耕錄謂。近讀雲南雜誌曰。蠻有田皆種稻。其佃作三人。使二牛前牽、中壓而後驅之。犂一日爲一雙。以二乏爲已。二已爲角。四角爲雙。約有中原四畝地。則又以四畝爲一雙矣。

相思子

胡元瑞曰。今骰子製甚小。大者不過三數分。無至寸者。而唐人骰子凡四點。當加緋者。或嵌相思子其中。温庭筠詩。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相思子卽今紅豆。並四枚嵌一面。則唐時骰子將近方寸矣。

吳旦生曰。此庭筠與裴諴所爲新添聲楊柳枝詞也。王摩詰詩。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爲梨園所唱。李龜年奔放江潭。曾於采訪使筵上唱之。是也。徐興公云。嶺南、閩中有相思木。歲久結子。色紅如大豆。故名相思子。每一樹結子數斛。非卽紅豆也。溫飛卿詩。樹名從此號相思。注云。相思樹。其理邪交。故名。蓋此木也。

程大昌樗蒲經云。蔡澤說范雎曰。博者或欲大投。班固弈指曰。博懸於投。不必在行。投者。擲也。桓玄曰。劉毅樗蒲一擲百萬。皆以投擲爲名也。古惟斲木爲子。一具凡五子。故名五木。後世傳而用石、用玉、用象牙、用骨。故列子之謂投瓊。律文之謂出玖。瓊與玖皆玉名。蓋借美名以命之。未必眞用玉也。繁欽威儀箴曰。其有退食。偃息閒居。操梡弄棋。文局樗蒲。言不及義。勝負是圖。注。梡。瞿營反。博子也。梡之讀與瓊同。其字仍从木。知其初制。本以木爲質也。唐則鏤骨爲竅。朱墨雜塗。數以爲采。亦有出意爲巧者。取相思紅子納置竅中。此二者卽今名骰子。其體制全與木異矣。方其用木也。五子之形。兩頭尖銳。中間平廣。狀似今之杏仁。尖銳可轉躍。平廣可鏤采。凡一子爲兩面。其一面塗黑。黑之上畫牛犢。一面塗白。白之上畫雉。凡投子者。五皆現黑則名盧。盧者。黑也。此爲最高之采。挼木而擲。往往叱喝。故名呼盧也。其次四黑一白。則其采名雉。比盧降一等矣。自此而降。白黑相雜。每每不同。故或名爲梟。卽鄧艾書

六博得梟者勝也。至於骰子之制。裁去五木。兩頭尖銳。而豎長爲方。旣有六面。又著六數。不比五木。但有白黑兩面矣。李君實云。骰色乃南宋冢宰朱河所造。俗訛爲朱窩。

流落

詩話類編曰。温庭筠才思豔麗。工於小賦。李義山嘗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又樂名有白頭翁。温以蒼耳子爲對。他皆類此。宣宗好微行。遇於逆旅。温不識龍顏。傲然詰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帝曰。非也。又曰。得非六參、簿尉之類。帝曰。非也。謫爲方城尉。竟流落而死。杜悰自西川除淮海。庭筠謂韋曲杜氏林亭留詩云。卓氏壚前金線柳。隋家隄畔錦帆風。貪爲兩地行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邠公聞之。遺絹千匹。

吳旦生曰。唐書載。庭筠才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筠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之。授方城尉。詩話又云。迁宣宗被謫。大抵凌物府怨。文士結習。亦無足怪。然未有流落之慘。如庭筠之因身以及其後者。舊傳其子憲於僖、昭時就試有司。値鄭延昌掌邦貢。以其父傲毀朝士。抑而不錄。遂題一絕於崇慶寺壁云。十口溝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絕音塵。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後鄭公登相。因國忌行香見之。暮歸。召知舉趙崇謂曰。某主文

衡。以温憲、庭筠之子。深嫉之。今見一絕。令人惻然。幸勿遺也。於是成名。使非鄭公之末悔。不終流落長安哉。又憲爲李巨川草薦表。盛述先人之屈云。蛾眉先妬。明妃爲去國之人。猨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人多憐之。

疑病

全唐詩話曰。雍陶爲簡州牧。投贄者稀得見。馮道明下第請謁。云與員外故舊。閽者引進。陶辭曰。與公昧平生。何云相識。道明曰。誦員外之詩。仰員外之德。詩集中日得相見。何隔平生也。遂吟曰。立當靑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閉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聞吟欣狎。待道明如曩昔之友。

吳旦生曰。雲谿友議載此條。作閉門賓到常推病。余以推者在此。事便實。情便減。疑者在彼。事便虛。情便溢。一字之易。相去尋丈。蓋從主卻客。不若客自入而意度之也。盧象詩。主人非病常高臥。亦此意也。又陶有哀蜀人爲南詔所俘詩云。漸到蠻城誰敢近。一時收淚羨猨啼。楊升庵云。畏死吞聲而不敢哭。所以羨猨聲之啼。一羨字妙。或改作聽。非知詩者。

白蓮牡丹

漁隱叢話曰。陸龜蒙詠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淸欲墮時。若移作白牡丹詩。較更親切。

陳輔之詩話曰。唐人牡丹詩。紅開西子妝樓曉。翠揭麻姑水殿春。若改春作秋。全是蓮花詩。

吳旦生曰。魯望白蓮二句。無論體物之工。卽月冷風淸。是何氣韻。斷不屬三春物候。東坡解人。且道決非紅蓮詩也。唐人牡丹二句。若以紅樓近於粉房。翠殿近於伎蓋。此又東坡所誚。作詩必此詩矣。判斷兩家。不若各給原主。二公且莫硬扯。

楊升庵謂。魯望爲白蓮傳神。然此詩祖李長吉詠竹詩。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煙籠千萬枝。余觀范石湖嶺梅詩。花不能言客無語。日暮淸愁相對生。又似脫胎魯望。而韻格並絕。

漁隱謂。胡武平白牡丹詩。璧堂月冷難成寐。翠幄風多不奈寒。勝於裴璘所詠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何燕泉云。神仙吳猛傳。猛登廬山。見一叟坐樹下。以玉杯承甘露授猛。此語不徒然也。余以胡句固佳。卽裴絕亦因看花三月。奔走慈恩。特發此詠。故文宗一加諷念。而此詩夕滿六宮矣。總之。詩家或感時事。或體物情。各有興觸。不向死句較工拙也。輔之又謂。和靖梅詩。疏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近似野薔薇。蓋以此詠桃、李尙不可。況野薔薇邪。何處著此想。不禁掩口胡盧。

王　微

笠澤叢書載自遣詩云。月淡花閒夜已深。宋家微詠有遺音。重思萬古無人賞。露溼淸香獨滿襟。

吳旦生曰。按王微。字景元。南宋人。所著有詠賦。是宜云宋王微詠賦也。廣文選誤王爲玉。題作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楊升庵駁之。而陳晦伯作正楊。以爲王微本傳不云有詠賦之作。豈別有見耶。余因考宋書、南史。俱云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爲文古甚。所著文集傳於世。選注所稱亦如此。而皆不及詠賦。然史傳中載賦。如司馬長卿者。亦不概見。何得援以爲辭。若陸魯望篤學精思。而亦云宋家微詠。直誤信文選補遺與廣文選等書耳。

郗

黃伯思法帖刊誤曰。晉郗鑒。其姓讀如絺繡之絺。世人以俗書郗字作郄。因讀爲郤詵之郤。非也。郤詵乃春秋大夫郤縠之後。郗鑒乃漢御史大夫郗慮之後。姓源既異。音讀迥殊。後世因俗書相亂。郗、郤二姓。遂不復辨。陸魯望博古矣。其詩有云。一段清香染郄郎。亦誤讀也。

吳旦生曰。太傅別傳云。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郗慮後也。世說云。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云。王家見汝輩來。平平爾。晉諺云。後來出人郗嘉賓。續晉陽秋云。盛德日新郗嘉賓。按諸書俱作郗字。而王右軍爲太傅選壻。其帖反以郗爲郄。則又何也。

攷萬姓統譜。郗在平聲四支韻。郤在入聲十一陌韻。然於郗姓下注云。山陽。角音。又望出濟

南。於郤姓下注云。濟陰。商音。又望出山陽。則似兩相系屬者。而韻要云。郤、郄。同姓也。焦弱侯云。春秋宣公九年。晉郤缺救鄭成公。十七年。晉殺郤錡、郤犨、郤至。郤讀爲郄。晉隙。漢有郄正。晉有郄超、郄鑒。郤。古郄字。

老杜贈鮮于京兆詩。不得同晁錯。吁嗟後郄詵。直寫郤作郄字。

越窰

雲麓漫鈔曰。青磁器皆云出自李王。號祕色。又曰。出錢王。今處之龍谿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唐陸龜蒙有進越器詩云。九天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鬬傳杯。則知始於江南李王與錢王。皆非也。近臨安亦自燒之。殊勝二處。

吳旦生曰。虞有陶器。三代、秦、漢謂甓器。其後有祕色窰器。言臣庶不得用也。按周世宗姓柴氏。時所造曰柴窰。天青色細紋。宋汝州造者曰汝窰。淡青色蟹爪紋。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爲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窰。政和間。京師自置窰燒造。曰官窰。色青。帶粉紅。有蟹爪紋。紫口鐵足。中興渡江。邵成章倣故京遺製。置窰於脩內司。名內窰。他如烏泥窰、餘杭窰、續窰。皆不逮官窰。有章生一、生二兄弟。主龍泉之琉田窰。生二所陶青器純碎。生一所陶者色淡。哥乃勝。故曰哥窰。鐵足紫口。今羣隊者。是元末新燒爾。宣和、政和間出定州曰定窰。色白。外有淚痕者

是眞。劃花者佳。素與繡花次之。亦有紫定、墨定。東坡詩。定州花瓷琢紅玉。蓋定蚤出。後以定之白磁器有芒。不堪用。始命汝造青窰器。

凡窰器有茅、篾。骨出者價輕。蓋損曰茅。路曰篾。無油水曰骨。市語也。

祕色一作黃色。韓中孚過朱龍圖。平生愛一黃色酒壺。因宴。出示之。是也。

白閣

陸魯望送浙東德師侍御西歸云。詩懷白閣僧吟苦。俸買青田鶴價偏。

吳旦生曰。長安志。終南有紫閣、白閣二峯。遊城南記云。紫閣在終南山寺之西。楊巨源詩。晴明紫閣最高峯。杜子美詩。紫閣峯陰入渼陂。又云。故山迷白閣。秋水憶皇陂。賈浪仙嘗歎曰。知予素心者。惟終南白閣隱者耳。

相鶴經云。青田之鶴。永嘉郡記云。有沐谿野。去青田九里。中有雙白鶴。年年伏子。長大便去。惟餘父母一雙在耳。精白可愛。多云神仙所養。

翠碧

陸魯望翠碧詩。紅襟翠翰兩參差。徑拂煙華上細枝。春水漸生魚易得。不辭風雨坐多時。

吳旦生曰。爾雅。翠、鷸也。廣志。翡、色赤。翠、色紺。張揖上林賦注。雄赤曰翡。雌青曰翠。其小

者謂之翠碧。唐韻。鴗。音立。水狗也。注。小鳥。青似翠。食魚。一名魚師。一名魚虎。崔德符通羊道中詩。翠裘錦帽初相識。魚虎彎環掠岸飛。元僧良琦作魚虎子圖詩。翠羽蠹殊絕。窺魚秋水深。

紅蓮

陸魯望別墅懷歸詩。近炊香稻識紅蓮。

吳旦生曰。中吳紀聞云。紅蓮稻。從古有之。至今以此爲佳種。後見楊廉夫宴於顧仲瑛浣花館。主客聯句。仲瑛云。白鬣魚乍刲。廉夫云。紅蓮米新舂。乃紀吳之實也。

煖簧

陸魯望詩。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煖。

吳旦生曰。章伯深稱。魯望此句。巧於用韻。按笙中有簧。以火炙之。樂家謂之煖笙。葢簧煖則字正而聲清越。周美成詞有簧煖笙清之語。吳郡王、平原郡王兩家。聲伎之盛。只笙一部已是二十餘人。自十月旦至二月終。日給焙笙炭五十斤。用錦熏籠藉笙於上。復以四和香熏之。笙賦。剽力結反生簳。裁熟簧。注云。簧以熟銅爲之。黃山谷詩。傅粉未歸啼玉筯。吹笙無伴澀銀簧。

說文。笙。十三簧。象鳳之身也。

鳳尾諾

皮襲美以紫石硯寄魯望詩。石墨一研爲鳳尾。寒泉半勺是龍睛。

吳旦生曰。晉元帝批牋奏曰諾。草書若字。尾如鳳尾也。按唐六典。太子令書畫諾。宋至道初改爲準。陸魯望說云。東宮曰令。諸王曰教。其事行則曰諾。猶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晉元批鳳尾諾。時爲琅邪王。又南齊江夏王鋒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卽工。帝以玉麒麟賜之。則諸王亦畫諾矣。後漢書云。南陽宗資主畫諾。梁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則郡守刺史亦畫諾矣。後不論崇卑衙門。皆批曰準。寇準當國。凡批文字去十作准。至今相仍。至正中。王原吉詩。書題鳳尾仙曹喜。恩浹螭坳學士榮。郝天挺云。龍睛。硯沼也。

綸巾

皮襲美詩。白綸巾下髮如絲。

吳旦生曰。鄴中記。石季龍以女騎千人爲鹵簿。著紫綸巾。故陸魯望鄴宮詩。曉日靚妝千騎女。白櫻桃下紫綸巾。按七脩類藁云。綸字。世人皆知兩音。一曰綸。一曰關。而不知其故。蓋綸巾韻同而音近。詩法所忌也。故讀曰關。韻會雖有兩收。皆引釋於綸字之下。而無一字及關字義。

且闕字仍注龍春切。則當爲綸字矣。所以二收。因韻書起於沈約。若說文。止於一收矣。楊升庵謂。說文。綳。靑絲綬也。音關。仲長統昌言。身無半通靑綳之綬。而竊三辰龍章之服。爾雅。綳似綳。組似組。東海有之。皆以草色似也。綳、鹿角菜。組、海中苔。今之燕窠菜也。詩人白綳巾、紫綳巾。皆合用此字。而俗多用綸。綳自綳。綸自綸。豈可混用也。略見丙集蕭賦中。

石筍

梅磵詩話曰。張祜酷好太湖石。三吳太守多以贈之。故陸魯望以詩哭之曰。一林石筍散豪家。

吳旦生曰。石筍句乃皮襲美所作。按張祜性嗜石。嘗悉力致之。後知南海。聞載羅浮石筍。置於曲阿之宅。死未二十年。而故姬遺孕。凍餒不堪。顏宏至作詩哀之。屬魯望和。而魯望又邀襲美同作也。魯望和詩云。聞道生平偏愛石。至今猶泣洞庭人。洞庭山在太湖中。丹陽、曲阿屬焉。祜所築室處。洞庭出湖石。嵌空玲瓏。凡園林壘石。以此爲雅觀。但取之甚艱。民多被其害。吳融詩。洞庭山下湖波碧。波中萬古生湖石。鐵索千尋取得來。奇形怪狀誰能識。

鮠魚

皮襲美詩。因逢二老如相問。正滯江南爲鮠魚。

吳旦生曰。廣韻。鮠。吾灰切。魚名。其狀似鮎。集韻。鮠。吾回切。魚名。鯷之小者。隋大業中。吳

郡嘗獻海鮠魚乾膾四缶。遂以分賜達官。

本草。河豚。味甘温無毒。補虛。去溼氣。理腰脚。按本草所載河豚。乃今之鮰魚。亦謂鮠魚。江浙間謂之回魚是也。吳人所嗜河豚有毒。本名侯鮧魚。本草注引曰。華子云。河豚有毒。以蘆根、橄欖等解之。肝有大毒。又爲吹肚魚。此乃是侯鮧魚。非本草所載河豚也。引以爲注。大誤矣。吹肚魚。以其腹脹如吹也。南人捕法。截流爲柵。待羣魚大下之時。小拔去柵。使隨流而下。自相排蹙。或觸柵。則怒而腹鼓。浮於水上。人接取之。

輟耕錄。按類編魚部引博雅云。鯸鮐、盈之反。魨也。背青腹白。觸物卽怒。其肝殺人。正今人名爲河豚者也。然則豚當爲魨。坦齋筆衡云。楊廷秀與尤延之食河魨。問尤。河魨原起何典。尤因舉左太沖賦及劉淵林注荅之。楊檢驗二處信然。呼尤爲書廚。此載說郛中。亦作此魨字。

庫露眞

皮日休詩。襄陽作髹器。中有庫露眞。

吳旦生曰。露一作路。按容齋四筆云。新唐書地理志。襄州土貢漆器庫露眞二品十乘。花文五乘。庫路眞者。漆器名也。然其義不可曉。元豐九域志云。眞漆器二十事是已。于頔傳。頔爲襄陽節度。襄有髹器。天下以爲法。至頔驕蹇。故方帥不法者。稱爲襄樣節度。舊唐書職官志。武

德七年。改秦王、齊王下領三衛。及庫眞、驅咥眞。並爲統軍。疑是周、隋間西邊方言也。楊升庵謂。玲瓏空虛。故曰庫露。今諺呼書格曰庫露格是也。

假曝談餘云。庫露眞。是北酒名。尙未的也。

鶴俸

皮襲美新秋卽事云。酒坊吏到常先見。鶴俸符來每探支。

吳旦生曰。松陵倡和集注云。吳都有鶴料案。殊未詳鶴俸之說。曾彥和知滁州。有次韻趙仲美西齋自遣詩。寧羨一囊供鶴料。曾看千里躍龍媒。注云。唐幕府官俸。謂之鶴料。今歲敕頭所得止此。仲美省試下故云。又宋宣獻有送黃祕丞倅蘇臺詩。鶴料署文移。鴜場收賦算。此宣獻用襲美所云吳郡事也。陸放翁詩。末路敢貪請鶴料。微官久厭駕雞棲。

⿰木審酒夜航

中吳紀聞曰。夜航船唯浙西有之。然其名舊矣。古樂府有夜航船之曲。皮襲美答陸魯望詩。明朝有物充君信。⿰木審酒三瓶寄夜航。

吳旦生曰。竇子野酒譜云。⿰木審酒。江外酒名。山海經。⿰木審汁甘爲酒。齊民要術、沈休文集皆有⿰木審酒。按輟耕錄云。凡篙師於城埠市鎭人煙湊集去處。招聚客旅。裝載夜行者。謂之夜航船。太平

之時。隨處有之。則不獨浙西有也。

歷代詩話卷五十二

歷代詩話卷五十三 庚集八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唐詩 卷下之中

袙腹帩頭

段成式詩。見說自能裁袙腹。不知誰更著帩頭。

吳旦生曰。段成式漢上題襟集。與溫庭筠唱和詩章。皆務用僻事。按袙腹。今之裹肚也。王筠詠裁衣云。裲襠雙心共一抹。袙腹兩邊作八撮。劉熙釋名云。帕腹。橫帕其腹也。羅敷行。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古本作幧。七消反。方言。趙魏之間曰幧頭。或謂之承露。或謂之覆髮。儀禮注。如今著幓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卻繞髻也。後漢書。向栩好披髮著絳綃頭。孫策傳。南陽張津著絳帕頭。老學庵筆記云。帕頭者。巾幘之類。猶今言幞頭也。韓退之詩以紅帕首。已爲失之。東坡詩。絳帕蒙頭讀道書。增一蒙字。益誤。愛日齋叢鈔云。禹會塗山之夕。有甲步卒千餘人。其不被甲者。以紅綃帕抹其額。自此遂爲軍容之服。唐婁師德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其云戴紅抹額。亦帕首、巾幘之物爾。席上腐談云。韓詩謂以紅綃縛其

頭。卽今之抹額也。帕首、幞頭。本只是一物。今分爲二物。

鹽　薑

桐江詩話曰。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鹽損添常戒。薑宜著更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輒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薑煎信佳。鹽則不可。

吳旦生曰。鄴侯家傳。載皇孫奉節王卽德宗煎茶加酥椒之類。泌戲云。旋沫翻成碧玉池。添酥散出琉璃眼。則唐人茶用鹽、薑。又用酥椒矣。續博物志云。茶出銀生諸山。采無時。雜椒薑烹而飮之。又觀陳后山詩。娩無一縷破雙團。慣下薑鹽枉肺肝。東坡詩。老妻稚子不知愛。一手巳入薑鹽煎。子由詩。北方俚人茗飮無不有。鹽酪椒薑誇滿口。則宋時茶猶然也。山谷謂。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以鹽。句賊破家。蓋茶性冷。鹽導入下經。非養生所宜。

更不可解者。李義山雜纂。以對花啜茶爲殺風景。雲谿友議云。夔州游符邀客看花而不飮酒。至今荆襄花下斟茶者吟詩戲曰。白帝城頭二月時。忍敎清醒看花枝。想唐時有此俗諺。故云爾。然玄宗與江采蘋鬬茶。此開元中事。陸羽是大曆、元和人。創煎茶法。撰茶經三卷。至今鬻茶之家。陶爲其象。置於煬器之間。云宜茶足利。於是茗粥漸著。皎然茶訣。陸魯望茶品。溫庭筠采茶錄。張又新煎茶水記。蘇廙十六湯品。蓋殷、舜之事。彰著若此。而云殺風景。何其背馳

邪。宋晏元獻以惠山泉煮日注。從容置酒賦詩云。稽山新茗綠如煙。靜挈都籃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王荊公寄茶詩。金谷看花莫漫煎。猶戲指前事也。

柳枝

容齋隨筆曰。薛能。晚唐詩人。格調不高。而妄自尊大。有柳枝詞五首。最後一章曰。劉白蘇臺總近時。當初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自注云。劉、白二尙書。繼爲蘇州刺史。皆賦楊柳枝詞。世多傳唱。但文字太僻。宮商不高耳。能之大言如此。但稍推杜陵。視劉、白蔑如也。今讀其詩。正堪一笑。劉之詞云。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惟有垂楊管別離。白之詞云。紅板江橋靑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其風流氣槩。豈能所可髣髴哉。

吳旦生曰。皇甫湜有言。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讀。下視服、鄭。殆爲能輩言邪。黃山谷謂。薛能欺世。劉後村謂。能無忌憚。正自不誣。按楊柳枝本歌亡隋之曲。故陳子昂詩。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韓琮詩。行樂隋隄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東風。晉和凝詩。萬枝枯槁怨亡隋。似弔吳臺各自垂是也。劉、白晚年唱和此詞。白云。

古歌舊曲君休問。聽取新翻楊柳枝。又作楊柳枝二十韻。注謂洛下新聲也。劉云。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蓋稱白傅之別創詞也。後黃鐘商有楊柳枝曲。仍是七字四句。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乃唐時和聲。如竹枝、漁父。皆有和聲也。舊詞多側字起頭。第三句亦復側字起。聲度差穩。

雲谿子云。杜牧詩。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堂前斜帶風。滕邁詩。陶令門前罥接䍦。亞夫營裏拂朱旗。不言楊柳二字爲妙。冷齋夜話云。荊公詩。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此言水柳。妙在於言其用而不言其名也。然余觀鄭谷詩。半煙半雨谿橋畔。閒杏閒桃山路中。漁隱叢話以爲此乃柳謎子。詩家又不可不知。

王崔

王維鄭州詩。他鄉絕儔侶。孤客親僮僕。崔塗旅中詩。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楊升庵曰。王語渾含勝崔。王弇州曰。王語雖極簡切。入選尙未。崔語雖覺文離。近體差可。要在自得之。

吳旦生曰。詩有涉履所至。吻喉筋節。以直以促。發人酸楚。著不得些子文辭。如蘇子卿之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傅休奕之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曹顏遠之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皆此類也。何處下渾含二字。亦誰能以體律之。昔人謂。崔塗此聯。與鄭谷在處有芳草。滿城無

故人一聯。可謂委曲形容旅況。非富貴安逸不出戶庭者口中所能道。此謂知言。

焚書

章碣焚書阬儒詩云。阬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吳旦生曰。焚書阬在驪山下。卽阬儒谷。昔人題云。焚書祇是要人愚。人未愚時國巳墟。惟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讀兵書。按黃石公記云。黃石。鎭星之精也。黃者。鎭星色也。石者。星質也。東坡以圯上老人爲隱君子。

萬曆中。陳眉公詩。雪滿前山酒滿觚。一編常對老潛夫。兒曹空恨咸陽火。焚後殘書讀盡無。天啓中。葉聖野詩。黃鳥歌殘恨未央。可憐一夕葬三良。阬儒舊是秦家事。何獨傷心怨始皇。一詰責後人。一追咎前人。各妙。

宋蕭森希通錄云。按史書。所阬特侯生、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盡阬天下儒者。爲其所阬。又非儒者。何以知之。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有亡秦之語。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起臨洮。築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避惡鬼。惡鬼辟。眞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間萬落。必自此言發之。觀此。皆盧生等稔其惡。特方伎之流耳。豈所謂

儒者哉。

鄭夾漈論秦不絕儒學。有曰。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況叔孫通降漢時。有弟子百餘人。項羽之亡。魯爲守禮義之國。則知秦時未嘗廢儒。而始皇所阬者。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乃一時事耳。

簏簌

李郢詩。釵垂簏簌抱香懷。吳旦生曰。簏簌。下垂之貌。又作麗㪐。李長吉劍子歌云。挼絲團金懸麗㪐。吳正子注。麗㪐。劍鹿盧貌。李嶠寶劍篇。鹿盧宛轉黃金飾。枚乘傳作鹿盧。韻會作榩櫨。虎鈐經作轆轤。金人李欽叔詩。苔花錦爛斑。懸溜珠麗㪐。

夜試進士

容齋三筆曰。唐進士入舉場得用燭。故或者以爲自平旦至通宵。劉虛白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之句。及三條燭盡之說。

吳旦生曰。唐制。舉人試院。日暮以燭三條爲限。白樂天集云。試許燒木燭三條。燭盡不許更續。韋永貽試先畢。作詩云。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薛能省試夜賦詩云。更報第三條燭盡。文昌風景寫難成。黃滔御試詩云。九華鐙作三條燭。萬乘君懸四首題。五代時。敕進士並令排門齊入就試。至閉門時試畢。內有先了者。上歷畫時。旋令先出。其入策亦須晝試。應諸科對策並依此例。宋時率由白晝。不復繼燭。隋唐嘉話云。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黏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黏名自此始。

盧氏雜說云。開成中。高諧知舉。內出霓裳羽衣曲賦。太學創置石經詩。進士試詩賦自此始。

羣碎錄云。殿試。唐武后天授元年始。

國史補云。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以至歲貢恆不減八九百。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其有老死於文場者。亦無所恨。故有詩曰。太宗皇帝眞長算。賺得英雄盡白頭。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相保。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旣捷。列姓名於慈

恩寺塔。謂之題名。大讌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在闕試後。亦謂聞喜。宴後。同年各有所之。亦謂爲離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毷氉。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夏課。挾藏入試。謂之書策。

賈公談錄云。李貯侍郎知貢舉。夜放榜未畢。書吏得疾暴卒。更呼一吏。方醉。磨墨鹵莽。或淡或濃。一榜之字。濃淡相半。遂成淡墨書榜首。蔡寬夫詩話云。李程應舉時遇陰。府吏於貢院前問登第人姓名。則有李和而無程。倉皇中用淡墨筆加王字於和下。果得第。後爲相。因命凡榜書人名皆用淡墨。范蜀公詩。淡墨題名第一人。則所淡書者。登第人姓名也。今放榜但以黃紙淡墨。前書禮部貢院四字。餘皆濃墨。豈流傳既久。遂失其本邪。

唐書歐陽詹傳云。詹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故詩曰。一舉首登龍虎榜。海錄碎事云。龍虎榜時。陸贄知舉。

摭言云。狀元以下。到主司宅。下馬綴行而立。斂名紙通呈。與主司對拜。主事云。請狀元謝名第。第幾人謝衣鉢。

摭言云。進士及第。賜宴曲江。狀元置司處。謂之團司。年最少者。謂之探花郎。蔡寬夫詩話云。唐故事。探花郎。宋熙寧中始罷之。太平興國三年。馮拯爲探花。是歲登第七十四人。太宗賜以

詩曰。二三千客裏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秦中歲時記云。唐進士杏園初宴。謂之探花宴。差少俊二人爲探花使。徧游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二使皆被罰。南部新書云。唐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歲取二三人姓氏稀僻者。謂之色目人。亦曰榜花。

學林新編云。隋無漏寺在長安。唐武德初。廢無漏寺。貞觀二十年。高宗在春宮。爲文德皇后立寺於無漏寺故基。以慈恩爲寺名。西院浮圖。高三百尺。永徽五年。沙門无楚所立。國人謂之雁塔。唐故事。進士及第。列名於慈恩寺塔。因謂之雁塔題名。摭言云。神龍以來。杏園宴後。皆於塔下題名。同年中推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則爲添前進士字。或詩曰。曾題名處添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詩。文昌雜錄云。唐慈恩題名。起自進士張莒。於長安慈恩寺閒遊。題其姓名於塔下。遂爲故事。宋進士題名。皆刻石於相國、興國兩寺。亦慈恩之比也。遊城南記云。按唐登科記有張台。無張莒。

盧氏雜說云。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附家書中。報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寢此儀。

談苑云。士人初登第。必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云。虎化爲人。惟尾不化。須爲燒去。乃得成人。又說。新羊入羣。諸羊抵觸。不相親附。燒其尾乃定。又說。魚躍龍門化龍時。必須雷電爲燒其尾乃化。石林燕語云。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又唐人遷官。朋僚慰賀。皆

盛置酒饌。音樂宴之。爲燒尾。北夢瑣言云。宇文翃嫁女與竇璠。登第時。杜尚書宅遭火。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庫。因而延燎。京兆謂宇文曰。魚將化龍。雷爲燒尾。近日老鼠亦有燒尾之事。用以譏之。

摭言云。羅玠。貞元中及第開宴。曲江泛舟。玠以溺死。後有關試前卒者。謂之報羅。海錄碎事云。進士放榜後。須有一人謝世。名報羅使。言報大羅天也。

十家

鄭嵎津陽門詩。十家三國爭光輝。

吳旦生曰。唐梨園弟子。以置院近於禁院之梨園也。女妓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謂在上前也。骨肉居教坊。謂之內人家。有請俸。其得幸者。謂之十家。家雖多。亦以十家呼之。三國。謂秦、韓、虢三夫人也。出侯鯖錄。

紅綾餅餤

盧延讓詩。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

吳旦生曰。避暑錄話。唐御膳以紅綾餅餤爲重。昭宗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等二十八人。以爲得人。會燕曲江。令大官特作二十八餅餤賜之。盧延讓在其間。後入蜀爲學士。既老。爲蜀人所易。延讓乃作此詩。王衍聞知。遂命供膳亦以餅餤爲上品。以紅羅裹之。至今蜀人工爲餅餤。而

紅羅裹其外。公廚大燕。設爲第一。
洛中紀異云。僖宗幸南內興慶池泛舟。方食餅餤。時進士在曲江。有聞喜宴。上命御廚依人數各賜紅綾餅餤。所賜以金合進。上命中官馳以賜。

潑火雨

唐彥謙上巳日寄韓八詩。上巳接寒食。鶯花寥落晨。微微潑火雨。草草踏青人。
吳旦生曰。退齋雅聞云。河朔人謂淸明雨爲潑火雨。蓋以禁煙之後。方擧火而雨。若潑之也。陸放翁詩。霏霏潑火雨初晴。

三尺一抔

唐彥謙題長陵一聯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
吳旦生曰。石林詩話。三尺、一抔。雖是著題。然語皆歇後。一抔事無兩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則三尺律、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三尺喙皆可言。獨劍乎。東坡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同此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劍字。然觀庚谿詩話引漢高帝本紀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又韓安國傳。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皆無劍字。唯注曰。三尺。謂劍也。則詩家用其本語。何爲不可。余以長陵乃漢高帝墓也。庚谿之說爲長。故黃山谷每讀此詩。

稱賞不已。劉後村謂。三尺、一抔之聯。惜不多見。蓋取其工而當也。

野客叢書云。觀歐陽行周集。有或掬一杯土焉。或翦一枝材焉。劉禹錫詩。血汚城西一杯土。歐陽詢藝文類聚。於杯門編入長陵一抔土事。是以抔字爲杯、盞字用矣。又考之古詞中有以酒杯字作抔土字押者。如隴西行是也。因知古人嘗以此二字通用。然觀藝苑雌黃引漢張釋之傳。假如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師古注。抔。步侯反。謂以手掬之也。其字从手。讀爲杯勺之杯。非也。杯、非應盛土之物也。郭氏佩觿論杯、抔二字云。杯。奔來切。杯勺也。抔。步侯切。手掬貌也。駱賓王檄。一抔之土未乾。正用張釋之語。僧惠洪有詩云。人生如逆旅。歲月苦逼催。安知賢與愚。同作土一杯。其說蓋誤矣。據此。則二字安可通用。

雨淋鈴

羅隱詩。山雨霏微宿上亭。雨中因想雨淋鈴。

吳旦生曰。按梓潼縣有上亭驛。明皇幸蜀。問黃幡綽曰。車上鈴聲。頗似人言語。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故又名琅璫驛。明皇雜錄云。上初入邪谷。霖雨彌旬。於棧道中聞鈴聲與山相應。上悼念貴妃。因采其聲爲雨淋鈴曲。以寄恨焉。

魏鶴山詩。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所謂快活三郎者。卽明皇也。

巨勝

曹唐詩。白羊成隊難收拾。喫盡谿邊巨勝花。

吳旦生曰。唐詩紀事。曹唐。字堯賓。桂州人。初爲道士。作遊仙詩百餘篇。唐詩鼓吹選十一首。以爲宋邕作。恐未必然也。此二語詠皇初平事。按神仙傳。初平牧羊。隨道士入金華山。其兄相見。問羊何在。曰在山東。但見白石滿地。乃叱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參同契云。巨勝可延年。還丹入口。廣雅云。巨勝。一名胡麻。陶隱居云。莖方者巨勝。圓者胡麻。可作蔬。道人多食之。形類麻。故名胡麻。蘇子瞻胡麻賦。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蝨。其莖方兮。

氣不長

鄭谷詠十日菊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

吳旦生曰。休齋謂。詠十日菊。世以爲工。蓋其意不隨物而盡。如酒盞此時須在手。菊花明日更愁人。自覺氣不長耳。曾子固亦云。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乃古人用心處。如詠十日菊是也。荆公千花萬卉彫零盡。始見閒人把一枝。其病亦在氣不長耳。乃山谷反以詠十日菊爲病在氣不長。因言文章以氣爲主。西漢文字所以雄深雅健者。其氣長故也。其論不同。須細參之。何燕泉云。陳無己九日詩。人事自生今日異。寒花祇作去年香。鄭谷十日菊詩。自緣今日人心

別。未必秋香一夜衰。陳詩於菊無詒。而鄭詩無貶。人之視菊。直繫其時焉耳。當其時則重之。而非爲其有所加。過其時則否。而非爲其有所損也。噫。亦可歎耳。東坡小詞。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達者處世。盍於是求之。其心休休。何愁之有。

狀元

北里志曰。鄭合敬先輩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閒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元聲。

吳旦生曰。唐新進士不問科甲高下。唱名出皇城。則例喝狀元。按鄭谷乃趙昌翰牓第八名。注。楚娘。字潤卿。妓之尤者。摭言作楚娘、閏娘。北里志云。楚兒者。素爲三曲之尤。晚以色衰。嫁捕盜官郭鍛。以挑鄭光業。爲郭曳箠數十。因貽鄭詩云。蛾眉常被巨靈掌。雞肋難勝子路拳。潤娘。字子美。王團兒女。少時聲譽藉藉。崔垂休狎之。題記於潤髀上。爲同年某人見之。因戲贈一絕。慈恩塔下新泥壁。滑膩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

蝦蟆更

張蠙詩。篳篥調高山閣迥。蝦蟇聲促海濤寒。

吳旦生曰。郝天挺謂。江南以木柝警夜。故曰蝦蟇更。豈以柝聲有似其鳴邪。余作小詩亦有云。

翩翾蛺蝶方成夢。腷膊蝦蟇已報更。

槐　黃

遯齋閒覽曰。俗語有云。槐花黃。舉子忙。謂槐之方花。乃進士赴舉之時。而唐詩人翁承贊有詩云。雨中妝點望中黃。句引蟬聲送夕陽。憶得年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爲君忙。乃知俗語亦有所自也。

吳旦生曰。南部新書言。長安舉子自六月已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多借淨坊廟院及閒宅居住。作新文章。謂之夏課。亦有十人、五人醵率酒饌。請題目於知己朝達。謂之私試。七月後投獻新課。並於諸州府拔解。人爲語曰。槐花黃。舉子忙。據此。則槐黃乃肄業之時。而遯齋以爲赴舉。何邪。李嶠詠槐云。鴻儒訪業來。則其義明矣。然觀羅鄴槐花詩。愁殺江湖隨計者。年年爲爾騰奔波。羅隱詩。別來愁悴知多少。兩處槐花馬上黃。則又與翁詩同意。

無定河

何燕泉曰。陳陶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少讀其詩。謂無定者。指河邊骨之飄流莫收耳。比奉命過銀州。見沙河一帶。延迤邊塞。問之人。曰無定河也。地皆沙水。衝徙不常。故以得名。

吳旦生曰。無定河。在靑澗縣東六十里。南入黃河。一名奢延水。又名銀水。輿地記。唐立銀州。東北有無定河。卽圁水也。後人因潰沙急流。深淺無定。故更今名。升庵嘗言之。得燕泉親歷尤信。秦韜玉詩。無定河邊蕃將死。受降城外戰塵空。陳祐詩。無定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蘇東坡詩。故知無定河邊柳。得共高原雪絮春。詩話類編云。李華弔古戰場文。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陳陶二語。蓋工於前也。

凝

吳融杏花詩。軟非因醉都無力。凝不成歌亦自愁。

吳旦生曰。自凝曰凝。音佞。作上聲讀。今作平音。失之。音律亦不協也。白樂天詩。落絮無風凝不飛。又云。舞繁紅袖凝。歌切翠眉低。舞急紅腰凝。歌遲翠黛低。觀其屬對之末。則非平音明矣。觀國風手如凝脂自見。

野馬

墨莊漫錄曰。莊子言。野馬也。塵埃也。乃是兩物。韓偓云。窗裏日光飛野馬。以塵爲野馬。恐不然也。野馬。乃田野間浮氣耳。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佛書謂如熱時野馬、陽燄。卽此物也。

吳旦生曰。此致堯唐詩紀事云。偓。小字多郎。字致堯。今曰致光。誤矣。薦趙崇爲相。謫官入閩所作。皇甫百泉以爲是杜牧之詩。誤矣。余於丙集木賦。旣明陰火之說。又據內典。龍樹大士云。日光著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爲陽燄。愚夫見之。謂之野馬。渴人見之。以爲流水。則以此證野馬益明。莊子注云。野馬。春月澤中之遊氣。塵埃之細者也。

調鷹過馬

韓偓苑中詩。外使調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

吳旦生曰。注謂。五坊外使以鷹隼初調習。始能禽獲。謂之得按。又謂。上乘馬必令中官爲馭以進。謂之過馬。旣乘之。然後蹀躞嘶鳴也。溫公詩話云。北都使宅舊有過馬廳。蓋唐時方鎭亦效之。因而名廳事也。東皋雜錄云。北都舊有過馬廳。韓魏公爲留守。更新之。榜曰雅集。賦詩云。過馬傳聞事莫詳。我嚴賓席在更張。不資金石升堂樂。務接芝蘭入座香。

返魂

韓偓詩。玉爲通體尋常見。香號返魂容易回。

吳旦生曰。致堯此詩。其題云。嶺南梅花。一歲再發。故言返魂也。東坡詩。返魂香入嶺南梅。又和陽公濟梅花詩。誰信幽香是返魂。金人李致美梅詩。冰骨有香魂乍返。劉致君墨梅詩。誰道

神香解返魂。皆用致堯語。按東方朔云。月氏國獻返魂香。疾疫夭死者能起之。以熏牙及聞氣者即活。後長安疫。帝分香燒之。死未三日皆活。

鮑昭

韋莊寄友詩。西望長安白日遙。半年無事駐蘭橈。欲將張翰松江雨。畫作屏風寄鮑昭。

吳旦生曰。漁隱叢話謂。南史本傳。鮑照。字明遠。宋子京筆記云。今人多誤鮑照爲鮑昭。李商隱詩。濃烹鮑照葵。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潘子眞詩話云。景文殊不知武后時諱照。唐人因以昭名之。事具昭祠堂記。故韋詩直作平聲叶韻。有自來耳。趙凡夫箋云。昭、照疑即一字。加火轉注。鮑昭一作鮑照。

鴝眼

李咸用端谿硯詩。鴝眼工諳謬。羊肝士乍封。

吳旦生曰。李之彥硯譜。端石最貴鸜鴝眼。眼之美者。青、黃、綠三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九重。或布列硯中。如北斗心房之形。其生於墨池之外者。謂之高眼。生於內者。曰低眼。李賀端州青花石硯詩。暗灑萇泓冷血痕。則謂鸜鴝眼。蘇易簡云。端所出有四。巖石爲甲。石屋次之。西阬又次之。後歷爲劣。又有活眼、死眼之別。圓暈數重。黃黑相間。瞖精在內。晶瑩可愛。謂之

活眼。四旁浸漬。不甚鮮明。謂之淚眼。形體略具。內外皆白。殊無光彩。謂之死眼。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死眼勝無眼。姚令威云。端硯。下巖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温潤而澤。儲水發墨。叩之有聲。但性質堅礦。斷裂尤多瑕疵。秋楓巖石色微淡。可亞下巖。堅潤不及。梅根巖一名中巖。桃花巖一名上巖。二巖石俱沙壤相雜。無水泉。色淡而燥。肌理稍麤。然中巖又勝上巖。新阬石色帶紅紫。其文細密。材質厚大無瑕。然止是巖石。頗乏堅潤。後歷石與新阬略相似。又處其次。西阬六崖石色靑微黑。佳者如歙石。麤羅紋。而發墨過之。趙希鵠云。下巖惟有舊阬無新阬。上中二巖則皆有舊新阬。

松下

楊升庵曰。古人詩句。不知其用意用事。妄改一字。便不佳。孟蜀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煙條萬縷金。不忿錢唐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謂尊題格也。後人改松下作枝下。語意索然矣。胡元瑞曰。不如枝字本色。一涉松字。便著議論。

吳旦生曰。唐人尊題。往往强此而弱彼。如舒元輿牡丹賦。玫瑰羞死。芍藥自失。夭桃斂迹。穠李漸出。躑躅宵潰。木蘭潛逸。朱槿灰心。紫薇屈膝。則是斥衆花以信牡丹也。唐彥謙詠柳詩。

楚王宮裏三千女。飢損蠻腰學不成。是又尊柳而貶美人矣。何況於松。若作枝下。幾不成語。

三　和

鄭培詩。戎壘三和夕。吳旦生曰。文苑英華改和爲秋。楊升庵辨其謬矣。按孫子兵法。兩軍相對曰和。戰國策。章子爲齊將。與秦軍交和而舍。又楚策。開西和門。注。軍門曰和。韓非子。左和、右和。軍中左右門也。漢制攷云。左右和之門。注。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疏云。漢時軍壘爲門。名曰壘門。與古和門同。

界　堠

後山詩話曰。吳僧錢塘白塔院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此謂分界堠子語也。吳旦生曰。後山在錢塘亦有句云。語音隨地改。吳越到江分。何得以界堠譏處默也。車若水謂。吳越分界。在今嘉興之境。越敗吳於檇李。檇李乃越地。正嘉興也。錢塘江乃越地。吳山祀子胥。亦錯。而僧詩爲不知界矣。余謂不然。一統志云。吳山。春秋時爲吳南界。以別於越。故名。上有子胥祠。又名胥山。按檇李。越絕書作就李。又吳王曾醉西施於此。號醉里。史記載吳王傷指卒於此。又府城東南三十里爲張山。因子胥伐越。屯兵於此。改名胥山。則嘉興雖吳、越分

境。而樵李非專越。吳山應屬吳。可證處默之詩不謬。宜羅隱見此二句驚之爲己有也。

薛逢送杭州牧詩。吳江水色連隄闊。越俗春聲隔岸還。杜牧知睦州今嚴州詩。谿山侵越角。封壤盡吳根。薩天錫送人之浙東詩。出江吳水盡。絕岸楚山稠。同一機軸也。

歷代詩話卷五十四 庚集九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唐詩 卷下之下 五代

治聾

石林詩話曰。世言社日飲酒治聾。不知何所據。五代李濤有春社從李昉求酒詩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爲乞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徧。依稀巡到第三廳。昉時爲翰林學士。有月給內庫酒。故濤從乞之。則其傳已久矣。社公。濤小字也。唐人在慶侍下。雖官高年大。皆稱小字。濤性不羈。與朝士言。多以社翁自名。聞者以爲笑。

吳旦生曰。禮記及國語云。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鮒窺廥攟云。社飲糍酒。非謂止聾。祀句龍以勞農也。春爲農之始。戊者。土德也。立春後第五戊日爲春社。致酒灌句龍乎。此解爲正。然俗尙相沿。按雲笈七籤云。飲社酒治聾。詩話載。宋制。大社二祭。多差近臣。王禹玉爲翰林。典內外制十八年。屢被差。乃題齋宮云。鄰雞未唱曉驂催。又向靈壇飲福杯。自笑治聾知不足。明年强健更重來。帝憐之。拜參知政事。陸放翁詩。兀兀治聾酒未醒。

馬盧中詩。無酒治聾燕又歸。

提要錄云。社公、社母。不食舊水。故社日必雨。謂之社翁雨。陸魯望詩。幾點社翁雨。一番花信風。陸放翁詩。催花初過社公雨。對酒喜烹谿友魚。

墨莊漫錄云。今人家閨房。遇春、秋社日。不作組紃。謂之忌作。張籍吳越歌云。今朝社日停針線。起向朱櫻樹下行。

盛名

漁隱叢話載。南唐書云。夏寶松與詩人劉洞。俱於時有盛名。陳德誠嘗有詩以美之曰。建水舊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蓋劉洞嘗有夜坐之詩。最爲警策。膾炙人口。而寶松有宿江城詩曰。雁飛南浦砧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亦當時之人所稱詠者。故德誠以此紀之。

吳旦生曰。洞長於五言。自號五言金城。後主詣金陵。獻詩百篇。首覽石城懷古云。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亡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爲之改容。遂還廬陵。及金陵受圍。洞以詩署路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爲何人。又云。翻憶潘郎章奏內。陰陰日暮好霑巾。先是潘佑表有國家陰陰。如日將暮句。故洞以此諷之。余據此。則洞之感慨義激。不僅以夜坐著聲。亦豈僅以五言期負哉。

婪尾春

清異錄曰。胡嶠詩。瓶裏數枝婪尾春。人不喻其意。桑維翰曰。唐末文人有謂芍藥爲婪尾春者。婪尾酒乃最後之杯。芍藥殿春。亦得是名耳。

吳旦生曰。蘇東坡詩。殷勤木芍藥。獨自殿餘春。嘉靖中謝茂秦牡丹詩。花神默默殿春殘。皆用此也。陸放翁詩。酴醾獨殿羣芳後。又。飛絮鍾情獨殿春。元周衡之詩。四月三山山下路。野田猶殿棠花春。則又取此意而變用之耳。

鄭虔本草云。芍藥一名沒骨花。王晉卿收徐崇嗣徐熙之子畫芍藥。名沒骨圖。

按芍藥以酒名。而酒本有以春名者。杜子美詩。聞道雲安麴米春。李太白詩。甕中百斛金陵春。韓退之詩。且可勤買抛青春。劉禹錫詩。鸚鵡杯中若下春。鄭谷詩。千鈌石凍春。蘇東坡詩。一杯付與羅浮春。章子厚詩。殷勤分送洞庭春。王原吉詩。滿載九峯春。又如郢之富春。杭之梨花春。烏程之竹葉春。滎陽之土窟春。劍南之燒春。皆是也。

末厥兵

詩話總龜曰。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爲語助。所謂可憐生、作麼生、何似生之類是也。陶穀有詩云。尖檐帽子卑凡厮。短靿靴兒末厥

生。亦當時語也。余天章、景祐間已聞此語。時陶公卒未久。人莫曉其義。王原叔博學多識。亦不知爲何語也。

吳旦生曰。太瘦生之詩。洪容齋、胡元任辨其僞作。余於己集杜詩詳載矣。末厥生。按陶詩作末厥兵。劉貢父詩話云。今人呼禿尾狗爲厥尾。衣之短後者亦曰厥。然則此兵正謂其末賤耳。故以末厥相連言之。歐陽永叔。王原叔皆莫曉其義。得貢父而始明也。貢父又云。今不用斷字。唐人作斯音。五代已作入聲。穀詩卑凡斷是也。

得得

僧貫休詩。一瓶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來。

吳旦生曰。貫休姓姜氏。字德隱。錢鏐自稱吳越國王。休以詩投之曰。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鏐諭改爲四十州。乃可相見。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遂入蜀。以此詩投王建。建遇之甚厚。呼爲得得和尙。有西岳集。吳融爲序。

休避地渚宮。荊帥高氏館於龍興寺。有叟話時政。乃作酷吏詞云。霰雨灂灂。風吼如斸。有叟有叟。暮投我宿。吁歎自語。云太苛酷。如何如何。掠脂斡肉。吳姬唱一曲。等閒破紅束。韓娥唱一曲。錦段鮮照屋。寧知一曲兩曲歌。曾使千人萬人哭。不惟哭。亦白其頭飢其族。所以祥風不

來。和風不復。蝗兮螽兮。東西南北。

花蘂

後山詩話曰。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蘂夫人。國亡。入後宮。宋祖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

吳旦生曰。花蘂夫人者。以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蘂翾輕也。費氏多才思。因王建宮詞百絕。傳播人口。效其體。亦成百首。按王平甫所敍三十二首。刻成都文類中。楊升庵尋得其逸詩六十六首。又補入三首。共計一百一首。其末首鴛鴦瓦上自然聲者。李珣以爲宮人李玉簫作。實只一百首。余觀詩話。或稱費。或稱徐。舛錯無據。余考其時有三花蘂夫人。一爲成都徐耕二女。皆國色。王建納之生衍。衍嗣位。尊爲太后、太妃。同衍禱青城山。遊丈人觀、玄都觀、金華宮、丹景山、至德寺。各有倡和詩刻石。所號順聖淑妃者。初號花蘂。及莊宗平蜀。隨衍歸中土。中途遇害。一爲青城費氏。乃後蜀孟昶宮人。昶降。入宋宮。設昶象祀之。僞稱張仙。以欺宋祖。今畫脩髯寬袖。挾爲張仙送子者。昶象也。對宋祖陳詩。此其人也。一爲閩人之女。南唐李煜選入宮。降。宋祖嬖之。一日遊苑中。使奉晉王酒。晉王言得夫人手摘一花來乃飲。甫至樹下。王從後彎弓射殺之。太祖權飲如故。

上　頭

花蕊夫人宮詞云。新賜雲鬟便上頭。

吳旦生曰。女子之笄曰上頭。而倡家處女初薦寢於人。亦曰上頭。今之委巷叢談。皆載此語。然則俗謂梳櫳。亦言上頭須梳櫳也。

歷代詩話 辛集

宋詩 卷七

目次

歷代詩話卷五十五 辛集一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宋詩 卷上之上

苦熱

古今詩話曰。宋太祖采聽至明遠。邊事纖悉必知。有間者自蜀還。上問劍外有何事。間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淸冷幾時來。上曰。此蜀人思吾來取也。

吳旦生曰。能改齋漫錄云。梓潼山人李堯夫吟詠尙譏刺。謁蜀相李昊。昊戲曰。何名之背時邪。堯夫厲色對曰。甘作堯時夫。不樂蜀中相。因是爲昊所擯。自吟苦熱詩云。炎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消息幾時來。以此知兩句乃李堯夫詩。非朱山長也。淸冷兩字。不逮消息遠甚。談苑云。孟蜀歲除題桃符上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明年。蜀亡。呂餘慶以參知政事知益州。長春乃太祖聖節名也。

故人

呂蒙正罷相歸洛。作詩贈友云。鄰叟盡垂新白髮。故人猶著舊麻衣。

吳旦生曰。文穆公嘗與溫仲舒及一友人讀書洛陽龍門山。誓不作狀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爲狀頭。溫亦中甲科。其友人隨拂衣歸隱。後文穆大用。太宗問昔與誰友。文穆卽以歸隱者對。遂以著作郎召。不起。故文穆歸贈之以詩。所謂故人。蓋指歸隱者也。歸隱不起。固自高奇。然文穆之舉對與贈章。亦足欽其氣誼矣。

梁灝

孔毅夫談苑曰。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遯齋閒覽亦云。八十二歲及第。卒年九十餘。詩話類編又載其謝恩詩云。天福三年來應舉。雍熙二載始成名。饒它白髮巾中滿。且喜青雲足下生。觀榜更無朋輩在。到家惟有子孫迎。也知年少登科好。爭奈龍頭屬老成。

吳旦生曰。洪景盧言。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其子固卒。年三十三。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途夭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余因觀國史及朝野雜記。俱云。灝中狀元。年二十三。按梁公試庭燎賦。進士第一人。御殿唱名。自梁榜始。因宴於瓊林苑。遂爲定制。蓋所紀載章章若此。不知何人捌晚遇之說。幾成笑柄。亟爲昭雪。

澠水燕談錄云。祥符二年。眞宗東封岱山。梁固及第。灝之子。四年。祀后土於汾陰。張師德及第。去華之子。兩家父子狀元。魏野賀以詩云。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

重戴

王元之贈崔遵度云。且留重戴士風多。

吳旦生曰。堯山堂外紀云。宋初猶襲唐制。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席帽自隨。李巽累舉不第。鄉人曰。李秀才不知甚時席帽離身。及第後。乃遺鄉人詩。爲報鄉閭親戚道。如今席帽已離身。余按遵度及第未脫白時。元之贈此句。故猶言重戴也。石林燕語云。唐至五代、宋初。京師皆不禁打繖。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宋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旣有繖。又服帽。故謂之重戴。自祥符後始禁。惟親王宗室得打繖。其後通及宰相、樞密、參政。則重戴之名有別矣。

詩宰相

王禹偁詩。杜甫且爲詩宰相。

吳旦生曰。王昌齡集云。王維詩天子。杜甫詩宰相。元之本此。丁晉公云。子美集開詩世界。張伯雨跋語云。元紐憐太監請於朝。諡杜甫爲文貞。詩話類編云。甫十餘歲。夢人令采文於康水。覺而問人。此

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峨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謫爲唐世文章。靈誥已降。可於豆壠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捫之麟篆熱。聲振扶桑享天福。後因佩入蕙市。歸而飛火入室。有聲曰。邂逅穢我。令汝文而不貴。

僧名

劉子儀詩。惠和官尙小。師達祿須干。

吳旦生曰。劉貢父詩話載此二句。謂取柳下惠聖之和。師也達而學干祿之事。或有除去官字示人曰。此必番僧也。其名達祿須干。聞者大笑。乃所謂語病也。古今詩話謂劉子儀嘗贈人云云。蔡君謨詩史不言劉子儀。而謂劉貢父。以爲番僧名。論語只有師也過。達恐是過字。此皆大誤。古今詩話云。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爲詩宗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語。御嘗賜百官宴。優人有裝爲義山者。衣冠敗裂。告人曰。爲諸館職撏撦至此。聞者大噱。

孤雁

復齋漫錄曰。張漢皋詩話謂。鮑當吟孤雁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時號鮑孤雁。司馬文正詩話謂。當爲河南法曹。忤知府薛映。因賦孤雁。所謂天寒稻粱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爲帶邊城信。薛大嗟賞。因號鮑孤雁。詞意非前句可及。宜以張記爲失也。

吳旦生曰。前句純是描寫。後句是自家寓意。其指各出。無俟優劣。觀老杜補遺云。餉當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孤則孤矣。豈若子美孤雁不飮啄。飛鳴猶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含不盡之意乎。

雁曰孤而不曰雙。燕曰雙而不曰孤。以雁屬乎陽。燕屬乎陰。陽數奇。陰數耦故也。然言雁序、雁行。蓋亦不孤。按衞敬瑜妻王氏題孤燕云。昔年有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雖寓意。亦見燕不盡屬于飛。

黃昏

楊升庵曰。林和靖梅詩。疏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葦航紀談云。黃昏以對淸淺。乃兩字。非一字也。月黃昏。謂夜深香動。月爲之黃而昏。非爲人定時也。蓋晝午後。陰氣用事。花房斂藏。夜半後。陽氣用事。而花敷蕊散香。凡花皆然。不獨梅也。坡詩。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宋人梔子花詞。惱人惟是夜深時。是此理。

吳旦生曰。黃昏字如此看。乃善看詩。亦善看月。善看花。客有舉東坡倅杭州。命思聰和參寥子昏字詩。有千點亂山橫紫翠。一鉤新月挂黃昏之句。以黃昏對紫翠。恰當兩字。和靖莫本是否。余謂拘拘配偶。詩不若是膠也。黃昏作兩字以對淸淺者。是本句對。黃昏不必作兩字以對紫翠

者。是借對。讀者亦會其神韻而已。蓋言新月。卽非夜深昏黃之景。而挂字不作黃昏时候。亦說不去。

鷓鴣

林和靖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

吳旦生曰。郭索。蟹行貌。鉤輈。鷓鴣聲。歸田錄謂。二句爲士大夫所稱。蓋取其屬對親切耳。余按太玄經云。蟹之郭索。陸魯望詩。自是揚雄知郭索。困學紀聞云。隨陽越雉。鷓鴣也。飛必南翥。晉安曰懷南。江左曰逐隱。北戶錄云。衡州南靈鷓鴣。解嶺南野葛諸菌毒。及辟溫瘴。又一名鵻。晉逑。多對啼。廣志言鷓鴣鳴云。但南不北。古今注云。其鳴自呼。南越志云。其鳴自號杜薄州。食之亡厲。惟本草說鳴云。鉤輈格磔。竹客反。據此。則對誠工矣。然鷓鴣未嘗棲木而鳴。惟低飛草中。昔人以此爲病。如孫莘老荔枝詩。格磔山禽滿院飛。蓋鷓鴣非庭院之禽。夏月非鷓鴣之時。性又不嗜荔枝。總是失照管耳。

韻語陽秋云。許渾韶州夜讌詩。鸜鵒未知狂客醉。鷓鴣先聽美人歌。聽歌鷓鴣詞云。南國多情多豔詞。鷓鴣淸怨繞梁飛。又有聽吹鷓鴣一絕。知其爲當時新聲。而未知其所以。及觀李白詩云。客有桂陽至。能吟山鷓鴣。淸風動窗竹。越鳥起相呼。鄭谷亦有佳人才唱翠眉低之句。而繼

之以相呼相應湘江闊。則知鷓鴣曲效鷓鴣之聲。故能使鳥相呼矣。
山谷詩。照灘行郭索。焚野得伊尼。按佛書謂鹿爲伊尼。
倪雲林詩。觳觫臥雲芳草細。鉤輈啼樹野煙和。亦佳句也。

葑田

林和靖詩。陰沈畫軸林間寺。零落棊枰葑上田。
吳旦生曰。吳中有一種葑田。蓋陂湖間茭蒲所積。歲久爲水所衝。根不與土相著。輒浮水面。人據其上。如筏可撐以往來。厚數尺。袤至數十丈。遂得耕種其間。亦有夜竊去數畝投牒訴宰者。元末王原吉題垂虹橋亭云。葑田連沮洳。鮫室亂魚凫。蓋指此也。楊升庵云。葑田。江淮以南有之。淮南子。大旱。菰封熯。菰卽菰。封卽葑也。旱燥。故菰、封亦乾也。菰、葑根相結而生。歲久浮於水上。根最繁而善糾結。以土泥著上。刈去其蔓。枯時以火燎。便可耕種。吳閩騶十三州志云。百粤嶺南有駱田。駱音架。王氏農書。架田卽葑田。以木縛架爲曲田。浮水面。以葑泥附木上而成田。其田隨水上下。蓬窗續錄云。雕胡。卽茭草。中生菌。如瓜形。可食。故謂之菰。霜彫時采。故謂之彫。因訛爲雕。管子書謂之雁膳。
周禮三農。鄭氏注云。三農。山農、澤農、平地農。澤農卽種下隰及葑田者也。郭璞江賦云。標之

以翠虋。泛之以游菰。播匪蓺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菰。翹莖瀵蕊。濯穎散裘。隨風猗委。與波潭淹。流光潛映。景炎霞火。此十二句皆指葑田言也。

鱸魚鄉

陳了翁詩。秋風斜日鱸魚鄉。別本鄉作香。張文潛曰。魚未爲羹。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當作鄉字。松江詩話曰。魚雖不香。作羹芼以薑橙。而馨香遠聞。故東坡詩。小船燒薤擣香齏。李伯巽詩。香齏何處煮鱸魚。香字未爲非也。野客叢書曰。此鱸魚香云者。謂當八九月鱸魚肥美之時節氣味耳。非必指魚之馨香也。張右史既失。而周知和謂薑橙馨香。謬甚。香字比鄉甚覺氣味長。與識者參之。楊升庵亦謂。鱸香何不可之有。

吳旦生曰。還以鄉字爲正。按屯田郎林肇爲吳江日。作亭江上。因以鱸鄉名之。蓋慕愛了翁之句以命亭。詩話所謂後人於其地立鱸魚鄉亭。和者百餘人。皆不及公詩也。中吳紀聞云。范蠡、張翰、陸龜蒙有畫象在鱸鄉亭旁。東坡有吳江三賢畫象詩。則其地鑿鑿可證。了翁初至吳江簿詩云。中郎亭榭據江鄉。雅稱詩翁賦卒章。蓴菜鱸魚好時節。秋風斜日舊煙光。語意相類。當筮仕初。志已超然。故其後留題亦及此也。陸放翁詩。欲與衆生共安穩。秋來夢不到鱸鄉。正用了翁語也。蔣堂詩。一水蓴鱸國。羣山橘柚鄉。亦用鄉、國字。

盂蘭盆

晏元獻詩。家人愁溽暑。計日望盂蘭。

吳旦生曰。陸放翁謂。故都以七月望日具素饌享先。織竹作盆盎狀。貯紙錢。承以一竹。焚之。視盆倒所向。以占氣候。謂向北則冬寒。向南則冬溫。向東、西則寒溫得中。謂之盂蘭盆。蓋俚俗老媼輩之言也。又每云。盂蘭盆倒。則寒來矣。

荆楚歲時記。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供諸佛。按盂蘭盆經云。有七葉功德並幡花歌鼓果食送之。蓋由此也。經有目連脫母之苦。白佛言。未來世行孝順者。亦應奉盂蘭盆供養。故後人因此。廣爲華飾。乃至刻木、割竹、飴蠟、翦綵。模花葉之形。極工妙之巧。

天竺爲盂蘭。此云倒懸救器。謂目連救母飢厄。如解倒懸之具也。楊盈川盂蘭盆賦。青蓮吐而非夏。頳果搖而不寒。

繭館

晏元獻詩。繭館蠶初起。瑤箱燕未歸。

吳旦生曰。繭館。上林蠶所也。元帝后厭居深宮。王莽欲市其歡。令四時巡四郊。春幸繭館。虞伯生題耕織圖詩。玉成繭館閒琴瑟。宜薦房中備樂歌。

堯年

晏元獻詩。二龍驂夏服。雙鶴記堯年。

吳旦生曰。異苑。太康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遂飛去。故山陵挽章用之。宋元憲亦云。軒野龍催馭。堯宮鶴厭寒。庾信小園賦。鶴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

落花詩

漁隱叢話曰。夏文莊守安州。莒公兄弟尙在布衣。文莊異待之。命作落花詩。莒公一聯云。漢皐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一聯云。將飛更作回風舞。巳落猶成半面妝。予觀南史。宋元帝妃徐氏無容質。不見禮。以帝眇一目。知帝將至。必爲半面妝以俟。此半面妝所從出也。若回風舞無出處。則對偶偏枯。不爲佳句。殊不知乃出李賀詩云。花臺欲暮春辭去。落花起作回風舞。前輩用事。必有來處。又精確如此。誠可爲法也。

吳旦生曰。靑緗雜記。夏文莊見大、小宋二聯。歎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君須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小宋君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聞莒公登庸。賀曰。昔年安陸。巳識台光。蓋謂是也。及觀槁簡贅筆云。景文平生數賦落花。晚又賦云。香隨蜂

蜜盡。紅入燕泥乾。人謂景文與落花俱盡。未幾果卒。蓋同一賦落花而徵驗若此。詩洵足爲妖祥邪。

紫荷囊

宋景文詩。榮觀聳麟族。賦筆助荷囊。

吳旦生曰。人多以荷字作平聲讀。故景文又云。猥挈荷橐。預從豹乘。劉偉明詩。西清寫直荷爲橐。在蜀宣風繡作衣。皆沿其謬而用之也。葛常之引晉書輿服志云。文武百官。皆有囊綬。八座尙書則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則所謂荷紫者。非芰荷之荷。乃負荷之荷也。南史。周捨問劉杳曰。著紫荷囊。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曰。陳晦伯云。趙充國傳。車騎將軍張安世。上欲誅之。充國以爲安世持橐簪筆數十年。按此安世。非張湯子安世也。云安世傳。誤。而梁書、南史俱不爲改正。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注。橐、囊也。蓋人徒見南史著紫荷囊四字。遂作一句讀之。殊未知晉書荷紫之義也。余喜此證最爲明確。王勉夫謂。紫荷囊事。其說已久。唐類表有云。佩蒼玉。負紫荷。宋語豈無自邪。因考沈約宋志。蕭子顯齊志。皆謂紫袷囊俗呼曰紫荷。隋志曰。朝服綴紫荷。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尚書右荷。是則紫荷之說。自晉、宋以來有之。蓋本詩已沿其謬。而又引以附之。是助謬也。而安取此曲證爲。

桐薪云。或謂漢代以盛奏事。負荷而行也。據此。則今俗男女雜佩流蘇。尙有荷包之稱。其沿古朝服製乎。

六六鱗

宋景文詩。尺素愁憑六六鱗。

吳旦生曰。宋元憲亦有私書一紙離懷苦。望斷波中六六鱗之句。謂六六三十六也。唐段成式詩。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裹相思。此皆謂憑鯉以寄書也。續博物志云。鯉魚大小並三十六鱗。夢溪筆談云。鯉魚當脇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衍義云。鯉魚。至陰之物也。其鱗故三十六。

述異記云。鯉魚滿三百六十鱗。蛟龍輒率而飛去。一年置一神守之。則不能去矣。神則龜也。

抑鮓

宋景文詩。蟹美持螯日。魴甘抑鮓天。

吳旦生曰。楊淵五湖賦。連瓶抑鮓。景文用此。崇禎中。沈景倩田舍詩。土潤移橙地。巵香抑鮓天。則又用景文語。

麥秋

緗素雜記曰。宋子京有皇帝幸南園觀刈麥詩。農扈方還夏。官田首告秋。注云。臣謹按。物熟謂之秋。取秋斂之義。故謂四月爲麥秋。

吳旦生曰。月令。孟夏之月。是月也。靡草死。麥秋至。注云。秋者。百穀成就之期。此月於時雖夏。於麥則秋。故曰麥秋。蔡邕月令章句云。百穀各以初生爲春。熟爲秋。麥以初夏熟。故以四月爲麥秋。亦猶贊寧竹譜以八月爲春。二三月爲秋也。

漫叟詩話云。吳民載詩。條風著野方蠶月。高樹移陰又麥秋。嘗記前輩詩云。麥秋晨氣潤。槐夏午陰淸。此二聯未易優劣。

丙丁

宋子京詩。何但魚知丙。非徒字識丁。

吳旦生曰。左太沖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注。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丙。地名也。侯鯖錄引。魚以丙日出穴。故陳藏器謂。丙者。向陽穴。多生魚。魚何能擇丙日出入邪。酈善長謂。穴口向丙。又引柏枝山中有丙穴。魚以春末游渚。冬入穴。不獨漢有也。皆非正論。舊云。魚尾象篆文丙字。故曰丙穴。蓋爾雅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此豈專指嘉魚邪。

唐張宏靖云。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野客叢書辨爲个字。非丁字。引續世說。書此个字。張翠微考異亦謂个字。蓋个字與丁相似。傳寫之誤。又觀蜀志、南史。有所識不過十字之語。史通謂。王平所識。僅通十字。蓋十與丁。益相似也。覺丁字無謂。

調馬養花

迂叟詩話曰。大名進士耿芝仙以詩著。其一聯云。短水淺蕪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爲人所稱。吳旦生曰。餘冬序錄云。北人養馬。凡駒未破鞍時。先剗騎於水中。教習行步。所以必於水中者。欲其舉足高也。花木譜云。越中牡丹開時。賞者不問親疏。謂之看花局。澤國此月。多有輕陰微雨。謂之養花天。

逋峭

詞林海錯曰。魏收有逋峭難爲之語。蘇子容詩。自知伯起難逋峭。不及淳于善滑稽。魏、齊間指人有風措者。謂之庯峭。一曰波峭。

吳旦生曰。晞錢飢聿乃作庯峭。文潞公不曉二字何義。以問子容。子容曰。宋元憲謂事見木經。蓋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曲折之勢耳。卽用此事作詩爲謝。故有此二句。集韻云。庯庩。屋不平也。庯。奔模切。庩。同都切。庩卽屠蘇。義同。　營舍之法。謂之木經。宋喻皓所撰也。

需頭

蔡君謨詩。禁林京兆荷恩光。三上需頭乞郡章。

吳旦生曰。蔡邕獨斷。凡羣臣上書天子者四。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凡章奏皆需頭。稱稽首。表者不需頭。又曰。所謂需頭者。蓋空其首一幅。以俟詔旨批答。陳請之奏用之。不需頭者。申謝之奏用之。

晉人簡帖。後空一幅。仍書空著以俟朋友之批答。故謝安批子敬之帖尾。

詠草

徐輿公曰。白樂天詠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已傳播今昔矣。又唐僧云。時平生戰地。農惰入春田。又元楊基云。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風調情境。俱不在樂天之下。唐僧句見山谷集。或云蔡襄詩。非也。

吳旦生曰。八閩通志載。王禹玉云。蔡君謨草詩。有時平生戰地。農惰入春田之句。其言于教化。非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比。輿公編纂蔡端明別紀。亦采入此條。而又云非蔡詩。何耶。

茶品

學林新編曰。茶之佳品。造在社前。其次則火前。其下則雨前。謂穀雨前也。佳品其色白。若碧綠者。乃常品也。茶之佳品。芽蘖細微。不可多得。若取數多者。皆常品也。茶之佳品。皆點啜之。其煎啜之者。皆常品也。齊己茶詩曰。甘傳天下口。貴占火前名。又曰。高人愛惜藏巖裏。白甀封題寄火前。丁謂茶詩曰。開緘試新火。須汲遠山泉。凡此皆言火前。蓋未知社前之品爲佳也。鄭谷茶詩曰。入坐半甌輕泛綠。開緘數片淺含香。鄭雲叟茶詩曰。羅憂碧粉散。嘗見綠花生。沈存中論茶謂。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宜改綠爲玉。翠爲素。此論可也。而舉一夜風吹一寸長之句。以爲茶之精美。不必以雀舌、鳥觜爲貴。今按茶至於一寸長。則其芽葉大矣。非佳品也。存中此論曲矣。盧仝茶詩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薛能謝劉相公寄茶詩曰。兩串春團敵夜光。名題天柱印維揚。茶之佳品。珍踰金玉。未易多得。而以三百片惠盧仝、以兩串寄薛能者。皆下品可知也。齊己詩曰。角開香滿室。鑪動綠凝鐺。丁謂詩曰。末細烹還好。鐺新味更全。此皆煎啜之也。煎啜之者。非佳品矣。唐人於茶。雖有陸羽爲之說。而持論未精。至今朝蔡君謨茶錄既行。則持論精矣。以茶錄而合前賢之詩。皆未知佳味者也。

吳旦生曰。唐以前貴蜀茶。孫楚歌云。茶出巴蜀。張孟陽登成都樓詩。芳茶冠雲情。溢味播九

區。然蜀中數處產茶。雅州蒙山上有五頂。各有茶園。其中頂曰上淸峯最佳。生最晚。在春夏之交。其地卽書所謂蔡蒙旅平也。唐時湖州紫筍入貢。每歲以淸明日貢到。先薦宗廟。後分賜近臣。義興初無貢。自李栖筠進萬兩。遂爲貢。玉川子所謂天子未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也。陸羽茶經云。浙品以湖州爲上。常州次之。湖州生長興縣顧渚山中。常州義興縣生君山懸脚嶺北峯下。蓋湖、常二境相接。采茶時。兩郡守畢至。最爲盛會。杜牧詩。溪盡停蠻棹。旗張卓翠苔。柳村穿窈窕。松澗渡喧豗。劉禹錫詩。何處人間似仙境。春山攜妓采茶時。蓋草茶盛於兩浙。以浙東有日注也。至江南李氏。漸貴建茶。始有團圈之製。而大小龍團。始於丁謂。而成於蔡襄。東坡詩。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寵加。然北苑。官焙也。漕司歲以入貢。茶爲上。壑源。私焙也。土人亦入貢。茶爲次。二焙相去三四里間。若沙溪。外焙也。與二焙相去隔一溪。茶爲下。山谷詩。莫遣沙溪來亂眞。官焙造茶。在驚蟄後三日興工采摘。是時芽已一槍。閩中地暖如此。

唐子西鬬茶記云。唐相李衞公好飮惠山泉。置驛傳送。不遠數千里。而近世歐陽少師作龍茶錄。序稱。嘉祐七年。親享明堂。致齋之夕。始以小團分賜二府。人給一餠。不敢碾試。至今藏之。時熙寧元年也。吾聞茶不問團、銙。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千里致水。眞僞固

不可知。就令識眞。已非活水。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寧元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閱三朝。而賜茶猶在。豈復有茶味哉。

鶴林玉露云。李南金謂。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爲煮水之節。然近世瀹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未就茶鑊。故以第二沸爲合量而下。未若以今湯就茶甌瀹之。則當用背二涉三之際爲合量。乃爲聲辨之。詩云。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梱載來。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瓷杯。其論固已精矣。然瀹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遽瀹之。豈不過於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詩云。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因話錄云。李約性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餤者也。

蔡君謨茶錄云。藏茶宜蒻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溼冷。故收藏之家。以蒻葉封裹入焙中。兩三日一次。用火常如人體溫。溫則禦溼潤。若火多。則茶焦不可食。歸田錄云。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溼之氣。

歷代詩話卷五十六 辛集二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宋詩 卷上之中

進退韻

緗素雜記曰。鄭谷與僧齊己、黃損共定今體詩格云。凡詩用韻有數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失此則謬矣。按唐介爲臺官。廷疏文彥博。仁宗怒。謫英州別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李師中詩曰。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此正進退韻格也。難、寒二字在二十五寒韻。山、還二字在二十六刪韻。誠合體格。豈率爾而爲之哉。近閱冷齋夜話。乃以此詩爲落韻詩。蓋渠不見鄭谷所定詩格有進退之說。而妄爲云云也。

吳旦生曰。李師中此律爲進退韻。余於律格圖證既載之矣。後見陸放翁東山避暑詩。避暑穿林隨所之。一奴每負胡牀隨。望秋槁葉有先隕。未暮赫日無餘暉。輪囷離奇澗松古。鉤輈格磔蠻

禽悲。北巖竹間最慘慄。清嘯倚石眞忘歸。按此隨、悲字在四支韻。暉、歸字在五微韻。正所謂進退韻也。而放翁題中自注云。用轆轤體。則又何邪。又見韓子蒼五言詩。盜賊猶如此。蒼生困未蘇。今年起安石。不用哭包胥。子去朝行在。人應問老夫。髭鬚衰白盡。瘦地日攜鉏。亦是蘇、夫字在七虞韻。胥、鉏字在六魚韻也。

詩話類編載葫蘆韻格。謂前少後多。前二後四。今錄太白一首。未知然否。其獨酌清溪江石上云。我攜一尊酒。獨上江左右。自從天地開。更長幾千尺。舉杯向天笑。天回日西照。永賴坐此石。長垂嚴陵釣。寄謝山中人。可與爾同調。又轆轤韻格。單轆轤者。單出單入。兩句換韻。雙轆轤者。雙出雙入。四句換韻。今亦錄太白一首。未知然否。其妾薄命云。漢帝寵阿嬌。貯之黃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寵極愛還歇。妬深情卻疏。長門一步地。不肯暫回車。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太白此詩是四句兩變韻。恐未爲雙轆轤格。其法疑如前二韻在東字韻。次二韻入冬字韻。第三兩韻還入東字韻。第四兩韻卻入冬字韻也。若爾則又與進退韻無甚異。豈有律與古之辨乎。

玉堂

許彥周詩話曰。會老堂口號云。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閒人。初謂清風明月古今通用語。

後讀南史謝譓傳。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文忠公文章固優。辭亦精緻如此。

吳旦生曰。李肇翰林志云。居翰苑者。皆謂凌玉淸、遡紫霄。豈止於登瀛洲哉。亦曰登玉堂焉。石林燕語云。學士院正廳曰玉堂。蓋道家之名。繼古叢編云。天上神仙壁記之地。亦名玉堂。名山仙人所居之地。亦有玉堂。然余按漢之待詔者。或在公車。或在金馬門。或在宦者。或在黃門。時李尋待詔黃門。哀帝使侍中往問災異。對曰。臣尋位卑術淺。偶遇蒙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久汚玉堂之廬。顏師古注云。玉堂殿在未央宮。蓋玉堂本是殿名。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耳。三輔黃圖有大玉堂殿、小玉堂殿。據此。則漢時已有其稱。豈必取義於道家邪。宋淳化二年十月。翰林學士蘇易簡有劄子乞御書玉堂之署。太宗乃以紅羅飛白四字賜之。其後以署字犯英廟諱。故元符中只云玉堂。紹興末。學士周麟之又乞高宗御書玉堂二字。揭於直廬。已而議者謂玉堂乃殿名。不得爲臣下直舍。當如承明故事。請曰玉堂之廬可也。

西淸詩話云。歐陽永叔與趙平叔同在政府。相得懽甚。平叔先告老歸睢陽。永叔相繼謝事歸汝陰。平叔一日單車往過之。時年幾八十矣。留劇飲踰月。縱游而後返。永叔因榜其游從之地爲會老堂。倦游錄云。時呂晦叔知潁。開宴召二公。永叔自爲口號。眞一時之嘉會也。合此觀之。益見歐公二語之工。紫微詩話云。熙寧初。滎陽公與相州太守劉壽臣、唐大學士兩易會於滑。州守陳修伯師錫。殿院、

也。坐中有詩云。金馬舊遊三學士。玉麟交政兩諸侯。蓋紀當時事。

皮絃

歐陽永叔詩。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避暑錄話曰。琵琶以下。撥重爲難。猶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轢絃、護索之稱。文忠嘗使彬教他樂工試爲之。下撥絃皆斷。因笑曰。如公之絃。無乃皮爲之邪。故有皮作絃之句。非眞以皮爲絃也。孔毅夫談苑曰。元祐五年。彬子焯在金陵。或問皮何以作絃。焯云。永叔詩詞之過也。琵琶乃國初老聶工造。今尙收藏在家。但無皮絃事爾。

吳旦生曰。酉陽雜俎載。開元中。段師彈琵琶。用皮絃。五代史補云。馮吉。瀛王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絃。世宗嘗令彈於御前。深善之。因號其琵琶曰繞殿雷也。蓋前此實有皮作絃者。何獨於杜彬而疑之。按釋氏書言。獅子筋爲絃。鼓之衆絃皆絕。樂府雜錄。賀懷智以石爲槽。鵾雞筋作絃。而鐵撥彈之。又房千里大唐雜錄。春州士人彈小琵琶。以狗腸爲絃。聲甚悽楚。觀此。獨不可以皮爲邪。

班齊

永叔詩。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

吳旦生曰。宋制。朝殿爭門者。往往隨仗而入。及在廷排立定。駕將御殿。閤門持牙班排齊。小黃門接入。上先坐後幄。黃門復出。揚聲云。入入齊未。行門當頭者應云。人齊。上卽出。方轉照殿。衛士卽鳴鞭罷。此乃是駕出時也。

溫公詩話云。文德殿。百官常朝之所也。宰相奏事畢。乃來押班。常至日旰。守堂卒好以厚朴湯飲朝士。朝士有久無差遣。厭苦常朝者。戲爲詩曰。立殘階下梧桐影。喫盡街頭厚朴湯。亦朝中實事也。

羊胛

永叔謝人寄牡丹詩云。邇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纔如熟羊胛。

吳旦生曰。西淸詩話云。史載。海東有國曰骨利幹。地近扶桑。國人初夜煮羊胛方熟。而日已出。言其疾也。漁隱叢話云。通鑑。唐太宗時。骨利幹遣使入貢。骨利幹於鐵勒諸部爲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羊脾適熟。日已復出矣。余觀西淸作胛。从甲聲。漁隱作脾。平聲。相去甚懸。因考唐書天文志云。貞觀中。史官所載鐵勒、迴紇部。在薛延陁之北。去京師六千九百里。又有骨利幹。居迴紇北方瀚海之地。草多百藥。地出名馬。駿者行數百里。北又距大海。晝長而夕短。旣日沒後。天色正曛。煮一羊髀纔熟。而東方已曙。蓋近日出入之所。則是胛也、脾

也、髀也。一舉而三字殊焉。郭次象謂。羊胛至微薄。不應太疾如此。當以髀爲是。王勉夫謂。髀者、肩也。髀者、股也。二字意雖不同。爲熟之時。似不相遠。至胛、則太速矣。余觀農田餘話云。至元中。遣官十四員。分道測日影。用四丈之表。至北海北極。出地五十六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十八刻。疑卽唐貞觀二十年骨利幹來朝。言其國日入後煮羊脾熟已天明者。此地是也。據此。則夜雖極短。猶待十八刻而熟。蓋終以脾字爲正。然宋、元詩人率作胛字。何也。如黃山谷詩。歡面欣羊胛。論詩喜雉膏。逌易之詩。帳廬宿頓供羊胛。部落晨炊纍馬通。袁德長詩。氈屋起營羊胛熟。土房催頓馬駉乾。

陸儼山云。曆家大抵以漏刻極長於六十。極短於四十。惟正統己巳官曆。晝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以爲陰過。故及於變。元授時曆。則長極於六十二刻。短極於三十八刻。以爲驗。於燕地稍偏北。故然。海國有煮羊脾未熟而天明者。則短又不止於三十八刻而已。豈漏刻隨日因地有不同者如此。初不全繫於陰陽之消長也。

作鬧

隱居詩話曰。晏元獻殊作樞密使。一日。雪中退朝。有二客。乃歐陽學士修。陸學士經元。獻喜曰。雪中詩人見過。不可不飲也。因置酒共賞。卽席賦詩。是時西師未解。歐陽修句有主人與國共休

成。不惟喜樂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元獻怏然不悅。嘗語人曰。裴度也曾燕客。韓愈也會做文章。但言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淸時。卻不曾恁地作鬧。

吳旦生曰。按次日蔡君謨上其事。元獻坐此罷相。故云作鬧。永叔頗聞元獻有後語。乃作啓以致謝。意終不平。然其憂國愛民之意。溢於言表。得二雅正變之深旨。人多取其聚星堂對雪賦詩。禁體物語。凡玉、月、梨、梅、練、縞、白、舞、鵝、鶴、銀等事。皆請勿用。永叔於艱難中。特出奇麗。然而原其風旨。終遜作鬧一詩。

碧溪詩話云。執政以永叔爲作鬧。殊不知老杜夏日歎云。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夏夜歎云。念我荷戈士。窮年守邊疆。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如退之始知神官未賢聖。護短憑愆要我敬。雪逕訛樵叟。風廊接談僧。眞作鬧詩也。

謝吏部

永叔贈荆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吳旦生曰。南齊書。吏部侍郞謝朓長五言詩。與沈約友善。約嘗謂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永叔引此事。人徒見荆公答詩。有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之句。遂認吏部爲韓公耳。葉石林謂。荆公自期於孟子。而處歐公以韓愈。正坐此誤也。

鴨脚

永叔詩。鴨脚生江南。名實未相浮。絳囊因入貢。銀杏貴中州。

吳旦生曰。銀杏。一名鴨脚子。謂其葉頗似鴨脚也。江南人共呼爲白菓。此菓北地不能種。故永叔云爾。梅聖俞詩。北人見鴨脚。南人見胡桃。識內不識外。疑是橡栗韜。陸放翁詩。鴨脚葉黃烏臼丹。草煙小店風雨寒。

春渚紀聞云。元豐間。禁中有鴨脚子四。樹皆合抱。其三在翠芳亭之北。歲收實至數斛。其一在太淸樓之東。未嘗著一實。裕陵戒圃者善視之。明年木遂花。而得實數斛。裕陵大悅。宴太淸以賞之。

綠蘿

永叔詩。江上孤峯蔽綠蘿。

吳旦生曰。讀之似謂孤峯蒙藤蘿耳。不知其山下爲綠蘿溪也。按陝州西山甘泉寺。其右曰孝婦泉。泉上有龐氏祠。謂姜詩妻龐氏也。永叔詩。叢祠已廢姜祠在。事迹難尋楚語訛。而綠蘿句。乃此詩首章也。

蒼龍闕

永叔早朝詩。月在蒼龍闕角西。

吳旦生曰。漢高帝本紀。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師古注云。未央殿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爲正門。至今只說天北闕。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蓋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耳。關中記云。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玄武。所謂北闕也。古今注云。蒼龍闕。畫蒼龍。玄武闕。畫玄武。今據歐詩觀之。是以當前闕狀蒼龍。故云月在西也。則知宋制與漢闕不同。

宋龐右甫過汴京詩。蒼龍觀闕東風裏。黃道星辰北斗邊。月照九衢平似水。羌兒吹笛內門前。元楊仲弘紀夢詩。海上垂綸有幾年。平居何事夢朝天。蒼龍觀闕東風裏。黃道星辰北斗邊。治世祇今逢五百。前程如此隔三千。揚雄解奏甘泉賦。應有聲名達帝前。則領聯全用右甫句。何也。

河　豚

穀父雜錄曰。永叔稱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意謂河豚食柳絮而肥。聖俞破題兩句便說盡河豚好處。乃永叔褒譽之詞。其實不爾。此魚盛於二月。至柳絮時。魚已過矣。石林詩話曰。浙人食河豚於上元前。方出時一尾直千錢。二月後一尾纔百錢。柳絮時已不食。謂之班子。而江西人方得食。蓋河豚出於海。初與潮俱上。至春深。其類稍流入於

江。歐公吉州人。故所知者江西事也。

吳旦生曰。至今蘇俗以上元前爲貴。後此則直漸減。此風尙固然。要不可執是以言詩也。倦遊錄云。柳花飛。此魚大肥。江淮人更相贈遺。腐其肉。雜蔞、荻芽。瀹而爲羹。則是江淮間豈盡效江西邪。韓致堯詩。柳絮覆溪魚正肥。則凡魚食楊花即肥。亦不止河豚矣。如東坡詩。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漁隱叢話又謂。此二月景致。是時河豚已盛矣。欲上之語。似爲未穩。不知此題小景詩。乃作景語耳。是上水之上。非初上之上。韻語陽秋改作河豚欲到時。大失其意。

劉原父戲謂。鄭都官外復有梅都官。鄭有鷓鴣詩。時呼鄭鷓鴣。梅有河豚詩。可呼梅河豚邪。則當時之推許此詩至矣。

太武

梅聖俞詩。魏武敗亡歸。孤軍駐山頂。

吳旦生曰。陸放翁入蜀記云。過瓜步山。山蜿蜒蟠伏。臨江起小峯。頗巉峻。絕頂有元魏太武廟。太武於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南侵。至瓜步。建康戒嚴。太武鑿瓜步山爲蟠道。於其上設氈廬。大會羣臣。疑卽此地。王文公詩所謂叢祠瓜步認前朝是也。按太武初未嘗敗。聖俞誤以佛

貍爲曹瞞耳。

鑋

梅聖俞送張沆詩。竹存帝女啼。夔學林雍鑋。

吳旦生曰。鑋音磬。一足行也。左傳。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按沆時爲寧鄉令。其地有夔。夔一足。故聖俞狀之。杜子美詩。山鬼獨一脚。黃魯直箋云。山魈出江州。獨足鬼。白樂天詩。山鬼跳蹻惟一足。正所謂夔也。楊升庵云。說文。夔。神魖也。如龍。一足。山海經。禺䝞處東海。

王弇州云。傳謂夔一足。而莊子又有夔憐蚿。蚿憐風。世人寘以夔一足矣。獨韓非子明之。哀公問孔子曰。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它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非一足也。

酴醾

韓持國詠酴醾云。典刑元在酒杯中。

吳旦生曰。酴。酒母也。麥酒不去滓飲也。醾。酒本也。或作酶。一作䅕。一作媒。孟康曰酒教。齊人名麴餅曰媒。王直方詩話云。酴醾。本酒名。世以其開花顏色似之。故以取名。山谷所以有名字因

壺酒。風流付枕幃之句。又云。風流徹骨成春酒。夢寐宜人入枕囊。海錄碎事云。酴醾。本作稌醿。後又加酉。墨莊漫錄云。酴醾。或作荼醾。一名木香。有二品。一品花大而棘。長條而紫心者爲酴醾。一品花小而繁。小枝而檀心者爲木香。張文潛詩。萬紫千紅休巧笑。人間春色在檀心。冷齋夜話云。花詩多比美女。山谷酴醾詩。露溼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鑪香。乃用美丈夫比之。

坐謾

韓持國寄兄子華詩云。移病暫休丞相府。坐謾猶著侍臣冠。吳旦生曰。子華自相府以病乞補外。出鎮北門。持國以論事不當罷。猶帶職名。故云移病。謂移書言病。見楊敞傳。坐謾。見孝武功臣表。謾。詆也。音漫。陸放翁詩。末俗紛紛只自謾。惟公肯向靜中觀。藝林伐山云。以言相欺曰謾。以言相誣曰詸。佛書。空谷傳聲曰赤諱一作謾。白詸。又偈曰。掉弄花唇取次謾。一有詸字。

桐木

陸農師爲韓子華挽章云。棠棣行中排宰相。梧桐名上識韓家。

吳旦生曰。子華、玉汝兄弟相繼爲宰相。其家呼爲二相公。未幾。持國拜門下侍郎。甚有援立之望。呼爲三相公。因建堂。榜曰三相。又家門有梧桐木。京師人呼爲桐木韓家。以別魏公。子華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薨。農師又有詩云。非關庚子曾占鵩。自是辰年併直龍。子華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數。亦異事也。故蘇頌挽詩云。三登慶曆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尊。蓋自樞副遷參政。宣撫陝右。卽軍中拜昭文相。再入史館相也。

滄浪亭

石林詩話曰。姑蘇州學之南。積水瀰數十頃。旁有小山。高下曲折相望。蓋錢氏廣陵王所作。既積土爲山。因以爲池潴水。瑞光寺卽其宅。而此其別圃也。慶曆間。子美謫廢。以四十千得之爲居。傍水作亭。曰滄浪。歐公詩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既死。其孤不能保。遂屢易主。今爲章子厚家所有。廣其故地爲大閣。又爲堂。山上亭北跨水。復有山名洞山。章氏併得之。既除地。發其下。皆嵌空大石。又得千餘樹。亦廣陵時所藏。益以增累其隙。兩山相對。遂爲一時雄觀。土地各有所歸也。

吳旦生曰。梅聖俞晚年卜築滄浪之旁。與子美相鄰。愛其地也。觀子美獨步滄浪亭詩。花枝低

欲草生迷。不可騎入步是宜。時時擕酒只獨往。醉倒惟有春風知。其一時閒適之致。幽入勝地。可稱雙絕。子美又有滄浪詩云。野蔓蟠青入破窗。雖佳句。然破窗野蔓蟠其中。似無人居矣。後客死高橋。遂以爲讖。其人亡而地且屢易也。紹興初。沈元叔詩。只今惟有亭前水。曾識春風載酒人。程致道詩。醉倒春風載酒人。蒼髯猶想見長身。蓋亦游其地而感其人耳。

中吳紀聞云。滄浪亭爲中吳軍節度使孫承祐之池館。其後蘇子美得之。我家舊與章莊敏俱有其半。今盡爲韓王所得。吳縣志云。韓蘄王軍行潤州。過而樂之。章氏不解意。令督軍餉。始大懼。獻而祈免。千指一夕而散。余觀子美自爲滄浪亭記云。愛而裵回。遂以錢四萬買之。洪景盧云。今蘄王家價值數百萬矣。元末張伯雨猶慕之。詩云。闔閭城中可終老。安得四萬買滄浪。

避暑錄話云。禹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滄浪。地名。非水名也。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荊州者。孟子記孺子之歌。所謂滄浪之水可以濯纓者。屈原楚辭亦載之。此正楚人之辭。蘇子美卜居吳下。前有積水。卽吳王僚開以爲池者。作亭其上。名之曰滄浪。雖意取濯纓。然似以滄浪爲水渺瀰之狀。不以爲地名。則失之矣。滄浪。猶言嶓冢、桐柏也。今不言水。而直曰嶓冢、桐柏可乎。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黑水、弱水、澧水之類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

瘞鶴銘

蘇子美詩。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新傳瘞鶴銘。

吳且生曰。瘞鶴銘刻京口焦山之麓。記載其跡。言人人殊。要以黃伯思之說爲正。知子美詩誤也。顧元慶作瘞鶴銘考。錄其全文。銘七十二字。序六十一字。

集古錄云。瘞鶴銘題華陽眞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摹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爲奇。惟予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眞逸。是顧況道號。

金石錄云。徧檢唐史及顧況文集。皆無此號。惟況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

蔡君謨云。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隸最盛。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爲世所尙。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

張子厚云。瘞鶴銘今存焦山。凡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與焉。熙寧三年。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眞宰八字。與華陽眞逸、上皇山樵。似是眞侶之號。

廣川書跋云。歐陽文忠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爲行凡十八。爲字二十五。安得字至六百。蔡佑云。其側有司兵參軍王瓚題名小字數十。與瘗鶴銘字畫一同。雖無歲月可考。官稱乃唐人。

東觀餘論云。文忠以爲不類王書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況道號。又疑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宏景。宏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曰眞逸者。豈其別號歟。

續博物志云。陶隱居書自奇。世傳畫板帖。及焦山下瘗鶴銘。皆其遺迹。

西淸詩話云。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華陽眞人。晚號華陽眞逸。道書言。華陽。金壇之地。第八洞天。東、北門俱潤州境也。丹陽與茅山相犬牙。又三茅。陶故居。則瘗鶴銘爲隱居不疑。

漁隱叢話載。黃伯思與劉無言論書云。唐王瓚一詩。字畫全類此銘。不知卽瓚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疑卽瓚書也。下有上皇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蓋唐有此人。亦號逸少耳。

昵古錄云。黃伯思以瘗鶴銘爲陶隱居書。似矣。獨謂以朱陽帖參之絕類。則予所不許。朱陽帖出於信本。蓋不足復疑。且其寒峭取姿。與銘體方嚴。乃一一相反。安得强合。

答　曾

蘇子美松江長橋觀魚詩。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鱉腥。我實宦游無況者。擬來隨爾帶笭箵。

吳旦生曰。漁隱叢話辨笭箵二字音韻甚詳。而詩林廣記引元次山集自釋云。帶笭箵而畫船。注云。上丁郎切。下桑荒切。竹器也。故唐書音訓云。讀作郎桑。見元結本集音訓。又音上力丁切。下息拯切。取魚籠也。蓋有平仄兩音。自釋又云。能帶笭箵。全獨而保生。能學聱齖。保宗而全家。傲也如此。漫乎非邪。其語雖叶韻。然廣韻、集韻於庚、淸、靑三韻中不收此箵字。並於上聲迥字韻中收之。子美此詩誤押爲平聲矣。又黃魯直過石塘詩。長虹垂地若篆字。晴岫插天如畫屛。耕夫荷鋤解襏襫。漁父晞網投笭箵。秦少游德淸道中還寄子瞻詩。叢薄開羅帳。淪漪寫鏡屛。疏籬窺窅窕。支港泛笭箵。皆於靑字韻中押之。眞誤也。

陶南邨詩。風簷懸襏襫。煙艇帶笭箵。自注云。笭箵。元結自釋。音郎當。蓋竹籠也。其全詩以堂、長、黃爲韻叶。蓋從唐書音訓也。

大唐新語云。漁具總曰笭箵。漁服總曰袯襫。

澄心堂紙

王直方詩話曰。澄心堂紙。乃江南李後主所製。國初不甚爲貴。自劉貢父首爲題之。又邀諸公賦

之。世爲貴重。貢父詩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名寧復得。就令得之當不識。文忠公詩云。君不見。曼卿子美眞奇才。久矣零落埋黃埃。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知誰哉。梅聖俞云。寒谿浸楮舂夜月。敲冰擧簾匀割脂。焙乾堅滑若鋪玉。一幅百金曾不疑。東坡云。詩老囊空一不留。一番曾作百金收。又從宋肇求此紙云。知君也厭雕肝腎。分我江南數斛愁。

吳旦生曰。澄心堂紙。取李氏澄心堂樣製也。堂在建業。後山談叢云。澄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宴居也。世以爲玄宗書殿。誤矣。後主時製紙。極光潤滑膩。往往書畫多藉之。宋初紙猶有存者。按淳化閣帖。背此紙所搨。歐公五代史亦用此屬草。公曾以二軸贈聖俞。聖俞以詩謝云。江南李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又云。堪入右軍跡。慙無幼婦辭。劉原父詩。斲冰折圭作宮紙。王文正公詩。魚涸肯數荊州池。

呵膠

劉貢父和陸子履詩云。此膠出從遼水魚。白羽補綴隨呵噓。

吳旦生曰。呵膠出遼中。可以羽箭。又宜婦人貼花鈿。呵噓隨融。故謂之呵膠。洞冥記云。善苑國嘗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煮其殼。勝於黃膠。亦謂之螯膠。勝於鳳喙之膠也。

沈東老

侯鯖錄曰。熙寧中有稱回道人。或曰。此呂洞賓也。過沈東老飲酒。寫絕句於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七年。坡過晉陵。見東老之子。能道其事。時東老已歿三年矣。坡爲和其詩。

吳旦生曰。余家前谿。距數里而南爲東林山。有沈東老名思。字持正。以藥十八味釀爲十八仙酒。楊鐵厓所謂明晨紗帽青藜杖。更訪東林十八仙也。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客號回道人來訪。求一醉。因出酒器十數於席。回曰。飲器中。鍾、鼎爲大。屈巵、螺杯次之。梨花、蕉葉最小。當爲公自小至大飲之。東老鼓琴。回浩歌以和。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無酒色。將達旦。甕無餘瀝矣。舉席上石榴皮題詩庵壁。其色微黃而漸加黑。約此去五年復過。今日當化去。行至舍西石橋。不知所適。至熙寧五年中秋之吉。東老屬其族人而告之。及期捐館。東坡和其詩曰。世俗何知貧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金覓素書。符離道士晨興際。華岳先生尸解餘。忽見黃庭丹篆字。罔傳青紙小朱書。淒涼雨露三年後。彷彿塵埃數字餘。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

齊東野語云。沈偕君與。卽東老之子也。饒於財。少遊京師。好狎游。時蔡奴聲價。甲於都下。沈呼一賣珠人於其門首議價。不售。撒其珠於屋上。笑曰。依汝所索還錢。蔡於簾中窺見。後數

曰。乃詣之。其家喜相報曰。撒珠郎至矣。接之甚至。於是豪侈之聲滿三輔。時賈耘老隱居苕城南橫塘上。沈以詩遺之。蟹曰。黃秔稻熟墜西風。肥入江南十月雄。橫跪蹣跚鉗齒白。圓臍吸脇斗膏紅。齏須園老香研柚。羹藉庖丁細劈葱。分寄橫塘谿上客。持螯莫放酒杯空。耘老得之。不樂曰。後進輕我。且聞其不羈。和韻詆之云。彭越孫多伏下風。蟾蜍奴視敢稱雄。江湖縱養膏腴紫。鼎鑊終烹爪眼紅。嘲稱吳兒牙似鏤。聲慚湖女手如葱。獨憐盤內秋臍實。不比溪邊夏殼空。君與怒曰。賈與郡將往還預政。言人短長。爲人所訟。我以長上推之。乃鄙我如此。復用韻報之云。蟲腹無端苦動風。團雌還卻勝尖雄。水寒且弄雙鉗利。湯老難逃一背紅。液入幾家烦海澨。醯成何處污園葱。好收心躁潛蛇穴。毋使雷驚族類空。賈晚娶眞氏。人謂賈秀才娶眞縣君。沈所指團雌爲此。而戲語遂傳播矣。

月卿

楊察詩。人若月分卿。

吳旦生曰。洪範。王省惟歲。卿士惟月。注云。卿士各有所職。若月之有分也。伊尹曰。九卿通寒暑。按察謫守信州。送行者十二人。因作詩以謝曰。十二天之數。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極醉巫山側。聯吟解管清。他年爲舜牧。協力濟蒼生。三謂十二野。四謂十二月。五

謂十二峯。六謂十二律。結謂十二牧。皆用十二故實。

水閣

漁隱叢話曰。賈耘老有水閣在苕谿之上。景物清曠。東坡作守時。屢過之。題詩畫竹於壁間。沈會宗又爲賦小詞云。景物因人成勝槩。滿目更無塵可礙。等閒簾幕小闌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閒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派。流水白雲常自在。其後水閣屢易主。今已摧毀久矣。遺阯正與余水閣相近。同在一岸。悉如會宗之詞。故予嘗有鄙句云。三間小閣賈耘老。一首佳詞沈會宗。無限當時好風月。如今總屬續谿翁。蓋謂此也。吳旦生曰。堯山堂外紀作遺阯與沈存中水閣相近。後絕句亦屬存中作。非也。按胡元任卜居吳興。以漁釣爲適。自號苕谿漁隱。臨流數椽。亦以此命名。僧了宗爲畫苕谿漁隱圖。嘗得句。郎題其上云。谿邊短短長長柳。波上來來往往船。鷗鳥近人渾不畏。一雙飛下鏡中天。卷起綸竿撇櫂歸。短篷斜掩宿漁磯。日高春睡無人喚。撩亂楊花繞夢飛。其標致似耘老。而小詩亦不減會宗詞矣。

歷代詩話卷五十七　辛集三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宋詩　卷上之下

落英

西淸詩話曰。歐公嘉祐中見王荊公詩。黃昏風雨暝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笑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吟。荊公聞之曰。是豈不知楚辭夕餐秋菊之落英。歐九不學之過也。高齋詩話以秋英二句爲子瞻跋。漁隱叢話云。於六一居士全集及東坡前後集並無此二句。不知西淸、高齋何從得此。

吳旦生曰。埤雅言。鞠如聚金。鞠而不落。故名鞠。蓋鞠不落華。蕉不落葉。此正理也。楚辭乃云。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野客叢書云。原借此自喻。蓋反物理以爲言也。謂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而有墜露。秋菊就枝而殞。本無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變則然。吾憔悴放浪於楚澤之間。固其宜也。歐公意謂荊公得時行道。落英反理之喻。似不應用。故曰秋英云云。欲荊公自觀物理。而反之於正耳。余以歐公稔知其學術。豈片言能反於正哉。特喚醒子細

二字。見他生平誤處儘多。不可過執己見。莽莽行事耳。

洪興祖楚辭補注云。秋花無自落者。讀如我落其實而取其材之落。魏梅墅續評云。落之爲義。始也、初也。如禮記所謂落成之落。蓋菊巳花。雖枯不落。惟初英乃可餐也。二解落義各異。

王逸離騷注云。英。華也。類篇云。英。草榮而無實者。後漢馮衍賦云。食玉芝之茂英。言英華之英也。宋書沈約云。英。葉也。言食秋菊之葉。神農本草。三月采菊葉服之。輕身耐老。王子喬變白增年方。甘菊三月上寅采。名曰玉英。是葉謂之英也。二解英義亦異。

黃金臺

西淸詩話曰。荊公詩。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以示陸農師。農師曰。蕭規曹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皆摭故實。而請從隗始。初無恩字。公曰。退之鬬雞聯句。感恩慙隗始。若無據。豈當對功字也。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枯爲倒置眉目。反易巾裳。蓋謹之如此。

吳旦生曰。史記。昭王爲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新序、通鑑亦云築宮。不言臺也。孔文舉與曹公書云。昭王築臺以尊郭隗。任昉述異記。燕王爲隗築臺。今在幽州。呼賢士臺。亦謂招賢臺。則有所謂臺矣。不載黃金之名。按上谷郡圖經云。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臺遺阯。太平御覽乃引史記。以爲昭王置千

金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不知所據。鮑昭放歌行云。將起黃金臺。李善注引圖經、晉書。俱不云史記也。皇甫松登黃金臺詩。燕相謀在茲。積金黃巍巍。李白詩。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杜甫詩。揚眉結義黃金臺。李賀詩。報君黃金臺上意。柳宗元詩。燕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劉因詩。黃金亦何物。能令賢重輕。貢師泰詩。燕王銳志移青社。築土懸金奉賢者。迺賢詩。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難求。其於黃金臺題下注云。大悲閣東南隗臺坊內。楊維禎詩。金臺百尺媒燕隗。高啓詩。歸時應過黃金臺。祝允明詩。昭王禮郭生。崇臺懸黃金。

橫陳

嬾眞子曰。荆公詩。歲晚蒼官聊自保。日高青女尙橫陳。蒼官。松也。青女。霜也。言日高而松上霜不消也。橫陳出楞嚴經六欲界中云。我無慾。應女行事。當橫陳時。味如嚼蠟。以言道人處世間。雖有慾而無味也。蓋荆公自謂如蒼官自保。但青女橫陳。不能已耳。

吳旦生曰。汪彥章詩。從此空花掃除盡。定須嚼蠟向橫陳。金人李之純詩。橫陳已覺如嚼蠟。皆醉何妨獨啜醨。是用楞嚴語也。然觀梁元帝詩。王孫及公子。熊席復橫陳。夏英公詩。橫陳皆錦繡。器皿盡金玉。所謂橫陳。乃鋪陳之義。海錄碎事云。橫陳。言同被也。則李義山所云。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其謂此邪。他如洪駒父雪詩。偏隨江月橫陳夜。未放宮梅獨自香。

任君謀詩。野寺荒涼人不到。水光山影正橫陳。王君玉詩。物色橫陳詩卷裏。雲濤飛動酒杯中。皆借用也。荆公又詩。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橫陳。山谷謂。自獻、橫陳。俱見相如賦。不應用。惠洪答以橫陳出楞嚴經。

丁翁雜鈔云。樊宗師所作絳守園亭記。陳后山柏詩。皆以柏爲蒼官。則作松誤。復齋漫錄云。青女。主霜雪之神也。故淮南子。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云。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主天霜雪。荆公以青女爲霜。於理未當。杜子美秋野詩。飛霜任青女。乃爲盡理。梁昭明博山香鑪賦云。青女司寒。紅光翳景。亦皆爲霜雪神矣。余觀李義山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鬬嬋娟。黃山谷詩。嫦娥攜青女。一笑粲萬瓦。用意隱約爲佳。

通印

容齋四筆曰。魚通印之語。本出於王荆公送張兵部知福州詩。長魚俎上通三印之句。蓋以福州瀕海多魚。其大如此。初不指言爲子魚也。東坡始以通印子魚對披緜黃雀。乃借子字與黃字爲假對耳。山谷所云。子魚通印蠔破山。蓋承而用之。遯齋閑覽云。其地有通應廟。廟前港中子魚最佳。王初寮詩。通應子魚鹽透白。正釆其說。郡人黃處權云。興化子魚。去城五十里地名迎仙者。爲上所產之處。土名謂之子魚潭而已。初無通應港之名。有大神祠。賜額曰顯應。乃遯齋所指之廟者。

亦非通應也。潭旁又有小祠一間。庳陋之甚。農家以祀田神。好事欲實遯齋之說。遂粉刷一扁。妄標曰通應。廟側題五小字曰。元祐某年立。此尤可笑。且用神廟封額以名土物。它處未嘗有也。

吳旦生曰。觀遯齋之意。以爲今人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此亦傳聞之誤。而容齋反以通應廟之說爲是妄增。余按泊宅篇云。興化軍子魚。惟通應大師廟前者最美。世稱通應子魚。而東坡乃作通印子魚。恐誤。又塵史云。子魚。長七八寸。闊三二寸許。剖之。子滿腹。冬月正其佳時。莆田迎仙鎮。乃其出處。予按部過之。驛左有祠。謂之通應祠。下有水曰通應谿。潮汐上下。土人以鹹淡水不相入處魚最美。比見士人詩誤曰通印。據此。則按部時實履之言。遯齋亦未可非。

漁隱叢話云。韓子蒼謝寄子魚詩。驛騎馳書自海傍。開籃賸喜子魚香。紅螺紫蛤俱羞避。獨許渠儂近酒觴。子魚味鹹。止可噉水飯。若作酒品之物。殊無風味。

漢人語

石林詩話曰。荊公詩用法甚嚴。尤精於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語也。

吳旦生曰。野客叢書亦謂。護田、排闥。皆西漢語也。余按此兩語。公嘗題金陵壁上。指示山谷。

蓋得意之句。它如草深留翠碧。花遠沒黃鸝。人只知翠碧、黃鸝爲精切。不知是四色也。自喜田園歸五柳。最嫌尸祝擾庚桑。人亦知柳對桑爲的。不知以十干數之。庚亦是數也。皆足見其銖兩。

搏黍春鋤

荆公題王昴霄水亭云。蕭蕭搏黍聲中日。漠漠春鋤影外天。

吳旦生曰。按搏黍。黃鸝也。王伯厚謂。演繁露以搏黍爲鸎。不知何出。蓋未攷國風葛覃注耳。詩疏云。黍方熟時。鳴於桑間。方言云。齊人謂之博黍。楊升庵云。今之布穀也。布、博聲相近。此鳥當名博穀。余據此。則搏作博音無疑。乃升庵經說部謂搏黍音團。黃鳥也。何無畫一之見與。韻府。鵓鴣。鳥名。布穀也。揚雄傳注。布穀。一名買鵤。蓋聞其聲則思買鵤鐮以布穀也。其聲曰。家家撒穀。又云。脫卻破袴。東坡詩。南山昨夜雨。西谿不可渡。渡邊布穀啼。勸我脫布袴。不辭脫袴谿水寒。水中照見催租瘢。

按。春鋤。鷺也。爾雅。鷺春鋤。亦取其鷺之行步。方言。齊魯之間。謂之春鋤。海錄碎事云。步於淺水。好自低昂。故曰春鋤。格物論云。鷺鷥。一名春鋤。林棲。朝出捕魚。夜宿其處。正指此也。乃月令廣義引此入春令中。誤作春鋤。可笑。

果下騮

王荊公詩。呼僮羈我果下騮。欲尋南岡一散愁。

吳旦生曰。漢書。昌邑王賀召皇太后果下馬乘之。魏志。濊國果下馬。漢桓時獻之。注曰。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顏氏家訓云。周宏正爲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蓋濊國所出也。北史。尉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不與。神武責文襄而杖之。述異記云。漢樂浪郡出果下馬。高三尺。虞衡志云。德興產果下小騆。以瀧水者爲最高。不踰三尺。駿者有兩脊骨。一統志云。果下馬出今羅定州。李長吉詩。吾聞果下馬。羈策任蠻兒。元微之詩。果下翩翩紫騮好。歐陽永叔詩。猶得追開果下騮。陳后山詩。惜子翩翩果下駒。海錄碎事云。果下牛出廣州。以其庳小。可行果樹下。今之㹀牛是也。述異記云。日南郡出果下牛。高三尺。

子耶

王荊公詩。洲迥藏迷子。谿深礙若耶。

吳旦生曰。建康西南十里有迷子洲。按字書謂父曰耶。於遮切。古樂府。不聞耶孃喚女聲。杜詩。耶孃妻子走相送。又。見耶背面啼。何侚之戲王絢彧之子曰。耶耶乎文哉。絢對曰。尊者之名。安得爲戲。亦可道草翁之風必舅。翁指侚之。舅指何偃。又費旭詩。不知是耶非。殷芸詩。飄颻雲

母舟。簡文帝笑曰。貴既不識其父。殷又飄颺其母。據此。則耶乃古爺字也。荊公以若耶谿對迷子洲。取其耶字、子字。作對工切。筆談所載。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其對意同。

弓

荊公詩。臥占寬閑五百弓。

吳旦生曰。佛家以四肘爲弓。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容齋四筆云。毗曇論四肘爲一弓。五百弓爲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爲一由旬。一弓長八尺。五百弓長四百丈。一拘盧舍有二里。十六里爲一由旬。焦氏筆乘謂盧舍。四里也。誤。陸放翁詩。小嶺西南煙水間。頗聞有地百弓寬。倪雲林詩。結茅擬傚芝三秀。眠鹿應遺地一弓。宋子虛詩。五色何年補泬寥。百弓無地駕瓊瑤。桃源手聽云。薩波多論曰。西天度地。以開肘爲一弓。去村店五百弓。不遠不近。以閑散處爲蘭若。今若以唐尺計之。度二里許也。

挾

荊公詩。荒埭暗雞催月曉。空場老雉挾春驕。

吳旦生曰。翁行可論荊公善下字。下得挾字最好。如孟子挾貴、挾長之挾。嚴有翼云。荊公又有紫莧臨風怯。蒼苔挾雨驕。陳無己有寒氣挾霜侵敗絮。賓鴻將子度微明。其用挾字不同。

青藜

漁隱叢話曰。王荊公上元戲劉貢父詩。不知太乙游何處。定把青藜獨照公。此詩用事亦精切。拾遺記。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植青藜杖。言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出懷中竹牒授之。此旣與貢父同姓。又貢父時正在館閣。

吳旦生曰。史記。漢家以望日祀太乙。從昏時祀到明。今人於正月十五夜遊觀鐙。是其遺事。故漁隱但知劉姓與館閣用於貢父爲切。而不知太乙之用於上元爲更佳也。篷窗雜錄云。古稱藜杖。藜卽苜蓿。養之歷霜雪。經一二歲。其本脩直。生鬼面。可杖。取其輕而堅。非黎木也。用藜爲然。光最明。可傳火徹夜。古讀書者然藜。以此。王弇州云。藜牀。牀之爲杖也。余觀權德輿詩。閒臥藜牀對落暉。似非杖義。

留青日札云。苜蓿。漢志作目宿。爾雅作莜蓿。或作薈蓿。草名。或曰菜。出大宛國。漢使得之。種離宮。一名光風草。今之鶴頂草。似灰藋。秋後結實。黑房纍纍如穄。俗謂之木粟。其米可爲飯。亦可釀酒。故曰槃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穄卽稷也。

紫桃軒雜綴云。西京雜記。樂遊苑中自生玫瑰樹。樹下多苜蓿。一名懷風。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熠其花。故名。茂陵人謂之連枝草。陶隱居以爲長安中有苜蓿園。北人極重此味。

既老則以飼馬。

披香殿

西淸詩話曰。仁宗嘉祐中。後苑賞花釣魚。介甫以知制誥預末坐。帝出詩示羣臣。次第屬和。傳至介甫。日將夕矣。亟欲奏御。得披香殿字。未有對。時鄭毅夫接席。顧介甫曰。宜對太液池。故詩云。披香殿上留朱輦。太液池邊送玉杯。翌日。都下盛傳王舍人竊柳耆卿詞太液波翻、披香簾卷之語。介甫銜之。

吳旦生曰。復齋漫錄謂。唐上官儀初春詩。步輦出披香。淸歌臨太液。乃知荊公取儀詩。豈柳詞邪。庾信春日詩。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上作春衣。長安有宜春宮。此又以宜春對披香矣。

蘇魏公語錄云。仁宗賞花釣魚宴賜詩。執政諸公泊禁從館閣皆屬和。而詩中徘徊二字。別無他義。諸公進和篇皆押徘徊字。及詩罷。再就座。而敎坊進戲爲尋訪稅第者。至前堂。觀玩不去。曰。徘徊也。至後堂。復環顧而不去。問之。則皆曰。徘徊也。一人笑曰。可則可矣。但未免徘徊太多。楊升庵云。徘徊無別押。予思漢書相如傳有安翔徐徊。昭帝廟號從徊。揚雄賦有徊徊徨徨。松陵詩有遲徊。庾信文有徠徊。

歸田錄云。眞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丁謂應制詩。鶯

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眞宗稱賞。

而

詞林海錯曰。周禮考工記。旊人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注云。之而。頰頷也。王荆公與蘇長公分韻得而字詩。采鯨抗波濤。風作鱗之而。借用亦妙。

吳旦生曰。按荆公在歐公坐。分韻送裴如晦知吳江。以黯然消魂唯別而已分韻。時送者八人。歐陽永叔、王荆公、蘇子美、梅聖俞、王平甫、蘇老泉、姚子張、焦伯强。不聞有蘇長公也。夏茂卿載荆公與長公分韻。則誤矣。老泉得而字。押談詩究乎而。荆公乃又作而字二詩。其一押風作鱗之而。其又一云。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賓客。兩忘我與而。蓋露長也。茂卿載荆公得而字。又誤矣。

鳴午

復齋漫錄曰。荆公詩。靜憇鳩鳴午。荒尋犬吠昏。學者謂公取唐詩一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之句。予嘗見東坡手寫此詩。乃是靜憇雞鳴午。讀者疑之。蓋不知取唐詩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

吳旦生曰。西淸詩話。陳傳道嘗於彭門壁間見一聯云。一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後以語東坡。世謂公作。然否。坡笑曰。此唐人得意句。僕安能道此。據此。則詩到至處。應讓唐人獨步。此東

坡所不能道。荊公所不敢取也。而胡苕谿乃用此語作春日一聯云。語盡春愁雙紫燕。喚回午夢一黃鸝。不自知其語意淺薄。遜其自然矣。後見焦氏筆乘謂。荊公鄰雞生午寂。芳草弄秋妍。此語出於韋蘇州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余以此聯上句。實一鳩鳴午寂換骨句也。

金山

遯齋閑覽曰。唐人題西山寺詩。終古礙新月。半江無夕陽。人謂冠絕古今。以其盡得西山之景趣也。金山寺留題者亦多。而絕少佳句。惟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又天多臉得月。地少不生塵。最爲人傳誦。要亦未爲至工。若用之於落星寺。有何不可乎。熙寧中。荊公有句云。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尤爲中的。

吳旦生曰。后山詩話載楊蟠金山詩。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鐙火見揚州。王平甫以此詩爲莊宅牙人語。解量四至。復齋漫錄云。荊公金山詩。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祇見鐙四句。亦類楊蟠。漁隱叢話云。平甫游金山詩。北固山連三楚近。中濡水入九江深。平甫譏楊蟠之詩。乃反自作此等語。則何也。

薩天錫登金山雄跨亭云。疏鐘水國前朝寺。落日海門何處舟。更擬黃昏盡餘興。卻從鐙火望揚州。卽用楊蟠語。亦不減其高雅也。

母洪奧

王荆公詩。千枝孫嶧陽。萬本母淇奧。吳旦生曰。荆公過於鑱鑿。輒失天然之致。只此二語。魏華父謂。孫枝取杜子美賦。桐花未吐。孫枝之鸞鳳相鮮。此猶未害。如母淇奧稍牽强。李注云。世俗謂慈竹爲子母竹。

洪

荆公詩。東江木落水分洪。吳旦生曰。漫叟詩話。灘石湍激其中。深僅容舟。司舟者謂之洪。若大水。則不復問洪矣。余按方言。石阻河流爲洪。銅陵縣有水洪口。江湖間謂分流處爲洪。又石梁絕水曰洪。射洪、呂梁洪是也。蘇東坡百步洪詩。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周衡之詩。十人度索上一洪。寸寸强弓挽難起。馬虛中詩。萬里長風送短篷。亂流初下呂梁洪。漫叟又云。江漢有潛。以扞制泛濫。大漲則溢於平陸。水退潛見。舟人謂之水落槽。臨川詩。萬里寒江正復槽。潛確類書云。莊子。呂梁縣水三千仞。故今言呂梁爲聚水村。卽百步洪也。東坡詩。亂山合沓圍彭門。官居獨在聚水村。

謝公墩

歸田詩話曰。王荊公詠謝公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尙隨公。或謂荊公好與人爭。在廟堂則與諸公爭新法。在野則與謝公爭墩。亦善謔也。然公詠史云。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則公不獨欲專朝廷。雖丘壑亦欲專而有之。蓋生性然也。

吳旦生曰。金陵舊事載。謝公墩在冶城之尾。冶城本吳王夫差冶鑄處。世說。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故名謝公墩。謝靈運撰征賦。視冶城而北屬。懷文獻之悠揚。指此也。李太白將營園其上。故作詩云。冶城訪古迹。猶有謝公墩。

六朝事迹云。荊公宅。地名白塘。元豐七年。公病愈。請以宅爲寺。賜額報寧禪寺。由城東門至蔣山。此半道也。亦名半山寺。漁隱叢話云。山谷稱荊公爲半山老人。故跋胡笳集句云。溢城王寅擬半山老人集句胡笳十八拍是也。林下偶談云。王介甫。初字介卿。王深甫集有臨河寄介卿詩。曾南豐集亦有寄王介卿詩。能改齋漫錄載南豐懷友篇。蓋集中所遺者。其篇末云。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介卿家。

嫐

王荊公詩。細浪嫐雪千娉婷。

吳旦生曰。委巷叢談云。戲擾不已曰嫐。音如褭。嵇康絕交書云。足下嫐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

人。以益時用耳。晉書諺云。和嶠牛。傅咸鞦。王戎踢嬲不得休。梁吳孜春閨怨云。柳枝皆嬲燕。桑葉復催蠶。近顧大武飛將軍賦云。聞東兵之入薊者。爲白鳥所嬲。

傾家

王平甫詩。傾家何計效韓公。

吳旦生曰。此平甫謝陸農師贈簟之句。因退之有簟詩云。有賣直欲傾家貲也。按世說。劉恢云。見何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猶云欲傾竭家貲以釀酒飲之也。故魯直云。欲傾家以繼酌。退之不過借其意入簟用耳。朱行中詩。相逢盡欲傾家釀。久客誰能散橐金。以家釀對橐金。便失本意。

霧淞

曾子固冬夜詩云。香消一榻氍毹暖。月淡千門霧淞寒。

吳旦生曰。墨莊漫錄。東北冬月寒甚。夜氣寒空如霧。著於林木。凝結如珠玉。旦起視之。眞薄雪也。見晛乃消釋。因風飄落。齊魯人謂之霧淞。諺云。霧淞重霧淞。窮漢置飯甕。蓋歲穰之兆也。子固有霧淞詩。園林初日靜無風。霧淞開花處處同。東坡送曹仲錫詩。斷蓬飛葉落黃沙。祇有千林鬔鬆花。按霧淞音夢送。與鬔鬆同音。黃氏日鈔云。音夢送。顧迴瀾古雋云。音孟送。液

雨如霧也。字林云。凍洛也。楊升庵詩序云。洛音索。冰著樹如索也。一作霧凇。曾公袞戲作冷語云。萬山雲雪陰霾空。千林霧凇水搖風。寒淺則爲霧凇。寒極則爲木稼。然霧凇召豐。而木稼召凶。不可不辨也。按左傳。魯成公十六年。雨木冰。劉向以爲冰者。陰之盛。而水之滯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漢書五行志。木冰亦曰樹介。又曰木稼。稼卽介之譌。寒甚而木冰。如樹著介胄。海陸碎事云。名木冰。爲木介甲兵之象也。唐書。寧王憲疾時。京師寒甚。凝霜封樹。憲見而歎曰。此樹稼也。諺云。木若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十一月薨。熙寧中。華山圮冰成木稼。已而韓魏公薨。故荆公挽之云。木稼嘗聞達官怕。山頹果見哲人萎。

鳳凰臺

存餘堂詩話曰。李太白鳳凰臺詩。昔賢評爲千古絕唱。郭功父和韻云。高臺不見鳳凰游。浩浩長江入海流。舞罷靑娥同去國。戰殘白骨尙盈丘。風搖落日催行棹。潮擁新沙換故洲。結綺臨春無處覓。年年芳草向人愁。眞得太白逸氣。是豈其後身耶。

炅且生曰。功父母夢李太白而生。少有詩名。袁世弼薦於梅聖俞。聖俞曰。天才如此。眞太白後

身也。故贈詩有采石月下訪謫仙之句。人咸以爲太白矣。後同荆公登金陵鳳凰臺。追次太白韻。援筆立成。一座盡傾。然其泚筆飄逸。絕無宋氣。此詩亦能事也。

遯齋閑覽云。功父曾題人山居云。謝家莊上無多景。只有黃鸝三兩聲。荆公命工繪爲圖。自題其上云。此是功父題山居處。卽遣人以金酒鍾並圖遺之。

羅漢

王禹玉喜雨詩云。良弼爲霖辜夙望。神僧作霧應精求。

吳旦生曰。元豐間。久旱不雨。裕陵齋禱甚力。夢一僧。躍馬空中。口吐雲霧。既而雨作。遣中貴人物色之。得相國寺五百羅漢中第十三尊者。鑾入視之。正所夢也。禹玉詩記此。又元厚之詩。仙驥翥雲穿仗下。佛花吹雨匝天流。

按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寺。曹翰下江南。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盜以歸。無以爲名。乃取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詔因賜於相國寺。當時謂之押綱羅漢云。

當句對

王禹玉詩。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酣玉盞照東西。

吳旦生曰。樂府六么曲有花十八。古有玉東西杯。而十與八。東與西乃當句對。蓋昔人作詩。有當句對而兩句更不須對者。如陸魯望詩。但說漱流並枕石。不辭蟬腹與龜腸是也。如李義山詩。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但覺游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鸞。則中二聯俱用此體。故其命題曰。當句有對。

俗語

王君玉謂嘗有雪詩。待伴不禁鴛瓦冷。羞明當怯玉鉤斜。

吳旦生曰。雪止未消者。俗謂之待伴雪。夜落者。又謂之羞明。兩以俗語采入句中。此點石爲金法也。黄白石雪詩。說道羞明卻不羞。日光玉潔共飛浮。天人胸次明如洗。肯似人間只暗投。此又反其語而用之。

歷代詩話卷五十八　辛集四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宋詩　卷中之上

明允

石林詩話曰。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既爲歐陽文忠公所知。其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陽。忠獻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爲異禮。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時傍醉中來之句。其意氣尤不少衰。明允詩不多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如讀易詩云。誰爲善相應嫌瘦。後有知音可廢彈。婉而不迫。哀而不傷。所作自不必多也。

吳旦生曰。何燕泉謂。佳節屢從愁裏過。何無養也。壯心時傍醉中來。是不能以德將也。道山清話。老蘇以兵書徧見諸公貴人。皆不甚領略。有人言於富韓公。公曰。此君專勸人殺戮以立威。豈得直如此要官職做。然則蘇當時愁態壯心。亦可歎耳。余不然其說。如后山譏明允不能詩。苕谿已斥其誣矣。觀雅安守劉太簡以書薦於韓魏公、歐陽文忠公、張文定公。辭甚愷切。文亦

高雅。而張安道守成都時。乃爲作書辨裝。使人送之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卽極力推譽。蓋文忠能重布衣。而劉、張二守亦交相薦引之。亦其才足動人也。

瑞桂堂暇錄云。老泉攜東坡、潁濱謁文定公時。方習制科業。將應詔。文定公忽出題令人持與坡、潁云。請學士擬試。文定密於壁間窺之。兩公得題。各就坐致思。潁於一題有疑。指以示坡。坡不言。但舉筆倒敲几上云。管子注。潁濱疑而未決也。又指其次。東坡以筆勾去。卽擬撰出以納。文定閱其文。益喜。勾去一題。乃無出處。文定欲試之也。次日。文定見老泉云。二子皆天才。長者明敏尤可愛。然少者謹重。成就或過之。所以二公受知文定。而潁濱感之尤深。按子瞻一字和仲。謫黃州時。築室於山之東坡。遂號東坡居士。子由一字同叔。子瞻詩。還須略報老同叔。又元日立春云。己卯嘉辰壽阿同。元日、己卯。爲子由本命也。又遺觀音像云。持是壽卯君。蘇小妹好學能文。適其母兄程濬之子之才。老蘇詩云。汝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嫁娶重母族。雖我不肖將安云。

老人泉

蜀中詩話曰。東坡老翁泉詩。井中老翁娛年華。白沙翠石公之家。公來無蹤去無跡。井面團露水生花。翁今與世兩無與。何事紛紛驚牧豎。改顏易服與世同。無使世人知有翁。說家又載。東坡圖

書刻有老泉二字。如此。則老泉之號。未應屬明允也。

吳旦生曰。石林燕語載。子瞻晚年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人泉。故云。又於卷册間見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其所畫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則老泉是子瞻號矣。歐陽公作明允墓誌。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

余按明允嘉祐集云。十數年前月夜。見一老翁。蒼顏白髮。偃息泉上。就之。則隱而入於泉。洵甃以石。建亭覆之。而爲之銘。又東坡謂。與子由弟少時爲梅二丈所知。家有老人泉。梅公爲作詩。又東坡送賈訥倅眉詩。老翁山下玉淵回。手植青松三萬栽。自注云。先君葬於蟇頤山之東二十餘里。地名老翁泉。

厓蜜

野客叢書曰。東坡橄欖詩。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厓蜜十分甜。冷齋夜話謂。事見鬼谷子。厓蜜。櫻桃也。漫叟、漁隱諸公引本草石厓間蠭蜜爲證。僕謂坡詩爲橄欖而作。宜以櫻桃對言。世謂棗與橄欖爭曰。待你回味。我已甜了。正用此意。蠭蜜則非其類也。嘗考石蜜有數種。本草謂厓石間蠭蜜爲石蜜。又有所謂乳餳爲石蜜者。廣志謂蔗汁爲石蜜。其不一如此。安知古人不以櫻桃爲石蜜乎。觀魏文帝詔曰。南方有龍眼、荔枝。不比西國蒲萄、石蜜。以龍眼、荔枝相對而言。此正櫻桃

耳。豈錫蜜之謂邪。坡詩嘗以此證。

吳旦生曰。景龍文館記云。上幸兩儀殿。命侍臣昇殿食櫻桃。其櫻桃並盛以琉璃。和以杏酪。飲酴醾酒。摭言云。唐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中。劉瀆及第。時櫻桃初出。和以糖酪。人享蠻畫一小盎不啻數升。杜牧之櫻桃詩。忍用烹酥酪。從將玩玉盤。流年如可駐。何必九華丹。則知唐時已用櫻桃薦酪也。既入糖酪。便似石蜜。則坡詩所言崖蜜。其爲櫻桃無疑。鼠璞云。南海志。崖蜜。子小而黃。殼薄味甘。增城、惠陽山間有之。不知與櫻桃爲一物與否。要其類也。李義山蜂詩。紅壁寂寥崖蜜盡。此但作蜜用。非是。

此詩首句云。紛紛靑子落紅鹽。范景仁言。橄欖木高大難采。以鹽擦木身。則其實自落。所以有落紅鹽之語。圖經。感擘。俗作橄欖。太平廣記。南感。橄欖也。金樓子云。有樹名獨根。分爲二枝。其東向一枝是木威樹。南向一枝是橄欖樹。一云名爲靑子者。凡果始靑漸黃。而橄欖則長靑也。稱靑子不言橄欖可知。亦猶稱黃花不言菊可知也。

北臺

詩話類編曰。東坡雪後書北臺壁二首詩。城頭初日始翻鴉。陌上晴泥已沒車。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老病自嗟詩力退。空吟冰柱憶劉叉。方萬

里云。雪宜麥而避蝗。蝗生子入地。雪深一尺。蝗子入地一丈。玉樓爲肩。銀海爲眼。道家語。蓋黃庭一種書相傳有此說。又詩云。黃昏猶作雨纖纖。夜靜無風勢轉嚴。但覺衾裯如潑水。不知庭院已堆鹽。五更曉色侵書幌。半夜寒聲落畫檐。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方云。馬耳。山名。與臺相對。坡知密州時作。年三十九歲。偶然用韻甚險。而再和尤佳。東坡再用韻二首云。九陌淒風戰齒牙。銀杯逐馬帶隨車。也知不是堅牢玉。無奈能開頃刻花。對酒强歌愁底事。閉門高臥定誰家。臺前日暖君須愛。冰下寒魚漸可叉。又。已分酒杯欺淺懦。敢將詩律鬭深嚴。漁蓑句好眞堪畫。柳絮才高不道鹽。敗履尙存東郭指。飛花又舞謫仙檐。書生事業眞堪笑。忍凍孤吟筆退尖。方云。鄭谷漁蓑。道韞柳絮。賴此增光。而世無異論。退之詩。兎尖齊莫並。若苦寒。則退尖矣。李白詩。好鳥吟春歌後院。飛花送酒舞前檐。叉尖二字和得全不喫力。此詩冠絕古今。非天才萬卷書胸。未易至此。王荆公、胡澹庵心服屢和。俱壓不倒。始知詩有絕作。不當復和。

吳旦生曰。唐詩紀事。劉叉聞韓愈接天下士。步謁之。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孟右。樊宗師見爲獨拜。蓋此二章押韻險澀。而叉尖二字尤難。黃常明謂。眉山雪詩能用韻。如云。冰下寒魚漸可叉。和羔袖龍鍾手獨叉。蓋子厚嘗云。江魚或共叉。又云入郡腰常折。逢人手盡叉。據此則前人落筆。各自有本耳。水經注。馬耳山高百丈。上有石並舉。雙聳如馬耳。示兒編云。王晉之與

霍辨對談。雪盈尺。王曰。雪太深乎。霍曰。看北臺、馬耳果何如。左右曰。有兩尖在。坡蓋用此。胡元瑞云。玉樓、銀海。句格自佳。而據道書。玉樓爲肩。銀海爲眼。以起粟、生花襯之。遂墮千古惡道。學詩者不可不知。

茉莉檳榔

冷齋夜話曰。東坡在儋耳。見黎女插茉莉、嚼檳榔。戲書姜秀才几間云。暗麝著人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其放如此。

吳旦生曰。佛書翻譯名義云。末利曰鬘華。堪以飾鬘。此土云柰。晉書。都人簪柰花。云爲織女帶孝。月令通考云。茉莉花自西國移植南海。古詩曰。五月炎州路。千叢撲地開。後宣和中。名著艮嶽。列芳草八。此居一焉。洛陽名園記作抹厲。陳止齋作沒利。王梅谿作抹利。洪容齋作末麗。朱元晦作末利。墨莊漫錄云。一名抹麗。謂能掩衆花也。顏持約謫官嶺表。愛而賦詩曰。譬如追風騎。一抹萬馬羣。陸賈南行紀云。南越五穀無味。百花不香。獨有二花不隨水土而變。謂素馨與茉莉也。按素馨香特酷烈。彼中女子以綵絲穿花心繞髻爲飾。楊誠齋詩。穿花貫縷盤香雪。曾把風流惱陸郎。廣志云。劉王女名素馨。死葬於此。其墓上生耶悉茗花。因名素馨。

西谿叢語曰。閩廣人食檳榔。每切作片。蘸蠣灰以荖老音老。又蒲口切。葉裹嚼之。初食微覺似醉。

面赤。故坡云。紅潮登頰。庚肩吾所謂無勞朱實。兼荔枝之五滋。能發紅顏。類芙蓉之十酒也。然余觀韓翃詩。檳榔滿地能消酒。豈醉人赭面而又言消酒。亦甚疑之。後見鶴林玉露云。檳榔之功有四。醒能使之醉。醉能使之醒。飢能使之飽。飽能使之飢。乃知蘇、韓二詩不爲矛盾也。李當之藥錄。檳榔。一名檳門。上林賦。仁頻。師古注。卽檳榔也。尖長而有紫文者名檳。圓而矮者名榔。俞益期與韓康伯牋云。檳郎木。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栖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栟。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縋繩。步其林則寥朗。庇其陰則蕭條。

顧屠

漁隱叢話曰。東坡送顧子敦詩。有會當勒燕然。廊廟登劍履之句。山谷和云。西連魏三河。東盡齊四履。或云。東坡見山谷此句。頗忌之。以其用事精當。能押險韻故也。然東坡復自和云。我以病杜門。商頌空振履。蓋諸公餞子敦。以病不往。押韻用事。豈復不佳。山谷亦再和。有發政恐傷民。天步薄冰履之句。押韻又似牽强也。

吳旦生曰。王直方詩話。顧子敦有顧屠之號。以其肥偉也。故東坡送子敦奉使河朔詩云。我友顧子敦。軀膽多雄偉。便便十圍腹。不但貯書史。又云。磨刀向猪羊。釃酒會鄰里。至於云平生

批敕手。亦皆用屠家語也。子敦讀之。頗不樂。東坡遂和前篇末句云。善保千金軀。前言戲之耳。東皋雜錄云。尹京時與從官同集慈孝寺。子敦凭几假寐。東坡大書案上曰。顧屠肉案。同會皆大笑。又以三十金擲於案上。子敦驚覺。東坡曰。且片批四兩來。復齋漫錄云。子敦與山谷同在館中。夏多晝寢。山谷俟其熟睡時。卽於子敦胸腹間寫字。子敦苦之。一日。據案而臥。既覺。曰。爾亦無如我何。及還舍。夫人詰其背字。脫衣示之。乃山谷所題詩云。綠暗紅稀出鳳城。暮雲樓閣古今情。行人莫聽宮前水。流盡年光是此聲。乃市井翟多用此詩以文背。故山谷亦因以戲之。

銀牀

蘇東坡詩。露帳銀牀初破睡。

吳旦生曰。唐人謂井上木欄曰金井欄。如太白詩絡緯秋啼金井欄是也。又曰銀牀。如子美詩露井凍銀牀是也。名義考云。銀牀非欄。蓋轆轤架也。廣韻。轆。轤。井圓轉木也。用以汲水。喪大記。以綍繞碑間之鹿盧。南人謂之油葫蘆。北人謂之滑車。余觀古舞曲之言。淮南王云。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則此說良是。要皆指井而爲言也。東坡用作臥息之牀。恐誤。然觀令狐詩。玉箸千行落。銀牀一半空。則自唐時已誤作空牀用矣。

許彥周詩話載。嘉祐時。河濱人網得一石刻。詩曰。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井梧花落盡。一半在銀牀。按褚記室謂金井飄梧。以葉上有金井字。非井也。觀小詩得此義。

如皋

緗素雜記曰。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賈大夫娶妻美。御以如皋。射雉。獲之。杜預注云。爲妻御之皋澤。如訓之。則非地名明矣。而東坡和人會獵詩云。不向如皋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眞誤也。吳旦生曰。復齋漫錄引古樂府張正見雉子班云。惟當渡弱水。不怯如皋箭。毛處約雉子班云。能使如皋路。相迎巧笑開。皆用賈大夫事。而東坡蓋承古樂府之誤耳。若潘安仁射雉賦云。昔賈氏之如皋。試解顏之一笑。山谷南園記云。可盡記子之言。我將鑱之南園之石。他日御以如皋。雖不獲雉。倘期一笑哉。二公眞得傳意。

玉奴

東坡詩。玉奴絃索花奴手。吳旦生曰。玉奴謂楊貴妃。花奴謂汝陽王璡也。按南史。東昏侯妃潘玉奴。又長恨歌傳。楊太眞生而有玉環在其左臂。環上有璸起太眞二小字。故小名玉環。西粤志云。玉環。容州人。長史楊元琰以千金得之楊康家。則坡詩似誤。然觀鄭嵎津陽門詩。玉奴琵琶龍香撥。注云。玉奴乃太

眞小字也。復齋漫錄云。東坡梅花詩。月地雲階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南史。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牛僧孺周秦行記。潘妃辭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不忍負他。注云。玉兒。妃小字也。坡以兒爲奴。誤也。據此。則玉奴之誤。余竊謂在潘不在楊矣。

余觀詩中稱謂。有不可泥者。樂天長恨歌云。中有一人字玉眞。荊公梅花詩云。膚雪參差是玉眞。則又呼楊妃爲玉眞。

余觀楊鐵崖題並笛圖云。玉奴絃索花奴鼓。閣奴節腔渾奴舞。阿環自品玉玲瓏。御手移游親按譜。則似玉奴別是一人。而阿環正指妃也。又見張思廉並笛圖云。黑奴絃索花奴鼓。譚奴撫掌閣奴舞。阿環自品玉玲瓏。御手夷猶親按譜。句同而名小異。未審何據。

詩人多以阿環稱楊妃矣。按漢武內傳。西王母降於庭。遣侍女詣上元夫人。答云。阿環再拜。上問啓居。則上元夫人亦名阿環。荊公詩。瑤池淼漫阿環家。又云。且當呼阿環。乘輿弄溟渤。方萬里謂。阿環。王母名。王、方二子俱誤。

麗華

古今詩話曰。東坡用事多有誤。虢國夫人夜游圖詩。當時亦笑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俱見收。而東昏侯有潘淑妃。初不名麗華。

吳旦生曰。南史。張麗華年十歲爲龔良娣給使。後主見而悅之。因得幸。大業拾遺記云。麗華方倚臨春閣。試東郭㕙紫毫筆。書小研紅綃。作答江令璧月句未終。見韓擒虎躍青驄車。擁萬甲。直來衝入。都不存去就至今日。據此。則隋遺擒虎平陳。而張麗華見收也。詩話俱議東坡誤用事。余以傳寫之譌在一潘字。坡不應誤至此。蓋古有四人。漢光武后陰麗華。後漢劉聰妻劉娥。字麗華。後周宣帝后楊麗華。與後主妃張麗華耳。更無潘麗華者。豈坡公而不諳此也。

龜趺

王直方詩話曰。東坡爲程筠作歸眞亭詩云。會看千字誄。木杪見龜趺。龜趺是碑座。不應見木杪也。

吳旦生曰。按碑乃墓碑。而亭乃碑亭也。葬於山上多樹碑。半山間自下望之。則龜趺恰出於木杪。非眞在木上也。春渚紀聞云。杜子美北征詩。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豈亦子美之僕留挂木末如猨猱耶。

綠衣

東坡送黃師是詩。白首沈下吏。綠衣有公言。

吳旦生曰。綠衣乃詩篇名。注云。綠。間色。妾之服也。時師是赴浙憲。坡置酒餞其行。使朝雲侍

飲。語師是曰。他人皆進用。而君數補外。何也。是謂之公言。則知綠衣指朝雲耳。後人乃謂綠衣小官。猶惜其不留是有公言。誤矣。

陸放翁序。施司諫東坡詩注云。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曰。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及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此語當何爲解。至能曰。東坡竄黃州。自度不復收用。故曰。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魯諸生。恐不過如此耳。某曰。此某之所以不敢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爲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是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字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建中詩也。建中初。韓、曾二相得政。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領宮祠。此句蓋寓所以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婉。尤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乎。指當時用事者。猶近而易見。白首沈下吏。綠衣有公言。乃以其侍妾朝雲嘗歎黃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則非得其故者殆不可知。必皆能如此。然後無憾。至能亦太息曰。如此。誠難矣。

身

東坡詩。公是主人身是客。舉觴登望得無愁。

吳旦生曰。白樂天謂。心是主人身是客。坡用其語。蓋身猶言我也。如張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黃承彥謂孔明曰。身有醜女。才堪相配。西海侯蒙遜曰。禿髮傉檀爲公而身爲侯。何也。宋彭城王義眞自關中逃歸。謂宏曰。身在此。魏人拔東陽。問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魏人執之。謝淪云。身家太傅。後梁宗如周云。身自來不諳經。凡此。皆以身爲我也。韓子蒼詩。身今老病投炎瘴。最憶冰厓昨歲秋。

豹脚蝸牛

東坡作吳興守日。有詩云。風定軒窗飛豹脚。雨餘欄楯上蝸牛。

吳旦生曰。潛確類書。蚊足有文彩。吳興號豹脚。所以字从文。以有文也。亦或从昏。志其出時也。或从民。昏之省也。胡苕谿謂。吳興澤國。春夏之交。地尤卑溼。乃多蚊蚋。子瞻眞紀其實。余因觀子瞻有游諸寺詩。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二詩曲盡吳興景物。非身親其境者。或未知也。

東坡又詩云。壁經梅雨蠹虒蝓。說文。虒蝓。蝸牛也。然觀古今注。蝸牛。陵螺也。形如螔蝓。殼

如小螺。熱則自懸於葉下。野人結圓舍如蝸牛之殼。故曰蝸舍。亦曰蝸牛之舍也。閱耕餘錄云。魏略。焦先、楊沛並作瓜牛廬。裴松之以爲瓜當作蝸。按本草。蛞蝓一名陵蠡。一名土蝸。一名附蝸。一名蠡牛。亦曰瓜牛。松之未及考耳。

廷珪墨

漁隱叢話載。陳履常云。往於秦少游家。見李墨。裕陵所賜。王平甫所藏者。潘谷見之再拜云。眞廷珪所作也。世惟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爲二矣。東坡詩。潘翁跪拜摩老眼。一生再見三歎息。了知至鑒無遁形。王家舊物秦家得。

吳旦生曰。遯齋閑覽。李超與其子庭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庭珪始名廷邽。其後改之。故世有奚庭邽墨。又有李庭珪墨。或有作李庭邽字者。非也。余考輟耕錄云。世有奚廷珪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庭珪字者。僞也。是則字皆从廷。以有广頭者爲僞。而遯齋、漁隱皆从庭。何也。眞僞自此別。烏可無辨。又輟耕云。奚鼐之子超。超之子廷珪、廷寬。晁氏墨經云。廷珪之子承浩。廷寬之子承宴。承宴之子文用。文用之子惟慶、惟一、惟益、仲宣。皆其世家也。

王氏談錄云。其邽字作下邽之邽者。爲上。作圭潔之圭者。次之。作珪璧之珪者。又次之。其云

谿庭圭者。最下。

李廷珪藏墨訣云。贈爾烏玉玦。泉淸硯須潔。避暑懸葛囊。臨風度梅月。

辛

西淸詩話曰。東坡在北扉。自以獨步當世。與一時侍從更唱迭和。莫不稱首。曾子開賦扈蹕詩。押辛字韻。韻窘束而往返絡繹不已。坡厭之。復和云。讀罷君詩何所似。擣殘薑桂有餘辛。顧問客曰。解此否邪。蓋謂唱首有辣氣故耳。

吳旦生曰。巧押澀韻。坡所長也。往返酬和。坡所樂也。何至厭惡作廋詞以拒之哉。庚谿詩話云。元祐間。東坡與子開同居兩省。扈從車駕赴宣光殿。子開有詩。東坡兩和。其斷章辛字韻皆工。云。輦路歸來聞好語。共驚堯顙類高辛。又云。最後數篇君莫厭。擣殘椒桂有餘辛。按楚辭以申椒菌桂皆草木之香者。喻賢人也。詩人押險韻。冥搜至此。可謂工矣。而西淸詩話遂改其句云。讀罷君詩何所似。擣殘薑桂有餘辛。謂坡譏唱首多辣氣。此何理也。坡爲人忼慨疾惡。亦時見於詩。有古人規諷體。然亦詎肯效閭閻以鄙語相詈哉。恐誤後人心術。不得不辨。

遨頭

東坡寒食遊西湖詩。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

吳旦生曰。公自注。成都太守自正月十日出遊。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劉須溪謂。注欠詳。余按老學庵筆記云。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遨頭。宴於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遊。至是而止。故最盛於他時。我客蜀數年。屢赴此集。未嘗不晴。蜀人云。雖戴白之老。未嘗見浣花日雨也。成都記云。太守出遊。士女則於木牀觀之。謂之遨牀。而謂太守爲遨頭。故陸放翁寄縣州楊齊伯詩。我老一官書紙尾。君行千騎試遨頭。蓋亦親涉過來耳。

蒼茫

東坡詩。愁度奔河蒼茫間。

吳旦生曰。趙注謂。蒼茫兩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先生所用。乃是仄聲。蒼字。廣韻音麤朗反。而茫字上聲。皆不收。不知先生所用出處。以俟博聞。王勉夫云。揚雄校獵賦。鴻濛沆茫。字音莽。白樂天雪詩。寒銷春蒼茫。又曰。野道何茫蒼。並音上聲。蘇子美詩。淮天蒼茫背殘臘。江上委蛇逢舊春。自注。蒼茫。仄聲。茫作仄用。似此甚多。何燕泉云。蒼茫、嵬峩。並上聲。如嵬峩連宵睡等句。卽韓退之元和聖德詩。嶽祇嶪峩字。

含黃宜紫

東坡詩。半殼含黃須點酒。兩螯宜紫勸加飧。

吳旦生曰。陸魯望蟹志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吳人謂之輸芒。段成式亦謂。蟹八月腹中有芒。芒眞稻芒也。長寸許。向東輸與海神。未輸不可食。余按吳興掌故錄云。此大誕妄。蟹子未成時曰黃。黃中有細骨。黃依以生。非稻芒也。入海則黃化爲子。而芒亦漸長。至春深散子。則芒亦輸出。蟹腐矣。據此。則坡詩半殼含黃爲有領會。

姑蘇志云。出太湖大而色黃殼軟曰湖蟹。冬月益肥美。謂之十月雄。出吳江汾湖者曰紫鬚蟹。出崑山蔚州者曰蔚遲蟹。海味索隱云。紫蟹江南爲勝。謂殼上斑點者。據此。又坡詩所謂宜紫矣。

蟹譜云。蟹隨潮解甲更生新。故字从解。廣雅。雄曰蜋螘。雌曰博帶。荀子。六跪而二螯。注。跪。足也。蟹志云。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余觀陶南村謂緯蕭二字尤奇。不知其出莊子。河上翁家貧。緯蕭而食也。又觀陸放翁詩。水落枯萍黏蟹椵。雲閒寒日上魚梁。自注。鄉人植竹以取蟹。謂之蟹椵。又范德機詩。年荒民命椵魚鰕。則椵字較斷爲雅。

酥煎

老學庵筆記曰。王建牡丹詩。可憐零落蘂。收取作香燒。雖工而格卑。東坡用其意云。未忍汙泥沙。牛酥煎落蘂。超然不同矣。

吳旦生曰。放翁謂。坡用王建意。非也。按客退紀談云。孟蜀時。兵部尚書李昊。每春時將牡丹花數枝分遺朋友。以興平酥同贈。且曰。俟花凋卸。卽以酥煎食之。無棄穠豔也。坡蓋用此故實耳。坡又有雨中賞牡丹詩。明日春陰花未老。故應未忍著酥煎。

主孟

東坡與歐陽叔弼詩。主孟當啗我。玉鱗金尾魚。

吳旦生曰。國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注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史記呂后本紀注引此句。索隱云。孟者。且也。言且啗我物。則國語本注謂孟爲里克妻字。謬矣。

黑暗

東坡詩。雞號黑暗通蠻貨。蜂鬧黃連采蜜花。

吳旦生曰。杜詩。黑暗通蠻貨。酉陽雜俎云。波斯國謂象牙爲白暗。犀角爲黑暗。埤雅言難別也。

西谿叢語云。犀以黑爲本。其色黑而黃曰正透。黃而有黑邊曰倒透。埤雅云。角理有正插、倒插。正插者。角腰以上通。倒插者。角腰以下通。亦曰尖花小而根花大。謂之倒插。

破天荒

東坡贈姜唐佐一聯云。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吳旦生曰。子由述兄子瞻謫居儋耳。瓊州進士姜唐佐從之游。贈此一聯。且語曰。子異日登科。當爲子成此篇。崇寧二年。隨計過汝陽。示以此句。時子瞻之喪再踰歲矣。涕泣爲足成之。北夢瑣言云。唐荆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至劉蛻以荆州解及第。號爲破天荒。摭言云。時崔魏公作鎭。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蛻。蛻謝書。略曰。數十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陸放翁詩。屑玉定煩脩月斧。堆金難買破天荒。

中秋

東坡中秋月詩。嘗聞此宵月。萬里同陰晴。吳旦生曰。注云。故人史生爲予言。嘗見海賈云。中秋有月。則是歲珠多而圓。嘗以此候之。雖相去萬里。他日會合。相問陰晴。無不同者。又使燕錄云。惟中秋天色陰晴與各國同。

羅帶劍鋩

東坡詩。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鋩山。吳旦生曰。韓退之詩。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柳子厚詩。海上羣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

腸。東坡合二公之句作一屬對。或謂可言割愁腸。不可但言割愁。陸仲高引晉張望詩云。愁來不可割。此割愁二字出處也。

鬭草

東坡次劉景文聽琵琶詩。猶勝江左謝靈運。共鬭東昏百草鬚。吳旦生曰。國史纂異云。謝靈運鬚甚美。臨刑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詰鬚。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鬭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恐爲他人所得。翦棄其餘。東坡以爲東昏侯事。則誤。攷東昏雖昏暴。未嘗翦鬚鬭草也。萬曆中陳眉公詩。休將靈運鬚三尺。鬭入兒童百草中。泛指兒童。乃無礙。

荊楚歲時記云。五月五日有鬭百草之戲。王岐公夫人閤端午帖子云。後苑尋春趁午前。歸來競鬭玉欄邊。袖中獨有芸香草。留與君王辟蠹編。魚豢典略云。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稱芸臺。陸魯望詩。無多藥草在南榮。合有新苗次第生。稚子不知名品上。恐隨春草鬭輸贏。故元遺山論詩三十首有云。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贏較幾多。

中吳紀聞云。吳王與西施嘗鬭百草。故劉禹錫詩。若共吳王鬭百草。不如應是欠西施。淸異錄云。劉鋹在國。春深令宮人鬬花。淩晨開後苑。各任采擇。少頃。敕還宮。鎖花門。膳訖。普集角勝負於殿中。宦士抱關。宮人出

入。皆投懷袖。置樓羅歷以驗姓名。法制甚嚴。時號花禁。

俚語

東坡詩。面臉照人元自赤。眉毛覆眼見來烏。

吳旦生曰。王直方詩話。今市語答人眞實事則稱見來。坡詩用俚語也。墨莊漫錄引杜詩。鑠石藤稍元自落。倚天松骨見來枯。坡句法此。而謂之俚語。直方未思耳。余以用俚語無妨。卻看句法何如。坡此等則十四字全俚何關。四字試以杜句形之則益俚。

諫苑

東坡詩。諫苑君方續承業。醉鄉我欲訪無功。

吳旦生曰。注引南史李承業作諫苑。不知隋樂運字承業。嘗錄夏、殷以來諫爭事。名諫苑。文帝覽而嘉焉。

鮆魚

東坡詩。知有江南風物否。桃花流水鮆魚肥。

吳旦生曰。東坡涉筆游戲。往往以前人成句。點竄一二字。足成己意。如此句之襲玄眞子是也。鮆音紫。注云。形狹薄而長鬚。一名刀魚。太湖中饒有之。因按山海經云。浮玉山北望巨區。苕

水出於其陰。其中多鮆魚。爾雅注。鮆呼為劍魚。異魚圖贊云。胡蝶所化。列鬣長須。梅聖俞詩。絮煖鮆魚繁。陸放翁詩。蒓菜鮆魚初滿市。莫將羊酪敵南烹。楊廉夫詩。杜宿雞籠山頂鶴。斗量鮆網壩頭魚。

蜜唧鵂鶹

東坡嶺南詩。朝盤見蜜唧。夜枕聞鵂鶹。

吳旦生曰。朝野僉載。嶺南獠民好為蜜唧。卽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飣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筯夾取啖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倦游錄云。廣南人食鼠。謂之家鹿。嶺表錄異云。鵂鶹。卽鴞也。詳見丙集郭賦中。爾雅。江東呼鵂鶹為鵋鵙。山海經。鵋久。卽鵂鶹。唐五行志。鵂鶹。一名訓狐。博物志。一名鵋鵂。

竹醉

東坡詩。竹是當年醉日栽。

吳旦生曰。岳州風土記。五月十三日謂之龍生日。齊民要術謂之竹醉日。又謂之竹迷日。筍譜云。民間說竹有生日。卽五月十三日也。移竹宜用此日。蒼筠傳云。筠每歲惟五月十三日獨醉。或為人迎置他處不知也。當時諺云。此君經年嘗清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有時倒載過晉地。芒

然垂墜俱不知。宋子京種竹詩。賴逢醉日終無損。正似得全於酒人。晏元獻詩。竹醉人還醉。竹眠我亦眠。黃元明詩。夏栽醉竹餘千个。春糞辰瓜滿百區。一云。宜用辰日。黃山谷詩。根須辰日劚。筍看上番成。一云。宜用臘月。杜少陵詩。東陵竹影薄。臘月更宜栽。

生子

東坡賀陳章生子詩。牕欲去爲湯餅客。卻愁錯寫弄麞書。吳旦生曰。劉禹錫送進士張盥詩。爾生始懸弧。我作座上賓。引筯舉湯餅。祝詞天麒麟。注云。三朝會曰湯餅會。嬾眞子云。東坡正用此詩。故謂之湯餅客也。必食湯餅者。世所謂長命麪也。青箱雜記云。湯餅。溼麪也。凡以麪爲食煮之。皆謂之湯餅。珊瑚鉤詩話云。或問湯餅謂之不託。何也。曰。未有刀机時。以手託之。旣用刀机。則不託矣。資暇集云。今俗字有餺飥。乖之且甚。然余觀五代史。昭宗云。朕與宮人。一日食粥。一日食不託。注謂。不託。俗語。當以方言爲正。作餺飥字。按方言。餅謂之飥。齊民要術云。青麪、麥麪。堪作飯及餅飥甚美。則飥之名。已見於漢、魏矣。

舊唐書。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李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

一畝宮

東坡和林子中詩。卭頭莫喚無家客。歸掃蛾眉一畝宮。吳旦生曰。子中在京口寄東坡詩。欲喚無家一房客。五雲樓殿鎖蘢宮。故坡作此和之。禮記。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坡蓋用此。按釋名。宮。穹也。言屋見於垣上。穹崇然也。郭璞云。宮謂圍繞之。記曰。君爲廬宮之是也。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風俗通云。宮室一也。秦、漢以來。尊者以爲帝號。下乃避之也。禮記。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呂氏春秋。季武子入宮不敢哭。則是士庶皆稱宮矣。名義考云。宮非寢室也。牆也。記。君爲廬宮之。儒行注。宮。牆垣也。蝘蜓依牆而生。故名守宮。不得其門而入者曰宮牆外望。宮之爲牆可知已。

朱顏

冷齋夜話曰。山谷言。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杜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樂天謂。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詩。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此奪胎法也。吳旦生曰。此種語意。不止白、蘇。觀王直方詩話。知又有鄭谷詩。衰鬢霜供白。愁顏酒借紅。老

杜詩。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陳無己詩。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皆相類也。

略彴

楊升庵曰。爾雅。石杠亦曰略彴。說文。水上橫木所以渡者。徐鉉云。卽今所謂水彴橋也。東坡詩。略彴橫秋水。浮屠插暮煙。

吳旦生曰。廣志謂。獨木之橋曰榷。音角。亦曰彴。音灼。榷。水上橫一木爲渡。彴。謂之略彴。漢武天漢三年。初榷酒酤。韋昭云。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今稱關稅爲榷貨。乃專利而不許他往之義。亦取此也。陸魯望詩。頭經略彴冠微亞。腰插笭箵帶蟲頻。陸放翁詩。獨木架成新略彴。一峰買得小嶙峋。楊仲弘詩。略彴未通谿上路。轒轀方陷漠南天。□□□詩。略彴緣溪一徑斜。沈景倩詩。廢彴殫猨技。危檣見鳥能。

對牀

王直方詩話曰。東坡喜韋蘇州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之句。故在鄭別子由云。寒鐙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又初秋子由與坡相從彭城賦詩云。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飄泊在彭城。子由在神水館賦詩云。夜雨從來對榻眠。茲行萬里隔遙天。坡在御史獄有云。他年夜雨獨傷神。在東府有云。對牀定悠悠。夜雨今蕭瑟。其同轉對有云。對牀貪聽連宵雨。又曰。對牀欲作連夜

雨。又云。對牀老兄弟。夜雨鳴竹屋。此其兄弟所賦也。相約退休。可謂無日忘之。然竟不能成其約。其意見於逍遙堂詩敍云。

吳旦生曰。韋蘇州示元眞、元常詩。二蘇祖之以入詠。遂以夜雨、對牀爲兄弟事用矣。然觀野客叢書云。韋又有詩贈令狐士曹曰。秋檐滴滴對牀寢。山路迢迢聯騎行。則是當時對牀、夜雨。不特兄弟爲然。於朋友亦然。白樂天招張司業詩。能令同宿者。聽雨對牀眠。此善用韋意。不膠於兄弟也。又觀鄭谷訪元秀上人詩。且共高僧對榻眠。思圓昉上人詩。每思聞淨話。夜雨對繩牀。施於僧亦未爲不可。然則聽雨、對牀。不止一事。今人但知爲兄弟事。而莫知其他。蓋韋詩固佳。重以東坡引用。所以顯然著在耳目。爲兄弟故事。

後庭花

蘇子由詠雞冠花詩。後庭花正盛。憐汝繫興亡。

吳旦生曰。注言。矮雞冠。卽玉樹後庭花。余按潛確類書云。一種名壽星雞冠。卽矮脚雞冠。有紅白二色。卽後庭花也。楊誠齋詩。陳倉金碧夜雙斜。一隻今棲紀涓家。別有飛來矮人國。化成玉樹後庭花。田子藝云。溫庭筠詩。宜男漫作後庭草。不似櫻桃結子紅。是萱草爲後庭草也。百合花一名中庭花。見本草。

歷代詩話卷五十九　辛集五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宋詩　卷中之下

警悟

西淸詩話曰。魯直少警悟。八歲能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歸去明主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此已非髫稚語矣。

吳旦生曰。魯直七歲已作牧童詩。警悟不待言。其父爲亞夫。名庶。有怪石一絕云。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鉤簾對坐心語口。曾見漢唐池館來。洪駒父比之老杜之有審言。其外父爲謝師厚。名景物。有王左丞夜至一絕云。倒著衣冠迎戶外。盡呼兒女拜鐙前。王直方謂。編之杜集無媿也。故魯直從謝公得句法。嘗有詩曰。自往見謝公。論詩得濠梁。由此觀之。以警悟之質。源流有自。又加之琢磨。宜其卓絕矣。嘗游灊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漢時。廣陵有老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魯直謫涪州別駕。因稱涪翁。一作涪皤。范石湖云。蜀中稱尊老者爲波。祖及外祖皆曰波。宋景文謂。當作皤。魯直號涪皤。或從其俗也。又

譎黔州。號黔安居士。黔中寓開元寺。寺有摩圍泉。因號摩圍老人。至宜州。號八桂老人。陳後山呼魯直爲金華仙伯。故題李白眞詩。金華仙伯哦七字。作事不復千金模。蘇養直詩。但見金華仙伯語。筆端丘壑飽經心。

一鴟

黃魯直以詩借書目於胡朝請云。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鴟開鏁魚。

吳旦生曰。昔稱借書一欷。還書一欷。後訛爲嗤。商芸小說引杜預云。有書借人爲可嗤。借書送還亦可嗤。或作癡字。資暇集謂借一癡。與二癡。索三癡。還四癡。此皆頑鄙之極。余按當作瓻。蓋欷與瓻。字近而訛耳。廣韻云。瓻。丑飢切。古之盛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蓋云借書以一瓻酒。還書亦以一瓻酒也。

瓻。通作鴟。按吳王取伍子胥屍。盛以鴟夷革。浮之水中。應劭注云。取馬革爲鴟夷榼形。又范蠡號鴟夷子皮。又揚雄酒賦。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顏師古注云。鴟夷。革囊以盛酒也。漢紀音義云。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若今之燧尊也。故語之響應無窮者取象。今之注子。是其遺法。資暇錄云。元和後酌酒用注子。太和後。中貴惡其名同鄭注。改曰偏提。說郛云。猶今酒鱉水。南翰記云。謂書無鼈字。邵康節詩。大鼈子中消白日。小車兒上看青天。

曾文淸還鄭侍郞通鑑詩。借我以一鑑。餉公無兩瓻。宋子虛五雜組云。往復還借書瓻。正德中劉士亨詩。借書不受銀瓻酒。待客惟烹石鼎茶。蘇子瞻和陶詩。不持兩鴟酒。肯借一車書。蘇養直詩。慙無安世書三篋。濫得揚雄酒一鴟。黃魯直又云。莫惜借行千里。他日還君一鴟。元遺山詩。鴟夷盛酒盡君歡。嘉靖中王弇州詩。宛爾並頭雙鬢落。居然大腹一鴟夷。

糖霜

山谷作頌答雍熙長老寄糖霜云。遠寄蔗霜知有味。勝於崔子水晶鹽。正宗掃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

吳旦生曰。王灼糖霜譜。唐大曆間。有僧鄒和尙。不知所從來。跨白驢登繖山。結茅廬以居。須鹽米薪菜之屬。卽書於紙。繫錢緡遣驢負至市區。人知爲鄒也。取平直挂物於鞍。縱驢歸。一日。驢犯山下黃氏諸蔗。黃請償於鄒。鄒曰。汝未知因蔗糖爲霜。利當十倍。吾語汝塞責可乎。試之果信。其色如琥珀。遂爲上品。自是流傳其法。鄒末年北走通泉縣靈鷲山龕中。其徒追及之。但見一文殊石象。始知大象化身。而白驢者。獅子也。則知山谷所言正宗。蓋用此。東坡有詩送遂寧僧圓寶云。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亦指色如琥珀也。

容齋五筆云。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自古食蔗者。始爲蔗漿。宋玉招魂所謂胹鼈炮羔有柘漿是也。其後爲蔗餳。孫亮使黃門就中藏吏取交州獻甘蔗餳是也。後又爲石蜜。南中八郡志云。笮甘蔗汁。曝成飴。謂之石蜜。本草亦云。煉糖和乳爲石蜜是也。後又爲蔗酒。唐赤土國用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是也。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陁國。取熬糖法。卽詔揚州上諸蔗榨瀋如其劑。色味愈於西域遠甚。然只是今之沙糖。蔗之技盡於此。不言作霜。然則糖霜非古也。歷世詩人模奇寫異。亦無一章一句言之。糖霜見於文字者。實始蘇、黃二公。

我鄉董逌周云。猊糖。見後漢顯宗紀。販糖之妾。見馮敬通與婦弟任武達書。南箕無舌。飯多沙糖。見易林大畜之益。飴餕餹餳。見廣雅。餳謂之餹。見揚子雲方言。繭糖。見齊民要術。賣糖老姥。見南齊書傅琰傳。蘇酪沙糖。見隋書眞臘傳。蠏之將糖。躁擾彌甚。見梁書鍾岏上何允議。酒無沙糖味。爲他通顏色。見古樂府聖郎曲。燋糖幸一柈。見杜詩。豬馬食之如糖。故名馬唐。見陳藏器本草。唐以後。不復憶矣●

千 秋

山谷詩。穿花蹴蹋千秋索。挑菜嬉遊二月晴。

吳旦生曰。古今藝術圖云。北方寒食用鞦韆爲戲。以習輕趫者。事物紀原云。齊桓北伐。此戲始

傳。荊楚歲時記云。施鉤之戲。以緶作篾纜相罥。綿亙數里。鳴鼓牽之。涅槃經曰。闘輪骨輪索。其鞦韆之戲乎。鞦韆亦施鉤之類也。天寶遺事云。宮中寒食節。競築鞦韆。宮嬪笑樂。帝呼爲半仙之戲。酉陽雜俎云。寒食有內傷之虞。令人作鞦韆以動盪之。余按此出自漢武宮中。本云千秋祝壽之詞。王延壽作千秋賦。指此。蓋正作千秋字。後世倒其語爲秋千。易其字爲鞦韆。皆俗譌也。蔡林屋鞦靬怨又作靬。非是。觀山谷又詩云。未到清明先禁火。還依桑下繫千秋。可證。崇禎中陳臥子詩。禁苑起山名萬歲。複宮新戲號千秋。最得解。

按秦中記。二月二日。曲江拾菜。士民遊觀其間者尤甚。謂之挑菜節。山谷用此。劉禹錫淮陰行云。無奈挑菜時。俗本作脫葉時。殆不可解。清淮春浪軟。東坡惠州詩。水生挑菜渚。蓋用劉語也。鄭谷益州詩。和暖又逢挑菜日。寂寥未是采花人。郝天挺引歲時記人日挑七種菜作羹以注鄭句。誤甚。觀人日不得言和暖。當是二月二日。亦猶之春浪決非脫葉時耳。今於山谷詩而益明。

用事

類苑曰。魯直善用事。若填塞故實。舊謂之點鬼簿。今謂之堆垛死屍。如詠猩猩毛筆詩。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又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精妙穩密。不可加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

吳旦生曰。唐文粹猩猩說云。阮研使封溪。見邑人言。猩猩喜著屐。人設酒及屐。乃爲所禽。刺其血。又晉阮孚云。未知一生能著幾兩屐。又五車書。莊子言惠施事。蓋魯直上句借孚語以用研事。下句借施事以言作筆鈔書耳。極刻露處。能餘其隱。故不嫌其太作意也。
陸放翁詩。強健猶穿幾兩屐。榮華正似一鉤絲。薩天錫詩。山川幾緉屐。日月兩浮萍。皆佳。
管城一聯。謂之折句。皆言此體剏自魯直。不知唐已有之。野客叢書。張祜詩。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李益詩。柳吳興近無消息。張長公貧苦寂寥。貫休詩。郭尚父休誇塞北。裴中令莫說淮西。杜荀鶴詩。卷一箔絲供釣綫。種千林竹作漁竿。皆此句法也。其在宋時者。詩林廣記引東坡詩。五車經已留兒讀。二頃田應爲鶴謀。漁隱叢話引歐陽修詩。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谿橋。盧贊元詩。想行客過梅橋滑。免老農憂麥隴乾。苕谿亦云。鸕鷀杯且酌清濁。麒麟閣嬾書丹青。

雞距鼠鬚

黃魯直詩。宣城變樣蹲雞距。諸葛名家捋鼠鬚。
吳旦生曰。此皆筆名。白樂天雞距筆賦。足之健兮有雞足。毛之勁兮有兔毛。就足之中。奮發者利距。在毛之內。秀出者長毫。合爲手筆。正得其要。象彼足距。曲盡其妙。蘇東坡答文與可詩。

爲愛鵝谿白繭光。掃殘雞距紫毫芒。陸放翁詩。雞距鋒圜筆絕倫。

按均州出鼠鬚筆。王右軍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之鼠鬚筆。又永和九年曲水會。用鼠鬚筆爲蘭亭記敘。最得意。其後雖書數百本。無一得及者。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杜祁公酬吳殿院鼠鬚筆古律詩各一篇。蔡君謨爲永叔書集古錄序。以鼠鬚栗尾筆爲潤筆。歐陽永叔送元甫詩。贈之以宣城鼠鬚之管。蘇東坡詩。欲寄鼠鬚幷繭紙。請君章草賦黃樓。又坡嘗以第一龍團茶。比之諸葛鼠鬚筆。其子叔黨有鼠鬚筆詩。漁隱稱其步驟氣格。殊有父風。謝宗可鼠鬚筆詩。莫笑研池濡醉墨。絕勝倉廩飽陳紅。

埤雅云。鼬鼠。俗謂之鼠狼。一名鼪。今栗鼠似之。蒼黑而小。取其毫於尾。可以製筆。世所謂鼠鬚栗尾者也。其鋒乃健於兎。太平清話云。宋時有鼠尾筆、狼毫筆。

罷矮挼莎

黃魯直詩。罷矮金壺肯持送。挼莎殘𦉤更傳杯。

吳旦生曰。春官音注。罷。皮買反。矲。苦買反。方言。桂林之間。謂人短爲罷矲。矲正作矮字呼也。曲禮。共飯不澤手。注云。澤。挼莎也。古雋考略云。莎一作抄。經典釋文云。煩摺。猶挼莏也。蓋宋人用事。貴出處相等。傳注中用事。必以傳注中對之故也。陸放翁詩。醉撫酒壺憐罷

矮。臥看香岫愛嶙峋。謝薖初夏詩。按婆蕉葉展新綠。從便榴花舒小紅。

船官

山谷詩。王侯文采似於菟。洪甥入間汗血駒。相將問道城南隅。無屋止借船官居。吳旦生曰。按庚子山賦。風吹雲夢。凍合船官。注云。船官。官船也。或疑山谷詩當作官船居。是未嘗看庾賦耳。趙復送晏集賢南歸云。船官風破浪。關吏鼓通晨。

秦西巴

藝苑雌黃曰。古人詩押字。或有語顚倒而無害於理者。如韓退之以參差爲差參。以玲瓏爲瓏玲是也。比觀王逢原有孔融詩。虛云坐上客常滿。許下惟聞哭習脂。黃魯直有和荆公六言云。啜羹不如放麑。樂羊終媿巴西。按後漢有脂習。而無習脂。戰國有秦西巴。而無巴西。豈二公之誤耶。吳旦生曰。韓非子云。樂羊爲魏將。攻中山。中山君烹其子。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杯。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又云。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歸。其子隨之而啼。秦弗忍而與之。孟孫怒。逐之。復召以爲子傅。據此。則魯直以西巴爲巴西。誠誤矣。陳子昂感遇詩。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蓋西巴乃孟孫氏之臣。子昂徒見樂羊中山事。遂謂之中山相。則益誤甚。漢臯詩話云。字有顚倒可用者。如羅綺、綺羅。圖畫、畫圖。毛羽、羽毛。白黑、黑白之類。方可縱

恐麟麟、凰鳳、木草、川山之句紛然矣。
橫。惟韓愈、孟郊輩才豪。故有湖江、白紅、慨慷之語。後人亦難倣效。若不學矩步而學奔逸。誠

紫緜

黃魯直詩。紫緜揉色海棠開。

吳旦生曰。沈立海棠記言。其花五出。初極紅。如燕脂點點然。及開。則漸成纈暈。至落。則若宿妝淡粉矣。於葉間或三蕚至五蕚爲叢而生。其蕊如金粟。蕊中有鬚三。如紫絲。陳去非詩。日暮紫緜無數開。此與魯直同意也。張冕詠蜀中海棠云。山木瓜開十顆顆。水林檎發一攢攢。注謂。木瓜、林檎。花初發時。與海棠相類。余按紫緜色者。謂之海棠。豈與木瓜、林檎類邪。心竊非之。後見漁隱叢話云。閬中漕宇脩貢堂下海棠。有二十四叢。每春著花。有如紫緜揉色者。亦有不如此者。其種類不同。不可一概論也。至其花落。則皆若宿妝淡粉矣。大率富沙多此。並是帝子海棠。正與蜀中相類。今江、浙間別有一種。柔枝長蔕。顏色淺紅。垂英向下。謂之垂絲海棠。與蜀、閬不類。

李贊皇花木記云。凡今草木以海爲名者。悉從海外來。如海棠、海棲、海柳、海榴、海桐、海木瓜之類是也。羅大經云。洛陽人謂牡丹爲花。成都人謂海棠爲花。尊貴之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

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號。

竹石牛

室中語曰。坐客論魯直巧自作格。因舉其題竹石牛圖云。石吾甚愛之。勿使牛礪角。牛礪角尚可。牛鬭殘我竹。如此語意甚新。公徐云。濁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人沒。蓋是太白濁漉篇也。山谷亦倣此語意耳。

吳旦生曰。或稱魯直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鐙。以爲極至。魯直自以此猶砌合。須竹石牛圖詩乃可言至耳。余觀此詩。機致圓美。只將竹、石、牛三件頓挫入神。自成雅調。陵陽謂其襲太白濁漉篇法。然按宋元嘉中語云。寧作五年徒。不逐王元謨。元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則太白之前。早有此等句語矣。況詩家老手。體製縱橫。便直取古語。如孟德之呦呦鹿鳴。淵明之犬吠深巷中。老杜之使君自有婦。而無車馬喧。亦復何礙。

野客叢書云。魯直詩。角雖讀爲祿。實則角爾。傅玄槃中詞曰。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亦以角爲祿也。禮。黃鐘爲角。音祿。又如字。四皓中角里先生。音祿。孔氏祕記。盧將來之誤。直書爲祿里。繁欽祿里先生訓。亦書爲祿。癸辛雜識云。淳化中。太宗問崔偓佺曰。角姓。或云用上加一撇。或云用上加一點。果何音。偓佺曰。臣聞刀下用乃榷音。兩點下用乃鹿音。用上

一撇一點。俱不成字。

天咫

黃魯直詩。湔祓瘴霧姿。朝趨去天咫。

吳旦生曰。任淵注引天威不違顏咫尺。洪景盧謂。國語。楚靈築三城。使子皙問范無宇。無宇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韋昭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酉陽雜俎有天咫篇。黃詩蓋用此。徐師川翫月四言云。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庭戶之間。容光能幾。正祖述黃所用云。說文。咫。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人手卻十分動脈爲寸口。十寸爲尺。尺所以指尺規榘事也。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

折繇

潘子眞詩話曰。霜威能折繇之句。予問折繇所從來。山谷曰。勁氣方凝海。淸威正折繇。庾肩吾詩也。

吳旦生曰。阮籍大人先生歌云。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繇絮折。呼吸不通寒冽冽。一作則則。按唐詩。春寒側側掩重門。王荊公詩。側側輕寒翦翦風。楊升庵謂。側。不正也。側寒字甚新。余意本此。則則轉而側側。蓋折繇字始此。而肩吾詩用其事。又觀張說詩。塞上繇應折。江南草可結。則山谷以前常用之

矣。

虎夔藩

湘煙錄載容齋隨筆曰。魯直詩。汲烹寒泉窟。伐燭古松根。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新。其意蓋言抵觸。而莫究所出。惟杜工部課伐木詩序云。課隸人入谷斬陰木。晨征暮返。我有藩籬。是缺是補。旅次於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撐突。夔人屋壁。列樹白桃。鏝焉牆。實以竹。示式遏。爲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其詩句有云。藉汝跨小籬。乳獸待人肉。虎穴連里閭。久客懼所觸。魯直用此序中語也。

吳旦生曰。此洪容齋一筆中語也。此段下卽繼之云。杜公在夔府所作詩。所謂夔人者。述其土俗耳。本無抵觸之義。魯直蓋誤用之。則是容齋駁魯直之誤用杜序也。今湘煙錄刪末一段不載。使人看之。直是以杜序詮夔字義矣。其累後學不淺。特爲詳出。藝苑雌黃亦言。此詩夔字不知作何訓。因引老杜此序。所謂夔人。正謂夔府之人耳。朱晦庵云。山谷頌又用踜觸字。按踜跜見靈光殿賦。自爲蚪龍動貌。元無觸義。不知山谷何所據也。

諫果

山谷謝惠橄欖詩。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眞味晚方回。

吳旦生曰。戎州蔡次律家小軒外植餘甘子。乞名於山谷。因名之曰味諫軒。其後王子予以橄欖送山谷。故賦及之。因名二物爲諫果。山谷喜苦筍。嘗從斌老乞之。詩云。南園苦筍味勝肉。籜龍稱冤莫采錄。煩君更致蒼玉束。明日春風吹成竹。東坡賦苦筍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陸放翁又云。我見魏徵殊嫵媚。約束兒童勿多取。世亦名諫筍。

海錄碎事云。餘甘靑實。狀如山李。味若橄欖。生於近郊者。肉脆而虛。其味薄。生於馬湖者。肉堅而實。在戎州。蓋其味若橄欖。故山谷以爲有瓜葛也。異物志謂。餘甘。橄欖。一物異名。恐未必然。

觟鯱

山谷呈吉老縣丞詩。觟鯱今無種。蒲盧斅未形。

吳旦生曰。舊注。觟鯱。此兩姓。今無人。按太元難上九云。角觟鯱。終以直。其有犯。論衡云。觟獬同。鯱。音𪗉。一角羊也。靑色四足。能知曲直。性識有罪。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令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蓋天生聖獸。助獄爲驗。卽今所畫獬廌也。神異經。獬廌。東北荒之獸也。性忠觸邪。故立獄皆東北。依所在也。異物志。見人鬬。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

一燈

山谷詩。晝出西樓一幨秋。

吳旦生曰。唐詩。吳淞一幀秋。山谷本之。幨。本音靜。陸魯望又作平聲押。畫繒曰登。晉天文志。東海氣如圓登。河水氣如引布。別作幨、幀、幨。

女冠

桐江詩話曰。暢姓惟汝南有之。其族尤奉道。男女爲黃冠者。十之八九。時有女冠暢道姑。姿色妍麗。神仙中人也。秦少游挑之不得。作詩云。瞳人翦水腰如束。一幅烏紗裹寒玉。超然自有姑射姿。回看粉黛皆塵俗。霧閣雲窗人莫窺。門前車馬任東西。禮罷瑤壇春日靜。落花滿地乳鴉啼。

吳旦生曰。韓退之有洗妝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之詩。白樂天有綽約小天仙。生來十六年之詩。女冠宕逸。文士輕儇。往往致有此侮。湘山野錄載。申國公主爲尼。掖庭隨出者三十餘人。詔兩禁送至寺。賜齋。傳旨令各賦詩。彭喬年一律最著。都下好事者以鵬鴣天歌之。蓋貴主敢爾。其他又何如也。有歌妓爲尼。復還俗。吳融作詩。頷聯云。三峽卻爲行雨客。九天曾是散花人。此只是體貼語。頸聯云。空門付與悠悠夢。寶帳迎迴暗暗春。可謂形容盡妙。東皋雜錄云。荊公在鍾山興國寺。見一尼入寺。使蔡天啓集句嘲之云。不住熏鑪換好香。爲他人作嫁衣裳。因過竹院逢僧話。始覺空門氣味長。

駒陰穴記云。饒州有女尼從士人張生者。戴宗吉贈詩曰。短髮鬔鬆綠未勻。袈裟脫卻著紅裙。於今嫁與張郎去。贏得僧敲月下門。

人鮓甕

侯鯖錄曰。瞿塘之下。地名人鮓甕。少游嘗謂未有以對。南遷度鬼門關。乃用爲絕句云。身在鬼門關外天。命輕人鮓甕頭船。北人慟哭南人笑。日落荒村聞杜鵑。

吳旦生曰。桯史載。紹聖二年四月甲申。山谷以史事謫黔南。道間作竹枝詞二篇。題歌羅驛曰。撐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猨掉頭。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浮雲一百八盤縈。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自書其後曰。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爲數疊。惜其聲今不傳。余自荊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阻險。因作二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是夜宿於驛。夢李白相見於山間。曰。予往謫夜郎。於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二疊。世傳之不。子細憶集中無有。三誦而使之傳焉。其詞曰。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腰胡孫愁。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雞赦九州。命輕人鮓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今

豫章集所刊。蓋自謂夢中語也。音響節奏似矣。而不能揜其眞。亦寓言之流與。余按趙德麟所載少游之句。與岳珂所載之末章辭義合符。然覧其全文。應屬山谷。

于湖

楊升庵曰。王敦屯于湖。帝至于湖。陰察營壘而去。此晉紀本文。于湖。今之歷陽也。帝至于湖爲一句。陰察營壘爲一句。温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屬上句也。張耒作于湖曲以正之。吳旦生曰。張文潛謂。游蕪湖。問父老湖陰所在。皆莫之知。按晉地志有于湖。而無湖陰。乃作于湖曲云。武昌雲旗蔽天赤。夜築于湖洗鋒鏑。陸放翁入蜀記云。漢丹陽郡有蕪湖縣。吳陸遜屯蕪湖。又杜預注。春秋楚子伐吳克鳩茲。亦在蕪湖。至東晉。乃改名于湖。王敦反。屯于湖。今故城尙存。又有玩鞭亭。亦當時遺迹。劉夢得歷陽書事詩云。望夫人化石。夢帝日環營。蓋夢得自夔州移牧歷陽。過此邑也。帝微行至其營。敦夢日繞之。覺而追不及。

處士牙

珊瑚鉤詩話曰。陳叔易居陽翟澗上村。號澗上丈人。無仕宦意。崇、觀間。朝廷召之。郡守勸駕。不得已而起。晁以道時致仕居嵩山。有詩云。處士誰人爲作牙。盡攜猨鶴到京華。從今鄰壑堪惆悵。六六峰前只一家。蓋譏之也。

吳旦生曰。終南曰徑。巧宦曰媒。虛聲曰盜。種種不堪。今復曰牙。松篁掃地矣。按韓退之雖與石洪、溫造、李渤游。而多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今又往。鞍馬僕從照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時事。有力未免遭驅使。讀者謂韓與處士作牙人。商度物價也。晁公句出此。

詩話總龜云。古所稱駔子黨切儈。今謂牙也。本謂之互郎。主互市事耳。唐人書互字作𠂀。𠂀字似牙字。因轉讀爲牙。余按說文。牙。牡齒也。凡牙之屬皆从牙。則是古牙字與唐之所書互作𠂀。殆相髣髴邪。易大畜卦。豶豕之牙。鄭康成注謂。牙讀爲互。則二字原相通矣。詩話又言。互作牙。何得舉世同辭。蓋不足怪。今人以萬爲方。以千爲丿。亦人人道之也。因觀田子藝云。今隱語以千爲撇。以萬爲方。蓋俗萬作万。故于舉其首而万加以點也。二王帖中亦作万。楊升庵云。楚方城。古作万城。

晁無咎

王直方詩話曰。曹輔。字子方。嘗爲省郎。交游間以爲有智數者。故無咎贈詩有兵甲胸中無敵國之語。苕谿漁隱曰。予纂集叢話。歷覽羣賢詩說。並無評議無咎詩者。止有此一句。不知當時羣賢偶遺之耶。

吳旦生曰。按無咎詩有聲。陳后山戲贈云。聞道新詞能入樣。相州紅纈鄂州花。又東皋雜錄云。

西池題壁一聯。雨園鳩逐婦。風徑燕將兒。亦佳句也。又許彥周詩話云。弔李誠之長短句。措意高古。深悲而善怨。有似離騷。又珊瑚鉤詩話云。退之作羅池廟迎饗送神詩。蓋出於離騷。而無咎效之。作楊府君碣系。卽雜之韓集中。豈復可辨。據余憶記之所及。已有如此。漁隱謂並無評者。何也。

石林詩話云。高荷以五十韻見山谷。極賞之。作六言贈荷曰。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張則文潛。晁則無咎也。然余觀山谷贈無咎詩云。執持荊山玉。要我雕琢之。蓋無咎從山谷作詩。故其集中如豆葉黃諸作。絕類山谷。奈何降而與荷齊稱。宜無咎聞之不平矣。敖東谷謂東坡愛李廌之文。山谷愛高荷之詩。後來二子行檢齷齪。使二公有愛才之累。惜哉。

蘇門

晁無咎詩云。黃子似淵明。城市亦復眞。陳君有道舉。化行井閭淳。張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難及。淮海一髯秦。

吳旦生曰。蘇門最知名者。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陳無己以晚出其門。故不及四人之著。無己答李端叔書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魯直、少游、無咎則長公之客

也。文潛則次公之客也。然四客各有所長。魯直長於詩辭。秦、晁長於議論。魯直詩云。晁子知囊可以括四海。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又與秦覯書云。議論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己。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一問之。文潛詩云。黃門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舒桃李。晁論峥嶸走珠玉。蓋諸子臭味互相推矜如此。及觀無己次韻黃樓詩云。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少公作長句。班馬安得擬。文潛贈李德載詩云。長公波瀾萬頃海。少公峭拔千尋麓。蓋其門之推矜二公又如此。

翦綵

復齋漫錄曰。荊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翦綵爲人。或鏤金箔貼屏風上。亦戴之。象人入新年形容改新。無己立春詩。巧勝向人眞奈老。衰顏從俗不宜新。更覺其工。漁隱叢話曰。閱荊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翦綵爲人。或鏤翦金箔爲人貼屏風。亦戴之頭鬢。所云止此。即無象人入新年形容改新九字。復齋以無己詩有衰顏從俗不宜新之句。遂牽合撰此九字。誣甚矣。

吳旦生曰。余按荊楚歲時記。翦綵爲人。或鏤金箔爲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其注又云。翦綵人者。人入新年。形容改從新也。初學記亦載之。陳無己詩用此。復齋因據此而合言之。漁隱不詳考。謂本記無九字。亦鹵莽之極。

事物攷云。賈充夫人翦綵爲花勝。或鏤金箔爲人象瑞圖之形。是綵勝起於晉也。

黃昏湯

陳后山贈二蘇公詩。如大醫王治膏肓。外證已解中尙彊。探囊一試黃昏湯。一洗十年新學腸。吳旦生曰。任子淵注引圖經本草云。合歡。夜合也。一名合昏。韋宙肺癰。黃昏湯治之。取夜合皮掌大一枚。水煮服。張世南以爲其說牽合無義。閱本草。王孫味苦平無毒。主五臟邪氣。吳名白功草。楚名王孫。齊名長孫。一名黃昏。據此。則詩中之意。蓋指當時癖學爲五臟邪氣。須得蘇公一洗之耳。取義精深如此。

急就篇注云。牡蒙。一名黃昏。

孫思邈有黃昏散。夫妻反目。服之必和。注云。黃昏木。續博物志云。草部、木部黃昏爲二物。郭璞曰。守宮槐。晝日聶合而夜舒布也。江東有木。與此相反。俗因名合昏。古今注云。合歡似梧桐。枝葉互相結。風來解。使人不忿。嵇康種之於舍前。

瓣香

了翁雜鈔曰。陳后山詩。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按是時東坡正爲郡守。又后山元以坡薦得官。瓣音版。

吳旦生曰。元豐間。曾鞏修史。薦后山有史才。乞自布衣召入史館。命未下而曾去。故感其知己。作妾薄命云云。按東坡出知杭州。道由南京。后山時爲徐州教授。出界來謁。孫覺。不許往。而后山不顧。劉安世上彈文。而后山不顧。且送以詩云。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此豈寡情於坡者哉。送吳先生謁坡詩云。爲說人安在。依然一禿翁。時后山坐黨事廢錮。故云禿翁。灌夫傳。與長孺同一禿翁。注言。無官位版授也。蓋自謂不負蘇公之門也。

客兒

陳后山云。詩來已作客兒語。

吳旦生曰。鍾嶸詩品云。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卽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治音稚。奉道之家靖室也。梁簡文云。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

晏殊類要云。靈運。會稽人。世不宜子息。乃於錢塘杜明師舍寄養。師是夜夢有賢人相訪。及曉。乃靈運至。因名夢謝亭。按白樂天詩。夢賢亭古傳名謝。歌妓樓新道姓蘇。杭州靈隱寺山上有夢謝亭。卽杜明師夢所也。施肩吾有登靈隱山夢謝亭詩。

山王

陳后山詩。從昔竹林雖小阮。只今未可棄山王。

吳旦生曰。宋書。顏延之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故后山以爲未可棄也。東坡云。他年五君詠。山王一時數。天啓中錢牧齋詩。七子舊游思應阮。五君新詠削山王。困學紀聞云。山濤欲釋吳以爲外懼。又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其深識遠慮。非淸談之流也。顏延之於七賢不取山、王。然戎何足以比濤。亦猶碔之於玉也。

鐙闌

步里客談曰。陳無己詩。睿思殿裏春將半。鐙火闌殘歌舞散。自書小字答邊臣。萬國風煙入長算。蓋鐙火闌殘乃村鎭夜深景致。睿思殿不應如是。

吳旦生曰。王勉夫謂正所以狀宮中向夜蕭索之意。非以形容盛麗也。聞見錄載樂天長恨歌云。夕殿螢飛思悄然。孤鐙挑盡未成眠。豈有興慶宮中夜不點燭。明皇自挑鐙之理。然天上雖非人間比。使言高燒畫燭。貴則貴矣。豈復有長恨等意耶。觀者味其情旨斯可矣。

藕花

老學庵筆記曰。吳幾先言參寥詩。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五月非荷花盛時。不當云無數滿汀洲。廉宣仲云。此但取句美。若云六月臨平山下路。則不佳矣。幾先云。只是君記得熟。

故以五月爲勝。不然。止云六月。亦豈不佳哉。

吳旦生曰。風蒲獵獵。應是五月事。況自姑蘇歸西湖經臨平道中作。乃其目擊。氣候有遲蚤。豈可槩論。若作六月。則藕花處處皆滿。何獨臨平爲足異也。高季迪送顧倅之錢塘云。早向臨平過。荷花已欲秋。勉其早行。良亦有意。珍珠船云。東坡一見此詩。爲寫而刻諸石。宗婦曹夫人善丹青。作臨平藕花圖。

谷董盤遊

陸道士詩。投醪谷董羹鍋裏。闕窖盤遊飯盌中。

吳旦生曰。二句皆撫實也。羅浮穎老取凡飲食雜烹之。名谷董羹。坐客稱善。王摩詰有露葵羹。杜子美有錦帶羹。陳思王製七寶羹。唐明皇射生鹿取血。淪腸食之。謂之熱洛河。交趾俗。牛、羊腸臟略洗爲羹。名不乃羹。又有羊、鹿、雞、猪肉和骨一釜煮之。調以五味。爲不錄羹。

江南人好作盤遊飯。鮓脯膾炙無不有。然皆埋之飯中。故里諺云。撅得窖子。陸放翁引北戶錄云。嶺俗家富者。婦產三日。或足月洗兒。作團油飯。以煎魚、蝦、雞、鵝、猪、羊、灌腸、蕉子、薑桂、鹽豉爲之。卽所謂盤遊飯也。二字語相近。必傳者之誤。

歷代詩話卷六十 辛集六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宋詩 卷下之上

宅家

唐子西內前行云。宅家喜得調元手。

吳旦生曰。唐宮中稱天子爲宅家。資暇集云。至尊以天下爲宅。四海爲家。不敢斥呼。故曰宅家。亦猶陛下之義。公主已下加子字。呼爲宅家子。按通鑑。韓建發兵圍十六宅。諸王呼曰。宅家救兒。劉季述等至思政殿。皇后趨拜曰。軍容勿驚宅家。蔣濟萬機論云。五帝官天下。故傳之賢。三王家天下。故傳之子。今指天子爲官家。猶言帝王也。杜鎬對太宗。李仲容對眞宗。皆述此義。

水晶宮

漁隱叢話曰。吳興謂之水晶宮。不載之於圖經。但吳興集。刺史楊漢公九月十五夜絕句云。江南地暖少嚴風。九月炎涼正得中。谿上玉樓樓上月。淸光合作水晶宮。因此詩也。

吳旦生曰。方輿勝覽載。此爲楊傑次公明月樓詩也。姜堯章云。吳興號水晶宮。荷花盛麗。漁隱叢話載。汪彥章自吳興移守臨川。曾吉甫以詩迓之云。白玉堂中曾草詔。水晶宮裏近題詩。以示韓子蒼。子蒼爲改兩字云。白玉堂深曾草詔。水晶宮冷近題詩。蓋句中有眼也。據此。則水晶宮正指其自吳興移守耳。詩人玉屑載此。而芟去自吳興三字。殆不知何指。

林子中聞滕元發知湖州詩。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宮裏謫仙人。歐陽公詩。吳興水晶宮。樓閣在寒鑑。三興居士詩。三吳家近水晶宮。行坐紅香綠影中。陶南邨題趙待制山水詩。水晶宮裏清幽地。不信無人著釣舟。成原常送盛克明移家吳興詩。辟掾遠移靑鎖闥。移家喜近水晶宮。張翥陪吳興諸府公宴詩。我亦玉堂揮翰手。題詩合在水晶宮。楊鐵崖詩。湖州野客似玄眞。水晶宮中烏角巾。陳熙文送周文煥之吳興詩。事簡好將樵唱曲。水晶宮裏坐吹笙。鄭長卿題管夫人畫詩。白鳳一雙何處下。水晶宮裏赤闌橋。魏仲房題趙松雪小象詩。天潢玉樹溥華滋。水晶宮小春遲遲。

輟耕錄云。趙松雪刻私印曰水晶宮道人。周草窗戲以瑪瑙寺行者屬比之。松雪遂不用此印。

贋本

竹坡老人詩話曰。楊次翁守丹陽。米元章過郡。留數日而去。元章好易他人書畫。次翁作羹以飯

之曰。今日爲君作河豚。其實他魚。元章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可無疑。此贋本耳。其行。送之以詩。有淮海聲名二十秋之句。林子中見之。謂次翁曰。公言無乃過歟。次翁笑曰。二十年來何處不知有米顚子邪。

吳旦生曰。鵝酷似雁。而德不然。故凡以僞亂眞者曰雁。韓非子云。齊伐魯。索饞鼎。魯人以其雁往。齊人曰雁。魯人曰眞。陸機云。人莫分於眞、雁。韓愈詩。居然見眞雁。古乃以雁爲贋。亦借用也。今作贋。宋華願兒稱廢帝爲贋天子。贋字始於此。楊升庵謂。梁書檄文。潛窺雁鼎。疑用戰國策顏率求鼎難事。又或用柳下惠岑鼎事。升庵亦無確據乎。

廣韻及字書云。贋。五晏切。注。僞物也。

詩話類編云。元章書畫奇絕。從人借古本自臨搨。臨竟。併與臨本。眞本還其家。家不能辨也。以此得古人書畫甚多。山谷嘗戲贈云。滄江靜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元章嘗以九物換劉季孫子敬帖。不獲。其意歉然。張芸叟詩云。請君出奇帖。與此九物幷。今日投汴水。明日到滄溟。亦可警膏肓於書畫者。

王直方詩話載東坡跋元章所收書畫云。畫地爲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饞水。又云。錦囊玉軸來無趾。山谷和之云。百家傳本略相似。如月行天見諸水。又云。拙者竊鉤輒折趾。皆謂元章好奪

取人書畫也。

潘邠老

冷齋夜話曰。黃州潘大臨工詩。有佳句。然貧甚。東坡、山谷尤喜之。臨川謝無逸以書問近新作詩否。潘答書曰。秋來景物。件件是詩思。恨爲俗氣所蔽翳。昨日淸臥。聞攪林風雨聲。遂起題壁云。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令人敗思。止此一句奉寄。聞者莫不笑其迂闊。

吳旦生曰。諷翫此書。嵯峨瀟颼。已無一字不是詩。何必成篇。王弇州謂。境涉小佳。大有可議。則不復知有詩意矣。按邠老沒後。無逸在黃州。遇重陽。前四日風雨大作。用邠老句廣爲三絕云。滿城風雨近重陽。無奈黃花惱異鄉。雪浪翻天迷赤壁。令人西望憶潘郎。滿城風雨近重陽。不見修文地下郎。想得武昌門外柳。垂垂老葉半靑黃。滿城風雨近重陽。安得斯人共一觴。欲問小馮今健否。雲中孤雁不成行。

詩說云。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敗之。則失之矣。故昔人言覃思、垂思、抒思之類。皆欲其思之來。而所謂亂思、蕩思者。言敗之易也。鄭棨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唐求詩所游歷不出二百里。則所謂思者。豈尋常咫尺之間所能發哉。

花信風

東皋雜錄曰。江南自初春至初夏。五日一番風候。謂之花信風。梅花風最先。楝花風最後。凡二十四番以爲寒絕也。徐師川詩。二十四番花信風。

吳旦生曰。淸波雜志亦言。江南自初春至首夏。有二十四番風信。因引潘元質有卷簾試約東君問。花信風來第幾番之句。余以此與東皋雜錄所謂初春、初夏者。皆記載之譌耳。按師川詩所云二十四番者。自小寒至穀雨也。蠡海集云。蓋自冬至後三候爲小寒。十二月之節氣。月建於丑。地之氣闢於丑。天之氣會於子。日月之運。同在玄枵。而臨黃鐘之位。黃鐘爲萬物之祖。是故十一月天氣運於丑。地氣臨於子。陽律而施於上。古之人所以爲造曆之端。十二月天氣運於子。地氣臨於丑。陰呂而應於下。古之人所以爲候氣之端。是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之語也。一月二氣六候。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世所言始於梅花。終於楝花也。小寒之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之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之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之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驚蟄之一候桃花。二候棣棠。三候薔薇。春分之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淸明之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之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候楝花。花竟則立夏矣。演繁露云。風名花信。似謂此風來報花之消息耳。按呂氏春秋謂。春之德風。風不信。則其花不

成。乃知花信風者。風應花期。其來有信也。

按師川諱俯。忠愍公之子。黃山谷其舅也。故爲豫章宗派圖中人。其詩云。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焦氏筆乘引下句以爲唐人詩。元遺山中州集又謂。金人張元石有此二句。皆誤。

慈姥磯

呂氏童蒙訓曰。徐師川言。作詩自立。不可蹈襲前人。因誦其所作慈母谿詩。且言慈母谿與望夫山相對。望夫山詩甚多。而慈母谿古今無人題詩。末兩句云。離鸞只說閨中事。舐犢那知母子情。

吳旦生曰。三山采石相近處。有名慈姥磯。師川以爲慈母谿則誤。蓋姆从女旁。與姥同。然是山而非谿也。陸放翁入蜀記云。慈姥磯。磯之尤巉絕峭立者。徐師川謂詩人未嘗挂齒牙。然梅聖俞護母喪歸宛陵。發長蘆江口有詩云。南國山川都不改。傷心慈姥舊時磯。師川偶忘之耳。聖俞又有過慈姥磯下及慈姥山石厓上竹鞭詩。皆極高奇。與此山稱。

炙面

韓子蒼題昭君圖詩。寄語雙鬟負薪女。炙面慎勿輕離家。

吳旦生曰。子蒼敘昭君圖末云。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君邨。邨人生女。必以艾灼其面。

慮以色選故也。唐逸士傳云。昭君村至今生女。必炙其面。白樂天詩。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海錄碎事云。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耆老習。汲此井者。誕女必美。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以巨石鎭之。雖產女端妍者。七竅四支。多不完具。

竹尊者

詩人玉屑載。崇勝寺後有竹千餘竿。獨一根秀出。人呼爲竹尊者。覺範爲賦詩云。高節長身老不枯。平生風骨自淸癯。愛君脩竹爲尊者。卻笑寒松作大夫。未見同參木上座。空餘聽法石於菟。戲將秋色供齋鉢。抹月批風得飽無。黃山谷見之喜。因手爲書之。以故名顯。

吳旦生曰。山谷題竹尊者軒云。平生脊骨硬如鐵。聽風聽雨隨宜說。百尺竿頭放步行。更向脚跟參一節。豈喜覺範句。而亦作此耶。覺範自記景德寺與謝無逸輩觀禪月所畫十八應眞象。而失第五軸。有未知何處羅齋去。不見雲堂第五尊之嘲。何不以竹尊者補入。而煩兵妻引歸壁間物耶。一笑。

牆東硯北

晁以道感事詩云。干戈難作牆東客。疾病猶存硯北身。

吳旦生曰。後漢王應仲遭亂不仕。隱牆東。時人爲之語云。避世牆東王君公。按逢萌傳。王君公

傖牛自隱。注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陸放翁詩。人怪羊裘忘富貴。我從牛儈得賢豪。漢上題襟集。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硯北。又云。長疏硯北。天機素少。又云。筆下詞文。硯北諸生。蓋言几案面南。人坐硯之北也。余有贈友詩。硯北停雲思碧樹。窗西舊雨話黃梅。

㴋露護霜

周紫芝詩。雨細方㴋露。雲疏欲護霜。吳旦生曰。吳中以八月露下而雨。謂之㴋露。九月霜降而雲。謂之護霜。紫芝以方言入詠也。陸放翁詩。雲輕無力護清霜。高季迪詩。江雲薄護霜。留青日札云。天有雲則無霜。名護霜天。則誤矣。

冠帶

鄧肅於徽宗朝獻十諷詩。有云。但願君王安百姓。國中無日不春風。吳旦生曰。先是太學生無上詩者。獻之自肅始。靖康中。公議讜言。多出太學。世稱爲無官御史臺。按肅字志宏。別號栟櫚。其風雅調笑。又有足異者。谿山餘話載。朱韋齋（即晦庵父。）一日觴客。栟櫚以冠帶寓之。醉起。韋齋曰。留以質紙筆。明日如約。韋齋受筆還冠。以紙少留帶。栟櫚寄一詩曰。歸帽納毫眞得策。索牋留帶計還疏。公如買菜苦求益。我巳忘腰何用渠。閉戶羽衣

聊自適。推窗柿葉對人書。帝都聲價君知否。寄付新傳折檻朱。前輩標致。正自不羣也。

歷代詩話卷六十一　辛集七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宋詩　卷下之下

小盡

竹坡老人詩話曰。頃歲朝廷多事。郡縣不頒曆。所至晦朔不同。朱希眞避地廣中。作小盡行云。藤州三月作小盡。梧州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曆今不頒。憶昔昇平淚成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爲秋花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時聞喪亂空傷神。按月有三十日爲大盡。止二十九日爲小盡。

吳旦生曰。月令廣義謂。盡。終也。大月曰大盡。小月曰小盡。又云灰月。釋名。晦。月盡之名也。死爲灰月。光盡似之。公羊傳。提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提月者何。僅逮是月晦日也。何休注。提。月邊也。在是月之歲盡。

唐西域記云。印度國俗。月生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法苑作白月、黑月。黑前白後。合爲一月。黑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月有大小故也。故中土節氣。與印度遞爭半月。中土以二

十九日爲小盡。印度以十四日爲小盡。中土之十六日。乃印度之初一日也。
搜采異聞錄云。十五夜爲半月。兩半月爲一月。三月爲一時。兩時爲一行。兩行爲一年。二年半爲一雙。此由閏故。以閏月兼本月。此謂月雙。非閏雙也。以五年再閏爲閏雙。

三　瑞

洪适題寧海縣詩。久以馳魂夢。今登三瑞堂。故山有喬木。近事話甘棠。
吳旦生曰。洪皓。政和中第進士。爲寧海簿。攝令事。蠲貧弱四千八百戶稅。縣境荷花、桃實、竹榦有連理之瑞。建三瑞堂。已而生子适、遵、邁。即容齋。果應其瑞。此詩乃适行縣時作也。三子並中詞科。繼入西掖。時有賀啓云。有是父。有是子。相傳忠義之風。難爲弟。難爲兄。俱擅詞章之譽。

社　首

洪容齋作光堯挽詩。鼎湖龍去遠。社首鳳來遲。
吳旦生曰。拾遺記。成王四年。旃塗國獻鳳雛。育於靈禽之苑。及封泰山、禪社首之後。文彩炳耀。飛走之類。不復喧鳴。咸服神禽之遠至也。及成王崩。沖飛而去。容齋用此。

三三徑

周益公贈楊誠齋詩。回環自闢三三徑。頃刻能開七七花。吳旦生曰。慶元間。誠齋以祕書監退休。年未七十。有終焉之意。築園南谿。上開九徑。江梅、海棠、桃、李、橘、杏、紅梅、碧桃、芙蓉九種花木。各植一徑。命曰三三徑。因賦詩曰。三徑初開是蔣卿。再開三徑是淵明。誠齋奄有三三徑。一徑花開一徑行。時益公罷相。訪誠齋於南谿。留此詩。故誠齋和云。相國來尋處士家。山間草木也光華。續仙傳云。潤州鶴林寺有杜鵑花。高丈餘。或見三女子遊花下。俗傳花神也。周寶鎭浙西。謂道人殷七七曰。聞君能非時開花。今重九將近。君能開此花乎。曰。可。乃宿鶴林。中夜。女子來曰。妾爲上元命司此花。今爲道者開之。九日。花大開。如春時。集事淵海云。殷名天祥。又名道筌。常自稱七七。東坡詩。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遣花開。

諺雨

鶴林玉露曰。范石湖詩。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氛散如綺。心疑雨再作。轉眼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儂諺云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走群羊。停雲浴三豨。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汙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蜉蝣強知時。蜥蜴與聞

計。垤鳴東山鸛。堂審南柯蟻。或加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刑鵝與象龍。聚訟非一理。不如老農諺。影響捷於鬼。哦詩敢誇博。聊用醒午睡。此詩援引占雨事甚詳。可喜。諺有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殺雁。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說尙遺。何也。余欲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仰瓦體。

吳旦生曰。張協詩。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又云。朝霞迎白日。丹氣臨陽谷。傅玄詩。徂暑未一旬。重陽翳朝霞。則朝霞之諺。當時已入詠。不待石湖也。又如杜詩。禾頭生耳禾穗黑。按四民月令云。秋甲子雨。禾頭生耳。王建詩。照泥星出依然黑。淹爛庭花不肯休。按西谿叢語引諺云。乾星照溼土。來日依舊雨。瑣碎錄引吳語云。星宿照爛土。明日依舊雨。又引諺云。雲行西。星照泥。皆言雨候也。蓋唐人又用之。

楊升庵云。他如雨灑上元鐙。雲掩中秋月。又黃梅寒。井底乾。又云河射角。好夜作。犂星沒。水生骨。又云。春寒四十五。貧兒市上舞。貧兒且莫誇。且過桐子花。又云。黃梅雨未過。冬青花未破。冬青花已開。黃梅再又來。又云。舶艀風雲起。旱魃深歡喜。又云。商陸子熟。杜鵑不哭。皆爲唐、宋詩人引用。若陸璣詩疏引諺云。黃栗留看我。麥黃葚黑不。又引蜻蛚鳴。衣裘成。蟋蟀鳴。嬾婦驚。夏小正注引。天河東西。漿洗寒衣。國語注引古語。上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

發。四民月令引農謠。三月昏。參星夕。杏葉盛。桑葉白。又云。李子開花。可耕白沙。又。貸我東蘠。償我白粱。先儒皆以解經。不但詩詞之資而已。

疑冢

范石湖詩。一棺何用冢如林。誰復如君負此心。

吳旦生曰。范石湖奉使過漳河。入曹操講武城。城外有疑冢七十二。散在數里間。傳云。操冢正在古寺中。輟耕錄載俞應符題詩云。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人生用智死卽休。何有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發盡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屍。絲雪亭言。老瞞毛骨。豈眞葬七十二塚間哉。姦雄欺人。詩家又墮其計。恐老瞞之鬼揶揄矣。余近觀魯爾章詠銅雀臺云。只今片瓦人爭識。七十二墳空自疑。因笑謂曰。老瞞遺令。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已明明道破處所矣。大難爲椎埋子飂垣也。

顚當

范石湖六言詩。恐妨胡蝶同夢。笑倩顚當守門。

吳旦生曰。酉陽雜俎。顚當。窠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楡莢。常仰桿其蓋。伺蠅蠖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並無絲隙可尋也。其形似蜘蛛。爾雅謂之王蛈蟷。鬼

谷子謂之蚨鬼。金華子謂之釣駱橐兒。童謠云。顚當顚當牢守門。蠮螉寇汝無處奔。

耐官

呂東萊寄向縣丞詩云。耐官丞相風流在。坐守簞瓢不訴窮。

吳旦生曰。夢谿筆談。眞宗時。向敏中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當對。上謂之曰。朕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覘之。明日卻對來。昌武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旣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以其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杜陽雜編云。朱泚亂長安。源休乃收圖書貯倉廩。作蕭何事業。謂僞黃門蔣諫曰。若度其才。卽吾爲蕭。姚爲曹耳。識者謂休不奈官職。喬琳戲曰。源公眞所謂火迫酇侯耳。則耐官職之說。其來已久。

不斟

呂居仁答曾吉父詩。記我今年病不斟。

吳旦生曰。方言。斟。益也。南楚凡相益而又少。謂之不斟。凡病少愈而加劇。亦謂之不斟。或謂之何斟。郭璞解云。言雖少損。無所益也。呂公詩用此。今行本改作不禁。則失之矣。

放翁

王弇州曰。昔人所稱廣大敎化主者。於長慶得一人。曰白樂天。於元豐得一人。曰蘇子瞻。於南渡得一人。曰陸放翁。爲其情事景物之悉備也。然蘇之與白塵矣。陸之與蘇亦劫也。

吳旦生曰。弇州又言。放翁頗近蘇氏而麤。楊萬里、劉改之俱弗如也。然放翁又與子瞻殊科。自余觀之。南渡以後。范石湖、陸放翁兩家爲冠。楊誠齋謂范之淸新。陸之敷腴。姜白石謂溫潤如范。俊逸如陸。當時已推服之。然范詩易看而難入。當由其溫潤。進其淸新。陸詩難擇而易躭。當汰其敷腴。寶其俊逸。

蓮花博士

趙章泉曰。嘉泰壬戌九月。陸放翁夢一故人相語曰。我爲蓮花博士。鏡湖新置官也。我且去矣。君能暫爲之乎。月得酒千壺。亦不惡也。遂以詩記之云。白首歸修汗簡書。每因囊粟歎侏儒。不知月

給千壺酒。得似蓮花博士無。

吳旦生曰。困學紀聞言。列子。務外游不如務內觀。陸游字務觀本此。余按陸母夢秦少游而生子。故名秦之字曰游。卽字秦之名曰務觀。後臺臣劾其恃酒頹放。因自號放翁。故作詞有飄然煙雨中。天教作放翁之句。蓋文人多異。往往而有。臺臣且以恃酒彈之。何物鏡湖中。偏月給千壺以相招致。雖寓言。亦足自放矣。

雲子天吳

陸放翁詩。雲子翻匙新稻飯。天吳拆繡舊衣襦。

吳旦生曰。二語皆自杜詩脫出。杜子美詩。飯鈔雲子白。許彥周云。雲之子。雨也。言如雨點爾。出荀子雲篇。又葛洪丹經用雲子。碎雲母也。今蜀中有碎礫。狀如米粒圓白。雲子石也。後見佛經。以稻爲雲子。卽所謂汶陽之稼如雲耶。

子美北征詩。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顚倒在短褐。言以海圖、舊繡爲小兒短衣。故波濤爲之坼。繡紋爲之移。天吳、紫鳳之類。或顚或倒也。天吳。海圖所畫之物。按山海經。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爲水伯。其爲獸也人面。八首。八足。八尾。背靑黃。大荒東經云。蓋余之國。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吳。何承天云。魚之大口者名。談藪云。李大異爲廣

西帥。顧坐客曰。杜詩天吳當音華。見山海經。未知復見何書。王仲行曰。後漢書。戴就被收。獄吏燒鋘斧使就挾之。注引何承天纂文。鋘音華。又詩。不吳不敖。不吳不揚。皆音華。李公稱善。

不借

陸放翁巢山詩。穿林雙不借。取水一軍持。

吳旦生曰。史游急就章云。裳韋不借爲牧人。顏師古注。不借。小屨也。以麻爲之。其賤易得。人人各自有。不須假借。因爲名也。揚雄方言云。麻屨謂之不借。開元傳信記云。絲作者謂之履。麻作者謂之不借。王伯厚漢制攷云。繩菲。今時不借也。疏云。夏時謂之菲。漢時謂之不借。劉熙釋名云。齊人謂草屨曰屝。屝。皮也。以皮作之。崔豹古今注云。不借。草履也。漢文帝履不借以視朝。楊公筆錄云。卜式爲郎。屮蹻而牧羊。屮蹻。卽草鞋也。古謂之不借。

致虛閣雜俎云。仙人鳳子。隱於農夫之中。一日。大雨。鄰人借草履。鳳子曰。他人則可借。我之草履乃不借者也。其人怒詈之。鳳子以草履擲與。化爲鶴飛去。故後世名草履爲不借。

周禮玉瑧。注。瑧讀如薄借綦之綦。賈公彥疏云。薄借之語未聞。疑卽不借。

詞林海錯云。梵語。瓶曰軍持。賈島送僧詩。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汲寒流。放翁入蜀記云。九日至慧遠法師祠堂。遠公之側。又有一人執軍持侍立。謂之辟蛇童子。余有詩云。汲泉未

覺軍持小。設具何妨僕憎空。己卯冬。西湖上示陸驪武。謬許爲工。三餘贅筆云。吳人呼煖飲食具爲僕憎。以銅爲之。言僕者不得竊食。故憎之也。野談云。雜投食物於一小釜中。鑪而烹之。亦名邊鑪。亦名煖鍋。團坐共食。不復別置几案。甚便於多日小集。而甚不便於僕者之竊食。宜僕者之憎之也。故名。

糖蟹

陸放翁詩。磊落金盤薦糖蟹。

吳旦生曰。放翁筆記謂。唐以前無沙糖。凡言糖者皆糟耳。如糖蟹、糖薑皆是。余按淸異錄。煬帝幸江都。吳中貢糖蟹。則潔拭殼面。以鏤金龍鳳花貼上。夢谿筆談。大業中。吳郡貢蜜蟹二千頭。又何允嗜糖蟹。大抵南人嗜鹹。北人嗜甘。蟹加糖蜜。蓋便於北俗也。據此。則隋時大業已然。安得云唐以前無沙糖耶。及觀學齋佔畢云。宋玉大招已有柘漿。是取蔗汁始於先秦也。前漢郊祀歌。柘漿析朝酲。注謂。取甘蔗汁以爲飴也。又孫亮取交州所獻甘蔗餳。則是煎蔗爲糖。已見於漢時。而說文、集韻並以糖爲蔗飴。曰飴、曰餳。皆是堅凝可含之物。非糟之謂。何可言煎蔗始於太宗時。而前止是糟耶。

酉陽雜俎云。平原郡貢糖蟹。每年生貢。鑿冰火照。懸老犬肉。蟹卽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金。馳至京。

退紅

陸放翁詩。退紅衣焙薰香冷。古錦詩囊覓句忙。

吳旦生曰。放翁自注。唐樂府云。牀上小薰籠。韶州新退紅。余按此唐世染色名也。退與褪同。卸衣曰退。檀弓。退然如不勝衣。元微之雜憶詩。憶得雙文衫子裏。鈿頭是鈕扣之屬雲映褪紅酥。又花謝曰退。陸放翁詩。褪花梅子已微酸。嘉靖中王元美枯蓮詩。褪盡紅衣態不禁。

浮蛆

陸放翁詩。澆書滿挹浮蛆甕。攤飯橫眠夢蝶牀。

吳旦生曰。蘇學士以晨飲爲澆書。李黃門以午睡爲攤飯。人皆知之。余按詞林海錯云。酒杯上跳沫爲浮蛆。毛澤民詩。冰紗臥甕青蓮罨。浮蛆欲上眞珠泣。韻語陽秋載蘇養直後清江曲云。社甕欲熟浮蛆香。漁隱叢話載自效山谷格云。浮蛆琰琰拋青春。又東坡詩。浮蛆灩金盌。金人朱師美詩。玉盌浮蛆彼何有。元薩天錫詩。開甕酒熟浮新蛆。清異錄云。李太白好飲玉浮粱。不知其何物。得吳婢釀酒。促其功。答曰。尙未熟。但浮粱耳。試取一盞至。則浮蛆酒脂也。太白所飲蓋此。古雋考略云。浮蟻。杯面浮花也。綠蟻。酒之美者。汎汎有浮花。其色綠。

南園

楊誠齋寄陸放翁詩。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羡夔龍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吳旦生曰。放翁本傳。晚年再出。爲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淸議。朱晦翁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蓋有先見之明焉。誠齋寄詩。蓋亦指此耳。然余觀記中曰許閒。曰歸耕。其名皆出於忠獻之詩。含旨寓託。絕非貢諛之辭。未可深文誅之。致乖其情實也。

白石

趙威伯詩話曰。姜堯章夔居苕谿。與白石洞天爲鄰。潘轉翁字之曰白石道人。且畀以詩云。人間官爵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堯章報以長句云。南山仙人何所食。夜夜山中煮白石。世人喚作白石仙。一生費齒不費錢。仙人食罷腹便便。七十二峯生肺肝。眞祖只在南山南。我欲從之不憚遠。無方煮石何由軟。佳名賜我何敢辭。但愁自此長苦飢。囊中只有轉庵詩。便當掬水三嚥之。

吳旦生曰。晉書。鮑靚爲南陽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之以自濟。韋應物詩。澗底束荊薪。歸來煮白石。故堯章謂煮石苦飢耳。時堯章與黃巖老同學詩於蕭千巖。而黃亦號白

石。因稱雙白石。

蔡中郎

閒中今古錄曰。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登至正四年進士。任慶元路推官。見方國珍來據慶元。避於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因編琵琶記。用雪中郎之恥。洪武初。徵辟不就。旣卒。有以其記進。上覽曰。五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琵琶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其可缺耶。

吳旦生曰。東國宗敬中郎。不言名。咸稱蔡君。兗州、陳留。並圖畫形象。爲之目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則中郎固孝子也。後村因書所見而作。故云黃童白叟往來忙。負鼓盲翁正作場。蓋惡其唱說之非而詠也。則誠思雪其恥。宜有以改正之。奈何欲止沸而揚其湯邪。堯山堂外紀云。東嘉此記。爲其友王四而作。王四登第。棄其妻周氏。而贅於不花太師家。東嘉欲挽之不可得。故作此以切諷之。名琵琶者。取其二字上各有二王字。幷得四王字爲王四也。牛太師者。元人呼牛爲不花。故謂之牛。而託名中郎者。嘗從董卓之辟。而卓亦稱太師故也。索隱云。託名蔡邕者。以王四少賤。嘗爲人傭菜也。趙五娘者。以姓傳自趙至周而數適五也。牛丞相者。以不花家居牛渚也。明祖見此記。詢得其實。遂捕王四置之法。弇州引誠齋所載。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

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妻趙。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則又姓氏悉合。

晉蔡充別傳云。充祖睦。蔡邕孫也。羊祜傳云。祜。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是襲又邕孫也。晉后妃傳云。景獻羊皇后母蔡氏。邕女也。野客叢書云。羊祜父道。先娶孔融女。後娶蔡邕女。孔氏生發。蔡氏生承、祜。時發與承俱病。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承竟病死。據此。則邕未嘗無子也。且祜母誠邕之賢女也。烈女傳何不載邪。

湧幢小品云。邕父名稜。母袁氏。袁公妹。曜卿姑也。

陌上花

謝皋羽詠吳越王妃歸朝云。先王烝嘗澤有差。上恩許歌陌上花。

吳且生曰。按吳越王妃每歲歸臨安。王以書遺妃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爲歌。含思淒宛。東坡爲之易其詞云。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長歌緩緩歸。陌上山花無數開。路人爭看翠軿來。若爲留得堂堂去。且更從敎緩緩回。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已作遲遲君去魯。猶歌緩緩妾回家。蓋清平調也。陳直方之妾稽。本錢唐

妓。丐詞於東坡。坡因錢唐人好唱陌上花緩緩曲。乃引其事戲之云。陌上花開看盡也。聞舊曲。破朱顏。崇禎中。錢牧齋臨安道中和其詞而反其意以寄柳姬云。陌上花開正掩扉。茸城草綠雉媒肥。狂夫不合堂堂去。小婦翻歌緩緩歸。陌上花開燕子飛。柳條初撲麴塵衣。請看石鏡明明在。忍撤妝臺緩緩歸。陌上花開音信稀。暗將紅淚裹春衣。花開容易紛紛落。春暖休教緩緩歸。柳姬名是。字如是。稱河東君。和云。陌上花開照版扉。鴛湖水漲綠波肥。班騅雪後遲遲去。油壁風前緩緩歸。陌上花開一片飛。還留片片點郎衣。雲山好處亭亭去。風月佳時緩緩歸。陌上花開花信稀。楝花風暖颺羅衣。殘花和夢垂垂謝。弱柳如人緩緩歸。

破錢

古今說海曰。毗陵李家有女。方十六歲。能詩。有拾得破錢詩。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淸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吳旦生曰。唐食貨志。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按開元錢。高祖時鑄。高宗又鑄之。玄宗又鑄之。肅宗又鑄之。馬永卿所謂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洛、幷、幽、益、桂等州皆置監。故開元錢如此之多也。

文獻通考。武德四年。鑄開通元寶。其文。歐陽詢制。自上及右迴環讀。六典及杜氏通典亦作開通。呂東萊云。開通之法不可易。東坡云。唐開通錢最善。此俱可證。後人以錯綜讀曰開元。而不知者謂明皇所鑄。蓋有開元年號也。李審言乃云。唐之錢文如乾元、開元。曰重寶、通寶。俗有云乾重、開通爲可笑。然不知乾重爲誤讀。而開通非誤。顧迴瀾云。稱元寶自唐高祖始。稱重寶自唐肅宗始。稱通寶自宋人誤讀開通錢文始。改元更鑄自宋太宗始。最爲確論。

歷代詩話 壬集

金詩

三卷

目次

歷代詩話卷六十二 壬集一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金詩 卷上

仰山

堯山堂外紀曰。燕京西七十里有仰山。峯巒拱秀。中有平頂如蓮花心。旁有五峯。曰獨秀、翠微、紫蓋、妙高、紫微。下多禪刹。章宗遊幸。有詩刻石。金色界中兜率景。碧蓮花裏梵王宮。鶴驚清露三更月。虎嘯疏林萬壑風。

吳旦生曰。章宗工書畫。所作詩詞。皆饒思致。卽此鶴驚二語。清英疏豁。不意明昌中。復見開元、大曆辭也。嘗賦雲龍川五月牡丹云。洛陽穀雨紅千葉。嶺外朱明玉一枝。地力發生雖有異。天公造物本無私。

泰和丙寅春。試貢士于萬寧宮。楊煥然席屋。偶居前列。聞異香出殿檻間。一紫衣人顧之。起問題難易。及名氏里貫年齒。去少頃。衆相賀曰。適駕至矣。薄暮出宮。傳爲希遇。煥然紀以詩云。誰言半夜曾前席。白日君王問賈生。又詔錄馬嵬詩。得五百餘首。付詞臣第之。杜眞卿詩。楊柳

依依水拍隄。春晴茅屋燕爭泥。海棠正好東風惡。狼籍殘紅襯馬蹶。高德卿詩。事去君王不奈何。荒墳三尺馬嵬坡。歸來枉爲香囊泣。不道生靈淚更多。皆在高等。章宗之愛士右文有如此。

日精

宇文叔通白菊詩。仙家藝菊名日精。我今號爾爲月英。

吳旦生曰。本草。菊花一名日精。周禮。后服鞠衣。又作菊。注云。日精也。蓋菊有兩種。花大。氣香。莖紫者爲甘菊花。此日精也。風土記云。日精治癰。皆菊之花莖之別名也。拾遺記云。背明國有紫菊。謂之日精。

本草。菊一名傅延年。朱仲新詩。三徑誰從陶靖節。重陽惟有傅延年。仙書云。茱萸爲辟邪翁。菊花爲延壽客。上官昭容九日詩。郤邪萸入佩。獻壽菊傳杯。

扶老養和

宇文叔通和高子文秋興云。散步雙扶老。棲身一養和。

吳旦生曰。元遺山錄其詩。注于下云。養和。几名。事見江湖散人集。扶老。見歸去來辭。然余見遺山詩。養和懲往失。扶老念時須。蓋養和謂几也。扶老謂杖也。豈遺山亦用叔通語邪。按漢禮儀志云。民年八十、九十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也。風俗通

云。周禮。羅氏獻鳩養老。漢無羅氏。故作鳩杖以扶老。困學紀聞云。策扶老以流憩。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據此。則扶老之義。不始見之歸去來辭矣。山家淸事云。取松樛枝作曲几以靠背。古名養和。

詞人以此類入詠者。不可枚舉。如駱賓王詩。桃花嘶別路。竹葉瀉離尊。蓋桃花謂馬也。竹葉謂酒也。劉禹錫詩。添鑪擣雞舌。洒水淨龍鬚。蓋雞舌謂香也。龍鬚謂拂也。白樂天詩。樹暗小巢藏巧婦。草荒新葉長慈姑。蓋巧婦謂鷦鷯也。慈姑謂鵶也。黃常明詩。江干食息呼扶老。木末攀緣訝宛童。蓋扶老謂禿鶖也。宛童謂女蘿也。王原吉詩。看雲暮影齊巾角。滴露春聲落枕凹。蓋看雲謂杖也。滴露謂酒也。亦見扶老不止名杖。而杖又有別名。

勸農官

宇文叔通詩。劍戟漸銷農器出。人家只識勸農官。

吳旦生曰。向見虞伯生題耕織圖。謂元時置十道勸農使。總於大司農。愼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而命之。皆親歷原野。安輯而敎訓之。其後功成。省專使之任以歸憲司。憲司置四僉事。其一則勸農之所分也。至今耕桑之事。憲猶上之大農。天下守令。皆以農事繫銜矣。郡縣大門東西壁。皆畫耕織圖。使民得而觀之。今又見叔通詩。意金時已有此官。而元踵是以加詳邪。此制大得古

王重農之意。後之汰其員而不復講爲可惜也。

洞庭春

宇文叔通詩。已掃明窗供點筆。爲君擬賦洞庭春。吳旦生曰。宋時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謂之洞庭春色。色味香三絕。以餉趙德麟。因飲東坡。醉後信筆爲詩。頗有沓拖風氣。其詩云。去年洞庭秋。香霧當嗅手。今年洞庭春。玉色疑非酒。叔通蓋用坡事也。

野鷹來

蔡正甫野鷹來云。鷹莫來。腹肉一飽精神開。招呼不上劉表臺。吳旦生曰。水經注。沔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蓋劉表治襄陽之所築也。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其聲韻似孟達上堵吟矣。故東坡詩。莫上呼鷹臺。平生笑劉表。又作上堵吟云。臺上有客吟秋風。悲聲蕭散飄入空。正甫以勝情譜爽事。自爾下筆奔峭。殆不減坡公。田子藝云。劉景升呼鷹臺。經史呼皆作去聲。蓋北音重濁故也。

元遺山所纂中州集。足備金源氏文獻。然如宇文叔通。宋黃門侍郎。以奉使入金。留爲翰林學士承旨。吳彥高。宋宰臣拭之子。米元章壻也。將命帥府。留爲翰林待制。出知深州。蔡伯堅父

靖。宋季守燕山。仕金爲翰林學士。伯堅官至尙書右丞相。則三人皆宋儒也。故斷自正甫。爲正傳之宗。按金源樂府。推彥高與伯堅。號吳、蔡體。而伯堅二子正甫、特甫。俱第進士。正甫于天德三年擢第後。不赴選。求未見書讀之。其辨博爲天下第一。

有無中

蔡正甫詩。城上春陰暗晚空。城頭山色有無中。

吳旦生曰。王摩詰詩。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權德輿渡揚子江詩。遠岫有無中。片帆煙水上。雖用摩詰語。猶自渾然。歐陽永叔送劉貢父守維揚作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按平山堂望江左諸山甚近。或以歐公爲短視。故有此句。東坡笑之。因賦快哉亭云。長記平山堂上。攲枕江南煙雨。杳杳沒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永叔用摩詰語以致誚。而東坡猶且笑之。惟正甫用作春陰詩。可免短視之誚。

傳柑

高子文詩。佳辰近燒燭。盛事憶傳柑。

吳旦生曰。此子文次韻東坡定州立春日詩也。東坡又有扈從端門觀鐙詩云。老病行穿萬馬羣。九衢人散月紛紛。歸來一盞殘鐙在。猶有傳柑遺細君。按傳柑事。始於唐開元間。上元夜以黃

柑賜近臣貴戚。謂之傳柑宴。宋時亦襲其事。元夜登樓。貴戚例有黃柑相遺也。洪武初張行中元宵詩。歸來更有傳柑宴。坐列宮欽十二金。

竹孫

任君謨詩。竹孫仍帶籜。鳩婦已呼晴。

吳旦生曰。爾雅。筍。竹萌也。一曰龍孫。僧贊寧謂。龍未聞化竹。化竹爲龍。豈宜以筍爲龍孫。然觀陳子昂詩。淸川高竹長龍孫。陸放翁詩。過母龍孫已放梢。張伯雨詩。龍孫乍脫棚兒錦。其于義未礙也。又竹譜云。竹祖。最初所種之竹。陸魯望詩。藥名卻笑桐君少。年紀翻嫌竹祖低。吳融詩。祖竹定欹檐雪折。稚杉應拂凍雲齊。又唐詩。祖竹叢新筍。又。祖竹護龍孫。陸放翁詩。子母瓜新間尊俎。公孫竹長映簾櫳。梅堯臣詩。蛇祖龍孫生產後。

語曰。天將雨。鳩逐婦。爾雅翼云。鳩拙不能爲巢。纔架數枝。往往破卵。無巢不能居。天將雨。則逐其雌。霽則呼而反之。今人辨其聲以爲無屋住。

參橫

劉致君題梅詩。趙郎愛香人不知。羅浮山下有佳期。春寒徹骨角聲起。才記參橫月墮時。

吳旦生曰。龍城錄載。趙師雄遷羅浮。見美人共飲。少頃醉寢。乃在大梅樹下。月落參橫。但悵

恨而已。秦少游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蓋致君所謂趙郎。正指師雄。而語意又奪胎少游。然相沿之誤。亦不自知其失攷也。杜詩。天橫醉後參。洪容齋謂。以老杜全篇考之。蓋初秋所作也。今人梅花詩。多用參橫字。若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至丁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惟東坡詩。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爲精當。余觀師無忌秋夜吟云。拊劍一太息。月暗天橫參。此與老杜同爲合作。

困學紀聞云。古樂府善哉行。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友在門。忘寢與餐。龍城錄語本此。而未嘗考參星見之時也。

雞鳴埭

劉致君墨梅詩又云。荀妃早發雞鳴埭。殘月微分燭下妝。

吳旦生曰。南齊書。武帝數幸瑯琊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雞始鳴。故呼爲雞鳴埭。溫飛卿有雞鳴埭曲。李義山南朝詩。雞鳴埭口繡襦迴。

按檢江蓄水曰堰。壅水爲堰曰埭。江南謂之埭。巴蜀謂之堰。楊大年詩。繁星曉埭聞雞度。細雨春場射雉歸。秦少游詩。古埭天連雁。荒祠木蔽牛。王荆公詩。荒埭暗雞催月曉。空場老雉挾春驕。

寒具

劉無黨題梁忠信山水云。明窗短幅來何處。亂點依稀涴寒具。

吳旦生曰。桓玄喜陳書畫。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畫帙者。偶涴之。後遂不設寒具。蘇東坡跋二王書云。怪君何處得此本。上有桓玄寒具油。無黨句與坡同意。陸放翁詩。看畫客無寒具手。按齊民要術云。寒具。一名鐶餅。酉陽雜俎。伊尹干湯之言有寒具。吳綱五總志。謂是今之饊子也。劉禹錫寒具詩。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扁佳人纏臂金。亦以爲饊子也。若林和靖寒食詩。有客初嘗寒具罷。蓋又以寒具爲寒食之具矣。宋玉招魂云。粔籹蜜餌。有餦餭些。五臣注。粔籹。鐶餅也。吳謂之寒具餌。方言謂糕餦餭餳也。亦謂之飴。此則其乾者也。王逸注。以蜜和米麪熬煎作粔籹。擣黍作餌。又有美餳。衆味甘美也。朱晦翁注。以米麪煎熬作之。寒具也。宋林洪謂。招魂此句。自是三品。粔籹乃蜜麪之乾者。十月間鑪餅也。蜜餌乃蜜麪少潤者。七夕蜜食也。餦餭乃寒食寒具也。又觀漢制考云。以二竹籩方。玄被纁裏。有蓋。注。竹籩方者。器名也。以竹爲之。狀如籩而方。如今寒具筥。疏。寒具若籩人朝事之籩。注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實以冬食。故謂之寒具。蓋又以寒具爲寒冬之具矣。干寶司徒儀。日祭用[illegible][illegible]。晉制呼爲撮餅。又曰寒具。

十眉

劉無黨題十眉圖云。春風曾憶賦妖嬈。人共畫圖成十一。

吳旦生曰。唐明皇令畫工畫十眉圖。一曰鴛鴦眉。又名八字眉。二曰小山眉。又名遠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峯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稜眉。又名卻月眉。七曰分梢眉。八曰涵煙眉。九曰拂雲眉。又名橫煙眉。十曰倒暈眉。蘇東坡眉子硏詩。君不見、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卻月爭新奇。蔡正甫畫眉詩。畫手新翻十樣圖。西巡故事出成都。按妝臺記。五代宮中畫眉有十。與明皇圖同。但一曰開元御愛眉爲小異。錦字書。眉妝有十。似從明皇圖摘出。但末云籠春眉。又圖所未備。附及。

寧馨阿堵

劉無黨題劉德文戲綵堂云。傳家所愛作寧馨。入室不愁無阿堵。

吳旦生曰。世說。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媼。生寧馨兒。又王衍指錢云。舉阿堵物卻。後之詞人。直以阿堵爲錢。寧馨爲兒。如劉禹錫詩。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黃山谷詩。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是也。未有以二語合用者。合之。自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一詩始。而無黨其踵是以合用邪。然習譌已久。殊未知寧馨、阿堵。乃晉人語助耳。按禹錫詩。寧字作平聲呼。金人馮叔獻習池醉歸圖詩云。紛紛誤晉皆渠輩。何獨王家一寧馨。則又作仄聲矣。

嫋眞子云。寧作去聲。馨音亨。今南人尙言之。猶言恁地也。桑榆雜錄云。寧。猶言如此。馨。語助也。容齋隨筆云。至今吳中人語言。尙多用寧馨字爲問。猶言若何也。宋廢帝之母王太后疾篤。帝不往視。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觀此。豈得爲佳兒用。劉眞長譏殷淵源曰。田舍兒强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鬬戰求勝。王導與何充語曰。正自爾馨。王恬撥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强來捉人臂。東齋記事云。阿堵。乃今所語兀底也。焦弱侯云。猶言此物耳。楊升庵云。猶唐人謂若箇。今謂這箇也。殷浩見佛經曰。理亦應阿堵上。顧愷之指目睛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謝安謂桓溫曰。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據此。其義自見。若胡盧山詩。阿堵中藏徐穉來。以爲堵牆。益可笑。

適安居士

景伯仁弔段子新云。適安居士舊知聞。廓達靈根厭世紛。辭罷親朋便歸去。一籌今日又輸君。吳旦生曰。子新諱繼昌。適安居士。其別號也。性嗜酒。名之曰黃嬌。蓋關中人謂兒女曰阿嬌。故以酒比之。一日天寒。人遺之酒。飲不盡而醉。夜半忽驚起。以衣衾覆酒缸。僵臥榻上。人爲言酒自不冰。先生將不爲寒病乎。子新笑曰。人病酒可醫。酒病不可療也。臨終辭鄉里。託以他適。明日臥于黨氏園亭大石上。視之。已逝矣。伯仁以詩弔之。

歷代詩話卷六十三 壬集二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金詩 卷中

駃

黨世英喜雨詩。山雲駃如驅。山雨沛如傾。

吳旦生曰。元遺山詩。駃雨東南來。自注云。駃與快同。江淹蓮花賦。秋風駃兮舟容與。趙松雪有駃雪帖。則是駃雲、駃雨、駃風、駃雪。皆可稱也。他如愼子云。河下龍門。其流駃如竹箭。崔子虛論醫脈云。遲而少駃爲緩。鍾繇調周泰云。乞兒乘小車。一何駃乎。曹眞有名駃號驚帆。臧道顏有駃牛賦。

飲

黨世傑弔石曼卿詩。城頭山色翠玲瓏。尙憶淸狂四飲翁。鉄馬冰車斷遺響。桃花石室自春風。

吳旦生曰。畫墁錄。蘇舜欽、石延年輩。有名曰鬼飲、了飲、囚飲、鼈飲、鶴飲。鬼飲者。夜不以燒燭。了飲者。飲次挽歌哭泣而飲。囚飲者。露頭圍坐。鼈飲者。以毛席自裹其身。伸頭出飲。畢復

縮之。鶴飲者。一杯後登樹。下再飲耳。則曼卿之飲。其名有五。又類苑云。曼卿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囚飲。坐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鼈飲。此所載又不同。而世傑詩稱四飲。豈別有據邪。曼卿守眴山。遣人以泥封桃李核彈之巖石中。其後花開滿山。又嘗攜妓飲山之石室間。鳴絃爲冰車鐵馬聲。故世傑過眴山。爲詩弔之。

三　絕

趙周臣寄王子端云。李白一杯人影月。鄭虔三絕畫詩書。吳旦生曰。唐明皇愛鄭虔之才。以爲博士。善圖山水。好書。嘗自寫其詩並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杜子美哀之云。昔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按元遺山稱子端詩有師法。高出時輩之右。字畫學米元章。其得意處頗能似之。墨竹殆天機所到。文湖州已下不論也。則周臣贈以三絕。當不誣云。

讀　詩

周德卿讀陳後山詩云。子美神功接混茫。人間無路可升堂。一斑管內時時見。賺得陳郎兩鬢蒼。吳旦生曰。嘗讀杜集。戲爲六絕。此便是老杜詩話。其一絕云。才力應難誇數公。凡今誰是出羣

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蓋言前輩之不易貶。又言其不易效也。德卿特借後山以爲言。而非但貶後山已也。亦猶老杜之非貶四傑耳。

竹坡老人詩話云。夔峽道中。昔有杜少陵題詩一首。以天字爲韻。榜之梁間。自唐至今。無敢作詩者。有一監司過而見之。輒和少陵韻。大書其側。後有人嘲之云。想君吟詠揮毫日。四顧無人膽似天。過者無不笑之。余觀此正自輕許。而不知其爲神功接混茫耳。錄爲詞家炯鑒。不僅博一笑。

遠山

劉之昂詩。遠山句好畫難成。柳眼才多總是情。今日衰顏人不識。倚罏空聽煮茶聲。吳旦生曰。張秦娥者。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抹碧。殘霞幾縷紅。水窮霞盡處。隱隱兩三峯。其後流落。故劉贈以此詩。秦娥爲之泣下。劉嘗有詩云。嵩高山下逢秋雨。破繖遮頭水沒腰。此景此時誰會得。淸如窗下聽芭蕉。祝枝山誦之。笑其上下淋漓。淸在何處。觀其他詩有云。折盡官橋楊柳枝。春風依舊綠絲絲。啼鶯爲向行人道。離別何時是盡時。又云。雨洗明河畫扇收。匡牀露冷藥闌秋。牆陰未得中庭月。一點螢光草際流。能於淸折之中。自成淒斷。

日觀

蕭眞卿日觀峯詩。洪波萬里兼天湧。一點金烏出水心。

吳旦生曰。應劭漢官儀云。泰山東南名曰日觀。日觀者。雞鳴時見日。淮南子云。日中有踆烏。注。踆。趾也。謂三足烏也。甘氏星經云。日者。陽宗之精也。爲雞三足。爲烏二足。雞在日中。而烏之精爲星。以司太陽之行度。月者。陰宗之精也。爲兔四足。爲蟾蜍三足。兔在月中。而蟾蜍之精爲星。以司太陰之行度。水島志云。琉球國有大崎山。極高峻。夜半登之。望暘谷日出。紅光燭天。山頂爲之俱朗。宋學士集云。補怛洛迦山。在東大洋中。雞初號。遙見東方日出。輪赤如火。流光燭波。閃爍不定。

燕子圖

田器之贈燕子詩。幾年塞外歷崎危。誰謂烏衣亦此飛。朝向蘆陂知有爲。暮投茅舍重相依。君憐我處頻迎語。我憶君時不掩扉。明日西風悲鼓角。君應先去我何歸。

吳旦生曰。器之名琢。雲朔人。明昌五年進士。慷慨有志節。趙周臣所謂田侯落落奇男子也。其燕子圖自敍云。從軍塞外。野舍荒涼。有雙燕亦巢此屋。土人屢欲捕之。曲爲全護。此燕晝出夜歸。必開戶待之。忽一日飛止坐隅。巧語移時。予始悟明日秋社。當歸。殆留別語也。作此詩贈之。寫以細字。爲蠟丸繫燕足上。又八年。任潞州觀察判官。坐廨舍之含翠堂。忽雙燕至。予語

覩之。繫足蠟丸故在。蓋往年贈詩者也。龐才卿畫爲圖。作詩云。解足分明得帛書。眞是當年留別句。楊之美詩。海國傳心千驛隔。寒垣回首十年非。張巨濟詩。小詩繫足初無意。巧語迎人獨有情。李之純詩。心知話盡春愁處。相對依依如故人。王大用詩。莫償恩義三生債。分付平安七字篇。李欽叔詩。客舍花開新信息。雲兜香冷舊昏黃。

青奴黃嬭

龐才卿喜夏詩。青奴初薦枕。黃嬭亦升堂。

吳旦生曰。黃山谷謂。竹夫人乃涼寢竹器。憩臂休膝。非夫人之職。而冬夏青青。竹之所長。故名曰青奴。嘗作詩云。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味涼。則才卿所謂青奴薦枕。其意工矣。海錄碎事云。黃嬭。言書卷怡神如嬭媼。有人讀書。把卷卽睡。梁人因呼書卷爲黃嬭。歲時風土記云。唐人呼晝睡爲黃嬭。據此。則黃嬭升堂。其義安在。才卿特未詳攷耳。正統中周伯器詩。不信紅塵深沒馬。可堪黃嬭亂堆牀。萬曆中錢牧齋詩。白犢舊得藏身訣。黃嬭新繙卻老編。此用海錄碎事說也。余有山居詩。樂土歸黃嬭。通侯等綠君。此用風土記說也。

洪駒父六言詩。引睡直須黃嬭。曲肱正要青奴。昔人以爲佳。才卿殆本此作對邪。按博物志。孫樵爲史書曰墨兵瀆。又海錄碎事。謂史才操賢與愚。以筆爲獄。陳眉公云。墨兵、筆獄。可謂佳

對。然竟以墨兵對黃孀。亦自工而協。

自題

密公自題寫眞云。枯木寒灰亦自神。應緣來現胙公身。只因苦愛東坡老。人道前身趙德麟。吳旦生曰。名璹。字子瑜。興陵之孫。越王長子。初封胙國公。正大間。進封密。稱完顏宗室之良者。必推曰密公。其字畫得蘇、黃之間。家藏法書名畫。幾與中祕等。南渡倉卒。子瑜寶護之。與身存亡。故他貨不得一錢著身。以此貧甚。客至。不能具酒肴。設蔬飯與之共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商略之。使人樂之而不去也。子瑜有詩云。冷官領取閒中趣。遠勝區區夢蟻忙。亦自道其高致矣。

崔氏女

堯山堂外紀曰。趙宜之爲鞏西簿。泰和丁卯。道出蒲東普救寺僧舍。所謂西廂者。有唐麗人崔氏女遺照在焉。因命畫工陳居中繪模眞像。仍綴四十言以記云。並燕鶯爲字。聯徽氏姓崔。非煙宜采畫。秀玉勝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廂舊紅樹。曾與月徘徊。吳旦生曰。宜之有詩名。李屛山爲賦悬軒。有落筆突兀無黃初之句。悬軒其自號也。又自稱十洲種玉大誌。卽此詩已爲實甫全部西廂記先聲矣。崔氏女事。莫著於侯鯖錄。其引王性之傳奇

辨正云。嘗讀蘇翰林贈張子野詩。有曰。詩人老去鶯鶯在。僕按微之所傳奇鶯鶯事。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記。張籍以貞元十五年高郢下登科。既先二年。決非張籍明矣。會莊季裕爲僕言。微之作姨母鄭氏墓銘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盡微之自敍。特假他姓以自避耳。僕按微之作陸氏姊誌云。予外祖睦州刺史鄭濟。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亦娶鄭濟女。則鶯鶯者。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爲中表。非特此而已。僕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豔詩百餘篇。中有春詞二首。皆隱鶯字。及自有鶯鶯詩。離思詩。雜憶詩。又有古決絕詞。夢遊春詩。其詩中多言雙文。意二鶯字爲雙文也。又附微之年譜有云。德宗貞元庚辰十六年。是歲微之年二十二。傳奇言生年二十二。未近女色。崔氏年十七。傳奇言於今之貞元庚辰十七年矣。辛巳十七年。是歲微之年二十三。傳奇言生已有辭回去。所謂文戰不利。遂上京師。崔氏書所謂春氣多厲。正次年春也。壬午十八年。是歲微之年二十四。以中書判第四等。授校書郎。傳奇言後歲餘。崔亦委身于人。生亦有所娶。按退之作微之妻韋墓誌曰。選壻時。稹始以選授校書郎。卽與微之夢遊春詩當年二紀初。嘉節三星度之語同。余細閱此帙。反覆證合。明確可據。直令微之無躲閃處。卽知決非張籍事矣。因思子瞻一詩。不攷其爲元公之假姓。而舉以贈張。恐亦莽莽。

及觀侯鯖錄後。又載子瞻此詩云。詩人謂張籍。公子謂張祜。皆使姓張事。蓋既引辨之於前。又誤載之於後。何也。野客叢書云。張子野年八十。家猶蓄聲妓。子瞻贈以詩人老去鶯鶯在。正用當家故事也。唐有張君瑞。遇崔氏女於蒲。崔小名鶯鶯。元稹與李紳語其事。作鶯鶯歌。然詳審其爲假姓。安得云當家故事邪。夫舉鶯鶯以贈張不可。而謂是張籍可乎。

才調集載王之渙惆悵詩十三首。皆詠麗人事。其首章卽詠鶯鶯云。鐘動紅孃喚歸去。對人勻淚拾金鈿。則在唐時已豔其事矣。成化間。黎人於舊魏縣之東得崔氏墓誌云。鶯鶯嫁太常寺協律郎鄭恆。字行甫。享年六十。崔氏享年七十有六。乃秦貫爲之銘。陳眉公因收其文於品外錄。恐亦未可信也。南濠詩話云。西廂記。俗傳作于關漢卿。或以爲漢卿不竟其詞。王實甫足之。予閱點鬼簿。乃王實甫作。非漢卿也。實甫。元大都人。所編傳奇。有芙蓉亭、雙蕖怨等。與西廂記凡十種。

能

趙宜之寄元遺山詩。老嬾愚軒百不能。飽諳人意冷於冰。淸狂舊日躭詩客。灰朽而今有髮僧。吳旦生曰。丙集郭賦中。余旣辨能字矣。然才能之能。當於下平十蒸韻用。而不當上平十灰韻用也。漁隱叢話云。能。奴登切。獸名。絕有力。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能。又能。奴來切。三足鼈也。徐季海詩。於來字韻中用法士多瓌能。乃是僧似鼈耳。余觀宜之詩。能字與冰、僧、鐙、藤

叶。又馮子駿詩。未得安心如北秀。卻思覓法趁南能。乃與藤、僧、鐙、肱叶。此二詩者。皆叶奴登切。音義兼至。可無似鼈之誚。

借對

馮叔獻詩。老伏固非千里驥。冥飛似是五噫鴻。吳旦生曰。梁鴻有五噫歌。以鴻對驥。詩家自有此借對法。余有詩云。有客潔如鷺。因人熱豈鴻。亦此意也。

鼓吹

劉雲卿詩。身後功名半張紙。夜來鼓吹一池蛙。吳旦生曰。孔稚圭以鳴蛙當兩部鼓吹。詞人往往入詠。蘇東坡詩云。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隸橘千頭。是以笙歌易鼓吹矣。又云。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此乃歇後語。不知兩部爲何物也。不若雲卿用本色出處。爲顯而穩。

修月斧

鄭景純詠酴醾詩。玉斧無人解修月。珠裙有意欲留仙。吳旦生曰。酉陽雜俎。太和中。鄭仁本與王秀才遊嵩山。逐迷歸路。見一人。布衣。甚潔白。枕一

樸物。方眠熟。卽呼之。其人笑曰。君知有月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三千戶修之。予卽一數。因開樸。有斤鑿數事。楊廉夫作修月匠歌云。天公弄九七寶鈿。胞如琉璃拆如線。月中斤八八萬戶。敕賜仙廚璚屑飯。什什伍伍入杳冥。妙手持天輕欲旋。千斤寶斧運化鈞。混沌皮開精魄見。戴敏小園詩。惜樹不磨修月斧。愛花須築避風臺。蔡伯堅雪晴詩。喚取廣寒修月手。月波千丈卷秋還。雷希顏詩。文字喜逢修月手。津梁媿乏濟川材。薩天錫贈別詩。桂殿且留修月斧。銀河未許度星軺。解大紳中秋詩。吾聞廣寒八萬三千修月斧。暗處生明缺處補。馬浩瀾遊仙詩。八萬三千修月斧。多將玉屑當乾糧。

楊升庵云。中州集。金羽士王予可詠西瓜云。一片冷沈潭底月。半灣斜卷隴頭雲。孫鐸詠玉簪花云。披拂西風如有待。徘徊涼月更多情。鄭子聃詠酴醾云。玉斧無人解修月。珠裙有意欲留仙。皆極體物之工。

兀

劉次霄早行詩。馬上兀殘夢。沈沈天向晨。

吳旦生曰。劉駕早行詩。馬上續殘夢。馬嘶時復驚。最爲警策。故張爲取作主客圖。楊升庵謂。此句千古絕唱。東坡改之。作瘦馬兀殘夢。便覺無味。余觀東坡太白山早行有起句云。馬上續

殘夢。不知朝日昇。又中塗雪作有云。東風吹宿酒。瘦馬兀殘夢。情味各妙。無可軒輊。亦是偶愛賀語而兩用之耳。今次霄復愛坡語而合用之。

歷代詩話卷六十四　壬集三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金詩 卷下

桃源

元德明遺山之父桃源行云。憶昔擕家竄巖谷。秦人半向長城哭。回頭塵土失咸陽。繒弋徒勞羨鴻鵠。

吳旦生曰。秦人半向長城哭。下得渾然。王荆公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高齋詩話以指鹿乃二世事。而長城之役乃始皇也。又指鹿不在望夷宮中。荆公用事失照管耳。德明似本荆公句。而絕無可疵。可謂點鐵成金。

桃源一案。認眞不得。余於乙集漁父論之矣。今德明鑿定秦人不死以成神仙。故末云。漁郎偶到本無心。仙境何緣得重尋。又未免認眞之過也。按東坡謂。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漁隱叢話云。東坡此論。蓋辨證唐人以桃源爲神仙。如王摩詰、劉禹錫、韓退之作桃源行是也。惟荆公作桃源行。與

東坡之論脗合。林下偶談云。淵明桃花源記。初無仙語。蓋緣詩中有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之句。後人不審。遂以爲仙。如韓退之詩。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尤荒唐。劉禹錫詩。仙家一出尋無蹤。至今流水山重重。王摩詰詩。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王逢原詩云。惟天地之茫茫兮。故神仙之或容。惟昔王之制治兮。惡魅魍之人逢。逮後世之陵夷兮。固神鬼之爭雄。此皆求之過也。惟荊公與東坡和桃源詩。所言最爲得實。可破千載之惑。然余觀荊公詩爲人推重如此。而以用事失核致議。德明於秦事不誤。而大意仍在唐人窠臼中。蓋詞家之用意用事。可不矜愼哉。

中州集

藝苑卮言曰。元遺山有中州集。皆金人詩也。金人如宇文虛中、蔡松年、蔡珪、黨懷英、周昂、趙秉文、王庭筠。其大旨不外蘇、黃。要之直於宋而傷淺。質於元而少情。

吳旦生曰。金自北渡後。詩教乃行。遺山記錄見聞。歷二十寒暑。載爲野史。而中州集其一也。意故不止於詩。而一經其手。上下百餘年間。金源氏之風。烺烺可誦爾。遺山自題中州集後云。鄴下曹劉氣儘豪。江東諸謝韻尤高。若從華實評詩品。未便吳儂得錦袍。陶謝風流到百家。半山老眼淨無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萬古騷人嘔肺肝。乾坤淸氣得來難。詩家

亦有長沙帖。莫作宣和閣本看。文章得失寸心知。千古朱絃屬子期。愛殺谿南辛老子。相從何止十年遲。平世何曾有稗官。亂來史筆亦摧殘。百年遺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淚看。蓋遺山當哀宗之季。及其亡也。築亭於家。不復出。讀五詩者。可以見其梗概矣。

金行

元遺山詠菊詩。黃素金行正。芳甘藥品奇。

吳旦生曰。范石湖菊譜。黃者。中之色。土。王季月。而菊以九月花。金土之應。相生而相得者也。其次白色。西方金氣之應。此遺山所謂黃素金行正也。又月令注。菊色言黃者。秋令在金。金有五色。而黃爲貴。故菊色以黃爲正。

埤雅云。月令。季秋。鞠有黃華。曰有者。非其有之時也。春秋傳曰。有者。不宜有也。余以此語非是。按懸笥瑣探云。石湖作菊譜。言月令以動、植志氣候。如桃、桐輩。直云始華。而菊獨云。菊有黃華。豈以其正色獨立。不伍衆草。變詞而言之與。予來河南。行熊耳諸山。時正秋。黃菊叢生。乃悟中州得風氣之正。黃爲正色。而秋時著花。此月令紀候所以獨言之也。楊升庵云。蝴蝶或白或黑。或五彩皆具。惟黃色一種。至秋乃多。蓋感金氣也。李白詩。八月蝴蝶黃。深中物理。今改黃爲來。何其淺也。

烏白頭

元遺山詩。行役魚赬尾。歸期烏白頭。

吳旦生曰。史記但言天雨粟。馬生角。博物志云。燕太子丹。質秦。欲歸。秦王謬言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歎。烏卽頭白。俯而嗟。馬卽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曹子建詩。子丹西質秦。烏白馬角生。鮑明遠詩。潔誠洗志朝暮年。烏白馬角寧足言。白樂天詩。我歸應待烏頭白。高季迪詩。妾今能使烏頭白。錢牧齋詩。一夜烏頭虛變白。三生鴻爪誤精藍。王元美二鳥賦。崩城隕室。烏白馬角。

通俗文云。白頭烏謂之鶷鶡。鶷。洽八反。

雯華

元遺山詩。剎裂雯華淸月秋。

吳旦生曰。雯。文也。雲成文章也。又石文似雲。亦曰雯華。古三墳書。日雲赤曇。月雲素雯。劉因登寺閣詩。雯華寶樹忽當眼。又遺山寶宮寺詩。七重寶樹圍金界。十色雯華擁畫梁。

妒女

元遺山詩。風雨不憂驚妒女。

吳旦生曰。焚骸禁火之說。余於唐韓詩庚集詳辨之。余觀此詩序言。俗傳介子推被焚。其妹介山

氏。恥兄要君。積薪自焚。號曰妒女。鄉社至今以百五日積薪而焚之。謂之祭妒女。唐大曆中。制官李諲爲撰祠碑。有百日積薪。一日燒之之語。故遺山詩中有云。稗官小說出閭巷。社鼓村簫走翁媼。當時大曆十才子。爭遣李諲饒陋語。蓋亦譏其誣。而詩人不深考。爲之撰辭爾。然觀太平廣記云。妒女者。子推妹與兄競。去泉百里。寒食不許斷火。至今尙然。則與百五日積薪而焚之語。又何殊邪。

述異記云。妒女泉在幷州。婦女不得靚妝彩服至其地。必興雲雨。一名介推妹。楊升庵云。妒女者。介之推妹也。廟在幷州壽陽縣。

典刑

元遺山贈劉仲修詩。共知祭酒傳家學。獨愛中郎餘典刑。

吳旦生曰。遺山自序云。仲修詩律深密。得于尊公鳳山老人過庭之訓。且其顏狀絕類吾友李從事長源。故篇中有及。

按劉向爲劉氏祭酒。釋名云。凡會同饗讌。必尊長先用酒以祭先。故曰祭酒。漢時吳王年長。以爲劉氏祭酒是也。據此。則向爲祭酒。亦此義。杜詩。劉向傳經心事違。

孔融本傳云。融善蔡邕。邕卒。有虎賁士貌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

型。蔡正甫詩。有若何堪比夫子。虎賁猶想見中郎。

女郎詩

歸田詩話曰。元遺山論詩三十首。內一首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初不曉所謂。後見詩文自警一編。亦遺山所著。謂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此秦少游春雨詩也。非不工巧。然以退之山石句觀之。渠乃女郎詩也。破卻工夫。何至作女郎詩。按昌黎詩云。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遺山固爲此論。然詩亦相題而作。又不可拘以一律。如老杜云。香霧雲鬟溼。淸輝玉臂寒。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亦可謂女郎詩耶。

吳旦生曰。遺山論詩。直以詩作論也。抑揚諷歎。往往破的。讀者息心靜氣以求之。得其肯會。大是談詩一助。少游乃塡詞當家。其于詩場。未免踢入軟紅塵去。故遺山所詠。切中其病。他日又書以自警。蓋知之深。言之當也。如鍾嶸評張華詩。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而遺山乃云。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則知遺山自出眞裁。非一切以女郎抹人也。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謂其出門有礙。脫口便嗟也。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惜其肆筆成章。不受鑪冶也。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眞書不入今人眼。而輩從教鬼畫符。

則直以外道詬之。凡所彈駁。皆足爲談詩助。又不獨一少游矣。

裙

元遺山詩。此去行廬千萬里。畫羅休鏤麝香金。

吳旦生曰。宋徽宗時。宮人以麝香色爲鏤金。羅爲衣裙。故遺山及此。

按古制。衣裳連下有裙。隨衣色而爲緣。堯、舜以降。有六破。及直縫。皆去緣。商、周以其太質。加花繡。上綴五色。自文王始令女人服裙。秦始皇令宮人服五色花羅裙。至今有短裙焉。漢文帝後宮衣不曳地。其貼地者。以不纏足。欲裙蓋之也。漢明德太后禿裙不緣。獻帝時女子好爲長裙。而上甚短。梁武帝造五色繡裙。加朱繩。眞珠爲飾。隋煬帝作長裙十二破。名仙裙。又制五色夾纈花羅裙。又制單絲羅以爲花籠裙。唐杜牧之詩。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是唐裙亦可隱足也。

梁簡文詩。羅裙宜細襉。則裙之用襉。此時已尚細矣。留靑日札云。廣西婦女。衣長裙。後曳地四五尺。行則以兩婢前擕之。襉多而細。名馬牙襉。

海錄碎事云。後漢燉煌俗。婦人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匹。皇甫隆禁改之。

般文圭詩。空對襬褕一斷腸。說文云。直裙謂之襬褕。

餘冬序錄曰。元遺山集。喬千戶挽詩。素旗無誄記連姻。用潘岳楊使君誄表之素旗語。喬、元皆毛氏壻故也。集有聽姨女喬夫人鼓風入松一律。白雪朱顏一再行。春風纖指十三星。雲窗霧閣有今夕。寶髻羅裙無此聲。瀟灑寒松度虛籟。悠颺飛絮攪青冥。胎仙不比湘靈瑟。五字錢郎莫漫驚。所謂姨女喬夫人。蓋千戶之女也。集又有喬夫人彩繡仙人圖一絕。彩服仙童畫不如。直疑萊子戲庭除。青紅未是春風巧。一頌椒花更有餘。又有題喬夫人墨竹二絕。萬葉千梢下筆難。一枝新綠儘高寒。不知露閣雲窗晚。幾就扶疏月影看。只待驚雷起蟄龍。忽從女手散春風。渭川雲水三千頃。悟在香嚴一擊中。元自注。夫人參曹洞下禪。有省。夫喬女明慧多藝如此。而陰教內範。則未有聞。豈不可惜。元之詩如此。豈復知名教者哉。考郝經遺山墓銘。載其女有爲女冠者。今集貽女詩云。珠圍碧繞三花樹。李白桃紅一捻春。看取元家第三女。他年眞作魏夫人。又足知遺山之範家矣。

吳旦生曰。閨秀詩評載元氏補天花版詩云。補天手段暫鋪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按誠齋雜記。遺山妹爲女冠。文而豔。張平章欲娶之。自往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版。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以此詩。張竦然而出。江進之云。淸貞之

意。因物觸發。足令觀者起敬。余謂此眞見遺山之範家也。然墓銘爲女。雜記爲妹。俱屬女冠。豈其有二人與。

歷代詩話卷六十四

歷代詩話 壬集

元詩

七卷

目次

歷代詩話卷六十五 壬集四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元詩 卷上之上

月泉吟社

詩評曰。詩有六義。興居其一。凡陰、陽、寒、暑、草、木、鳥、獸、山、川、風景。得於適然之感而爲詩者。皆興也。風雅多起興。而楚騷多賦與比。漢、魏至唐。傑然如老杜秋興八首。深詣詩人閫奧。興之入律者宗焉。春日田園雜興。此蓋借題于石湖。作者固不可舍田園而泛言。亦不可泥田園而專及。舍之則非此詩之題。泥之則失此題之趣。有因春日田園間景物感動性情。意與景融。辭與意會。一吟風頃。悠然自見其爲雜興者。此眞雜興也。不明此義而爲此詩。他未暇悉論。往往敍實者多入於賦。稱美者多近於頌。甚者將雜興二字體貼。而相去益遠矣。

第一名羅公福。三山人。本姓連。名文鳳。字伯正。號應山。詩曰。老我無心出市朝。東風林壑自逍遙。一犂好雨秧初種。幾道寒泉藥旋澆。放犢曉登雲外壟。聽鶯時立柳邊橋。池塘見說生新草。已許吟魂入夢招。評曰。衆傑作中。求其粹然無疵。極整齊而不見邊幅者。此爲冠。

第二名司馬澄翁。義烏馮澄。字澄翁。號來宵。詩曰。編蘭春思倩吟鞭。著面和風軟似緜。黃犢烏犍秧穀候。雄蜂雌蝶菜花天。把鋤健婦蹋煙壟。抱甕丈人分野泉。忙事關心在何處。流鶯不聽聽啼鵑。評曰。起善包括。兩聯說田園的。而雜興寓其中。末語亦不泥。

第三名高宇。杭州梁相。字必大。詩曰。膏雨初晴布穀啼。村村景物正熙熙。誰知農圃無窮樂。自與鶯花有舊期。彭澤歸來惟種柳。石湖老去最能詩。桃紅李白新秧綠。問著東風總不知。評曰。前聯妙於細合。後聯引陶、范。不爲事縛。句法更高。末借言雜興。的是老手。

吳旦生曰。至元間。浦江吳潛齋渭。有月泉吟社。預於丙戌小春月望命題。至正月望日收卷。月終結局。請諸處吟社用好紙楷書。以便謄副。而免於差舛。明書州里姓號。以便供賞。而不致浮淇。聘詩人謝翶、方鳳、吳思齊爲考官。三月三日揭曉。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選中二百八十名。刻至六十名止。皆有詩賞者也。第一名。公服羅一縑。七丈。筆五帖。墨五笏。第二名。公服羅一縑。六丈。筆四帖。墨四笏。第三名。公服羅一縑。五丈。筆三帖。墨三笏。第四至十名。各春衫羅一縑。筆二帖。墨二笏。第十一至二十名。深衣布一縑。筆一帖。墨一笏。第二十一至三十名。各深衣布一縑。筆一帖。第三十一至五十名。各筆一帖。墨一笏。吟箋二沓。詩限五七言。律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余觀其韻事雅規。標勝來今。而評論詩題。尤入神解。凡作雜興者。皆須

領悟此旨也。李西涯以未見此集爲嫌。閩中徐興公家有藏本。錄其佳句。如屋角枯藤黏樹活。田頭野水入谿渾。靑林伐鼓郁郁社。綠水平疇處處秧。土脈正融催穀觫。林陰微合聽鉤輈。田鳥飛逐耕煙犢。桑扈鳴隨喚雨鳩。草靑隨意牛羊臥。門靜無人燕雀多。麥壟風微牛睡穩。芹塘泥滑燕歸忙。小雨杏花村問酒。淡煙楊柳巷巾車。榆莢雨酣新水滑。楝花風軟薄寒收。升庵又拈其山歌聒耳烏鹽角。村酒柔情玉練搥。皆六十八中警句也。

黃耳

楊煥然詩。音書黃耳絕。兄弟白眉良。

吳旦生曰。陸機有犬名黃耳。後仕洛。以竹筒盛家信繫犬頸。走向吳。至家。取答書。仍還洛。詩僧所云。靑蠅爲弔客。黃犬寄家書是也。後犬死。還葬機村。去機家二百步。聚石爲墳。村人呼爲黃耳冢。袁海叟有過黃耳墓詩。黃耳墓前春日遲。柳條花蕚正參差。多才已逐浮雲去。異物猶今後代思。攷之本傳。俱爲黃犬。劉貢父詩話以爲不然。自洛至吳。更歷江淮。殆數千里。安能諭人而從舟楫乎。或者爲奴名也。余以奴子傳書有何足異。至豔千古。貢父之言非是。觀陳敬初詩。家無黃耳傳鄉信。門有蒼頭記客名。其非奴子明矣。

五丁

堯山堂外紀曰。蜀人唐仲明。子西孫也。蜀破被俘。鬻於燕市。安陸趙仁甫作疏。鳩貲贖之。疏中有云。錦江秀色。都爲巴蜀之蕭條。玉壘浮雲。盡入峨眉之悲慘。郝伯常讀而傷之。作蜀亡歎。畀仲明爲行劵云。子規啼缺峨眉月。嘉陵江中半江血。青天蜀道爲坦途。馬蹄蹴落陰山雪。芙蓉城碎朔風急。虓虎磨牙綺羅穴。不識兵戈三百年。疊鼓一聲肝膽裂。坡仙玉里子西孫。挺身北走來中原。峨岷秋色橫眉宇。骯髒獨倚燕市門。時望蘇門一迴首。漠漠萬里煙塵昏。古言蜀險甲天下。一夫扞禦足成霸。前劉後李王復孟。虎視中原雄並駕。于今底事谷爲陵。錦城萬里趨龍庭。當時不與秦塞通。一天自可延千齡。吾子莫漫嗟飄零。厲階權輿實五丁。

吳旦生曰。伯常辭意酸激。哀仲明之流落。而其末乃歸咎于五丁之通秦。以致禍沿無盡。蓋其實有不然者。華陽國志云。秦惠王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蜀人悅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之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拽蛇。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女并將。從而山遂分爲五嶺。其後秦大夫張儀等從石牛道伐蜀。蜀王敗績。開明氏遂亡。蓋常璩之所載止此。而俗傳以爲因金牛之詐

蜀。使五丁力士開山而谷道始通。余按三皇乘祇車出谷口。至黃帝爲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爲帝嚳。在禹貢爲華陽黑水、梁州之域。及周武伐紂。蜀亦從行。則豈自秦時始通道中士哉。正德中王子衡詩云。古峽天中闢。鴻荒不記年。蔡蒙來禹貢。彭濮記周篇。自是幷吞易。非關疏鑿然。金牛本茫昧。世代浪相傳。

雁帛

輟耕錄曰。零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眞州忠勇軍營新館。右五十九字。郝公書也。公字伯常。澤州陵川人。中統元年。拜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宋館于眞州。凡十有六年。始得歸。此書當在至元十一年。是時南北隔絕。但知紀元爲中統也。先是。有以雁獻。命畜之。雁見公。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者。公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舁雁至前。手書尺帛。親繫雁足而縱之。後虞人獲之苑中。以聞。上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雁比乎。遂進師南伐。

吳旦生曰。農田餘話。郝經奉使于宋。賈似道忌其露乞和之盟。拘於儀眞。作帛書附雁足。帛博一寸。高五寸。有陵川郝氏印。三月。虞人獲雁於汴梁金明池。爲安豐敎授王時若所得。延祐五年。集賢學士郭貫出持淮西使節。知之。奏於朝。敕中使取之。仁宗裝潢成卷。命翰林集賢文臣

題識之。藏諸東觀。或說。世祖有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如雁之歎。遂興師伐宋者。妄也。據此。則始末與輟耕有異。因思一雁也。爲子卿則自北而南。爲伯常則自南而北。是天下之至神絕靈。莫踰于雁。然漢廷特飾說以紿之。使驚爲神。而陵川一寸帛。則實有是事也。景泰中。丘仲深一絕云。北雁曾聞寄漢書。又看南雁遞還都。迎鑾鎭上修書處。還似蘇郎雪窖無。如後二句。故作疑辭以問邪。

姚牧菴

輟耕錄曰。姚文公燧玉堂設宴。歌妓羅列。有一人秀麗閑雅。微操閩音。公叩之。泣而訴曰。妾建寧人氏。眞西山之後也。父官朔方時。貸公帑無償。賣入倡家。流落至此。公遣使詣丞相三寶奴爲落籍。丞相意公欲侍巾櫛。卽檢籍除之。公語一小史曰。我以此女爲汝妻。女卽以我爲父也。京師傳爲盛事。嘉興貝闕有詩曰。斷絲棄道邊。何日緣長松。墮羽別炎洲。不復巢梧桐。昔在至元日。六合車書同。玉堂盛文士。燕集來雍雍。金刀手割鮮。酒給葡萄濃。坐有一枝春。秀色不可雙。叶娉婷劉碧玉。綽約商玲瓏。寶釧金雀釵。已覺燕趙空。或聞操南音。未解歌北風。上客驚且疑。姓字初未通。問之慚復泣。乃起陳始終。妾本建寧女。遠出西山翁。父母生妾時。謂是金母童。梨花鎖院落。燕子窺簾櫳。迢迢官朔方。位卑食不充。侵貸國有刑。桎梏加父躬。粥女以自贖。白璧淪

泥中。秋孃教歌舞。屢入明光宮。永爲倡家婦。遂隸梨園工。京華多少年。門外嘶青驄。不如孟光醜。猶得嫁梁鴻。自傷妾薄命。失落似秋蓬。客聞爲三歎。天道何憒憒。遣使白宰相。削籍歸舊宗。小史十八九。勿恨相如窮。配爾執箕帚。今夕看乘龍。鴛鴦並玉樹。鸚鵡開金籠。棄汝桃花扇。紅牙不復從。提甕自汲水。絺綌自御冬。時多困轗軻。事或忻遭逢。安知百尺井。忽登羣玉峯。借問爲者誰。內相姚文公。

吳旦生曰。姚牧庵嘗與閻靜軒過張妓怡雲小飲。姚偶言暮秋時三字。張應聲作小婦孩兒且歌且笑曰。暮秋時。菊殘猶有傲霜枝。西風了卻黃花事。又史中丞遇牧庵、靜軒於道。笑曰。二先生所往。容侍行否。因命騶從歸攜酒饌。同造怡雲。姚命張取酒先壽史。張且歌雲間貴公子。玉骨秀橫秋水調歌一闋。史喜甚。席終。左右欲徹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將去。留待二先生來此受用。後牧庵致政家居。年八十。猶爲侍妾生一子。蓋其情致風逸若此。而獨於玉堂落籍。爲之擇嫁小史黃球。後至顯官。誠盛德事也。

龍眼

陳剛中作思明州詩。元宵已似春深後。龍眼花開蛤蚧鳴。

吳旦生曰。荔枝、龍眼。並儷海南。荔子自越王通貢。楊妃命騎。遂費詞人之形似。而龍眼以荔

過始熟。名爲荔奴。亦名亞荔支焉。章碣詩。卻擁木棉吟麗句。便攀龍眼醉香醪。東坡詩。顚阬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龍眼來。嗣是詠者寥寥。而僅見之嶺中也。所云元宵似春深。見其地暖。卽薩天錫閩士臘如春之意。亦猶四月熟荔枝稱火山耳。

日詢手鏡云。蛤蚧。乃一甲蟲。狀類蜥蜴、守宮之屬。其物二者上下相呼。牝聲蛤。牡聲蚧。情洽乃交。兩相抱負。人以手分擘。雖死不開。桂海虞衡志云。首如蝦蟆。背綠色。上有黃斑點。若古錦文。長尺餘。尾絕短。傳云。自旦至暮。變十二般色。傷人必死。海錄碎事云。大月三聲。小月兩聲。

千里

劉夢吉詩。埋盆欲學魚千里。試地先栽芋一區。

吳旦生曰。關尹子。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不窮也。夢吉用此。黃山谷詩。爭名朝市魚千里。亦此意耳。或引陶朱公養魚經云。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州。則周繞無窮。自謂江湖也。然無千里字。豈可漫證山谷。今得夢吉句。益信矣。金人路宣叔詩。隨人作計魚千里。知命無憂鳥一天。

芥隱筆記云。山谷屢用魚千里字。尋師訪道魚千里。蓋世功名黍一炊。又小池已築魚千里。隙

地仍栽芋百區。余按前二句山谷復改曰。從師學道魚千里。蓋世成功黍一炊。後二句直是夢吉粉本。

滕韻

呂徽之雪詩有云。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齧枯藤。鶖鶬聲亂功收蔡。蝴蝶飛來妙過滕。吳旦生曰。天台呂徽之。博學能文。一日。詣富家易穀種。値大雪。立門下。聞東閣中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不覺失笑。閣中貴游輩聞之。詢其見笑之由。乃曰。我意舉滕王蛺蝶事耳。始邀入坐。衆以藤、滕二字請。卽援筆書此二聯。復請和曇字韻。又隨筆寫云。竹委長身寒郭索。松埋短髮老瞿曇。寫訖便出門。問姓字亦不答。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豈其人邪。惠之穀。怒曰。我豈取不義財。必易之而去。遣人尾其後。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忽米桶中有人。乃妻也。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徽之先生何在。答曰。谿上捕魚。始知眞爲徽之矣。至彼。果見之。隔谿謂曰。諸公先到舍。我得魚換酒來也。少頃。攜魚與酒至。盡歡而散。翌旦。徽之已遷居矣。

玉帶

輟耕錄曰。龍麟州過福建憲府。設宴。命官妓小玉帶佐觴。憲使請曰。今日之歡。皆玉帶爲也。願

酬以詩。麟州負海內重名。雅畏淸議。又不能違憲使之請。遂書一絕句云。菡萏池邊風滿衣。木樨亭下雨霏霏。老夫記得坡仙語。病體難禁玉帶圍。蓋前輩旣不拂人之意。又不失所守。而且用事淸切。一時風致。非野儒俗士所能及也。

吳旦生曰。麟州正用東坡起語作結語。妙合自然。按佛印住潤州金山寺。東坡過潤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坡戲云。暫借和尙四大。用作禪牀。師云。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卽答。當從所請。稍涉擬議。所繫玉帶。留鎭山門。坡許之。師云。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未卽答。師呼侍者收此玉帶。取衲裙相報。因有二絕。坡次韻云。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敎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後之用其事者。如張起題迺賢金臺集云。玉帶難圍老病身。唐桂芳送程仲庸留金山寺云。玉帶暫抛煩轉語。楞伽曾寫悟前身。皆遜步於麟州矣。

剔齒籤

蓉塘詩話曰。趙松雪老態詩。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飛眼雪生髯。扶衰每藉過頭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拘攣巾不裹。中腸慘慽淚常淹。移牀獨就南榮坐。畏冷思親愛日檐。徐延之云。非身處老境。眞知灼見者。不能諳此。

吳旦生曰。仙人鄭思遠常騎彪。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拔彪鬚。及熱。插齒間卽愈。陸雲與兄機書云。近日復案行曹公器物。取其剔齒籤一箇。今送兄一本。趙詩籤作纖。按卽籤字也。

九鼎

宋子虛詩。列國皆貪禹鼎神。周衰三代寶先淪。不知爾奉高皇日。曾問當時果在秦。

吳旦生曰。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服氏注以爲疾讒之鼎。非是。而韓非子作饞鼎。亦誤也。夏都平陽及安邑。桀亡。鼎遷來亳。乃隔河也。書稱周遷商鼎。武王遷河以南。而安置未善。故成王定鼎于郟鄏。周本紀云。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𢟍狐。水經注云。周顯王時。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而鼎見於彭城。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所謂鼎伏也。系而行之未出。龍齒齧其系。故語曰。稱樂太早。絕鼎系。濡水李氏辨之曰。是時泗水在彭城。宋之分。九鼎何緣而至宋。夫取九鼎者。秦昭襄也。始皇乃莊襄之子也。然觀舒雅云。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震者。淪之兆。則能震。豈不能沒哉。蓋秦有幷吞天下之志。不得鼎。無以取重於天下。故託言入秦也。乃知昭襄之世。旣書鼎入秦。而始皇二十八年。又書沒泗求鼎。此史氏之微辭也。

文獻通考云。赧王五十九年。周亡。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飛入泗水。餘八鼎入於秦中。

秦女

宋子虛詠秦少游女云。父貶藤陰老淚潸。黃金誰贖一姬還。看來山抹微雲後。直送蛾眉出曉關。吳旦生曰。靖康間有女子。自稱秦學士女。道中題詩云。眼前雖有還鄉路。馬上曾無放我情。讀者悽然。曾裘父爲作秦女行。

按少游夢中作好事近長短句。有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之句。後自貶所歸。卒于藤州。殆成讖語。故晁無咎弔詞云。醉臥藤陰。黃山谷詩。西風吹淚古藤州。陳剛中詩。今夜更遊臺上月。不堪重照古藤陰。

少游蓬萊閣席上賦長短句。首言山抹微雲。天黏衰草。極爲東坡所稱。呼之爲山抹微雲君。又嘗戲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故范元實祖禹之子爲少游壻。作詩眼一卷。嘗在歌舞之席。終日不言。妓有問之曰。公亦解辭曲否。笑答曰。吾乃山抹微雲女壻也。

至他

宋子虛詩。壺臧固自知名久。何處更能求郅他。

吳旦生曰。史記韓長孺傳。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索隱云。郅音質。他。徒何反。人姓名也。漢書作至他。蓋謂壺、臧之外。至於他有所舉。皆名士也。余按。郅者。商時侯國。其

在漢。則自邾惲、邾壽、邾都、邾伯倘而外無聞焉。子虛作詩。以正史氏之譌。如唫嘯一集。當與、楊鐵崖詠史樂府並傳。

馮海粟稱其五言律風調悽惋。不勝江哀浦思之情悰。如承恩金馬詔。失意玉環詞。落月今誰弔。長星夜自明。雖使太白復生。亦應爲之擊節。七言律。楊柳昏黃晚西月。梨花明白夜東風。秋千庭院人初下。春半園林酒正中。縮地日擕龍作杖。臥雲時約鳳吹笙。又五言。乙鳥歸來社。辛夷開過春。身黃松上鼠。頭白竹間禽。蜀魄花成血。山魈樹隱身。竹枝歌峽夜。椰子醉蠻春。空悲祖龍死。但覺鮑魚腥。不須塡碧海。直欲補青天。標致極似盛唐諸人。而對偶之工。與寄之永。飄飄然自拔於王金陵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嫋嫋垂。北風吹樹勁。西日照窗涼之頂顲。

病齒圖

宋子虛題玉環病齒圖云。一點春寒入瓠犀。海棠花下獨顰眉。內廚幾日無宣喚。不問君王索荔枝。

吳旦生曰。風刺隱約。正以婉勝。如馮海粟題云。華淸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則又以快勝矣。余後觀薩天錫題云。一點春酸入瓠犀。雪色鮫綃溼香睡。又云君

不聞。華淸宮。一齒作楚藏禍根。又不聞。馬嵬坡。一身濺血未足多。漁陽一日鼙鼓動。始覺開元天下痛。似合子虛、海粟之語。隱括成文。然其較本色加劣矣。

子虛又題玉環聯轡圖云。赭袍紅映縷金衣。笑並花驄酒力微。試問六龍西幸日。有人曾侍翠華歸。因攷陳伯敷題楊妃上馬嬌圖云。此索淸平調詞赴沈香亭時邪。抑聞漁陽鼙鼓聲赴馬嵬坡時邪。上馬固相似。情狀大不同。觀者當審諸。

岑靜能題太眞春睡圖有云。漁陽鼙鼓邊塵動。臺閣無言卿士憯。婦人一睡四海昏。主闇臣諛總如夢。

濟之

宋子虛詩。域開仁壽民能濟。未濟還驅天橫鄉。

吳旦生曰。禮樂志。王吉曰。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王吉本傳亦作濟。今俗作躋。顏氏注。域界也。若是躋字。合注登陟之義。域平履之區。非有崇高之意。何故以登陟爲文。舒子史纂言曰。未濟則民在天橫之鄉。既濟則民履仁壽之域。濟字之義爲長。而世俗作躋。莫知其故。

鴛瓦

雅正卿詠洛神云。鄴宮檐瓦似鴛飄。蘭渚鳴鑾去國遙。

吳旦生曰。鄴中記。鄴城銅雀臺。皆鴛鴦瓦。又魏志。文帝問周宣云。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鴛鴦。何也。宣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卒。黃門令奏宮人相殺。杜子美詩。殿瓦鴛鴦坼。楊廉夫詩。飄風吹落鴛鴦瓦。皆用此意。

清容

袁伯長芳思亭詩。以茲一畝園。髣像見疇昔。幽葩與羣卉。生意日不息。朝陽漱靈根。三咽妙紬繹。曠懷事幽賞。髴矣躬六籍。

吳旦生曰。芳思亭者。爲其先尙書公治圃南郊。有堂亭十五。荒廢不可考。築一亭髣其萬一。故稱芳思。又謝俞光遠爲治別墅詩。種竹澆花俟我還。花成雲隝竹成山。蓋其選勝結茆。性躭恬適。有足述者。君諱桷。字伯長。清容其號。所著詩爲清容集。本四明人。讀書吳興。有淸容書院。後人題云。人同綠水長爲主。座有青山不計年。至今葺其阯新之。署曰淸容。

蘆花被

貫酸齋賦蘆花被詩。采得蘆花不涴塵。翠蓑聊復藉爲裀。西風刮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毛骨已隨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青綾莫爲鴛鴦妒。欸乃聲中別有春。

吳旦生曰。酸齋過梁山濼。有漁翁織蘆花爲被。欲易之以紬者。翁卻紬曰。君尙吾淸。願以詩輸之。故爲賦此。竟持被去。人喧傳其事。酸齋至錢唐。因自號蘆花道人。丘彥能家藏蘆花被圖一幅。貢泰甫、吳子立、吳敬夫題其上。自此以爲佳事。迭迭入詠。成原常詩。蕎菜登盤甘似蜜。蘆花紉被暖如緜。洪武中孫彥舉詩。竹葉杯中閱四時。蘆花被底舒雙脚。

曹石倉云。詠物詩。如鶴骨笛。貫策詩。九皋聲斷楚天秋。玉頂丹砂一夕休。枯朽挽回生死調。淒涼吹盡古今愁。魂歸遼海雲迷樹。曲罷江城月滿樓。惆悵主人三弄罷。杳無消息到揚州。走馬鐙。謝宗可詩。飆輪擁轉駕炎精。飛繞人間不夜城。風鬣追星低弄影。霜蹄逐電去無聲。秦軍夜潰咸陽火。吳炬宵馳赤壁兵。更憶雕鞍年少客。章臺踢碎月華明。蘆花被之類。極其工巧。以求逼肖。而風人比興之義鮮矣。然石倉終愛其詩。有和蘆花被云。輕如阿縞軟於緜。疊上匡牀野性便。一幅瀟湘全勝畫。五更風雨不成眠。迴文豈藉秦孃織。席地將同子敬氈。白露蒹葭堪作伴。伊人猶在夢江天。

道衣

薩天錫詩。洞門花落無人迹。獨坐蒼苔補道衣。

吳旦生曰。輟耕錄載。王守素。錢唐民家女。其夫丁。棄家爲道士於吳山紫陽菴。一日召守素入山。書付四句云。嫩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鎮常寂。坐抱一膝而逝。方外謂

之騎鶴化。守素亦束髮簪冠。著道士服。奉夫遺屍。二十年迹不下山。年逾七十。幾於得道者。薩都剌贈之詩。

看雨

閒中今古錄曰。薩天錫有一詩送濬天淵入朝。地溼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聞者無不膾炙。惟山東有一叟鄙之。公以素愜意。特步訪問其故。叟曰。此聯措辭固善。但聞字與聽字一合耳。公曰。當以何字易之。叟徐曰。看天竺雨。公詰其看字。叟曰。唐人有林下老僧來看雨。公俯首拜爲一字師。

吳旦生曰。郎士元送錢大起句云。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閒氣集謂謝朓工於發端。比之于今。有慙沮矣。吳逸一則以兩句一意評之。亦正嫌聞字與聽字一合也。如姚崇夜渡江詩。聽草遙尋岸。聞香暗識蓮。蓋從夜落想。則又聽與聞不妨並用。其結句云。惟看孤帆影。常恐客心懸。唐仲言以暗中摸索。忽下惟看字。覺有礙。改惟爲怯。則通篇渾成。余謂怯看不成語。此二句。即楚王心搖搖如懸風中之旌意。仍是暗中作想。凡詩家用看字。都不可泥。祖詠詩。海色晴看雨。鐘聲夜聽潮。直是天錫二語先鞭。不獨林下老僧句也。攷天錫本集。作寄賀天竺長老訢笑隱召住大龍翔集慶寺。蓋大訢住杭中天竺。文宗召赴闕。故云天竺雨、景陽鐘也。堯山堂外紀又以改看字爲

虞伯生。

秋宮詞

古今說海曰。薩天錫秋宮詞。淸曉宮車出建章。紫衣小隊兩三行。石闌干外銀鐙過。照見芙蓉葉上霜。初讀若汎言一時事。細玩之則見深宮寂寞。望幸不到氣象。且造語渾然。追蹤盛唐。若此者亦不多見。

吳旦生曰。備遺錄載天錫宮詞十八絕。謂此第十五首也。又楊廉夫宮詞小序云。宮詞。詩家之大香匳也。不許村學究語。爲本朝宮詞者多矣。或拘於用典故。又或拘於用國語。皆損詩體。天曆間。予同年薩天錫善爲宮詞。且索予和什。通和二十章。今存十二章。然余觀天錫詩集。止載春詞、秋詞二章。秋詞卽前所錄。其春詞云。深宮盡日垂珠箔。別殿何人度玉箏。白面內官無一事。隔花時聽打球聲。二詞情事欲絕。其餘所云者。皆別立他題。亦有本集所不載者。

讎書

迺賢送葛子熙詩。高槐疏雨作新涼。猶記讎書白玉堂。

吳旦生曰。劉向別錄。言讎校書。一人持本。一人讀對。若怨家。故曰讎書。漢庾乘傳。諸生博士。皆就讎問。北齊書。邢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嘉祐中。置編校官八員。雜讎四館書。馬

爐中詩。注易麻衣才脫稿。讐書光祿罷傳經。洪希文詩。一春正坐讐書忙。
海錄碎事云。司馬遷爲太史令。紬書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注。紬。謂綴集之。音胄。

劉蕡祠

迺賢作劉蕡祠詩云。鞠躬荒祠下。低迴想遺直。劉君素忠憤。伏闕論邦國。痛陳腹心禍。竟擢考功斥。餘子盡騫騰。鬱鬱負慚色。鄉人仰高誼。千載崇廟食。其於題下自注云。唐劉蕡。幽州昌平人。謫死柳州。歷遼、金無能發潛德。至本朝天曆間。昌平驛官宮祺。始奏建劉諫議書院。吳旦生曰。寥寥數句。該盡其事。惜帝京景物略不載此詩。卽其敍建祠處。亦於迺賢所注稍殊。帝京景物略云。昌平劉蕡。唐文宗時。憤宦官恃功專權。應制對策。極言禍福。第策官左散騎長侍馮宿等。讀蕡策。嗟服。而畏忌不敢取。時參軍李郃登第。乃上書自劾。乞回所授。以旌蕡直。後七年。甘露難作。令狐楚、牛僧孺皆表蕡幕府。師禮禮之。而宦官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後昭宗感羅袞言。贈諫議大夫。謚文節。封昌平侯。元泰定間。建祠州西南五里。曰諫議書院。至正間。又建祠舊州東。參政許有壬撰碑。明弘治間。談本蘇移建學宮內。今圮焉。
唐時李商隱贈云。漢廷急詔誰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萬里相逢歡復泣。鳳巢西隔九重門。及

蕢卒。復哭之曰。已爲秦逐客。復作楚寃魂。併將添恨淚。一灑問乾坤。後之謂劉祠作詩者。李東陽詩。香火制存身後廟。策時書在闕虛封。程敏政詩。氣節可與天下士。蒸嘗無媿社中師。王鏊詩。氣帶幽幷多感慨。策如鼂董亦迂疏。同時下第誰云屈。此外求言總是虛。周用詩。千古直臣唐諫議。一篇正學魯春秋。劉龍詩。一介布衣天下計。滿梁華月古人顏。趙貞吉詩。一策乾坤正氣收。當時朋輩至今羞。沙連塞草寒三畝。葉和村煙覆一丘。陳仁錫詩。布衣修諫草。媿已在三公。何直登科日。能生策士風。胡江詩。士賤豈經時宰慮。主憂惟望侍臣知。

妝臺

迺賢賦妝臺詩。誰憐舊時月。曾向日邊明。

吳旦生曰。易之與危太樸等游南城。各賦十六首。以紀遺蹟。妝臺其一也。按梳妝臺在都城東北隅。李妃所築。今訛爲蕭太后梳妝臺。妃嘗與金章宗露坐。上曰。二人土上坐。妃應聲曰。一月日邊明。上大悅。

貢泰甫云。易之。葛邏祿氏也。在西北金山之西。與回紇壤相接。俗相類。其人便捷善射。又能相時居貨。媒取富貴。易之世出其族。而心之所好獨異焉。宜乎見於詩者。亦卓乎有以異於人也。

觱篥

迺賢挽完者都元帥四首有云。觱篥按歌吹落月。髑髏盛酒醉西風。

吳旦生曰。觱篥。羌人吹角也。以笳爲首。以竹爲管。其部在管音前。故名頭管。唐編鹵簿。名爲笳管。樂書又名風管。所法者角音。故曰角。卽今畫角。白樂天觱篥詩。翦削乾蘆插寒竹。九孔漏聲五音足。差備其制。

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言冬至後寒風吹籬落。其聲似觱栗。豳風所謂一之日觱發也。豳詩說文。觱作畢。朱晦庵云。篳篥。元名悲栗。言其聲悲壯也。悲、觱、畢。三聲相沿。

按帥嘗漆倭人首爲飲器。

送行

迺賢送楊梓人守閬州兼寄宣慰家兄。其詩曰。朱轓五馬出王庭。父老西南望福星。家世久聞淸白吏。文章爭誦太玄經。岷江水落嘉魚美。劍閣春晴榿木靑。若過眉州見蘇子。卯君京國尙飄零。

吳旦生曰。起語道出守意。三四指楊氏。五六指蜀地。以寄家兄作結。辭章淸貼。最有成就。

自注云。東坡稱子由爲卯君。

藝苑雌黃云。榿字。徧尋字書皆無。蜀中多此木。詢之蜀人。則相傳以爲丘宜切。按介甫絕句。

榿與移字同押。則知丘宜切爲是也。漁隱叢話云。榿木惟蜀中有之。散材而美蔭。易長而可薪。杜子美覓榿木栽詩。飽聞榿木三年大。與致谿邊十畝陰。堂成詩。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蘇子瞻送戴蒙詩。芋魁徑尺誰能畫。榿木三年已足燒。次介甫韻詩。斫竹穿花破綠苔。小詩端爲覓榿栽。木山詩。一頃良田不難買。三年榿木行可樵。宋子虛野步詩。翳日榿陰翠幄遮。葑園高下弈枰斜。馬伯庸題畫詩。蜀榿陰十畝。閩荔熟千房。正德中王守谿送劉規還蜀詩。古柏祠前傷草色。浣花谿上覓榿栽。

歷代詩話卷六十六 壬集五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元詩 卷上之中

四大家

輟耕錄曰。嘗有問於虞伯生曰。仲弘詩如何。伯生曰。仲弘詩如百戰健兒。德機詩如何。曰。德機詩如唐臨晉帖。曼碩詩如何。曰。曼碩詩如美女簪花。先生詩如何。笑曰。虞集乃漢廷老吏。蓋先生未免自負。公論以爲然。

吳旦生曰。元詩以虞待制。伯生。諱集。楊編修。仲弘。諱載。范應奉。德機。諱梈。揭應奉。曼碩。諱傒斯。爲稱首。謂之四大家。而唯趙承旨松雪。諱孟頫。得頡頏其間。評論者亦動引數人爲高例。然觀李元仲云。豫章三日新婦。揭蒲城百戰健兒。楊蜀郡唐臨晉帖。虞清江漢法令師。范此論詩之有所長有所短。時人以爲知言。則其語又與輟耕小異。又觀揭曼碩爲德機詩序云。伯生嘗評仲弘詩如百戰健兒。德機如唐臨晉帖。以予爲三日新婦。而自比漢廷老吏也。則又與元仲小異。堯山堂外紀云。揭聞三日新婦之語。不悅。嘗中夜過伯生。問及茲事。一言不合。揮袂遽去。後以詩寄

伯生曰。奎章分署隔窗紗。不絕香風別殿花。留守日頒中賜果。宣徽月送上供茶。諸生講罷仍番直。學士吟成每自誇。五載光陰如過客。九疑無處望重華。伯生得詩。謂門人曰。揭公才力竭矣。就答以詩云。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驅車踏月華。寄語旁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並題其後云。今日新婦老矣。揭召至都。果疾卒。

虞伯生

麓堂詩話曰。極元之選。惟劉靜修、虞伯生二人。皆能名家。莫可軒輊。世恆爲劉左袒。予獨謂高牙大纛。堂堂正正。攻堅而折銳。則劉有一日之長。若藏鋒斂鍔。出奇制勝。如珠之走盤。馬之行空。始若不見其妙。而探之愈深。引之愈長。則於虞有取焉。

吳旦生曰。余觀輟耕錄載。楊仲弘每言伯生不能作詩。虞載酒問作詩之法。楊旣酒酣。盡爲傾倒。虞遂超悟其理。繼有詩送袁伯長扈駕上都。以所作詩介他人質諸楊。楊曰。此非伯生不能也。或曰。先生嘗謂伯生不能作詩。何以有此。曰。伯生學問高。予曾授以作詩法。餘莫能及。又以此詩詣趙松雪。有山連閣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櫜之句。趙曰。若改山爲天。野爲星。則尤美。虞深服之。據此。則伯生之爲詩。蓋其抵詣日深。眼亮心虛。學古篇是其地位。

詩話類編曰。伯生在宜黃時。嘗倚樓吟詩。有五更鼓角吹殘雪之句。忽隔谿一童揖而言曰。角

可吹。鼓不可吹。亟命召之。已失所在。蓋詩鬼也。

滕王閣

麓堂詩話曰。胡澹庵集載虞伯生滕王閣三詩。其曰天寒高閣立蒼茫。百尺闌干送夕陽。曰鐙火夜歸湖上雨。隔簾呼酒說干將。信非伯生不能作也。今道園遺稿。如此詩者絕少。豈學古箒所集。固其所自選耶。然亦有不能盡者。何也。

吳旦生曰。葉盛謂。道園文集。往時劉伯溫所刻大字本。有歐陽圭齋序。今板已亡矣。近見崑山新刻幹克莊建本。遂於先生四世從孫虞湜家摹得此序。並書一通。冠諸首云。然則伯生詩文。散落必多。今本之所無。安知非大字本所有邪。李西涯極許伯生。故特蒐其逸句。又稱伯生畫竹詩。古來篆籀法已絕。祗有木葉雕蠶蟲。畫馬詩。貌得當時第一匹。昭陵風雨夜聞嘶。成都詩。賴得郫筒酒易醉。夜歸衝雨漢州城。眞得少陵家法。世人學杜。未得其雄健。而已失之麤率。未得其深厚。而已失之壅腫。如此者。未易多見也。

詩話類編載。辛好禮諸人問伯生曰。西江登眺之所。據江山之勝。無踰于滕王閣、望湖亭二處。公幾過皆不留題。何也。伯生曰。諸公曾見東坡及僧晦幾詩否。請與誦之。晦幾滕王閣詩云。檻外長江去不回。檻前楊柳後人栽。當時惟有西山在。曾見滕王歌舞來。四句含無窮之意。寓無

窮之感。東坡望湖亭詩云。黑雲堆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驀地風來忽吹散。望湖亭下水連天。陰陽變化。開闔於頃刻之間。其氣雄語壯。所謂吞雲夢者。二詩皆不可及。是以無題也。餘冬序錄云。胡頤庵集記伯生最愛晦幾此詩。至登閣不敢留題。一日爲諸生所强。乃卽席賦三律。並一絕。其絕句云。豫章城上滕王閣。不見鳴鑾佩玉聲。唯有當時簾外月。夜深依舊照江城。或謂此劉夢得石頭城語。予以爲只是要翻晦幾意耳。黃鶴樓崔、李事。與此相類。前輩服善每如此。三律者。天寒江闊立蒼茫。百尺闌干送夕陽。歲久魚龍非故物。春深蛺蝶是何王。帆檣星斗通南極。車蓋風雲接豫章。鐙火夜歸湖上雨。隔林呼酒說干將。高閣城頭戶牖開。江中照見碧崔嵬。文章誰復三王後。雲氣長從五老來。畫角數聲南斗落。白鹽萬斛北風回。洲南先有蛟龍窟。怪得詩成急雨催。危樓百尺倚闌干。滿目青山不厭看。空翠遠凝江樹小。落霞飛送酒杯乾。千年劍氣侵牛斗。半夜天香下廣寒。我欲乘鸞朝帝闕。五雲深處是長安。李西涯嘗誦之。爲予言。宋、元來學杜之作。唯虞爲近。而虞此詩尤近杜者。此詩今載道園遺稿。

詩話類編又云。吳江虞峯言。家有伯生三像。其一。素冠竹杖。其一。自書邈乎千載之讚。其一。歸休戴笠圖。自書四律詩。今道園學古篇、道園遺稿皆無之。其辭曰。浮雲滿空無所依。高岡獨峙來者稀。仙人冉冉遺松老。鳴鹿呦呦生草肥。伐木遠聞何處谷。傾筐近得故時薇。山中欲雨

霧先合。此日先生戴笠歸。又。南園多竹暑氣微。由來結屋相因依。挂巾石壁書霧溼。沐髮池水朝陽晞。頻年車馬踐霜雪。六月裳衣無絺綌。鄰翁問舊坐來久。此日先生戴笠歸。又。老去懸車百慮灰。西風獨愛菊花開。田家酒熟邀皆去。茅屋詩成嬾更裁。欲及天淸飧沆瀣。要觀日出上蓬萊。赤松有約應相待。此日先生戴笠來。又。莫問鄰家駟馬車。此身全不要人扶。雲霄一羽山頭杜。風雨孤村海上蘇。薄命長饞尋積雪。多情破帽落輕烏。莫圍玉帶垂朱紱。此是先生戴笠圖。然余觀道園學古篇卻載此詩。題云。陳可復爲予寫戴笠圖。賦詩四首。又見一絕題陳可復所寫像云。歸來江上一身輕。野服初成拄杖行。祇好白雲相伴住。天台盧阜聽松聲。此所謂素冠竹杖之一像邪。

草木子云。伯生幼年過薊門酒樓。題詩于壁曰。連十八書。其詩曰。耳目聰明一丈夫。飛行八極隘寰區。劍吹白雪妖邪滅。袖拂春風朽槁蘇。氣集酒酣雙國士。情如花擁萬天姝。如今一去無消息。只有中天月影孤。當時皆以爲呂洞賓作。爭傳誦之。

撥鐙

楊升庵曰。虞伯生題畫古木詩。後主撥鐙法。蓋江南李後主云。書有七字法。謂之撥鐙法。曰擫、壓、鉤、揭、抵、導、送也。鐙。古燈字。撥鐙、畫沙、懸針、垂露。皆喻言。撥鐙如挑鐙。不急不徐也。

楊鐵崖與顧玉山聯句云。書出撥鐙侵繭帖。可證其音讀。

吳旦生曰。此後主書迹述所云也。錢若水云。陸希聲得筆法凡五字。擫、壓、鉤、揭、抵。用筆雙鉤。則點畫遒勁而盡妙矣。謂之撥鐙法。希聲以授沙門䛒光。光入長安。爲翰林供奉。江南後主。亦得此法。復增二字曰導、送。王氏談錄云。江南李主及二徐傳二王撥鐙筆法。中朝士人吳遵路。待詔尹希古。悉得之。吳尤以爲祕。所傳二人與范宗傑而已。其法五字。擫、壓、抵、鉤、揭。吳又云。更有二字曰蹲、送者。蹲鋒迎送之謂耳。據此。則本是五字。而後增之爲七字矣。然觀林韞撥鐙序。則其字又有異者。序略云。廬陵盧肇。以文翰知名。忽相謂曰。吾昔授敎于韓吏部。其法曰撥鐙。今將授子。子勿妄傳。推、拖、撚、拽是也。

說文。鐙。錠也。從金。登聲。徐鉉曰。錠中置燭。故謂之鐙。急就篇顏注。鐙所以盛膏。夜然燎者也。其形若杆。而中施釭。有柎者曰鐙。無柎者曰錠。柎謂下施足也。按古無燈字。至漢祠太乙。自昏至曉然燈。故有七枝燈、百枝燈之類。然上林賦鐙字從金旁。是以五金鑄之也。宋玉招魂云。蘭膏明燭。華鐙錯些。劉楨贈五官中郎將云。明鐙熺炎光。又明鐙曜閨中。梁簡文有列鐙賦。陳後主有光壁殿遙詠山鐙詩。杜子美詩。疏鐙自照孤帷宿。高達夫詩。高館張鐙酒復淸。岑嘉州詩。寒鐙靜深屋。蓋鐙本是古字。豈待鐵崖詩證其音讀邪。玉山草堂集鐵崖詩作撥蹬。誤。金、元

詩用此鐙字。如元遺山詩。鬢雪得年應更白。鐙花何喜也能紅。虞伯生詩。綺席列珠樹。華鐙連玉虹。陶南村詩。漏催銅史箭。花炧木奴鐙。迺易之詩。弓刀夜月三千騎。鐙火秋風十萬家。熊自得詩。應悔靑鐙白髮長。劉彥昺詩。玉燒金雁漆鐙殘。虞克用詩。呼鐙索酒忘靑年。郎鐵崖又有四景宮詞云。坐聽鐙人報曉籌。

牛衣

虞伯生詩。牛衣春夢鬢蒼浪。

吳旦生曰。演繁露。王章臥牛衣中。注。龍具也。龍具之制。不知何若。按食貨志。董仲舒云。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然則牛衣者。編草使暖。以被牛體。蓋蓑衣之類也。劉兼詩。王章莫恥牛衣淚。潘岳休驚鶴鬢霜。陸放翁詩。牛衣未起王章疾。馬磨何傷許靖貧。蓋用此也。又陸魯望詩。病中秖自悲龍具。世上何人識羽袍。陸放翁詩。生涯破碎餘龍具。學問荒唐守兎園。則復用注中語。

桄榔

虞伯生題儋耳東坡載酒堂云。翳翳儋耳城。歷歷桄榔樹。

吳旦生曰。海槎餘錄謂。載酒堂。卽蘇長公寓儋耳遊宴之地也。今有堂三楹。祀公像于中。元廉

訪使伯琦周公。隸書碑文一道。列堂東隅。堂周遭有牆。相去百步有塘。寬百畝餘。水土深淺異處。蒲葭、蘆葦之屬最茂密。每春秋二祀。例率郡僚師儒會飲堂中。卽漁此塘以爲樂。名濁勞會。亦洗園境諸祀之勞之謂也。故傳乳井泉、桄榔庵、茉莉軒。今皆湮廢。遺址尙存。

桄榔。木類。紵櫟樹。樹杪挺出數枝。每枝必贅靑珠數條。每條不下百餘顆。計一樹可得靑珠百餘條。團團懸挂。若繖蓋然。可愛也。其木最重。番舶用爲槍。以代鐵。其鍾重鋒鋩。倖于鐵也。東坡寄文潛桄榔杖詩。江邊曳杖桄榔瘦。林下尋苗蓽撥香。述異記。桄榔皮裏出屑如麪。用作餅食之。與麪相似。因謂之桄榔麪。蜀都賦。麪有桄榔。伽藍記所謂麪木是也。

松煙

楊升庵曰。朱萬初善製墨。純用松煙。蓋取三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之不可泯者用之。非常松也。天曆乙巳。開奎章閣。揀儒臣親侍翰墨。榮存初、康里子山皆侍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稱旨。得祿食藝文館。虞伯生贈詩云。霜雪摧殘澗壑非。深根千歲斧斤違。寸心不逐飛煙化。還作玄雲繞紫微。蓋紀茲事也。

吳旦生曰。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煙、松煤夾和爲之。曹子建所謂墨出靑松煙。而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瀋耳。或謂燎松丸墨。起于

唐王方翼。不知前此已有也。唐高麗歲貢松煙墨。用多年老松煙和麋鹿膠造成。唐末奚超與子廷珪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尙用松煙。宋元祐間。潘谷作墨。東坡謂其雜用高麗煤。故詩云。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珍材取樂良。妙手惟潘翁。亦用松煙也。熙、豐間。張遇供御墨。用油煙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徽宗以蘇合油搜煙爲墨。金章宗購之。一兩墨價。黃金一斤。伯生又有跋云。近世墨以油煙易松煙。嘗謂松煙墨深重而不姿媚。油煙墨姿媚而不深重。若以松脂爲炬取煙。二者兼矣。

行李

楊仲弘作劉將軍詩云。往年鄂州省。綏靖失其理。交馳亦白囊。來告犯邊鄙。遣人覘虛實。在廷孰可使。矯矯劉將軍。一旦備行李。

吳旦生曰。左傳僖公三十年。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襄公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人。此用李字。昭公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不至。國語。行理以節逆之。此用理字。騎官左角曰理。史記天官作李。管子書大理皆作李。古文二字通用。然觀杜預注左云。行李。使人也。後之遠行束裝。稱爲行李。而不知是行使也。按舊文使字作岑。使字山下人。人下子。傳寫之誤。遂作李焉。今仲弘所用。乃得使字意。劉孝威結客少年場行云。少年李六郡。遨遊徧五都。李作使音。

麥光

楊仲弘詩。麥光人共賞。棘刺巧無窮。

吳旦生曰。蜀中方物記。紙曰麥光。杜子美詩。麥光鋪几淨無瑕。蘇子瞻詩。香雲靄麥光。王原吉詩。儻寄麥光牋。

贈石塘

楊仲弘贈胡石塘詩。先生惟達道。久矣樂山林。致聘無雙璧。爲生過十金。身閒雲出岫。髮短雪盈簪。遁世猶吾志。同盟欲自今。

吳旦生曰。婺州三胡先生。長誠仲。次穆仲。次汲仲。而石塘乃汲仲號也。清介孤高。仲弘一詩。字字爲其實錄。趙松雪嘗爲羅司徒奉鈔百錠。爲石塘潤筆。請作乃父墓銘。石塘怒曰。我豈爲宦官作墓銘邪。是日正絶糧。其子千里以情白。坐上諸客咸勸受之。卻愈堅。送蔡如愚歸東陽詩。薄糜不繼襖不暖。謳吟猶是鐘球鳴。嘗語惟善曰。此予祕密藏中休糧方也。東園友聞云。趙松雪挽胡穆仲詩。淚溼黔婁被。情傷郭泰巾。觀此。則其爲人可知矣。

相於

楊仲弘送范德機詩。往歲從君直禁林。相於道義最情深。

吳旦生曰。繁欽定情詩。何以結相於。金薄畫搔頭。唐太宗詩。此時歡不及。調軫坐相於。杜子美詩。良友幸相於。元稹詩。未面西川張校書。書來稠疊頗相於。劉得仁詩。便欲去隨爲弟子。片雲孤鶴肯相於。按相於。卽綢繆也。德機有云。浦君高價本璠璵。多幸兼葭得所於。亦此義。

傑句

范德機詩。黃河西去從天下。泰華東來拔地高。

吳旦生曰。此德機傑句。有函蓋。有振盪。不徒以氣象求之。如云。日月雙吟鬢。乾坤獨病身。又云。乾坤雙蠟屐。江海一漁舟。又云。世故風塵雙短屐。生涯天地一扁舟。三詩辭致若一。且俱在頸聯。要其興會所屬。意到筆落。不自知其髣髴也。生平與仲弘契分。談詩最合。故德機有進三朝實錄詩。三后龍光周典册。羣臣鵠立漢衣冠。仲弘則有寄袁伯長詩。祀事悉稽周典禮。頌聲須假漢文章。又西曹卽事詩。李耳舊藏周典禮。蕭何元得漢圖書。卽兩人各自意到筆落。亦不自知其髣髴也。

糞巷

范德機詩。門巷祇今蘿糞壤。輪蹏自昔走雷霆。

吳旦生曰。東坡因子過讀南史。臥而聽之。語過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實謙

和。時人稱馬龔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今德機詩。正用王僧虔事。

鬼趣

草木子曰。危太樸嘗與范德機秋夜同步。德機得二句云。雨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喜甚。旣而曰。語太幽。殆類鬼作。不復綴筆。

吳旦生曰。此德機感秋詩也。集中具有全作。豈終自眷惜。爲之綴筆邪。詩云。蒼山秋意長。池館靜而閟。雨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羲黄世已遠。雅俗日凋弊。舉手遏頹波。誰識作者意。烏啼魯東門。泗水不染袂。後出三千年。直可肩聖智。機關係風化。詞語特細事。月落閉虛簾。坐夢太古帝。揚眉順玉色。盡發養生祕。勿謂仙學難。此道可立致。觀其託旨深長。寄懷神聖。蓋將示來學以趨歸。其自家胸次。豈復墮鬼趣哉。要知類鬼一語。卽是其敎來學者知所避就爾。元時作手。獨推范德機、楊仲弘。兩先生主裁風雅。凡所著論。堪爲來學津梁。故一時傅與礪、黃子肅輩。共述厥旨。以樹式刑。余深契之。因約采其說于次卷。後之有志於詩者。不可不詳求而熟審也。

庚樓

揭曼碩過江州詩。落日照庾樓。驚風滿湓浦。

吳旦生曰。世說。庾亮在武昌。秋夜景清。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庾公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據匡牀。與諸人詠謔。據此。則武昌事也。范石湖吳船錄云。泊江州。登庾樓。前臨大江。後對匡廬。名山大川。悉萃此樓。庾元規故事。本是武昌南樓。後人以元規嘗刺江州。故亦以庾名。然景物則有南樓不逮者。陸放翁入蜀記云。庾亮嘗爲江、荊、豫州刺史。其實則治武昌。若武昌南樓名庾樓。猶有理。今江州治所。在晉特柴桑縣之湓口關耳。此樓附會甚明。然白樂天詩。潯陽欲到思無窮。庾亮樓南湓口東。固已承誤久矣。張芸叟南遷錄云。庾亮鎮潯陽。經始此樓。其誤尤甚。曼碩復爾承襲。未之深考也。余于元詩體要。讀施鈞武昌南樓二聯云。匡牀老子三更月。鐵笛仙人一曲秋。流水白雲吳夏口。西風黃鶴晉磯頭。亦自雄渾。

寓諷

詩話類編曰。黃子肅爲翰林供奉。人有以且耕亭求詩者。黃贈詩云。萬里扶搖鶴未回。荷鋤聊復此徘徊。閒雲照水自舒卷。幽鳥愛山時往來。琴榻松風寒帶雨。硯池花露碧生苔。且耕亭上春如錦。想見斑衣戲老萊。蓋其人有親在堂。乃遠遊奔競。曠其家園。故詩寓意云爾。詩以風詠爲義。

賦其事而必有所關。使人有以興起。此子肅所以能詩也。

吳旦生曰。子肅深於德機之學。故其含辭託旨。要有古詩之義。如送王君冕云。君子希道德。永言結同心。呈貢侍御云。寄語東家兒。紅妝莫輕嫁。般勤囑付。河梁何讓焉。古樂府二首。尤可愛玩。一云。君好錦繡段。妾好明月珠。錦繡可爲服。服美令人愚。不如珠夜光。可以照讀書。又云。君好春芍藥。妾好夏池蓮。芍藥多豔色。春風迷少年。不如蓮有實。可以壽君筵。意言質約。非深于詩學者。不能道。

銅爵硯

傅與礪銅爵硯歌云。石麟暗刻魏春秋。銅爵空題漢年月。

吳旦生曰。按漢孝獻皇帝丙子。改元建安。至庚寅十五年冬。曹操作銅雀臺於鄴。余於逆旅主人見一古瓦。長尺有三寸。闊八寸。質理堅潤。穹腹。背多饞紋。中有六字曰。建安十五年造。隸書凸起。字徑寸餘。此劉夢吉所云卻愛曹瞞臺上瓦。至今猶屬建安年也。

道山清話云。世傳銅爵瓦。驗之有三。錫花、雷斧、鮮疵。三者是也。然皆風雨雕鐫。不可得而僞。東觀餘論云。硯譜謂。相州眞古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尙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埋土中。久而研之。近有長安民獻秦武公羽陽宮瓦十餘枚。若今人筩瓦。然首有羽陽千歲萬歲

字。其瓦殊不朽腐。比相州瓦又增古矣。則知相州古瓦。未必朽腐。蓋傳聞之誤耳。余觀洪武中宋季子得未央宮瓦頭一片。上有未央長樂四字。貝季翔作未央宮瓦頭歌。此亦不減羽陽瓦也。然觀偃曝談餘云。銅雀瓦。世傳鄴城古瓦。夫魏之宮室。焚蕩于汲桑之亂久矣。鄴中記曰。北齊起鄴。南城屋瓦。皆以核桃油油之。光明不蘚。筒瓦覆。故油其背。版瓦仰。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闊一尺。版瓦之長亦如之。而其闊倍之。今得其眞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白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見。古磚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磚筒者。花紋年號如磚。內圓外方。用承檐溜。亦可以爲研。鄴人有言曰。銅雀瓦研。體質細潤而堅。如石。不費筆而發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絕無。鄴民乃僞造以紿遠方。王荆公詩。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尙託虛名動世人。又容齋續筆云。先公得二硯。小者腹有六篆字曰。大魏興和年造。中皆作小簇花團。興和。乃東魏孝靜帝紀年也。予爲銘曰。元魏之東。狗脚於鄴。高澄侍宴。以大觴屬孝靜帝。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何用生爲。澄怒曰。朕。朕。狗脚朕。吁其瓦存。亦禪千劫。上林得雁。獲貯歸笈。玩而銘之。衰淚悽睫。又楊升庵云。曹操臺瓦已不可得。宋人所收。乃高歡避暑宮、冰井臺、香姜閣瓦也。予得一瓦。上有香姜字。又見京師人家藏一瓦。有元象字。元象。孝靜帝年

號也。

蜑戶

傅與礪送盧茂實之廣東憲幕云。鮫宮織罷魚龍出。蜑戶珠還蚌蛤來。吳旦生曰。後山談叢云。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傜人。舟居謂之蜑人。島上謂之黎人。輟耕錄云。廣東采珠之人。懸絙於腰。沈入海中。良久得珠。撼其絙。船上人挈出之。葬於黿鼉蛟龍之腹者比比有焉。有司名曰烏蜑戶。蜑。音但。桂海虞衡志云。蜑。海上水居蠻也。合浦珠池蚌蛤。惟蜑能沒水探取。先煮毳衲極熱。出水。急覆之。不然寒慄而死。或遇蛟鼉所觸。往往潰腹折支。人見血一縷浮水面。知蜑死矣。升庵外集云。漁蜑取魚。蠔蜑取蠔。木蜑伐山。皆生死短蓬間。生食海物。其生如浮。而各以疆界役於官。

蕙蘭

堯山堂外紀曰。蕙蘭寓殯湘中。傅與礪念之不置。賦詩云。湘皋煙草碧紛紛。淚灑東風憶細君。浪說嫦娥能入月。虛疑神女解爲雲。花陰晝坐閑金剪。竹裏春遊冷翠裙。留得舊時殘錦在。傷心不忍讀迴文。

吳旦生曰。與礪誌其妻殯云。君諱淑。字蕙蘭。姓孫氏。年二十三。歸我於湘中。五月而卒。又序

其遺稿云。故妻蕙蘭。早失母。父周卿先生。以孝經、論語及女誡之書教之。詩固未之學也。因其弟受唐詩家法於庭。得其音格。輒能爲近體。旣卒。出其稿。得五言七首。七言十一首。五、七言未成章者廿六句。編集成帙。題曰綠窗遺稿。序而藏之。余攷其詩。備載輟耕錄中。皆秀雅可誦。特取一二絕句。以見其大概。蕙蘭詩。樓前楊柳發青枝。樓下春寒病起時。獨坐小窗無氣力。隔簾風亂海棠絲。綠窗寂寞掩殘春。繡得羅衣嬾上身。昨日翠帷新病起。滿簾飛絮正愁人。與礪追和詩。小窗開盡碧桃枝。憶得青鸞化去時。昨夜秋風妒幽怨。夢中吹斷素琴絲。江上愁時復値春。帶圍寬盡不宜身。階前舊種櫻桃樹。日暮飛花故著人。

歷代詩話卷六十七　壬集六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元詩 卷上之下

詩法正論

傅與礪述范德機先生意

或問作詩下手處。先生曰。作詩成法。有起承轉合四字。以絕句言之。第一句是起。第二句是承。第三句是轉。第四句是合。律詩則第一聯是起。第二聯是承。第三聯是轉。第四聯是合。或一題而作兩詩。則兩詩通爲起承轉合。如子美詩中八月十五夜月二首。滿目飛明鏡以下四句。說客中對月。是起。水路凝霜雪以下四句。形容月明。是承。稍下巫山峽以下四句。言月出沒晦明之地。就含結句之意。是轉。刁斗皆催曉以下四句。言兵亂對月之感。是合。如作三首以上。及作古詩長律。亦以此法求之。　大抵起處要平直。承處要舂容。轉處要變化。合處要淵永。起處戒陡頓。承處戒促迫。轉處戒落魄。合處戒斷迸。起處若必突兀。則承處必不優柔。轉處必至窘束。合處必至匱竭矣。又以一詩全首論之。須要有賦、有比、有興。或興而兼比尤妙。三百篇多以比興重複置之章首。唐律多以比興作頸聯。古詩則比興或在起處、或在轉處、或在合處。長篇長律。則轉處或有

再轉、三轉方合者。或作三四十韻以上。則先須布置語意。不可錯陳。長篇則當先得起句。絕句則當先得後二句。律詩則當先得中四句。律句固以對偶爲工。然得意處則意對而語不對亦可。長篇古體。則參差中時出整齊語。尤見筆力。最戒似對不對。 或曰。如子美。老夫淸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此二句是起語。極平直。似鄙俗。而實非鄙俗也。握髮呼兒延入戶。手提新畫靑松障。此二句是承語。便春容。障子松林靜杳冥以下。是轉。已知先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是再轉。語意極變化之妙。松下丈人巾屨同以下是合。乃借松障中實景與當時人事感慨結之。意兼比興。可謂淵永之至矣。及太白憶昔洛陽董糟丘。爲余天津橋南造酒樓一詩。往昔看此等起處。皆怪其樸陋。今以起處要平直之說求之。方知平生論詩。未及此也。先生曰。然。此二詩起得有法。故下面承轉處自然春容變化。然詩法有正有變。如子美。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起處似甚突兀。然通篇意是惜春。起處正合如此。乃痛快語而非陡頓語也。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脣。一句承上。一句起下。甚得春容之體。第三聯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冢臥麒麟。就景物中寓感慨意。政是轉處變化之法。結句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若非第七句沈著淵永。則第八句便有斷送之句矣。又如送王司直詩云。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起處亦甚突兀。然意卻平直。大概只是說王郎有雄豪之氣、之才耳。與今人尙險

詐者不同。下面承兩句云。豫章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此中說才字意。便春容整齊。若不如此。卽非典雅之作。亦接上兩句不住。且脫佩劍休徘徊以下三句。是轉。力量已極勻稱。又就情景上轉云。仲宣樓頭春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卻以眼中之人吾老矣一句結之。七字而含無限之意。勢力如截奔馬。此又詩之變而不離乎正者也。又若太白詩云。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又有云。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又曰。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或以興爲起。或以比爲起。一皆不踰此法。未可以矢口成文視之也。或曰。子美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云。神仙中人不易得。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又不見、西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爲君掃。是日霜風凍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爲歌行歌主客。此詩法度。與贈王郎詩無一不合。先生曰然。　又如范先生和鄧善之詩云。曩承持節江之東。騎鯨再上蓬萊宮。蓬萊仙人歌白鶴。聲落五湖煙雨中。世間爵祿不易致。何獨去就如飄風。朝廷禮樂須制作。六經隱義資發蒙。論思廟堂集耆碩。啓口寧讓前諸公。閉門撥書古都市。四方冠蓋方隆隆。我生生長在窮谷。那有文字爭人雄。謬蒙引諭百僚上。負祿府署慚無功。一別十年今又五。昔者少壯今成翁。誰知復客七閩下。隔二千里來詩筒。羸軀頓醒瘴癘惡。賴以慰此心忡忡。越王城南浪自白。越王城西花

正紅。此以興爲合者也。又如虞公三鳳行贈海東之還江南詩云。海東之。兄弟三人如鳳皇。胸臆羽翮皆文章。九年三入天門翔。伯沖天。季驚人。一日四海皆知名。東之之文五色雲。見者眩晃生眵昏。三進三已之。了若耳不聞。二人得之。喜未足云。東之不慍乃可尊。束書江上還見親。君子之樂樂最眞。君不見、匡廬之山崷崒而嵯峨。左界豫章渚。川匯爲蠡鄱。其陰浩浩源。句導岷經潛沱。山氣鬱蓄不得去。上衝爲紫蓋。直與天相摩。爲雲覆八極。爲雨漲九河。海東之。子能觀山以成德。其進蓋未可量也。偶爾小屈奈爾何。此以比興爲轉者也。又如楊仲弘先生寄友詩云。聞君遊宦處。正値洞庭湖。落日波濤壯。晴天島嶼孤。舟帆通漢沔。風物覽衡巫。天下文章弊。非公孰起予。此以興爲承。賦爲轉者也。又如揭曼碩先生贈徐雲章詩云。垂雲厲驚風。萬里摩高圓。蟠泥鼓巨浪。豈顧九重淵。毛生入楚庭。脫穎俄頃間。粲粲徐公子。長笑起丘樊。朝辭豫章臺。暮過匡廬山。大帆劃鸚鵡。極目空波瀾。黃鶴錦袍仙。吹笙紫霞端。相顧一笑粲。青春滿南天。黃金築高臺。更覺郭隗賢。聯翩樂劇輩。相逐入幽燕。平明九門開。劍佩如雲煙。豈無一字薦。傾倒平生言。東風杏花開。待我薊門前。此以比興爲起者也。其他有通首皆賦而無比興者。在風、雅、頌各有其例。但更難作耳。或又問曰。周伯弜所編唐三體詩法。以虛實二字爲例。若四實中早春遊望詩。及經廢寶林寺詩。中四句皆景物。似與賦、比、興、承、轉之說不合。何耶。先生曰。雲霞出海曙。梅柳

度江春。於六義屬賦。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于六義屬興。池晴龜出曝。松暝鶴飛回。兩句是景物。于六義屬興。古砌碑橫草。陰廊畫雜苔。兩句是說人事。于六義屬賦。伯弜以四實概言之。其說疏矣。又曰。杜詩五、七言絕句。有四句皆對者。又如何。絕句者。截句也。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後四句。四句皆對者。是截律詩中四句。四句皆不對者。是截律詩前後四句。雖正變不齊。而首尾布置。亦四句自爲起承轉合。未嘗不同條共貫也。如杜詩。遲日江山麗。是中庸天地位之意。第二句春風花草香。是萬物育之意。起承處可謂平直而舂容矣。第三句第四句是申言萬物育之意。然泥融飛燕子。是言物之動者。得其所也。沙暖睡鴛鴦。是言物之靜者。亦得其所也。轉合處可謂變化而淵永。而升降開合之法見矣。

詩法

黃子肅述

大凡作詩。先須立意。意者。一身之主也。如送人則言離別不忍相捨之意。寄贈則言相思不得見之意。題詠花木之類。則用離騷芳草之意。故詩如馬。意如善馭者。折旋操縱。先後疾徐。隨意所之。無所不可。此意之妙也。又如將之用兵。或攻或戰。或屯或守。或出奇以取勝。或不戰以收功。雖百萬之衆。多多益辦。而敵人莫能窺其神。此意之妙也。意在於假物取意。則謂之比。意在於託物興辭。則謂之興。意在於鋪張實事。則謂之賦。但貴圓活透徹。辭語相頡頏。常使意在言表。涵

蓄有餘不盡。乃爲佳耳。是以妙悟者。意之所向。透徹玲瓏。如空中之音。雖有所聞。不可彷彿。如象外之色。雖有所見。不可描模。如水中之味。雖有所知。不可求索。洞觀天地。眇視萬物。是爲高古。剖出肺腑。不借語言。是爲入神。超達虛空。了悟生死。是爲離衆。寄興悠揚。因彼見此。是爲造巧。隔關寫景。不露形迹。是爲不俗。故意在於閑適。則全篇以雅淡之言發之。意在於哀傷。則全篇以淒惋之情發之。意在於懷古。則全篇以感慨之言發之。此詩之悟意也。意既立。必須得句。句有法。當以妙悟爲上。第一等句。得於天然。不待雕琢。律呂自諧。神色兼備。奇絕者如孤崖斷峯。高古者如黃鐘大呂。飄逸者如清風白雲。森嚴者如旌旗甲兵。雄壯者如千軍萬馬。華麗者如奇花美女。是爲妙句。其次必須造語精工。或動靜。或大小。或眞假。或生死。或遠近。或今古。或虛實。或有無、變化、彷彿。使一句之中。常具數節意。乃爲佳句。是以洞觀天地之句。似放誕而非放誕。了達生死之句。似虛無而非虛無。剖出肺腑之句。似麤俗而非麤俗。寄興悠揚之句。意之所至。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不待思索。得之於自然。隔關寫景之句。不落方體。不犯正位。不滯聲色。左右上下。無所不通。似著題而非著題。非悟者不能作也。句既得矣。于句中之字。渾然天成者爲佳。下字必須清、必須活、必須響。與一篇之意、一句之意相通。各自卓立。而復相承。是爲本色。若了達生死之句。其字宜高古、宜眞率。洞觀天地之句。其字宜麤放、宜開闢、宜雄渾。剖出肺

腑之句。其字宜沈著、宜痛快。寄興悠揚之句。其字宜涵蓄不露、宜優游不迫。隔闕寫景之句。其字宜精工、宜神奇、宜飛動、宜變化、宜峻峭、宜飄逸。每每有似眞非眞、似假非假、若有若無、若彼若此之意爲得之。總而言之。一詩之中。必先得意。一句之中。必先得字。先得意。後得句。而字在乎其中。不待求索者。上也。若先得句。因句之所在而生意。或先或後。使意能成就其句之美者。次也。若先得字。因字而生句。因字而生意。意復與句皆成其字之美者。又其次也。故意也、句也、字也。三者全備爲妙悟。意與句皆悟。而字有虧欠。則爲小疵。若有意無句。則精神無光。有句無意。則徒事妝點。句、意俱不足。而惟于一字求工。何足取哉。然意之所忌者。最忌用俗、最忌議論。議論則成文字而非詩。用俗則淺近而非古。句之所忌者。最忌虛中之虛、實中之實。須虛中有實、實中有虛。字之所忌者。最忌妝點、最忌襯貼。蓋非本句之所有。而強牽合以成之。是又不可不知。

詩宗正法眼藏

揭曼碩述

五言、七言。句語雖殊。法律則一。起句尤難。起句先須闊。占地步要高遠。不可苟且。中間兩聯。句法或四字截。或兩字截。須要血脈貫通。音韻相應。對偶相停。上下勻稱。有兩句共一意者。有各意者。若上聯已共意。則下聯須各意。前聯旣詠景狀。後聯須說人事。兩聯最忌同律。頸聯轉。意

要變化。須多下實字。字實則自然響亮。而句法健。其尾聯要能開一步。別運生意結之。然亦有合起意者。亦妙。世之學者。多用意中間兩聯。而不知首尾起結尤爲難也。

詩句中有字眼。兩眼者妙。三眼者非。且二聯用連緜字。不可一般。中腰虛活字。亦須迴避。五言字眼。多在第三或第二字。或第四字。或第五字。

字眼在第三字

鼓角悲荒塞。星河落曉山。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竹光團野色。舍影漾江流。

字眼在第二字

屏開金孔雀。褥隱玉芙蓉。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坐對賢人酒。門聽長者車。

字眼在第五字

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香霧雲鬟溼。淸輝玉臂寒。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

字眼在第二、五字

地折江帆隱。天淸木葉聞。野潤煙光薄。沙暄日色遲。楚設關河險。吳吞水府寬。

杜詩法。多在首聯兩句。上句爲頷聯之主。下句爲頸聯之主。七言律難於五言律。七言下字較麤實。五言下字較細嫩。七言若可截作五字。便不成詩。須字字不可去方是。所以句要藏字。字要

藏意。如聯珠不斷爲妙。

古詩要法

凡作古詩。體格句法。俱要蒼古。且先立大意。鋪敍既定。然後下筆。則文脈貫通。意無斷續。整然可觀。

五言古詩之法

或興起、或比起、或賦起。須要寓意深遠。託辭溫厚。反覆優游。雍容不迫。或感古懷今。或懷人傷己。或瀟灑閑適。寫景要雅淡。推人心之至情。寫感慨之微意。悲喜含蓄而不傷。美刺宛曲而不露。要有三百篇之遺意。觀漢、魏諸古詩。藹然有感動人處。如古詩十九首。皆當熟讀。久之自見其趣。

七言古詩之法

要鋪敍得好、要有開合、要風度、要迢遞、要險怪雄偉、要鏗鏘波瀾。開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既作。一波復隨。又如兵陣。方以爲正。又復爲奇。方以爲奇。又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備是法者。惟李杜也。

長篇妙在鋪敍時。將一聯挑轉。又平平說將去。如此轉換數帀。卻以數語收拾。則妙矣。

木天禁語

范德機

六關

篇法　句法　字法　氣象　家數　音節

右一篇詩成。必須精研。合此六關方爲佳。不然。則過不無矣。

篇法　有以字論者。　有以意論者。　有以故事論者。　有以血脈論者。

七言律詩篇法十三格

一字血脈

鷺鷥

翠鬣紅衣舞夕暉。水禽情似此禽稀。纔分煙島猶回首。只度寒塘亦共飛。映霧盡迷朱殿瓦。逐梭齊上玉人機。采蓮無限蘭橈女。笑指中流羨爾歸。

二字貫穿　　三字棟梁在內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爲棊局。稚子敲鍼作釣鉤。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三字棟梁

南遷

犇江南下接雲煙。望盡黃茅是海邊。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長蛟涎。射工巧伺遊人影。颶母偏驚賈客船。從此憂來非一事。可容華髮度流年。

數字連序　中斷在內

中丞弟得徐江陵併起居衛尙書夫人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彩鷁新。遷轉九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楚宮臘送荊門水。白帝雲偸碧海春。爲報惠連詩莫惜。嗟予斑鬢總如銀。

鉤鎖連環

草

百花苑路易萋陰。五穀塍疇苦見侵。農父芟時嫌若刺。宮人鬭處惜如金。別離空惹王孫恨。麃耨深勞稷畯心。綠野荒蕪好歸去。朱門閑僻少相尋。

順流直下

張錬師

東岳眞人張鍊師。高情雅淡世間稀。堪爲烈女書靑簡。久事玄君住翠微。金縷機中抛錦字。玉淸壇上著霓衣。雲衢不用吹簫伴。只擬乘鸞獨自歸。

雙拋

汴門用兵後

隋隄風物已淒涼。隄下仍多古戰場。金鏃有苔人拾得。鐵衣無士鳥銜將。邊聲暗促河聲急。野色遙連日色黃。獨上高城更愁絕。戍鼙驚起雁行行。

單拋

秋興其七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內剝

玉臺觀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始知嬴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黿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更有紅顏生羽翼。便應黃髮老漁樵。

外剝

錦瑟

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前散

送戴鍊師歸隱

桃花源裏玉堂仙。秀攬千巖萬壑煙。有客重尋鑑湖酒。無人爲上剡谿船。龍行靈雨空壇淨。鼇負神宮複道懸。回首都門眇如許。東風長記柳飛緜。

後散　二字貫穿在內

感興寄友

十年京國總忘憂。詩酒淋漓共賞遊。漢月夜吟鳷鵲觀。苑雲春釀鸘鷞裘。書來慰我臨池上。秋去思君到水頭。爲憶故人張處士。于今江海尙淹留。

五言長古篇法

分段　過脈　回照　讚歎

先分爲幾段幾節。每節句數多少。要略均齊。首段是序子。序了一篇之意。皆含在中。結段要照起段。且選詩分段。節數甚均。三句則皆三句。四句、六句、八句。則皆不參差。杜卻不甚如此太拘。然亦不太長不太短也。次要過句。過句名爲血脈。引過次段。過處用兩句。一結上、一生下爲最難。非老手未易了也。回照。謂十步一回頭。要照題目。五步一消息。要閑語贊歎。方不甚迫促。長篇怕亂雜。一意爲一段。以上四法。備北征詩。舉一隅之道也。

七言長古篇法

分段　過段　突兀　字貫　讚歎　再起　歸題　送尾

分段如五言。過段亦如之。稍有異者。突兀萬仞。則不用過句。陡頓便說他事。杜詩大多如此。岑參專尙此法。爲一家數。字貫前後。重三疊四。用兩三字貫串。極精神好誦。岑參所長。讚歎如五言。再起。且如一篇三段。說了前事。再提起從頭說去。謂反覆有情。如魏將軍歌、松樹障子歌是也。歸題。乃本末一二句。緻上起句。又謂之顧首。如蜀道難、古別離、洗兵馬行是也。送尾。則生一段餘意結末。或反用。或比喩用。如墜馬歌曰。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又曰。如何不飮令人哀。長篇有此。便不迫促。甚有從容意思。

五言短古篇法

辭簡意味長。言語不可明白說盡。含糊則有餘味。如步出城東門。悵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忽見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起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開簾見新月。便卽下階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楊仲弘曰。五言短古。衆賢皆不知來處。乃只是選詩結尾四句。所以含蓄無限。意自然悠長。此論惟趙松雪、翁承旨深得之。次則豫章三日新婦曉得。淸江知之。卻不多用。

七言短古篇法

辭明意盡。與五言相反。如休洗紅。洗紅紅色變。不惜故縫衣。記得初採茜。人命百年能幾何。後來新婦今爲婆。　石人前。石橋邊。六角黃牛二頃田。帶經躬耕三十年。

樂府篇法

張籍一。王建爲近體。次之。長吉虛妄。不必效爲。岑參有氣。惜語硬。又次之。張、王最古。上格如焦仲卿、木蘭詞、羽林郎、霍家奴、三婦詞、大垂手、小垂手等篇。皆爲絕唱。李太白樂府。語氣皆自此中來。不可不知也。

要訣在于反本題結。如山農詞。結卻用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多食肉是也。又有含蓄不發結者。又有截斷頓然結者。如君不見蜀葵花是也。

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爲土。歲暮鋤犂傍空室。呼兒登山收橡栗。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多食肉。

絕句篇法

首句起　畫松

畫松一似眞松樹。待我尋思記得無。曾在天台山上見。石橋南畔第三株。

次句起　金陵卽事

三句起　前二句皆閑。至第三句方詠本題。

扇對　存沒口號二首

席謙不見近彈棊。畢曜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

鄭公粽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驊騮。

問對　首句閑。次句說本題。第三句閑。結再說本題。應第二句。卽磨笄山詩也。

順去　松下問童子。　問余何事棲碧山。

湘中老人。　行到山窮水窮處。　首座茶。

癡詠　逢李龜年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中斷別意　前二句說本題。後二句說題外意。願領龍驤十萬兵。

四句不聯

兩箇黃鸝鳴翠柳。　遲日江山麗。

借喻　借本題說他事。如詠婦人者。必借花爲喻。詠花者。必借婦人爲比。

右十法。絕句之篇法也。此最爲緊。推此以往。思過半矣。

句法

問答

誰其獲者婦與姑。　何日東歸花發時。

當對

白狐跳梁黃狐立。　婦女行泣夫走藏。

上三下三

鳳皇樂奏鈞天曲。　烏鵲橋通織女河。

上四下三

金馬朝回門似水。碧雞天遠路如年。

上應下呼

素練抹林雲氣薄。明珠穿草露華新。

上呼下應

林花著雨胭脂溼。水荇牽風翠帶長。

行雲流水

春日鶯啼修竹裏。仙家犬吠白雲中。

顚倒錯亂

香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皇枝。

言倒理順

海岸夜深常見日。寒巖四月始知春。

議論語　宋人用之。

直書句

鄭縣亭子澗之濱。一去三年竟不歸。

兩句成一句

屢將心上事。相與夢中論。

蕭蕭千里馬。箇箇五花文。

字法

事文類聚事不可用。多宋事也。又不可用俚語偏方之言。摘用史記、西漢書、東漢書、新、舊唐書、晉書字樣。集成聯對。

一副當

白虎觀　金僕姑

碧雞坊　玉具櫑

眉語　從長

目成　謏短

右用字琢對之法。先須作三字對。或四字對起。然後妝排成全句。不可逐句思量。卻似對偶不成作手也。或二字對起。亦可。路頭差處。在此捕風捉影。如何成詩。至謹至謹。

氣象

翰苑　輦轂　山林　出世　偈頌　神僊　儒先石屛之類。宋賢也。　江湖　閭閻　末學末學者。

道聽塗說。得一二字面。便雜揉用去。不成一家。又在江湖、閭閻之下。

已上氣象。各隨人之資稟高下而發。學者以變化氣質。須仗師友。所習所讀。以開導佐助。然後能脫去俗近。以游高明。謹之愼之。又詩之氣象。猶字畫然。長短、肥瘦、淸濁、雅俗。皆在人性中流出。得八法便成妙染。而洗吾舊態也。

儲泳曰。性情褊隘者其詞躁。寬裕者其詞平。端靖者其詞雅。疏曠者其詞逸。雄偉者其詞壯。醞藉者其詞婉。涵養性情。發於色。形於言。此詩之本原也。

家數

三百篇　思無邪　學者不察。失于意見。

離騷　激烈憤怨　學者不察。失于哀傷。

選詩　婉曲委順　學者不察。失于柔弱。

太白　雄豪空曠　學者不察。失于狂誕。

韓杜　沈雄厚壯　學者不察。失于麤硬。

陶韋　含蓄優游　學者不察。失于迂闊。

孟郊　奇險斬截　學者不察。失于怪短。
王維　典麗靜深　學者不察。失于容冶。
李商隱　微密閑豔　學者不察。失于細碎。
已上略舉八九家數。一隅三反之道也

音節

馬御史曰。四方偏氣之語。不相通曉。互相憎惡。惟中州音韻。四方可以通行。四方之人。皆喜于習說。蓋中州天地之中。得氣之正。聲音散佈。各能相入。是以詩中宜用中州之韻。則便官樣。大凡押韻不可用啞韻。如五支、二十四鹽。啞韻也。

凡例

只要明、暗二例。諸作皆然。杜甫、鄭谷。四詩可法。

明二首

黑鷹　杜甫

黑鷹不省人間有。渡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摶風超紫塞。窮冬幾夜宿陽臺。虞羅自覺虛施巧。春鴈同歸必見猜。萬里寒空只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雙鷺　鄭谷三體作雍陶

雙鷺應憐水滿池。風飄不動頂絲垂。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一足獨拳寒雨裏。數聲相叫早秋時。林塘得爾須增價。況與詩家物色宜。

暗二首

白鷹

雲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游。在野只教心力破。于人何事網羅求。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恥下韝。鵬礙九天須卻避。兔經三窟莫深憂。

鷓鴣

暖戲煙蕪錦翼齊。品流應得近山雞。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遊子乍聞征袖溼。佳人才唱翠眉低。相呼相喚湘江曲。苦竹叢深春日西。

起句

實敍　狀景　問答　反題故事　順題故事　弔古　傷今　頌美　時序　客愁　感歎

結句

勸戒　祝頌　自感　自愛　問信　寄憶　寄書　寄詩　相思　兵戈　我亦　懷古　故事

欣歡　景燕　激烈　何年遊　那可再　何由往　何日歸

已上凡例、明暗、並起句、結句四法。律詩絕句長短篇通用。無出此者。惟童謠一家。不在此例。不可不知也。

作詩準繩

楊仲弘

立意　要高古渾厚有氣概。要沈著。忌卑弱淺陋。

鍊句　要雄偉清健有金石聲。

琢對　要寧麤毋弱。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忌俗野。

寫景　景中含意。事中瞰景。要細密清淡。忌庸腐雕巧。

寫意　要意中帶景。議論發明。

書事　大而國事。小而家事、身事、心事。

用事　陳古諷今。因彼證此。不可著迹。只使影子可也。雖死事。亦當活用。

押韻　押韻穩健。則一句有精神。如柱礎。欲其堅牢也。

下字　或在腰。或在膝、在足。最要精思。宜的當。

律詩要法　起　承　轉　合

破題　或對景興起、或比起、或引事起、或就題起。要突兀高遠。如狂風卷浪。勢欲滔天。

頷聯　或寫意、或寫景、或書事。用事引證。此聯要接破題。要如驪龍之珠。抱而不脫。

頸聯　或寫意、寫景、書事。用事引證。與前聯之意相應、相避。要變化。如疾雷破山。覩者驚愕。

結句　或就題結、或開一步、或繳前聯之意、或用事。必放一句作散場。如剡谿之棹。自去自回。言有盡而意無窮。

七言　聲響　雄渾　鏗鏘　偉健　高遠

五言　沈靜　深遠　細嫩

五言古詩

與詩宗正法眼藏同。

七言古詩

與詩宗正法眼藏同。

絕句

絕句之法。要婉曲回環。删蕪就簡。句絕而意不絕。多以第三句爲主。而第四句發之。有實

接、有虛接。承接之間。開與合相關。反與正相依。順與逆相應。一呼一吸。宮商自諧。大抵起承二句固難。然不過平直敍起爲佳。從容承之爲是。至如宛轉變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轉變得好。則第四句如順流之舟矣。

榮遇之詩。要富貴尊嚴。典雅渾厚。寫意宜閑雅、美麗、淸細。如王維、賈至諸公早朝之作。氣格雄深。句意嚴整。如宮商迭奏。音韻鏗鏘。眞麟游靈沼。鳳鳴朝陽也。學者熟之。可以一洗寒陋。後來諸公應詔之作。多用此體。然多志驕氣盈。處富貴而不失其正者。幾希矣。此又不可不知。

諷諫之詩。要感事陳辭。忠厚懇惻。諷諭甚切。而不失性情之正。觸物感傷。而無怨懟之辭。雖美實刺。方爲有益之言也。古人凡欲諷諫。多借此以喻彼。臣不得于君。多借妻以思其夫。或託物陳喩。以通其意。觀漢、魏古詩及前輩所作。可見。未嘗有無爲而作者。

登臨之詩。不過感今懷古。寫景歎時。思國懷鄉。瀟洒遊適。或譏刺歸美。有一定之法律也。中間宜寫四面所見山川之景。庶幾移不動。第一聯。指所題之處。宜敍說起。第二聯。合用景物實說。第三聯。合說人事。或感歎古今、或議論。卻不可用硬事。或前聯先說事感歎。則此聯寫景亦可。但不可兩聯相同。第四聯就題主意發感慨。繳前二句。或說何時再來。

征行之詩。要發出悽愴之意。哀而不傷。怨而不亂。要發興以感其事。而不失情性之正。或悲時感

事。觸物寓情方可。若傷亡悼屈。一切哀怨。吾無取焉。

贈別之詩。當寫不忍之情。方見襟懷之厚。然亦有數等。如別征戍。則寫死別而勉之努力效忠。送人遠遊。則寫不忍別而勉之及時早回。送人仕宦。則寫喜別而勉之憂國恤民。或訴己窮居。而望其薦拔。如杜公惟待吹噓送上天之說是也。凡送人。多託酒以將意。寫一時之景以興懷。寓相勉之辭以致意。第一聯敍題意起。第二聯合說人事。或敍別、或議論。第三聯合說景。或帶思慕之情、或說事。第四聯合說何時再會。或囑付、或期望。于中二聯。或倒亂前說亦可。但不可重復。須要次第。末句要有規警。意味淵永爲佳。

詠物之詩。要託物以伸意。要二句詠狀寫生。忌極雕巧。第一聯須合直說題目。明白物之出處方是。第二聯合詠物之體。第三聯合詠物之用。或說意、或議論、或說人事、或用事、或將外物體證。第四聯就題外生意。或就本意結之。

讚美之詩。多以慶喜、頌禱、期望爲意。貴乎典雅渾厚。用事宜的當親切。第一聯要平直。或隨事命意敍起。第二聯意相承。或用事。必須實說本題之事。第三聯轉說。要變化。或前聯不曾用事。此正宜用引證。蓋有事料則詩不空疏。結句則多期望之意。大抵頌德貴乎實。若褒之太過。則近乎諛。讚美不及。則不合人情。而有淺陋之失矣。

賡和之詩。當觀原詩之意如何。以其意和之。則更新奇。要造一兩句雄健壯麗之語。方能壓倒元、白。若又隨原詩脚下走。則無光彩。不足觀。其結句當歸著其人。方得體。有就中聯歸著者。亦可。哭挽之詩。要情眞事實。於其人情義深厚。則哭之。無甚情分。則挽之而已矣。當隨人行實作。要切題。使人開口讀之。便見是哭挽某人方好。中間要隱然有傷感之意。

歷代詩話卷六十七

歷代詩話卷六十八 壬集七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元詩 卷中之上

焚香

柯敬仲贈倪元鎭云。夜雨推篷寫松石。焚香何處獨題詩。

吳旦生曰。元鎭自號滄浪漫士。又號淨名庵主。悉散其家產與人。蓋田旣散。而稅未及推入。催科者坌集。遂逃去。潛于蘆葦中。爇龍涎香。竟蹤迹得之。又張士誠弟士信。使人持絹求其畫。元鎭怒曰。我生不能爲王門畫師。卽裂其絹。一日。士信遊太湖。聞漁舟中有異香。急傍舟近之。乃元鎭也。敬仲所謂推篷焚香。殆屬此耶。

何元朗云。元鎭棄家。飄然于五湖三泖之間。其詩法韋蘇州。思致淸遠。能道不喫煙火食語。昔人言韋蘇州鮮食寡欲。愛掃地焚香而坐。元鎭實類之。不但詩之酷似而已。

雲林遺事云。嘗有遠國人。道經無錫。欲見之。以沈香百斤爲贄。紿云。適往惠山。翼日載至。又云。出探梅花。其人以傾慕不得一見。徘徊其家。密令人開雲林堂。使登焉。堂前植碧梧。四周

列奇石。東設古玉器。西設古尊彝、法書、名畫。其人方驚顧間。謂其家人曰。聞有淸閟閣。能一觀否。家人曰。此閣非人所易入。其人望閣載拜而去。

怯薛

輟耕錄曰。杜淸碧應召次錢唐。諸儒者爭趨其門。燕孟初作詩嘲之。有紫藤帽子高麗靴。處士門前當怯薛之句。聞者傳以爲笑。用紫色椶藤縛帽。而製靴作高麗國樣。皆一時所尙。怯薛則內府執役者之譯語也。

吳旦生曰。淸碧名本。江右人。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分、隸、眞、草。以至各方新字。題曰。同音。嘗一再游京師。王公貴人。樂與之交。至正中。奏修三史。各舉一處士。淸碧以處士徵授翰林待制。至錢唐。辭疾不行。則此正其怯薛時邪。

張思廉有怯薛行。永樂中。周藩誠齋作元宮詞云。幾番怯薛上班慵。生怕鑾輿又別宮。李昌祺作至正麗人行云。後先矬扇怯薛執。左右麟符火赤佩。按元朝有四怯薛。太官怯薛者。分宿衛供奉之士爲四番。番三晝夜。凡上之起居、飲食、諸服御之政令。怯薛之長皆總焉。

獻書圖

張伯雨詩。侍書愛題博士畫。日日退朝書滿牀。奎章閣上觀政要。無人知有授經郎。

吳旦生曰。文宗御奎章閣。學士虞伯生、博士柯敬仲。常侍從。以討論法書名畫爲事。時授經郎揭曼碩。比二人寵眷稍疏。因潛著一書曰奎章政要以進。二人不知也。有畫授經郎獻書圖行于世。伯雨題此詩。蓋柯作畫。虞必題。故云然。此詩不載句曲外史集中。余從輟耕錄見之。

詩話類編云。伯雨。錢塘黃冠也。有詩字名。嘗于一士夫家見袖軸一卷。伯雨首有山居雪霽詩一律。後多名筆次韻。今止記憶數首。是皆無集可觀者。錄之于左。幷書姓字爵里。伯雨詩曰。日光玉潔千峯立。映雪時晴一氣凝。當晝壚亭催掃巷。犯寒漁艇借收冰。松皮石裂號饑鼠。窗隙塵消撲凍蠅。青茁菜芽渾可愛。倩誰春餤卷紅綾。張翥自京來杭和曰。窈窕磵阿人跡斷。隱居學道自神凝。巖頭鶴下松無雪。石底龍蟠水不冰。釀酒春瓶濃勝乳。鈔書雲笈細如蠅。多君肯念還京客。爲織春袍柿蔕綾。黃溍走筆和曰。雪中乘輿眞奇事。無奈舟膠水始凝。朝士白頭慚獨步。仙人赤脚傲層冰。招來盡是雞羣鶴。趨附空慚馬尾蠅。夜久松龕同擁毳。絕勝儤値有青綾。俞友仁追和曰。湖上千峯盡失青。湖光十里未消凝。吟詩細嚼梅花蕊。煮茗潛敲澗壑冰。東郭忍寒行似鶴。南屏癡醉坐如蠅。相過內相知乘輿。盛服猶披舊賜綾。翥字仲舉。先晉寧人。父官于杭。因家錢塘。官至學士。溍字晉卿。義烏人。官至學士。仝字文輔。仁和人。明初會元也。余按張仲舉所著有蛻庵集。黃晉卿所著有日損齋集。何得概云無集可觀也。猶夫水東日記

謂。元人文集。如馬祖常、元好問之焯焯。今皆無傳。餘冬序錄云。元好問有遺山集四十卷。今刻于河南。馬祖常有石田集十卷。今刻于陝西。蓋說家不詳攷。而漫然爲言。類若此。

東坊稿

張伯雨題范德機東坊稿後云。一編上有東坊字。慚媿詩中見大巫。吳旦生曰。劉伯溫作句曲外史墓誌云。時范德機以能詩名。外史造范。范適出。有詩集在几上。外史取筆書其後爲詩四韻。守者見則大怒。趨白范。而范驚曰。吾聞若人。不得見。今來。天畀我友也。卽自詣外史。結交而去。今觀其題東坊稿。卽所書四韻者此邪。堯山堂外紀云。伯雨晚居茅山。罕接賓客。一日。有僧來訪。童子拒之。僧云。語而主。吾詩僧也。乃入報。伯雨書老杜花徑不曾緣客掃之句。使持以示僧。僧略不運思。足成詩云。久聞方外有神仙。只住華陽古洞天。花徑不曾緣客掃。石牀今許借僧眠。穿雲去汲燒丹井。帶雨來耕種玉田。一自茅君成道後。幾人騎鶴下蒼煙。伯雨得詩。大驚。延留數日。

畫葡萄

張伯雨題溫日觀葡萄詩。日觀一飲西涼酒。解寫蒲萄絕代無。請師截斷葛藤路。還我黑月摩尼珠。

吳旦生曰。宋子虛詩。墨花酣春馬乳漲。醉夢渴想西涼姿。馬虛中詩。寒藤挂鬼眼。纍纍冷花碧。僧夢覩詩。鑌刀翦斷紫瓔珞。纍纍馬乳垂金風。三詩奇澀。可與伯雨相匹。圖繪寶鑑云。僧子溫。字仲言。號日觀。又號知歸子。遂昌雜錄云。日觀居葛嶺瑪瑙寺。人但知其畫葡萄。不知其善書也。今世傳葡萄多假。其眞者枝葉鬚梗皆草書法也。農田餘話云。古人無畫葡萄者。日觀于月下視葡萄影有悟。出新意以飛白書體爲之。酒酣興發。以手潑墨。然後揮毫。迅于行草。收拾散落。頃刻而就如神。甚奇特也。余得陳眉公畫葡萄扇。乃倣溫僧寫破袈裟法。即書其懷淨土詩云。往往來來舊破瓢。此心未了漫徒勞。從今不作輪回夢。只走人間這一遭。余甚珍之。按我鄉沈仲華爲日觀弟子。傳其法亦佳。

地肺

張伯雨贈危太樸詩。秋水渚涯浮地肺。茅君局任守天台。

吳旦生曰。圖經云。金陵者。洞墟之膏腴。句曲之地肺。其土肥良。故曰膏腴。水至則浮。故曰地肺。伯雨謂此。又遊城南記云。終南。一名太乙。亦名地肺。高士傳所謂。秦時四皓共入商、雒。隱地肺山是也。河圖云。大懷山爲地喉。岐山爲地乳。昆侖山爲地首。楊升庵以地首對天台。以地喉對天首。許渾題孫處士居詩。高歌懷地肺。遠賦憶天台。陸放翁詩。隱士寄雲從地肺。遊僧問路上天台。又云。躡屩未成遊地肺。掩扉聊欲隱天台。近鄒衣白詩。家近茅君鍾地肺。身爲仙令署天台。皮

襲美詩。天台甍得千迴看。湖目芳來百度遊。成原常詩。雲外逕僧歸日本。月中攜客過天台。宋子虛詩。地肺潛通嶽。峨眉秀拂雲。鄒彥吉詩。僧居地肺長銜日。佛立天心但附風。卽以之分屬亦佳。

輓管君

張伯雨輓趙夫人管君詩。曾謁西池閟殿春。賜加大國寵疏頻。擇壻當年郗太傅。能書今日衛夫人。玉鏡離臺空掩月。寶衣堆桁暗凝塵。千秋鄉中名不沒。墓有通兒書老銀。吳且生曰。松雪以翰墨著。其夫人管氏。諱道昇。字仲姬。亦工詩畫。奉中宮命題所畫梅詩云。雪後瓊枝嫩。霜中玉蕊寒。前村留不得。移入月宮看。至今吳興天聖寺壁有夫人所畫朱竹。太平清話云。朱竹。古無所本。宋仲溫在試院卷尾以朱筆埽之。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加封魏國夫人。卒時。其子雍爲書壙志。故落句云爾。按歐陽奉更子通。書母夫人墓銘。母諱老銀。松雪弟孟籲。三子。長亮。次雍。字仲穆。季鑾。字仲光。二孫。鳳。麟。甥王蒙。皆以畫名。

妮古錄云。松雪與丈人節幹月窗判簿二帖。節幹卽松雪舅氏管公也。公無子。松雪奉之甚至。及歿。建孝思道院以主其祀。又云。夫人出泖西小蒸。今其路尚名管道。

西谿叢語云。衛夫人名鑠。字茂漪。卽廷尉展之弟。恆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郎李充之母。王逸少師善鍾法。能正書。入妙能品。王子敬年五歲。已有書意。夫人書大雅吟賜之。

華陽眞逸

張伯雨寄李季和詩。杜陵醉歌不易得。豈惜華陽眞逸書。其下細書自注云。顧況號華陽眞逸。

吳旦生曰。瘞鶴銘。華陽眞逸撰。歐陽永叔謂是顧況道號。劉有定亦謂。或曰顧況號。自黃長孺、董彥遠辨其誤。余于辛集蘇詩詳識之。今伯雨方外人。乃於隱居猶未諳其稱號。而漫注顧況邪。元末張思廉棲鶴峯詩。華陽眞逸上淸來。鐵笛一聲山月曉。正指陶隱居也。

槎頭

張伯雨詩。槎頭釣魚秋雨足。

吳旦生曰。襄陽耆舊傳。峴山下漢水中。出鯿魚。味極肥美。常禁人采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鯿。宋張敬兒爲刺史。作六櫓船置獻齊高帝曰。奉槎頭縮項鯿一千八百頭。唐孟浩然詩。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鯿。又云。鳥泊隨陽雁。魚藏縮項鯿。故杜子美詩。復憶襄陽孟浩然。淸詩句句盡堪傳。卽今耆舊無新語。謾釣槎頭縮項鯿。黃山谷題浩然畫像詩。先生一往今幾秋。後來誰復釣槎頭。

鶴林玉露云。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時所謂膳食。若荊州之鮺魚。揚州之蟹胥。陸德明音釋云。蟹醬也。則是鮺魚或卽槎頭魚。字作鮺邪。

靑飿飯

張伯雨詩。白石資方靑飿飯。洪厓借乘雪精騾。

吳旦生曰。陶隱居登眞訣。有乾石靑精飿飯。飿音迅。謂飡也。其法卽南燭草木浸米蒸飯暴乾。其色靑如瑿珠。食之可以延年卻老。神農本草。木部有南燭枝葉。人服輕身長年。令人不飢。益顏色。取汁炊飯。名爲烏飯。又名黑飯。草在道書謂之南燭草木。在本草謂之南燭枝葉。蓋一物也。神仙傳。鄧伯元、王元甫俱在霍山。服靑精飯。又唐高宗命葉法善往江東造靑飿飯。瑣碎錄云。蜀人遇寒食日。采楊桐葉染飯。色靑而有光。食之資陽氣。謂之楊桐飯。道家謂之靑飿飯。

石　泉

張伯雨詩。石泉新處鑽槐火。山雨多時拾菌釘。

吳旦生曰。東坡夢看參寥飲茶詩。寒食淸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問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淸明淘井。故伯雨又有上巳詩。槐火新泉還有夢。謂此事也。金人劉無黨寒食詩。楊柳杏花相對晚。石泉槐火一時新。蓋直寫坡語矣。

續禮儀志。冬至日鑽燧改火。夏至日浚井改水。然則古人水火皆改。所謂陰鑑、陽鑑是也。

栗

張伯雨寄新栗詩。揭來常熟嘗新栗。黃玉穰分紫殼開。

吳旦生曰。耿緯詩。霜凝栗罅開。葢詞人狀物。曲盡形容。言栗必及其殼。而杜子美則亦及栗蓬矣。其詩云。嘗果栗皺開。集韻。皺。側尤切。革紋蹙也。周繇詩。開栗弋之紫皺。貫休詩。新蟬避栗皺。陸放翁詩。開皺得紫栗。又云。蝟刺坼蓬新栗熟。

屬對

馬虛中詩。吟靜驚山鬼。心空守谷神。

吳旦生曰。楊仲弘雪中詩。寒侵兎窟愁山鬼。凍合龍宮傴水仙。向服其工。又見虛中一聯。可悟屬對之法。大抵屬對工難。自然更難。虛中正于難處見其安閒。如江邊餞別詩。古巷聚人祠櫟社。暮潮催客散樟亭。浙江晚眺詩。雲分雨脚回沙漵。帆趁潮頭出海門。幽居遣懷詩。卜築每嫌山有姓。避時長羨草無名。皆佳致也。

蹋裏彩

滇南志載梁王郡主阿禴詩曰。吾家住在雁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蘋花歷亂苍山秋。誤我一生蹋裏彩。雲片波璘不見人。押不蘆花顏色改。肉屏獨坐細思量。西山鐵立霜瀟灑。

吳旦生曰。至正間。明玉珍將紅巾三萬攻雲南。梁王、孛羅皆奔。總管段功進兵燒紅巾。追至七星關勝之。梁王深嘉段功。以郡主阿檻妻之。奏授雲南平章。後爲梁人所譖。梁王密召阿檻。付以孔雀膽一具。命毒殪之。潸然不受命。私語段功。不聽。明日邀功至通濟橋。馬逸。因格殺之。阿檻愁憤作此詩。按踢裏彩。錦被名也。杜子美詩。布衾多年冷如鐵。嬌兒惡臥踏裏裂。當亦指此。謝世修注。以爲嬌兒踢破其裏。全不煖也。恐非。東坡紙帳詩。但恐嬌兒還惡睡。夜深踏裏不成眠。洪武中高季迪兜羅被歌云。今朝得此何奇絕。展覆不憂兒踏裂。亦皆承此謬耳。押不蘆花。靈草也。肉屏。駱駝也。

歷代詩話卷六十九 壬集八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元詩 卷中之下

三瓦

輟耕錄曰。陳衆仲嘗題樂全堂。有能守不成三瓦戒之句。人多不知所出。按史記龜策傳云。天尙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注。陳。猶居也。

吳旦生曰。東園客談云。予家有堂名樂全。虞奎章爲予記之。翰林陳衆仲有能守不成三瓦戒。樂全長得保天鈞之句。衆未解三瓦。詢之。云。出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曰。天尙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徐廣注。一云爲屋成。欠三瓦而棟之。余按陳訓居。南村引之。似無義。後觀東園。迺其家所自記。則陳字徐注作棟。其義益顯。故喜而詳錄之。成化中。吳克温次吳匏庵板屋韻云。何必大廈成。而後虛三瓦。

躑躅

達白野春日次韻云。躑躅花深啼杜宇。鷓鴣灘暖聚王餘。

吳旦生曰。韓退之詩。躑躅閒開豔豔花。王荊公詩。亦見舊時紅躑躅。陸放翁詩。密葉深深躑躅紅。蓋杜鵑花。又名紅躑躅。王建宮詞云。敕賜一窠紅躑躅。謝恩未了報花開。蓋爲宮禁所重如此。花小而紅。此爲川鵑。故可貴。洪景盧謂是今映山紅。恐未必然。今江南山谷中紅、紫二色。花大單瓣。鄉人但稱映山紅。采作樵蘇。奚足貴也。

古今注云。羊躑躅花。黃羊食之則死。羊見之則躑躅分散。故名羊躑躅。花史云。羊齧草木其處不生。獨誤食此花。則躑躅以死。

木犀

貢仲章秋日卽事詩。官冷久無金馬夢。院深惟有木犀香。

吳旦生曰。屬對極其工緻而卻自然。按桂曰木犀。以木紋理如犀也。字从犀牛之犀。俗作樨字。非是。張思廉詩。木樨花開秋可憐。則失攷矣。

江東曰巖桂。楊升庵云。尸子。春華秋英曰桂。王維詩。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秋花者。乃木犀、巖桂耳。　湖南曰九里香。宋王以寧道中聞九里香花詩云。何許綠裙紅帔客。御風來獻返魂香。

三伏八分

貢性之詩。葛巾白苧消三伏。繭紙烏絲寫八分。

吳旦生曰。性之辟氣渾成。如桃花流水春三月。楊柳東風雨一蓑。飛瀑曉翻千嶂雪。驚濤秋湧萬松聲。風作鳴潮吹雨散。山如走馬渡江來。皆爽朗可誦。

曆忌釋云。伏者何。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于立秋。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通書云。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第一庚爲末伏。故曰三伏。

十體書斷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字文簡略。可赴急用。惟蔡伯喈乃造其極。蔡文姬云。臣父言。割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書法苑云。本楷字。漸若八字分散。故名八分。學古編云。八分者。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字。卽得之矣。學古編云。一曰科斗書。科斗書者。蒼頡觀三才之文。及意度爲之。乃字之祖。卽今之偏旁是也。其文像蝦蟆子。形如水蟲。故曰科斗。二曰籀文。籀文者。史籀取蒼頡形意配合爲之。損益古文。或同或異。加之銛利鉤殺。大篆是也。史籀所作。故曰篆文。三曰小篆。小篆者。李斯省籀文之法。同天下書者。比籀文體十存其八。故小篆爲之。八分。小篆也。既有小篆。故謂籀文爲大篆文云。四曰秦隸。秦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于用篆。因減小篆爲便用之法。便于佐隸。故曰隸書。五曰八分。詳上。六曰漢隸。漢隸者。蔡邕石經及漢人諸碑上字是也。此體最爲後出。皆有挑法。與秦隸同名。其實異。七曰款識。款識者。諸侯本國之文也。古者諸侯書不同文。故形體各異。秦有小篆。始一其

法。近世學者。取款識字爲用。一紙之上。齊楚不分。人亦莫曉其謬。今分作外法。故末置之。十體書斷云。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存隸之梗概。損隸之規矩。速赴急就。謂之草書。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昇所造也。卽正書之小僞。務從簡易。相間流行。謂之行書。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邕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悅而爲飛白之書。創法于八分。窮微于小篆。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所造也。昉于章草。變以成今。世稱一筆書。

吳趨

成原常秋夜雜詠云。世事有今日。生年猶故吾。抽書逢越絕。引曲感吳趨。

吳旦生曰。趨字不當作平聲叶。樂府有吳趨行。五臣于題下注云。趨。步也。余按樂府原題云。齊謳者。齊人之歌。吳趨者。吳人之舞。欲爲齊謳者。必本齊音。欲爲吳趨者。必本吳調。樂府解題云。吳人以歌其地。則五臣注步字甚無謂。楊升庵云。詩。巧趨蹌兮。史記。士爭趨燕。莊子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崔注云。不任其聲。憊也。趨舉其詩。無音曲也。劉會孟云。趨者。情慽而詞迫也。與吳趨之趨。當音七注切。則趨字非平聲明矣。戴叔能詩。祇訝當年嘗越膽。那堪此日聽吳趨。元人類多誤叶。

原常五律若寄慈谿詩。曉塔天童寺。春帆日本船。遊虎丘詩。短簿荒祠酒。生公舊塔鐙。宿聖壽寺詩。烏驚棲後樹。僧掩讀殘經。七律若夜思詩。青鐙細雨三更夢。白首殘編萬古心。追念故友

詩。世間我豈長貧者。地下君爲不死人。環碧齋詩。月涵虛白浮秋去。水泛空青入座來。宿寒橋詩。乾坤萬事雙蓬鬢。風雨孤舟半夜潮。傑然蒼秀。方駕李唐。危太樸嘗以杜工部、柳刺史期之。

假對

麓堂詩話曰。元詩。山中烏喙方嘗膽。臺上蛾眉正捧心。人憐狗監知司馬。我喜龍門識李膺。生藏魚腹不見水。死挽龍髯直上天。皆得李義山遺意。

吳旦生曰。司馬、李膺一聯。乃成原常詩。此雖屬兩人名。而膺借作鷹。又假對也。漫叟詩話所載荊公黃耇日對白雞年之類。

又原常遊上方寺詩。老去任添新白髮。平生能著幾青鞋。以鞋換屐。頗自然。不爲遷就。

蕨拳

丁仲容寄謝子木詩。湖海客身皆暮齒。家山兒蕨等春拳。

吳旦生曰。李太白詩。不知行徑下。初拳幾枝蕨。黃山谷詩。竹筍纔生黃犢角。蕨芽初長小兒拳。王直方詩話曰。張嵎見山谷蕨芽之句。曰。此忍人也。時嵎斷葷。而有此語。崇禎中沈景倩詩。剝苦千石髮。剖蕨一拳牙。按格物論云。蕨生山間。根如紫草。莖青紫色。末如小兒拳。亦如大雀拳足。又如

其足之壓也。故謂之蕨。周秦曰蕨。齊魯曰虌。初生時似鼈脚。故名。

客星

周衡之題子陵釣圖落句云。人間萬古仰孤風。天上有星猶是客。吳旦生曰。古今詞人多誤用客星事。如楊升庵以博洽稱。亦有詩云。半天高柳驛門靑。我是客星非使星。而不知其非吉星也。按太公陰謀云。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桑氏懌客星亭記云。客星有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溫星。凡有所犯。無不菑凶。後漢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于此不書。似因子陵而諱占也。且犯帝之變。劉聰遂亡。光武無應者。豈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菑患與。

祕笈云。周伯。大而色黃。煌煌然。見。其國兵起。若有喪。天下飢。衆庶流亡去其鄉。老子。明大色白。淳淳然。所出之國。爲飢、爲凶、爲善、爲惡、爲喜、爲怒。出見。則兵火起。人主有憂。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見。則其國兵起。若有喪。白衣之會。其邦飢亡。國皇星。出而大。其色黃白。望之有芒角。見。則兵起。國多變。若有水飢。人主惡之。衆庶多疾。溫星。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出東南。天下有兵。將軍出于野。出東北。當有千里暴兵。出西北。亦如之。出西南。其國兵喪。並起大水。人飢。

宋天文志云。客星有三。一曰老子。二曰國星。三曰温星。老子稱李耳。古之有德行而不仕。老而有壽之人。國星者。國皇也。不知何國人。温星者。温其姓。古之有操行而不仕者也。三人者。其精皆爲星。命之爲客星。通志云。瑞星十二中。有周伯、王蓬芮。皆古者高世不仕之人。其精爲星。帝命之爲瑞星。然考之晉志。瑞星止四星。其周伯又于客星見之。無王蓬芮。而客星則有王蓬絮芮。所至之國。非福也。而所言妖星。則別有蓬星焉。曰蓬芮、曰蓬絮芮、曰蓬星。其言禍福不同。豈各有據乎。

廣異記云。漢武帝微行。造主人家。有婢國色。仍留宿。與主婢臥。有一書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見客星掩帝座甚急。書生驚呼咄咄。不覺聲高。又見一男子。操刀入戶。聞書生聲急。遂縮走。客星應時而退。如此者數過。帝乃悟曰。必此人壻也。遂召羽林擒奴誅之。據此。則武帝在光武前。其古驗已如此。余故歷引客星故實。而斷之爲非吉星也。

虎丘

張仲舉遊虎丘寺詩。虎來古冢金精白。龍臥秋池劍影寒。吳旦生曰。虎丘。舊名海涌山。吳越春秋言。闔閭葬于國西北。名虎丘。扁諸之劍。魚腸三千在焉。葬之已三日。金精上揚爲白虎踞墳。故曰虎丘。杜子美蕃劍詩。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

蓋用此事與龍躍延津事耳。今仲舉正用虎以爲上句。借用龍以爲下句。恰合劍池。故佳。太平清話云。顏眞卿虎丘詩。劍池穿萬仞。盤石坐千人。故名千人坐。

劉致姑蘇臺詩。江閭水犀歐冶劍。氣騰金虎闔閭墳。嘉靖中梁有譽姑蘇懷古詩。金虎跡荒靈氣滅。水犀軍散霸圖空。似相本而較勝。

木上座

何太虛夜立詩結句云。只有殷勤木上座。共聽枯葉響蕭騷。

吳旦生曰。江西饒德操後爲僧。名如璧。嘗作詩勸呂東萊學道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雙頰紅。好貸夜窗三十刻。胡牀趺坐究幡風。今觀太虛此詩頷聯云。萬里明河流眼去。三更獨雁倚風高。亦是得道語也。

張來儀遊虎丘詩。相攜木上座。來禮石觀音。

梧竹

存齋詩話曰。丁鶴年題鳳浦方氏梧竹軒詩。鳴鳥曾聞此地過。至今梧竹滿丘阿。政懷翦葉書周史。卻恨翻枝入楚歌。金井月明秋影薄。石壇風細晚涼多。中郎去後知音少。共負奇才奈老何。時

作者已滿卷。此詩一出。皆爲斂衽。

吳旦生曰。中二聯分貼梧、竹。極其穩細。蓋鶴年以西裔致稱高士。其詩以淹雅爲宗。如兵後還武昌云。歸期實誤王孫草。遠信虛憑驛使梅。又樊口隱居云。春深門巷先生柳。雪後園林處士梅。皆極使事之長。

圭齋

堯山堂外紀曰。歐陽原功官國子監。丁卯八月。崇天門傳臚賜進士。右榜第一人阿察赤。左榜第一人李黼。皆原功西廳授業生也。是日。京尹備鼓樂旗幟麾蓋甚都。導二狀元入學謝師。拜原功明倫堂。榜眼劉思誠。探花郎徐容。嘗從原功遊。亦拜其側。其餘進士拜者。雜沓不能記。原功成絕句以紀盛事云。昔被仁皇雨露恩。三朝五度策臨軒。小臣報國無他技。館下新添兩狀元。禁苑層層桃李開。天街繡轂轉晴雷。銀袍飛蓋人爭看。兩兩龍頭入學來。淡墨題名二十年。一官獨自擁寒氈。居然國子先生館。三五魁躔拜座前。

吳旦生曰。原功號圭齋。所著詩有圭齋集。其造就後進。一時推爲領袖。故有詩云。謁客及門容履滿。贄文盈篋借鐙看。則知一副熱腸出于性。然乃其門庭則寂如也。東谷贅言云。長沙有朝士還鄉。賓至則鼓吹喧闐。有執友謂之。朝士曰。翁好誦詩。近何誦。友曰。誦得孫鳳洲贈歐陽

圭齋詩云。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它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觀此。深足媿朝士。而原功故自超矣。

人日

陶南邨人日詩。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甫也昔所云。屢驗信弗疑。今歲異常歲。萬口稱稀奇。一晴連七朝。春氣卽盎而。輕煙散微暄。麗日流祥暉。谿山逞德色。草木帶光輝。羊猪狗雞利。馬牛被郊畿。民物鮮疵癘。禾稼其蕃滋。

吳旦生曰。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二句乃老杜詩。因陰晴之異。卽用爲起語耳。劉克云。此東方朔占書也。凡歲後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則所主之物育。陰則災。子美之意。以天寶亂。人物多災。而南邨遂謂錫以雍熙。故辭意不同。

太平御覽載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羊。四日爲猪。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正旦畫雞於門。七日帖人於帳。今一日不殺雞。二日不殺狗。三日不殺羊。四日不殺猪。五日不殺牛。六日不殺馬。七日不行刑。於此日向晨至門前呼牛羊雞畜令來。乃置粟豆於灰撒之宅內。云。以招牛羊。按一說云。天地初開。以一日作雞。七日作人也。

北史載。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日。魏收舉董勛之言爲對。時邢邵輩甚恧焉。詞林海錯云。古人人日亦登高。晉李充人日登剡山詩。命駕升西山。寓目眺原野。桓温參軍張望。亦有人日登高詩。唐中宗景龍三年正月七日。御淸暉閣。登高遇雪。因賜金綵人勝。令學士賦詩。宗楚客有九重中禁起。七夕早春還。太液波爲水。蓬萊雪作山之句。隋文帝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召元胄曰。與外人登高。不如就朕也。韓退之有寒食登高詩。

硬黄

陶南邨詩。搆室延虛白。臨書擣硬黃。

吳旦生曰。陸放翁詩。道室生虛白。仙經寫硬黃。南邨似本此。卽觀南邨輟耕錄。今人謂臨摹爲一體。不知臨、摹、硬黃、響搨四者。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旁。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搨。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窗牖間映光摹之。楊升庵云。六朝人尙字學。摹、臨特盛。其曰廓塡者。卽今之雙鉤。曰影書者。如今之響搨。

榕

陶南邨題張景辰福建歸云。榕陰處處浮嵐外。杜宇聲聲落照邊。

吳旦生曰。閩、廣有木名榕。音容。其木大而多陰。可蔽百牛。故字有寬芘、廣容之說。集韻。榕初生如葛藟緣木。後乃成樹。枝下著地。又復生根。異於他木。柳子厚詩。榕葉滿庭鶯亂啼。蘇東坡詩。臥聞榕葉響長廊。薩天錫詩。竹谿泥滑滑。榕樹雨瀟瀟。酒賢詩。萬里秋風榕葉暗。一林新雨荔枝肥。陳孚謁柳侯廟詩。欲奠荔蕉不知處。滿池榕葉擁朱門。許有壬詩。谿寒清見底。榕老亂垂根。高啓詩。祠羞荔子傳巫語。縣蔽榕陰放吏歸。

燭翦

升庵詩話曰。武伯英詠燭翦詩。啼殘瘦玉蘭心吐。蹴落春紅燕尾香。爲一時所賞。

吳旦生曰。李君實謂。細思上句無味。因戲改之云。吞殘月魄蟲頤動。蹴落花鬚燕尾香。又改云。朱櫻顆坼金蟲墮。絳樹花殘玉燕斜。自以爲體物較勝。余以伯英本句。神韻自然。君實刻意描寫。讀者鑒其苦心。但未免露鑱。按伯英。崞縣人。爲觀州倅。家故饒財。第宅園亭。爲河東之冠。貯書有萬卷樓。爲人多技巧。山水雜畫。斷琴和墨。皆極其工。興定末。歿於關中。升庵於此詩後。又載永樂中李古廉詠剪刀詩。吳綾翦處魚吞浪。蜀錦裁時燕掠霞。深院響傳春晝靜。小樓工罷夕陽斜。公之直節清聲。而嫵媚如此。信乎賦梅花者不獨宋廣平也。錢牧齋謂。此詩不載古廉集中。大率前輩別集。經人撰定。恐破壞道學體面。每削去閒情、豔體之作。而存

其酬應尤長者。殊可歎也●

歷代詩話卷六十九

歷代詩話卷七十　壬集九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元詩　卷下之上

鐵史

曹石倉曰。廉夫樂府。原編十六卷。今只存四卷。又門人顧亮所編。詠史不在此內。又鈔本者。亦係詠史詩也。先生詩集。多係其門人吳復所編。先生自以爲古樂府辭。世人罕習。善和予者。惟五峯李季和而已。季和死。命吳復錄季和死後凡若干首。至其墓焚之。則先生之與季和。自相期許可知矣。晚年門人章琬。復輯其後所製者二百首。與吳復所編三百首。名曰鐵雅。蓋先生詠史詩。名曰鐵史。而鐵崖。其所居山名也。少年過太湖。得鏌鋣。煉爲鐵笛。又嘗自稱爲鐵笛道人云。

吳旦生曰。張伯雨謂。善用吳才老韻書。以古語駕馭之。李季和、楊廉夫。遂稱作者。章楓山謂。廉夫與季和相倡和爲漢、魏樂府辭。直欲度越齊、梁而上薄騷、雅。又廉夫自言用三體詠史。用七言絕句體者三百首。古樂府體者二百首。古樂府小絕句體者四十首。絕句人易到。吾門章木能之。古樂府不易到。吾門張憲能之。至小樂府。二三子不能。惟吾能之。故五峯李著作推爲詠

史上手。余觀其冰稜魁峨之氣。不自掩抑。上下千百年。發而爲詠史、樂府諸篇章。高自期待。而又得季和左右之。誠傑搆也。王弇州謂雜以斷案。何元朗謂非正脈。李西涯謂恃才縱筆。不能合度。皆未知廉夫者。

按廉夫又有鐵龍精、鐵仙、鐵龍仙伯、老鐵之稱。卞宜之作鐵笛詩寄之云。一段淸冰百鍊鋼。曾翻宮徵事虛皇。裂開黃鶴磯頭石。驚落靑鸞鏡裏霜。仙子佩環新樂府。翰林風月舊文章。道人淸節磨礱久。卻笑桓伊獨擅牀。又楊孟載有詩名。廉夫戲以所號鐵笛爲題。使其賦之。孟載效老鐵體。呈歌云。鐵崖道人吹鐵笛。宮徵含嚼太古音。一聲吹破混沌竅。一聲吹破天地心。一聲吹開虎豹關。彤庭跪獻丹扆箴。問君何以得此曲妙諧律呂。何以召陽而呼陰。都將春秋一百四十二年筆削手。譜成透天之竅價重雙南金。廉夫注。春秋一本。名透天關。掉頭玉署不肯入。直入弁峯絕頂俯瞰東溟深。王綱正統著高論。唾彼傳僻兼書淫。時人不識我不厭。會有使者徵球琳。具區下浸三萬六千頃之白銀浪。洞庭上立七十二朵之靑瑤岑。莫邪老鐵作龍吼。丹山鳳舞江蛟吟。勖哉宗彥吾所欽。赤泉之盟猶可尋。更吹一聲振我淸白祖。大鳴盛世賡皐財解慍南風琴。陳眉公云。鐵笛今在張仲仁處。閱其色有綠羽。損而多坎。吹之不能成聲矣。

素雲

楊廉夫詩。椰漿半斗破明月。鐵笛一聲停素雲。

吳旦生曰。仲瑛與廉夫飲。侍姬素雲行椰子酒。今人以椰子漿爲椰子酒。而不知椰子花可以釀酒。殷堯封詩。椰花好爲酒。誰伴醉如泥。海錄碎事云。椰子爲越王頭。廉夫乘興奏鐵龍之笛。仲瑛口占云。鐵笛一聲停素雲。廉夫遂足成之。仲瑛次韻云。幷刀落手碎玉斗。椰蜜分香屬紫雲。

倪元鎮寄廉夫詩。彈琴吹鐵篴。中有古衣巾。廉夫寄元鎮詩。祇陀山下問幽居。新長青松七八株。見說近前丞相怒。歸來自寫草堂圖。亦足見兩人之標興矣。余尤愛建文時龔大章一聯云。好事主人金粟老。能文館客鐵龍仙。二子平生。能以健筆括盡。

蘇談云。阿瑛好事而能文。當時楊廉夫、鄭明德、張伯雨、倪元鎮。皆其往還客也。尤密者爲秦約、于立、釋良琦。有二妓曰小瓊花、南枝秀。每會必在焉。余因按玉山詩序。有侍姬小瓊英調箏。卽其人也。其詩云。金杯素手玉嬋娟。照見靑天月子圓。錦箏彈盡鴛鴦曲。都在秋風十四絃。讀之風流欲溯。

詩話類編云。廉夫晚寓松江。優游光景。殆二十年。姬妾十數人。曰桃葉、曰柳枝、曰璚華、曰翠羽。年既八十。精力不衰。璚華尙有弄瓦、弄璋之喜。客有小海生者。賀之爲江山風月福人。貌

廉夫像而賦詩其上曰。二十四考中書令。二百六字太師銜。不如八字神仙福。風月湖山一擔擔。天年只至九十九。好景常如三月三。小素小蠻休比似。桃根桃葉尙宜男。廉夫和之曰。紅兜羅巾白氎衫。金鑾致仕得頭銜。家無撲滿從誰破。世有鐵枷人自擔。黃白未嘗傳八八。龍蛇奚用辨三三。人間黃閣在平地。付與西京妾一男。廉夫云。有才力者。韻愈險。句愈奇。二詩全不爲險韻所縛。所謂縛虎手也。

按至正戊子二月十九日。玉山雅集。張渥用李龍眠白描體作圖。廉夫爲之記云。冠鹿皮。衣紫綺。坐案而伸卷者。鐵笛道人會稽楊維禎也。執笛而侍者。姬。爲翡翠屏也。琴書左右。捉玉麈從容而色笑者。卽玉山主者也。姬之侍。爲天香秀也。美衣巾。束帶而立。頤指僕從治酒者。玉山之子元臣也。奉肴核者。丁香秀也。持觴而聽令者。小瓊英也。

不屈

南濠詩話曰。張士誠據吳中。東南名士。多往依之。不可致者。楊廉夫一人。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於路。廉夫乃至賓賢館。時元主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喜廉夫至。卽飲以御酒。廉夫作詩云。江南歲歲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知不可屈。

吳旦生曰。廉夫高狷性成。晚年益縱詩酒。用自晦耳。洪武二年。遣詹同文趣召。廉夫作老客婦

諸上之。同文爲作老客婦傳。其自爲詩云。皇帝書徵老秀才。秀才嬾下讀書臺。宋潛谿送以詩云。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藝苑卮言云。高皇徵修元史。廉夫不屈。乃放之歸。時危太樸爲弘文館學士。上一日聞履聲。問爲誰。太樸率然曰。老臣危素。上不懌曰。吾以爲文天祥邪。謫佃臨濠死。人以定楊、危之優劣。嗚呼。廉夫其於高皇不屈。而屈於僞周哉。菽園雜記云。高皇厭危素自稱老臣。令余闕廟燒香。蓋余、危皆元臣。余爲元死節。故以媿之。閒中今古錄云。太祖設宴。使元時舊象舞。象伏不起。殺之。次日作二木牌。一書危不如象。一書素不如象。挂於危素兩肩。

聽雨紀談云。唐、宋人無有書進士於官銜之上者。逮元猶然。獨楊廉夫當元世之季。書李黼榜進士。至用刻之印章。蓋黼死節之臣。廉夫書之者。欲自附於忠節之後。其意固有在也。

枝山前聞云。今士庶所戴方頂大巾。相傳太祖召廉夫。戴此以見。上問所戴何巾。廉夫對曰。四方平定巾。上悅。遂令士庶依其製戴。

胭脂井

廉夫爲賦胭脂井詞云。昨夜韓擒虎。金陵奏凱回。井中人不死。重帶美人來。

吳旦生曰。隋克臺城。後主投井中。軍人窺井。呼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頗訝其重。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此杜牧所謂三人出眢井也。按井在金陵法寶寺。有石欄。紅

痕若胭脂。相傳後主與張、孔淚痕所染。故名胭脂井。石欄上刻後主事迹。八分書。乃大曆中張著文。又有篆書戒哉戒哉數字。寺卽景陽宮故地也。故井在焉。後人又名爲辱井。

宮人斜

廉夫樂府又賦胭脂井云。井中人。不殉死。宮人斜在雷塘阯。

吳旦生曰。春明退朝錄。唐內人墓謂之宮人斜。四仲遣使者祭之。秦京雜記。長安舊牆外長三里曰宮人斜。風雨夜。多聞歌哭聲。唐雍裕之宮人斜詩。幾多紅粉委黃泥。野鳥如歌又似啼。應有春魂化爲燕。年年飛入未央栖。據此。則唐時事也。按廣輿記。隋煬帝葬宮人處。名玉鉤斜。在江都治之西。又羅隱作煬帝陵詩。君王忍把平陳業。只博雷塘數畝田。然則廉夫何不指玉鉤斜。於雷塘較合。而稱唐之宮人斜邪。

石婦

楊廉夫作石婦操。其引曰。石婦。卽望夫石也。在處有之。詩人悲其志與精衛同。不必問其主名也。予爲詞補入琴操云。峩峩孤竹岡。上有石魯魯。山夫折山華。歲歲山頭歌石婦。行人幾時歸東海。山頭有時聚。行人歸。啼石柱。石婦岑岑化黃土。

吳旦生曰。後山詩話。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共用一律。惟劉夢得云。望來已是幾千歲。只

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為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有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況得句處也。復齋漫錄云。王建集載望夫石詩。望夫處。江悠悠。化為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乃知非顧況作。豈後山、叔達亦偶忘之耶。漁隱叢話云。荊公選唐百家詩。亦以此詩列集中。則叔達之誤無疑。事物考云。昔人有遠戍。其婦山頭望之。化為石。其母為餅。將以為餉。使其子偵之。恐其焦不可食也。往已無及矣。因化此鳥。但呼婆餅焦也。今江淮有之。梅聖俞作禽言詩云。婆餅焦。兒不食。爾父向何之。爾母山頭化為石。山頭化石可奈何。遂作微禽啼不息。

羊車

楊廉夫和薩天錫宮詞云。檐前不插鹽枝竹。臥聽金羊引小車。

吳旦生曰。通鑑、正史皆言晉武帝平吳後。頗事遊幸。宮中乘羊車。任所適幸之。宮人競以鹽汁灑地。竹葉插戶。欲引羊以希幸。廉夫正詠其事也。李君實謂。羊性很劣。不能駕車。考隋輿服志。羊車。晉司隸校尉劉毅奏置。蓋護軍羊琇私乘者也。其制如軺車。金寶飾。紫錦幰。朱絲網。馭童二十人。皆兩鬢髻。服青衣。取年十四五者。謂之羊車小史。駕以果下馬。其大如羊。帝之所乘。實此車也。插竹、灑鹽。殊為附會。余按王伯厚漢制攷云。羊車。注。羊。善也。善車。若今

定張車。疏謂。漢世去今久遠。未知定張車將何所用。但知在宮內所用。故差小爲之。謂之羊車也。釋名云。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據此。則宮內用羊車。其制已古。而晉武乘以荒遊。爲失其初耳。竊以此義較君實爲確。

警枕

廉夫作警枕辭云。不睡龍。醒復醒。珊瑚圓木搖金鈴。

吳旦生曰。吳越志載。錢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攲而寤。曰警枕。因名不睡龍。故廉夫詠之。按禮記注。穎。警枕也。刀之在手。謂之穎。禾之秀穗。亦謂之穎。枕之警動。亦謂之穎。困學紀聞引作頴。謂之頴者。頴然警悟也。蔡邕警枕銘云。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慮傾。范淳甫記司馬君實以圓木爲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鞋杯

雲林遺事曰。楊廉夫耽好聲色。一日與元鎭會飲友人家。廉夫脫妓鞋。置酒杯其中。使坐客傳飲。名曰鞋杯。元鎭素有潔疾。見之大怒。翻案而起。連呼齷齪而去。

吳旦生曰。瞿宗吉年十四。見廉夫香匳八題。卽席倚和。廉夫因以鞋杯命題。宗吉作沁園春云。

笑書生量窄。愛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遲。廉夫大喜。卽命侍妓歌以行酒。又何元朗遇王弇州夜集。元朗袖中偶帶王賽玉鞋一隻。出以行酒。弇州作長歌有云。手持此物行客酒。欲客齒頰生蓮花。元朗爲之歎賞。然攷前此已有之。墨莊漫錄載王深詩云。時時行地羅裙掩。雙手更擎春瀲灩。旁人都道不須辭。儘做十分能幾點。春柔淺醮蒲萄暖。和笑勸人教引滿。路塵忽浥不勝嬌。剗蹈金蓮行款款。

凸凹

楊廉夫作內人剖瓜詞云。玉郞渴甚索相嘲。可忍食殘團月凹。

吳旦生曰。韓退之雪詩。凹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歐陽永叔古瓦硏歌。誰使鐫鑱凸與凹。能盡二字之理。楊升庵謂。土窪曰凹。土高曰凸。古之象形字也。周伯温乃云。凹當作坳。凸當作垤。俗作凸凹。非是。反以古字爲俗字也。東方朔神異經云。大荒石湖。千里無凸凹。平滿無高下。畫記云。張僧繇畫一乘寺壁。遠望如凹凸。近視則平。遂呼爲凹凸寺。一云尉遲乙僧善繪凹凸花。升庵又云。容窔卽凹凸。此二字出蒼頡篇。極古。陳恕仁云。經史直音。容音凋。合也。窔音亦。穴也。

蝶裙

楊廉夫作續匳集。其於學書有云。新詞未上鴛鴦扇。醉墨先汚蛺蝶裙。

吳旦生曰。唐闕史云。京兆韋進士。納洛妓。五年而卒。有言嵩山任處士有返魂之術。韋求見之。任云。須得一經衣之衣。以導其魂。韋搜得一裙之金縷者。任爲致之。無異平生。韋爲詩云。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得伴行雲。陸魯望有金縷裙記。

酉陽雜俎云。秀才顧非熊。少時嘗見鬱棲中壞絲裙幅。旋化爲蝶。埤雅云。朽木化爲蟬。壞裙化爲蝶。腐菌化爲蜂。

射鴨

廉夫題繆佚寫林塘圖云。淸流帶古郭。中有射鴨堂。

吳旦生曰。常熟繆貞爲江浙掾史。其子佚讀書能畫。故廉夫詩先美貞以及佚也。按孟郊爲溧陽尉。開射鴨堂。蓋性喜射鴨爲樂。有不如竹枝弓。射鴨無是非之句。東坡題縣尉水亭詩。已作觀魚檻。還開射鴨堂。又讀孟郊詩云。桃弓射鴨罷。獨速短蓑舞。

麒麟楦

廉夫詩。不才何用麒麟楦。

吳旦生曰。楦。許怨切。朝野僉載云。楊炯每見朝官。目爲麒麟楦。言如弄假麒麟。刻畫頭角。修

飾皮毛。覆之驢上。巡場而走。及脫皮搨。還見驢焉。無德而衣朱紫。與覆麒麟皮何別。陸放翁詩。殘骸皆作麒麟楦。舊友仍非處士牙。萬曆中申維烈詩。走馬禁中多媼相。麒麟楦會一齊來。

審雨堂

楊廉夫詩。王侯蝗穴一夢覺。歸作槐陰審雨堂。

吳旦生曰。窮神祕苑云。元魏時。盧汾嘗叩樹。有一女子衣青出。引汾入。見廳堂危豁。有堂題曰審雨堂。蓋古槐中蟻穴也。范石湖詩。垤鳴東山鸛。堂審南柯蟻。

邏檀

廉夫琵琶怨云。蜀絲鴛鴦織錦縚。邏檀鳳皇斷金槽。

吳旦生曰。譚賓錄。開元中。有中官白季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獻。其槽以邏逤檀爲之。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紅紋。蹙成雙鳳。楊妃每抱是琵琶奏於梨園。而諸王貴主。自虢國已下。競爲貴妃琵琶弟子。每受曲畢。皆廣有進獻。太眞外傳云。絃乃末訶彌羅國永泰元年所貢者。淥水蠶絲也。光瑩如貫珠。

西湖竹枝

楊廉夫西湖竹枝歌云。蘇小門前花滿株。蘇公隄上女當壚。南官北使須到此。江南西湖天下無。

鹿頭湖船唱赧郎。船頭不宿野鴛鴦。爲郎歌舞爲郎死。不惜眞珠成斗量。
家住城西新婦磯。勸君不唱縷金衣。琵琶元是韓朋木。彈出鴛鴦一處飛。
勸郎莫上南高峯。勸我莫上北高峯。南高峯雲北高雨。雲雨相催愁殺儂。
湖口樓船湖日陰。湖中斷橋湖水深。樓船無柁是郎意。斷橋有柱是儂心。
病春日日可如何。起向西窗理琵琶。見說枯槽能卜命。柳州街口問來婆。
小小渡船如缺瓜。船中少婦竹枝歌。歌聲唱入箜篌調。不遣狂夫橫渡河。
石新婦下水連空。飛來峯前山萬重。妾死甘爲石新婦。望郎忽似飛來峯。
望郎一朝又一朝。信郎信似浙江潮。牀脚措龜有時爛。臂上守宮無日銷。

吳旦生曰。藝苑卮言。元時法網寬。人不必仕宦。浙中每歲有詩社。聘一二名宿如廉夫輩主之。刻其尤者爲式。此西湖竹枝詞所由作也。故山西和維序之曰。廉夫晚歲寓居西湖。留連詩酒。乃賦西湖竹枝詞若干首。一時和者數百家。雖婦人女子之作。亦爲收錄。廉夫加評點。板行海內。久之湮滅。今得詞一百八十五首。計一百二十人。余從本集錄廉夫九首。復於徐興公選本錄和者二十五首。於錢牧齋選本錄和者十八首。及它本所見一二首。徐野君取洪、永以後所詠爲西湖竹枝詞續集。余選二十五首附於後。爲暇日瀏覽焉。

輿公選本

蘇小門前騎馬過。相逢白髮老宮娥。自言記得前朝事。只說當年賈八哥。宇文子貞

手種宜男寄去時。花開灼灼子離離。芳心不似蘼蕪草。一任春風爛熳吹。陸繼之

南北高峯作鏡臺。十里湖光如鏡開。行人有心都照見。勸郎肝膽莫相猜。朱仲文

湖上采菱菱溼衣。泥中取藕偶來歸。快殺鴛鴦不獨宿。卻嫌鸂鶒傍人飛。釋道元

儂家住在湧金門。青見高峯白見雲。嶺上並無丞相宅。湖邊猶有岳王墳。于彥成

楊柳樹頭雙鵓鴣。雨來逐婦晴來呼。鴛鴦到死不相背。雙飛日日在西湖。又

郎去東征苦未歸。妾去采桑長忍飢。養蠶成絲不敢賣。留待織郎身上衣。釋雷隱

十五女兒羅髻垂。照水學畫雙蛾眉。長橋橋下彎彎月。偏向儂家照別離。郝九成

妾家西湖住橫塘。門前楊柳萬條長。願郎醉後莫折斷。留待重來繫馬韁。又

郎去天涯妾在樓。西湖楊柳又三秋。郎情莫似湖頭水。城北城南隨處流。楊子壽

楊白花開風滿天。花開成絮不成緜。不如落向西湖水。化作浮萍箇箇圓。顧進道

郎子別時秋月明。說道歸時春水生。曉起門前聽過馬。馬嘶都是別人行。又

孤山梅花開雪中。恰似阿儂冰雪容。不學畫橋南畔柳。春來容易嫁東風。王彥弼

與郎別久夢相思。不作西園蝴蝶飛。化作春深鶗鴂鳥。一聲聲是勸郎歸。馬民立

銷金窩邊瑪瑙坡。爭似儂家春最多。蝴蝶滿園飛不去。好花紅到剪春羅。熊進德

湖湖艇艇風徐徐。秋水蕩漾金芙蕖。釣魚不是貪雙鯉。爲恐腹中藏素書。韋德圭

湖中采蓮蓮刺長。芡頭新剝掌中妝。掌中芡子眼中淚。化作鮫珠遺我郎。楊宗善

西湖女兒似西施。瓜皮小船歌竹枝。郎心如月有時黑。妾心如山無動時。張大本

蘇公隄上柳枝枝。月子彎彎似妾眉。記得雙雙拜新月。只今獨有影相隨。又

儂自西湖日日愁。郎船只在浙江頭。憑誰移得吳山去。湖水江波一處流。沈自誠

楓篁嶺下月色涼。無數竹枝官道旁。東家爲愛青青節。截作參差吹鳳皇。別里沙彥誠

湖中日日坐船窗。水面鯉魚長一雙。好寄尺書問郎信。惱人湖水不通江。吳彥章

美人絕似董嬌嬈。家住南山第一橋。不肯隨人過湖去。月明夜夜自吹簫。士女曹妙清比玉

憶抱明珠買妾時。妾起梳頭郎畫眉。郎今何處妾獨在。怕見花開雙蜨飛。張妙淨惠蓮

蘇公隄上楊柳青。人來人去綰離情。東風爲爾叮嚀道。折斷柔條莫再生。無名氏

牧齋選本

雲髻高梳鬢不分。掃除虛室事元君。新糊白紙屏風上。盡畫蓬萊五色雲。潘子素

水仙祠前湖水深。岳王墳上有猨吟。湖船女子唱歌去。月落滄波無處尋。黃子久
昨夜西湖月色多。照見郎君金叵羅。明朝江頭放船去。江亭風雨奈君何。曹新民
茜紅裙子柳黃衣。花間采蓮人不知。唱歌蕩槳過湖去。荷葉荷花風亂吹。陳敬德
牡丹開時花滿闌。芍藥開時春已殘。等過三春今半夏。重樓日日倚闌干。
阿儂心似湖水淸。願郎心似湖月明。南山雲起北山雨。雲雨朝朝何處晴。顧翼之
十三女兒不出門。父孃墳在葛嶺根。同攜女伴踏青去。不上道旁蘇小墳。宋無逸
湖上采薪春復春。養蠶長見繭絲新。老蠶不識人間事。猶趁東風了此身。又
湖光照儂雙畫眉。鬢邊照見一莖絲。東家女伴多年別。昨日攜來十歲兒。又
湖頭女兒二十多。春山兩點明秋波。自從湖上送郎去。至今不唱江南歌。馬文璧
潮去潮來春復秋。錢塘江水通湖頭。願郎也似江潮水。莫去朝來不斷流。張芸已
孤山脚下三叉路。孤山墳上好梅花。不似馬塍桃李樹。隨春供送到人家。張希顏
水長西湖一尺過。湖頭狂客奈愁何。鯉魚吹浪楊花落。聽得艣聲歸思多。葉居仲
蘇公隄上草離離。春盡王孫尙未歸。風度珊瑚簾影直。一雙紫燕近人飛。周正道
采菱女兒新樣妝。瓜皮船小水中央。郎心只如菱刺短。妾情漫比藕絲長。又

湖光女兒不解愁。二三蕩槳百花洲。貪看花間雙蛺蝶。蜻蜓飛上玉搔頭。嚴景安

湖上女兒學琵琶。滿頭都插鬧妝花。自從彈得陽關曲。只在湖船不在家。强彥栗

初三月子似彎弓。照見花開月月紅。月裏蟾蜍花上蝶。憐渠不到斷橋東。繆叔正

升庵詩話一首

盡說盧家好莫愁。不知天上有牽牛。膩抛萬斛燕支水。溜向銀河一色秋。徐延徽

歸田詩話二首瞿宗吉云。惜不記其人姓名。

春暉堂上挽郎衣。別郎問郎何日歸。黃金臺高倘回首。南高峯頂白雲飛。

官河繞湖湖繞城。河水不如湖水淸。不用千金酬一笑。郎恩才重妾身輕。

選野君續本

望郎不歸春又深。相思敲斷碧瑤簪。南高峯頭有香願。早買湖船出湧金。瞿宗吉

西子湖邊楊柳枝。千條萬縷盡垂絲。東風日暮花如雪。飛入雕牆兩不知。又

春來芳草踢成蹊。半是車輪半馬蹏。多謝淸明三日雨。舊痕新綠一般齊。楊孟載

湖日初明湖水涯。門前鵲噪郎到家。折得草花還自喜。插向阿奴雙髻丫。孫太初

春風楊柳綠絲絲。似妾千思復萬思。妾家有酒沙糖味。郎若來嘗便得知。沈石田

杏子單衫窄樣裁。荷花嬌貌一般開。心中有事誰知得。酸去酸來只怨梅。又

討玫祈籤問後因。大槐宮裏話前程。憑君金玉過於斗。四月啼鵑能幾聲。釋心一

一灣高岸幾家船。聚族成村列市廛。解語小兒知物價。而今猶數宋時錢。申瑤泉

酒盡罏青客未休。脫衣走馬恣風流。西湖亦有橫塘曲。一拍風吹入秀州。王辰玉

錦馬穿花十八孃。春風吹過草生香。珊瑚鞭墜不回顧。卻折柳枝三尺長。田子藝

白公隄畔草離離。別樣湖山絕可思。個中風景誰當似。蘇小當年未嫁時。卓左車

雙雙夫婦進香歸。北到孤山南淨慈。偶向岳王墳裏過。囑郎須買耍孩兒。王季重

南屏鐘罷黑稜層。二十亭亭月二更。畫舸香車都不見。西陵橋下數魚鐙。又

湧金門外水微茫。問水亭邊上小航。三十六橋隨意去。阿誰風色似錢唐。李長蘅

湖南柳大解拖煙。湖北花開不賣錢。儂正南來郎北去。相逢憎殺兩來船。吳去塵

杭州織趾四方傳。蹋破蘇隄一寸煙。新月吐時眞像月。蓮花開處又生蓮。徐野君

個個春衫簇繡裙。滿湖風月幾家分。妾心堅似南山石。郎情薄似北山雲。又

陸公祠下酒如泉。十五小姬向晚妍。兩頰欲言紅似火。低頭學索酒家錢。胡彥遠

人依三竺結樓臺。竹嶺松坪酒肆開。貸得僧錢娶新婦。夜深花燭拜如來。黃伯傳

大小兩山猶號孤。廝儂獨自住西湖。少年若也能留佩。何必兒家日望夫。王丹六

青陽處處賣湖隄。白墮家家颭水旗。不道岳墳春似海。果然人衆午潮時。邵古庵

一羣野鳥立樹丫。一雙好鳥睡淺沙。生憎我郎顛倒甚。藕花不采采梨花。徐幼妻

西子湖頭賣酒家。春風搖蕩酒旗斜。行人沽酒唱歌去。踏碎滿街山杏花。女子朱靜庵

橫塘秋老藕花殘。兩兩吳姬盪槳還。驚起鴛鴦不成浴。翩翩飛過白蘋灘。又

紅漆車兒駕白羊。吳鹽空灑竹枝香。不知羊角如心曲。纔聽車輪欲斷腸。無名氏

蘇臺竹枝

詩話類編曰。楊廉夫竹枝詞。一時和者五十餘人。有瞿宗吉竹枝詞云。月落西邊有時出。水流東去幾時還。早起腥風滿城市。郎從海口販鮮回。尤越出廉夫矣。

吳旦生曰。前載宗吉所和竹枝詞。望郎不歸春又深。西子湖邊楊柳枝二首。又見翦鐙新話所載聯芳樓記。乃知詩話所收爲薛氏作。而誤認爲宗吉也。按至正初。吳郡姓薛者有二女。長曰桂英。次曰蕙英。皆能詩賦。建一樓以處之。名曰蘭蕙聯芳之樓。有詩數百篇。號聯芳集。時廉夫竹枝鏤板書肆。二女見之。笑曰。西湖有竹枝曲。東湖獨無竹枝曲乎。乃製蘇臺竹枝曲十章。廉夫見其稿。手寫二詩於後。

姑蘇臺上月團團。姑蘇臺下水潺潺。月落西邊有時出。水流東去幾時還。
館娃宮中麋鹿遊。西施去泛五湖舟。香魂玉骨歸何處。不及眞娘葬虎丘。
虎丘山上塔層層。靜夜分明見佛鐙。約伴燒香寺中去。自將釵釧施山僧。
門泊東吳萬里船。烏啼月落水如煙。寒山寺裏鐘聲早。漁火江楓惱客眠。
洞庭金柑三寸黃。笠澤銀魚一尺長。東南佳味人知少。玉食無緣進上方。
荻芽抽筍楝花開。不見河豚石首來。早起腥風滿城市。郎從海口販鮮回。
楊柳青青楊柳黃。青黃變色過年光。妾似柳絲易憔悴。郎如柳絮太顛狂。
翡翠雙飛不待呼。鴛鴦並宿幾曾孤。生憎寶帶橋頭水。半入吳江半太湖。
一緺鳳髻綠於雲。八字牙梳白似銀。斜倚朱門翹首立。往來多少斷腸人。
百尺高樓倚碧天。闌干曲曲畫屏連。儂家自有蘇臺曲。不去西湖唱采蓮。

廉夫二詩

錦江只說薛濤牋。吳郡今傳蘭蕙篇。文采風流知有自。連珠合璧照華筵。
難弟難兄並有名。英英端不讓瓊瓊。好將筆底春風句。譜作瑤箏絃上聲。

歷代詩話卷七十一　壬集十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元詩　卷下之下

柯敬仲

倪元鎮題柯敬仲竹云。檢韻蕭蕭人品係。篆籀渾渾書法俱。奎章博士生最晚。耽詩愛畫同所趨。

吳旦生曰。徐克昭稗史集傳云。柯九思。字敬仲。遇文宗於潛邸。及卽位。置奎章閣。特授學士院鑒書博士。凡內府所藏。咸命鑒定。寵顧日隆。由是見忌。御史章入。文宗重違諫臣意。敕除外。諭其少避。俟至上京。宣汝矣。未幾。大行上賓。敬仲流寓中吳。善寫竹石。自謂寫榦用篆法。枝用草書法。葉用八分。或用魯公撇筆法。木石用金釵股古漏痕之遺意。則元鎮題竹而及人品書法。亦摭實也。

堯山堂外紀云。敬仲在奎章。得出入內廷。後失寵。退居吳下。虞伯生作風入松長短句寄之云。書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書詔許然官燭。輕羅初試朝衫。　御溝冰泮水挼藍。飛燕語呢喃。重重簾幕寒猶在。憑誰寄。錦字泥緘。報道先生歸也。

杏花春雨江南。詞翰兼美。一時爭相傳誦。機坊以此織成帕云。

鵯鵊

倪元鎮聞鵯鵊詩。林影曨曨鵯鵊聲。歐陽詩句最關情。

吳旦生曰。歐陽永叔鵯鵊詞云。紅紗蠟燭愁夜短。綠窗鵯鵊催天明。此元鎮所稱關情句邪。乃催明之鳥。故韓致堯詩。殘夢依依酒力餘。城頭批頰伴啼烏。張文潛詩。紙窗將白燭微明。鵯鵊枝頭一兩聲。皆與永叔同意。

按鵯鵊。作批頰。亦作批頰。其頰上有二點白。故名。今名山呼。一名夏雞。俗名隔隥雞。韻會以爲杜鵑。非也。留青日札云。至蠶候乃鳴者。俗曰札山、札火。亦因其聲也。

盧延遜詩。樹上諮諏批頰鳥。窗間壁剝叩頭蟲。又見海錄碎事載一詩云。小鳥鬪批頰。微蟲弄叩頭。豈其偶同邪。天啓間黃太穉詩。劚樹放飛批頰鳥。閑雲留養劚牙松。皆於頰字見工。異苑云。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咒令叩頭。如所教。然後請放。稽顙輒七十而有聲。傅咸有叩頭蟲賦。霍小玉傳有叩頭蟲。

匡山

倪元鎮爲張來儀賦匡山讀書處云。廬山鬱岧嶢。上有香鑪峯。

吳旦生曰。漢郡國志。廬江郡潯陽縣南。有廬山。惠遠廬山記云。有匡續一作俗。非。先生。出殷、周

之際。受道於仙人。而適游其巖。時人感其所止。爲神仙之廬。因名廬山。按匡續。字子孝。豫章舊志謂漢時封於潯陽。恐誤。謝顥廣福碑云。周威烈王以安車迓匡續。續仙去。惟廬存。因命其山爲靖廬山。邦人以先生姓呼匡山。又曰匡阜。按續師柱下史。住南障山。改呼匡廬。建章寶錄云。隆安六年。桓玄遺書於匡山惠遠法師。則匡山之爲廬山。固在潯陽矣。如老杜贈太白云。匡山讀書處。乃蜀中彰明縣之大匡山也。學林新編以爲太白舊游廬山。子美欲招隱爲廬山之遊。余於己集杜詩中詳辨其誤。今元鎮借五字爲篇題。起手卽說廬山。而全篇絕不涉太白。庶無礙也。

養鴨

倪元鎮詩。笠澤至今能養鴨。山陰何處覓籠鵝。

吳旦生曰。談苑。陸龜蒙居笠澤。有一內臣自長安使杭州。舟經舍下。彈其一綠頭鴨死。龜蒙遽從舍出。大呼云。此綠鴨有異。善人言。適將獻天子。今將此死鴨以詣官。內使少長宮禁。信以爲然。厚以金帛遺之。徐問。此鴨何言。龜蒙曰。常自呼其名。東坡題三賢堂詩。卻因養得能言鴨。驚破王孫金彈丸。馬虛中詩。昭諫漫愁花解語。天隨曾聽鴨能言。

百顆

倪元鎮送甘允從詩。奉橘定應題百顆。籠鵝卽欲寫千行。蘭亭書法人間少。好去山陰覓野航。

吳旦生曰。韋應物靑橘絕句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帶滿林霜。黃山谷謂。右軍一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韋詩蓋取諸此。東坡書劉景文所藏帖云。君家子敬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則誤以爲子敬帖矣。山谷謝黃柑云。書後合題三百顆。頻隨驛使未應慳。漁隱叢話謂。右軍又一帖云。奉黃柑二百。不能佳。想故得至耳。山谷誤用爲三百。右軍前一帖在賜書堂法帖中。後一帖在劉次莊法帖中。

犢　鷗

倪元鎭苦雨詩云。十里荒涼黃犢草。五湖浩蕩白鷗波。

吳旦生曰。詩話。盧仝詩。陽坡草軟厚如織。因與鹿麛相對眠。荆公止用五字道盡兩句云。眠分黃犢草。豈不簡而妙乎。天廚禁臠云。沙草則衆人所謂水邊林下之物。所與游處者。牛羊、鷗鳥耳。荆公造而爲語曰。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其筆力高妙。殆若天成。今元鎭脫換其語。便寫出積雨瀦水之景。尤使人一唱而三歎也。

吳文定公云。元鎭詩脫去元人穠麗之氣。而得乎陶、柳之法。然世知者少。以其隱處山林下耳。

顧仲瑛

存餘堂詩話曰。舊藏顧仲瑛詩帖一紙。乃次韻劉孝章治中邀夏仲言郎中遊永安湖詩二首。字畫

絕工。楊鐵崖嘗和之。中有一聯云。啄花鶯坐水楊柳。雪藕人歌山鷓鴣。極爲鐵史所稱許。楊支硎跋其後云。吾家鐵先生。平日豪氣塞雲漢。未嘗輕易假人以稱可語。今爲仲瑛拈出一聯。低頭遜避。乃知先生目中自有人也。仲瑛在當時。能以俠勝。詩筆特其餘耳。今求斯人。又何可得。家有數百頃田。被新衣。駕大舫。赫赫買冠帶。欺鄉里愚民。彼視文事爲何物。然則雖有吾家先生。當何所詣哉。

吳旦生曰。此詩不載玉山草堂集。按仲瑛雄於貲。折節讀書。築別業於茜涇西。曰玉山佳處。日夜與客置酒賦詩其中。因刻交遊諸公詩。自鐵崖而下四十餘家曰草堂雅集。或頌云。追草玄於西蜀。軼浣花於南杜。李祁謂。使是集與蘭亭、桃花園序並傳天壤間。則後之覽者。安知其不我若耶。同時有沈萬三及福山曹氏。亦以財雄於吳。而文雅不及。宜支硎之感歎於跋尾也。仲瑛自記云。玉山中亭館凡二十有四。其扁題皆名公鉅卿。高人韻士。口詠手書。以贈予者。後斷髮自稱金粟道人。自畫小像。浴馬摘阮。補釋典。寫道經。最後則方牀曲几。與一老翁對語。而題詩其上云。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薶。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五像有石刻傳吳中。又自爲壙志。戒其子以紵衣、桐帽、椶鞋、布韈。纏裹入土。

雨交

顧仲瑛詩。舊雨不來今雨來。故交那在新交右。吳旦生曰。白孔六帖載。杜子美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新雨不來。按舊雨。卽舊日也。陸放翁詩。少陵今雨無客至。寂寞衡門晝常閉。蓋詠其事也。今仲瑛以分題用爲起語。又反其意而用之。

蘇東坡詩。新巢語燕還窺硯。舊雨來人不到門。劉無黨詩。客裏厭聞今舊雨。夢餘愁聽短長更。王仲澤詩。舊雨故人應念我。不來聯句夜煎茶。范德機詩。頗怪來今雨。相看語後天。成化中邵國賢詩。客復來今雨。山如對此翁。程克勤詩。百年老友不復見。舊雨故人空一來。朱性甫詩。老夫把卷仍自讀。舊雨到門今不來。

滕王

劉仲修鍾陵眺望詩。鳳迷吳女瓊軒月。蝶失滕王畫棟雲。

吳旦生曰。王建宮詞。搨得滕王蛺蝶圖。按酉陽雜俎云。嘗見滕王蝶圖。有名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子。圖繪寶鑑云。滕王湛然。善畫花鳥蠭蝶。此是滕王湛然也。王勃詩。珠簾暮卷西山雨。畫棟朝飛南浦雲。按唐書云。元嬰爲荆州刺史。驕佚失度。及遷洪州都督。以貪

聞。高宗給麻二車。助爲錢繹。故滕王閣記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此是滕王元嬰也。今仲修詩。蝶與棟雲並入一句。泥甚。

謝豹

戴叔能詩。百年世事醯雞變。一夜鄉心謝豹啼。

吳旦生曰。老學庵筆記。吳人謂杜宇爲謝豹。杜宇初啼時。漁人得蝦曰謝豹蝦。市中賣筍曰謝豹筍。顧況詩。綠樹村中謝豹啼。若非吳人。不知爲何物。禽經云。杜鵑啼苦。則倒懸於樹。自呼曰謝豹。成都舊事云。有人飲於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其人聞子規啼。心動。卽謝去。女恨甚。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鳴也。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尙敢至此啼乎。故名子規爲謝豹。

又按。謝豹。人也。抱恥而死。其魄爲蟲。潛行地中。羞見人。掘出之。猶以雙足覆面。作忍恥狀。酉陽雜俎云。虢州有蟲名謝豹。常在深土中。司馬裴沈子常掘阬獲之。小類蝦蟆。而圓如球。見人以前兩脚交覆首。如羞狀。能穴地如鼢鼠。頃刻深數尺。或出地聽謝豹聲。則腦裂而死。俗因名之。

成幹詩。杜鵑花與鳥。怨豔兩何賒。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一聲寒食夜。數朵野僧家。謝豹

出不出。遲遲日又斜。張泌詩。高林帶雨楊梅熟。曲岸籠雲謝豹啼。周衡之詩。東風一樹棠梨老。落日千山謝豹啼。葉子奇詩。待蒔無樹人家宿。免得中宵謝豹啼。弘治中鄭繼之詩。謝豹見人啼出血。王孫上樹捷如風。

雙廟

張思廉雙廟詞末云。唐家宮殿秋草生。二十一陵如掌平。獨遺雙廟門前石。日有行人來繫牲。吳旦生曰。珊瑚鉤詩話。睢陽雙廟。俗謂之五侯廟。雙廟者。爲張、許建也。五侯者。南、雷、賈亦作像於廊廡耳。王荊公詩。就死得處所。至今猶耿光。此獨身如在。誰令國不亡。黃豫章詩。縱使賀蘭非長者。未妨南八是男兒。余按巡。字巡。鄧州人。博通羣書。爲文章。不立稿。其守睢陽。城孤勢蹙。猶激勵將士。賦詩云。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又聞笛詩云。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其謝金吾將軍表與許遠祭城隍文。皆嚼齒穿齦之辭。劉禹錫云。此二公天贊其心。俾之守死善道。向若救至身存。不過一張僕射耳。則巡、遠之名。安得以耀萬古哉。金人趙周臣詩。男兒生不功名死無益。莫言薄領卑凡職。君不見、當時髯張一尉耳。至今雙廟令人起。草木子云。近有以張巡傳糊窗者。一士人見之。題云。坐守睢陽當豹關。江淮賴此得全安。至今青史雖零落。猶障窗風一面寒。

南濠詩話云。會稽張思廉流寓吳門時。張士誠欲結納遊客。大開賓賢之館。聞思廉名。禮致爲

樞密院都事。遂委身事焉。未幾。張敗。思廉變姓名走杭州。寄食報國寺。旦暮手一編。人不得窺。後思廉死。寺中人取視之。乃其平生所作詩也。

白翎雀

輟耕錄曰。白翎雀者。教坊大曲也。始甚雍容和緩。終則急躁繁促。殊無有餘不盡之意。竊嘗病焉。後見陳雲嶠云。白翎雀生於烏桓之地。雌雄和鳴。自得其樂。世皇因命伶人碩德閭製曲以名之。曲成。上曰。何其末有怨怒哀嫠之音乎。時譜已傳矣。故卒莫能改。張思廉作歌曰。眞人一統開正朔。馬上鞮鞻手親作。教坊國手碩德閭。傳得開基太平樂。檀槽鐵撥撥鳳皇。十四銀環挂冰索。摩訶不作兜勒聲。聽奏筵前白翎雀。霜驣驣。風穀穀。白草黃雲日色薄。玲瓏碎玉九天來。亂撒冰花灑氈幕。玉翎瑲瑲起盤礴。左旋右折入寥廓。崒嵂孤高繞羊角。哦啁百鳥紛參錯。須臾力倦忽下躍。萬點寒星墜叢薄。翻然一聲震雷撥。一十四絃喑一抹。鷲鷟飛起暮雲平。鷲鳥東來海天闊。黃羊之尾文豹胎。玉液淋漓萬壽杯。九龍殿高紫帳煖。蹋歌聲裏懽如雷。白翎雀。樂極哀。節婦死。忠臣摧。八十一年生草萊。鼎湖龍去何時回。吳旦生曰。觀王原吉書無題後云。莫識白翎終曲語。蛟龍雲雨發無時。正以其有怨嫠之音。爲曲終之讖也。張光弼詩。傷哉不聞白翎雀。但見落日生寒煙。亦同此意。蓉塘詩話云。朔地無他

禽鳥。惟鴻雁與白翎雀。鴻雁畏寒。秋南春北。白翎雀雖窮冬沍寒。亦不易處。故世祖作樂。名白翎雀。札尤嘗言於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雁耳。正謂此。

按每歲此鳥先駕往返。故楊廉夫宮詞云。天上駕鵞先有信。九重鑾駕上都迴。永樂中周藩誠齋作元宮詞云。上都隨駕自西回。女伴遙騎駿馬來。踏徧路旁青野韭。白翎飛上李陵臺。

戹閏

吳文可擬李長吉十二月樂辭。末有閏月云。山中獨戹黃楊樹。

吳旦生曰。蘇子瞻退圃詩。園中草木知無數。獨有黃楊戹閏年。自注。俗說黃楊木無火。歲長一寸。遇閏退一寸。故宋人閏月表云。梧桐之葉十三。黃楊之戹一寸。洪武時李仲修十二月樂章。其閏月云。瀛皇當極黃楊死。一寸霜皮生不起。嶧陽老榦青銅根。玉葉排秋十三子。遁甲注云。梧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有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也。廣雅云。芙蕖一葉一花。花葉常偶生。故謂之藕。藕生應月。月生一節。遇閏則益一節。留青日札云。鳧茈藉菰芋皆應月十二子。閏益一子。石室奇方云。椶櫚。俗名棕拔。其木應月生片。遇閏則生半片。歲長十二節。閏年增半節。羽毛攷異云。鳳尾十二翎。遇閏歲生十三翎。今樂府小調尾聲十二板。以象鳥尾。故曰尾聲。或增四字。亦加一板以象閏。

宮詞

王叔明宮詞云。南風吹斷采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月明多。吳旦生曰。仁和俞友仁見叔明宮詞。歎曰。此唐人得意句也。遂以其妹妻之。或以此詞爲永樂時王偁字子宣作。恐誤。按叔明爲趙松雪之甥。畫山水得外氏法。方希直所謂。吳下王蒙藝且文。吳興趙公之外孫也。隱於黃鶴山。號黃鶴山樵。與大癡老人黃公望子久、梅道人吳鎭仲圭、趙孟頫子昂。稱爲元四大家畫。成化間。平仲微題叔明畫云。我昔見之湖上居。當門萬朵翠芙蕖。承平公子有故態。文敏外孫多異書。閒吮彩毫消白日。夢騎黃鶴上淸虛。此圖定倚吳山閣。醉點南屛春雨餘。

四友齋叢說云。叔明洪武初爲泰安知州。廳事後有樓。正對泰山。叔明張絹素於壁。興至卽著筆。凡三年而畫成。一日。會陳惟允。値大雪。叔明謂曰。改此畫爲雪景何如。惟允爲小弓夾粉筆。張滿彈之。粉落絹上。儼如飛舞之勢。相顧以爲神奇。叔明題其上曰。岱宗密雪圖。

禽蟲

夷白齋詩話曰。元釋溥光。字元暉。俗姓李氏。特封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賜號立悟大師。有二絕句云。蟭螟殺敵蚊眉白作巢上。蠻觸交爭蝸角中。何異白作應似諸天觀下界。一微塵裏白作內鬭英雄。荳苗鹿嚼解烏毒。艾葉雀銜奪燕巢。鳥獸不會看本草。諳知藥性是誰教。詩亦奇拔。恨不多見。

吳旦生曰。此非元釋溥光詩也。余於唐詩類苑中見白樂天禽蟲十二章。自序云。莊列寓言。風騷比興。多假蟲鳥以爲筌蹏。故詩義始於關雎、鵲巢。道說先乎鯤鵬、蜩鷃之類是也。予閑居乘興。偶作一十二章。頗類志怪放言。每章可致一哂。一哂之外。亦有以警其衰耄封執之惑焉。徵之、夢得云。此乃九奏中新聲、八珍中異味也。按前二首外。有可采者。如云。燕違戊己鵲避歲。茲事因何羽族知。疑有鳳皇頒鳥曆。一時一日不參差。又云。江魚羣從稱妻妾。塞雁聯行號弟兄。但恐世間眞眷屬。親疎亦是强爲名。又云。蠶老繭成不庇身。蜂飢蜜熟屬佗人。須知年老憂家者。恐是二蟲虛苦辛。又云。一鼠得仙生羽翼。衆鼠相看有羨色。豈知飛上未半空。已作烏鳶口中食。其於物理人事。參勘了達。非樂天未易到此。

遯齋閑覽云。鸂鶒能敕水。故宿水而物莫能害。鸛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嘴畫字成符。卽蠹蟲自出。鵲有隱巢木。故鷙鳥能免。燕銜泥避戊己日。故巢固而不傾。鸛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卽銜艾置其巢中。燕見艾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

歷代詩話 癸集

明詩 九卷

目次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明詩　卷上之上

實字

劉伯温雪鶴篇云。鸞鶵烏鴻鵶鵠翬。鷺鷗鸛鵲鶩與鵜。

吳旦生曰。沙中金集載。唐、宋人有疊用七實字爲句者。岷峨之山中巴江。桂椒枏櫨楓柞樟。又。異人間出駭四方。嚴王陳李司馬楊。又。騅駓駰駱驪騮騵。白魚赤兔騂皇驎。又。鵶鵰鷹雕雉鵠鵾。燖炰煨爊熟飛奔。王直方詩話載潘邠老詩。封胡羯末謝。龜駒玉鴻洪。余謂此法早見之漢柏梁臺詩柤梨橘栗李桃梅矣。今伯温直將實字連疊兩句。尤異。若伯温送姚伯淵赴淸谿任云。鰷鱨鯿鰱魴與鱮。則是一句疊實者矣。餘冬序錄云。七物爲句。亦偶用耳。或謂詩多用實字爲美。誤矣。

三竿五兩

張志道長蘆渡江往金陵詩云。春日三竿上翠屏。曉風五兩下蘆汀。

吳旦生曰。南齊天文志。永明五年十一月丁亥。日出三竿。朱色、黃色。赤暈也。一云。日出三竿。曉日候景也。蘇東坡詩。酒醒門外三竿日。陶南邨詩。紅日三竿睡正安。張文潛詩。斜日兩竿眠犢晚。呂信臣詩。一竿斜日酒旗間。則知視日有三竿、兩竿、一竿之說。又陸放翁詩。殘日半竿斜谷路。金人史舜元詩。日上南窗已數竿。萬曆中陳仲醇詩。高枕窗西日幾竿。總是曉日、晚日皆可以竿言也。

郭璞江賦。覘五兩之動靜。注云。以雞羽爲扇。重八兩。繫於檣尾以候風。兩音量。淮南子。若綄之候風也。許愼云。綄。候風扇也。楚人謂之五兩。李頎詩。北風吹五兩。誰是潯陽客。蘇東坡詩。㐌轉三山沒。風回五兩偏。洪武初張適詩。樵唱千邨雨。漁歌五兩風。兵書云。五兩候風。法以雞羽重八兩。建五丈旗。取羽繫其巔。立軍營中。

鯉魚風

宋景濂詩。秋林崖荔雨。春浦鯉魚風。

吳旦生曰。提要錄言。鯉魚風乃九月風也。李賀詩。門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余觀李畔八月辭云。鯉魚吹長風。曲池芙蓉老。袁宗曉寒曲云。秋江夜雨芙蓉老。翡翠雙飛下紅蓼。鯉魚風起鴻雁悲。徹骨淸寒夢魂杳。蓋用長吉語也。郭奎詩。鯉魚風熟香粳早。羅鄂州詞云。九月

江南秋色。黃雀雨。鯉魚風。據此。則於秋時用之爲宜。景濂作春浦。誤矣。唐庚晚春詩。水國春深梅子雨。江天日暮鯉魚風。亦是誤用。而漁隱叢話稱爲佳句。何邪。況江天日暮。恰似秋容。作者、賞者。俱未之察耳。他如唐人有農家榆莢雨。江國鯉魚風之句。月令廣義引之爲三月事。李商隱詩。後谿初起鯉魚風。石谿漫志云。鯉魚風。春夏之交。孫蕡湖州樂云。鯉魚風起燕飛斜。劉原博詩。沙氣半蒸梅子雨。浪花初過鯉魚風。則是誤認已久。而景濂亦承之也。

王逢秋感云。鯪魚風息靜江波。

白　燕

堯山堂外紀曰。袁海叟謁楊廉夫。見几上有琴川時大本詠白燕詩。春社年年帶雪歸。海棠庭院月爭輝。珠簾十二中間卷。玉翦一雙高下飛。天下公侯誇紫頷。國中儔侶尙烏衣。江湖多少閒鷗鷺。宜與同盟伴釣磯。謂廉夫曰。此詩殆未盡體物之妙。廉夫不以爲然。海叟歸作詩。翌日呈廉夫云。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尙未歸。柳絮池塘春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廉夫得詩歎賞。連書數紙。盡散坐客。一時呼爲袁白燕。

吳旦生曰。海叟詩天骨清妙。稜稜露爽。白燕尤擅場。李獻吉謂其集中白燕最下、最傳。諸高者顧不傳。豈爲知言哉。蓉塘詩話載顧文昱題白燕云。萬里西風吹羽儀。獨傳霜翰向南飛。蘆花映月迷清影。江水涵秋點素輝。錦瑟夜調冰作柱。玉關曉度雪霑衣。天涯兄弟離羣久。皓首江湖猶未歸。此與海叟詩可相頡頏矣。余觀海叟此詩。如朱鳳山所選在野集。改故國飄零事已非作老去悲來不自知。此庸妄可笑。益見景文起句之佳。中二聯形似點化。俱入神妙。卽大本珠簾、玉剪之句。極爲廉夫所賞。亦遜其自然。所微嫌者。海叟末句稍套。不若文昱結二語猶有餘情。

疊字

袁海叟建華亭學詩云。其大維何。有門言言。有堂軒軒。有廡翼翼。有階平平。高墉連連。鑿池濺濺。樹木芊芊。

吳旦生曰。海叟此等句。從大雅皇矣篇。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得來。揭曼碩詩。我游於袁。於龍之干。有闢閑閑。有環言言。有構桓桓。維集之安。亦此法也。按古詩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昔人謂連下疊字以成句。出自創裁。後見韓退之南山詩。延延離又屬。夬夬叛復遘。喁喁魚闖萍。落落月

經宿。闇闇樹牆垣。巘巘架庫廄。參參削劍戟。煥煥銜瑩琇。敷敷花披萼。闔闔屋摧霤。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則十四句連下疊字。金人蕭眞卿采蓮曲一篇。十四句全用疊字爲句。蓋又出於韓也。

詠　蚊

四友齋叢説曰。楊鐵崖選大雅集。獨取海叟詠蚊一首。末云。東方日出苦未明。老夫閉門不敢行。蓋言其時小人貪殘。如蚊蚋嘬人脂血。至明初。人若可以少安矣。然明而未融。蚊蚋尙未盡去。故閉門而不敢行。似有譏切明初之意。

吳旦生曰。海叟集四卷。不載此詠。於集外見一首云。羣蛇戢戢方鬭爭。蝦蟆螻蛄相和鳴。百足之蟲行無聲。毒氣著人昏不醒。蚊蚋雖微亦從橫。隱然如雷吁可驚。東方日色尙未明。老夫閉門不敢行。觀其質力蒼莽。絕似初漢人筆。鐵崖亦取其氣崛耳。託興要在全篇。若以末語明字爲含譏切。便是下士庾詞。殆未然。

海叟之父可潛。爲府掾。作檢田吏一篇云。有一老翁初病起。破衲襤毿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旁。哀告行人乞錢米。時予奉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爲窮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福五。我家無本爲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

衣買得犂與鋤。朝耕暮耘受辛苦。要還私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水。卻比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溝渠。農家爭水如爭珠。數車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狀。我恐徵糧喫官棒。相隨鄰里去告災。十石官糧望全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逼我將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卻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開旱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賠官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卽日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笄。嫁向湖州山裏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飢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因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邊淚。我忽驚慚汗霑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檢田吏。蓋可潛筆法矯矯至此。海叟世其學。他作遜迺公。而詠蚊差近之。宜鐵崖獨取此首。

贔屭罘罳

劉子高燕城懷古云。花外斷橋支贔屭。草間壞壁綴罘罳

吳旦生曰。韻會。贔屭。鼇也。一曰雌鼇爲贔。左思吳都賦。巨鼇贔屭。首冠靈山。上音備。下許器反。謂海中蓬萊山。大鼇以首戴而承之也。張衡西京賦。巨靈贔屭。薛注云。作力之貌。謂借贔屭以形容巨靈開山之力也。白樂天海圖屛風詩。贔屭牽不動。綸絕沈其鉤。凡此皆指其力而

言。今子高以爲支橋。殆未審矣。按升菴言。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一曰贔屓。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龜趺是也。二曰螭吻。形似獸。性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龍而小。性好叫吼。今鐘上鈕是也。四曰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於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於鼎蓋。六曰蚣蝮。性好水。故立於橋柱。七曰睚眦。性好殺。故立於刀環。八曰金猊。形似獅。性好煙火。故立於香鑪。九曰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於門鋪首。此見山海經博物志。然則支橋之物。應用蚣蝮。而於贔屓無涉也。

徐輿公又言。龍生九子。所載不同。蒲牢好鳴。鐘鈕之獸。囚牛好音。樂器之獸。蚩吻好吞。殿脊之獸。嘲風好險。殿角之獸。睚眦好殺。刀頭之獸。屓屭好文。碑旁之獸。狴犴好訟。獄門之獸。狻猊好坐。佛座之獸。霸下好重。碑座之獸。又云。瓦貓好險。檐前獸。饕餮好水。橋下獸。蠻蛭好慵。門前獸。憲章好囚。獄門獸。蜥蜴好腥。刀頭獸。蒲牢、霸下、屓屭、蚩吻。與前同。據此。則又有饕餮於橋者。而贔屓支橋。未之前聞。子高不考核爾。

演繁露云。前世載罘罳之制凡五。鄭康成引漢闕以明古屏。而謂其上刻爲雲氣蟲獸者是。禮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之釋曰。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木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之爲矣。此其一也。顏師古正本鄭說。兼屏闕言之。而於闕閣加詳。漢書文帝七年。未央宮東闕罘罳災。顏

釋曰。罘罳。謂連屏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一曰屏也。罘音浮。此其二也。漢人釋罘爲復。釋罳爲思。雖無其制。而特附之。或曰臣朝君。至罘罳下而復思。王莽斸去漢陵之罘罳。曰。使人無復思漢。此其三也。崔豹古今注。依鄭義而不能審知其詳。遂拆以爲二。闕自闕。罘罳自罘罳。其言曰。漢西京罘罳。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詳豹之意。以築土者爲闕。以合板者爲屏也。至其釋闕。又曰。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僊靈、奇禽、異獸。以昭示四方。此其四也。唐蘇鶚謂爲網戶。其演義之言曰。罘罳。字象形。罘。浮也。罳。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疏浮虛之貌。蓋宮殿窗戶之間網也。此其五也。凡此五者。雖參差不齊。而其制、其義。互相發明。皆不可廢。罘罳云者。刻鏤物象。著之板上。取其疏通連綴之狀而罘罳然。故曰浮思也。以此刻鏤。施於廟屏。則其屏爲疏屏。施諸宮禁之門。則爲某門罘罳。而其在屏。則爲某屏罘罳。覆諸宮寢闕閣之上。則爲某闕之罘罳。非其別有一物。元無附著。而獨名罘罳也。至其不用合板刻鏤。而結網代之。以蒙冒戶牖。使蟲雀不得穿入。則別立絲網。凡此數者。雖施置之地不同。而罘罳之所以罘罳。則未始或異也。

釋名云。罘罳。在門外。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也。今之照牆也。李長吉詩。寒入罘罳殿影昏。吳正子箋云。以木爲門屏。而刻爲方目。如羅網之狀。今人謂之隔亮也。楊升菴云。罘罳。花蒂

窗也。象天上櫺星。選詩。層𢊁御櫺軒。營造法式。名柿蔕窗。

籒文作罘罳。又作罳。周禮作浮思。釋名作罦思。蕭子雲雪賦作罦𦉪。宋玉大言賦作罳思。

訪駙馬

詩話類編曰。孫仲衍平生詩甚多。已傳刻於世。尙有詩二絕。失刊。今錄於此。訪駙馬不遇云。靑春駙馬未還家。公主傳宣坐賜茶。十二闌干春似海。隔窗閒殺碧桃花。詠石榴云。纍垂纍垂復纍垂。纍垂壓倒珊瑚枝。秋風擘破玳瑁皮。露出數顆珍珠兒。

吳旦生曰。周益公入直詩。綠槐夾道集昏鴉。敕使傳宣坐賜茶。歸到玉堂淸不寐。月鉤初上紫薇花。薩天錫蘂珠宮末句云。步虛聲斷闌干外。春去秋來顏色改。東風吹老碧桃枝。深院無人夜如海。二詩直爲仲衍先鞭。

詩話類編又載。解大紳訪某駙馬不值。公主聞其名。欲觀之。隔簾使人留茶。解索筆題曰。錦衣公子未還家。紅粉佳人叫賜茶。內院深沉人不見。隔簾閒卻一團花。公主怒其謔己。遂奏聞。太宗曰。此風流學士。見他做甚。余以仲衍、大紳。相去不遠。事至傳譌。而類編既載仲衍。又收大紳。亦見其采集之雜柔矣。

臨刑口占

明初雜記曰。高皇誅藍玉。籍其家。凡有隻字往來。皆得罪。孫蕡因與玉題一畫。故殺之。臨刑口占云。鼉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上問監殺指揮。孫蕡死時何語。指揮以此詩對。上怒云。彼有此好詩。汝乃不覆奏而殺之。何也。竟殺指揮。

余吳旦生曰。曹石倉十二代詩選云。郡邑傳皆言蕡死以梅思祖。非藍玉也。豈雜記別有考歟。余觀小說家皆云。蕡坐爲藍玉題畫誅。惟黃佐廣州人物傳云。洪武二十二年。蕡謫戍遼東。梅思祖鎮三韓。迎置家塾。以黨禍見殺。則石倉據此也。錢牧齋列朝詩集云。按藍玉傳。殺詩人孫蕡。而梅思祖守雲南。未嘗鎮遼東。況思祖以十五年十月卒。安得以二十五年延蕡家塾。余以牧齋此語。不惟證黃佐之誤。而并證石倉可也。

藕居士詩話云。詩歸評夜臺無李白。沽酒與何人。是爲自家死後占地步。夜臺猶寂寞。疑是子雲居。是爲他人死後占地步。然太白語謔浪。達夫語凄感。予亦謂張說夜臺無戲伴。魂影向誰嬌。是爲妓人死後賣俏麗。孫蕡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是爲自家死後尋寓所。然平居語易。臨刑語難。唐伯虎易簀時。亦有黃泉若遇好朋友。只當飄零在異鄉。

銅斗

高季迪詩。醉拍銅斗歌嗚嗚。此樂除卻江南無。吳旦生曰。孟東野詩。銅斗飲紅酒。手拍銅斗歌。儂是拍浪兒。飲則拜浪婆。余觀東坡詩。齊聲爭唱浪婆詞。張來儀詩。舟師拍浪咒浪婆。蓋與季迪同本孟詩也。又東野送淡公詩。儂是淸浪兒。每蹋淸浪遊。笑伊鄉貢郎。蹋土稱風流。東坡詩。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蹋浪兒。王賓夫詩。萬頃波間蹋浪兒。

妥

季迪贈鄭滎陽詩。刀鳴關夫勇。花妥笑女倩。吳旦生曰。杜子美重過何氏詩。花妥鶯捎蝶。谿喧獺趁魚。潘邠老云。妥音墮。乃韻。不知秦音以落爲妥。上聲。少陵。秦人也。李長吉詩。花孃篸綏妥。注云。關中呼落爲妥。可證。晁無咎詩。上林花妥逐鶯飛。虞伯益詩。日停花妥豔。風過竹生香。揭孟同詩。玉沼萍開魚上躍。繡簾花妥燕低飛。湯子重詩。罥絮游絲時趁蝶。妥花深葉暗啼鶯。金人馮子駿長短句云。花觸飛丸紅雨妥。萬曆中錢牧齋詩。柳眠全約略。花妥半鬔鬆。

兔目

高季迪詩。塘水龍鱗細。城槐兔目新。

吳旦生曰。漢人尹都尉著書。名種植法。中有棗鼠耳。槐兔目之語。宗懍春望詩。都尉新移棗。司空始種楊。而升菴謂用僻事。須引種植語以釋之。今季迪以之入詠。亦用種植書也。又觀淮南子云。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二旬而葉成。則是一槐而兼此稱邪。

季迪屬對工細。如送胡鉉游會稽詩。黃絹尋碑讀。紅裙賭墅攜。送烏程馮明府詩。竹欄春護鴨。葦箔夏分蠶。用事用景。何等穩貼。又不若寄錢塘故人詩。明月潮千里。殘陽雨半湖。尤覺渾然。

眉公筆記云。高、楊、張、徐。稱吳中四傑。比唐之四傑。故老言。不惟文才之似。而其終亦不相遠。孟載、盈川。令終如一。季迪存心無疵。而斃則同乎賓王。幼文雖不溺海。僅全要領。而非首丘。來儀竄嶺表。尋召還。以對內政不協。恐禍及己。遽投龍江以沒。又與照鄰無異。吳中故語云。季迪宿龍灣。夢其父書掌作一魏字。曰。此人愼勿與相見。後蘇守魏觀徙郡衙。正當僞周之宮基。乃飛言太守復宮。有異圖。上使御史張度覘焉。御史僞爲役人。執搬運之勞。工畢。季迪爲上梁文。御史還奏。守與季迪並死都市。

無題

南濠詩話曰。楊孟載詩律精切。其追次李義山無題五首。詞意俱到。眞義山之勁敵也。

吳旦生曰。按孟載題下序云。嘗讀義山無題詩。愛其音調淸婉。雖極其穠麗。然皆託於臣不忘君之意。而深惜乎才之不遇也。余以孟載此語。是未解其義體爾。詩話舊謂。無題詩自唐李商隱而後。作者代有其人。然不傷於誕。則傷於淫。且詞晦旨幽。使人讀之。茫不知其意味所在。余以傷淫者。乃其本質使然。解其義體。斯得其意味矣。觀香匳集。有無題詩序云。辛酉年。戲作無題詩十四韻。奉常王公。內翰吳融。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夢溪筆談謂。香匳乃和凝所作。凝後貴。悔其少作。故嫁名於韓偓。此亦自傷其淫豔故也。老學菴筆記云。唐人詩中有曰無題者。率杯酒狎邪之語。以其不可指言。故謂之無題。非眞無題也。近呂居仁、陳去非亦有曰無題者。乃與唐人不類。或眞亡其題。或有所避。其實失於不深考耳。

雨　風

楊孟載瓜洲逢丘克莊一聯云。白苧靑衫雨。烏紗短帽風。

吳旦生曰。讀此聯者。看出景中人。則克莊呼欲出矣。妙在雨、風二字。若斷若連綴而有力。此句眼在第五字也。他如雜興云。薄暝山腰雨。疏紋水面風。窗鳴風減睡。炊斷雨添貧。皆是寫雨、風處入神耳。然江郵雜興、郊居雜興諸作。皆可誦。如晚簾花掠燕。春水絮吹魚。藕深荷蓋密。竹瘦筍鞭遲。綠蕪三尺雨。朱槿一籬花。賣薪沙店遠。占穀瓦龜靈。草香千品藥。松老一身

苦。猨聲黃葉寺。牛背夕陽山。何渠不若王孟。乃其自號眉菴。所著爲眉菴集。謂眉無用於人之身。又何謙也。

南濠詩話云。孟載詩律尤精。如云。花無桃李非春色。人有笙歌是太平。一官不博三竿日。萬事無過兩鬢星。予愛其閒曠。及云。亂世身如危處立。異鄉人似夢中來。千金已廢牀頭劍。一字無存架上書。則又歎其困窮。細雨落花來滾滾。綠波芳草去迢迢。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予愛其含蓄。及云。柳色嫩於鵝破殼。蘚痕斑似鹿辭胎。小雨送花靑見蒂。輕雷催筍碧抽尖。則又驚其新巧。至翠袖錦箏邀上客。畫船銀燭照歸人。高樓錦瑟花連屋。深巷珠簾柳映橋。則又見其情致之綺麗矣。宣王石鼓靑苔澀。武帝金盤玉露多。八陣雲開屯虎豹。三江潮落見黿鼉。則又見其氣象之突兀矣。他如半醉半醒花冉冉。閒愁閒悶雨沈沈。恨不髮如春草綠。笑曾花似面顏紅。萬里歸心鷗送客。片時殘夢鳥驚人。則又優柔痛快。而無牽合排比。其亦詩人之豪者哉。

麓堂詩話云。世稱高、楊、張、徐。高季迪才力聲調過三人遠甚。百餘年來。亦未見卓然有以過之者。但未見其止耳。張來儀、徐幼文殊不多見。楊孟載春草詩最傳。其曰。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曰。平川千里人歸晚。無數牛羊一笛風。誠佳。然綠迷歌扇。紅襯舞裙。已不

能脫元詩氣習。至簾爲看山盡卷西。更過纖巧。春來簾幙怕朝東。乃豔詞耳。今人類學楊。而不學高者。豈惟楊體易識。亦高差難學故耳。

上巳

張來儀三月三日詩。姬旦城洛邑。多士方來幷。羽觴隨流波。逸語存遺聲。秦王臨河曲。高會列簪纓。金人貢長劍。諸夏俱來盟。

吳且生曰。續齊諧記。晉武帝問摯虞。三日曲水。其義何指。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邨以爲怪。乃相攜之水濱盥洗。因流以汎觴。曲水之義始此。帝曰。若如所談。便非佳事。束晳進曰。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出。捧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祠。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虞爲陽城令。來儀數語。則純用束晳語也。又見拾遺記。周昭王溺於漢水。二女延娟、延娛。夾擁王身同沒焉。江漢人至上巳日。禊集祠間。以爲風俗。故楊廉夫作漢水操云。湘水離離徒以斑我衣。漢水瀰瀰可以禊我衣。然此亦非佳事。而廉夫且歌之矣。按風俗通云。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潔也。故於水上盥潔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巳去。祈介祉也。月令廣義云。祓禊。音廢系。

月令通考云。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有重九日。則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張說詩。暮春三月日重三。魏元忠詩。三月重三日。此可據也。

癸辛雜識云。上巳當作十干之己。古人用日例。如上辛、上戊之類。無用支者。然余攷神隱云。三月三日爲上巳。清明前三日爲上己。上巳修禊除不祥。上己禁煙寒食也。則是義各有在。

佛鐙院

張來儀舟中望佛鐙院懷南澗詩云。蕩舟西陂上。望山懷遠公。遙知覆衲臥。雪屋一鐙紅。事殊迹暫曠。神交理自通。維當待歲杪。期子白雲中。

吳旦生曰。來儀於題下自注云。院在烏程六都施家橋東北。久廢。今爲歸安前丘吳氏墳墓。按此迺余之七代祖西疇耕隱。六代祖安素公之塋在焉。先世本居新安。因正肅公扈蹕南渡。遷吳興之寶谿。俗名射邨。即葛常之韻語陽秋所謂先文康公守湖。因家寶谿之上。建觀禊堂於水濱。又胡苕谿漁隱叢話所謂先君丐祠居射邨。蓋其地也。一時之盛。並開五府。今嶽廟、南廟等刹。猶其故阯。距此里許。爲前丘。復改築焉。今族里冠裳。緜緜於斯。其在洪武初。已爲名流鉅公所記載如此。而佛鐙院至今存也。蓋來儀潯陽人。湖州舊志因其爲潯陽人。遂譌以爲南潯人。非也。喜吳興山水。卜居菁山。距前丘而西十數里。故詳余之先世云爾。

詞林人物考云。來儀遊山寺句。有松老知僧臘禪空悟佛心。或譏其剽竊韓翃僧臘、禪心語也。昔子卿有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子美有落月照屋梁。猶疑見顏色。不以爲病。今來儀用老知、空悟。虛字轉妙。

程孟陽云。來儀五言古詩。學杜、學韋。各有神理。非苟然者。樂府歌行。才力馳騁。音節諧暢。不襲宋、元格調。孟載樂府。尙多套數語。不若來儀才力深渾。有自得處。七言律詩。淸圓渾脫。不專雕繢。全是唐音。頡頏高、楊。未知前後。或謂楊不如高。又謂張、徐不及高、楊。皆耳食之論也。

蜀山

徐幼文詩。谿山固可娛。風雨亦足庇。

吳旦生曰。吾鄉弁山之南爲蜀山。吳興掌故云。元授張來儀以安定書院山長。因欲卜居吳興。以詩約幼文云。吳興好山水。爾我盍遷居。繞郭羣峰列。迴波一鏡如。蠶餘卽宜稼。樵罷亦堪漁。結屋雲林下。殘年共讀書。於是來儀居菁山。幼文居蜀山。遂建蜀山精舍。此詩殆其卜築時作。

歷代詩話卷七十三　癸集二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明詩　卷上之中

紅橋

林子羽投紅橋詩。桂殿焚香酒半醒。露華如水點銀屏。含情欲訴心中事。羞見牽牛織女星。

吳旦生曰。閩縣張氏女。居紅橋之西。因自號紅橋。善屬文。操觚之士。咸託五字爲媒。王恭寄以詩不答。王偁稅其鄰舍以居。竊見張睡起。寄以詩。怒其輕薄。遂不出。林子羽鴻過其居。見張焚香。託鄰嫗投此詩。張援筆答曰。梨花寂寂鬬嬋娟。銀漢斜臨繡戶前。自愛焚香消永夜。從來無事訴青天。嫗持詩賀。鴻大喜過望。使嫗通殷勤。越月餘。始獲命。鴻遂舍其家。以外室處之。鴻有妻朱氏。年十九卒。偁賂侍者。潛窺鴻與張狎。作酥乳、雲鬟二詩戲之。張愈恚。偁乃挽鴻遊三山。鴻逃歸。夜至所居。張方倚橋而望。鴻作三絕句。張倚和焉。明年。鴻有金陵之遊。寄絕句七首。張見詩。感念成疾。不數月而卒。鴻歸道中作詩。及至紅橋。聞張已卒。見牀頭玉佩玦懸一緘。拆之。有七絕句。鴻賦輓詞酹之。王偁亦以詩哭焉。所唱和各以名號韻押爲戲。並附。

子羽定情詩

雲娥酷似董嬌嬈。每到春來恨未銷。誰道蓬山天樣遠。畫闌咫尺是紅橋。

紅橋詩

芙蓉作帳錦重重。比翼和鳴玉漏中。共道瑤池春似海。月明飛下一雙鴻。

子羽夜至紅橋所居三首

溶溶春水漾璃瑤。兩岸菰蒲長綠苗。幾度蹋青歸去晚。卻從鐙火認紅橋。
素馨花發暗香飄。一朵斜簪近翠翹。寶馬歸來新月上。綠楊影裏倚紅橋。
玉階涼露滴芭蕉。獨倚屏山望斗杓。爲惜碧波明月色。鳳頭鞋子步紅橋。

紅橋和詩

桂輪斜落粉樓空。漏水丁丁燭影紅。露溼暗香珠翠冷。赤欄橋上待歸鴻。
橋外千花照碧空。美人遙隔水雲東。一聲寶馬嘶明月。驚起沙汀幾點鴻。
草香花煖醉春風。郎去西湖妾向東。斜倚石欄頻悵望。月明孤影笑飛鴻。

子羽金陵寄詩七首

女嫘江上送蘭橈。長憶春纖折柳條。歸夢不知江路遠。夜深和月到紅橋。

驪歌聲斷玉人遙。孤館寒鐙伴寂寥。我有相思千點淚。夜深和雨滴紅橋。
殘鐙暗影別魂消。淚溼鮫人玉綫綃。記得雲娥相送處。淡煙斜月過紅橋。
春衫初試淡紅綃。寶鳳搔頭玉步搖。長記看鐙三五夜。七香車子度紅橋。
一襟離恨怨魂消。閒卻鳴鸞白玉簫。燕子不來春事晚。數株楊柳暗紅橋。
傷春雨淚溼鮫綃。別雁離鴻去影遙。流水落花多少恨。日斜無語立紅橋。
綺窗別後玉人遙。濃睡纔醒酒未消。日午卷簾風力輭。落花飛絮滿紅橋。

子羽道中詩

三千客路動行鑣。遠別歸來興欲飄。祇恐鳳樓人待久。玉鞭催馬上紅橋。

留別子羽七絕句

牀頭絡緯泣秋風。一點殘鐙照藥叢。夢吉夢凶都不是。朝朝望斷北來鴻。
井落金瓶信不通。雲山渺渺暗丹楓。輕羅露溼鴛鴦冷。閒聽長宵嘹唳鴻。
寂寂香閨枕簟空。滿階秋雨落梧桐。內家不遣園陵去。音信何緣寄塞鴻。
玉筯雙垂滿頰紅。關山何處寄書筒。綠窗寂寞無人到。海闊天高怨落鴻。
衾寒翡翠怯秋風。郎在天南妾在東。相見千回都是夢。樓頭長日妬雙鴻。

半簾明月影曈曈。照見鴛鴦錦帳中。夢裏玉人方下馬。恨它天外一聲鴻。
一南一北似飄蓬。妾意君心恨不同。他日歸來也無益。夜臺應少繫書鴻。

子羽輓詞

柔腸百結淚懸河。瘞玉埋香可奈何。明月也知留佩玦。曉來長想畫青娥。仙魂已逐梨雲夢。人世空傳薤露歌。自是忘情惟上智。此生長抱怨情多。

附王偁哭詩 據孟揚虛舟集載此首。題作過舊遊有感。孟揚與子羽善。且最情癡。和此者屬孟揚無疑。本傳亦作孟揚詩。錢謙益列朝詩集以爲王恭作。誤。

溼雲如醉護輕塵。黃蜨東風滿四鄰。新綠只疑銷晚黛。落紅猶記掩歌脣。舞樓春去空殘日。月榭香飄不見人。欲覓梨雲仙夢遠。坐臨芳沼獨傷神。

竊見

象牙筠簟碧紗籠。綽約佳人睡正濃。半抹曉煙籠芍藥。一泓秋水浸芙蓉。神遊蓬島三千界。夢繞巫山十二峰。誰把棊聲驚覺後。起來香汗溼酥胸。

酥乳

一雙明月貼胸前。紫禁葡萄碧玉圓。夫壻調疏綺窗下。金莖數點露珠懸。

雲鬟

香鬟三尺綰芙蓉。翠聳巫山雨後峰。斜倚玉牀春色去。鴉翎蟬翼半蓬鬆。

附王恭投詩

重簾空見月昏黃。絡緯啼來也斷腸。幾度緊書君不答。雁飛應不到衡陽。

按子羽妻朱氏亦能詩。嘗勉子羽五韻云。玉食叨陪近尙方。五雲深處列鵷行。經綸輔國從人仰。竹帛流芳與世長。待漏衣霑仙掌露。朝天身惹御鑪香。功名成遂歸寧日。一榻淸風綠野堂。

燕銜

少室山房詩評曰。林子羽七言律。如珠林積雪明山殿。玉澗飛流帶苑牆。諸天日月環龍袞。九域山河拱象筵。衲經雁宕千峯雪。定入峩眉半夜鐘。林邊夜火懸沙驛。海上寒山出郡樓。皆氣色高華。風骨遒爽。而諸選家例取其隄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銜來等句。迺其下者耳。

吳旦生曰。隄柳一聯。子羽東苑應制之作。是其勝場。那可輕詆。但據歷來諸本。俱作鳥銜來。嘗疑以鳥對鶯。虛實不倫。如楊文敏詩。東風葉暗留鶯語。落日林深看鳥回。余方病之。子羽七律當家。何亦作此失體語。後見十二代詩選作燕銜來。爲之擊節。可知詩人佳句。誤落舛譌者。何可勝道。若余遇一字未安。如負重創。輒自嗤其迂癖矣。

送荆門

徐氏筆精曰。浦長源送人之荆門詩。長江風颭布帆輕。西入荆門感客情。三國已亡遺舊壘。幾家猶在住荒城。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若過旗亭多買醉。不須弔古漫題名。近見一詩話載此詩。稍異。今錄於後。匹馬南歸望古城。半林殘雨夕陽明。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墮淚有碑苔色古。甘棠無樹酒旗橫。那堪回首成陳迹。笳鼓西風慘客情。詩話。無名氏。得之杭州僧房。

吳旦生曰。長源聞林子羽名。欲往訪之而無由。以收買書籍至閩。以詩謁子羽。子羽不見。使門人周元、黃元。問所從來。長源出所懷詩投之曰。以此相評耳。二元讀之。至雲邊路繞一聯。驚歎曰。吾家詩也。白子羽。出見之。相得益歡。由是浦舍人詩名藉甚。長源。無錫人。爲晉王府引禮舍人。故子羽送長源歸詩。白髮相看閩海别。青山遙送晉陵歸。又呈詩云。平蕪一騎經吳苑。積雨孤舟夢晉宮。

礮車颶母

詹同文送徐復初海道知事詩云。礮車雲起天垂野。颶母風來雪湧波。

吳旦生曰。礮一作砲。國史補云。暴風之候有砲車雲。海錄碎事載此。作拋雲車。恐誤。王直方詩話云。

舟人占雲。若砲車起。輒急避之。乃大風候也。蘇東坡詩。砲車雲起風欲作。張文潛詩。喜逢山色開眉黛。愁對江雲起砲車。

颶。說文从具。俗本多作颶風。非。南越志云。熙安間多颶風。颶者。具四面之風也。一曰惧風。常以六、七月間發。未至時三日。雞犬爲之不寧。嶺表錄異云。秋、夏間或雲物慘然。有暈如虹。長六七尺。此候。則颶風必發。故呼爲颶母。見忽有震雷。則颶風不作矣。練伯上詩。日落雷塘龍霧合。虹消桂嶺颶風回。

南越志云。颶母卽孟婆。按江南七月間。有大風。相傳以爲孟婆發怒。北齊李騊駼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女游於江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留青日札云。易。巽爲風。其卦爲少女。三陰卦。以孟、仲、季言之。故曰孟婆。蔣捷詞。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裊。怎禁他、孟婆合皁。巽亦東南之卦。於時正春也。一云。風稱孟婆。宋汴京勾欄語也。宋徽宗詞。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

番禺記云。石尤風。亦颶風之類。按洪容齋謂。打頭逆風也。唐人多用之。陳子昂入峽苦風詩。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州詩。知君未得去。慙媿石尤風。司空文明留盧秦卿詩。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江湖紀聞有石氏女嫁爲尤郎婦之說。楊升菴謂。石尤。江中水蟲名。

此蟲出。必有惡風。舟人目打頭風曰石尤風。猶嶺南人曰颶母。黃河人曰孟婆也。陳晦伯正楊云。古樂府宋武帝歌。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似非打頭風。胡元瑞云。當是巨颶、狂飆之類。今江湖間飄風驟起。則舟俱不行。舟人所謂大風三。小風七。其云四面斷行旅。正指此。若以爲打頭風。則固有可行者。尙何四面斷行旅之有哉。余據陳、胡之言。正合具四面風之義。愈知石尤之爲颶風類矣。石尤一作石鄒。李義山詩。來風怪石鄒。楊文公詩。石鄒風惡客心愁。

元宵

張行中元宵詩。大地金蓮分夜色。上方玉燭慰民心。

吳旦生曰。帝京景物略云。張鐙之始也。漢祀太乙。自昏至明。僧史謂。西域臘月晦日。名大神變。燒鐙表物。漢明因之。然臘月也。梁簡文有列鐙賦。陳後主有山鐙詩。亦復未知歲鐙何時。月鐙何夕也。張鐙之始上元。初唐也。睿宗景雲二年正月望日。異人婆陀請然千鐙。帝御安福門縱觀。上元三夜鐙之始。盛唐也。玄宗正月十五前後二夜。金吾弛禁。開市然鐙。永爲式。上元五夜鐙之始。北宋也。乾德五年。太祖詔曰。朝廷無事。年穀屢登。上元可增十七、十八兩夜。上元六夜鐙之始。南宋也。理宗淳祐三年。請預放元宵。自十三日起。巷陌橋道。皆編竹張鐙。而上元十夜鐙。則始太祖建南都。盛爲綵樓。招徠天下富商。放鐙十日。今北都鐙市。起初八。

至十三而盛。迄十七乃罷也。永樂七年。令元宵節賜百官假十日。令市十日。賜百官假五日。內臣自秉筆篆近侍。朝臣自閣部正。外臣自計吏。不得過市。猶古罰帘幕蓋帷意。其他例得與吏士軍民等過市。長洲楊補鐙市竹枝詞云。風定晴酣午氣煎。今朝眞箇蹋鐙天。平添什物三分價。撒盡官兒新俸錢。皮絃聲裏識椒房。內語咿啞喝道忙。樓上眼光樓下落。下頭人說上頭强。須知各省計偕來。外職京官雜秀才。五日假恩中旨出。閣門只有相公開。犢褌靡著侍中璫。簇簇鐙光背月光。多少侯家花半臂。撾箏打碟舞郎當。麻城劉侗竹枝詞云。貂裝鞍馬象裝車。不是勳家是戚家。笑上街樓簾盡卷。遊人團定候琵琶。田家歌舞魏家漿。海淀園林恭順香。桃李莫分先後種。恩波一片是春光。鐙樓絃管欲溫人。樓下金珠飽殺春。老米青煤明日客。片時和哄可憐身。鼇山一搭歲千金。鬬免爭傳此玉音。平買市鐙歸內裏。明明照見市民心。華亭汪歷賢竹枝詞云。豐頤廣顙出侯門。熊白方甘狐白溫。聞賜鐙棚添綵索。千鐙𣋉𣋉曉猶存。長安鐙市晝連宵。游女爭呈馬上腰。蹋蹋鐙光莫歸去。前門釘子玉河橋。

六　更

唐處敬詩。宮中六更初罷鼓。藍田甎玉沈崖滽。吳旦生曰。處敬詠謝臯羽事。故引用宋初語。汪水雲詩。亂點傳籌殺六更。亦指此也。豹隱紀談

引楊誠齋詩。天上歸來有六更。蓋內樓五更絕。梆鼓交作。謂之蝦蟇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謂六更也。外方則謂之攢點。要之。宋初六更。自有微意。閒中今古錄云。宋太祖建隆庚申受禪後。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方鼓嚴鳴鐘。太祖之意。恐有不軌之徒竊發於五更時。故終宋之世。六更轉於宮中。然後鳴鐘。殊不省庚、更同音也。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宋亡。而希夷五更之數信矣。元延祐七年庚申。而順帝生。當時人只呼庚申君。觀庚申君大事記是也。則與宋祖命轉六更之言。益信數之不爽。楊升菴云。夜漏五五。相遞爲二十五。唐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長。韓退之雜三號、更五點是也。至宋世有寒在五更頭之忌。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三點。又幷去初更二點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非古也。

七賢

唐愚士詩云。七騎從容出帝闉。蹇驢驄馬雜山犉。瀛洲學士參差出。十八人中一半人。吳旦生曰。七賢過關。人多謂唐人。夫瀛洲之士。講學謀國。未聞名七賢。又未聞騎騾及牛馬者。不知愚士何據而云。又見玉堂漫筆謂。開元冬雪後。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關。遊龍門寺。而虔圖之。張輅詩。二李淸狂狎二張。吟鞭遙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摩詰圖中詩興長。是必有所傳也。然李白天寶間方來京師。李華天寶間方拜官。自

與數人不同。虞伯生題孟浩然像詩。風雪空堂破帽温。七人圖裏一人存。自注又不同人。是殆非唐矣。蓋春秋有七人。唐有七愛。宋有七老。建安有七子。未嘗稱賢也。惟晉時竹林七人稱賢耳。及考王戎嘗乘小馬。驢也。山濤乘驢。劉伶乘鹿車。餘則乘馬。正符七人之數。其乘鹿車者。後人訛畫爲牛也。且接䍠、烏帽。晉人所戴。而唐則巾矣。元時曹文貞公伯啓集。又有七子圖詩曰。淸談飄逸事陵遲。七子高風世所稀。公室傾危無砥柱。服牛乘馬欲何之。此又一證也。楊升菴云。洪武中高得暘題錢舜舉寒林七賢圖云。誂然七子美風度。乃有遺像圖生綃。衣冠半帶晉季態。人物絕是唐中朝。想當朝政日休暇。擬乐野景歸風謠。靑騾黄犢蹋凍雨。蹇驢瘦馬衝寒飈。醉鞭笑停似按轡。銀蹬戲拍催聯鑣。倘疑高李六君子。當時未見潘逍遙。道同氣合志相感。雖曠百世如同僚。又熊直題云。左遷與投散。逝者良悠悠。他人未足說。所惜柳與劉。天涯相聚一回首。往事於人竟何有。莫念玄都舊種桃。且往愚谿臢栽柳。據此。則高適、李白、孟浩然與劉禹錫、柳宗元不同時。潘逍遙宋人。又在後矣。合而圖之。謬甚。亦不足深辨也。

梧桐園

王仲光梧桐園詩。七月交秋未變秋。輕輕一葉下枝頭。君王不在當時悟。直到彫殘後始愁。吳旦生曰。述異記。梧桐園在吳宮。吳王夫差舊園也。一名鳴琴川。又云梧桐宮。在句容縣。傳

云。吳別館。有楸梧成林焉。梧子可食。古樂府所謂梧宮秋。吳王愁是也。

岸善崩

童中州罱泥行。雨淋浪拍岸善崩。歲歲罱泥增岸塍。

吳旦生曰。前漢志。岸善崩。善訓多。按國風。女子善懷。鄭箋。善。猶多也。後漢紀。蠶麥善收。晉春秋。陸雲善笑。皆訓多。

祝希哲題畫詩云。總道江南風景好。從來都讓罱泥人。

腕法

張子宜詩。鵝游同腕法。鶴舞按琴彈。

吳旦生曰。埤雅。鵝善轉旋其項。古之學書者。法以動腕。羲之好鵝者以此。張素正云。善書者貴指實掌虛。腕運而手不知。鵝頸有腕法。倘在是耶。後山談叢云。蘇、黃兩公皆善書。不能懸手。逸少非好鵝。效其腕頸爾。正謂懸手轉腕。而蘇公論書。以手抵案。使腕不動為法。此其異也。夢溪筆談云。吳人謂梅子為曹公。以其望梅止渴也。又謂鵝為右軍。有遺人醋梅燖鵝。作書曰。醋浸曹公一甕。湯燖右軍兩隻。聊備一饌。

蓬軒吳記云。張適字子宜。七歲習詩經。十三赴鄉試。稱奇童。洪武初。宋濂薦修元史。拜水部

郎中。未幾。辭歸。與高季迪啓。楊孟載基。張來儀羽。徐幼文賁。王止仲行。梁用時時。方以常□。錢彥周□。杜彥正寅。浦長源源輩。結爲詩社。號十才子。

紅兒

歸田詩話曰。叔祖士衡和楊廉夫宋故宮詩。歌舞樓臺擬汴州。可憐蠻觸戰蝸牛。臨書玉枕雕檐靜。行酒青衣鬬帳愁。卷土自應從亶父。滔天誰復放驩兜。臺空樹老寒鴉集。落日白波江上秋。廉夫喜其和兜字韻勝。蓋廉夫詩用紅兜字。元廢宋宮爲佛寺。西僧皆戴紅兜帽也。然結句更陡健。吳旦生曰。瞿佑字宗吉。年十四。鄉人章彥復命賦雞詩。大加稱賞。手寫桂花一枝。幷題其上以贈云。天上麒麟元有種。定應高折廣寒枝。瞿翁遂搆傳桂堂。廉夫訪士衡於此堂。遊宴累日。因和兜字韻詩。時宗吉尙少。見廉夫香匳八題。卽席倚和。其花塵春跡云。燕尾點波微有韻。鳳頭蹋月悄無聲。黛眉顰色云。恨從張敞毫邊起。春向梁鴻案上生。金錢卜歡云。織錦軒窗聞笑語。采蘋洲渚聽愁吁。香頰啼痕云。斑斑湘竹非因雨。點點楊花不是春。廉夫語士衡曰。此君家千里駒也。宗吉別有香匳集百餘首。每題有引。俱自爲序。

春夢婆

瞿宗吉詩。主翁不悟榮華過。一笑重煩春夢婆。

吳旦生曰。東坡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間有老婦。謂坡曰。內翰昔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此媪爲春夢婆。坡作詩有換扇唯逢春夢婆之句。後楊廉夫賦春夢婆云。黃柳城邊風雨多。白頭宮女有遺歌。東坡啃偏無知己。賴有人間春夢婆。洪武中王彥舉醉夢軒詩。邯鄲枕上意如何。笑殺當年春夢婆。

東谷贅言云。士夫有與女流款洽若交遊然者。而君子無鐫譙焉。若王右軍之於賣扇老媪。杜少陵之於黃四孃。白樂天之於潯陽商婦。蘇東坡之於春夢婆是已。

歷代詩話卷七十四　癸集三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明詩　卷上之下

玉簫

寧藩臞仙作宮詞云。忽聞天外玉簫聲。花下聽來獨自行。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

吳旦生曰。永樂中賢妃權氏。乃高麗國王李芳遠所進。維時高麗例貢美女。故順妃任氏、昭儀李氏、婕妤呂氏、美人崔氏。皆高麗人。至庚寅詔止之。不復貢。權氏尤穠粹。善吹玉簫。侍上至臨城。薨。謚恭獻。以其最寵倖。爲臞仙所詠。宮閨詩史以此詩爲權妃作。非也。臞仙是高皇十六子。封大寧。以靖難功。文皇改封南昌。所著宮詞一百七首。又云。宮漏已沉參倒影。美人猶自學吹簫。又云。三十六宮秋月白。美人花下教吹簫。皆紀其事也。宣德中。女官王司綵宮詞云。贏得君王留步輦。玉簫嘹喨月明中。亦指此。

囊雲

寧藩臞仙囊雲詩云。蒸入琴書潤。黏來几榻寒。小齋非嶺上。弘景坐相看。

吳旦生曰。自陶弘景山中聚雲。遇客輒放之爲贈。蘇子瞻山中見雲氣奔突。遂以手開籠收之。及歸。放出。作攓雲篇云。道逢南山雲。欻吸如電馬。竟誰使令之。袞袞從空下。又云。搏取置笥中。提攜反茅舍。開緘轉放之。掣去仍變化。宣和中。艮嶽初成。多造油絹囊。入水濕之。曉張於絕巘危巒之上。既而雲盡入。遂括囊。題曰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滃然充塞。如在千巖萬壑間。今永樂中曜仙每月令人往廬山之顛。囊雲以歸。結小屋曰雲齋。每月放雲一囊。四壁氤氳裊動。

綠腰

周蕃誠齋作綠腰琵琶詩云。綠腰舞困琵琶歇。花落東風嬾下樓。

吳旦生曰。青箱雜記。曲有錄要者。錄霓裳羽衣曲之要拍。海錄碎事載琵琶錄云。康崑崙彈新翻羽調綠腰。演繁露云。今世亦有六么。而其曲有高平呂調。不與羽調相協。癸辛雜識云。唐休樂志。俗樂二十八調。中呂、高平、仙呂。在七羽之數。蓋中呂。夾鐘羽也。高平。林鐘羽也。仙呂。夷則羽也。安得謂不與羽調相協。注。即錄要也。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乃以爲名。言綠腰。誤也。蔡寬夫詩話云。綠腰本名錄要。今又謂之六么。螢雪叢說引律詩云。白髮不愁身外事。六么且聽醉中詞。謂此詩之所以對者。無非借數而已。余觀其不用綠腰。與白髮作正對。而以六么借對者。正以綠腰字爲譌。而不欲用

之也。楊升菴謂。六博卽今骰子。而梟卽骰子之么。曲中有六么。序義取六博之釆。反以錄要爲妄說。恐未必然也。

碧雞漫志云。六么一名綠腰。元微之琵琶歌。綠腰散序多攏撚。又云。逡巡彈得六么徹。霜刀破竹無殘節。沈亞之歌者葉記云。合韻奏綠腰。又誌盧金蘭墓云。爲綠腰、玉樹之舞。白樂天楊柳枝詞。六么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又聽歌六絕句內樂世一篇云。管急絃繁拍漸稠。綠腰宛轉曲終頭。誠知樂世聲聲樂。老病殘軀未免愁。注云。樂世。一名六么。王建宮詞。琵琶先抹六么頭。故知唐人以腰作么。惟樂天與王建耳。或云此曲拍無過六字者。故曰六么。至樂天獨謂之樂世。他書不見也。

歐陽永叔云。貪看六么花十八。此曲內一疊名花十八。前後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二拍。樂家者流所謂花拍。蓋非正也。

只孫

誠齋元宮詞有云。御前咸著只孫衣。

吳旦生曰。周伯琦詐馬行序云。只孫宴者。只孫。猶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詐馬筵。張昱輦下曲云。祖宗詐馬宴灤都。柯九思宮詞云。千官一色眞珠襖。皆指此也。輟耕錄云。只孫宴服者。貴

臣見饗於天子則服之。今所賜絳衣是也。貫大珠以飾其肩背間。膺首服亦如之。近峯聞略云。元親王及功臣侍宴者。別賜冠衣。謂之只孫。今儀從所服團花只孫當是也。長安客話云。景泰中見下工部旨。造只遜八百副。皆不知只遜何物。乃知爲上直校鵝帽、錦衣也。

海青

周藩誠齋作元宮詞云。年年正旦將朝會。殿內先觀玉海青。吳旦生曰。誠齋。高皇之孫。洪熙初襲封。所作元宮詞百首。自序云。永樂初。賜一老媼。年七十。乃元后之乳姆。女常居宮中。知元宮事。一一備陳。故詩皆實事。有外人不得而知者。誠齋別有宮詞云。鷹坊下直人爭問。誰貢河東白海青。柯敬仲宮詞云。元戎承命獵郊坰。敕賜新羅白海青。注。海青。海東俊鶻也。白者尤貴。統志云。五國城出海東青。小而健。能禽天鵝。有重三十餘斤者。以首得者爲貴。進御膳。故名頭鵝。賞黃金一錠。今鼓吹中鎖刺曲。有名海東青。蓋象其聲也。六硯齋筆記云。海東青。大如鳩。別一鳥名小青兒。大如雀。與海青同上。俟其飛過天鵝。小青銜去其帽。海青俯視天鵝直下。爪其眼。灑血而墜。白湛淵續演雅詩。海青羽中虎。燕燕能制之。歐陽玄詞。鷹房持獵回車駕。却道海青逢燕怕。楊升菴云。海東青。鷹之猛鷙者也。燕子之弱能覊之。

秕言云。吳中方言稱衣之廣袖者。謂之海青。按太白詩。翩翩舞廣袖。似鳥海東來。蓋言翩翩廣袖之舞。如海東青也。

中秋

七修類稿曰。永樂中。中秋開宴不見月。聖情不懌。學士解縉口占風落梅一闋云。姮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著臣見。拚今宵倚闌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又賦詩云。吾聞廣寒八萬三千修月斧。暗處生明缺處補。不知七寶何以修合成。孤光洞徹乾坤萬萬古。三秋正中夜當午。佳期不擬姮娥誤。酒杯狠籍燭無輝。天上人間隔風雨。玉女莫乘鸞。仙人休伐樹。天柱不可登。虹橋在何處。帝閽悠悠叫無路。吾欲斬蟾蜍。磔冥兔。坐令天宇絕纖塵。世上青霄粲如故。黃金爲節玉爲輅。縹緲鸞車爛無數。水晶簾外河漢橫。冰壺影裏笙歌度。雲旗盡下飛玄武。青鳥銜書報王母。但期歲歲奉宸遊。來看霓裳羽衣舞。上覽之。歡甚。爲停杯以待。夜午。月復明。上大笑曰。解縉眞才子。奪天手也。命宮人滿酌宣勸。盡懽而罷。

吳旦生曰。石林詩話載。晏元獻留守南郡。王君玉以館職從公爲簽判。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爲樂。遇中秋陰晦。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亟爲詩以入云。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卽索衣起。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果月出。遂樂飲達旦。觀此。與

大紳事同。大抵天上人間。總屬有情。故文人興會所至。綵鋒射之。風月亦樂得而如人意邪。籠堂詩話云。大紳才名絕世。詩無全稿。如采石弔李白。中秋不見月。不過數篇。其餘眞僞相半。頓令觀者有楓落吳江冷之歎。

桔槔烽

解大紳市橋會郭千戶作詩云。沙磧茫茫塞草肥。桔槔烽上暮煙飛。

吳旦生曰。墨子作頡皋。後漢書注。邊方備警。作土臺。臺上作桔槔。頭上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卽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火。經史直音云。晝曰烽。夜曰燧。戎昱詩。山頭烽子聲聲叫。烽子。守烽卒也。

曹石倉十二代詩選。誤烽作峰。幾不辨爲何物。按此乃唐人張仲素塞下曲有此二語。不知大紳何以有之。

褮中

吳林曰。秀州沈氏。入宮爲給事中。孝宗試守宮論。沈文發端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宮豈必守哉。上悅。擢第一。弟溥。貢士。就試春官。沈贈以詩云。自少辭家侍禁闈。人間天上兩依稀。朝隨鳳輦辭靑瑣。夕捧鸞書入紫薇。銀燭燒殘空有淚。玉釵敲斷竟無歸。年來望爾登金籍。同補山龍上袞

衣。

吳旦生曰。沈氏瓊蓮。字瑩中。世傳沈萬三之後。有廷禮父子。皆仕於朝。因得通籍掖庭。爲女學士。故其作宮詞云。中使傳宣光祿宴。內家學士作新除。又云。明窗棐几淨鑪薰。閒閱仙書小篆文。又云。水風涼好朝西坐。專把書經敎小王。蓋實譜也。

荆山居士

異林曰。姑蘇孟淑卿。訓導澄之女。自以配不得志。號曰荆山居士。嘗論宋朱淑眞詩曰。作詩須脫胎化質。僧詩無香火氣乃佳。女子鉛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其悼亡詩云。斑斑羅袖溼啼痕。深恨無香使返魂。荳蔻花開人不見。一簾明月伴黃昏。又春歸云。落盡棠梨水拍隄。萋萋芳草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鳥。不管人愁只管啼。又長信秋詞末韻云。君意一如秋節序。不教芳色得長春。冬詞末韻云。雙蛾爭似庭前柳。臘盡春來又放舒。

吳旦生曰。蓬軒吳記云。孟小姐嘗過惠日菴訪尼僧。書其亭曰。矮矮園牆小小亭。竹林深處晝冥冥。紅塵不到無餘事。一炷煙消兩卷經。此詩殊雅。其集多桑間之詠。不足傳也。余按淑卿性疏朗。不忌客。爲時所病。故稱詩獨許李易安。亦將以人之病易安者病之耳。閒中今古錄云。瞿宗吉所著香臺集。有易安樂府之目。引漁隱叢話云。趙明誠乃淸獻公之子。妻李氏。能文詞。號易安居士。有樂府詞三卷。名漱

玉集。明誠卒。易安再適非類。既而反目。有啓與綦處厚學士。猥以桑榆之晚景。配玆駔儈之下才。見者笑之。此宗吉所以有清獻名家阨運乖。羞將晚景對非才之句。因歎易安。翁則清獻。爲時名臣。夫則明誠。官至郡守。亦景薄桑榆。何爲而再適耶。按易安名清照。濟南李格非之女。適明誠。乃趙挺之子。挺之謚清獻。再適張汝舟。

徐昌穀云。淑卿詩零落已多。其佳句傳者。直欲與文姬、羽仙輩爭長。

歷代詩話卷七十五　癸集四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明詩　卷中之上

行邊詩

西湖塵談錄曰。王世昌越。雖尙權譎。而文事武備。皆有可觀。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地寒。髮爲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其行邊詩也。西涯李公。謂其姿表奇邁。議論英發。其於邊徼險易。敵情眞僞。將士强弱、勞逸。皆在胸臆。出奇取捷。謀定後發。莫測所向。顚倒才智。自爲操縱。而人人欣勸。樂爲之用。可謂得其實矣。

吳旦生曰。蓬軒類紀。世昌廷試日。稿甫就。忽旋風起腋下。騰公卷於雲霄中。廷臣與同試者咸仰視。彌久彌高。至不能見。乃已。詔許別楮謄進。踰年。高麗貢使持其卷上聞。後公由中執法大司馬至封威寧伯。蓋飛騰之兆。已見於廷試之日矣。詩話載。公一日思退。賦詩云。歸去來兮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也知世事只如此。試問古人安在哉。綠鬢有情憐我老。黃花無主爲誰開。平生事業心如火。一夜西風化作灰。未幾。以事敗。編管安陸。遂符一夜化灰、黃花無主

之識。據此。則人生榮落。自有期會。或以偕汪直出塞。致開邊釁。士論少之。鄭淡泉謂。汪直自敬憚威寧。威寧不峻拒之。亦未爲過也。可稱知心之論。余每誦其次韻馬大理云。閒來愛飲三杯酒。老去羞談兩石弓。則以文臣而三佩將印。乃向所羞稱也。豈欲開邊釁哉。

鍾馗

寓圃雜記曰。嘗歲除。劉原博邀劉廷美守歲。廷美挾所藏鍾馗畫像求題。原博爲賦終南進士行。大書於上曰。長空糊雲夜風起。不忿成羣跳狂鬼。倒提三尺黃河冰。血灑蓮花舞秋水。飛螢負火明月羞。櫟窠影黑啼鵂鶹。綠袍烏帽逞行事。磔腦刳腸天亦愁。中有巨妖誅未得。轟駕飆輪驅霹靂。如何袖手便忘機。回首東方又生白。明旦。廷美持歸。懸之中堂。京師風俗。每正旦。主人皆出。惟置白紙簿幷筆硯於几上。賀客至。書其名。無迎送也。劉定之、黃廷臣首至。見此詩。各摘簿一葉。錄之以去。繼至者。皆摘錄之。頃間。簿已盡矣。明旦。復置簿。亦如之。金本淸戲謂廷美曰。此鍾馗乃耗紙鬼也。

吳旦生曰。唐人題吳道子畫鍾馗卷首云。明皇因痁作。夢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絳犢鼻。屨一足。跣一足。懸一履。搢一大筠紙扇。繞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藍裳。袒一臂。鞹雙足。乃捉其小者。刳其目。擘而啖之。上問大者曰。爾何人也。奏云。臣鍾馗氏。卽武舉不捷之士也。誓

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夢覺。痁苦頓瘳。詔吳道子如夢寫之。咸通中。進士周繇。以明皇夢鍾馗賦知名。續博物志云。俗傳鍾馗起於明皇之夢。非也。北史。堯暄。本名鍾葵。于勁。字鍾葵。宋宗慤妹。名鍾葵。非特明皇時。但葵、馗二字異耳。又。終葵。菜名。楊升菴謂。考工記。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蓋言大圭之首。如椎爾。俗畫神像帖於門首。執椎以擊鬼。便附會說鍾馗能啖鬼。陳心叔謂升菴無據。若以字音相同。則左傳殷人七族。有終葵氏。爾雅釋草篇有終葵、中馗二草名。豈可曲引爲證。或云鍾馗當作終䰎。謂六書本義。終有窮畢死之義。古文䰎。一作馗。集韻。馗、䰎、逵、䟧通用。䰎。孔叢子所謂土石之怪䰎罔兩是也。窮治邪鬼。故稱終䰎耳。此亦意撰也。若然。則作鍾馗亦可。鍾有收聚之義。何必改鍾爲終。胡元瑞謂。心叔、升菴據孫遜、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俱以鍾馗不始開元時。然考北史及魏書堯暄傳。暄。字辟邪。本名鍾葵。後賜名暄。又夢溪筆談載。皇祐中。金陵發一冢。有石誌。乃宋宗慤母鄭夫人。宗慤有妹名鍾馗。則鍾馗之名。在六朝前已有之。流傳執鬼。非一日矣。堯暄之本名鍾葵。宗氏之妹名鍾馗。皆卽以鬼神爲名。故暄名鍾葵。而字辟邪者。卽取鍾馗能驅邪辟耗之意。後人既不得鍾馗出處。見暄名鍾葵。又有辟邪之字。反以世傳鍾馗爲出於此。豈不甚乖舛哉。又隋煬帝卽位。嵐州刺史喬鍾葵從漢王諒起兵。爲大將軍。

白鵲

劉原博題雙喜圖送馬勝宗從昌平侯出鎮宣府云。遠隨金印出邊州。早報平安入鳳樓。翦取白羅飛繡影。旗竿十丈挂人頭。

吳旦生曰。牧齋列朝詩集有此絕句。後注云。湯公讓作此詩。未出。見原博作。乃歎服曰。此眞題邊將白鵲詩。吾詩乃學課語耳。遂焚其稿。余因記劉欽謨懸笥瑣探云。聞鄒克明作三夸詩。其一言蘇秉衡。其二言湯公讓。其三言劉原博。有錢端學。聞公讓名。屢賫所爲詩。公讓始曰可。中而厭。終則勃然怒曰。何絮絮如此。端學踦蹐去。予戲之曰。向有人言。公謂杜陵無好句。今觀之果然。公讓曰。吾詩正學杜。何嘗云杜無好句。若云學杜者無好句。則有之耳。原博嘗爲繭窩詩。有今古茫茫白雲老之句。有謂雲者。聚散無常之物。豈得謂老。原博曰。不聞天若有情天亦老乎。其人辨不已。原博怒曰。不讀二萬卷書。看溥詩不得。予以爲白雲老者。蓋指繭窩。如白雲常在。則謂之老亦無害。況晉人題李老谷。固有駱駝夜吼青雲老之句乎。予在京。嘗與公讓同過原博。公讓攜八詩就評。原博以手掩之。問曰。此何詩也。公讓曰。北京八景詩。原博曰。比在當時胡文穆公、楊文敏公、曾狀元、王侍講詩。皆未易及。公所作能勝之則出。不然不如已也。公讓曰。第讀之。原博爲讀一首。卽還曰。不如多矣。又言。昨與楊帥作白鵲詩。殊不

佳。我亦嘗作。乃眞邊將白鵲詩。如公之作。直學課詩耳。原博詩曰。早隨金印出邊州。晚逐櫺聲入御樓。翦取白羅飛繡幕。旗竿十丈挂人頭。公讓大稱服。此頗近夸。而夸者亦復自屈於夸者。亦過其敵而然也。余觀欽謨所載詩。與牧齋本字句稍殊。牧齋謂公讓自媿爲學課詩。欽謨謂原博薄公讓爲學課詩。又殊。故兩存之。

豪放

懸笥瑣探曰。予在史館。日請良醞一斗。然飲少。多有藏者。湯公讓索之。詩曰。兼旬無酒飲。詩腹半焦枯。聞有黃封在。何勞市上沽。嘗至其第。見其廳事春聯曰。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濫竽。其東偏曰。暫拄西山笏。閒開北海尊。其西偏曰。長身惟食粟。老眼漸生花。豪俠之氣可見。吳旦生曰。公讓。東甌襄武王之曾孫也。有文武才。成化初。守禦延綏孤山堡。戰歿。月餘。口外某驛。忽一兵官至。騶從甚盛。坐中堂。索筆硯、鐙燭。閉戶而寢。明發開戶。寂然無人。但見壁間有詩云。手持長劍斬渠魁。一箭那知中兩腮。塞馬踐來頭似粉。烏鴉啄處骨如柴。交游有義空揮淚。弟姪無情不舉哀。血污游魂歸不得。當年空築望鄉臺。人始知爲湯公也。蓋其歌詩豪放。性志使然。彼翳之自期待當何等。若以六體香匳。不減義山。則又文弱士目之矣。

繡鞋

寓圃雜記曰。沈愚。字通理。乃宣德間金陵十才子中一人也。有續香匳四卷。倣韓致堯之作。繡鞋一首云。幾日深閨繡得成。著來便覺可人情。一彎軟玉淩波小。兩瓣秋蓮落地輕。南陌蹋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看花又濕蒼苔露。曬向窗前趁晚晴。

吳旦生曰。通理博覽羣籍。不樂仕進。以業醫終其身。或勸之仕。曰。吾非籠絡中物也。詩餘樂府。尤爲人所傳。劉原博題其集云。隋珠趙璧常自珍。樂府詞林盡相惜。一云。蘇秉衡少時作繡鞋詩。人呼爲蘇繡鞋。觀通理次義山無題五首。則知繡鞋是通理擅場。

按吳下劉原博溥。中都湯公讓允績。崑山沈通理愚。海昌蘇秉衡平。蘇秉貞正。西蜀晏振之鐸。四明王柏原淮。吳下鄒克明亮。淮南蔣主忠忠。戚里王善甫貞慶。時稱景泰十才子。或云洞庭徐德重震。亦在十子之列。

懷古

詩話類編曰。姑蘇懷古詩。多用宋以前事。鮮有能用近時事。且言詳盡而意微婉者。惟丘仲深詩云。西風黃菜葉乾時。城郭人民半是非。九四不成龍或躍。萬三無復燕子飛。玉虹百尺形空壯。金虎千年氣已微。何事章縫袂相接。等閒廟算出神機。按張士誠據吳時。用黃、蔡、葉三叅軍。吳人謠曰。黃菜葉。用齒頰。一夜西風來。乾癟。九四。士誠乳名。萬三。吳中富人。姓沈氏。名富。字仲

榮。行三。人以萬三秀呼之。九四、萬三。人名數目。對偶甚切。玉虹、金虎。皆吳中故事。末句蓋謂榮國公姚廣孝也。幼嘗爲僧。名道衍。

吳且生曰。西樵野記云。僞周嘗用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參軍。皆迂闊書生。不識大計。洪武丁未下江南。三人伏誅。其屍風乾於旗竿之首。初。吳中童謠曰。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菜葉。一夜西風來。乾別。於是始驗。翦勝野聞又載謠云。張王做事業。只憑黃菜葉。一朝西風起。乾癟。文徵仲弔僞周故址詩。欲談天祐誰堪問。自唱西風菜葉歌。

續停驂錄云。張士誠。泰州白駒場人。兄弟三人。士德、士貴。以行稱九四、九五、九六。

楊君謙蘇談云。元時富人陸道原。貲甲吳下。爲甫里書院山長。一時名流。咸與之游處。暮年。對其治財者二人。以貲歷付之曰。吾產皆與汝。惜爲汝禍耳。道原遂爲黃冠師。居陳湖之上。開瑞雲觀居之。改名宗靜。又納貲爲道判。時稱陸道判。其故宅今爲竹堂寺。所謂二者。其一卽沈萬三秀也。其一姓葛。亦富。傳信錄云。萬三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湖中地。是其花園。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是其所築也。蘇談又云。萬三家在周莊。破屋猶存。亦不甚宏壯。殆中人家制耳。惟大松猶存焉。被沒者。非萬三家。蓋萬四之在黃墩者耳。留靑日札云。萬三名富。字仲榮。弟萬四。名貴。字仲華。本湖州南潯。父沈祐。始徙蘇之長州東蔡村。貴之子漢傑。又徙

於化周莊。漢傑之子玠。爲戶部倉曹員外郎。富之子達卿。據此。則周莊屋當是萬四之裔。非屬萬三矣。餘冬序錄云。萬三有聚寶盆。貯少物。經宿輒滿。詔取入試不驗。還其家。後籍沒。復歸禁中。長安客話云。工部有銅鑊四。一在節愼庫。高可過人。是萬三沒入之物。光祿寺有鐵力木酒榨。每榨用米二十石。得汁百甕。亦其沒入者。

白髮春風

詩話類編曰。丘仲深嘗作因事有感詩。其序曰。唐人有詩云。公道世間惟白髮。又曰。惟有東風不世情。又曰。花開蜨滿枝。花謝蜨還稀。惟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是皆憫世悼俗之言。味其詞。可以知其時矣。由今日以觀。尤有甚於此者。故反其詞爲一絕云。白髮年來也不公。春風亦與世情同。於今燕子如蝴蜨。不入尋常矮屋中。誦之者。足以見世態炎涼之變。

吳旦生曰。漁隱叢話。杜牧詩。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羅鄴詩。年年檢點人間事。惟有東風不世情。嘗以此二絕作一聯云。白髮惟公道。東風不世情。此窮人不偶。遣興之作也。今仲深反其詞爲之。感慨良深。然詩家又病其太露。如錢起歸故山詩。谷口春殘黃鳥稀。辛夷花盡杏花飛。始憐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陰待我歸。何等蘊藉。

王直方詩話云。元祐初。多用老成。故東坡詩。此生自斷天休問。白髮年來漸不公。陳無己詩。今代貴人頭白髮。挂冠高處不宜彈。秦少游復有白髮偏於我輩公之句。則是白髮亦有隨時之

義。

下第

風雅鼓吹曰。吳中奚昌元啓與粤東丘仲深最厚。嘗出其下第詩。有沙鷗欺人故傍船之句。仲深哂之。元啓曰。先生亦嘗下第。恐不能無此意。仲深因覓舊稿。得三律云。一笑出都門。薰風正晏温。逍遙閒歲月。俯仰舊乾坤。戀闕心徒切。談天舌謾存。滿懷今古事。誰可細評論。其二曰。萬里一游人。自憐還自嗔。無錢堪使鬼。下筆或通神。孰識琴中趣。空懷席上珍。欲憑詹尹卜。如我豈長貧。其三曰。壯志冷於灰。歸心疾似飛。白雲長在望。淸淚欲霑衣。五月收新植。三春采嫩薇。故鄉雖遙遠。生計未爲微。蓋先生正統甲子發解。此戊辰、辛未下第所作也。辭意和平而無迫切之態。元啓大媿服。

吳旦生曰。自洪武三年庚戌。命天下鄉試。四年辛亥會試。至十七年甲子。復命各省鄉試。定三歲一舉行焉。刻程文。自二十年丁卯始。試錄定式。自二十三年庚午始。京畿與布政司鄉試。在子午卯酉年秋八月。禮部會試。在辰戌丑未年春二月。蓋定規也。洪武癸未。太宗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火。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三月殿試。於是二次有甲申。貢院火時。舉人死者九十餘人。奚元啓作詩云。回祿如何也忌才。春風散作禮闈災。碧桃難向天邊種。丹桂翻從火裏開。豪

氣滿場爭吐談。壯心一夜盡成灰。曲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稜稜漫作堆。則元啓一輕儇好事人也。然其辭亦足悲夫。

識小編云。舊制。殿試在三月朔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於十五日。至今因之。

蒹葭堂雜鈔云。陸楠上南宮不售。歸過揚州。司關欲稅其舟。楠投一詩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水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幸有君王不稅愁。其官見詩。迎而禮之。

烏鬚

詩話類編曰。陸參政文量寓京時。客有授烏鬚方者。口占一詩答之云。染將粉白媚嬌紅。祇畏癡心笑老翁。五色今生當順受。二毛何況世人同。聞者以爲明達。

吳旦生曰。成化間。貢番進獅子。奏乞大臣往迎。文量時爲兵部郎。諫止之。家藏萬卷。手自讎校。所著菽園雜記、式齋集。其子安甫撰式齋藏書目錄。桑民懌、祝希哲、徐昌穀爲之序。觀其寄鼎儀云。歸來無計買青山。身在從渠兩鬢斑。又酬若庸云。聞君近日緣詩瘦。華髮星星革帶鬆。其意與答烏鬚同。然劉禹錫有云。近來後輩輕前輩。好染髭鬚作後生。豈唐時已有此方邪。觀何長瑜嘲臨川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則又在晉、宋時矣。

歷代詩話卷七十六　癸集五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明詩　卷中之中

忌晨

存餘堂詩話曰。西涯五月七日泰陵忌辰詩云。祕殿深嚴聖語溫。十年前是一乾坤。孤臣林壑餘生在。帝里金湯舊業存。舜殿南風難解慍。漢陵西望欲銷魂。年年此日無窮恨。風雨瀟瀟獨閉門。讀之不能不使人掩卷流涕。

吳旦生曰。西涯四歲能大書。景帝召見。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書奏。大喜。抱置膝上。賜珍果、寶鏹。六歲、八歲。兩召試尙書益稷篇。命肄京庠。天順中。登進士。時年十七。陸鼎儀作瓊林醉歸圖詩。行過玉河三百騎。少年爭說李東陽。後孝宗賜第。在灰廠小巷。因稱李閣老衚衕。拆爲民居。嘉靖中贖還。爲公祠。所傳雙珠履。二寸許絆繫之。一繡紵小衫。公舉奇童時。著以見景帝者。由此觀之。蓋公之受知於累朝。最深且殊。宜其言詠之下。如攀鼎髯而號痛也。

四友齋叢說云。西涯當國時。門生或朝罷、或散衙後。卽集其家。有一門生歸省。兼告養病。西

涯集諸人餞之。即席賦贈。汪石潭詩先成。中一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西涯將後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衆請曰。此詩絕好。師何故以爲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且近於合盤。即援筆改曰。五色宮袍當舞衣。衆始服。

詩弔

野談曰。楊文貞公士奇。於攻己者目爲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李文達公賢譏之。以爲有媿於文潞公之於唐介。及其處羅狀元倫。則與文貞不殊。成化中。大學士某卒。有以詩弔之曰。何事先生蚤蓋棺。薤歌聲裏路人歎。塡門客散恩何在。負郭田多死亦安。鼇海已無前日利。冰山誰障舊時寒 九原若遇南陽李。爲道羅倫已復官。嗚呼。李文達豈料後人復以其譏楊文貞者而反譏之哉。

吳旦生曰。李南陽遭喪。朝廷留之。羅彝正詣其第。告以不可。踰數日。歷陳奪情起復非是。援富弼及劉珙故事奏之。學士陳公文爲李畫策。彝正逐落職。時論大不平。明年。陳公薨於位。薛御史之綱作此詩弔之。時南陽已謝世。而彝正召還復修撰矣。故末有此語。楊南峰稱爲詩史云

把滑

存餘堂詩話曰。吳原博詩格尙渾厚。琢句沈著。用事果切。無漫然嘲風弄月之語。其雪後入朝詩云、天門晴雪映朝冠。步澀頻扶白玉闌。爲語後人須把滑。正憂高處不勝寒。飢烏隔竹餐應盡。馴象當庭蹋又殘。莫向都人誇瑞兆。近郊或恐有袁安。其愛君憂國、感時念物之情。藹然可掬。至如古人隨車縞素、灞橋驢背。自是閒話頭。

吳旦生曰。岑參詩。色借玉珂迷曉騎。光添銀燭晃朝衣。只說得早朝雪後之景耳。今原博如許心腸。冠之揆右。自足衣被天下。卒以老居臺閣。不得大用。自號匏菴。亦自傷矣。餘冬序錄云。今世俚語。前人失腳。後人把滑。卽漢諺前車覆。後車戒之義。因觀金人劉無黨敗車行云。前車行。後車逐。車聲夜隨山詰曲。前車失手落高崖。車輪直下聲如雷。同行急救救不得。人牛翻歷嗚聲哀。我時潛聞後車說。前車使牛何太拙。只知拍手笑前人。不道後來當改轍。前途猶有坡陀在。後車當以前車戒。此則先原博而暢言之矣。

禽言

桑民懌旣調柳。林君待用以書來云。柳州山水。子厚爲之出色。今付公矣。作詩答之曰。鷓鴣知我行不得。杜宇勸人歸去休。

吳旦生曰。武廟之初。李西涯柄政。或題詩譏之曰。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解禽言者云。鷓鴣聲道。行不得哥哥。子規聲道。歸去好。據此。直是民懌注腳。

吳郡二科志云。桑悅。字民懌。嘗詮次古人。以孟軻自況。班、馬、屈、宋而下不論也。有問韓文。曰。此小兒號嗄之聲。問翰林文學。曰。舉天下惟悅最高耳。其次祝允明、其次羅玘。由是喜俠者多慕焉。部使者駐節海虞。悅謁之書。刺曰。江南才子桑悅拜。使者大駭。問左右。曰。書生也。迺延之校書。而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卽索筆請書足。使者敬服。後以貢士試禮部。文大奇。典試曰。豈江南桑生耶。狂士狂士。遂下第。大學士丘濬慕其名。召令觀所爲文。紿曰。某人撰。悅心知之。曰。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生試爲之。歸譔以奏。濬稱善。初。悅名在乙榜。至是調某州博士。山東提學掾將行。詣濬別。濬曰。博士桑悅。宜加優禮。掾至州。悅不爲迎。掾使吏促之來。悅怒曰。第還。三日後來。復則不來矣。後三日。悅詣長揖。掾作厲曰。博士不當跪耶。悅前曰。汲長孺不拜大將軍。今明公以面皮相恐。豈寥廓之士可籠之威重耶。因解綬請去。掾不得已。容之。按御史聞悅名。召令坐講。悅因跣足捫蝨。御史不能禁。令出。後薦之。遷長沙別駕。尋轉柳州。荒落殊甚。悅不堪。思歸。因作詩。有鷓鴣道我行不得。杜宇勸人歸去休之句。

飛詩會

堯山堂外紀曰。祝允明嘗偕陸濟民、張夢晉、韓壽椿登虎丘浮屠。至絕頂。但見八荒洞然。萬籟齊發。飲酒樂甚。壽椿出紙筆賦詩。以紀其遊。允明詩先成云。草木衣裳下。雲霞掌握中。偶然飛咳唾。珠玉滿天風。濟民云。極目飛鴻小。致身雲路中。詩人少知己。發付與東風。夢晉云。虛遣塵寰外。天歸眼界中。新詩三百首。句句答松風。壽椿云。詩寄千峯窟。春橫一鏡中。擕壺兼荷鍤。不滅晉人風。詩成閣筆。天風颯然。飄其詩草。盤旋直上太虛。如神物掀舞。將擲地。又爲蒼鷹所舉。竟不知其所上也。遂名爲飛詩會。

吳旦生曰。希哲年五歲。作徑尺字。國寶新編云。書學精工。自急就以逮虞、趙。上下數千年變體。罔不得其結搆。若義、獻眞行。懷素狂草。尤臻筆妙。余觀其書優於詩。詩優於文。至於聲色自娛。登場傅粉。謔浪翫弄。何有一世。蔣子雲發龍門之歎。桑民懌僅三人之目。誠有以窺其蘊也。閣起山謂。惜乎不自厚。分才雜劇。此亦俳優。工戲何異。然此又烏足與語希哲乎。

希哲右手枝指。因號枝指生。按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儀禮大射。孟子云。巨擘。食指、左傳。將指、儀禮大射注。無名指、孟子。小指。儀禮云季指。此困學紀聞所載也。余又見吳越春秋云。闔閭傷將指。蓋將指。足大指。言其將領諸指也。

久雨

程克勤與沈石田書曰。舟次吳門。怱怱竟不得一面。君謙儀曹誦見贈佳作。有人從今日去。雨是幾時晴之句。欲請書爲行李之重。不可得也。

吳旦生曰。克勤舉成化丙戌進士。歷官至宮詹。先是。臺臣論奏。請退姦進賢。克勤在所進中。用是見忌。會雨災。言官請罷免。以塞天變。詔致仕。沈石田送以詩云。車馬出春明。雨中人獨行。人從今日去。雨是幾時晴。靜閣一杯酒。亂開千樹鶯。故山堪注易。天意就先生。石田又於題下自注云。因久雨。爲言者濫及去位。據石田注與克勤書。則知克勤以久雨去也。實錄云。弘治元年十月。以久陰不雨。監察御史王嵩等疏陳修省。劾禮書周洪謨及程敏政等。上以敏政奪侍從官。令致仕。蓋作久陰不雨。非是。

題畫

四友齋叢說曰。沈石田詩有絕佳者。但爲畫所掩。世不稱其詩。有題畫七言云。幽居臨水稱冥棲。蓼渚沙坪咫尺迷。山雨忽來茆溜細。谿雲欲墮竹梢低。檐前故壘雌雄燕。籬腳秋蟲子母雞。此處風光小韋杜。可能無我一青藜。此詩情景皆到。而律調亦清新。今之作者。豈容易可及。

吳旦生曰。石田年十五。游金陵。作百韻上地官崔侍郎。而試鳳凰臺賦。立就。景泰間。郡守以

賢良應詔。筮之。得遯之九五。乃決計隱遯。以畫擅名。其人碧眼飄鬚。儼若神仙。一日。登黃鶴樓。數客飲其上。石田題云。昔聞崔顥題詩處。今日始登黃鶴樓。黃鶴已隨人去遠。楚江依舊水東流。照人惟有古今月。極目深悲天地秋。借問回仙舊時笛。不知吹破幾番愁。詩成。大書於壁而去。客驚謂曰。此必仙也。尋物色之。乃知爲石田。

石田所著客座新聞云。各邊軍士從戰。身荷鐵甲、戰裙、遮臂等具。共重四十五斤。鐵盔、鐵腦蓋。重七斤。頓項護心鐵脇。重五斤。弓撒箭袋重十斤。腰刀三斤半。蒺藜骨朵重三斤。箭筒一斤。通計八十八斤半。予聞之征人。因偶成一篇。用志邊軍勞苦云。從軍莫從口外軍。身挾戰具八十斤。頭盔腦包重得七。頓項掩遮以五論。惟甲所被四十五。腰刀骨朵二四均。精工精鐵始合度。日夜磨淬光勝銀。二五弓箭及其服。隨身衣裳八乃足。佩多身重難負荷。還須上馬看輕速。銀包酒袋煙烘麪。得飲馬溺喉且沃。將軍令嚴隨鼓進。誓與敵軍爭一鏃。此時顧功不顧身。刀痕箭瘢無好肉。歸來性命萬死餘。便使封侯未堪贖。江南一體行伍人。美衣好食何苦辛。將錢買貨事游蕩。有眼不曾經戰塵。聽談邊軍卻不信。亦莫感媿朝廷恩。余喜其辭致蒼直。兵制見焉。遯家不之及。蓋世之不稱石田詩久矣。

夜哭

夷白齋詩話曰。都玄敬少嘗學詩沈石田之門。石田問近有何得意作。玄敬以節婦詩首聯爲對。其詩云。白髮貞心在。靑鐙淚眼枯。石田曰。詩則佳矣。有一字未穩。玄敬茫然。避席請教。石田曰。爾不讀禮經。經云。寡婦夜不哭。何不以鐙字爲春字。玄敬悅服。

吳旦生曰。詩律深嚴。一字之間。不容苟下如此。今之肆穎疾揮。文不擇言。亦可炯鑒矣。新知錄云。昔人謂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誠然矣。其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則殊未是。杜子美詩所以爲唐詩冠冕。以理勝也。彼以風容色澤放蕩情懷爲高。而吟寫性靈爲流連光景之辭者。豈足以語三百篇之旨哉。近唐寅送人下第詩曰。王家空設網。儒子尙懷珍。唐荊川以爲是有怨意。因舉唐人詩曰。明主既不遇。靑山胡不歸。如此胸次。方無係累也。此見詩之命意。當主於理矣。都穆詠節婦詩。沈石田以爲禮經寡婦不夜哭。鐙字改作春。此見詩之用字。當主於理矣。若謂詩非關理。豈不謬哉。

按玄敬七歲能詩。好游山水。至屢空。輒笑曰。天地之間。當不令都生餓死。一歲除夕。絕糧。作詩寄朱堯民曰。歲云暮矣室蕭然。牢落生涯只舊氈。君肯太倉分一粒。免敎人笑突無煙。堯民儲千錢爲歲用。分半贈之。玄敬日事讎校。吳門有娶婦者。夜大風雨。滅燭。徧乞火。無應者。雜然曰。南濠都少卿家有讀書鐙在。叩其門。果得火。邢麗文寄玄敬詩。滿座賓朋應貰酒。一樓鐙

火想憐書。

悼張

郡玄敬悼張夢晉詩。高樓明月依然在。遼鶴歸來定幾年。吳旦生曰。夢晉年十四五。作詩。有高樓明月淸歌夜。知是人生第幾迴之句。玄敬素愛其語。至是舉以悼之。按吳郡二科志云。張靈。字夢晉。吳縣人。與吳趨唐寅最善。寅嘗邀游武丘。會數賈飲於可中亭。靈更衣爲丐者上。謂亦能詩。時賈所爲詩。有蒼官、青士、扑握、伊尼諸詞。因以問靈。靈曰。蒼官。柏也。青士。竹也。扑握。兎也。伊尼。鹿也。賈始駭。令賡。靈卽揮毫不已。凡百絕。抵舟。易維蘿陰下。賈使人察之。不見也。皆以爲神仙。賈去。復上亭。朱衣金目。作胡舞。形狀殊絕。初靈與寅俱爲郡學生。郡人方誌來督學。惡古文辭。察知寅。欲中傷之。靈悒鬱不自遣。寅曰。子未爲所知。何愁之甚。靈曰。獨不聞龍王欲斬有尾族。蝦蟇亦哭乎。果爲所斥罷。存餘堂詩話云。夢晉早歲功名未偶。落魄不羈。寄情詩酒間。臨終之前三日。作詩云。一枚蟬蛻榻當中。命也難辭付太空。垂死尙思玄墓麓。滿山寒雪一林松。後一日又作詩云。彷彿飛魂亂哭聲。多情於此轉多情。欲將衆淚澆心火。何日張家再託生。二詩可以想見其風致。亦足悲夫。

畫菊

駒陰冗記曰。唐子畏旅宿寧德。館人懸畫菊。題絕句云。黄花無主爲誰容。冷落疏籬曲徑中。儘把金錢買脂粉。一生顏色付西風。蓋自況云。

吳旦生曰。吳郡二科志。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中式第一。先是。洗馬梁儲校寅卷。歎曰。解元在是矣。儲事畢歸。嘗從程詹事敏政飲。敏政方奉詔典會試。儲執卮請曰。寅高才。惟君卿獎異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江南奇士也。會儲奉使南行。寅感激。持帛一端詣敏政。乞文餞。後被逮。因此論之。四友齋叢說云。江陰富室徐經。與子畏同鄉舉。遂同至京。徐有戲子。日從子畏馳市中。時屬目已衆。徐營他逕以進。子畏疏狂。時漏言語。因罣誤除籍。

初爲諸生。嘗作悵悵詩。悵悵莫怪少時年。百丈游絲易惹牽。何歲逢春不惆悵。何處逢情不可憐。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煙。前程兩袖黄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衲衣持鉢院門前。觀其詞與其事合。蓋語讖也。何元朗稱此詩才情富麗。何必減六朝人。余按子畏集中除去何歲逢春二語。作一律。與擁鼻行吟一律。俱作漫興十首。余購一異。乃子畏五旬之辰。自寫一幀。題云。醉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樂月中眠。漫勞海內傳名字。誰信腰間沒酒錢。書本自慚稱學者。衆人疑道是神仙。些須做得工夫處。不損胸前一片天。是王文恪公所藏。

集中一詩云。若還一日天塌了。大家齊叫阿癐癐。語雖俚。亦有所本。輟耕錄云。淮人寇江南

日。於臨陣之際。齊聲大喊阿㾭㾭。以助軍威。朝野僉載云。武后時。滄州南皮縣丞郭勝靜。每巡鄉。喚百姓婦。託以縫補而姦之。其夫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悊往救之。勝靜羞。諱其事。低身答云。忍痛不得。口唱阿㾭㾭。勝靜不被打。阿㾭㾭。

雪濤詩評。子畏題所畫小景云。不鍊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不耕田。興來只寫江山賣。免受人間作業錢。又題一釣翁畫云。直插漁竿斜繫艇。夜深月上當竿頂。老漁爛醉喚不醒。滿船霜印蓑衣影。皆有天趣。而選刻者删之。以繩尺求子畏耳。

月上

四友齋叢說曰。吳中舊事。其風流有致足樂詠者。朱野航。乃葑門一老儒也。頗攻詩。在篠匾王氏教書。王亦吳中舊族。野航與主人晚酌罷。主人入內。適月上。野航得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喜極發狂。大叫叩扉。呼主人起。詠此二句。主人亦大加擊節。取酒更酌。至興盡而罷。明日。偏請吳中善詩者賞之。大爲張具徵戲樂。留連數日而罷。此亦一時盛事也。

吳旦生曰。朱性甫精楷法。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聞人有奇書。輒借閱。手自繕寫。所纂集總數百卷。其所著野航詩集。今不傳。與朱堯民齊名。文徵仲志性甫之墓云。兩人皆不仕。成化、弘治間。其名奕奕於郡城之東。人稱之曰兩朱先生。正德壬申。堯民死。明年。性甫又死。

自兩人死。吳中故實。往往無所於考。而求其遺書。亦無所得。惜哉。錢牧齋云。自元季迨國初。博雅好古之儒。總萃於中吳。南園俞氏、笠澤虞氏、廬山陳氏。書籍金石之富。甲於海內。景、天以後。俊民秀才。汲古多藏。繼杜東原、邢蠢齋之後者。則性甫、堯民、兩朱先生其尤也。其它則又有邢量用文。錢同愛孔周。閻起山秀卿。戴冠章甫。趙同魯與哲之流。皆專勤績學。與沈啓南、文徵仲諸公相頡頏。吳中文獻。於斯爲盛。百年以來。古學衰落。而老生宿儒。笥經蠹書者。往往有之。吳岫方山。非通人也。聚書逾萬卷。錢穀叔寶畫史也。與其子允治。手鈔書至數千卷。居今之世。後生末學。不復以讀書好古爲事。喪亂以後。流風遺書。益蕩然矣。予嘗欲取吳士自俞石磵、王光菴以後。網羅遺佚。都爲一編。而吳岫諸人。亦附著焉。庶幾前輩風流。不泯沒於後世。且使吳人尙知有讀書種子在也。

歷代詩話卷七十七　癸集六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明詩　卷中之下

泣孝宗

西山日記曰。李獻吉郎戶部時。上孝宗皇帝萬言書。酷似賈長沙。劾壽寧侯鶴齡兄弟。有張氏語中宮。疑其訕己也。左右競前激上怒。請杖之。上持不可。語劉忠宣曰。一杖。夢陽死矣。竟釋之。孝宗崩。夢陽有十年放逐同梁苑。中夜悲歌泣孝宗之句。

吳旦生曰。獻吉本關中人。從父官。遂寓大梁。邊廷實所謂。卻望秦山懷故道。即歸梁苑亦他鄉也。弘治中應詔陳言二病、三害、六漸。末及鶴齡爲外戚驕恣之漸。繫錦衣獄。旋釋之。一夕醉。遇鶴齡大市街。以鞭梢擊之。墮二齒。鶴齡隱忍而止。後有詩云。半醉唾罵文成侯。蓋指此也。正德初。代尚書韓貫道草奏。劾八閹。復逮繫。劉瑾必欲殺之。獻吉出片紙曰。對山救我。秦人皆言瑾恨不能致康德涵。德涵往。獻吉可生也。乃往謁瑾。瑾大喜。盛稱德涵眞狀元。爲關中增光。德涵曰。海何足言。今關中自有三才。老先生之功業。張尚書之政事。李郎中之文章。瑾曰。

李郎中非夢陽耶。應殺無赦。德涵曰。殺之。關中少一才矣。明日。璉奏上赦出。蓋獻吉實賴德涵營救而脫。後德涵得罪。獻吉議論稍嚴刻。馬中錫作中山狼傳詆之。

藝苑巵言云。獻吉有贈黃子詩。禁城春日紫煙重。子昔爲雲我作龍。有酒每邀東省月。退朝曾對掖門松。十年放逐同梁苑。中夜悲歌泣孝宗。老體幸强黃犢健。柳吟花醉莫辭從。徐昌穀有寄獻吉詩。汝放金雞別帝鄉。何如李白在潯陽。日暮經過燕市曲。解裘同醉酒鑪傍。徘徊桂樹涼風發。仰視明河秋夜長。此去梁園逢雨雪。知予遙度赤城梁。雖李白少陵。徐自青蓮。而李得青蓮長篇法。徐得少陵琢句法。當爲七言翹楚。而諸家選俱未及。在所未解也。

樂陵令

詩話類編曰。何仲默與李獻吉齊名。然讀其樂陵令行一篇。亦何嘗規規模古。蓋不過就當日時事。鋪敍結構。自具古體。其詩云。山東郡縣一百八。無有一城無戰場。到今漂血成野水。如山白骨橫秋霜。雲臺砌高將不收。投筆亦有書生謀。黃金大印賜豪貴。白面豈得言封侯。唐朝公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不聞。二十四城見賊走。抗城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寇到時。縣吏州官各亡命。北梁白馬終日行。濟上黃旗錯相映。不聞開門戰。但聞開門迎。吁嗟乎。平原太守樂陵令。夫此詩以樂陵配平原。亦偶然耳。然平原幸脫祿山。竟陷希烈。許公初成卻敵之功。後卒死逆藩。二

人忠節遭際。蓋略相似矣。

吳旦生曰。當時何、李同聲。獻吉以觸宦官、外戚得罪。仲默因天變上封事曰。義子不當畜。宦官不當寵。蓋指錢寧、劉瑾也。又如上書辨獻吉江西之訟。奉詔雲南。卻象犀、珍貝之贈。則其正骨剛風。兩人如一稟矣。故於樂陵令。援往徵今。直攄其中而出之。略無辭飾。具見詩人之大端。按仲默十五舉於鄉。又四年舉進士。三十九而卒。使假以年。其境詣當何如。讀者必欲捃摭緒論以相詆呵。得非詞苑蒼鷹。

藝苑巵言云。何仲默謂。獻吉振大雅。超百世。書薄子雲。賦追屈原。王子衡云。執符於雅謨。游精於漢魏。以雄渾爲堂奧。以蘊藉爲神樞。思入玄而調寡和。如鳳矯龍變。人罔不知其爲祥。亦罔不駭其異。黃勉之云。輿起學士。輓回古文。五色錯以彪章。八音和而協美。如玄造包乎品物。海渤匯夫波流。又云。江西以後。愈妙而化。如玄造範物。鴻鈞播氣。種種殊別。新新無已。其推尊之。可謂至矣。然王敬夫、薛君采各有漫興詩。王詠何云。若使老夫須下拜。便敎獻吉也低頭。薛云。俊逸終憐何大復。麤豪不解李空同。則似有不盡然者。及覩何之駁李詩有云。詩。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空同丙寅間詩爲合。江西以後詩爲離。試取丙寅作。叩其音。尙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辭反常。色黯淡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搖鞞鐸耳。李

之駁何則曰。如摶沙弄泥。散而不瑩。闊大者鮮把持。文又無針綫。又云。如仲默神女賦、帝京篇、南遊日、北上年四句接用。古有此法乎。蓋彼知神情會處。下筆成章爲高。而不知高而不法。其勢如搏巨蛇、駕風螭。步驟雖奇。不足訓也。君詩結語太拙易。七言律與絕句等。更不成篇。亦寡音節。百年、萬里。何其層見疊出也。七言若剪得上二字。言何必七也。二子之言。雖中若戈矛。而功等藥石。特何謂李江西以後爲離。與勉之言背馳。此未識李耳。李自有二病。曰模倣多則牽合而傷跡。結構易則麤縱而弗工。

陳臥子云。暇日與轅文論詩。轅文曰。李、何七言律。皆本於杜。李得其雄壯。何得其雅鍊。此論誠知言哉。予以爲李以渾直之氣。行其雄壯。何以婉麗之致。追其雅鍊。故人見李之襲。以何爲脫耳。

解頤新語云。薛君采詩。俊逸眞憐何大復。麤豪不解李空同。夫大復未足於俊逸。空同不全於麤豪也。

送別

蘭居士詩話曰。何仲默城邊客散重回首。愁見孤鴻落晚汀。與嚴維日晚江南望江北。寒鴉飛盡水悠悠同一意。而嚴有蕭寥不盡之情。然不如太白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更黯淼。此俱

本南華送君者自涯而返。君自玆遠之意。

吳旦生曰。國風燕燕之次章云。瞻望弗及。佇立以泣。此爲千古送別之祖。諸公佳句。胎骨三百篇。非本南華。而孤鴻、寒鴉等。卽與燕燕于飛作興例看。楊升菴引禽經謂。鳥向飛背宿。燕向宿背飛。莊姜取其背飛之義。則又固於說燕矣。王摩詰詩。車徒望不見。時見起行塵。東坡別子由詩。登高回首坡隴隔。時見烏紗出復沒。亦此意也。

文章煙月

藕居士詩話曰。裴愈送魯秀才南遊詩。東吳山色家家月。南楚江聲浦浦風。徐昌穀少時所作。文章江左家家玉。煙月揚州樹樹花。似出此。而藻麗過之。

吳旦生曰。昌穀自琴川徙家吳縣。與唐子畏、祝希哲、文徵仲。號吳中四才子。研究詩學。所著有談藝錄。詞家奉爲玉律。文徵仲云。文章、煙月之句。至今令人口吻猶香。閻起山云。論者以爲此集中警句。雖沈、宋無以加。皇甫百泉云。昌穀自評其詩若棄妻怨妾。此特其少年體耳。藝苑巵言云。昌穀之於詩也。黃鵠之於鳥。瓊瑤之於石。松桂之於木也。

傲睨

藕居士詩話曰。孫太初蓬首提鑑。直入邵文莊公宅。自移榻。坐南面。典謁馳而報公。公知必太

初。倒屣出見。太初不交一言。卽起去。但曰。十年吟破吳門月。剛得梅花一句詩。蓋謂公吳中一人也。

吳旦生曰。傲睨是太初本色。嘗攜鶴入南屏山。其新卜居詩。養鶴似嫌雙口累。爲漁又過一生身。許九杞爲買鶴田。歲輸糧於萬峯深處。因立鶴田券。時費子充罷相。訪之。値其晝寢。故臥不起。久之出。亦不謝。送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子充出語人曰。我一生未嘗見此人也。余有過歸雲菴詩。坐來風暖紅偏落。目極晴空翠欲微。海上碧雲遙接處。百年猶向此中歸。蓋道其事。

石屏

夷白齋詩話曰。孫太初歸雲菴詩。沙晴竹碧鷗出飛。野老候余開石屏。古之人但言柴屏、荆屏。並無石屏之理。如漢人發哀公冢云。初至一戶。無扃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屏。有鎖鑰。太初好奇。初不知石屏乃墓中石門耳。故詩貴乎允當。

吳旦生曰。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自云關中。嘗棲太白之巓。稱太白山人。或云安化王之親支。有託而逃也。徐文長作孫山人考云。以鈔書役某府中。府公爲補吏。會覲。橐白金使山人致布政使。被盜。無以報命。遂亡抵浙。此說誤。正德中。紹興守劉麟去官。卜築吳興之南坦。建業龍霓。以按察挂冠隱西

谿。郡人御史陸崑。亦在罷。長興吳珫。隱居蒙山。招太初作湖南雅社。稱苕谿五隱。戊寅。太初來僦居湖南后林村。就婚施氏。生一女而卒。葬道場山之麓。而歸雲菴乃其所棲止也。中有挂瓢堂。按太初嘗以鐵笛鶴瓢自隨。顧華玉所謂龍笛吟風、鶴瓢酌月。鄭善夫弔太初於道場山中。宿歸雲菴詩。雲藏伏虎寺。花近挂瓢堂。

顧華玉爲浙左藩時。物色太初不可得。稍閒。輒道衣幅巾。放舟湖上。幾行求得之。月下有舟泊段橋下。一僧。一鶴。一童子煮茗。笑曰。此必太初也。移舟就之。遂往還無間。

闌干

孫太初詩。山中芝草闌干長。

吳旦生曰。凡以橫斜爲義。皆可言闌干。今太初亦謂芝草之橫斜耳。非指闌楯而言。薛珍君題壁詩。苜蓿長闌干。正同此意。按階際木句欄曰闌干。字从木。作欄杆。蓋以木縱橫爲之也。如曹植詩。月落參橫。北斗闌干。蓋言其橫斜貌也。白樂天長恨歌。玉容寂寞淚闌干。韻書。眼眶謂之闌干。淚出於眼。亦有縱橫之意也。王元昌云。闌干。淚不斷之貌。亦未盡其義。至於左太沖吳都賦。金鎰磊砢。珠琲闌干。是則磊砢、闌干。皆言其多也。富嘉謨明冰篇。南山闌干晝夜冰。岑參白雪歌。瀚海闌干百丈冰。是大概言其闊遠也。

湧幢小品云。闌干之名。起於北魏。南蠻中。依樹積木以居。名曰闌干。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爲王。入唐。此二字成雅語矣。

藝苑卮言曰。楊用修工於證經。而疏於解經。博於稗史。而忽於正史。詳於詩事。而不得詩旨。精於字學。而屈於字法。求之宇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前。凡有援據。不妨墨守。稍涉評騭。未盡輸攻。

用修

吳旦生曰。用修博覽羣籍。研心考訂。洵一代之偉人矣。武廟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亦作汪張。下問曆官。史館皆愕然。用修復曰。注張。柳星也。周禮以注鳴者。注云。注。咮也。鳥喙也。音咒。南方諸鳥七宿。柳爲鳥之咮也。史記律書。西至於注張。漢書天文志。柳爲鳥喙。又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入貢。同官疑爲三地名。用修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證之。凡所考據。手萹成書。焦氏特標百餘種。余極豔之。購求二十年。僅得實其强半。迺余所傾心而快目也。然廣引生瑕。亦所不免。余詩話中時時正救之。非故取一代之偉人而好爲鐫譙訾煎嚼也。鄙意誠如弇州所云耳。

用修兩上議大禮疏。率羣臣撼奉天門大哭。廷杖者再。謫戍雲南永昌衞。投荒三十餘年。其七

十行戍稿。有病中感懷詩。七十餘生已白頭。明明律例許歸休。歸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爲滇海囚。遷謫本非明主意。網羅巧中細人謀。故園先隴癡兒女。泉下傷心也淚流。詞人讀之。至今血口。按在滇時。嘗醉。鉛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舁之。游行城市。諸伎以精白綾作裓服之。酒間乞書。醉墨淋漓。好事者購歸。裝潢成卷。

繼室黃氏有寄夫詩。雁飛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煙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久爲藝林傳誦。惜其詩不多作。亦不存稿。故用修亦云。易求海上瓊枝樹。難得閨中錦字書。

信天翁

蘭廷瑞詩。荷錢荇帶綠江空。唼鯉含沙淺水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

吳旦生曰。晁景迂集。黃河有信天緣。常開口待魚。潛確類書。名天然。樓攻媿云。水禽有名信天公。容齋五筆云。瀛、莫二州之境。塘濼之上。有禽二種。其一類鵠。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緣。其一類鶩。奔走水上。不問腐草泥沙。唼唼然必盡索乃已。無一息少休。名曰漫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漫畫均度一日。無飢色而反加壯大。二禽稟性不同如此。

謝氏詩源云。有送人至瀛州詩。人逢隨客意。鳥聽信天緣。昔有奚倩游於瀛。見一婦人美而豔。在門。倩曰。可借宿乎。婦曰。敝居蕭瑟。故當隨客意耳。倩入。婦使侍兒具酒餚。遂與之偶。明日送野外。卽乘綵雲而去。蓋仙也。

子衡

李舒章曰。當何、李時。長於五言古詩者。有王子衡、薛君采。子衡峻麗。得其雄分。君采雋潔。得其英分。宋轅文曰。舒章所言。似謂子衡似空同。君采近大復也。

吳旦生曰。子衡、君采。大抵規摹三謝。故五言神似。蓋弘、正間。何、李並興。主持風雅。爲一代冠弁。何容抹摋。卽子衡高自標置。推尊北地。未免抑古揚今。亦詩家尊題之意。未可執爲口實。遂謂大言不慙。未有甚於子衡者也。觀子衡之論詩曰。詩貴意象透瑩。不喜事實黏滯。古謂水中之月。鏡中之影。可以目覩。難以實求是也。三百篇比興雜出。意在辭表。離騷引喻借論。不露本情。東國困於賦役。不曰天之不恤也。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則天之不恤自見。齊俗婚禮廢壞。不曰婚不親迎也。曰。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則壻不親迎可知。不曰己德之修也。曰。余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則己德之美。不言而章。不曰己之守道也。曰。固時俗之工巧

分。偭規矩以改措。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則己之守道。緣情以灼。斯皆包韞本根。標題色相。鴻材之妙擬。哲匠之冥造也。據此。則子衡之於詩。固韞義深矣。豈沾沾自喜。馳騁一槩云爾哉。

西山日記云。鄭善夫初不識子衡。作漫興十首。中有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徧魯諸生。後鄭卒。王爲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爲經紀其喪。仍刻其遺文。

歷代詩話卷七十七

歷代詩話卷七十八 癸集七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明詩 卷下之上

出京

文徵仲致仕出京。馬上口占云。白髮蕭蕭老祕書。倦游零落病相如。三年虛索長安米。一日歸乘下澤車。坐對西山朝氣爽。夢回東壁夜窗虛。玉蘭堂內秋風早。幽竹黃花不負予。

吳旦生曰。徵仲到京。林見素徧稱於臺省諸公。時喬白巖爲太宰。夙重見素。乃力主張授翰林待詔。見素曰。吾此行爲徵仲了此一事。庶不徒行矣。然在翰林。大爲姚明山、楊方城所窘。嘗昌言於衆曰。我衙門中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邪。蓋人之雅俗相懸如此。抑知其拂袖出都。夷然就道。至今讀口占一律。有何芥蔕於胸次也。觀徵仲有詠蛙詩。年來水旱眞難卜。我已公私付兩忘。寄謝繁聲休强聒。吳城明日是端陽。殆爲姚、楊言也。

遣懷

夷白齋詩話曰。文徵仲有病起遣懷二律。蓋不就寧藩之徵而作也。詞婉而峻。足以拒之於千里之

外。詩云。潦倒儒宮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媿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不嫌窮巷頻回轍。消受鑪香一味閒。經時臥病斷經過。自撥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後寧藩敗。凡應辟者。崎嶇萬狀。公獨晏然。始知公不可及也。

吳旦生曰。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以諸生歲貢入京。授翰林院待詔。三載。謝病歸。按唐王以黃金數笏遣一承奉求畫。徵仲堅拒不見。其使逡巡而去。寧庶人以厚幣招致海內名士。徵仲謝弗往。唐子畏往。佯狂而返。識者兩高之。日本貢使踵門求見。具冠服。南面受拜。而卻其贄。曰。此國體也。晚年衣紅絨衣。戴卷檐帽。坐紙窗下。擁鑪曝背。劇談亹亹。坐客皆移日忘去。卒之時。方爲人書志石。未竟。欠伸閣筆。端坐而逝。

二子。彭。字壽承。國子監博士。嘉。字休承。和州學正。張伯起云。文太史詩。未必上超開元。佳者亦不失大曆。後生小子。信口詆訾。迨國博郡博之作。謂之文家詩。今觀壽承妾家住近江淹宅。曾讀銷魂別賦來。休承五百年來幾摹本。翠禽猶在最高枝等句。及張公、善權二作。亦各有致。可盡訾乎。太史女嫁王子美者。更好學。號爲博洽。亦能詩。所作明妃曲。尤傳。

刻竹

文徵仲刻竹詩。蕭蕭落木帶江干。翦翦幽花過雨斑。豈意旅游逢九日。共來把酒看三山。

吳旦生曰。徵仲與許彥明同游金陵嘉善寺。因題詩竹上。後書丁亥九月九日。徵明同子嘉、彥明同子穀來。休承卽刻詩大竹上。好事者取詩竹製筆筒。今尙在王丹丘家。

按富川有東坡竹。蓋公嘗以題壁餘墨灑竹上而不滅。新篁枝葉。皆有墨痕。後百八十年。謝疊山謫居是地。其竹尙然。景泰中杜用嘉詩云。重華南去不南還。二女啼痕在竹間。亦有富川蘇子墨。至今枝葉尙斑斑。

獨退

淸暑筆談曰。高子業詩。衆女競閨中。獨退反成怒。夫。爭妍取忌。有之也。而獨退成怒者。豈不以衆邪醜正。世忌太潔耶。故楊誠齋有云。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爲世所恕。蔡定夫是也。不輕就者亦不爲世所恕。朱元晦是也。

吳旦生曰。少室山房詩評云。子業視李、何後出。而其五言古律之工。不欲作今人一字。在唐不減張曲江、韋蘇州矣。又引陳約之序其集云。洪武初。沿襲元體。頗存纖詞。時則高、楊爲之冠。成化以來。海內龢豫。搢紳之聲。喜爲流易。時則李、謝爲之宗。及乎弘治。文教大起。學士輩出。力振古風。盡削凡調。一變而爲杜。時則有何、李爲之倡。嘉靖改元。後生英秀。稍稍厭棄。更爲

初唐之體。家相淩競。斌斌盛矣。夫意製各殊。好賞互異。亦其勢也。然而作非神解。傳同耳食。得失之致。亦略可言。何則。子美有振古之才。故雜陳漢、晉之詞。而出入正變。初唐襲隋、梁之後。是以風神初振。而縟靡未刊。今無其才而襲其變。則其聲麤厲而畔規。不得其神而舉其詞。則其聲闡緩而無當。彼我異觀。豈不更相笑也。論國初及弘、正而下。格調之變。無如此序之精當者。據此。乃胡元瑞之有取於約之序也。而人之論約之者。亦有取焉。若唐元薦之論詩云。明詩莫盛於弘治。藝苑則李懷麓、張滄洲爲赤幟。而和者多失於流易。山林則陳白沙、莊定山爲眉目。而議者或以爲旁門。李、何一出。變而學杜。正變雲擾。剽竊雷同。比興漸微。風騷日遠。箴其偏者。唐應德也。嘉靖初。更爲六朝、初唐。而纖豔不逞。闡緩無當。作非神解。傳同耳食。議其後者。陳約之也。余故合錄之。其時之風會。可槩見矣。

子安

藝苑巵言曰。皇甫子安之博覽古選。頗勝子循之禪棲。近體爲佳。子安卒。蔡子木以詩哭之云。五字沉吟詩品絕。一官憔悴世塗難。可謂實錄。蔡每對予讀。輒哽咽淚下。

吳旦生曰。皇甫氏涍。字子安。與其弟汸。字子循。濂。字子約。皆登嘉靖閒進士。其兄沖。字子浚。亦登鄉薦。王元美所云。太原兄弟。並擅菁華也。子循寄懷子木云。日日江頭聞送客。每於

詩卷恨錢郎。蓋子循與子木同官陪都。亦如唐時送行詩。非錢起、郎士元。不足取重也。

堯山堂外紀云。王元美爲比部郎。嘗與蔡子木、徐子與、吳明卿、謝茂秦飲。謝時再遊京師。詩漸落。子木數侵之。已被酒。高歌其夔州諸詠。亦平平耳。甫發歌。明卿輒鼾寢。鼾聲與歌相低昂。歌竟。鼾亦止。如若初醒者。子木面色如土。子與復與子木論文。不合而罷。後五歲所。而子木以中丞撫河南。子與守汝寧。明卿謫歸德司理。張肖甫謫裕州同知。皆屬吏也。子木張宴備賓主。身行酒炙曰。吾烏得有其一以慢三君子。尋具疏薦之。

受卷

張涇川贈嚴維中詩。登科豈必傳三唱。受卷曾知讓一籌。

吳旦生曰。弘治乙丑。張涇川爲受卷官。見維中制策。擊節稱賞。既而不預一甲之選。爲之太息。後維中使粵。過之。涇川贈此詩。維中酬云。往事殷勤勞晤語。非才流落負心知。按維中通籍後。屏居鈐山之東堂。折節讀書。與名流往來。人望翕然歸之。何至得君專政。屠戮忠良。後世唾詈爲權姦首也。

玉堂叢語云。高中元爲嚴維中門生。嚴自內直回。往候之。適其鄉人如牆而立。嚴一至。衆張拱以前。高曰。有一雅謔。敢爲老師道否。韓昌黎二語。與目前事相類。嚴曰。何語。曰。大雞昂然

來。小雞聳而待也。嚴亦大笑。人素嘲江西人爲雞。故云。余觀詩說雋永。李伯紀爲行營使。王仲時、張仲宗俱爲屬。王頎長。張短小。白事相隨。一館職戲曰。大雞昂然來。小雞聳而待。則宋時已有此謔。

贈盧

張王屋贈盧次楩詩。左驂猶有胥靡贖。鼓吏終成處士名。

吳旦生曰。陳臥子稱。此聯用事切當。蓋指濬獄也。按次楩雄於貲。使酒罵坐。嘗爲具。召邑令。令乃日昃至。次楩醉臥。不能具賓主。令心銜之。會醉。榜其役夫。旬日。役夫夜壓於牆。隕。遂禽治次楩。坐繫獄。獄中感奮。著幽鞠放招賦以自廣。謝茂秦挾其賦走長安。見諸貴人。絮而泣。平湖陸輿繩爲濬令。平反得脫。故次楩寄茂秦云。魯連自是紫煙客。倜儻長揖二千石。一朝談笑解聊城。東入滄溟眇無跡。而茂秦有感次楩云。燕霜終古憤。梁獄昔年書。世事疏狂裏。交情患難餘。

茂秦

藝苑巵言曰。謝茂秦曳裾趙藩。嘗謁崔子鍾。崔有詩贈之。後以救盧次楩北游燕。刻意吟詠。遂成一家。句如風生萬馬間。又馬渡黃河春草生。皆佳境也。其排比聲偶。爲一時之最。第興寄小薄。

變化差少。嘗謂其七言不如五言。絕句不如律。古體不如絕句。又謂如程不識兵。部伍肅然。刁斗時擊。而寡樂用之氣。

吳旦生曰。茂秦居鄴邸。爲趙康王客。康王薨。其曾孫穆王復禮之。潘景升亘史云。趙王雅愛茂秦詩。從王客鄭若庸得竹枝詞十章。命所幸琵琶妓賈叩度而歌之。萬曆癸酉冬。茂秦從關中還過鄴。偕若庸見王。王宴之便殿。酒行樂作。王曰。止。命緬瑟以琵琶佐之。聲繁屏後。王復止衆妓。獨奏琵琶。方一闋。茂秦傾聽。未敢發言。王曰。此先生所製竹枝詞也。譜其聲。不識其人可乎。命諸妓擁賈姬出拜。光華射人。藉地而竟竹枝十章。茂秦謝曰。此山人鄙俚之辭。安足汚王宮玉齒。請更製竹枝詞。以備房中之奏。王曰。幸甚。茂秦老不勝酒。醉臥山亭下。王命姬以袵代薦。承之以肱。明日。上新竹枝詞十四闋。姬按而譜之。不失毫髮。元夕。便殿奏技。酒闌送客。卽盛禮而歸賈於邸舍。茂秦載以游燕、趙間。逾二年而逝。姬奉柩停大寺之旁。每夜操琵琶一曲。歌茂秦竹枝詞。必慟絕而罷。

陳臥子云。茂秦地位于鱗之下。徐、吳之上。元美評其所製最當。而未免以蕭、朱之嫌。左袒濟南。抑之太甚。此文人之交。不足重也。

萬峯

堯山堂外紀曰。謝茂秦游天壇。賦七言一律。天畔飛霞照萬山。尋易山字爲峯。遂成絕句云。度嶺攀崖自一笻。黃冠竹下偶相逢。振衣直上昇仙石。天畔飛霞照萬峯。

吳旦生曰。詩家易字。最爲緊要。余於庚集高詩中論之。至有兩字一義。而用此則安。用彼則否。尤關微妙。在人深思而自得之。如柳文暢詩。亭皋木葉下。謝玄暉詩。雲中辨煙樹。不可作亭皋樹葉下。雲中辨煙木。蓋木之與樹、山之與峯。其義一也。試取數語細哦之。覺舌本間有斷斷不可混下者。此無他。響與啞之別也。

外紀又云。有客問作詩之法於謝茂秦。請出一字爲韻。以試心思。乃得天字。遂成三十六句云。林開鳥雀天。鵾號月黑天。春陰欲雨天。斜陽禾黍天。明河半在天。一棹劃江天。荷影亂湖天。江清魚在天。蜮影瘴江天。千江各貯天。海氣混茫天。霜冷菊花天。雲慘戰場天。野燒氣蒸天。鷹揚朔漠天。馬見渥洼天。神龍穴海天。湖抱岳陽天。飢鼯叫雪天。鐘磬徹諸天。心空靜裏天。鶴夢不離天。濁水混青天。東南百越天。江波不定天。雲蘿隱洞天。丹氣夜薰天。登嶽上捫天。隴樹插秦天。霜清瘴癘天。氣竅漢家天。冰開雁沼天。海簸大鵬天。嶺斷五羊天。微茫晝裏天。人老醉鄉天。又用天字起。得十二句云。天馬行無迹。天覆空青色。天高籠鳥心。天陰鬼火亂。

天寒鷹力健。天聚峨嵋雪。天勢海相吞。天風助鬭虎。天山雄漢塞。天長接鄧林。天晴百鳥散。天垂四野青。又第二用天字。得十二句云。井天開地鏡。鈞天奏太和。蜀天低劍閣。雲天渾一色。木天通夜鼠。羅天昭象緯。楚天三峽斷。海天騰蜃氣。諸天空色界。江天月兩分。霜天紅樹老。通天鳥道寒。又第三用天字。得十二句云。夜爽天街露。孤峯天外出。風暖天絲度。靜中天籟起。隱見天河影。峽開天一綫。漢北天常雪。日高天更青。霞明天姥峯。禪林天雨花。雲疏天色澹。井平天影出。又第四用天字得十二句云。風影參天樹。鑿嶺蜀天開。混沌是天胚。萬物各天機。出塞胡天盡。龍鬬海天翻。雁得楚天春。虹截江天碧。王氣浮天闕。號涔縮天影。秋氣澄天宇。到海得天多。客謝而去。顧茂秦笑曰。子何太泄天機邪。

簡倨

堯山堂外紀曰。李于鱗爲陝西按察使。鄉人殷者來巡撫。嘗下檄于鱗代撰奠章及送行序。于鱗不樂。移病乞歸。殷留之。入謝。乃請曰。臺下但以一介來命。不則尺牘見屬。無不應者。似不必檄也。殷謝過。有所屬撰。以名刺往。久之。復移檄。于鱗上疏乞休。不待報。竟歸。吏部惜之。用何仲默例。許養疾。疾愈起用。蓋異數也。于鱗歸。杜門。自兩臺監司以下。請見不得。去亦無所報謝。以是得簡倨聲。又嘗爲詩云。意氣還從我輩生。功名且付兒曹立。諸公聞之。有欲甘心者。

吳旦生曰。于鱗守順德時。訪胡提學。乃蜀人也。問之曰。楊升菴健飯否。胡曰。升菴錦心繡腸。不若陳白沙鳶飛魚躍也。于鱗拂衣去。後按察關中。過許中丞。問今能詩何人。于鱗云。惟王元美。其次宗子相。許請子相詩觀之。于鱗勃然曰。夜來火燒卻。蓋其性行簡倨如此。然觀陳眉公語陳臥子云。少時見元美言。往者燕邸之會。于鱗詩必晚出。見他人有工者。卽廢己作。不復示人。前輩自矜其名乃爾。據此。則爲于鱗下懷處也。以簡倨一切之人。而獨下懷於吟事。知其中本無虛憍之氣也。論者謂其狂易叫囂。弊流後進。亦太刻深矣。

新河

堯山堂外紀曰。舊河通鮑子。新浪漲桃花。元人張仲舉詩也。嘉靖中。河決徐沛。大司空萬安朱公衡。排衆議。改築新渠。百年河患。一旦屏息。海內名士。咸有頌章。李于鱗詩云。河隄使者大司空。兼領中丞節制同。轉餉千年軍國壯。朝宗萬里帝圖雄。春流無恙桃花水。秋色依然鮑子宮。太史但裁溝洫志。丈人何減漢臣風。春流一聯。王元美亟稱之。以爲不可及。然實用張語。而意稍不同。後元美過新河。亦有詩呈朱公云。日出煙空匹練飛。大荒中劃萬流依。連山盡壓支祁鎖。逼漢疑穿織女機。九道徵輸寬氣象。六軍容物迴光輝。甘棠欲讓金隄柳。曾護司空卻蓋歸。論者以支祁、織女一聯。又在桃花水、鮑子宮之上。

吳旦生曰。元美謂。春流無恙桃花水。秋色依然瓟子宮。不知者以爲上單下重。按三月水謂之桃花水。爲害極大。此聯不惟對偶精切。而使事用意之妙。有不可言者。余觀杜詩。三月桃花浪。趙注引韓詩。溱與洧。方渙渙兮。注謂。三月桃花水下時也。希注引漢溝洫志。來春桃花水盛。顏師古注謂。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蓋桃方華時。旣有雨水。川谷冰泮。衆流猥集。波瀾盛長。故謂之桃花水。余喜此兩注最得源委。若東坡詩。桃花春浪孤舟起。程注但引杜欽傳。不知有韓詩、月令事矣。

續停驂錄云。黃河水異。凡立春後。凍解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謂之水信。水衡記。正月名凍解水。二月、三月曰桃花水。春末曰菜花水。四月末曰麥黃水。五月曰瓜蔓水。水衡記。瓜延蔓。故名瓜蔓。六月中旬後曰樊水衡記作礬山水。七月曰豆花水。八月曰荻苗水。水衡記。荻花。故名荻苗水。九月曰登高水。十月曰復漕水。水衡記。水落復故道。謂之復漕水。十一月、十二月曰蹙凌水。水衡記。水斷復結。謂之蹙凌水。非時汎漲。曰客水。其勢移谼橫注岸如刺毀。曰劄岸。漲溢踰防。曰抹岸、掃岸。故朽潛流刺其下。曰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隤。曰淪卷。逆漲曰上展。順漲曰下展。直流中屈曲橫射。曰徑窌。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曰拽白。又曰明灘。其汨起處。輒能溺舟者。曰薦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爲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

沙也。

于鱗首云。河隄使者大司空。蓋空字與同、雄、宮、風相叶。余按司空之空。不當作平聲韻叶也。詩話類編云。空字有四音。平聲音枯公切。說文竅也。天曰太空。紗名方空。從平聲。上聲音孔。考工記。函人眡其鑽空。舜紀。穿爲匿空旁出。莊子。礨空之在天澤。注。小穴也。張騫傳。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柳子厚祭張舟文。空道北出。式遏蠻陬。大宛傳。張騫鑿空。皆音作上聲。去聲音控。詩。不宜空我師。論語。其庶乎屢空。揚子。酒誥之篇俄空焉。唐詩。潭影空人心。又。天空霜無影。又。十八人名空一人。皆音去聲。入聲音窟。古者穴地穿崖而居。謂之土空。司空。官名。居四民時地利也。故曰司空。周禮注。司空。主國空地以居民。空地。卽窟地也。天上星有土司空。亦映地之土穴。詩曰。陶復陶穴。又。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室卽土空也。冬時萬物閉藏。故司空之官屬冬。據此。則于鱗直作平聲叶者。未深考耳。

白雪樓

李于鱗酬李東昌詩。江湖盤薄有能事。畫我山中白雪樓。

吳旦生曰。于鱗自秦中挂冠。搆白雪樓。所著名白雪樓詩集。東昌李使君子朱讀其集。繪爲圖以寄之。于鱗酬贈此詩。按于鱗自謂樓在濟南郡東三十里許鮑城。前望太麓。西北眺華不注諸

山。大、小淸河。交絡其下。左瞰長白、平陵之野。海氣所際。每一登臨。鬱爲勝觀。自題白雪樓云。大淸河抱孤城轉。長白山邀返照迴。謝魏使君云。白雪新題照畫闌。鮑山堪此對盤桓。王元美乃謂。樓上于鱗讀書。而其下甚穢。可笑。則又何邪。陳眉公云。于鱗死。其子駒後亡。家貧。白雪樓已鬻他人矣。文人薄命如此。

大陸

李于鱗登眞定大悲閣詩。坐來大陸當窗盡。不斷滹沱入檻流。

吳旦生曰。大陸在眞定府寧晉縣。卽禹貢陸澤之地。大河所經。受滏、音輔。洨、音肴。沙滐音際諸水。夏潦之時。漳水、滹沱。南北交注。其澤東西徑三十里。直接隆平、任縣。俱百餘里。漳、滹二水。遠徙可以耕種。後漢書。鉅鹿郡有大陸澤。呂氏春秋。九藪。趙之鉅鹿。高誘注云。廣阿澤是也。按廣阿、大麓。同澤異名。舊志因尙書納於大麓之文。遂有堯臺、象城二迹。隋圖經云。大麓有堯臺。高與縣城等。世謂堯禪舜處也。地里志云。大麓有象城縣。舜弟子所封之邑也。故于鱗同元美登郡樓詩。銜杯大麓來秋色。倚檻邢臺過白雲。元美有于鱗邀登郡樓詩。不盡天風吹大陸。何來嶽色滿邢州。時于鱗守順德。古名邢州也。偶見後之倣七子聱口者。動言大陸。竟作平原廣野之通稱。特詳釋之。

五子七子

王元美贈吳明卿詩。無妨中散來千里。更喜延之詠五君。又贈姚匡叔詩。見數八公君第幾。空傳七子世無多。匡叔以道術爲王客。惓惓七子之盛。

吳旦生曰。嘉靖間。元美初成進士。隸事大理山東李伯承。伯承爲通之于鱗。遂結社都下。作五子詩。東郡謝茂秦榛。濟南李于鱗攀龍。吳郡王元美世貞。長興徐子與中行。廣陵宗子相臣。南海梁公實有譽。於時稱五子。實六子也。已而茂秦與于鱗隙。遂去茂秦而進武昌吳明卿國倫。又益以南昌余德甫曰德。銅梁張肖甫佳允。則所謂七子者也。又有新蔡張助甫九一。與德甫、肖甫。相繼而入七子社者。此元美所云吾黨有三甫也。先是弘、正中。北地李獻吉夢陽、信陽何仲默景明、武功康德涵海、鄠杜王敬夫九思、吳郡徐昌穀禎卿、儀封王子衡廷相、濟南邊廷實貢。亦稱七子。詞林於是有先七子、後七子之目矣。逮于鱗沒。元美引進益多。如蒲圻魏順甫裳、歙郡汪伯玉道昆、從化黎惟敬民表之屬。稱爲後五子。崑山俞仲蔚允文、濮州李伯承先芳、孝豐吳峻伯維嶽、順德歐楨伯大任之屬。稱爲廣五子。至於常熟趙汝師用賢、雲杜李本寧維禎、南樂魏懋權允中、四明屠長卿隆、金華胡元瑞應麟。遂稱末五子矣。

評七子

少室山房詩評曰。嘉、隆並稱七子。要以一時著作聲氣傅合耳。然其才殊有徑庭。于鱗七言律絕。高華傑起。一代宗風。明卿五、七言律。整密沈雄。足可方駕。然于鱗則用字多同。明卿則用句多同。故十篇而外。不耐多讀。皆尺有所短也。子相爽朗以才高。子與森嚴以法勝。公實縝麗。茂秦融和。第所長俱近體耳。

吳旦生曰。胡元瑞品評七子。而不及王元美者。此敬美所謂胡郎論古今文人。互有雌黃。至於吾兄。無可瑕摘也。然元美於五子之詩。茂秦居首。漫興之作。于鱗其一。蓋亦著矣。又謂宗子相天才奇秀。其詩以氣爲主。務於勝人。間有小瑕。及遠本色者。弗恤也。吳明卿才不勝宗。而能求詣實境。務使首尾勻稱。宮商諧律。情實相配。子相自謂勝吳。然已不戰屈矣。徐子與斟酌二子。頗得其中。已是境地。精思便達。梁公實工力故久。才亦稱之。據此。覺他人之評七子。愛憎遷忽。茫無定緒。究不若七子中自評其儕偶爲大當也。

牛腰

王元美詩。囊裏牛腰詩卷麤。他年鶴背重還無。何如負局先生好。只負眞形五岳圖。

吳旦生曰。時有樓道人以詩卷徧索名公題贈。故元美題此誚之。李太白詩。書禿千兎筆。詩載兩牛腰。陸放翁詩。題詩又滿牛腰束。采藥常擕鵶嘴鋤。萬曆中程孟陽和牧齋移居詩。未煩馬

汗會充棟。不及牛腰免借車。錢牧齋詩。牛腰詩卷互傳誦。

青雲

王元美詩。我自青雲甘薄宦。誰當白雪問相思。吳旦生曰。王、李類以青雲、白雪作對。如于鱗詩。卽今病借青雲起。何用詩傳白雪音。元美詩。青雲坐向論心失。白雪歌容攘臂驕。余觀京房易占云。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云。嵇康蚤有青雲之志。衡陽王云。身處朱門而情在江湖。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梁袁象贈隱士庾易詩。白日淸明。青雲遼亮。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白詩。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皆作隱逸用。如顏延年五君詠云。仲容青雲器。注言。器識高遠也。卽史記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此亦非爲仕路言也。今之指功名爲青雲。何哉。然在唐時。白樂天聞元八改官詩。交親盡在青雲上。鄉國遙抛白日邊。方干送侯郎中赴闕詩。青雲舊路歸仙掖。白鳳新詞入聖聽。要其始。由於揚雄解嘲云。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後遂以爲故實邪。

二王

少室山房詩評曰。予與友人拈二王律詩。長公有花裏鳴絃千嶂色。月明飛鳥萬家春。次公則飛鳥

夜懸天姥夢。栽花春映赤城標。長公有悲歌碣石虹高下。擊筑咸陽日動搖。次公則星近長安多聚散。雲深碣石易浮沉。眞勁敵也。

吳旦生曰。敬美弱冠稱詩。李于鱗呼爲小美。嘗致書元美云。小美思火攻伯仁。奈何不善備之。余德甫寄元美兄弟詩。吳中二美得王郎。余觀他人之尸祝元美。卑者未窮其蘊。高者或溢其量。總不若敬美之遺兄書爲定論也。其書云。詩道拓基於北地。極深於濟南。然而采蓄之途尙狹。游矯之神未充。兼此二家。登乎彼岸。古惟陳思、子美。今則吾兄庶幾。吾兄境雖神詣。然亦學以年劭。白雲之什。雖經刪改。未離矜莊。逮乎繫獄三輔。建節靑土。字字快心。言言破的。性靈效矣。變化見矣。擊節賞勝。每恨古人無此快句。然謂稍遜古十九首。意者亦坐斯歟。居憂以後。縱心觸象。取材愈博。演教彌神。或鬼篆蛇文。冥搜六合之外。或牛溲馬勃。近取咫尺之間。離觀則邈若無關。湊泊則天然一色。大都字險者韻必妥。韻奇者聲必調。天壤之間。若爲預設。此眞藝林之絕技。律家之玄造也。甚或直指故陳。纖詞間作。雖淮陰用兵。多多益善。瞿曇拈指。頭頭是道。然弟臆陳。則謂周行所示。末流宜愼。何者。恐比丘無飯鍼之能。效羅什而有室也。所以郞襄諸篇。特寡游戲。簡善謔以示娛。宏大雅而垂訓。意在玆乎。

秦聲

王伯穀曲中詩。一半秦聲半楚聲。秦娥調瑟楚娥箏。吳旦生曰。李龜年至歧王宅。聞琴聲。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也。伯穀用此。

懷妾

王伯穀答袁懋中問病詩云。書生薄命元同妾。丞相憐才不論官。吳旦生曰。王元美有和伯穀懷出妾詩。妾與書生俱薄命。花隨春帝不長情。蓋指此也。嘉靖間。懋中執政。伯穀游北雍。閣試餅中牡丹詩。其牡丹名相袍紫。伯穀乃作一聯云。色借相君袍上紫。香分太極殿中煙。懋中賞歎。呼詞館諸公數之曰。公等能道得王秀才十四字邪。引爲記室。懋中卒。無子。伯穀渡江。哭其墓。有詩云。伯道遺孤安得有。中郎少女亦曾無。又云。山上杜鵑花是鳥。墓前翁仲爲石人。其聲淒婉。不堪竟讀。

文苑瀟湘云。詩不嫌巧。只要巧得入妙。如伯穀壽張伯起令母詩。共道麻姑如好女。笑看萊子似嬰兒。蓋張母九十而健。伯起亦七十。故云。題梅衡湘平朔方卷詩。美人學舞魚腸劍。廝養能開兕角弓。都是實事。描寫得佳。曾寓陳令君所陳觴之樓上。遂作詩二句云。多君下榻能留穉。

有客登樓亦姓王。用陳蕃、王粲事。化腐為新。

枇杷

詩話類編曰。莫廷韓過袁履善先生。適郡人獻枇杷果。誤書琵琶字。相與大笑。青浦令屠長卿續至。莫避去。令偶謂。有莫君。不可得見也。先生曰。正在此。因出見。而笑容滿面。令君以為問。先生道其故。令君曰。琵琶不是這枇杷。先生曰。只為當年識字差。莫卽云。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令君賞譽再三。遂定交。

吳旦生曰。琵琶二字。按說文作枇杷。又釋名。枇杷。本出於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卻曰杷。及觀胡曾贈薛濤詩。萬里樓臺女校書。琵琶花下閉門居。金人馬定國雪霽詩。獨往南塘探春色。琵琶花下竹雞鳴。則枇杷二字又作琵琶。豈古字可互通邪。書之以為博雅者談助云。

琵琶字本作批把。搜神記作鞞婆。

生日

徐文長上胡宗憲生日詩。幾年載筆承英盼。四海為家只浪投。授簡眞慚稱記室。逢人交慶識荊州。

吳旦生曰。胡宗憲督師平倭。文長筦書記。嘗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長揖入坐。縱談時務。督

府勢嚴重。勿顧也。嘉靖己未秋九月。宗憲生辰。故上詩述其幕下之情。後宗憲下請室。文長發狂。尋病卒。袁中郎游越。得其殘帙。示陶周望。相與激賞。且謂其胸中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託足無門之悲。故其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鐘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其集自是盛傳於世。余按宗憲嘗讌將士爛柯山。文長作詩云。萬里封侯金印大。千場博戲綵毬新。時沈嘉則同在幕。亦宴山上。請爲鐃歌十章。援筆立就。釃酒高吟。至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宗憲起捋其鬚曰。何物沈生。雄快乃爾。知其時辟置幕府者。率皆國士。

歷代詩話卷七十八

歷代詩話卷七十九 癸集八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明詩 卷下之中

襲前

藕居士詩話曰。袁中郎力糾明詩。藝林咸允。十集出。幾於紙貴。務去陳言。力驅剽竊。殊爲有功詩道。其謂不襲前人一字一意。恐未盡然。略舉一二。如庖人供薄餅。稚子獻香梨。襄陽有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落絮黏行牘。老杜有落絮黏行蟻。倦來看洗馬。老杜有晚涼看洗馬。感郎千金顧。古詩有感郎千金意。去日翟公猶有客。到來潘岳已無花。鐵女有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珠簾欲度閒仙語。佺期有經聲欲度聞天語。古屋繫龍兒。老杜有古屋畫龍蛇。東風吹綻紅亭草。東風吹暖婁江樹。唐人有東風吹綠瀛洲草。文雅王元美。淸夷孫太初。卽老杜之淸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也。六朝舊事殘鐘外。卽楊載之六朝舊恨斜陽外也。大約此等偶襲古。亦不避。三百篇亦有之。不足爲病。劉玉受云。初讀袁集。酷愛之。徐覺其玩世語多。老婆心少。此是大根權機。政不必作婆子氣。旨哉。

吳旦生曰。當衕聲溯影之時。堆垛成風。中郎起而闢之。灑灑蕩蕩。眼膜頓洗。正不可少。此打猛諢出也。其自謂不襲。與必欲指其襲。皆是習氣未除。要之詩人工拙。全不在此。亦觀其大段若何耳。余最愛中郎別伯穀一律云。河上淸霜雁字斜。西風匹馬又天涯。錦帆涇繞郎官舍。冠子橋通處士家。好事每供梅月水。淸齋長試穀前茶。東鄰不是無姝子。眼底何人解浣紗。淸疏絕俗。無半點煙火。中郎與伯穀身分俱出。

卓老

湯義仍歎卓老云。自是精靈愛出家。鉢頭何必向京華。知教笑舞臨刀杖。爛醉諸天雨雜花。

吳旦生曰。溫陵李卓吾。名贄。自稱卓老。以孝廉爲姚安太守。政令淸簡。公座或與髡俱。又輒至伽藍判公事。踰年。入雞足山。閱藏不出。御史疏令致仕歸。妻莊夫人。生一女。莊歿後。不復近女色。一日搔髮。自嫌蒸蒸作死人氣。遂去髮。獨存鬢鬚。禿而方巾。所著藏書、焚書。又著孫子參同成。會當事疏上。指爲妖人。逮詔獄。恚甚。遂以薙髮刀自剄。馬侍御經綸哭之曰。天乎先生。妖人哉。其後一著書老學究。其前一廉二千石也。乃收葬之通州迎福寺側。王覺斯弔其墓云。李子何方去。寒雲葬此軀。性幽成苦節。才躁及餘殃。鬼雨濛昏眼。蒿山泣夜鵂。愁看哽咽水。老淚入湯湯。

謫歸

湯義仍送臧晉叔謫歸湖上詩。卻笑唐生同日貶。一時臧穀竟何云。吳旦生曰。晉叔先生爲余之外舅從父行。有晉風。縱情任誕。官南國子博士時。族祖湧瀾公。亦爲南駕部郎。兩人每出。必以棋局、蹴毬。懸之輿後。此義仍所謂深鐙夜雨宜殘局。淺草春風恣蹴毬也。晉叔又與小史衣紅衣。並馬出鳳臺門。中白簡。罷官時。唐仁卿以議文廟從祀偕貶。同日出關。故義仍有唐生臧穀之句。以爲美談。然義仍所著詞曲四夢。晉叔謂是架上書。非場上調。遂加芟潤。義仍憤然作絕句。擬之摩詰、雪蕉矣。晉叔居平。每云經史俱經人道過。獨取元人詞曲百種刊校成書。至今藝林珍之。

秋草

甲乙賸言曰。頃入都。詞人益寥落無幾。而所見篇什。惟吳允兆秋草十詩。及汪明生秋閨雜詠。翼翼可誦。其他惟柳陳父元夕一結云。看他何處不娛人。及楊不棄谿上偶成。沙頭小鴨自呼名而已。至如朗哉、公翰諸君。都不復進。亦足見詩道之不振也。

吳旦生曰。族祖允兆公。以布衣標置詞場。吳輿稱詩者。必爲公首屈一指。其秋草十章。皆堪傳誦。而八月幽并百草黃一章。尤爲選家所重。兼善臨池。好事者取公手揮秋草諸篇鐫之石。肯

公像於幀首。野衣幅巾。儼然獾叟也。

公集名射堂詩鈔。余之外祖母爲公姪女。詩得家法。盛年嫠節。所著憂餘草、哀餘草行世。今選集所載吳淑貞是也。惜二刻與射堂刻俱銓擇失當。遺逸猶多。以俟訂定。

養紙薰衣

李本寧詩。銀光紙養芙蓉粉。金縷衣薰豆蔻香。吳旦生曰。嘗閱升菴集。有云。養紙芙蓉粉。薛濤事。薰衣豆蔻香。霍小玉事。而本寧爲此聯。亦比偶中佳語也。崇禎中閨蕣僧詩。豆蔻篆雙參佛罷。芙蓉箋界學書成。又全用其語。若沈景倩詩。養紙芙蓉粉似脂。瓠犀濡墨寫新詩。沈令則詩。芙蓉膩粉養成堆。待取綾紋十樣來。劉伯宗詩。它年覓得芙蓉粉。倘欲相期九萬枚。則近時習用之矣。

本寧聲高翰苑。標映一時。其評論唐人最佳。節錄之云。古者上自人主。下自學士大夫。以及細民。莫不爲詩。而詩盛衰之機在上。後世細民不知詩。人主罕言詩。僅學士大夫私其緒。而詩盛衰之機在下。長慶、西崑、玉臺。能爲體以自標異。而無能使人盡爲其體。少陵詩盛行。迺在革命之代。其轉移化導之力。詎足望人主乎。則唐與古殊矣。樂八音皆詩。詩三百皆樂。唐人樂府。已非漢、魏、六朝之舊。自郊廟而外。時采五、七言絕句。長篇中雋語。被絃管而歌之。代不

數人。人不數章。則唐與古殊矣。六朝以上。惟樂府、選詩。眉目小別。大致固同。至唐而益以律、絕、歌行諸體。𣪘不相侔。夫一家之言易工。而衆妙之門難兼。則唐與古殊矣。先王辨論官才。勸懲徵惡。於詩焉資。其極至於饗神祇而若鳥獸。善作者莫如周公。堇堇可數。他皆太史所采。稍爲潤色。春秋列國卿大夫稱詩觀志。大抵述舊。而唐一人之詩。常數倍於三百篇。一切慶弔問遺。遂以充筐篚饋牽。用愈濫而趨愈下。則唐與古殊矣。

弄

虞長孺滿覺弄看花詩。玉岑西望逼瑤城。月路靑靑桂影橫。

吳旦生曰。杭州南屏山之深處。有名滿覺弄。迤延數里。皆植桂花。崇禎癸酉秋八月。嵇年祖凝宇公同先子往游。旭率諸弟操壺觴以從。得窮其勝。先子問名弄何義。旭前曰。高下桂枝。有石逕可通。如人家之屋下小巷。呼之爲弄也。離騷云。五子用失乎家衖。揚子云。一閧之市。皆訓巷。卽當作弄。集韻。弄。廈也、屏也。又作𢍺。蓋卽今稱耳。字書有一字而倍爲兩字者。如因衖字呼弄唐是也。俗語有兩字而呼爲一字者。如合衚衕爲衖字是也。南齊書。蕭諶接鬱林王出西弄。弑之。此亦宮中別道。如永巷之類。隋書。南蠻有小㔍弄、大㔍弄。元經世大典有火衖。注。音弄。王元美游洞庭山記。有風弄。又弇山園記。有鐵貓弄。一云嚴陵瀨有風七里。無風七十

里。土人謂之瀧。或譌爲籠。皆當從此弄字。楊升菴云。弄者。蓋衖字之轉音耳。敬述前聞以對。先子顧諸弟而笑曰。汝兄之言辨。

嬾婦

曹能始桂州風謠二首末云。嬾婦田間過。忙將織作陳。

吳旦生曰。自注。嬾婦。山猪也。食人田禾。以機杼之物陳設。則止。余以此嬾婦所化。卽墮異類。猶見機杼而卻走也。按述異記。淮南有嬾婦魚。俗云。昔陽氏家婦。爲姑所怒。溺死。化爲魚。象州異物志作死爲獸。脂可然燭。以之照鳴琴、博弈。則爛然有光。及照紡績。則不復明。說文。鯸魚。酉陽雜俎。奔䱐。一名瀱。草木子云。卽江豚也。丹鉛續錄。鯸魚。卽嬾婦魚也。多膏。以爲鐙。佛經謂之饞鐙。開元天寶遺事號爲饞魚鐙。則能始所稱山猪卽此類。物理固有然者。

三雅五經

李君實作飲酒詩。登樓客在傳三雅。問字人來揖五經。

吳旦生曰。魏文帝典論云。靈帝末。斗酒直萬金。劉表一子好飲。乃製三爵。大曰伯雅、注云。一斗。一云受七勝。卽升字。次曰中雅、注云。五升。一云受六勝。小曰季雅。注云三升。一云受五勝。蓋君實用此。而王粲依劉表作登樓賦。故幷及之耳。潘遠紀聞譚云。閬中有人修池。得三銅器。狀如杯盞。上

各有二家字。一云伯雅、二云仲雅、三云季雅。乃名此池爲三雅也。趙德麟云。恐是盛酒器。非飲器也。曾存之云。古人軀幹大。升合小。王仲弓傷寒證治論湯劑注云。古方三兩當今一兩、三升當今一升。東觀漢記。今日歲首。請上雅壽。于志寧詩。俱裁七步詠。共傾三雅杯。劉孝綽詩。共擕雲氣藻。同舉雅文杯。

廣韻瓨字注云。酒器。瓨。即雅字也。方言。瓨、閜、甇、甈。皆栝也。秦晉之郊謂之瓨。所謂伯瓨也。其大者謂之閜。吳越之間曰甇。齊右平原以東。或謂之甈。栝其通語也。瓨。音雅。閜。呼雅反。甇。音章。甈。音摩。

侯鯖錄云。陶人之爲器。有酒經焉。晉安人盛酒似瓦壺之製。小頸、環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饋人則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他境人有游於是邦。不達其義。聞五經至束帶迎於門。乃知是酒五缾爲五經焉。

虎落龍鍾

鍾伯敬編離詩。縛柴成虎落。澆竹汰龍鍾。

吳旦生曰。按鼂錯論邊寨事云。爲中周虎落。注謂。若今用竹虎。以竹篾相連。遮落於寨要下。以沙布其表。旦視其跡。知寇來也。揚雄羽獵賦。虎落三嵏。以爲司馬。一作虎路。古音略。云

路。音落。疊也。謂以繩周繞之。世芳詩。不須防虎落。聊復策龍韜。

戲瑕云。竹名龍鍾。而唐詩。雙袖龍鍾淚不乾。則直以貌老人衰相矣。然竹實有名龍鍾者。羅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謂之龍鍾竹。余按杜子美寄高適、岑參詩。何太龍鍾極。於今出處妨。薛蒼舒注云。龍鍾。竹名。謂其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自禁持。取此義也。殊不知南越志與羅浮山記所載龍鍾竹。乃是希世之異物。馬融長笛賦。惟籠鍾之奇。生於終南之陰崖是也。安得以年老取義注杜邪。後人反援爲故實。而伯敬不考。亦漫作此句。緗素雜記云。古語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從西域二合之音。切字之元也。龍鍾、潦倒。正二合之音。龍鍾切癃字。潦倒切老字。欲言癃、欲言老。即以龍鍾、潦倒言之。

余觀伯敬詩。淸迥自異。全用歐九飛蓋橋翫月筆法。與譚友夏選古唐詩歸。一時從鍾、譚入門者。翕然稱之。其後訾者日起。吳逸一云。讀詩歸。知鍾、譚善索隱。每取奇於句字之間。至於全章主意。卻不理會。宜不能服大匠心也。余以此論。切中其弊。因歎選事之難。如竟陵一派。體質尙其枯淡。句調尙其生硬。意見小偏。遂失當行者有之。唐仲言駁其選唐不過欲鋤去初、盛、中、晚疆界。故於開元諸公。必取其調落中、晚者。此論亦太刻深矣。至錢牧齋云。鍾、譚之類。五行志所謂詩妖。天乎寃哉。恐未遽令竟陵心折。

利瑪竇

譚友夏過利泰西墓云。私將禮樂攻人短。別有聰明用物殘。

吳旦生曰。萬曆辛巳。大西洋奉耶穌教者利瑪竇自歐羅巴國航海九萬里入中土。始到肇慶。劉司憲持其貢表上聞。所貢耶穌像、萬國圖、自鳴鐘、鐵絲琴等。上啓視嘉歎。命給廩。賜第宣武門內。建天主堂。供耶穌像其上。按耶穌釋略云。耶穌。譯言捄世者。尊主陡斯降生後之名也。陡斯造天地萬物。無始終形際。因人始亞當。以阿襪言。不奉陡斯。陡斯降世。拔諸罪過人。漢哀帝二年庚申。誕於如德亞國童女瑪利亞身。而以耶穌稱。居世三十三年。般雀比剌多以國法死之。死三日生。生三日。昇去。死者。明人也。復生而昇者。明天也。越庚戌。瑪竇卒。詔以陪臣禮葬阜城門外二里溝嘉興觀之右。

李卓吾贈詩云。逍遙下北溟。迤邐向南征。刹刹標名姓。山山記水程。回頭十萬里。舉目九重城。觀國之光未。中天日正明。李君實贈云。雲海盪朝日。乘流信綵霞。西來六萬里。東泛一孤槎。浮世常如寄。幽棲卽是家。那堪作歸夢。春色任天涯。

白小

譚友夏詩。夕煙湖上黃茅屋。秋雨橋邊白小魚。

吳旦生曰。老杜白小詩。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友夏評云。形容細魚賤而多。妙絕。蓋老杜詠物之工。高出千古。友夏深所矜賞。因以入詠。韻語陽秋言。白小與菜無異。豈復有厚味哉。故白樂天亦有下飯腥鹹白小魚之句。魚始二寸。已就烹。魚之窮也。寒士又從而食之。其窮抑甚。又陸放翁詩。羹釜帶鱗烹白小。蓬門和蔓繫黃團。

山　史

陳仲醇詩。花枝送客蛙催鼓。竹籟喧林鳥報更。

吳旦生曰。仲醇自言。山鳥每至五更。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中眞率漏聲也。嘗居小崑山下。適聞庭蛙。請以節飲。因題此聯。可爲山史實錄。余按小崑山。二陸讀書處。仲醇築臺其陰。以棲隱焉。少負高才。與董元宰齊名。侍御某。督學至華亭。兩人各自許第一。已而揭名。元宰首。仲醇在次。遂裂儒衣冠焚之。決計肥遯。時年二十有九。自是名傾海內。有山中宰相之目。薦剡上聞。累辟不起。四方造請其廬。乞片札以引重者。幾於在陸滿車。在水滿舟矣。即下肆之一芒屩。一粉餈。無不曰。此眉公鞋、眉公餅云。蓋眉公其自號。而物矜矜以求售。亦號焉已耳。

陳木叔贈眉公詩。金馬有星仍字隱。玉璜雖夢不能臣。潘木公極賞此二語。余弱冠晤眉翁於南

屏山寺。盤桓竟日。因以詩投贈云。仙家十賚陶弘景。戰國一人魯仲連。翁謝不敢當。

宣廟器

張士昌觀宣鑪歌云。吁嗟乎。此鑪不可狀。南鑄北鑄徒多樣。曰除獸面象鼻與分襠。戟耳魚耳斯爲上。又倪天樞宣瓷謠云。燦然者瓷識宣皇。當年盛時陶器良。饒土凝雪骨薄剛。如水泑光火則降。又金聲觀宣廟漆器歌云。人工化工二俱有。百年收藏長在手。奴驅倭漆兄剔紅。請爲宣皇記考工。

吳旦生曰。器首宣廟之銅。宣銅鑪其首。鑪之製有辨焉、色有辨焉、款有辨焉。製所取宜書室、登几案、入賞鑒。則莫若彝乳鑪之口徑三寸者。其製百摺。彝鑪。乳鑪。戟耳。魚耳。蜒蚰耳。薰冠。象鼻。獸面。石榴足。橘囊。香奩花素。方圓鼎等。上也。角端。象頭鬲。判官耳。雞腿。脚扁鑪。翻環。六稜。四方直脚鑪。漏空桶鑪。竹節。分襠。索耳等。下也。釘耳補款者。僞也。色種種。面色二。蠟茶色。汞浸擦薰洗爲之。有栗色。有藏經紙。有褐色。有棠梨。有茄皮。鏒金色。金泥塗炙成之。有赤金霞片。覆手色二。雞皮紋色。火氣久而成者。跡如雞皮。拂之實無跡也。青綠硃斑色。未經火氣久而成也。款亦製辨、色辨之。陰印陽文。眞書大明宣德年製。字完整。地光澤。與鑪色等。非經雕錯者。近有北鑄。以施家名。有蘇鑄。以甘家名。有南鑄。以甘家名。每以僞得眞售。然製卽可僞也。款卽可僞也。色終不可爲僞。宣鑪色黯然。奇光在裏。審視如膚肉

內色。蘊火爇之。彩爛善變。僞者外光奪目。內質理疏。槁然矣。傳宣廟時。內佛殿災。金、銀、銅像渾而液。因用鑄器。非也。宣廟欲鑄鑪。問工。銅何法鍊而佳。工奏。鍊至六則現殊光寶色。異恆銅矣。上曰。鍊十二乃鑄也。先是。永樂間。鑄燒斑彝。耳多寬索。腹多分襠。後是。景泰、成化間。鑄獅頭彝。厚赤金作雲鳥片帖鑄之。款用藥燒景泰年製等字。質色製款。無如宣鑪者。其他宣器。質色如鑪也。而入賞鑒。則亞之。次窑器。古曰柴、汝、官、哥、均、定。在今則永、宣、成、正、嘉、萬、官窯。其時饒土入地未惡。其土骨紫白。料法、泑藥水法、底足火法、花青畫彩法。雅既入古。緻又盡今。故懸日無多。而購市重直。傳世永寶焉。永窯之壓手杯。傳用可久。價直甚高。坦口。折腰。沙足。滑底。外深青花。內雙獅毬。毬內篆書永樂年製。細如粒米。鴛鴦心次之。花心次之。近者倣之以蠢厚。約略形似耳。宣窯之紅魚靶杯。末西紅寶石塗。魚形。泑內燒出。泑上寶紅凸起。紫黑者火候失也。青花茶靶杯。畫龍松梅。酒靶杯。畫人物海獸。硃砂小壺大碗。色紅鮮白鎖口。竹節滷壺、小壺匾罐。皆罩蓋者。鑪、餅、盤、碟、敞口花尊、蜜漬桶罐。多五采者。白壇琖。心有壇字。暗花白茶琖。甕肚釜底縣足。裏有龍鳳暗花。底有大明宣德年製暗款。坐墩等。有漏花填彩。有實花填彩。皆深青。地有藍地填彩。有白地青花。有冰裂紋。器式績事。皆發古未有。而橘皮紋起隱隱然。他則水注。五采桃注、石榴注、彩色雙爪注、雙鴛注、鵝注。筆洗。魚藻洗、葵瓣洗、磬口洗、螭洗。兩臺鐙檠。雀食罐。蟋蟀盆等。成窯之葡萄靶杯。五彩敞口匾肚。草蟲可口。子母雞。勸杯。人物、蓮

子酒琖。草蟲小琖。青花酒琖。薄纔如紙。齊筋小碟。香盒小礶。皆五采者。嘉窯之青花五彩二窯。製器悉備。有小白甌。亦曰壇琖。醮壇用器。內書茶、酒、棗湯、薑湯等字。三色魚扁琖。磬口饅心圓足。紅鉛小花合子等。大如錢。有青花、有紅花。蓋永尙厚。成尙薄。宣青尙淡。嘉青尙濃。成青未若宣青。蘇浡泥青也。宣彩未若成彩。淺深入畫也。嘉、萬之回青。特爲幽蒨。隆窯之春宮。不入鑒藏。是其別已。其同者。汁水瑩厚如堆脂。汁中椶眼。有若蟹爪也。質料膩實。不易茅蔑也。磨弄歲深。火色退淨也。今市所爭購。多當年不中御用者。其有龍紋五爪。不落民間。或碾去一爪。而亦市之。坎漆器。古犀毗。剔紅、戧金、攢犀、螺鈿。市時時有。而今則剔紅、塡漆、倭漆三者。剔紅。宋多金銀爲素。今錫、木爲胎。永樂中則果園廠製。合、盤、匣不一。合有蔗段、蒸餅、河西、三撞、兩撞等式。盤有圓、方、長、八角絛環、四角牡丹瓣等式。匣有長方、四方、二撞、三撞四式。其法。朱漆三十六次。鏤以細錦。底漆黑光。針刻大明永樂年製字。以比元作者。張成、楊茂。劍鐶、香草之式。似爲過之。宣德中製。同永樂而特紅鮮。底用刀刻大明宣德年製。塡以金屑。僞造者。用礬朱、或灰團起外。硃漆二層。曰罩紅也。塡漆。刻成花鳥彩。塡稠漆。磨平如畫。久逾新也。倭漆。胎輕。漆滑。鉛鈐口。金銀片。漆中金屑燦燦如飛金。無少渾暗。有圓三、五、七、九子合。有方四、六、九子匣。其小合匣。重止三分有三。撞合。有粉、扇、筆等匣。有木銚、有角盥。中土盡其技者。稱蔣製。倭漆與潘製倭銅焉。正統中。楊塤之描漆。汪家之彩漆。

設色如畫。用粉入漆。久乃如雪。或曰眞珠粉也。隆慶中。方信川之堆漆螺蜔。黃平沙之剔紅。人物精采。刀法圓滑。雲南雕法雖細。用漆不堅。刀不藏鋒。稜不磨熟矣。次紙墨。紙不如舊。墨不如新。宣紙至薄能堅、至厚能膩。箋色古光。文藻精細。有貢箋、有綿料。式如榜紙。大小方幅。可揭至三四張。邊有宣德五年造。素馨紙印。後則有白箋。堅厚如板。兩面砑光如玉。有灑金箋。有灑金五色粉箋。有金花五色箋。有五色大簾紙。有瓷青紙。堅韌如段素。可用書泥金字。有藍紙。薄不能佳。外則有薛濤蜀箋。鏡面高麗箋。松江譚箋。新安倣宋藏經箋等。墨欲黑。古墨色光如漆。濃不湮沁。淡不脫神。今其法不可得。時御用內墨。則宣廟之龍鳳大定、光素大定。青墳、金墳大明宣德年製字。別有朱、藍、紫、綠等定。外則國初之查文通、龍忠迪。碧天龍氣、水晶宮二種。方正。牛舌墨。蘇眉陽。臥蠶小墨。嘉、萬之羅小華。小道士等。汪中山。太極十種。元香太守四種。客卿四種。松滋侯四種。邵格之。方于魯。青麟髓等。其子子封日羲蒼篆。程君房。元元靈氣等。方程墨各有譜。今之潘嘉客。紫極龍光。潘方凱。開天容。吳名望。紫金霜。吳去塵。不可磨、未曾有等。而市品價尤重者。始方羅中、方程。今兩吳也。其爲質輕煙細。易松以桐。易桐以脂。煙百兩。油三石。今五石矣。茜染獨草。今用剖矣。若遂能取巨勝油煙。徐鉉、李廷珪。何足殊異哉。見帝京景物略。

龍尾

錢牧齋詩。趁朝龍尾還如夢。穩臥牛衣得此生。

吳旦生曰。雍錄。龍尾道者。含元殿正南升殿之道也。康駢劇談錄云。含元殿左右立棲鳳、翔鸞二闕。龍尾道出於闕前。殿門去南門一里。元會來朝者。仰觀玉座。如在霄漢。蓋含元殿南。疏階升殿。凡爲三大層。自下而上。其下兩層。皆培土、鋪甎。爲陂陀斜道。不疏小級。其鋪甎處。逶迤屈曲。凡七轉。自丹鳳北望。則如龍行而垂其尾。是以命爲龍尾道也。龍尾云者。亦附並龍首山爲義而立名也。比之龍尾者。其培土處合爲一階。而階上所鋪甎道。則分而爲兩。以引班對上。故仁裕曰。階兩面。龍尾道各六七十步也。李德裕獻替錄云。朝官退朝後。從龍尾道出。戎幕閒談云。李迪上龍尾道。見一玉魚子。光瑩奪目。許渾詩。纔歸龍尾含雞舌。更立螭頭運兎毫。王建宮詞。上得靑花龍尾道。側身偷覷正南山。崇禎中吳梅村詩。退直夜歸龍尾道。

雌甲

申維烈贈曾弗人同庚詩。雌甲幸同予共汝。雄文翻讓弟爲兄。

吳旦生曰。諧噱錄。裴晉公在相位。有人寄槐瘿一枚。欲削爲枕。郎中庚威捧翫良久曰。此是雌樹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錢牧齋贈陳叟生子詩云。人世但求庚癸足。生年更要甲辰雄。范石湖云。夏月値甲子日雨。以妨農

爲憂。老農云。喜遇雙日是雌甲子。雖雨無妨。因考歲時雜占注云。甲子値隻日多驗、雙日少驗。古詩云。老尙誇雌甲。狂寧作散仙。蓋古人原有雌雄之說。

廿年

申維烈詩。廿年風雨隔胡牀。

吳旦生曰。入聲十四緝韻中。載廿字。詩家往往用二十作廿。蓋古文省便字也。按說文。廿。人汁切。二十幷也。卉。蘇沓切。三十幷也。卌。先立反。四十幷也。玉篇。廿。如拾切。卉。先闔切。廣韻二十七合中音趿。二十八盍又收。卌。先入切。容齋隨筆云。秦始皇凡刻石頌德之辭。皆四字一句。泰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琅琊臺頌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罘頌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仲春。東觀頌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會稽頌曰。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此史記所載。每稱年者。輒五字一句。嘗得泰山辭石本。乃書爲廿有六年。想其餘皆如是。而太史公誤易之。或後人傳寫之訛耳。其實四字句也。余觀國語云。行玉廿穀。正作此字。顏之推稽聖賦。中山何夥。有子百廿。

犢鼻

尹子求登華山詩。脫卻深衣宜犢鼻。攀來絕壁是猨身。

吳旦生曰。司馬相如傳。身自著犢鼻褌。滌器市中。師古注。卽今之衳之容反也。形似犢鼻。故名。余按明堂圖。人身兩膝以下。有穴名犢鼻。西谿叢語云。膝上二寸爲犢鼻穴。蓋言褌之短。僅至於此也。甯戚南山歌。短布單衣適至骭。老杜同谷歌。短衣數輓不掩脛。亦同此意。則顏師古、韋昭之注皆誤。留青日札云。以三尺布爲之。形如牛鼻。蓋前後各一幅。中裁兩尖襠交輳。卽今之牛頭子褌。一名梢子。乃爲農夫田衣。而士人無復服之者。此說俚甚。

顏俠客

茅止生詠顏俠客詩。俠香不得狂飈颺。猶是吳趨一酒人。

吳旦生曰。天啓間。楊副院漣。首暴璫罪。一時淸流之禍。緹騎四出。周銓部順昌被逮。民大譁。顏佩韋創義洶變。手殺一校尉。已而談笑入西市。目當事曰。我死而生。諸公生而死矣。同坐死者五人。吳因之率衆葬之虎丘。勒石曰五人之墓。今巋然存也。止生作二十八忠詩。以表諸君子。又作三奇詩。顏其一也。顏。沈湛里中。闘走技擊爲雄。卒之慷慨赴義。賢於衣冠遠矣。止生爲鹿門先生之孫。年十歲。吳興大祲。太守陳幼學議輸振。人囁嚅莫敢應。止生垂髫奮袖。請傾家廩以濟荒。太守歎曰。此異童子也。長而好談兵。進武備志。待詔翰林。改授副總兵。以罪遣戍。因呼憤縱酒而死于昭遠。感述云。氣滿揮戈遑駐日。心傾指困遡駒年。又云。北闕籌兵眞武

庫。西曹謗篋似文淵。

歷代詩話卷七十九

歷代詩話卷八十 癸集九

前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明詩 卷下之下

格律

陳臥子辱李司馬萍槎贈詩勉以世事兼許文筆云。久瞻樞府重明光。投我連城雲錦章。傷亂已聞劉太尉。賞音深媿蔡中郎。九龍移帳春無草。萬馬窺邊夜有霜。早晚滄江驚驛使。詔書先問右賢王。朱雲子論此詩曰。三、四穩實。五、六巉秀。方見配搭之妙。向與臥子論李頎知君官屬一篇。章法濃淡、音節頓挫之妙。深夜相與歎息。可語格律者。世無一二。今閱臥子詩至此。恍如當日。

吳旦生曰。臥子此詩。起二句見司馬贈詩。頷聯之上句見世事。下句見文筆。輕將題面收拾已過。而頸聯乃贊美司馬之辭。結句又足成之。臥子深於格律。有筋節、有氣韻。故爲七字擅場。此法從唐律中得來。如老杜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衞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其起句云。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綵鷁新。言柏中丞貞節遣弟別駕將命而往也。頷聯上句云。遷轉五州防禦使。言中丞時爲夔州都督也。唐書。夔州兼峽、忠、歸、萬爲五州。下句

云。起居八座太夫人。言起居衛尙書伯玉之祖母也。唐以六尙書。左右僕射。合爲八座。頸聯云。楚宮臘送荆門水。白帝雲偸碧海春。乃是江陵與蜀州景語。結句云。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斑鬢總如銀。則及示從弟意矣。如孫逖和左司張員外自洛使入京中路先赴長安逢立春日贈韋侍御及諸公。其起句云。忽覩雲間數雁迴。更逢山上一花開。第一句見使還。第二句見立春也。頷聯云。河邊淑氣迎芳草。林下輕風待落梅。承第二句立春而言也。頸聯上句云。秋憲府中高唱入。言張之以詩贈韋也。下句云春卿署裏和歌來。自言以此詩和張也。結句云。共言東閣招賢地。自有西征作賦才。乃贊美張公耳。觀杜、孫二詩。極完整。卻又極貫串。凡作長題而有數事者。皆於此等詩細求之。則首尾部位自然勻美。而何有凌雜之患哉。卽以李頎一篇言之。送李回起句云。知君官屬大司農。詔幸驪山職事雄。言回侍從而往驪山也。頷聯上句云。歲發金錢供御府。是承第一句官司農而言也。下句云。晝看仙液注離宮。是承第二句幸驪山而言也。頸聯云。千巖曙雪旌門上。十月寒花輦路中。是往驪山景語。蓋此篇總以第二句爲主也。結句云。不覩聲明與文物。自傷留滯去關東。則頎之反而自道耳。此等格律。非盛唐何以有此。

大長秋

陳臥子感懷詩。羣臣多拜大長秋。

吳旦生曰。通典。戰國時有宦者令。秦有中謁者令丞。漢灌嬰爲中謁者。後常以閹人爲之。又有衞尉、少府各一人。漢景帝改爲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成帝加置太僕一人。掌太后輿馬。通謂之皇太后卿。又有長信、長樂少府。職如長秋。後漢大長秋。常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中宮出則從。師古云。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恆久之義。故以爲皇后官名。漢書戾太子傳。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後漢書馬皇后傳。有司奏立長秋宮。注。請立皇后。不敢指言。故以宮稱之。南齊書。秋宮亦遽。軒景前戲。梁書。配德早終。長秋曠位。隋書。大長秋主諸宦者。以司宮闈之職。劉禹錫宮詞云。日晚長秋簾外報。于鵠少年行云。少年初拜大長秋。

雁塞

陳臥子燕中雜詩。雁塞雲連陣。龍沙月近樓。

吳旦生曰。燕中用雁塞字。臥子似未確核。嘗見今人所用紫塞、雁門、雁塞。皆混而稱之。莫考其地。按古今注云。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焉。周興嗣千字文。雁門紫塞。鮑昭蕪城賦。北走紫塞。杜甫詩。蕭蕭紫塞雁。李頻詩。秦地山河連紫塞是矣。山海經云。雁門山。雁出其間。在高柳北。梁州記云。梁州縣界。有雁塞山。傳言此山有大池水。雁棲集之。因名雁塞。願太初有雁塞考。最審實可據。蓋云雁門紫塞。皆在北。今人稱北爲雁塞。非也。荊州記。雁塞

北接梁州汶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雁飛驀至此。卽回翼。惟一處稍下。每雁飛達。則矯翮裁度下處而過。故名雁塞。地在蜀漢間也。

文無害

黃太穉讀周元立兩都詩有懷云。更誰年少文無害。有客陽春和不多。

吳旦生曰。野客叢書謂。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趙禹爲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居大府。張湯給事內史。爲寧氏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顏師古注。無害。言最勝。又曰傷害也。言無人能傷害之者。僕觀後漢百官志。秋冬遣無害都吏按訊諸囚。注。案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漢書音義曰。文無所枉害。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正如此也。據此。則文無害乃漢律中語。太穉用作讀詩贊美之辭。未之考究爾。如楊仲弘詩。愼察文無害。詳觀獄有疑。自是確當。

成語

黃太穉寄懷三友。其中二聯云。以吾一日長乎爾。如此三星粲者何。漢口帆從鸚鵡落。荆州士比鯽魚多。

吳旦生曰。王直方詩話。山谷嘗謂。作詩使史漢間全語爲有氣骨。後因誦孟浩然詩。見以吾一

日長。異方之樂令人悲。及吾亦從此逝。方悟山谷之言。太穉正得此意。故用成語獨蒼然。

北夢瑣言云。江陵世號衣冠藪澤。人言琵琶多如飯甑。措大多如鯽魚。

串月

徐元歎串月詩。金波激射難可擬。玉塔倒懸聊近似。塔顛一月獨分明。千百化身從此止。

吳旦生曰。蘇俗。每歲八月十八夜。士女凝妝。挈壺罍。艤舟於橋畔。首尾鱗比。僅出篷窗以遲月。蓋吳中盛水。水與月相吞孕。凡區一水。卽各絡一月。望之纍纍焉如編貝而成串。謂之看串月。故元歎詩序。或云從寶帶橋外出。數有七十二。此橫說也。或云葑關外極饒谿港。是夜月出其方。光影相傳。望如塔鐙。此豎說也。薄暮登楞伽山。坐靈官殿庭。遠水縱橫。昏昏莫辨。更餘。孤魄漸升。從谿港一一現形。分身無數。始大異之。二更後。益奇。總之。所爲玉塔者近是。向之橫、豎。俱不足言。今取元歎之序與詩合觀之。所謂串月。宛在行間矣。

稻孫

單尊僧詩。稻孫翻曉露。鳩婦語晴煙。

吳旦生曰。番禺雜錄。稻再生曰稻孫。又米元章秋日登無爲州城樓宴集。見田禾靑靑可愛。問之老農云。稻孫也。稻已穫。得雨。復抽餘穗。元章喜而名其樓曰稻孫樓。今尊僧句用此。

方瞳

陳百史詩。赤幢旣獲老方瞳。

吳旦生曰。潛確類書。李根兩目瞳子皆方。云八萬歲則瞳子方。拾遺記。老聃居山。有父老五人。方瞳玉面。共談天地。乃五方五行之精。枕中書。忽見一眞人眼瞳正方。頂負圓光。玉顏絕世。東坡詩。白髮何足道。要使雙瞳方。楊仲弘詩。已驚雙鬢短。更待兩瞳方。揭曼碩詩。方瞳綠鬢紅氍毹。

仙書言。陶通明晚年一眼有時而方。搜神記。堯時偓佺兩目更方。

支離

張鍾篤詩。石拳磊亂排棊譜。木叟支離負斧形。

吳旦生曰。硏莊雜記。鮮于伯機嘗於廢圃中得怪松一株。移置所居齋前。呼爲支離叟。朝夕撫翫以爲適。遂昌雜錄云。僧温日觀時至其家。抱軒前支離叟。或歌或笑。其法中所謂散聖者。其人也。鍾篤用此。

按莊子。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會撮。椎髻也。）五管在上。（五臟之管。皆屬於背。背曲僂。則管在上也。）兩髀爲脅。此數句畫出馱子形狀。蓋支離者。傴僂也。肢體不收拾之貌。而鮮于

取以名松。必此松之盤屈而偃僂矣。

春　場

劉同人詩云。楊柳活。楊柳多。小孩小女閒不過。絲綫結鞭韃陀羅。鞭陀羅。陀羅起。陀羅起。鞭不已。鞭不已。陀羅死。又詩云。楊柳青。兒手空鐘不暫停。空鐘空鐘。舒而遠聽。如蛣蜣起。末觸於屏。簫垂笛橫。絲絃合併。大人爲政。小兒無此耐煩性。又詩云。倒掖器。如甌落階餅倒水。勻勻呼吸吹薄紙。吸少呼多脫餅底。藏爹錢瞞爹。眼裏迷糊。琉璃廠甸。子兒迷糊倒掖器。爹著汗。嬷著淚。

吳旦生曰。楊柳活、楊柳青。皆燕人習俗語。而同人采之成詠也。燕中兒謂之打拔拔。按宋時寒食有抛堉之戲。兒童飛瓦石之類也。謂起於堯民之擊壤。古童兒所戲之器。非土壤也。風土記云。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外。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梅聖俞詩。窈窕蹋歌相把袂。輕浮賭勝各飛堉。毛禾切。蓋同人與宛平于奕正蒐事摛辭。著帝京景物略一書。可爲采風之助。如春場一帙。附載十二月事例。詳善有致。堪與荊楚歲時記並傳。

帝京景物略云。東直門外五里。爲春場。場內春亭。萬曆癸巳。府尹謝傑建也。故事。先春一日。大京兆迎春。旗幟前導。次田家樂。次句芒神亭。次春牛臺。次縣正佐、耆老、學師、儒府。上下衙。皆騎。丞尹輿。官皆衣朱簪花。迎春自場入於府。是日塑小春牛芒神。以京兆生舁入朝。進

皇上春、進中宮春、進皇子春。畢。百官朝服賀。立春候。府縣官吏具公服禮句芒。各以綵仗鞭牛者三。勸耕也。退。各以綵仗贈貽所知。按造牛芒法。日短至辰日。取土、水、木於歲德之方。木以桑柘。身尾高下之度。以歲八節四季、日十有二時。踼用府門之扇。左右以歲陰陽。牛口張合。尾左右繳。芒立左右。亦以歲陰陽。以歲干支納音之五行三者色。爲頭、身、腹色。日三者色。爲角、耳、尾。爲膝、脛。爲蹄色。以日支孟、仲、季爲籠之索。柳鞭之結子之麻苧絲。牛鼻中木曰拘脊子。桑柘爲之。以正月中宮色爲其色也。芒神服色。以日支受尅者爲之。尅所尅者。其繫色也。歲孟、仲、季。其老、壯、少也。春立旦前後五日中者。是農忙也。過前。農早忙。過後。農晚閒也。而神並乎牛。前後乎牛分之。以時之卯後八曰煖。亥後四曰寒。爲罨耳之提且戴。以日納音。爲髻平梳之頂耳前後。爲鞋袴行纏之懸著有無也。田家樂者。二荊籠。上著紙泥鬼判頭也。又五、六長竿。竿頭縛脬如瓜狀。見僧則捶使避匿。不令見牛芒也。又牛臺上花繡衣帽。扮四直功曹立。而兒童瓦石擊之者。樂工四人也。考漢郊祀志。迎春祭青帝句芒。青車旗服。歌青陽。舞雲翹。立青幡。百官衣皆青。郡國縣官。下至令史。服青幘。今者朱衣。唐制。立春日。郎官、御史、長貳以上。賜春羅幡勝。宰臣、親王、近臣。賜金銀幡勝。入賀。帶歸私第。民間翦綵爲春幡簪首。今惟元旦日。小民以鬈穿烏金紙。畫綵爲鬧蛾簪之。

正月元旦五鼓時。不臥而嚏。嚏則急起。或不及衣。曰。臥嚏者。病也。不臥而語言。或戶外呼。則不應。曰。呼者。鬼也。夙興盥漱。啖黍糕。曰年年糕。家長少畢拜。媚友投箋互拜。曰拜年也。燒香東嶽廟。賽放爆杖。紙且寸。東之琉璃廠店。西之白塔寺。賣琉璃餅。盛朱魚。轉側其影。小大俄忽。別有衕而嘘吸者。大聲琢琢。小聲哮哮。曰倒掖氣。旦至三日。男女於白塔寺繞塔。旦至晦日。家家竿標樓閣。松柏枝蔭之。夜鐙之。曰天鐙。是月也。女婦閒。手五丸。且擲、且拾、且承。曰抓子兒。丸用象木銀礫爲之。競以輕捷。八日至十八日。集東華門外。曰鐙市。貴賤相遝。貧富相易貿。人物齊矣。婦女著白綾衫。隊而宵行。謂無腰腿諸疾。曰走橋。至城各門。手暗觸釘。謂男子祥。曰摸釘兒。擊太平鼓無昏曉。跳百索無稚壯。戴面具。耍大頭和尚。聚觀無男女。有以詩隱物。幌於寺壁者。曰商鐙。立想而漫射之無靈蠢。十一至十六日。鄉村人縛秫稭作棚。周懸雜鐙。地廣二畝。門徑曲黠。藏三四里。入者誤不得還。即久迷不出。曰黃河九曲鐙也。十三日。家以小盞一百八枚。夜鐙之。徧散井、竈、門、戶、砧、石。曰散鐙也。其聚如螢。散如星。富者鐙四夕。貧者鐙一夕止。又甚貧者無鐙。小兒共以繩繫一兒腰。牽焉。相距尋丈。迭於不意中拳之以去。曰打鬼。不得爲繫者兒所執。執者。鬨然共捉代繫。曰替鬼。更繫更擊。更執更代。終日擊。不爲代。則佻巧矣。又繩以爲城。二兒帕蒙以摸。一兒執敲城中。輒敲一聲而輒易其地以

譔之。爲摸者得。則蒙執敲兒。曰摸蝦兒。望前後夜。婦女束草人。紙粉面。首帕、衫、裙。號稱姑娘。兩童女掖之。祀以馬糞。打鼓歌馬糞薌歌。三祀。神則躍躍拜不已者休。倒不起。乃咎也。男子銜而仆。十九日集白雲觀。曰耍燕九。彈射走馬焉。廿五日大啖餅餌。曰塡倉。

二月二日。曰龍擡頭。煎元旦祭餘餅熏牀炕。曰熏蟲兒。謂引龍、蟲不出也。燕少蜈蚣。而蠍其爲毒倍焉。少蚊。而蠅其爲擾倍焉。蚤蝨之屬。臭蟲又倍焉。所苦尤在編戶。雖預熏之。實未之除也。小兒以木二寸。製如棗核。置地而棒之。一擊令起。隨一擊令遠。以近爲負。曰打枚枚。古所稱擊壤者耶。其謠云。楊柳兒活。抽陀螺。楊柳兒青。放空鐘。楊柳兒死。踢毽子。楊柳發芽兒。打拔兒。空鐘者。刳木中空。旁口。盪以瀝青。卓地如仰鐘。而柄其上之平。別一繩繞其柄。別一竹尺。有孔。度其繩而抵格空鐘。繩勒右卻。竹勒左卻。一勒。空鐘轟而疾轉。大者聲鐘。小亦蛣蜣飛聲。一鐘聲歇時乃已。製徑寸至八九寸。其放之。一人至三人。陀螺者。木製如小空鐘。中實而無柄。繞以鞭之。繩而無竹尺。卓於地。急掣其鞭。一掣。陀螺則轉。無聲也。視其緩而鞭之。轉轉無復住。轉之疾。正如卓立地上。頂光旋旋。影不動也。

三月淸明日。男女掃墓。擔提尊榼。轎馬後挂楮錠。粲粲然滿道也。拜者、酹者、哭者、爲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錠次。以紙錢置墳頭。望中無紙錢。則孤墳矣。哭罷不歸也。趨芳樹。擇園圃。列坐

盡醉。有歌者。哭笑無端。哀往而樂回也。是日簪柳。遊高梁橋。曰踏青。多四方客未歸者。祭掃日。感念出游。廿八日。東嶽仁聖帝誕。傾城趨齊化門。鼓樂旗幢爲祝。觀者夾路。是月。小兒以錢泥夾穿而乾之。剔錢泥片片。錢狀字幕備具。曰泥錢。畫爲方城。兒置一泥錢城中。曰卯。兒拈一泥錢遠擲之。曰撇。出城則負。中則勝。不中而指杈相及。亦勝。指不及而猶城中。則撇者爲卯。其勝負也以泥錢。別有挑用葦。綳用指者。與撇略同。有撇用泥丸者。與錢略同。而其畫城廓遠。

四月一日至十八日。傾城趨馬駒橋。幡樂之盛。一如嶽廟。碧霞元君誕也。立夏日啓冰。賜文武大臣。編氓得賣買。手二銅盞疊之。其聲磕磕。曰冰盞。冰著溼乃銷。畏陰雨天。以綿衣蓋護。燠乃不消。八日。捨豆兒。曰結緣。十八日亦捨。先是拈豆念佛。一豆佛號一聲。有念豆至石者。至日熟豆。人徧捨之。其人亦一念佛。啖一豆也。凡婦女不見答於夫姑婉若者。婢妾擯於主及姥者。則自咎曰。身前世不捨豆兒。不結得人緣也。是日耍戒壇。游香山、玉泉。茶酒棚、妓棚。周山灣澗曲。聞初說戒者。先令僧了願如是。今不說戒百年。而年則一了願。是月。榆初錢。麪和糖蒸食之。曰榆錢糕。

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飾小閨女。簪以榴花。曰女兒節。五日之午前。羣入天壇。曰避毒也。

過午出。走馬壇之牆下。無江城繫絲投角黍俗。而亦爲角黍。無競渡俗。亦競游耍。南則耍金魚池。西耍高粱橋。東松林。北滿井。爲地不同。飲醵熙游也同。太醫院官。旗物鼓吹。赴南海子。捉蝦蟇。取蟾酥也。其法。針棗葉。刺蟾之眉間。漿射葉上。以蔽人目。不令傷也。漬酒以菖蒲。插門以艾。塗耳鼻以雄黃。曰避蟲毒。家各懸五雷符。簪佩各小紙符。簪或五毒。五瑞花草。項各綵繫。垂金錫。若錢者。若鎖者。曰端午索。十三日。進刀馬於關帝廟。刀以鐵。重八十觔。紙馬高二丈。鞍韉繡文。轡銜金色。旗鼓頭踴導之。

六月六日。曬鑾駕。民間亦曬其衣物。老儒破書。貧女敝緼。反覆勤日光。晡乃收。三伏日洗象。錦衣衛官以旗鼓迎象出順城門。浴響閘。象次第入於河也。則蒼山之頹也。額耳昂。回鼻舒糾。吸噓出水面。矯矯有蛟龍之勢。象奴輓索據脊。時時出沒其鬐。觀者兩岸各萬衆。面首如鱗次貝編焉。然浴之不能須臾。象奴輒調御令起。云浴久則相雌雄。相雌雄則狂。

七月七日之午。丟巧鍼。婦女曝盎水日中。頃之。水膜生面。繡鍼投之則浮。則看水底鍼影。有成雲物、花頭、鳥獸影者。有成鞋及翦刀、水茄影者。謂乞得巧。其影粗如槌、細如絲、直如軸蠟。此拙徵矣。婦或歎。女有泣者。十五日。諸寺建盂蘭盆會。夜於水次放鐙。曰放河鐙。最勝水關。次泡子河也。上墳如清明時。或製小袋以往。祭甫訖。輒於墓次掏促織。滿袋則喜。秫竿肩

之以歸。是月始鬬促織。壯夫士人亦爲之。鬬有場。場有主者。其養之又有師。鬬盆筩罐。無家不貯焉。立秋日。相戒不飲生水。曰。呷秋頭水。生暑痱子。

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果餅必圓。分瓜必牙錯瓣刻之。如蓮華。紙肆市月光紙。繢滿月像。趺坐蓮華者。月光徧照菩薩也。華下月輪桂殿。有兔杵而人立。擣藥臼中。紙小者三寸。大者丈。緻工者金碧繽紛。家設月光位於月所出方。向月供而拜。則焚月光紙。徹所供。散家之人必徧。月餅、月果。戚屬餽相報。餅有徑二尺者。女歸寧。是日必返其夫家。曰團圓節也。

九月九日。載酒具、茶罏、食榼。曰登高。香山諸山。高山也。法藏寺。高塔也。顯靈宮。報國寺。高閣也。釋不登。賃園亭、闖坊曲爲娛耳。麪餅種棗栗。其面星星然。曰花糕。糕肆標紙綵旗。曰花糕旗。父母家必迎女來食花糕。或不得迎。母則詬。女則怨詫。小妹則泣望其姊姨。亦曰女兒節。

十月一日。紙肆裁紙五色。作男女衣。長尺有咫。曰寒衣。有疏印緘識其姓字輩行。如寄書然。家家修具。夜奠。呼而焚之其門。曰送寒衣。新喪白紙爲之。曰。新鬼不敢衣綵也。送白衣者哭。女聲十九。男聲十一。是月。羊始市。兒取羊後脛之膝之輪骨。曰貝石。置一。而一擲之。置者不動。擲之不過置者。乃擲置者。若動。擲之而過。勝負以生。其骨輪四面兩端。凹曰眞。凸曰詭。

句曰騷。輪曰背。立曰頂骨律。其頂歧亦曰眞。平亦曰詭。蓋眞勝。詭負。而騷、背間頂平再勝。頂歧三勝也。其勝負也以貝石。

十一月冬至日。百官賀冬畢。吉服三日。具紅箋互拜。朱衣交於衢。一如元旦。民間不爾。惟婦製履舃上其舅姑。日冬至。畫素梅一枝。爲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盡而九九出。則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圖。有直作圈九叢、叢九圈者。刻而市之。附以九九之歌。述其寒燠之候。歌曰。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家家堆鹽虎。六九五十四。口中呬暖氣。七九六十三。行人把衣單。八九七十二。貓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要伸腳睡。蚊蟲𧍪蚤出。

十二月一日至歲除夜。小民爲疾苦者。奉香一尺。宵行衢中。誦元君號。自述香願。其聲烏烏惻惻。曰號佛。行過井、過寺廟。則跪且拜而誦。香盡尺乃歸。八日。先期鑿冰方尺。至日納冰窖中。鑑深二丈。冰以入。則固之。封如阜。內冰、啓冰。中涓爲政。凡蘋婆果入春而市者。附藏焉。附乎冰者。啓之如初摘於樹。離乎冰。則化如泥。其窖在安定門及崇文門外。是日。家效菴寺豆、果、雜米爲粥供而朝食。曰臘八粥。廿四日。以糖劑餅、黍糕、棗、栗、胡桃、炒豆祀竈君。以糟、草秣竈君馬。謂竈君翌日朝天去。白家間一歲事。祝曰。好多說。不好少說。記稱竈老婦之

祭。今男子祭。禁不令婦女見之。祀餘糖果。禁幼女不令得啖。曰啖竈餘。則食肥膩時口圈黑也。廿五日五更。焚香楮。接玉皇。曰。玉皇下査人間也。竟此日無婦嫗詈聲。三十日五更。又焚香楮送迎。送玉皇上界矣。迎新竈君下界矣。插芝蔴稭於門檐窗臺。曰藏鬼稭中。不令出也。門窗貼紅紙葫蘆。曰收瘟鬼。夜以松柏枝雜柴燎院中。曰燒松盆。熰歲也。懸先亡影像。祀以獅仙。斗糖、蔴花、饊枝。染五色葦。架竹罩陳之。家長幼畢拜已。各自拜。曰辭歲。已。藂坐食飲。曰守歲。是月小兒及賤閒人。以二石毬置前。先一人踢一令遠。一人隨踢其一。再踢而及之。而中之爲勝。一踢卽著焉、卽過焉、與再踢不及者。同爲負也。再踢而過焉。則讓先一人隨踢之。其法。初爲跐、踵苦寒設。今遂用如賭博然。有司申禁之。不止也。

凡歲時不雨。家貼龍王神馬於門。磁缾插柳枝。挂門之傍。小兒塑泥龍、張紙旗、擊鼓金。焚香各龍王廟。羣歌曰。靑龍頭。白龍尾。聲作以。小孩求雨天歡喜。麥子麥子焦黃。起動起動龍王。大下小下。初一下到十八。聲作巴。摩訶薩。初雨。小兒羣喜而歌曰。風來了。雨來了。禾場背了穀聲作古來了。雨久。以白紙作婦人首。翦紅、綠紙衣之。以苕帚苗縛小帚令攜之竿。懸檐際。曰埽晴孃。日月蝕。寺觀擊鼓鐘。家擊盆盎、銅鏡救日月。聲嘈嘈屯屯滿城中。蝕之刻。不飲不食。曰生噎食病。幼兒見新月。曰月芽兒。卽拜篤篤。祝乃歌曰。月月月。拜三拜。休敎兒生疥。小兒遺

溺者。夜向參星叩首。曰。參兒、辰兒。可憐溺牀人兒。見流火。則啐之曰賊星。夜不以小兒女衣置星月下。曰。女怕花星照。兒怕賊星照。亦不置洗濯餘水。爲夜遊神飲馬也。曰。不當價。如吳語云罪過。初聞雷。則抖衣。曰。蚤蝨不生。見霓曰杠。戒莫指。謂生指頂瘡。曰惡指也。初雪。戒不入口。曰毒。再雪則以炖茶。積雪以塑於庭。燕舊有風鳶戲。俗曰毫兒。今已禁。風則剖秫稭二寸。錯互貼方紙其兩端。紙各紅綠。中孔。以細竹橫安秫竿上。迎風張而疾趨。則轉如輪。紅、綠渾渾如暈。曰風車。

跋

歷代詩話八十卷。吳景旭旦生撰。旦生一號仁山。歸安人。明諸生。耆德篤學。由前邱移城內之蓮花莊。築堂名南山。卽趙子昂故宅。旦生於此。嘯詠終日。有南山自訂詩。此書分爲十集。以十干爲目。甲集六卷。皆論三百篇。乙集六卷。皆論楚詞。丙集九卷。皆論賦。丁集六卷。皆論古樂府。戊集六卷。皆論漢魏六朝詩。己集十二卷。前九卷論杜詩。後三卷爲杜陵譜系。庚集九卷。皆論唐詩。辛集七卷。皆論宋詩。壬集十卷。前三卷論金詩。後七卷論元詩。癸集九卷。皆論明詩。其體例仿陳耀文學林就正。每條各立標題。先引舊說於前。後雜采諸書以相考證。或辨其是。或參其異同。或引伸其未竟。或補綴其所遺。皆下一格書之。舊說所無。而景旭自立論者。則維列本詩於前。而以己意發揮之。雖皆采自詩話說部。不盡根柢於原書。而取材繁富。能以衆說互相鉤貫。以參考其得失。已開乾、嘉諸儒之風氣。名爲詩話。意不專於主說詩。提要以漁隱叢話儗之。覺其氣象尤爲宏遠。祗因卷帙重大。二百餘年竟無刻本。輾轉傳鈔。不無譌誤。今爲刊行。庶不泯作者之辛苦。而貽後學以資糧矣。歲在甲寅六月。吳興劉承幹跋。